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施公案

[清] 佚名/编

下

施公案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施公案(下)

(清)佚名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第二百八十九回 推诚接物大宴群英 协力锄强允拿草寇

话说黄天霸当下大喜。此时计全从旁议道：“黄贤弟，万大哥所议，虽是好极。依某愚见，大家先至义勇村曹德彪家去走一遭前去拜望，却暗暗使他们知道咱们厉害，并将拿蔡天花的事，与他说明，还可请他临时助我，一举数得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当下万君召即首先答道：“计大哥如此想来，最为上策。咱们明日前去一遭。所谓预为知会，使他得知其中情形，到了临时易于办事。好极！好极！咱产不必更改，就这样办法便了。”大家也觉有理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黄天霸等即向明了地名方向，计全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朱光祖、褚标、万君召等十三人，一齐出了店门，直往义勇村而去。

不一时已到庄上。黄天霸首先即向庄丁说道：“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淮安总漕施大人标下副将黄天霸，参将关小西，以次一众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望你家庄主。务要相见，咱们还有要言面叙。”那庄丁听说总漕施大人那里来的人，只得飞跑进内去通知主人。此时曹德彪正与两个教习说话——一个唤作冲天炮徐宁，一个唤作镔铁腿石勇，在厅内议率明日开播的事。忽见庄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走至面前说道：“现在庄外来了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什么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，还有以次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访。并有要话面谈，务要主人相见。看他们来得甚是慌忙，庄主可见是不见？谨请吩咐，好去回报。他们在庄外面等着呢！”曹德彪见说此话，沉吟了一会，暗道：“黄天霸等一众前来，料他是必非坏意。但不知有何要话面议，咱且将他们请进来，看他有何话说，现作计议。”因即令庄丁取了衣服，更换齐整；又令开了正门，曹德彪带领两个教习一齐迎出。当有庄丁先走至门外，与黄天霸说道：“咱们家庄主迎接出来了！”黄天霸一见，正欲迎了上去，曹德彪已到了面前。只见曹德彪将两手一拱，口中说道：“荷蒙诸位老爷远临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罢，就与两个教习站立一旁，让黄天霸等进内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虽然是武举，那一番谦和的气象，也实在令人可敬。因答道：“冒昧奉访，亦望勿罪。”曹德彪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且请到里面，咱们再谈吧！”黄天霸等计共十三人，一齐挨次入内。曹德彪让进客厅，大家行了个总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庄丁各献了茶退下。曹德彪又与各人通了名姓，黄天霸又与那两个教习通过名姓。曹德彪这才开口，对众说道：“久仰各位英名，如雷贯耳，怎奈无缘相见，正自恨晚。今幸诸位台驾远临，顿使蓬门生色，实是千万之幸！”黄天霸也就答道：“便是某等久慕高名，亦欲前来奉拜。奈公事羁身，无暇及此，实是恨事。今幸蒙大人之命，特派某等前来监察擂台，因此得以瞻仰。”曹德彪

又道：“某初设擂台，以往情由又未与诸位细谈。只因某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。幼年好使枪棍，现在及笄，某当为小女择婿。无奈小女自负太甚，仰慕古人摆设擂台，可以招聚英雄前来比试，借此可以选择佳婿。某曾拦阻至再，怎奈小女不依，这也是某姑息太甚之处。因此就答应他。在县主台前稟请摆擂，某以为县主必因此事有干例禁，一定不准，某借此以绝小女之意。不料县主转稟上台，又蒙施大人批准下来，某只得遵命照办。今又蒙大人委派诸位前来监视，倒使某抱罪不浅了。”褚标道：“但我辈子女能有此豪气，亦不愧我辈本色。今足下擂台一开，天下英雄齐集于此，将来是定得佳婿的。可贺！可贺！”曹德彪道：“某岂敢望必得佳婿，不过聊以遂女之愿罢了！”此时庄丁已摆出了四席酒来，曹德彪就与黄天霸等让道：“不知诸位远临，未曾预备东道。谨具水酒一杯，聊申洗尘之意。草草不恭，尚乞诸位原谅。”天霸等亦同声相谢：“到此打扰，实是不该。真所谓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怠慢褻尊，统望包涵则个！”于是大家就序齿列坐，这也不必细说。

酒过三巡，黄天霸便开口向曹德彪问道：“小弟有一事动问：那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，此人老哥哥相熟吗？”曹德彪道：“这蔡天化也曾耳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并据传说其人甚不安分，现在访拿在案，可有此事吗？”万君召就插口说道：“这蔡天化与小弟有一面之识，现在急须访问，要与他一会。因此动问老哥。如果知他现在那里，小弟便去寻访。老哥既不相识，这就罢了。”曹德彪听他们说话有因，即追问道：“诸位既蒙不弃，如果以某为心腹，有需小弟为力之处，尚乞指教。某当效力，断不有负诸位。倘若今不说明，是真见外于某，亦不敢谬托知己了。如蒙指示，或者小弟可以帮助，也未可知。”褚标见曹德彪如此说法，知他与蔡天化毫无瓜葛，便将捉拿蔡天化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曹德彪听说，这才明白了。计全又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大人所以准老哥摆设擂台者，为此也。因借老哥摆设擂台之名，意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可以协力捉拿。因此某等临行之时，大人又再三吩咐：务必先到尊处与老哥说明这事。是恐怕将来捉拿之时，老哥误会其意，那就误事不浅了。今既说明，想老哥是可以帮助。如果蔡天化将来到此，上得台时，还望老哥与令小姐，暨两位教习，加意防备。助弟等一臂之力，那就感谢不尽了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复说道：“诸位放心。蔡天化不来则已；如果前来，愚父女暨两位教习，尚稍存偏怠，不助诸位协力擒拿，与万民除害，弟是誓不为人！”说着，便将自己杯中的酒，倾了一半在地——洒酒为誓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如此仗义，又如此爽快，大家好不欢喜。于是就痛饮起来，直至夕阳西下，方才散席。黄天霸等当即告辞回店，专俟次日去看打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回 曹德彪只手败吴嵩 史占魁奋身敌石勇

话说曹德彪自送出黄天霸等人，回至客厅，与徐宁、石勇二人说道：“原来是为捉拿蔡天化。两位教师在此，我方才已允过他们协力捉拿。万一蔡天化到此，还望两位教师克践前言，稍助一臂之力！”徐宁、石勇齐道：“但请放心，我等情愿助一臂之力！”曹德彪大喜，又闲谈了一会，便进入内宅与他女儿月娥亦说知。曹月娥亦满口答应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黄天霸等回到客店，大家又谈论一会，用过夜饭，即各自安睡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，约有辰牌时分，大家就暗藏了兵刃，出得店门，直望擂台而去。不一刻来到擂台，只见有游人往还，热闹异常。此时台主尚未上台，大家就在茶棚内坐下。不一会，东安县已到，望着他上了台，在东厢坐下。“有人献上茶点。又一会东安营守备，也骑着马来，上了台在西厢坐定。也有人献上茶点。台下有一群东安县小队城守营护勇，手执皮鞭，在那里喝打闲人。大家正看之时，忽人声喧叫。哄传：“台主来了！”黄天霸回头一看，只见曹德彪当先骑在马上，头戴玄缎包脑，当中打了英雄结，颤巍巍高插顶门；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缎直袍，腰束杏黄丝带，脚踏薄底快靴。到了台口，翻身下马，立定脚步，将罩袍用手一提，只见一个箭步，跳在台面，在台中间一张交椅上坐定。接着两个教习也飞身上台，就曹德彪下首两张交椅上坐下。黄天霸等看见曹德彪、徐宁、石勇三个人，步法轻捷，身体灵便，正自夸赞。忽又哄传：“小姐来了！”黄天霸等复又掉头，观看小姐的身段：头戴玄缎抹额，上面打着一个鸳鸯结，滑滴滴螺髻高盘，鬓旁斜插两朵绒花，一对珠环低垂耳下；身穿一件大红素缎绣花外罩，内衬灰色湖绉绣花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湖绿丝绦，斜挂一口佩剑，下穿一条玄色湖绉百褶裙，内衬玄绉洒花扎脚套裤，一双金莲紧踏着大红绣履。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脸桃腮，生得极其美貌。缓缓的到了台口，跳下马来，先将身上衣服，拂了一拂，然后将外罩拽起，一只手提起裙角，只见他身子一缩，柳腰一摆，已轻轻的飞上擂台，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张交椅上坐下。有丫环送上香茶。曹月娥喝了一口，即站起身来，同着曹德彪望两旁厢楼上，给县主、城守请了安。然后曹月娥进了内台，脱去外罩。曹德彪也将外衣脱下，父女两人走至台口，两手一拱，望台下说道：“在下曹德彪，率领小女月娥，因欲招集天下英雄，到此比试。特为禀请各大宪，摆设擂台。今日是开擂之期，四海英雄，各方豪杰，想已齐集到此。如蒙不弃，便即请上台来领教：两手若有能打下一拳者，即赠花红纹银五十两；踢在下一足者，赠给花红银一百两；有能将在下及小女掷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，还招为女婿。决不食言。倘若被在下及小女、教师打伤，或致毙命，在下除备棺盛殓外，概不抵命。业经禀请各大宪准

予立案，不得借此生端。有武艺的便请上台来领教领教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东北角上一人大喊道：“你胆敢口出狂言，藐视天下豪杰，俺来会你。”说着一个箭步，跳了上去，抢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，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东曹州府人氏，姓黄名唤毓英。”曹德彪说道：“请了。”黄毓英就分开架式，直向曹德彪一拳，认定曹德彪胸前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便知他拳法平常；岂有开手就向人家胸前打到之理？曹德彪也不回手，但将身子一偏。黄毓英一拳落空，又举起右拳向曹德彪面门打下。曹德彪见他右拳来得切近，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急将左手向上一手，捏住来人右拳。右手一起，便从来人腰下一托，趁势一推，将黄毓英掷下台来。台下人一齐喝彩。

忽见东南角上又有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台上人休得逞能！俺来会你！”喝声未了，那人已跳上台来。曹德彪道：“通个名姓，本台主好与你交手。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西绛州人氏，飞山虎吴嵩便是！”说着，在上首站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道：“请了。”吴嵩分开架式，右拳向前按定，左手曲着一半，胳膊向外，使了个鹞子反探爪，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门打来。曹德彪将身一偏，头向左边一扭让过，趁势就用了个鹞子翻身，右手一起变成了白虎探爪，向吴嵩左臂抓下。吴嵩就趁势一让，一转向跳在曹德彪背后，认定曹德彪后心，即飞起一拳。曹德彪早已防到，赶将身子向左边一让，吴嵩这一拳打了个空；正欲飞起右拳，认定曹德彪左肋打下。曹德彪已转身来，就地飞起一脚，这唤做估树盘根。吴嵩知道这一腿厉害，赶望旁边一跳。曹德彪见他让过，随将右腿缩转进来，立刻将左腿撒开，用了个旋风扫叶，望吴嵩扫去，吴嵩便使了个燕子穿檐，将身一纵，直望曹德彪一扑；又起了二指，认定曹德彪双眼点来，这叫个双龙取珠。曹德彪一见，赶紧收回左腿，右腿站定。使出金鸡独立势，等吴嵩来得切近，左腿往上一翻，认定吴嵩右肋踢去。吴嵩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身子一翻，使个鲤鱼大翻身，蛮想让了过去。曹德彪怕这一腿就伤了他性命，也就缩转来，却变了个泰山压顶，趁他翻身的时节，就一只手将吴嵩的右臂抓住，向空一提，离了台板，顺手就望台下一抛，跌落下去。台下的人又齐声喝彩。黄天霸等远远看着，褚标即开口说道：“你看曹德彪，那样身躯灵捷，煞是好手。”

黄天霸等正欲回答，又听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尔休得自逞其能，可认得我史占魁吗？尔且站稳了，等我来将你抛下台去！”说着，已跳上台了。当下曹德彪已退入台后，教师石勇抢上前来。彼此通了名姓，二人分了上下首。史占魁占了客位。石勇道了一声：“请。”史占魁便使开架式，向石勇打来。石勇也摆了架式敌住。二人在擂台，你一拳，他一脚，上打泰山压顶，下打枯树盘根。左打青龙剔鳞。右打白虎探爪。一来一往，彼此斗了有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只见石勇忽然身子一倒，跌入擂台当中，四仰八叉，睡在下面。史占魁便趁势飞起一脚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不知石勇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一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德彪误败殷家虎

话说史占魁即飞起右脚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史占魁不知是计，误认他真个是跌在地，那里晓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。史占魁右脚踹进，石勇不慌不忙，收转左腿，往裆下一护，又将右腿往下一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占魁才要进裆，石勇已将右腿发出，认定史占魁肋下踢来。史占魁就此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见来势甚猛，自己上了当，赶紧要躲让，那里躲让得及？才算将身子偏过，石勇的右腿就到，正踢中坐臀。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，正要立起来再打，石勇已站立起来，趁势进一步右脚一起，认定史占魁踝儿上就这轻轻地一踹，随即伸开两手，一弯腰将史占魁的束腰抓住，提了起来，高高举起，走至台口，打了两三转，大笑一声道：“请你下去罢！”说着，轻轻地丢下台来。众人同声喝彩。

此时日已过午，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说道：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比试比试？”招呼了半会，并无一人上台。曹德彪只得又向众说道：“诸位不肯见教，咱们可要回去了，明日再来领教罢！”说罢，退入后房，带着曹月娥，及教师徐宁、石勇，又向两厢与县主、守备道了乏，收擂回庄。县令、城守也就下台，各乘轿马回衙而去。曹德彪父女、教习，等候地方官走后，他们也下台乘马回庄。黄天霸等也即回至客店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自然各散回家。

到了次日辰刻，大家还是前来观看。一会子地方官先到。接着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又上了台，还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请过安。略坐片刻，到后面脱去外罩衣，走出台口，又望台下招呼了一回。但见下面跳上一人，约有二十岁以外年纪，黑漆漆的面皮，头戴玄色湖绉包脑，当中打个英雄结，身穿玄色湖绉包扣紧身，束杏黄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绉马裤，脚跳薄底快靴，立在台上，先向曹德彪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姓殷名勇，殷家堡人氏。殷龙是俺父亲，在下特奉父命前来。自知武艺生疏，何敢与台主比试，不过父命难违，借此可以叨教叨教。设有不到，还乞台主指示才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不觉羡慕之至，又见他仪表非俗，更觉可爱，心中早已存了个让他三分之心。当下也将两手一拱，望殷勇说道：“久仰尊翁大名，恨无由得见。今幸小英雄远临见教，某年衰力竭，小英雄拳足之下，还请稍让三分，实为万幸。”

他们二人在那里叙话，黄天霸等早已看见。当时贺人杰就要叫唤，黄天霸等紧拦住。一面就指与万君召道：“这小子就是殷龙的次子。”又指向贺人杰道：“就是他二舅爷。”万君召听说，又向台上将殷勇打量一回，说道：“俺看这小子仪表非俗，大概武艺也还不得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小子的本领是好的！”止谈之间，只听台上说了一声：

“请。”大家仰面观看。但见殷勇占了上首立定。二人分开门户，曹德彪就使了个童子捧银瓶的架落，等他入来。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，照准曹德彪当心一拳打去。曹德彪将身一侧，左手一起，将殷勇的拳头钩开，即将右手照定殷勇肩窝一掌打去。殷勇转身，担左手帮右手，将他的拳头隔开，进一步还他一拳。彼此搭上手来，一来一往，打了有三十多个照面。论殷勇的拳法，也还不坏，怎奈气力究竟不佳，看看抵敌不住。曹德彪见他要败下去，故意卖个破绽，是让他一着的意思，看他知也不知。那里晓得殷勇误会其意，以为有了空儿，趁此便好进步，赶着使了个蝴蝶穿花式，向曹德彪一拳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就将身子一偏，殷勇这一拳打了个空。曹德彪就趁势使了个鹞子翻身，伸开右手，顺手就在殷勇肩头上，只用二指轻轻一点。殷勇正欲躲闪，已来不及，正中肩窝，登时就麻木起来。只见殷勇脸上一红，跳下台去。台下又喝了一声彩。

曹德彪正欲招呼，又见台下跳上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年，但见他也是头戴玄色包脑，打着英雄结，巍巍高耸顶门，身穿一件湖色湖绉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鹅黄色丝绦，下穿玄色洒花马裤，脚踏花脑头薄底快靴；紫檀色面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豹眼，高鼻梁，阔口。满面精神，一身胆气，在台口立定足步，将手一拱道：“俺乃殷刚是也！俺二哥被台主打败，俺应该退避三舍，何敢不知进退，妄自称能，欲与台主比试？怎奈既奉父命，不敢暗地欺瞒。明知交手必败，但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台主不弃，指教两手，俾得后辈长些见识，回家好复父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比殷勇更说得好，不觉心中更加喜悦。因道：“小英雄既如此说，谅来武艺一定高明的了。请了！”殷刚答应一声，即抢到上首，立下门户。曹德彪也就摆下架落。只见殷刚出其不意，飞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。曹德彪赶紧将右手一起，一转身就一切掌，认定殷刚的拳头切下。殷刚眼尖手快，见他一掌切下来了，立刻收回右拳，身躯向旁边一闪；随即一个鹞子翻身，趁势一拳，向曹德彪左太阳穴打到。曹德彪见他一拳打来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好灵捷！”就说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手一起就来托他的右拳。殷刚不等他来，一面将右拳在他面上一晃，那只左拳已到了曹德彪腋下，曹德彪看他这样灵捷，不觉喝一声：“好！”殷刚一看，就此稍分了一点神。曹德彪已伸开右手，将殷刚束甲绦提住，轻轻向台下一丢，说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殷刚才被曹德彪从台上丢下，话犹未了，又见从人丛中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来，大喝一声：“休得逞能！将我两个哥哥打败，俺小爷爷殷强前来会你！”说着已上了台，不分皂白，便飞起一拳，向曹德彪打来。曹德彪正欲回手来敌，那边跳出徐宁，将殷强接住。殷强拳打脚踢，好似不成家数，那知他是练就这等功夫。徐宁欺他年幼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。彼此往来有二十余合，殷强故意卖个破绽，徐宁就趁势来进一腿。殷强看得真切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便将两手一抱，身子向后一缩，徐宁就打了空；正待回身，早被殷强出其不意，两手一开，且向徐宁面门打下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险些儿打中面门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二回

贤郎舅旅馆谈心 假英雄擂台献丑

话说徐宁被殷强两手一开，直向面门打下。徐宁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头一埋，往旁边一闪，让虽让了过去，险些儿一个面磕地。殷强却也乖巧，见徐宁如此，也算他吃了点小亏。若再等他转个身来，自己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因喝道：“小爷爷打得不高兴了，且下台去玩耍玩耍，明日再来会你。要把你跌下台去，俺爷爷才肯甘心。今日权饶了你吧！”说着，早跳下台去。徐宁听说，只气得七孔冒火；再要与他争能，殷强又是个小孩子，就是胜了他，也不甚响名，而况他已经下台去了，只得忍气吞声，闷闷不乐。此时已是晌午，曹德彪就约了徐宁，到后面午饭。

黄天霸抬着看见一酒楼，前去用酒。才进酒楼门，忽听有人招呼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人家在这里吗？”黄天霸抬着一看，不是旁人，乃是殷龙的三子。因道：“殷贤侄！你们昆仲来了几天了？住在那里？”殷勇道：“昨日才到的，住在城里万家巷兴隆店。你老共来了几人？”黄天霸正欲回答，殷勇又见计全、褚标、朱光祖、关小西、李七侯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人，一齐进门来。因又说道：“诸位伯父、叔父，连贺兄弟都一齐在这里呢，可巧极了，幸会幸会。”说着，即让黄天霸等人齐入座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大家一桌坐，不必分开来坐吧！”于是便令贺人杰与殷勇等一齐坐了。黄天霸等人，就分开两桌坐定。殷勇见了万君召却不认得，便走至朱光祖面前问道：“这位，小侄不曾见过，也得要行个礼儿。但不知尊姓大名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就是铁臂哪？吒万君召，你爹爹也曾会过他。”殷勇听说，便到万君召面前行了礼，口中说道：“还望叔父宽恕，小侄未曾谋面，恕罪才好。”万君召又谦让了一会。殷勇又叫两个兄弟前来见礼，殷刚、殷强随即过来见礼。万君召先夸赞了他三人一回，当下又问了他些闲话。殷勇仍归本桌坐下，大家各用了酒菜，三张桌上，欢呼畅饮起来。一会儿用完酒饭，黄天霸抢着一齐算了帐，把钱还了。大家又一起出了酒楼，还到擂台去看了一回。可巧午后并无一人上台比试。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会，并没一人上台，殷勇便低低地向黄天霸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有着一身本领，怎么只在这里旁观，不上去比试一回？你老上去，也可将那曹老儿打下台来，给大家畅快畅快。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。”黄天霸见问，因说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咱们那里是为看打擂台到此？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，前来有要紧公干的；少时再与贤侄说明，便知道了。”殷勇见说，也就不往下问。曹德彪招呼了一会，见无人上台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率领女儿并两位教师下台而去。

黄天霸等也就一同进城回店。到了城内，说明了住处，他便叫殷勇将行李搬来住

在一处，好大家谈论，殷勇也极欢喜，立刻将兴隆店算明了房饭钱，搬出店门，挑到黄天霸等客店里去，不一会已到。黄天霸就叫店小二快腾出一顺五间，大家皆住在这一间内。殷勇兄弟喜之不尽，因又向黄天霸问道：“方才叔父所说，不为打擂而来，是奉大人之命，有要紧的公干。到底是为着什么事呢？请说明一回，好使小侄得知；如有须用小侄之处，小侄还可相助一臂之力！”黄天霸见问，因将蔡天化如何是采花大盗，奸辱良家妇女，如何两次露名留柬，如何在拿复逃，如何准备擂台，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合力拿捉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殷勇道：“但有一件，小侄还不明白，蔡天化既已如此，何以见得他一定来此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这蔡天化非比那泛泛强盗，他却具着一身的刀枪不入的本领，因此自逞其能，偏要在众人前显显自己的武艺。不瞒侄儿说，就是愚叔等这一班，皆不是他的对手；所以特地请出万家叔父，前来帮同拿捉。贤侄如无事，且稍待几时，自见分晓的。”殷勇道：“小侄好在是奉父亲之命至此，就耽搁一月半月，也不要紧。回去只要将这件事与父亲说明了，父亲他也决不见怪。如果蔡天化果真前来，小侄虽无大用，也还可以稍助一臂之力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如此更好了。”说罢，殷勇等退出，又去朱光祖那里谈了一会，又到各人房里周旋了一回，然后才与贺人杰闲谈起来。贺人杰此时也学了两句世务，因向殷通说道：“小弟自从去年与二哥一别，不觉又是一年了。岳父、岳母想都健康，大哥可在家吗？大嫂等还安好？”殷通道：“老人家与哥嫂等均好的。现在贤弟在淮安，想还住在黄叔父那里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去年已将家母接来，一起住在黄叔父那里。”殷通道：“实在不晓得，倒少礼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来去匆促，也未顺道去岳父那里请安。”殷勇又谦让了一回。贺人杰又问殷刚道：“三哥今庚十几岁了？”殷刚道：“小弟与兄同年，也是十九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几时生日？”殷刚道：“僭长两月。”贺人杰又问殷强，殷强答道：“小弟今年十七。”彼此郎舅闲谈起来，真个是情投意合。殷勇又问道：“这里还少两个人，张氏与郝氏二位婶母不在这里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他二位老人家，一来为大人跟前没人防护，二来不久都要添小兄弟了，因此未来。”殷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彼此正谈高兴，忽见店小二进来请吃晚饭，四个人便出用晚膳去。用过晚膳，彼此又略谈了一会，就各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大家用了早点，便一齐出门，仍去看打擂台。不一时已到擂场，大家就在原处那个茶棚内坐下。见有人在台上交手，未及数合，忽将那人丢下台来。接着又有一人上来，也是不到数合，又打落下去。接连有五六个人皆是如此。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：“若再有如这样不中用的，尽可不必上来吧！免得有累本台主的拳足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正南上人丛中挤出一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你有多大的本领，胆敢口也大言？俺来送你的狗命！”那里晓得还是如此，上去不过三五合，仍旧被丢下台。曹德彪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是个真有本领的，原来还是个不中用的小子！”笑声未毕，忽见台下又跳上一人，毕竟此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三回

粉金剛力敌曹德彪 冲天炮奋斗徐文豹

话说曹德彪将那人打量一回，暗自喝彩道：“这人大约是劲敌了。”他外穿一件白绫绣花外盖，脚踏粉底乌靴。头戴逍遥巾，手执白纸扇；面如傅粉，唇或涂朱。分明是个白面书生，那里象前来打擂？他偏不矜才，不使气，连响也不响，就跳上擂台。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个劲敌。忙将两手向那人一拱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生姓徐名唤文豹，人唤粉金剛，浙江人氏。因往直隶探亲，路过贵地，听说得老丈大开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豪杰。小生不揣冒昧，妄自班门弄斧，还请尊拳之下，稍让三分，使小生得全颜面！”这一番话，真说得儒雅风流，悦耳动听。黄天霸等在那茶棚内，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儿，估计是有绝妙本领。正在凝神观看，又见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既蒙不弃，即请见教吧！”只见徐文豹答应一声，便将外盖大衣脱下，现出一件密扣紧身，湖色短袄，将一根丈二长的杏黄丝绦在腰间束好，又将脚下粉底乌靴蹬了一蹬，说一声：“有占了。”当下在上首立定脚步。

只见曹德彪已分开门户，左脚曲起，右手挡定顶门，左手在右肋下按定，使了个寒鸡独步之势。徐文豹不慌不忙，先将身子带偏，左手按着胸膛，右手搭在左肘之下，腾身进步，将右手从后面团过来，使了个叶底偷桃的架落，阴泛阳一拳打来，便破他的那个寒鸡独步的解数。曹德彪将身子一侧，左手一起将徐文豹一拳掀开，趁势发出右手还他一下，徐文豹来得飞速，赶紧躲过他右手，使了个毒蛇出洞，认定曹德彪背心点来。曹德彪看得分明，也赶着使了个王母献蟠桃，将徐文豹的那只手托了出去。徐文豹将身一转，又使了个鹞子翻身，扑转来双手齐下；这唤作黄莺卷翅。曹德彪赶着将身往下一蹲，把头向左边一偏，躲过他双手；趁势使了个金剛掠地，将右腿在台上一旋，直认徐文豹旋转扫来。徐文豹赶着将身跳过，又使了个泰山压顶，照定曹德彪脑门打来。二人在擂台上，你来我往，拳去脚来，只打得眼花缭乱。这一个好似蜻蜓点水，掠一掠便飞向空中；那一个如蛱蝶穿花，点一点又飞来墙外。一个是如南山饿虎，见着人扑面而来；一个是如北海怒蛟，得了势腾空而去。真个是：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那些台上台下的人，看得个个齐声喝彩。就连黄天霸等这一班会手，见着二人如此，不觉得也高声喝起彩来。二人足足打到了一百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你也莫想打我一拳，我也莫想踢你一脚。二人见不分胜负，更觉抖擞精神，又斗了有五十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曹德彪将两只手，竟在那当胸一合说声：“且住，停一会，再决雌雄。”徐文豹一听此言，也就说：“悉听尊便。”说着，各人举了手，跳在一旁。曹德彪复将手一拱道：“此时日已晌午，俺们且吃过午饭再来。”徐文豹便道：

“使得。”说罢，就走到衣架旁，拿过长衣，就身上披好，轻轻的跳下台来。大家一看，见他打了有两个时辰，还是面不改色，无不称赞。徐文豹下得台来，摇摇摆摆，挤出人丛，便去找酒楼，好用午饭。黄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楼用饭。上得楼来，大家坐定，便呼店小二拿了酒茶，一面饮酒，一面谈论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。贺人杰便插口问道：“这等拳法，究竟是那家宗派呢？”褚标道：“这就是少林一派。他二人的拳法，也算是得其奥妙；末了还有那一着撒手拳，唤作独劈华山。只有那天王托塔这一着可以解得，其余皆不能解，不知他二人有这两着妙拳。俺们且吃过午饭，再去看他们各耍一会。”大家听说，颇为高兴。赶着狼吞虎咽，一会的工夫如风扫残云似的，大家俱已吃过。算了帐，还过钱，大家净了面，又吃了两杯茶，复一齐出门，仍到擂台下面，看曹德彪与徐文豹二人比试。

此时曹德彪已用过午饭，在台上坐在那里等候。不一刻，徐文豹也前来，仍旧轻轻的跳上擂台。曹德彪一见他来，赶着立起身来，让他坐下，稍尽待客之礼。徐文豹将手一拱，说声：“请。”二人同坐下来。有人过来各献了一杯茶。二人稍坐片刻，各饮了两口茶。徐文豹便站起来，脱去外衣，将衣服挂在衣架之上，复走到台面当中，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正要上前请他开拳，旁边早走上教习徐宁，忙向曹德彪说道：“难得这位徐兄到此，你已与徐兄会过了，可否让小弟与徐兄领教一番？”曹德彪道：“我未尝不可，只怕徐兄见怪，说咱们自家欺人，轮流与他比试。恐不大稳便。”徐文豹听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你们不必施这诡计，两个人递换着与我交手；就使有十个人轮流而来，我姓徐的，要说出半个不字，也称不起是英雄好汉。”因说道：“这个又何妨？便是我迟早皆要领教的。但不知尊姓大名，还得请教才是。”徐宁道：“在下也是姓徐，与老兄同姓，单名是个宁字，绰号冲天炮。略知拳棒，本领平常。还得有请稍让一二！”徐文豹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幸蒙赐教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”说罢，便道了一声：“请！”彼此立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久仰你去我来，倒也是一对劲敌。两个人也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，徐文豹并未稍见破绽。

徐宁见他拳法甚精纯，急切不能将他败下，自己又心高气傲，总想在东家面前要个面子，方肯甘心。但既存了这个心，便使用出一个毒着出来：先便了个蜜蜂进洞，将两拳向着文豹两太阳穴打来。文豹一见，早知他要用那手毒着，已暗暗防备起来。文豹便先用了脱袍让位的解数，将两手并在一处，从下泛上，向两边一分，去掀他的两只手。徐宁见他来分自己的两手，便借他分开之力，趋势一反手，正对文豹脑门劈来。这一着，就是褚标说的那独劈华山。文豹是已防备到此的，见他一掌劈来，此时文豹早将两手平住了胸膛挡来。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立刻将右手向上一托，泛住徐宁那一反掌，顺势将左手向徐宁胸前一点，这就叫做天王托塔。只听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要将身子一偏，文豹这一拳已经逼近胸膛。毕竟徐宁有无性命如何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四回 徐文豹大斗曹月娥 众英雄协拿蔡天化

话说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身子一偏，亏得让得快，已在肩膊上擦了一下。曹德彪看得亲切，怕徐宁有失，赶紧走过来，向当中一隔，说道：“今日天已过午，咱们明日再来比较罢！”二人听说，各人收了手。徐文豹就衣架上拿了衣服，换好下台。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，也自下台回庄。黄天霸等自不必说，也是回转客店。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，歇了片刻，即向女儿月娥及徐宁、石勇两个说道：“咱们打了这几日擂台，还不曾遇见劲敌。今日这姓徐的，倒有些扎手。方才徐师傅如再与他交手下去，恐怕要敌不过他了。”徐宁道：“若不是台主那样说开，真个有些敌不上来。但是明日怎样设个法儿，要败他一次才好。”月娥在旁，也道：“石师傅，且待你敌他，看是如何？咱再与他较量一次，便可分其高下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我儿，你可不要小视于他，就是与他比试起来，也须仔细才好。纵不能胜他，也得要与他不相上下，方才不被人笑话。那时为父自有主意。”月娥答道：“女儿自当遵爹爹之命。”说了一会，也就各自用膳，不提。

再说蔡天化自从在河南勾栏中住下，恋着一个妓女，倒也不想往各处采花。却住了半个多月，有些不耐烦起来。这日出门，到街坊上闲游，忽然听人传说，东安县现在摆设擂台，为的是招赘女婿。蔡天化听了这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摆擂的人家，那个女儿，想必是色艺俱全。咱何不到那里去会他一会？若果真美貌，咱打胜了他，定然给咱做老婆；咱也落得有个色艺俱绝的家小，也可帮助帮助。好在咱在这里没有一些儿事，不但将他打胜，可以得个好老婆，咱还可以格外响名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日由河南动身，日夜兼行。不到六七日工夫，已到了东安县内。当下落了客店，就从各处打听了一回，听说有个徐文豹，现在那里打得不分胜负。他听在肚里，暗道：“这姓徐的难道有三头六臂吗？俺若不到此，由他逞能耀武；俺既到此，可不能让他逞能了。”想了一回，也去擂台下看了一会。这日却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风寒，不曾上台，那擂台上，可挂着一面白漆粉牌，上写着告白：“暂停一日”。蔡天化看了告白，当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趟。如果见着曹月娥，果真是好，他便放出采花的手段与他暗战一番。又想道：“俺既然如此，且等他明日上台，俺将他打败下来，还怕不是我的受用。若是今夜就去，倘被他知道，反败了咱的英名。”因此一想，遂未前去。

却说隔了一日，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。先着人到台上，将告白牌下去。那时来打擂的，并那些小本营生的，热闹异常。蔡天化此时，也到了擂台场内，却因人多拥挤，不曾看见黄天霸等人；就使他会想到，他又倚恃自己武艺。又因黄天霸等拿

过他两次，均不曾捉住他；及至酒醉，误为捉住，仍旧被他挣脱，他所以将黄天霸这干人，也不曾放在心上。倒是黄天霸等，虽然在此看打擂台，却刻刻留神，防着他到此。可巧贺人杰走出茶棚小便，瞥眼瞧着—人走过，好象蔡天化。他将溺也不解了。就蹑足潜踪，尾随在后，远远的跟了过去。仔细一看，真是蔡天化，已进了那茶棚坐下。他便赶急飞跑，回至茶棚，打了个暗号，告诉众人。大家听说，还未开口，只见黄天霸等要奋勇出去，预备去捉。万君召—见，即刻将天霸拦住，说道：“老兄弟！还不曾到時候，且不要空了手足！”你道这是什么话儿？原来万君召说的，不要空了手足这句话，就是不要空捉了他——将这捉字拆开说成“手足”二字。黄天霸听说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坐在那里看光景。

此时台上的人已到全了，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过了。徐文豹已跳上台去。只见石勇到台口向徐文豹拱手道：“尊驾学的高艺，咱家台主与那位徐师父，都已领教过了，但是在下还不曾领教呢！请赏个光儿，指教一两手吧！”徐文豹笑道：“既是尊驾不弃，当得请教。便请过来吧！”石勇道：“主不占客，还请在先。”徐文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可有占了。”说着，既将外衣脱去，有人接过，向衣架上挂定。二人先分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你—拳，我—脚，只见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各尽所长。—来—往，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。忽见徐文豹飞起—拳，直向石勇打来。石勇才待要让，徐文豹—拳并未打下，复飞起—腿踢来。石勇—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将身子—偏，让他这腿——忽听—声娇喝道：“姓徐的你不必逞能！俺姑娘曹月娥出来会你！”话犹未了，又听台下一声道：“好！”就如万马奔驰—样。

徐文豹正—腿飞去，打算石勇断让不过去。不意—声娇喝，走出—个女子出来。徐文豹赶着立定了脚步，将曹月娥上下打量了—回。但见他头挽乌云，高高的盘着—个堆螺髻，玄缎抹额。中间打着—个鸳鸯结，高耸顶门，两耳斜插着两朵绒花，—对珠环低低垂下；身穿—件大红缎洒花密扣紧身短袄。腰束着—根苹果绿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缎洒花扎脚马裤；窄窄的—对三寸金莲，穿着—对大红绣履。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面桃腮，虽为闺阁佳人，实是裙钗武士。徐文豹看罢，不觉暗暗喝彩。曹月娥也将徐文豹看了一回，只见他两道长眉，—双俊眼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心中也着实羡慕。彼此均打量已毕，只听徐文豹说道：“小姐既然下顾，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。”曹月娥听说，面上一红，也就应声说道：“从来未有主占客先的道理，还是先请赐教吧！”徐文豹听说，立刻就分了门户，与曹月娥交起手来。只见他们两人，—个是身如铁树，拳到处不让分毫；—个是腰若柳枝，足踢时颇难躲避。忽然间蛟龙出水，气挟风云；忽然间卧虎翻身，势崩山谷。两个人—来—往，足去拳来，足足斗了有百余个回合。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，那个不大声喝彩！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听西北角上大吼—声道：“姓徐的！休得逞能。尔休想这个老婆，须留给俺蔡天化爷爷受用！”这—声大喝，那些台下的人俱听得清楚。暗道：“这蔡天化是个缉拿的人，为何敢如此大胆，前来打擂？”台上的曹月娥、曹德彪，

及徐宁、石勇四人，早已听见，正要防备，蔡天化已跳上擂台。曹月娥抽了空儿，即向徐文豹说了一声：“慢走，俺去就来！”说着，便退入后房。蔡天化才上得台，即与徐文豹两下交手。不知蔡天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五回

逞强能众英雄鏖战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

话说蔡天化一声大喝，上了擂台，也不打话，便与徐文豹交手。这却是何缘故？他却存了一个心，恨不得一拳就将徐文豹打死，他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。不料徐文豹果然毫不畏惧，就与他力斗起来。又兼曹月娥是早已知道，要合力拿他，所以向徐文豹说了句：“且慢，俺去就来。”他便退入后房去拿了兵刃，会同他老子及两个教习，一齐拔刀相助。蔡天化却不知其中缘故，正与徐文豹一拳一脚的，打了个正对。忽听噗！噗！噗！一阵声响，瞥眼一瞧，见黄天霸等一众英雄都拿了刀，齐到了台上。徐文豹一见虽知大概，却不晓得细底，正是疑惑，又听黄天霸等齐声喊道：“咱们大家合力呀！不要再给这狗强盗挣脱逃走呀！”一声未完，只见兵刃齐施，你一刀，他一剑，认定蔡天化砍到。蔡天化一见，知道不好，即忙运动神功，赤手空拳，来与黄天霸交手，奋力恶战。

只见黄天霸一刀砍来，蔡天化将右手一架，隔开过去，连皮都不曾伤了一块。黄天霸正待要砍他二刀，那边褚标已一刀砍来，又接着何路通双拐齐下。蔡天化抖擞精神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尔等这些小子王八蛋！俺爷爷要惧怕你一点，就不算好汉了。尔等这一起小子，将所有的兵刃，只管砍来！俺爷爷只放着这两只手，两条腿，与尔等杀。这一起王八厮儿！”一面将两手拿开去挡兵刃。黄天霸等听了此话，大家皆气往上冲，你一刀，我一枪，有的被他让过的，有的他并不让，竟自使着膀臂去迎接兵刃的，总不能伤他半点，大家都有些紧急。只见贺人杰抽个空，便掏出两个金钱镖。手这一扬，直向蔡天化双眼打到。蔡天化早已防备，便举起右膀曲转过来，将二眼牢牢挡住。及至金钱镖打到，却打在手膀上面，就同碰在铁上一般，仍旧掉转下来，他竟毫无伤损。李昆在旁看见，也就拿出弹子，认定他咽喉打到。蔡天化觑得切近，用手一接，将那粒弹子接入手中，顺手一放，居心要还打李昆；可巧李七候正一刀砍来，不提防正遇着蔡天化正放那粒弹子，正打中手腕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手中刀丢落在地。蔡天化瞧得真切，趁势就是一腿，将李七候打倒一旁，一伸手就去拾刀。此时朱光祖赶着架开，关小西在上首也就一倭刀砍来。接着贺人杰舞动双锤，当头打下。褚标也就飞舞朴刀砍来。天霸又赶着取出金镖掷去。蔡天化架过刀，让过锤，躲过镖，正欲抽空向台下逃去。却好曹德彪一声大喝：“该死的囚徒！还要那里逃去？”说着，就舞动竹节钢鞭，认定蔡天化打下。蔡天化即将手内的单刀掀开钢鞭，不意曹月娥又从背后举起双锋刃，从蔡天化肋下刺来。蔡天化一声大喝，当下骂道：“好贱婢！我与你向无仇隙，何得趁火打劫？来得好！”手起一刀，将曹月娥的双锋刃磕下，趁热就还进一刀，向曹月娥当胸刺

来。曹月娥一个箭步，向旁边一躲，却好贺人杰又是一镖打下。蔡天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手中单刀往上一挡，将金钱镖打过；复又飞舞单刀，向贺人杰搠来。贺人杰正欲举锤招架，却好关小西的倭刀从半空中接住。金大力也就插漏当空，举起镔铁棍，认定蔡天化两腿扫来。蔡天化一面避关小西倭刀，一面两脚一蹬，向半空中一纵，又让过金大力镔铁棍。十几个如娘似虎的英雄，将他团团战住，他竟一些惧怯没有。

此时台下那些闲人，哪个看见不伸头吐舌。作书的，你闹了这半天，特地请来的那个万君召，为何到此时还不见他与蔡天化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剑？敢是你将他忘记了不成？原来万君召自黄天霸等齐上擂台之后，大家与蔡天化大战起来，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顶上，在那里细心观看；要等黄天霸等将蔡天化打到有个八九分数，他就下来，只用一个撒手着，就要将他捉住。所以打了这半会，总不见万君召和他交手。此时蔡天化力战众人，任他本领再高，也难敌得住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褚标、李昆、朱光祖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计全、金大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十二个人，并有殷家三兄弟，加之曹德彪父女两个，并徐宁、石勇两教习，共计十九个，又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。你一刀，他一拐，你一锤，他一鞭，你一棍，他一剑，还有许多暗器。这可是蔡天化本领真高，又兼着能运神功，可以刀枪不入，要换着第二个，还等到这个时候，终不成将他捉住。李七侯被一腿打倒，天化就抢了他的刀，与众人对杀。片时又打倒了两个：一个是何路通，被他刺了一刀，正中大腿，跌倒台下去了；一个是石勇，肩窝上被他的刀着了一下，不能再战，只得躲到台后。

黄天霸等不曾将他捉住，反被他打倒了一人，砍伤两个，好不着急。于是大家拼命地杀来，就连曹德彪父女，并教习徐宁、也是奋力去杀。看看蔡天化他有些抵敌不住，心中暗道：“俺若再与他们恋战，真个要被他们捉了，不如趁早逃吧！”主意打定，便舞动单刀，认定朱光祖面上一晃，朱光祖赶着架住，计全早一刀飞来，蔡天化也不去架，居心让他砍一刀，趁此就可得空逃去。不期贺人杰看真切了，看见他无心恋战，有要逃走之意，即刻又掏出两个金钱镖来，向天化两眼打去。这对金钱镖才打出去，忽见万君召从擂台顶翻身倒挂下来，先使了燕子穿帘的架式，只见一个黑影儿一晃，平空蹿到蔡天化面前，随即用了个叶底偷桃，就向蔡天化左腋下一点。只听蔡天化“哎呀”一声，登时缩了下去。万君召趁势将身一转，翻到蔡天化右首，轻轻地将蔡天化右膀一拉，也用两指在蔡天化右腋一点——任他铜筋铁骨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于是大家一齐上前，将蔡天化拿住，绑缚停当。再仔细一看，已见他两眼打得血流满面，却是被贺人杰的金钱镖打伤。因他伤了两处要害，才被人捉住。这也是他恶贯满盈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应该如此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六回

正国法强徒授首
挟私仇恶霸丧心

话说蔡天化因被万君召、贺人杰二人，伤着他两处要害，致被人捉住。黄天霸等人就将蔡天化绑了个结实，抛下台去。此时东安县知县，也就赶到这里。黄天霸即将蔡天化交给东安县，带回衙门，先行收监。万君召又道：“太爷回衙后，可即命差役将他的琵琶骨穿起来，用刑具上了，方保无虞。”东安县听了，好生担惊，因说道：“本县虽有监守之责，还求诸位保护一程。送进城去收了监，那就是本县的责任了。”天霸等答应，即刻一齐押送进城。到了东安县衙门，当由差役用头号铁链，将蔡天化的琵琶骨穿起来，用刑具上了。说也奇怪，自伤了他要害，那神功也不能运动了。当下将他送进内监。黄天霸又请东安县写了文书，申禀施公说：“蔡天化已设法拿住，但使沿途押解，恐有不测情事，是否就地正法，以昭慎重，而免疏虞！”东安县随即备文专差，连夜投报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黄天霸等，当日又去义勇村道谢。曹德彪迎接进去。黄天霸当即给他道了谢，又问了他教习受伤的话。曹德彪道：“敝教习虽然受伤，却还不重，但须歇息一两日，就可痊愈了。”当下曹德彪即命人摆出酒来，给大家道贺。黄天霸再三推却不过，只得入席叨扰，大家痛饮起来。饮酒之间，谈起徐文豹打擂一事。褚标先自说道：“那姓徐的，如果未曾娶亲，居心想来招赘，他明日必然前来。那时再将他问明，便可招为快婿了！”曹德彪听了大喜，大家又复痛饮起来，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散席。黄天霸等回到客寓，又看了何路通、李七侯，所幸受伤俱不过重，大家便去安歇。次日又往看打擂台，果然徐文豹复来，曹月娥又与他斗了一回，仍是不分胜负。曹德彪即命他二人住手，问明徐文豹曾否娶亲。徐文豹道：“实未娶亲。”曹德彪当下将女儿许他为妻，徐文豹也就应允。即将他带回庄上，过了一日，就与月娥成亲。一面将擂台拆去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黄天霸等仍回客店，专等施公回文。不一日回批已到，蔡天化着即就地正法。这日，黄天霸等皆全身装束，各带兵刃。东安县又将城守请来，带了兵刃，沿途护卫。蔡天化着即提出，打开刑具，当下如法背绑起来，押往市曹斩首。一会子到了法场，等到午时三刻，即将蔡天化斩首。将首级用木笼装好，以便解往淮安，悬竿示众。诸事已毕，黄天霸等也就一起回去淮安销差。殷家兄弟却由东安县回殷家堡而去。不一日，大家俱至淮安，见了施公稍了差。施公又将捉拿蔡天化的情形，细细问了一遍。黄天霸等也就细细禀明。当下施公就与万君召道谢，并欲保奏君召。万君召再三推辞，不愿为官。施公这才罢议。又将众人保奏出去，后来奉到圣旨，各人俱加一级：黄天霸

加了总兵衔，关小西加了副将衔，其余各官按原级递加。惟有贺人杰升了守备，大家好不欢喜。朱光祖、万君召二人，在淮安盘桓了半月，也就回去。

如今再说桃源县新出了一案，全家受害，实是可惨。桃源县西乡有一梁家庄。庄主梁世和，是个本县的武举。家道极其富有，为人亦颇正道，而且任侠好义。这梁世和年交四十余岁，妻子陈氏，生了两子一女；长子名唤家驹，年交十八；次子名唤家骥，方交十二。惟有那女儿玉贞最大，今年正交二十岁，真个是诗词歌赋，件件皆精，而且生得美貌动人。这梁世和夫妇，真是爱如拱壁。自幼与他那表兄结下姻事——他表兄名陈仁寿，住在城里。这仁寿今年二十二岁，也曾进过本学生员。父亲早已去世，只有母亲许氏在堂。家道虽不大富，也还小康。只因梁家庄西北五里，有个温家寨，这温家寨的寨主，名唤温球。是个武进士出身，绰号戇太岁，为人极其凶暴险恶。家中广有田产，多蓄豪奴，并养着教习数人，打手数百，专抢民间妇女，强霸一方，人人见他侧目；却与梁家庄梁世和家，不敢沾染。因梁世和为人正直，而且武艺高强，虽然是个武举人，却还比他那个武进士强着几倍。前两年为争买田地，温球意欲强占，梁世和不肯甘休，后来两下动起武来。温球打梁世和不过，依旧还把那分田地让给世和，却暗地下都有怀恨。这两年之内，虽然名不相扰，温球却刻刻要设法报仇。

也是该当有事，这日梁世和的女儿适在门口，随着他母亲在那里闲看春景。不期温球方从城里回来，走此经过，忽然看见梁世和的女儿那般风流俊俏，美貌动人，他这一见却存了一个混帐心，要想他作妾。回家以后，便神游痴想起来。隔了一日，就托人出来到梁世和那里去说，托言给他儿子求婚。怎奈他儿子是个十不全，人人皆知的。不必说梁世和的女儿，已经许下姻事；就是没有许下，梁世和也断不肯把一个爱如拱壁、貌若天仙的女儿，许这个十不全。只得对来人说明，已经自幼许下亲事。那来人只得回复温球，说他早已许下人家。那知温球一听，心中大怒，他不念人家果真许字与人，他反疑惑梁世和嫌他儿子十不全，不肯与他结亲，因此怀恨在心，愈加要寻事报复。可巧这日梁世和家，来了一个外乡人，因脱了盘费，访问梁世和是个任侠好义的人，就前来找他，给些盘费。梁世和见那人，生得仪表非俗，而且是个武生打扮，就问了他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？那人一一告诉他一遍：原来姓郭名仁，是山西人氏，到南边投亲不遇，因此脱了盘程，却有一身好武艺。因此梁世和更加亲敬，就留郭仁住了两日，又送了他几十两纹银。那知温球打听出来，便到桃源县贿嘱了差役，硬说梁世和通同大盗，勾结强人。桃源县也不问情由，便将梁世和捉去严加拷问，叫他招出通盗的各情。梁世和那里肯招？桃源县又将他妻子带去拷问。温球见梁世和一家俱已下狱，只有他女儿不曾下狱，便率领众豪奴，到了梁家庄，将玉贞小姐硬行抢去。不知玉贞果有性命之虞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七回 因惊成疾梁女全贞 抱屈鸣冤陈郎入告

话说戇太岁温球因挟私仇，诬害梁世和通同大盗，在桃源县出首。经桃源县知县不问情由，将梁世和合家下狱。梁玉贞当为温球抢劫回庄。及到了庄上，当将梁玉贞扶入后房。温球便劝他道：“你父亲通同大盗，眼见得性命难保。故此将你接到我家；你若肯与我儿子成为夫妇，我一定设法将你老子与你母亲、兄弟救了出来，仍旧成为亲戚。”那里晓得温球尽管说，梁玉贞一字不答。温球不觉大怒，正欲伸手去打，再一细看，但见梁玉贞玉容惨淡，声息毫无，坐在那里已是昏厥过去。温球一见，赶着呼唤仆妇，立刻取了姜汤灌下，复又慢慢地低声轻唤，好容易唤醒过来。只见梁玉贞叹了一口气，挣了半会，才说一声道：“苦呀！”众仆妇见将梁玉贞已经唤醒，大家不胜欢喜。温球在旁也甚喜悦，因命仆妇将梁玉贞扶入卧房，好生将他安睡，服侍妥当，随后自有重赏。

梁玉贞眼睛虽然闭着，耳内却听得清楚。闻得众仆妇将他关入内房安睡，他即睁开二目骂道：“尔等这一起无耻贱人！可知你家主人诬栽我家通同大盗，捉入县监，又将我有夫之女抢劫过来。如此作为，我一死原不足惜，但温球伤天害理，总有恶贯满盈的时节。我虽死到了阴曹，要追他的性命！尔等众人若将我好好送回，给我全家的骨肉申了冤枉，日后自然感激尔等球命之恩！如若不然，我死之后，也一起要追你们的性命了！”说了这一番话，又将温球骂了一番，不觉气急上拥，又昏厥过去。内中只有个姓刘的老妈妈，虽然在温家做工，却是存心忠厚。他赶着又取了姜汤来灌，好容易又灌醒过来。此时温球听说玉贞复又昏厥，又来看视。及至房内，见玉贞已醒。当下那刘老妈妈，即插口向温球说道：“大爷，你老放心出去罢！这梁姑娘交给我婆子，包管你老，服侍他好好的就是了。”温球当即答应出去。刘妈妈见温球出去，也就令那些仆妇都走开。他就对梁玉贞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吧！且到里间歇一会儿，我包管你不致被他奸贼强逼。且耐两天，我再设法救你便了。”梁玉贞听说，见他不是歹意，也就随他进入内房，就床铺上睡下。那刘妈妈又殷殷勤勤地服侍他一会，又与他谈了些家事，又叹息了一回，又切齿痛骂了一回，这才出去。少刻又进来看视，又与梁玉贞问茶问水。梁玉贞也着实感激。不期梁玉贞因吃了一惊，又困在这里不能出去，心中自然着急；又虑到他父母兄弟不知如何设法解救，因此几凑，不觉头痛起来。温球屡次欲进来侵犯，多亏刘妈妈将病推托，还幸梁玉贞不曾受些污辱，暂且慢表。

再说梁世和一家四口，下在狱内，此时城里城外通哄传开了。他的女婿陈仁寿，一闻此言，着实吃惊不小，因赶着出了城，先到庄上看视。才到庄口，只见梁世和家的一个老家人梁孝，匆匆忙忙走了过来，惊慌说道：“姑爷来了吗？”陈仁寿道：“老爷怎么

忽然遭这一场大祸？究竟里面有什么仇人？”梁孝道：“姑爷休提了，真个祸不单行。老爷、太太同两个少爷，才被县里捉去；不料温家寨温球这个奸贼，就率领了许多打手，撞进门来，硬将姑娘抢去。老奴等赶了一回，实指望将姑娘夺回。不但不能夺回，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顿。姑爷来得好极了，也得赶紧设个法儿，一面去县里救出老爷、太太、少爷，一面去温家寨救出姑娘才好。在老奴看来，还是先到温家寨救姑娘要紧！老爷等虽在县监，急切尚无性命之虞。惟有姑娘，平日性情最烈，姑爷是早知道。现在被奸贼抢去。万一强逼起来，姑娘断不肯从他，必然要送性命，岂不白白地将性命送在奸贼之手吗？姑爷必须赶紧设法才是！”那知梁孝只管对陈仁寿在那里诉说，不曾细看仁寿。原来仁寿听见他表妹被温球抢去，就这一急，已经气绝过去；及至梁孝把话说完，忽见陈仁寿跌倒在地。梁教又赶着将陈仁寿扶坐起来，取了姜汤灌下，才算苏醒。陈仁寿即切齿骂道：“若不将温球置之死地，以报此仇，我陈仁寿誓不为人！”说罢，即令梁孝道：“你且与我到城里一行，先往狱内将老爷等安慰好了，然后再设别法，去处置那个奸贼。但你见了老爷、太太，切切不可说姑娘被他抢去。我自的道理，总要先将老爷、太太、少爷们救了出来，然后再去救你家姑娘呢！”梁孝也只得答应，立刻随着陈仁寿到了县里。贿通了狱座，进了内监，见着梁世和夫妇及两个儿子。

梁世和夫妇一见他女婿到来，便哭着回说道：“我不知那世与温家结下这样大仇，将我全家诬害，眼见得我全家是没有性命了。但是我那女儿玉贞，要望贤婿好生看待。现在我家内也不知弄得是怎样了。”陈仁寿见了好生难受，只得忍住眼泪，勉强说道：“姑父姑母，你老人家不要害怕，好在这件事纯属他诬我，他们没有真凭实据，就是县里也不能屈打成招。你们二位老人家，且安心在这里住些时，待侄儿出去，好歹总要设法将你们两位老人家及两个兄弟救出去，一面再报复那温球奸贼。至于表妹，你老人家格外请放宽心，侄儿已将他接回去了！”梁世和夫妇听了这话。方宽了点心。复又问道：“贤婿，你说设法救我等全家，究竟是怎么个解法呢？”陈仁寿便走到梁世和跟前，附耳悄悄地说了几句。梁世和听了大喜。陈仁寿即刻就告别出去，走到监门口，又切实嘱托禁座道：“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随后这个家人如果进来，还请你放他进去。我将来一起再谢你。”说着又在腰间掏出五两银子，赏给禁卒。禁卒自然欢喜无限，满口应承。陈仁寿出了县门，即到家中，与母亲说了一遍，又同梁孝说道：“你不许在外稍露风声。我即赶往淮安，去到施大人那里控告。你可每日去到县里控视一回，再密访你姑娘生死如何。我到淮安，住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内。你可每日去到县里打探情形，逐日写一封信，寄与我知道。我一经将事体办定，即刻就回来。”梁孝唯唯答应。陈仁寿连夜雇了船，带了银子，直往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淮安，就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住下。当时就写状词，专待次日一早，前去告状。却好第二日正是七月初一，施公要到河神庙拈香。陈仁寿打听清楚，带了状词，便出了店门，去到总漕衙门，等待施公河神庙拈香回衙，他便去拦舆告状。毕竟施公可否准他状词，代他申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八回 察理准词亲提县令 闻风报信暗告强梁

话说陈仁寿将状词缮好，专等施公到河神庙拈香四轂，便去拦舆告状。在轂门外等了一会，金锣响处，施公已打道回衙。陈仁寿即将状词捧在手中，等施公轿临切近，他便拦着轿杠，跪在一边，口喊：“冤枉！求大人申冤！”施公在轿内闪目观看，见是个秀才打扮，手捧状词，口称冤枉。施公即命住轿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到本部堂这里来拦舆呢？”陈仁寿见问，便将状词呈上。当有家丁接过。施公打开，看了一遍，就在轿内向外面问道：“你叫陈仁寿，是桃源县学的生员。你可再将这状词内所告的各节，细细诉禀上来！”

陈仁寿道：“大人容禀：生员姑母，适同邑西门梁家庄梁世和为妻，历有年所。姑父亦系本省辛卯科武乡试举人，生有两子一女。女名玉贞，自幼与生员结下姻事，现在尚未过门。只因聘妻表妹，生得稍有姿色，平时并不出外。于前月初四日，随姑母站立本庄门首，观看村景。不料有距梁家庄五里之遥温家寨的寨主温球，他仗自己是个武进士出身，平日专行暴虐，霸占田产，抢掠妇女，强霸一方。家中又广有豪奴，多养打手。凡遇本地方官，他又专门联络，借通声气。姑丈梁世和虽与温球近在咫尺，却各不相扰。前年因民人蒋德富有田十六亩，始则价卖温球，继则为温球霸占。蒋德富心实不甘，欲去县里控告，又恐力不相及，便来求请生员姑父给他说明。生员姑父虽然是个武举，最恨的恶霸土豪。一闻蒋德富之言大怒，当即到了温家寨与温球说理。不意温球见生员姑父前去代蒋德富说话，他始则横暴，继且用武，与生员姑父交起手来，却被生员姑父将他打败。那时他才转出人来说和，情愿价买民人蒋德富的田亩。彼时生员的姑父因与他争斗之后，他虽然情愿价买民人田亩，究于自己无干，不过一时代抱不平，心下究有些过意不去。也就复到温家寨，见了温球，亲自谢罪。温球当时也就罢了，却是暗地里尚有些怀恨。两年来虽不相扰，这温球可是刻刻寻报复，又因寻不出事来，只得含忍而已。

“那知可巧前月初四，他从城里回庄，打从生员姓父家门首经过，瞥见生员表妹，即央人来求婚。生员姑父，即以已经许字生员的话回复来人。不料家人去后，温球就因此更加不悦。可巧这日有个山西武生姓郭名仁，因到南边投亲不遇，脱了盘费，便去寻找生员姑父，请他帮助些银两。生员的姑父平时又极好义，凡遇这等事件，只要有人前去寻找，无有不帮助之理。因此生员的姑父见了这山西武生生得仪表非俗，又爱他武艺精通，就留他住了一日，送了他三十两银子，郭仁也就走了。不料温球访知有这事，便去县里贿嘱差役，诬指生员的姑父通同大盗，桃源县又不问情由，听凭差役

将生员姑父、姑母，及两个表弟一并拿去。问了一堂，勒令生员的姑父招出大盗的姓名，并欲令承认通同的情事。生员的姑父向来安分守己，何能承招？桃源县即将生员的姑父、姑母，及两个表弟，一同收入大监。这也罢了！那知生员的姑父等，才被县里提拿，温球即于本日率领豪奴打手，来到生员的姑父家内，将生员聘室表妹玉贞，强抢而去。当经老仆梁孝追赶往夺，反被该豪奴毒打，身受重伤而回。彼时生员尚在城里家内，迨闻信奔往出城，生员的姑父已经下狱；生员的聘妻已被温球抢去。老奴梁孝受伤未愈，现在原籍。生员为此情急，本拟仍往原籍控告，奈该县既有前情，倘或生员去告，亦断不准词。因此生员方星夜驰赶大人阁下，追求申雪！再生员如有半句不实，大人一经查出，愿领诬告之罪！”说罢就磕了一个头，仍然跪在那里候示。

施公听罢，不觉勃然大怒道：“该县既如此糊涂！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，不能先事预防，还敢通同诬害，实属不法已极。陈仁寿你可先行退下，候本部堂一面亲提该县，并及那原、被告，人证，来辕审讯；一面札饬该县，即日前到温家寨温球家里，将你聘妻梁玉贞保出，查明有无奸占情事，再行核夺，分别治罪便了。”陈仁寿唯唯而退。施公回衙进入书房，更衣已毕，立刻命人缮就饬知：委派计全、何路通二人，星夜驰往桃源县，督同该县前去温家寨温球家内，赶将玉贞保出；并将温球及桃源县知县，暨拿捉梁世和一并四口之原差，并梁世和一家人等，限五日内一并押解来辕听候讯办。

计全、何路通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？即日带了亲兵，拿了文书，星夜直奔桃源县而去。不一日到了桃源，先行通报进去。桃源县闻知施公那里派来的人，不知为作何事，赶紧迎接而去。计全、何路通到了书房，彼此相见已毕。有人献上茶来。原来这桃源知县姓胡，名唤维世，是个捐纳出身。为人极其贪财，而且心地又极糊涂。所以计全、何路通到了此地，还疑惑是来打抽风的。因道：“二位惠临，有何见谕？但是兄弟这里清苦异常，除每年例得养廉外，毫无生色。而且桃邑强悍，地土瘠弱。兄弟自到任以来，并无别事，并赔累得不少了。不知贵衙门每年还有什么例规，还望二位仁兄指教明白，以便兄弟设法筹备”。计全因抢着说道：“老兄尽管放心，兄弟等此来，并非需索例规。实因奉了大人之命，有件小小财爻送与老兄，可即前去赶办，不可误事。将来办得好，大人是一定要保奏的。”这两句话，在稍微明白的人，早知道内里有些不妥。那里晓得胡维世，还当是真是美差，忙笑着说道：“既蒙大人恩典，委兄弟去办，兄弟何敢误事？便请二位仁兄指教吧！”计全道：“当得！当得！”说着就在靴统内，取出一件文书出来，递给胡维世观看。胡维世接过，拆开封套，将公文抽出，奉在手中，由头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觉汗流浹背。立刻就传差役，亲往温家寨堤人。那知那些差役，大半与温球有些来往，一闻此言，故意延宕，不肯立刻就去；为的是先差心腹，去到温家寨告知信息，叫温球急速准备。及至胡知县与计全、何路通追赶前去，温球早已得了消息，准备起来，专等人来捉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九回 计全大闹温家寨 路通误落陷人坑

却说胡县令带领计全、何路通，及本署差役人等，到了温家门首，计全向何路通丢了个眼色，何路通会意，即退后一步，看他们进了大门，他便到温家后门埋伏，恐防温球从后门逃走。计全等进了大门，当有庄丁故意拦道：“你们自那里来的？为什么不问情由，擅自向人家宅里乱闯？”计全听了此言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恶奴！咱老爷是奉了钦差总漕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捉你的主人温球，前往淮安对讯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。你敢阻大老爷不许进去吗？”那恶奴听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既是前来捉咱家主人，难道咱家主人还躲避你不成吗？但是咱家主人现不在庄里，等他回来，叫他前去投到便了。”计全听说，不觉大怒，便道：“你既说你家庄主不在庄里，待咱进去搜一搜。如果搜出来，再与你这狗头说话。”那恶奴道：“你要进去搜查，可不怕你见怪，这是不容你撒野的啦！”计全此时实在容纳不下了，立刻就喝令亲兵，先就这狗头给我拿下。亲兵一声答应，也就立刻上前去拿那个恶奴。那知那恶奴不但全不畏惧，还胆敢在身旁拔出腰刀，即向亲兵砍来。诸公请想：计全这时节可能容他过去吗？也就亮出单刀，一撒手向那恶奴砍去，那恶奴一声大喊，登时来了十五六个，皆是手执刀棍，一齐向计全围绕过来，刀棍齐施，把计全团团围住。计全见此情景，不下毒手，是要吃他的苦了，因此大喊一声，舞动单刀直向众恶奴乱砍。到底那些庄丁，不是计全的对手，一连被砍伤了几个，其余也就不敢上来。计全带来的亲兵，一齐动起手来，立刻将众恶奴打得东倒西歪。此时胡县令站在一旁，见这等光景，已是吓得不能动弹。计全见胡县令站在那里，呆若木鸡，便走上前将胡县令一拖，口中说道：“贵县这地方上，出了这等恶霸，平时不及早治，到了这会儿，还在这里袖手旁观？咱此时也不便与贵县细讲，且待捉住恶霸，与你再说不迟。还不与我搜寻要犯吗？”胡县令没法，只得抖抖的，跟着那计全进去搜查。一直到了里面，那里搜查得出？

原来温球家有个暗室，设在后花园内。这暗室四面皆是石板砌成，上面有个消息，只要将那消息扳动，那石板自然开了，中间露出门来，人即可以下去。温球平时抢了人家妇女回来，皆将他藏入里面，任你搜寻，再也搜不到。此时他自己却躲在那个暗室之内。这暗室旁边还有一个陷人坑，是专为防备来人，万一搜寻到此，要叫他跌入陷坑内，随后再将来人捉住，或打或杀，置之死地而后已。计全见搜寻半会皆搜不出来，暗想：“难道这恶贼果真不在庄上吗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委决不下，仍在那里疑惑。忽见从屋檐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再一看时，却是何路通。计全喊道：“何贤弟，我与你分头去看：你去将梁玉贞找寻不出来，先保护他出去，将他送到县里，令人看守好了；我

再去找寻那温球恶贼。”何路通答应，立刻就各处找寻玉贞。计全还带着胡县令往各处搜寻温球。又寻找了好一会，仍是找寻出。正自着急，忽听隐隐有哭泣之声。计全心下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哭声，莫非就是梁玉贞吗？”仔细一听，就依着了声音找寻过去；胡县令也就跟了过来。转了几个弯，见有一道小门。计全便从小门而进，觉得那哭声就从后面出来。计全赶着走了进去，原来里间是一个小小书房。计全又走进书房，并无门窗，计全好生疑惑。正自凝神观看，忽见东首有个书橱。心下暗道：“莫非这书橱就是暗门？”于是走到那里，将橱门开了，向里面一看，内中并无书籍。又将里面的板用手一按，只听剥落一声，跳下一根门来。计全复将手在板上两边一推，又听呀的一声。那书橱板推在两旁，中间果然露出门来。计全好不欢喜，即将书橱移在一旁，他便拉着胡县令，一同进入里面。

但见里面却是一间静室，陈设得彼为精致。那哭泣之声便在这里。计全一声喝道：“这里间哭的，可是梁家庄梁世和的女儿玉贞吗？”话犹未了，那刘妈妈早已从里间房内走出，答道：“正是梁家姑娘，你老是那里来的？”计全道：“咱是特来救他的。现在在那里？因他家表兄陈仁寿，亲往淮安在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。准了他状词——咱乃施大人面前河营都司，特奉大人之命，率同桃源县到此，一来捉拿温球，给他父亲申冤；二来救他出去。快叫他出来，将他救出，咱还要去捉拿温球呢！不要延迟了。”玉贞在内听明了，方才相信，立刻坐了起来，扶着刘妈妈出了房门，问道：“那位是救我的恩人老爷？”计全道：“咱便是奉了大人之命，前来救你。”玉贞便要行礼，当时计全赶着拦道：“咱们快走吧！”说着就将玉贞背了起来，往外就走；县令也就跟了出来。才出得小门，只见对门拥进数十个打手，个个手持兵刃，拦住去路，一齐杀到。计全一面舞动单刀，准备抵敌，一面暗想：“将这女子送了出去，再来与他们厮杀，还怕他们跑了不成？”心中正难定主意，又听那些打手齐声喝道：“背女子的听着！你可知道你家伙计，已落在陷人坑内，被咱庄主擒住。你若知进退，速速将梁家女子留下，饶了你的狗命！若言半字不行，咱等再将你捉住，且得你个现成的。好在咱们法已犯了，随后总是要定罪的，不如开开花了，反觉易于做事。”说着便拥上前来。计全一听此言，知何路通已误落陷坑，更加不敢耽搁，即将身子一缩，立刻一个箭步，跳上墙头，随即越屋蹿房，将玉贞救了出去。何路通自误落陷坑，被恶奴捉住，恶奴去告知温球，问他如何处治。温球即命众打手：“将他吊入一间空房内，也不要打他，活活地将他饿死便了。”毕竟何路通有无性命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回 憨太岁潜投聚夹峰 何路通救出温家寨

话说计全背了梁玉贞，出了温家寨，本拟将玉贞送到县里，后来一想，进城往返不免耽延时刻，不若就近先行送他回庄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口气跑到梁家庄。却好梁孝站在庄门口。玉贞在计全背上，见了梁孝如同见了亲人，当即哭道：“多亏这位恩人老爷将奴救出，不然，是一定死在温家了！”梁孝赶着上前，将那玉贞扶下，当即给计全磕了一个头，谢他救命之恩。计全也不及同他说话，将玉贞放下就往回走。不上半里之遥，已见胡县令坐着轿子回来。

计全一见，好生大怒，立刻上前问他那里去。胡知县道：“我现在进城，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房屋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好不糊涂！就是要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住宅，不应擅离职守。可饬差请他来，为什么要你亲自前去？你这一走，万一温球逃走他方，你又怎么回复？”胡知县被计全问了这番话，只见他翻着两眼，一句话也不能回答。计全看了煞是好笑。又说道：“贵县不必沉吟，依我看来，还是赶紧遣差飞跑进城，去请城守。咱与你再回去搜寻恶贼。但愿将他捉住，贵县的处分还觉得轻些。倘若再被逃脱，贵县可怎么好？在那里交出温球来？”计全虽然这样说法，早料着胡知县这一走，温球必趁此而逃，却不得不与他说这两句，好把自己一肩重担，全个儿卸在他身上。胡县令听了计全这番话，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得依着计全，便差了一个家丁，拿了名帖，飞马进城去请城守带兵前来，帮助捉拿恶贼；一面仍与计全回奔温家寨而来。此时胡县令也不坐轿了，跟着计全用双脚的驴子追赶前行。可怜胡县令跑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计全将脚步稍微带慢，只是催着他紧跑。那里知道县令心内愈着急，愈走不快。在先还可以走得快些，越到后来越跑不动。暗恨道：“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总是我那些二班差役通同作弊，累苦了我！今日弄得这般光景。若将温球捉住，将来这官儿，或者花些钱还可以保得住。若是温球再逃走了，上司再勒令我要人，我又没有人交他。那时必然勒限缉获，我就要各处购线悬赏缉拿。倘若花些钱，购了眼线将人捉住，还算不幸中的万幸。若竟永远捉不住，逾限之后，必定奏参。那时弄得财、官两败，我才不上算呢！”

不表胡县令跟着计全一路跑，一路暗想。且说温球打听得计全已救了梁玉贞出去，胡县令又打道回衙，心中一想：“我犯下这弥天大祸，若再不趁此逃走，万一官兵回来，再将我捉住，解往淮安，定然性命难保。不如趁此赶紧收拾，逃走他方，再作计较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刻到了内宅，拿了些银两，连家僮都不曾带，换了衣服，就逃走出门。出得门来，上马加鞭飞奔而去。一口气跑了有十余里，一想道：“我逃是逃出来，但现

在投奔何处才好？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暗道：“不若往聚夹峰投奔铁头和尚。到那里住下，再作良图。”你道这聚夹峰是个什么所在？原来这聚夹峰在河南、江苏交界地方，两边两座山头，中间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出入，那山险峻异常。山内有座轩辕庙，极其宽大。那铁头和尚便在那里住持，名说出家，实系据着山头，借此地落草。这铁头和尚却生得铜筋铁骨，一身的好武艺，飞檐走壁，件件精通。手下聚了有五六百喽兵，专门打家劫舍。温球当日曾从他习过武艺，因此想到，不若就投奔到他那里。

再说胡县令便跟着计全、好容易跑回温家寨，又前后各处找寻殆遍，总寻不出人。此时天已大黑，又不知何路通性命如何。计全没法，只得到了内宅，将温球的家小一概拿下，令人绑缚起来，勒令家小交人。温球的妻子被逼不过，只得谎骗计全，引指他的暗室内搜寻。计全听说，随即带了胡县令，并亲兵人等，走到后花园内，将石洞挖开，进内搜找，那里有个温球？虽然温球未曾搜检出来，却救出两个女子。计全复又各处去找，刚出了花园，转过一条小巷，只听东首矮屋内有呻吟之声。计全就带了亲兵，走入矮屋一看，原来何路通四马倒攒，吊在屋内。计全立即上前，将何路通放下，复又一同出来，问温球的妻子，究竟温球现在何处？他妻子此时只得将温球逃走的话说了出来。计全又问他何时逃走呢？他妻子道：“大约桃源县离了庄上那个时候才走的。”计全听说，便望胡县令道：“贵县如何？果然不出吾所料。”胡县令听说，只得向温球的妻子埋怨道：“本县与你家丈夫有何仇？他居心抢劫梁家女子，反说人家通同大盗，到本县那里控告。本县以为他是个本地乡绅，说话向来不错，那里知道竟是这等一个混帐东西！现在又畏罪逃脱，害得本县官是要丢了，还要用钱，保不定何时才可缉获到手。你家丈夫一日缉获不到，本县就要多用一日钱，倒为了你家一个混帐东西，弄得本县财官俱丧。他不想本县这个七品前程，也非容易到手，在上司面前不知叩了多少头，说了多少‘求大人栽培’的话。那里晓得到任未及一年，本钱虽然赚回来了，利钱也得了好些，就被你家丈夫这一闹，不但本县利钱一个落不到，只怕本钱还是有命无毛你家害得本县好苦呀！”说罢望着温球的妻子跳了一会。温球妻子见他这等着急，也只得望他说道：“太爷不必说了，打个倒算盘罢！只当从前少赚了几个。而且俗语说得好，‘汤里来一定是要水里去的’。看破些罢！”毕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一回 讯家属追究行踪 缉强梁购觅眼线

话说胡县令见温球逃脱，不知去向，急得没法，只得将他的家小一并拿入县衙，庄房封锁起来，候缉到正凶，再行发落。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，又将梁玉贞并捉拿的原差，由桃源县新身押解淮安，听候审问。不日已到，将一干人犯，先行寄入山阳县监。然后，计全、何路通见了施公，将上项的事禀了一遍。施公点头。接着桃源县胡维世也来禀见。施公当即传见。胡维世给施公行了礼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当下问道：“温球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，贵县可曾访查明白，究竟有无证据呢？”胡县令道：“卑职该死。总是卑职一时糊涂，致屈好人下狱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县既为朝廷命官，本县境内出此等强徒恶霸，应该早为惩办，除暴安良。即使力有未逮，也应该申详大府，并力合拿才是道理。为什么通同作弊，诬害良民，但听一面之词，便陷害他一家五口。这是有人告到本部堂这里；倘若无人出首，这梁氏一家五口，就屈死贵县手里了。现在温球又复逃脱，贵县一定知他的踪迹。仍烦贵县十日内，将温球获到，本部堂或看贵县一官非易，从轻惩处。倘再怙恶不悛，袒护恶霸，本部堂断不轻恕。那时，贵县可不要怨本部堂铁面无私！姑候明日讯明原、被告人等，贵县便请回衙，赶紧缉获温球到案。”胡县令听了这话，哪敢强辩？只得请了安，告退出去。

次日施公升堂，先传原告陈仁寿问了一遍，即将梁世和夫妇父子提来。梁世和夫妇跪在下面，又将前情申诉了一遍。施公又命将梁玉贞带上。玉贞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。施公问道：“陈仁寿是你何人？”玉贞道：“是小女子表兄。自幼经父母凭谋说合许字，尚未过门。”施公道：“温球将你抢去，你曾被逼过吗？”玉贞道：“小女子也曾被逼两次，后因小女子惊吓成疾；又亏温家一个姓刘的老仆妇多方防护，所幸小女子未被污。”施公道：“这还是你的造化。但是温球究竟为着何事，诬害你父母兄弟？可知道吗？”梁玉贞又将前情申诉一遍。施公命他退下去，带桃源县原差。下面答应，将两原差带上。施公问道：“你们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吗？”那原差道：“是小的奉了县太爷之命去捉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两个唤作什么名字？”两个原差回道：“小的名唤吴能。”“小的名唤张淦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你等前去梁家的时节，可曾见有强盗在他家吗？”吴能道：“小的未曾看见。”又问张淦道：“你曾看见吗？”张淦道：“小的也未曾看见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可拿着他真凭实据吗？”原差道：“也不曾拿着。”施公道：“你等说不曾见他家窝留大盗，又不曾拿着实据，你等怎么就将梁世和一家四口拿去呢？”吴能道：“小的这日在班房闲坐，忽见温大爷家有个小使唤作扣子，来唤小的赶紧前去，说是他家大爷有要紧的话说。小的不知何事，就随着扣子去了。到了温家寨，温大爷就向小的说道：

‘你们这两个月内，闹的盗案是不少了，一件皆不曾破案。老实告诉你，现在梁世和家窝藏大盗。说不定这些案内，就有他家窝藏的人。你只须将梁世和一家拿到县里，请官严讯一堂，就可以明白了。’小的听说，便问道：‘温大爷，你老如何知道呢？’温大爷说的是他亲眼看见：某日有个山西人，实在形迹可疑，在他家住了两日才走的。小的听说，就回去禀知。本官听了这话，当时就加差张淦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，将世和夫妇爷子四人，一并解到县里。经本官讯了一堂。怎奈梁世和坚不承招。本官只得监禁，以待复讯，彻底究根。那知他竟是个好人，那温球竟是个万恶好刁的贼子！不但小的为他所累，连本县太爷也因他受累不浅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曾得温球贿赂吗？”吴能道：“委实不敢受贿。”施公听说，忽将惊堂木一拍，怒声喝道：“尔等还敢隐瞒？本部堂早已访知其事。若不用刑，尔等如何肯招？拖下去从重拷打！”手下一声答应，将吴能、张淦两人拖翻，重重地打了四十大板。施公喝叫：“住了！本部堂问你，究竟受了多少贿赂？”张淦被打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温球先送了二十两银子，叫吴能将这件事办妥，随后再为酬谢。吴能嫌少，温球又加了十两，共计三十两。分小的五两，他得了二十五两。当由吴能进去禀明了本官，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拿了。”施公听说，又喝令将吴能打了四十，吴能受打不过，也只得一一招出。

施公又命提温球妻子周氏。温周氏提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尔夫诬害良民，抢劫妇女，平时强霸一方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周氏道：“小妇人也曾劝过几次，怎奈丈夫总不相信。前者诬害梁世和，小妇人实在毫无知觉，就是梁玉贞被丈夫抢回，小夫人也不知道。求大人明察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果实不知？本部堂问你，怎么胆敢将你丈夫放走呢？”周氏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若谓小妇人暗地将丈夫放走，这可实在冤枉了。那时小夫人已吓得几乎要死，自身还愁保不住，何暇再顾及丈夫？后来大人派去那两位老爷，追问小夫人的丈夫所在，小夫人还指着他去寻。怎奈没有寻出，那两位老爷又再三逼问，小夫人被逼不过，只得随口应道是逃走了，其实真不晓得。”施公听了怒道：“好个刁妇！你在庄上已经对本部堂委员说过：你丈夫是趁胡知县暂离尔庄上那个时节逃走的。尔现在说‘实不知道’，足见平时助夫为虐！拖下去先给他掌嘴四十，问他可招也不招。如若不招，再给他拶起来问。”手下答应一声，即刻将周氏扭转面孔，一五一十打了四十。只打得周氏哭叫连天，哀哀求道：“小妇人愿招！”施公命手下住了，便又问道：“你丈夫究竟逃往何处？你可快快从实招来。再若有半字虚言，定即拶起再问！”周氏道：“丈夫逃往何方，小妇人委实不知真切。但知丈夫从前有个习武艺的师父，是个和尚，在什么聚夹峰。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师父那里，也未可料。这就是小妇人真实口供，其余就将小妇人拶死了，也不知道。”施公听说，便问黄天霸道：“你可知道这聚夹峰在什么地方？”天霸回称：“不知。”施公也不追问，又将胡知县传上堂来，将各人的口供，先与他看了一回。胡县令已吓得魂不附体。施公便予了限期，着他购线在限内缉获温球到案。如逾限未获，定即一并严加处治。又令梁世和等，安分守业。吴能、张淦及温周氏，一并着桃源县带回监禁，候再提讯。胡县令唯唯退下。施公亦退堂。不知如何捉拿温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二回

聚夹峰师徒设谋 桃源县众寇劫狱

话说胡县令将一千人犯，带回桃源县收监，一面购线缉拿温球到案，暂且不表。再说温球逃出温家寨，上马架鞭，直奔聚夹峰而去。走了两日，前面已到。这山上是他的熟路，无须请人通报，直到轩辕庙内，见了铁头和尚，哭诉一番。铁头和尚就命人做了些酒菜，与温球吃了，然后又命人将山上众头领请来，大家商议。

原来这铁头和尚是陕西人氏，习得一身好武艺，果真是钢筋铁骨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用一根纯铜禅杖，足足有七八十斤，更会飞檐走壁。手下积聚五六百喽兵。更有三个头目：“一个姓万，名唤世雄，惯用钩镰枪；一个姓周名鹿，惯用双戟；一个姓熊名海，惯使单刀。俱是武艺精通，能征惯战，却又是铁头和尚的门徒。当日铁头和尚见温球如此狼狈，逃到此间，即将他们三人一齐传来商议，设法报仇雪恨。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见师父叫唤，立刻到了方丈。一见温球，同声问道：“师兄如何这等狼狈？”温球见问，便将以上各情说了一遍。大家一听，个个咬牙切齿。大怒骂道：“施不全！与你有何仇恨？你专要管咱们的闲事！与咱们一流人作对。别人由得你这赃官作威作福，咱们可容得你这等作为？今日又将咱同门弄得这般狼狈。若不将你擒住，咱等誓不为人！”大家骂了一顿。还是铁头和尚说道：“诸位贤徒，温球虽然到此，他的家小一定要拘入监牢。咱们也要设个法儿，先将他的家小救出，然后再与那赃官施不全为难。大家有什么妙计，不妨说出来商量商量。”只见万世雄说道：“据徒弟看来，一面到淮安行刺，一面到桃源反监，叫他两头不能兼顾。如此办法，家小可以救出，仇恨也可以报了。”熊海道：“万大哥你这个计策虽好，劫狱还可做得到。若去淮安行刺，一人恐怕不能。在小弟愚见，莫若先去桃源县，将大哥的家小先行救出，最为妥当。只要一经劫狱，桃源县必要去报。桃源县一经去报，施不全即派人前来。咱们等他派人前来，那时再合力敌他。总要将他杀个片甲不回，实做个以逸待劳，以主代客。若要前去行刺，即赃官手下，虽则黄天霸等人不过尔尔，究竟寡不敌众。万一不测，反为不美，不若如此办法更为妥当。不知尊师与诸位兄长意下如何？”铁头和尚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但有一件，必得先着一人支桃源县那里探听的确，城中有无防备，然后去反监，一齐带了出来。”温球道：“徒弟还有一事：那梁家庄还要走一趟，纵不能将他全家诛戮殆尽，这梁世和是放他不得的。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且到临时再作计议。”温球大喜。铁头和尚又命人摆出酒来，与徒弟接风。当晚师徒五人，就在方丈内畅饮起来。

次日，铁头和尚又派了四五个喽兵，先到桃源县打探消息。隔了六七日，喽兵回山报说：“城中并无准备，唯有桃源县知县出了赏格，各处缉获温球。”铁头和尚便命喽

兵退下，遂与众人商议道：“城中既无准备，可即速速下山。恐怕稍有延挨，多有不便。”万世雄道：“师父之言，甚是有理。咱们众兄弟就是明日下山便了。但有一件，温大哥却要改扮起来才好。”温球道：“我这改扮倒也容易，只须将头发剃去，与师父一样，旁人便看不出来。若再恐怕不济，脸上再涂些黑灰，任他眼紧的人，也难认出。”大家笑道：“这个法儿倒好。”于是大家便去装束。到了次日，温球已将头发剃去，就借了铁头和尚的外衣，穿了起来。万世雄就改扮了镖客，周鹿改扮了卖膏药的，熊海改扮了卖艺的，各人暗藏了兵刃。又挑选了四五十个精壮喽兵。

这日众人下山，正是八月初七，便约定：中秋夜三更行事，不可有误。大家俱已晓得，便别了铁头和尚，直奔桃源而去。下得山来，大家又各自分开，陆续前进。到了八月十四，已陆续到了桃源，各人先混进城来。温球等到天黑，挨城而进。这日大家皆未会面，只寻了客店住歇下了。到了次日，大家装模做样，在街上闲逛。只见周鹿拿着两张狗皮膏药，在那里叫卖。万世雄见了，好生发笑，各人会意。万世雄当即走开，走未多远，又见一堆人团团地围在那里。万世雄挤进人丛中，向里一看，原来是熊海在那里打拳，彼此就会了意，万世雄站了一会儿，也就走开，又各处去走了一趟，单单看不见温球。便暗暗想道：“他是个正主儿，咱们皆为他的事而来，怎么他反不见面？”正在暗说，忽见温球从东首直街上行来。二人又会了意，便走到一个僻静所在。万世雄道：“师父今夜三更准到。咱们大家在东首城隍庙旁侧，那座三官殿楼上会齐。二更过后，你便掩进监门。我与周兄弟、熊兄弟，却不由头门进去，打从监后围墙上去。你只听大堂上鼓打三更，便砍开监门进去，我与熊海两个兄弟，在屋上面接应你。一经将监门砍开，即大喊一声，我便跳下屋来，指明你到女监去救嫂嫂，以便唤出尊嫂，我便再同你去认令郎。”温球答应，二人不敢多立，仍然各自走开。

看看到了晚间，大家皆用饱饭，陆续地到了三官殿楼上，只等三更便去行事。不多一刻，已是二更，温球便掩入县门，至监门外面。却好这夜，所有监卒人等，皆因中秋佳节，个个皆赏月，吃得大醉，睡的睡，回家的回家，因此一个不曾遇见。温球伏在黑暗的地方，侧耳静听。不一刻，只听得大堂上那面鼓，冬冬冬地正打三更。温球不敢怠慢，在腰间拔出一把朴刀，认定监门使劲砍去。不过五六刀，已将监门砍开，便即大声一喊：“兄弟们快来动手！”此时万世雄等早已在监屋上面，将瓦揭开了几路，看明女监的路径。温球喊声未完，万世雄早跳下来，领着温球一同砍入女监。温球复大喊一声道：“温球在此，俺的娘子在那里？速速前来，俺救你出去！”只听应道：“奴家在此，快快救我出去！”温球上前，一刀斩断镣铐，正欲前去抱他，忽见周鹿从屋上跳下，说：“哥哥将嫂嫂先交与我，你赶紧去寻侄儿吧！”说着就将周氏一把就提上了监屋。万世雄又带着温球进入男监。温球复又喊道：“我儿天德在那里？为父今特来救你！”天德一答应，温球即忙上前，将镣铐斩断，也是正欲抱他，又见熊海从上面跳下来，他也不打话，便将十不全的温天德，救上屋顶。温球于是大喊一声道：“咱乃聚夹峰的好汉！如有难友情愿出去的，快快随咱们一齐杀出去呀！”要问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三回

万世雄独力退官兵 众囚徒同心归贼寇

话说温球一声大喊道：“众难友有情愿出狱者，快随咱们杀出！”一声未完，那些囚徒谁不要命，是有武艺的，一个个挣断铁索，齐抢杀来。却好众喽兵已经杀到，于是一同杀出监门。此时监卒俱已惊醒，赶忙各处飞报。不到片刻工夫，桃源县守备郑德标，已带了合营兵丁，点着灯球火把，直向南门追赶前去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周鹿、熊海二人，将温球妻、子二人救出，哪敢怠慢，立刻背在身上，走到南门。他二人运动壁虎游墙功夫，越过城墙，一口气跑到六七里，拣了一座树林，将温球的妻、子藏入树林里面。他二人复又还转身来，天还未明，仍从城墙越入，跳下来就砍死两个守门兵，又将城门大开下来。周鹿便守定城门，熊海便去接应。走未多远，只见前面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喊杀之声，震动天地。熊海飞舞钢刀，一声大喊，直杀过去。万世雄正与官兵在那里格斗，又要兼顾温球——原来温球本领平常，看看已抵敌不住，幸亏熊海杀到。万世雄一见赶着喊道：“熊兄弟！你赶紧将温大哥保护出城，上山要紧！这些乌龟王八、牛子狗官，让俺来敌他吧！”熊海答应，即杀开一条血路，将温球保护出城。到了城门口，又合同周鹿一齐出城，走到树林里面，又背上温球妻、子追赶前去。走到天明，就在半路上雇了一只船。将温球妻、子安放上船，一同保护上山不表。

再说万世雄与守备郑德标，杀了有两个时辰，郑德标虽然本领高强，究竟敌不过万世雄精悍。万世雄也不敢恋战，只得且战且走。到了城门外，看看城守追得切近，他便复转身来，出其不意，认定郑德标腿上一刀。郑德标赶紧躲过，自己虽不曾伤着，马肋上正中一刀。那马嘶的一声，飞奔而去。万世雄也不追赶，即刻放开脚步，带领众囚徒、喽兵一齐出城，直往聚夹峰而去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城守营守备郑德标，那马被砍中了一刀，飞奔回去。及再换了马，随急赶出城来已是不及。只得回来查点营兵，受伤的却也不少。此时天色大明，一面去到县衙会胡县令商议，一面打发受伤的人等先行回家，暂为养息。胡县令此时已知道温球会合聚夹峰大盗前来劫狱，劫去温球妻、子、一从囚徒，急得两手捶胸，呼天抢地。城守营见他如此，实是好笑。当下说道：“老寅兄！事已如此，急也无益，不过拼着丢官而已，再没有别样事情。为今之计，须赶紧申详上宪，才是道理。”胡县令听说，只得赶紧命人写了文书，飞申上去，静候参革。次日，梁世和家也知道了，梁世和即同妻子说道：“我家是他的仇人，他既能前来劫狱，难保他不前来报仇，不若暂避到女婿家。”于是合家就搬进城，稍避仇人报复。

再说胡县令申文，这日到了总漕衙门，当有书差呈送进去。施公一看，不觉大惊

失色，立刻将黄天霸等传进，道：“方才桃源县知县胡维世申文前来，说是八月十五夜三更，温球胆敢勾结聚夹峰大盗进城，反监劫狱，抢去温球妻子周氏，儿子天德，并死囚六名，各监犯十六名。经守备郑德标追赶接战，复被该盗斩开城门而逸。似此目无王法，胆大妄为，若不设法将这伙大盗赶紧捉拿，将来为祸不浅！但不知这聚夹峰究在何处，山上强盗共有几个。须得细细探明，以便前往剿灭。”黄天霸等皆默然不答。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何以不答一言？”计全道：“大人明鉴。都司曾闻人说，这聚夹峰在河南、江苏交界地方。两面山头峰高险隘，中间只有一条小路，还只能容一人行走。顶上有一座轩辕庙，大概那些强人，就在这庙内盘踞。非是都司等不答一言，只因这聚夹峰险峻异常，恐怕一时难破。所以都司等在这里打算如何去法，如何将那伙强贼剿除，还求大人勿存他意。”施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诸位贤弟既知道这个所在，你们大家商量妥当再去剿除，也是事半功倍的一法。本部堂却只恨桃源县不能事先预防。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，他敢与他通同作弊；及至事发，将温球的家小收入内监，就应该刻刻担心，时时防备。还是一味昏昏，弄到反监劫狱而后已，尚复成何体统？若再姑容，何以能警愚恶之辈？本部堂是万万不能容了他的！”大家称是。施公当即批飭下去，批曰：“桃源知县胡维世居官昏昧，着即先行革职；仍一同勒限缉获越狱在逃之温周氏、温天德各犯人等，并将胆敢勾结大盗之温球及聚夹峰各盗寇，一并拿获到案，照律惩办。若再奉行故事，定即从重治罪。桃源县守备郑德标虽经闻报，追之不及，究属有疏防范。着一并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”施公批飭已毕，黄天霸等退出，大家便筹划计策，预备前往聚夹峰剿灭匪寇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温球带同妻、子，一路之上，并未有查问。不日到了聚夹峰，当即挈领上山，先与铁头和尚道谢。铁头和尚将劫狱情形问了一遍。温球一一回答。铁头和尚便道：“你们都困乏了，且去歇息，等万世雄回来，大家再议守山的良策，以防官兵前来剿灭。”温球等答应退下。当即寻了一所房屋，给温球的妻、子居住。隔了一日，万世雄也就回山，禀明铁头和尚说：“带了好些狱中的好汉，他等都情愿附从在此，即请师父定夺！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他们既情愿前来，没有再使他们下山的道理。好在这里也不多他们这十几个人，就留他们在这里照就吧！”万世雄答应，即刻出去，将带来的各犯领进来，给铁头和尚相见。铁头和尚又吩咐了几句话，各犯这才退出。万世雄也就走了出去。次日，万世雄等走入方丈，与铁头和尚相见，说道：“徒弟们既已前去劫狱，这时节定然各处都晓得了。那赃官既经知道，别人还料不定派兵前来，唯有施不全那个脏官，一定是要委派人到此的。咱们也要预备预备，一来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二来也使他知道咱们的厉害，不敢藐视才好。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山上的粮草都是足的，这一件无须虑得。唯有两座山头，加添些插木炮石，寨栅外面再加些鹿角上去，恐防官兵前来攻打。各处隘口多派巡查，还怕黄天霸等人不是明来，却是暗至，这件最要防备！好在这山前，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寨，后山的那条路，是没人知道的。”万世雄等答应，即日预备起来，以防官兵来此剿灭。毕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四回 铁头僧设险守要 黄天霸奉命出征

话说万世雄与铁头和尚，商议拒敌官兵之策，铁头和尚已将各处要隘筹划一番。次日，忽说道：“桃源囚徒内中，难免无武艺高强、胆量出众之辈。如果有这等人，他既归顺于我，也可命他们帮助。那狱内这一班囚徒，我何不将他门呼唤前来，盘问他们一番？”万世雄听说，当下即转身出去，一会的子将那二十二人全行带来，先令他们给铁头和尚行礼，站立两旁。

铁头僧开口说道：“你等久处监牢，自分必死。难得有此机会，逃脱出来，真是虎口余生，万分之幸！但是你等既到咱这里，必欲代咱做一番事业，也不负咱救你等性命之恩。你等内中有武艺高强者，可即报上名来，生平会使哪？般兵器？待为师各给你等的兵刃，就在这里比试一回，好派你等一处责守。如系向来既无武艺，又无胆量的，便给你充作喽兵，以听使用。”铁头僧话才说完，只见那囚徒中走出六人，虽然身躯长短胖瘦不一，却生得个个相貌狰狞，精悍无匹，一齐大声说道：“咱等既承师父救命之恩，如有用咱等之处，皆愿效死力！”铁头僧听了大喜道：“你等姓甚名谁？可说与为师知道。”只听各人依次说道：“俺唤陆老么。”“俺唤曹如虎。”“俺叫沈三魁。”“俺唤卫达。”“俺唤韩豹。”“俺唤吕飞熊。”六人报名已毕，铁头僧又问道：“谁会使哪？般兵器，可自取来演试一回，待老僧量材使用。”话犹未毕，只见陆老么走到旁边兵刃架上，取了一柄牛耳拨风刀，走到院落当中，放开大步，舞了一回。铁头僧一见。觉得很有些膂力。陆老么舞罢，仍然走上厅来，将刀插在架上。接着吕飞熊取着一枝方天画戟，也走到院落中间，只见他将方天画戟端在手中，忽然一摆，足足有那碗来大的花头，铁头僧看见，已是喝彩；又见他用尽生平之力，将那枝方天画戟舞了一回，真如万道寒光，轻身活泼，铁头僧大喜。吕飞熊舞毕，走到厅上，也将方天画戟插在架上。曹如虎见他两人试了刀戟，也就在兵器架上，取下一口大砍刀，也走到院落当中，飞舞旋转，演试了一回，仍然送上兵器架。接着沈三魁取了单刀，韩豹取了镔铁点钢叉，卫达取了烂银枪，三个人也走到院落中间，各耍了一回。个个皆本领高强，技艺精绝。铁头僧大喜，复又问道：“你这等六人所用兵器，老僧俱已试过。但你这六人之中，可有能飞檐走壁的吗？”只见陆老么一声答应：“俺愿献末技与师父一看。”说着，一纵身已飞上大厅中间那根梁上。铁头僧一见，好不欢喜，只见他在梁上腾挪飞舞，极其灵便；忽然一转眼间，已轻轻地跳落下来，大家喝彩不已。其余五人却不会这等功夫。于是铁头僧即收了这六个人为徒弟。这六人当与铁头僧拜毕，又与世雄等平拜起来。铁头僧即命手下大摆筵宴，一齐坐下畅饮，大家好不畅快。

饮酒之间，铁头僧又开口说道：“本师自从得了这山寨，并无官兵前来攻剿。现因温徒弟这件事，太闹得大了，咱料施不全那里，一定派兵前来窥探。大家都要协力抗拒，不可使官兵得手，挫动本山锐气。”大家齐声答应道：“师父但请放心，如有官兵到此，定然杀他个片甲不回，使他不敢藐视。”于是大家畅饮而散。铁头僧即命吕飞熊、韩豹二人守东山青龙岗，曹如虎、卫达守西山白虎岭，陆老么、沈三魁守谷寨栅，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守中军寨栅，自己独守山头。分派已定，大家各执其事，这且不表。

且说施公这日又将黄天霸传齐问道：“聚夹峰强寇猖獗，胆敢劫狱反监，若不及早征剿，恐怕养虎成害。诸位贤弟可有什么妙计，破得这聚夹峰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自从那日奉谕之后，总兵等已经饬派心腹何三前去打听，将聚夹峰的山势情形，并山内有多少强人，为首的究竟是那一个，令他细细探听清楚，限十日内回复。现在已去有六日，早晚便可回来，一经得了实在情形，与副将等即预备前去剿灭。但闻聚夹峰山势险峻，他山上即闹了这样大事，必然料有官兵前去，他那必然是要准备起来。现在实无破敌之策，只好待到那里，大家再行计议。在未将看来，此次剿灭聚夹峰，非多派官兵，不足以助威势，还请大人裁酌！”施公道：“那个自然，贤弟等可即挑选起来；一俟细作回来，便可即日前往，免得再延时日。”黄天霸唯唯答应，当即退出。一面即吩咐所有漕营各标兵丁，一并于三日后，齐赴教场点选，听候调用。各营兵丁奉了这个号令，到了第三日，皆齐集教场，听候挑选。黄天霸等当日即挑选了二千五百人马，分为五队。并传令：所有军装一切，赶紧齐全预备，一经择定吉日，便要起行，不得违误军令。各营答应下去。

不一日细作回来，报与黄天霸等知道：“小的奉了老爷之命，前去聚夹峰察看形势，并探听一切。兹查得聚夹峰两山对峙，左为青龙岗，右为白虎岭。中间有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；由小道进入谷中，约半里多路，便是该盗外口的寨栅，由寨栅进内，攀岩而上还有座中寨，进了中寨里面，便是轩辕庙，庙内有四个强盗，为首的叫做铁头和尚，其余仨人：一唤万世雄，一唤周鹿，一唤熊海，俱是铁头和尚的门徒。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自那日劫狱之后，铁头和尚又得了同时出狱的六个囚徒：一唤吕飞熊，一唤韩豹，这两人把守青龙岗；还有曹如虎、卫达这两个现守白虎岭；还有陆老么、沈三魁，这两个守谷口寨栅；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，这仨人守中军寨栅；铁头和尚自守山头。并有喽兵五六百名，个个皆是精悍无比。峰后还有一条小路，非本地土人不知。小的到了那里，却好遇见山上一个喽兵，也是寿州人氏，小的从前在家乡的时节是认得他的，后来他因犯了法，就逃走在外，有了四五年不知下落，不知怎样到了那里。小的看见他，就央他带着小的上山，各处玩了一日。他还问小的从哪里来的，小的未敢说出是从这里去，说是由河南有事，从此经过，现在就要回家。闲谈之中，他便将以上的情形，通告知小的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这个家乡人，叫个什么名字？现在那里管什么事呢？”何三道：“小的那个同乡叫个张四保，现在那里充当一个小头目，就派在吕飞熊、韩豹两个名下听用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不必走开，咱还有事用你呢。”何三磕了个头道：“老爷如有差遣，小的即当伺候便了。”说着，退了下去。黄天霸听了何三这一番话，即

刻就到了施公那里,又将众人约齐,把何三打听回来的话,细细说了一遍。施公道:“既然如此,诸位贤弟当于何时拔队呢?”黄天霸禀道:“请大人吩咐。”施公道:“后日是十月初一,而且是个上吉良辰,就于初一拔队,包管诸位贤弟马到成功。”毕竟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五回

黄天霸督师征草寇 李公然诈败赚强徒

话说黄天霸奉了施公之命，准许十月初一日拔队起行。先前一日，施公传谕出来：命黄天霸总统全军，关太为帮统，褚标为参谋，张桂兰、郝素玉为中军左右羽翼，共带兵一千；李昆、金大力为前军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为左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为右军，共带军兵五百；计全、贺人杰为全军护卫，务共脩遵号令，追赶前进。一俟剿灭有功，再行保奏升赏。黄天霸等奉了宪谕，即日各按队伍预备齐全。到了初一天明，黄天霸同关小西，二人先到施公面前告辞。施公又奖谕了两句话。二人退出，即刻到了大教场，祭过大旗，拔队起行。那一千五百名兵士，个个弓上弦、刀出鞘，一路之上浩浩荡荡，直奔聚夹峰而去。

不一日，探马报道：“前面已到聚夹峰不远，只有十里之遥，特请元帅令下！”黄天霸闻报，命就地升炮安营，分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队，立下寨栅，各歇一宵。次日，天霸传出号令，命前队先探贼势。李昆、金大力立刻带领兵弁前去哨探。不一刻，到了聚夹峰下。李昆把马一拍，端着烂银枪，一马冲至谷口，大声喊道：“你等这伙狗强盗听着！俺老爷特奉总漕施大人之命，因你等胆敢袒护温球，前去桃源劫狱，实属目无法纪。今特前来剿灭你等，速速将头领献出，尚可免你等一死。若再护拒官兵，立刻就将尔等的巢穴踏为齑粉！”李昆喊了一阵，里面并无人答应，也无一人出来，李昆好不疑惑。再向两边山头一看，真个是险峻异常。正在凝神观望。忽听一声梆子响，两边山头许多擂木炮石直丢下来，李昆赶着拔马就走。忽听后面鸾铃响处，一声大喊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官！敢来窥探咱爷的山寨。咱吕爷爷前来擒你！”话犹未了，一马冲杀过来。李昆赶着拨过马头，将那人细细一看，正要问他名姓。只见那人自己报道：“你认得吕飞熊爷爷吗？”说着摆动方天戟，直向李昆刺来。李昆急举银枪招架。两人搭上手，就大战起来，一来一往，杀到有数十回合。忽见吕飞熊一戟刺到，李昆向旁一闪，顺手一枪，直向吕飞熊肋下刺去；吕飞熊急用戟杆向旁边一格，趁势倒转戟头，便往李昆劈面刺到。李昆也即举枪杆向上一迎，顺手就还他一枪。吕飞熊一面让开，一面把马一拍，向斜刺里跑去，李昆紧紧追赶。只见吕飞熊那匹马忽然失了前蹄，李昆急急赶上一枪，以为这一枪定要送他性命。也因李昆自负太甚，未免大意，不曾防备得到。李昆一枪方要刺下，吕飞熊觑得切近，忽将马一领，一转身摆动画戟，直向李昆当胸刺来。李昆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身子一偏，那一戟正中马腹。那马直立起来。把李昆掀翻在地。吕飞熊看得真切，复一戟要来送李昆性命。不提防金大力在后面，看见李昆跌于马下，他拼命飞奔前来，举起柄镔铁棍，认定吕飞熊腿赶忙一棍，就地扫

倒。那马后足被金大力这一棍，已是断送了一只，也就立刻将吕飞熊掀于地下。金大力正要复一棍结果他性命，只见谷口内飞出一骑马来，将吕飞熊救入谷内。金大力不能追赶，就将李昆扶起，换了马匹，给他坐上，回营而去。

李昆回到营中，闷闷不乐。金大力在旁劝道：“李五哥何必如此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怀？好在那姓吕的，也被小弟将他打翻下马，两边皆算扯直。明日五哥再与他决一雌雄便了！”李昆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初次交锋，便被他挫动锐气，虽然天霸贤弟未必因此见怪，但于自家面上十分惭愧，故此闷闷不乐。”金大力道：“哥哥万勿介怀，自古道：‘有小负必有大胜’。今日虽然稍有挫动锐气，你再交战，包管你大获全胜的。”金大力正在劝慰李昆，忽然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前来，李昆让他们坐下。原来天霸已经知道他未曾得胜，怕他有些惭愧，因此约同关小西前来观看，一到营内便见李昆垂头丧气，当下天霸开口说道：“五哥！今日虽然小挫，可切勿介怀！兵法有云，我欲大胜，必先小败，然后使他自骄，我则可以一鼓而下。今五哥此举，却隐含兵法之妙。以后小弟便处处以此法待之，包管一月之中，虽其山势嵯峨，定可剿灭殆尽。五哥切勿自馁，要紧，要紧。”李昆见天霸如此殷勤，前来宽慰，也就把羞愧丢在一旁。

再说吕飞熊回转山头，到了聚义厅上。铁头僧一见当即夸道：“贤弟初次出马，今日就能将前部的先锋打败，足使他挫动锐气。只要三五次一连将他们打败，那些狗官定然闻风胆落。那时再将施不全杀了。咱们就可随心所欲了。”说罢，即命手下摆酒庆贺。当日合山人等，无不欢呼畅饮。

次日大明，李昆吃饱了战饭预备出营，到山下挑战。忽见关小西飞马而来，向李昆说道：“昨晚褚老叔与计大哥、黄贤弟三人在那里议论，说是五哥昨日既小败一阵，山上那些狗盗必然谈论，以为我等本领平常，先锋不过如此，他必然骄满。我等便可长其骄心。今日如果出战，万万不可取胜，还是要败。特恐五哥不知，因此使小弟前来奉达，并使小弟在此俟五哥败下小弟便与他们再战。小弟再败，随后黄贤弟等前来接战，还是诈败，说是仿那诸葛孔明火烧博望坡七十二败之法，以骄其心；然后再战，便可以一鼓而下，攻他的巢穴。”李昆听说，也觉有理，当下答应，立刻上马出了营门，仍去山下挑战。李昆才到谷口，早见喽兵飞报进去。少刻，吕飞熊即飞马出来。彼此相见，更不打话，一枪一戟，二人便交起手来。吕飞熊抖擞精神，恨不能一战就可结果李昆的性命。李昆也处处留神，刻刻防备。两下正杀得难解难分，两面喊声震地，忽见李昆把马一拍，落荒而走，吕飞熊紧紧追来。李昆复战数合又走，吕飞熊又追，李昆又掉转马头，再战数合又走，吕飞熊那里肯舍，复又追去，直至十里之外，吕飞熊方才回马转去。走未有多远，又见韩豹一人追赶前来，吕飞熊看得切近，当下把马一拍，直迎上去。却好关小西已到面前，吕飞熊即摆动画戟，直刺过来。关小西早已看见，赶着用刀架开，二人搭着手，又大战起来。战未两合，韩豹提着点钢叉已经赶到，劈头就是一叉，向关太搠到。关太急急架开钢叉，便望着韩豹虚晃一刀，拍马便走。吕飞熊、韩豹那里肯舍，奋力紧紧追来。欲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六回

关小西刀斩吕飞熊 贺人杰鏢打曹如虎

话说吕飞雄正赶关太，忽然他坐下马将头一摇，立刻壁立起来。将吕飞雄掀翻在地，那马溜缰而去。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李昆藏在树林之内，看见吕飞熊追赶下来，要试试他的本领如何，看他留神不留神，因此发了一弹，正打中那马眼，故此那马即刻壁立起来。李昆远远看，只见吕飞雄虽然被马掀倒在地，他尚不知何故。李昆看罢，知道吕飞雄不过一莽夫，本领也不过如此，彼此收兵回营。

次日一早，吕飞雄便下山挑战。小军报入帐内。李公然正欲出马，关小西便道：“李五哥！这狗贼让我去将他杀死便了！”说着飞身上马，出了营门。两边排成阵势，彼此更不打话，立刻交起手来。一来一往，两个人战了五十余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此时贼兵队里却恼了一人，手执大砍刀，一马飞出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大胆的狗官，休得逞能！俺曹爷爷前来取你的狗命。”手起一刀，即向关小西当头劈下。关小西正欲前来招架，官军队里李公然手执银枪飞马出来，喝一声：“狗强盗！你老爷特来擒你！”说着也就一枪刺来。曹如虎端定大砍刀，将李昆的枪掀过。李昆觉得来贼很有些膂力，就这一刀掀过已将李昆的虎口震出血来。李昆暗道：“狗强盗倒有些扎手，倒要小心防备。”当下将长枪横在手中，正欲问来人姓名，只见曹如虎又是一刀砍来。李昆将枪架住，喝问道：“狗盗贼！你可通名来，俺老爷枪下不挑无名之卒！”曹如虎听说便道：“你这狗官听了，俺爷爷乃聚夹峰镇守白虎岭大王曹如虎是也。你亦将名留下，待俺杀一个有名的狗官！”李昆大喊一声：“狗强盗听了！俺爷爷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都司，李公然老爷是也。你既问俺老他的大名，就该早早下马受缚，免污了老爷的宝枪。”那曹如虎大怒，又是一刀砍来。李昆赶紧招架，好容易将曹如虎的大砍刀架了过去，正要还他一枪，那知道如虎刀法精通，不容李昆回手。李昆只顾招架，不能还枪，看看已抵敌不住。只听关太大喝一声：“李五哥使劲儿，小弟前来助你！”原来关太与吕飞熊，两个斗到有六十个回合，关太便使了个拖刀计，先向吕飞熊虚砍一刀，拍马便走。吕飞熊不知他用计，只道他败了下去，即便赶紧追来。关太也不回顾，只管朝前跑；吕飞熊也只顾紧紧相追。关太等他追得切近，忽然将身一转，就从马腹下翻起一刀；吕飞熊正赶得高兴，措手不及，被关太一刀斩为两段。关太即枭了首级，挂于马项。正欲回营，见李昆战曹如虎不下，看看要败下来，他便赶上前来助战。李昆一见关太杀到，自己有了臂助，不觉陡长精神，奋力大杀。曹如虎知道有人前来助战，也便舍了李昆，直奔关太而去。关太舞动金背大砍刀，一声大喊道：“狗强盗！你尚不知死活，看俺老

爷马下挂的头是谁呀？你可知吕飞熊已被俺老爷斩了！”曹如虎一见，更大怒起来，也就奋力提了大砍刀，直向关太砍来。关太接住便杀，两柄大砍刀杀在一处，真是一对儿，刃芒耀目，冷气逼人。

那山顶上韩豹看见吕飞熊已被关太杀了，曹如虎恐非关太对手，赶着把马一拍飞下山来，舞动双股点钢叉，直向关太刺到。李昆一见，赶紧上前接住，四个人战在一堆，两边助威之声，几乎震动天地。关太与曹如虎战有四十余个回合，看看也抵敌不住，又使出拖刀计诱他，当下即虚砍一刀，拍马便走。曹如虎也不知是计，仍然紧紧追赶。关太在前夹马飞跑，曹如虎在后拍马狂追。看看已经追上，关太正欲翻起刀来去斩曹如虎，那知曹如虎已经看破，便大吼一声：“俺爷爷不怕你的诡计！你这拖刀计瞒得过别人，怎瞒得俺爷爷的？”说着就是一刀当头砍到。关太幸亏眼快，知道曹如虎看出了破绽，定然不肯相饶，立刻把马一夹，那马嘶的一声，复又跑去，曹如虎那里肯舍？关太正在危急，恰巧贺人杰一支军前来接应，当即摆动双锤，接住厮杀。曹如虎见贺人杰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什么三头六臂的大将，原来是一个小子。”也就舞动大砍刀，奋杀起来。贺人杰战不三合，知道不能抵敌，一拍马回头飞奔，曹如虎还是不舍，在后紧紧追赶。贺人杰身躯便捷，腰间掏出金钱双镖，勒马相待，看看曹如虎追得急近，手这一扬，大声喝道：“贼囚不要赶了，看镖吧！”曹如虎正赶得高兴，忽听一声：“看镖！”倒是他不抬头，还可以躲得过去，那知他这一抬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对金钱镖已打入曹如虎眼内去了。只听曹如虎：“啊呀”一声，栽于马下。贺人杰看得真切，哈哈大笑。随即把马一拍，直飞过来，手起一锤，登时将曹如虎打得脑浆迸裂。山顶上贼寇见伤了两个头目，赶着鸣金收军。韩豹正与李昆杀个对手，忽听金声响处，便搠了一枪，奔回谷口去了。这边官军擂起得胜鼓，大家回营。黄天霸将李昆、关太等接入大寨大家欢喜无限。

且说韩豹回了山寨，铁头僧闻知吕飞熊、曹如虎两个死于非命，伤感不已。当下急叫韩豹退下。铁头僧便与万世雄议道：“今日一阵，连丧两个徒弟。以此看来，官军昨日之败还是诱敌。为师倒有个主意在此：明日出战，俺们也诱他一阵，将他们诱入谷口，两边山上将擂木滚石放下，把他的归路截住。俺们就可在谷中与他厮杀，任他插翅也难飞出这谷中，然后再并力擒拿，可以大获全胜。”世雄正欲回答，只见陆老么上前说道：“师父！徒弟倒有一计在此，今夜二更时分，徒弟前去官兵营中，察看他的动静。如果能于下手，就此将他的主将黄天霸刺死。若是他那里防备得紧，徒弟便回山报信，就于夜间前去动寨。徒弟料他们杀了两日，大家也是辛若；今日又胜了一阵，必然将我们不放在心上，且料我们不敢出去。趁此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可以大获全胜而回。不知师父与诸位师兄意下如何。”铁头僧道：“此计却甚有理。但是你二更前去，未免太迟，往返恐来不及，不若一黑即便前去。无须行刺，只要探听他那里有无准备。如若他们果然无备，你便可速速回山，我一面派人前去劫营。若待你二更始去探明一切，再行回山，往返极快，也是两个时辰，那里还来得及？所以叫你要走，一黑就前去。但不可大意，务要格外小心，不能给他们看破。”陆老么道：“师父！不是徒弟夸

口，俺这飞檐走壁之功，到今已用了八九年。俺从前有个绰号，唤做一阵风；因为俺往来飞快，就同起了一阵风的一般。这个绝技，徒弟自己也相信得过，师父但请放心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七回 探军情妄思劫营寨 授密计暗地取山头

话说陆老么等至天黑，换了夜行衣靠，急急地跑下山来。直奔大营而去。

且说黄天霸见今日胜了一阵，又杀死两个贼人，便思传令出去，令各营人等休息一夜，明日再去攻山。计全在旁说道：“黄贤弟！万万不可如此。岂不知兵法有云：我胜则不可轻敌。今日虽胜了一阵，不过杀了他两个头目，他山上并未大伤元气。万一他探知我们因胜了一阵，便疏忽起来，他就趁此前来劫营，那时措手不及，如何是好？在愚兄看来，今夜必有人前来暗探，我们外面尽可放出疏忽样子，让他来探我，我却暗暗防备，使他不出我所料，然后可如此如此而行，贤弟以为何如？”黄天霸听说大喜，即刻密传号令：各营于初更时分，一律吹灯熄火，却暗暗严加预备，不可略有疏忽。二更以后，听候调用，如有泄漏风声，定按军法从事。此令一出，各营不敢略有怠慢。看看天黑，黄天霸即在大帐内聚起众兄弟，在那里欢呼畅饮，大家皆随声附和，有的说：“铁头僧早晚就要被捉！”有的说：“聚夹峰的强盗本领平常！”正在高谈阔论，忽见大帐外有个黑影儿一晃，黄天霸瞥眼看见，就望了计全一眼。大家会意，故作不知，仍然欢呼畅饮。一会子饮毕，黄天霸即传令出去：“各营兵士连日辛苦，今夜暂歇一宵，明日当合力奋攻山寨。”当有旗牌号令出去。一会子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营，吹灯熄火，大家说道：“这两日实在辛苦极了，难得统领今日发出令来，吩咐我们歇息歇息，真乃意想不到之事。我们不要耽搁了，早一刻儿多睡一刻呢！明日还要出去打仗。但愿这两日就将那个王八羔子的铁头和尚捉住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”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个不休。一会儿工夫，这五营内连声息一点都没有了。

陆老么早已到了寨内，方才黄天霸看见那个黑影儿，就是他在那里侦探。所以黄天霸故意发出那一号令，吩咐各营暂歇一宵，发明使陆老么听了回山送信，叫山上众寇前来劫寨，这晨好将计就地，前去攻山。这是合该铁头僧及众强完遭劫，听信陆老么的言语。当下陆老么听得真切，心中大喜。以为却中妙计，立刻回转山头送信，叫他们前来劫寨。就在这个空儿，黄天霸就密传号令：令李公然分一半人马，会同何路通、贺人杰二人暗暗抄出大路，直往青龙岗东首埋伏；李七侯分兵一半，会同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，暗暗抄出大路，直望白虎岭西首埋伏，只听中军号炮一响，即抢上山，各将山头占住，不得有误；又令张桂兰、郝素玉各带精兵二百，在营门左右埋伏，但听中军号炮一响，直杀进来；又令关小西、计全各带兵丁二百，在于青龙岗、白虎岭脚下埋伏，但听中军号炮，却按兵不动，等到连珠炮响，即便前来接应，以断贼众归路；自己却

与褚标把守中军。各人得令而去。真个是人衔枚，马勒口，各人带了兵卒，暗暗的埋伏去了。

却说陆老么回至山寨，将前项的话说了一回。铁头和尚立刻传齐众寇，便令万世雄、周鹿带领喽兵二百名，往前冲寨。又吩咐两边，直抢官兵大营：熊海、韩豹各领喽兵二百名，直抢官兵左营；沈三魁、卫达各带兵丁二百名，直抢官兵右营；陆老么、温球带领兵丁二百名，往来接应。吩咐已毕，众寇各带人马，也是人衔枚，马勒口，直奔山下而来。到得官兵大营，正交三鼓。万世雄、周鹿一齐杀入大营，不见里面动静，他二人以为却中妙计，直奔中军杀来。刚走至箭道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两边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左边黄天霸杀到，右边褚标杀来。万世雄、周鹿知道中计，正待要走，已来不及。黄天霸战住万世雄，褚标战住周鹿，这一场大战，直杀得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。万世雄、周鹿正在危急，却好韩豹、熊海从左边杀来；沈三魁、卫达从右边杀来。黄天霸见左右皆有贼兵接应，即令人将号炮放起，只听一声响亮，张桂兰、郝素玉各带兵丁二百，从营门外掩杀进来。一见天霸、褚标与贼众在那里混战，黄天霸被万世雄、周鹿二人围住，看看要抵敌不住，桂兰即在身旁掏出神箭。嗖的一声，直向万世雄面上打去。万世雄毫不防备，面上中了一箭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手这一松，那两柄飞抓丢于马下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知道他中了暗器，顺手就是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

周鹿看见万世雄已死，奋力来战天霸，却被天霸出其不意，在周鹿手腕上砍了一刀。周鹿负痛，不敢恋战，把马一拍冲杀出来。却好金大力正在接应，一见周鹿败下，不问情由，迎将上去，夹马头就是一棍。那马嘶的一声，壁立起来，便将周鹿掀于马下。金大力正欲上前举棍就打，斜刺里跳出陆老么，将牛耳拨风刀架住金大力的大棍，周鹿趁此逃脱。金大力与陆老么战不二合，被陆老么一刀砍伤右腿，金大力只得负伤而逃。陆老么也不追赶，便去接应熊海、沈三魁等人。褚标此时已将韩豹砍死。沈三魁、卫达、熊海三人，正与黄天霸、褚标、张桂兰、郝素玉四个，团团围住，那里厮杀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陆老杀入，他们三人还不奋力杀出重围，难道还是坐以待毙吗？

黄天霸等见熊海等奋力杀出，一面将连珠炮放起，一面追赶出来。计全、关小西一听连珠炮响，也就带了兵丁前来接应，却好正遇沈三魁等人出来。关小西一见，也不打话，当头便是一刀，向沈三魁砍去。沈三魁那里还敢接战，只得将关小西的大刀架开，仍自奋力冲出。关小西那里肯舍，接着又是一刀砍了进来。沈三魁心下一慌，手中一慢，正欲招架，又被关太一刀砍于马下。此时熊海见沈三魁已被砍死，越发不敢恋战，急急地快马加鞭，一路冲出营门，飞奔而去。计全一见，也就赶上前去。熊海转过大营，却不从谷中逃走，反而落荒而逃。计全紧紧穷追，转了两弯，忽然不见。计全不敢深入险地，恐有埋伏，只得拍马而回。你道那熊海何以忽然不见？他却转过山后，从那条小路上山去了。此时卫达、陆老么仍在营中，未能逃出。二人正在危急，不得杀出重围。陆老么忽然心生一计，望着黄天霸手这一场，一声喝道：“看宝贝！”黄天霸一听，只当他有暗器打来，赶着将头一低，让了过去。陆老么就在这个当儿，身子一

缩，蹿上帐房，连纵带跳，登时不知去向。卫达见陆老么复又逃走，自知不能活命，只得下马受缚。黄天霸等人并不收兵，复又杀出营门，直向聚夹峰而去。毕竟青龙岗、白虎岭如何攻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八回 众英雄合力攻山 铁头僧拼命拒敌

话说黄天霸等到了山下，仍见李昆等在那里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岭，尚未攻破。原来这两个山头，形势颇险，由山下直到山顶，那条道路壁立上去；加之山上多设擂木滚石，不必说李昆等人，就是飞将军也不能立破。先是李昆一闻号炮，知道大营里已经得手，立刻就率领兵丁直杀上去。走至半山，只见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直打下来，众兵丁不能上去。正在为难之计，恰好黄天霸等率众来攻，遂领兵一同杀上去。走至半山，仍被擂木滚石打下来，不能上山。黄天霸等没法，只得收兵回营，歇息一日不表。

再说铁头僧打发万世雄等下山劫营，到了三更以后，忽听大营内号炮一响，心中便疑惑道：“怎么大营内有号炮声响？难道他那里有了准备，陆老么不曾打听的确？真是如此，山上的锐气失矣！”正疑惑间，忽见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守山的小头目，慌慌张张地进来报道：“大王师父！大事不好了！大营内已经有了准备，现在两个山头被官兵攻打甚急，请令定夺！”铁头僧一闻此言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也就慌忙说道：“尔等赶即将擂木滚石放下，务要死守，不得被官兵夺了这两个山头。若被他攻破此山，我等性命难保。”小头目得令，赶着飞奔回了山头，死力拒守，因此不曾失去。到得天明，小头目又复来报：“大王师父！现在官兵已退去，青龙岗、白虎岭均幸保无恙，擂木滚石打伤官兵不计其数。但不知大营内诸位爷们如何光景，也恐怕是败多胜少，怎么不见一位爷回山？其中必有不妙之处。”

正在那里说着，忽见熊海狼狈而来，一见铁头僧便哭拜在地。铁头僧忙问道：“那里胜负究竟如何？”熊海道：“师父！不必讲了，咱们总算上了陆老么的当了。现在万世雄、周鹿、韩豹、卫达、沈三魁俱被杀死，温球不知去向，所有喽兵尽遭杀戮，徒弟幸亏拼命杀出，方才逃走，回上山来，不然也要死在那里。为今之计，这个地方是住不得了，速速早寻去路才好。”铁头僧闻言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本师定与这黄天霸小子誓不两立！”正在怒不可遏，忽见陆老么抱头鼠窜而回，走到铁头僧面前伏地请罪。铁头僧道：“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？就被你说出那件妙计，要去劫营，你又探听不出人家已作了准备，而且你还自鸣得意，回来报信。现在弄得一败涂地，你尚有何说？”陆老么跪在地下战兢兢地说道：“非是徒弟打听不确，委系黄天霸诡计多端。徒弟到他大营的时节，分明见他们聚众饮酒，快乐非常；后又传令，叫各营一律安息。徒弟打听确了，才敢前来报信，那知他其中有诈。徒弟见识浅短，可是未及察出，现在徒弟自知罪不可赦，求师父作主便了！”铁头僧听了这番话，也知他并无他意，不过未曾识破官兵的诡计。现在山寨需人之际，若再将他治罪，山寨内分外无人帮助，不如仍然恕了他

的罪过，叫他奋力帮助，他必然感激我不杀之恩，也就死力战斗了。心中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乱报军情，本当推出斩首。尚念你并无他意，不过见识浅少，未能识破，误中敌人诡计。本师加恩格外，既往不咎。尔须知道，现在山中兵力已衰，从今以后，务要死力合众据守。但能保得那两个山头，这大寨尚可保全无恙。不然，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陆老么道：“徒弟蒙师父不杀之恩，虽粉身碎骨，亦不足报于万一。若是遇着敌人前来攻打，定竭力死与敌人相拒。但是寨中兵卒无几，兄弟已杀了殆尽，如何守法呢？”铁头僧道：“徒弟！这倒不要过虑。那两个山头，只要闭关死守，如有敌人前来攻打，切不可与他接战，但将擂木滚石打将下去，他自不能杀上山来。为今之计，熊海与你二人各守一山，你守青龙岗，他守白虎岭，不得再有贻误。若再疏忽，本师一定二罪并治！”陆老么唯唯退下，各去把守山头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等过了一日，便留张桂兰、郝素玉、褚标三人守营，其余出队，一同前往攻打聚夹峰。到了山下，分兵一半；黄天霸、何路通、贺人杰、王殿臣四人，攻打青龙岗，关小西、李公然、郭起凤、计全四人，攻打白虎岭。只听一声炮响，如潮涌一般飞奔上去，并力攻进。那山头上喽兵早已看见，也就赶着将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。那些兵卒打得头破血流，纷纷倒退下来。黄天霸也没法，只得暂叫兵丁稍息，再为进攻。一连攻了四五次，皆是如此，只得传令收兵。黄天霸等回到营中，即将前日来做细作的那个何三喊来问道：“你前日所说这山寨有条小路，只有本地土人知道，你可就此出去，代我拿一个土人前来，本统领有话问他。作速前去，不得有误！”正自吩咐，忽见巡营小卒拿进了一个来人禀道：“小的们方才行到后营巡查，见一个形迹可疑人在那里窥探。小的们恐怕他是奸细，因将他捉来听候示下。”

黄天霸听说，即着小军将那人带进帐中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谁人指使令你前来充作奸细，窥探本帅的大营？速速招出。若有半句不实，推出营门斩首！”那人吓得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小人实在不是奸细，是本地土人，姓林名保，家住不远。只因我到娘舅家去，由此经过，看见老爷这里颇为热闹，不晓得做什么，想进来耍一会。不料被他们拿住，硬说小的是强盗差做奸细的。小的实在冤枉，求老爷开恩。”黄天霸看了林保那种样子，确非奸细的举动，因说道：“你既不是奸细，本帅差你去做一事，你若去做得来，本帅不但放你，而且有赏；你若做不来，本帅定要把你作奸细办，推出营门斩首。”林保道：“小人愿做，听大人吩咐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可知这聚夹峰有几条路，可以上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前面谷口有一条路，后面走田家洼转过去，还有一条路。就这两条路，再没有第三条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田家洼离此有多远呢？”林保道：“不过五六里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认得吗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但知有这条路，却不曾到山上去过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可同本帅前去，将功折罪。”林保道：“小的不去！”天霸道：“为什么不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山上强盗甚是厉害，若被他知道，定要送小的性命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怕强盗杀你，不怕本帅杀你吗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怕老爷还比怕强盗好些；老爷讲理，强盗不讲理，譬如小的现在是被老爷人捉住，还问小的许多话，口说要杀小的，并不曾真杀。若被强盗捉去，早已头不在脖子上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无须怕，但同本帅前

去，可以保你。而且不要你上山，只要你将本帅领到那里，就叫你回去便了。”林保道：“如果这样，小的便遵老爷之命，带老爷前去。可是要交代明白了，到了那里，小的只管指明老爷的去路；若是叫小的上山，小的虽死也不去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本帅决不骗你，只要你指明本帅认得路径，你就回去便了。”林保答应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黄天霸换了夜行衣靠，即同林保上山。毕竟如何捉拿铁头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九回 黄天霸偷渡田家洼 众英雄大破聚夹峰

话说黄天霸向土人林保问明路径，心中大喜。当下就将林保留在营中，一面聚起众英雄商议，说道：“方才拿到一个土人，问明到聚夹峰的山后小路，现已将他留在此处，晚间叫他带同小弟前去。为今之计，李五哥、计大哥、李七哥、何大哥四人，可于三更时分，率领兵丁前去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岭；小弟带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偷渡田家洼，由山后小路上去，去打轩辕庙；褚老叔、关大哥、张桂兰、郝素玉四人，看守营寨。如此内外合攻，任他聚夹峰铜打铁浇，也要于今夜攻破。若再攻打不下，小弟誓不回营！”大家听说，齐声说道：“难得有此机会。这聚夹峰今夜必破了！”众英雄俱退出。

到了二更以后，天霸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皆换了夜行衣靠，各带单刀，藏好暗器，将林保喊进，命他带路，一路出了营门而去。不一会，已到了田家洼。林保便指道：“那边弯弯曲曲的，便是上山的小路了。”说着，又转了几个弯子，约有二里多路，林保便站脚不走，指定前面的路，望着黄天霸说道：“老爷，已到了，由此前往就是上山的那条路。小的闻得半路上，还有一道寨栅，有强人在那里把守，老爷们此去可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，那条路上不甚好走。”黄天霸听说答道：“你要回去，你就走吧！”林保也就走了。黄天霸便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顺着路径，攀岩附葛，爬了上到。走到半山，已望见前面有条寨栅。黄天霸一看，只见寨栅上钉着许多三棱钉，外面排着许多鹿角。黄天霸即拔出单刀，到了寨栅面前，先将鹿角砍去，正砍之间，寨栅里面已跳出两个喽兵，手执朴刀，向黄天霸腿上砍去。天霸身子一偏，顺着手劈面就是一刀，将一个喽兵砍倒在地。还有一个看见这个已被砍死，赶着就要逃走，早被贺人杰看见，赶上一刀背，正中那喽兵肩膀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跌倒在地上。贺人杰即走上前，将那个喽兵一把提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如要命，带领老爷们进去，指明铁头和尚的住所，便饶你的狗命；倘若不然，就是一刀将你杀死！”那喽兵一见，赶着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愿领老爷们前去，只求老爷们饶命！”黄天霸便走过来，一手提住那个喽兵，一手执着刀，叫他领路。那喽兵真是动也不敢动，直向前面领着黄天霸等一直上山。不一会已到山顶。天霸说：“铁头和尚住那里？”那喽兵道：“就在前面这个庙内。此是后墙，庙门还在前面。”黄天霸又将他提住，走了一刻，已到庙前。天霸手起一刀，将那喽兵杀死，命王殿臣、郭起凤从大门杀人；他便同贺人杰跳上墙垣，一路蹿房越屋，直向庙内大殿而去。

到了大殿屋上，先看明了出路，然后又向后面方丈而来。不一刻已到方丈。黄天霸即从屋檐上倒挂下来，向房里一看。但见那房里点着灯火，并无一人在内。复又仔

细一看，只见靠墙坐着一人，却不是个和尚，在那里打盹。天霸一想，“何不就将此人捉住，向他问明和尚的踪迹。”想罢，即飞身下来，一伏身即蹿进房内。那人正在那里打盹，忽然惊醒。见有一人身穿夜行衣靠，便即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到此地作贼？”天霸听说，也不与他辩白，赶忙上前，迎面一刀，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可认得老爷黄天霸吗？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即要大喊起来，天霸又将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晃道：“你喊就是一刀。”那人再也不敢喊了，只得跪下哀求：“老爷饶命！小的是服侍铁头和尚的人。”天霸闻言，因即问道：“老爷正要问你，那铁头贼秃如今往那里去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和尚因外面官兵前来攻打白虎岭、青龙岗甚是危急，他自己出去帮助把守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去前面山头尚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约一里路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可带领老爷前去，便饶你的狗命；不然，就是一刀，将你砍为两段！”那人答应。黄天霸便提着人出了房门，到了院内，忙将贺人杰招呼下来。走不多远，却好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也到。天霸就与贺人杰，押解着那人去到前面。走了一刻，只听喊杀之，震既璀着那人快走那人不敢怠慢。那人半走半跑，一刻的工夫，已到了青龙岗。天霸又向人杰说道：“贤侄，把这个人交与你，叫他领你去到白虎岭，可如此如此。”人杰答应，即走过来，将那人在天霸手中接过来，随即就往白虎岭而去。

且说天霸到了青龙岗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指挥众喽兵。天霸一见，便一声大喝：“俺老爷黄天霸在此！狗强盗死在头上，还不知道！轩辕庙已被咱老爷焚毁了，铁头僧已被咱老爷杀了！”说着就飞舞单刀，直杀过去。青龙岗今日却是熊海把守。熊海正在那里指挥喽兵，将擂木滚石往山下打去，忽听这一声大喝，那些喽兵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急欲逃走，无奈熊海在此，不敢就逃。只见熊海提了刀即向黄天霸杀来。天霸也就接着厮杀。那些喽兵一见他二人厮杀起来，晓得大事不妙，也就跑个干净。山下李昆等人，一见山上擂木滚石不往下打，知道上面已经得手，当即奋勇登山。大喝一声，俱已上了山顶。熊海正在与黄天霸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青龙岗已破，山下官兵俱已上山，兵刀齐施，乱砍乱杀。他正要逃走，忽见一个喽兵飞奔前来报道：“轩辕庙已经被火焚毁了！”熊海闻言，那里还敢恋战，只得抽身而逃。黄天霸见他逃走，那里肯舍，即取出金镖打去，正中熊海小腿，登时跌倒在地。天霸赶急上前，手起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直望白虎岭而来。不一刻已到，瞥眼看见贺人杰正与铁头和尚在那里厮杀，已是抵敌不住。黄天霸一声大喝：“贼秃休得逞强！咱黄天霸老爷前来擒你！”贺人杰见天霸已来，顿觉精神陡长，飞舞单刀，直望铁头和尚厮杀，如旋风般进。接着黄天霸等人，又一拥上前，将铁头和尚围住。铁头和尚也就飞舞禅杖，力敌众人，毫不惧怯。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听李七侯“啊呀”一声，登时跳出重围，向旁边蹲下。原来李七侯被铁头和尚禅杖打中右腿。黄天霸一见，更加大怒，奋起雄威，大喝道：“众兄弟奋力呀！不要将那贼秃放走呀！”一声未了，见刀枪棒棍，一齐如雨点一般打下。大家正奋勇格斗，此时白虎岭已被何路通、计全等攻破，登时拥上山来。铁头和尚见白虎岭已破，正在惊惶无措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山内火光冲天，知道庙已被焚，不敢恋战，要想逃走。不知铁头僧如何拿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回 恶战头陀凶僧被捉 扫清贼寨众将班师

话说铁头和尚被黄天霸等人，转得铁桶相似，虽欲逃走，插翅难飞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前后总是一死，与其逃走不出，被他们杀死，不若打死他们几个。我就死了，也还扯直。”于上大喝一声：“尔等不要走，看佛爷的家伙！”说着，端起禅杖拼命扫来，真如出水蛟龙，翻江搅海一样。只见他那条禅杖舞得神出鬼没，那个雨点都洒不进去。黄天霸等看了，个个伸舌，大家也就拼命杀上前去。不一刻，何路通房膊上，被禅杖扫了一下；幸亏让得快，稍慢一点，一只右膊已被打折下来，何路通只得负痛而逃。又一刻，计全的后背，也被禅杖头子点了一点，计全也就禁受不得，只得退了下来。李昆正欲一枪刺进，被他的禅杖一扫，一杆银枪折为两段。李昆也不敢恋战，只得退在一旁，在那里助喊。黄天霸见许多人杀他不过，心中好不着急。暗道：“若再被他逃去，咱们也不算人了！”于是急中生智，故意将身一缩，猛叫“啊呀”一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天霸已偷手将飞镖取在手内。铁头僧见黄天霸弯下腰去，又听他“啊呀”一声，以为他中了禅杖，即抢进一步打来。黄天霸就在这一个空儿，一个鹞子翻身滚在一旁，一撒手已将一只飞镖，认定铁头和尚面门打去。只听铁头和尚说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那只飞镖早已打中铁头和尚额角上面，陷进了有二寸多深。又听“啊呀”一声，铁头和尚已跌倒在地。大家一见，这才把心放了下来。便一齐走到他面前，先将绳索将他绑起，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，然后将镖拔下。他已是血流满面，不省人事。

此时陆老么见事不妙，已经逃走。不料走至半路，却遇着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在庙内放火回来，一见陆老么，接着就杀。陆老么见庙已焚毁，两个山头又被官军得了，那里还敢恋战，恨不能插翅飞去，逃得性命，犹如升天一般。那知心内越慌，手内的兵器，不必说与人家对杀，连招架都有些不灵活，因此被那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擒住。那些喽兵是不必说，早已逃走去了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将铁头僧、陆老么推在一处看守。黄天霸便率领着众兵丁，前前后后搜寻温球他的家属。各处寻了一遍，只是搜寻不出。忽然寻到一个马棚内，见里面有呻吟之声，大家进内一看，只见两男一女在那里上吊。众人一齐上去。将三人解了下来，当时就问了一遍，原来就是温球与他妻子。黄天霸便命人将三人绑了，也抬到里面，与铁头僧一齐放下。你道温球如何同他妻、子在马棚内上吊？他也因大势已去，无处可奔，与其被官兵擒住，解到淮安斩首，不若寻个自尽，就使官兵寻出，见他已死，也可就此算了，不再杀头问罪。那知他恶贯满盈，不能容他不受国法，所以将要自尽也不能由他，还要被天霸等搜出，带回淮安，以正国法，可见天理不能违背的。且说黄天霸等人见山寨已扫清，强人业已捉尽，并

未逃走一人，心中大喜。又命众人将放火扑灭，又命到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，将山寨也放起火来，烧得个尽绝。又将大寨内所有的金银财宝，一齐查明清楚，派了两个小军在山上看守。于是大声喝令小军，抬着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父子夫妻，一起押解下山，回到大营。

当有关小西同褚标、张桂兰、郝素玉迎接进去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当日营中大排筵席。此时金大力的伤痕已好，李七候、何路通二人并未受甚重伤，大家就在大帐内痛饮起来，直饮到二鼓方才散席，说不尽那般快活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即命小军到山上，将所有金银财宝，一齐抬到大营，以便带至淮安存库，不一刻，小军已将金银财宝等送到。天霸又复点明，寄存一旁，又饬令小军将所有杀死的士卒，查点清楚，共计死者若干。小军查明，一会子来报：共计杀死兵丁二十四名，受伤兵丁二百一十六名。黄天霸即命：将杀死者赶紧葬埋，受伤者带回淮安医治。小军答应，又去将死尸埋好。诸事已毕，大家休息一日，预备班师。过了一日，黄天霸即命拔队转回淮安。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。天霸命兵丁仍归各部。当日就率领众人，见了施公。行礼已毕，施公将以上情形问了一番。天霸也细细禀了一遍，施公大加慰劳。当下命令：将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夫妇父子共计五人，一同交山阳县分别收监。黄天霸等回衙门的回衙门，执旧事的执旧事。过了一日，施公又将铁头僧等五人提出监来，问了一堂。铁头僧等直供不讳。施公即命黄天霸监斩，将铁头僧等五人，分别绑赴市曹，按律斩首示众。于是聚夹峰一案才算清楚。

过了两月，施公在书房内看书史，忽然奉到一道圣旨。施公当即排设香案，跪接圣旨。即拆开，诵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当下谢恩已毕，回到书房，即传齐黄天霸等，说道：“本部堂方才奉到圣旨，因仁寿宫有御用宝马一匹，忽然遗失，不知去向。在京文武各官缉获殆遍，查无下落。今奉上谕：勒令本部堂限半年之内缉获原物，恭送进京。这不是一件难事？叫本部堂如何复旨呢？”大家听了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毕竟这御马为何人盗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一回 施贤臣说词激猛将 黄总镇负气访强人

话说施公忽然奉到一道圣旨，当即开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原来当今皇上，有一匹日月骠骠千里龙驹马，真是价重连城，世所罕有，忽然不知去向。当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，实系为巨寇所盗。京内各官自九门提督，以至五城兵马司、捕盗局等，无日不明查暗访，缉获御马，追拿大盗。怎奈缉获虽严，却是毫无影响。这日，便有值殿大臣奏明圣上，请飭令外省各督抚州县，一体查获，务要追寻御马，捕获贼盗。因此当今想起施公面前，有个黄天霸，现为漕标中军副将（遇缺即补总兵官）——此人猛勇过人，屡获巨寇，迭破大案。因此飭令施公，指明勒令黄天霸将盗取御马之贼寇，并日月骠骠马，限半年内一并缉获交出，将宝马驰送京师验明无误，再行升赏。

施公奉了这道旨意，当将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昆、李七候、褚标、朱光祖、贺人杰、张桂兰、郝素玉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，传入署内，告明一切。大家听说，俱各大惊失色。暗道：“这件无头公案，从哪里办起？可不是件难事？”施公见众人不回答，因说：“本部堂想来，这件事甚不易办，虽然黄贤弟武艺出众，功绩昭然，久为圣上器重，但是这御马，既为盗贼窃去，这盗马的贼寇，自必隐姓埋名，伏在偏僻处所，或深山野洼，或高岭深渊，从哪里知得消息？且又不知姓名，毫无影响。纵然黄贤弟虽有通天本领，亦未必得知。而限期又促，只有半年，这事从何处着手？若是据情复奏，又怕违旨。不若乘此将为难之处，婉转复奏上去，请旨另派精明强干之人，悉心缉访，黄贤弟帮同缉获。即使不能访出，黄贤弟亦不致因此获谴。不过此等奏章一发。虽与黄贤弟没有什么大责任。究不免减却黄贤弟半世英名，然亦无法。不知黄贤弟及诸位贤弟意下如何。”施公这一番话，说得虽然婉转，外面看似代黄天霸分身，其实用的是激将法。只因黄天霸生性如此，若但令他遵旨缉获，他虽不敢违背，究竟怕他不肯为力。因此不说他能缉获，只得请旨另派精明强干，武艺过人，胆识兼优之辈，悉心缉访，不过于英名上有些减色。黄天霸向来好名心重，别人办不来，做不到的事，他偏要去办去做，等到成功之后，却争了这个名字，那怕龙潭虎穴，为这名字上，也要拼死去的。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，惯用这个激将法激他。

那知黄天霸在先，本有个为难的意思，也知道此事实不在容易办。及至听了施公这一番话，不觉气往上冲。黄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某自从江都承恩提拔，以至今日执鞭随镫，历有十数年之久。是凡大人差遣之事，某无不赴汤蹈火，力效微劳；虽无大功，总未累及大人有获谴之事。今御马为强人盗去，此乃国家无价之宝，即非明降谕旨，也当一体缉获，方是为臣的道理。况某上受国恩，理应协力拿获，无论获谴与

否,稍尽其力,藉可上报朝廷。况今日即明降谕旨,飭令某悉心查缉,则是朝廷高厚之处,某焉敢辞?若以难办推诿,畏缩不前,不但有负国恩,有辜大人提拔之德,便是某自己也觉惭愧!某这贱名原不敢说四海皆知,晓得的却也不少。难道即因此一事,将从前的英勇微名,因而埋没?某也不肯甘心受人耻笑。况某有此六尺身躯,既为国家之臣,即为国家所有,即使捐躯报国,亦分所当然,何能因畏难而自惜残质?若谓毫无影响,无从着手,则盗御马的,必有一个人在那里。只要费些工夫,暗暗访查,自然有个水落石出。常言道:‘天下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’只要用心,还怕查不出吗?等到查明出来,任他三头六臂,虎穴龙潭,某黄天霸若说半个怕字,也不算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,出色惊人的奇男子!总要将那宝马取了回来,亲自驰往京师,恭呈御览,那时才显得某不是畏难苟安之辈。大人但请放心,某若不将御马盗回,誓不立于天地间!”这一番说罢,只见黄天霸气浮于色,好比受了一肚皮的委屈一般。

施公听他这番话,暗暗夸赞他有胆识、有忠心,虽然好名太甚,却是难得。因想道:“他既如此,爽性再激他一二句以坚其志。让他由此功名成就。为一朝梁栋,有何不可!”因又说道:“黄贤弟,你虽有此忠荃之心,代国家出力,原是难得。但是凡事必三思而行,本部堂细细想来,这御马既为盗去,若非有出色惊人的本领,他也不敢前去盗马。不必说捕风捉影,消息毫无;就便访到下落,恐怕那个盗马的强盗,本领不在贤弟之下,贤弟却不可因一时豪气,不往后想,只管卤莽从事。虽然是奉旨的要案,不能违旨;若照本部堂方才所说,也不算违背。不过自家的责任,究竟轻松许多。至于少减英名,这也算不了一件大事。而况名之一字,足以累人,又何必定争不已?若照贤弟所说,能将御马取回,强人访获,自然是留名千古;若其不能,限期一满,势必见责,那时反将从前英名减尽。本部堂为贤弟计,仍以三思为是。”黄天霸听说,更加气往上冲,望施公说道:“大人!某虽不才,未免小量某太甚。难道这强寇有三头六臂,这御马会飞上天去不成?只要这桃花御马不曾飞上天去,任那盗御马的有九头十八臂,我黄天霸拼这一死,总要将那强盗捉住,碎尸万段,定将御马去取回,方雪今日之恨,方显我黄天霸的手段!某之志已决,请大人不必疑心了。某便今日告假前去查访。”

施公正欲说话,只见褚标一旁插言说道:“黄贤侄!你也不必如此作急。大人的美意,我也知道,并非不让你去,且非怕你查访不出,不过用这些话警戒你,不可卤莽,细细访查。你不明大人的厚意,反而仗着自己的性子暴躁起来。我有一言,最为平和,说出来大家斟酌。”不知褚标说出何言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二回 奸猾贼留书露信 英勇士暗访明查

话说褚标在旁插口说道：“黄贤侄不必负气。我有一言，大家商量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有何言语，即请说出，以便大家商议。”褚标道：“在老朽愚见：最好请大人一面出奏，言明遵旨，惟限期太促，请旨宽期日期，约以一年为度，俾可从容仿查；一面令黄贤侄明查暗访，得有真实消息，可赶紧回来送信，以便大家同去。如此办法，既不违背朝廷旨意，又可令天霸如愿以偿，所谓两全其美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听罢道：“老英雄所见，与本部堂略同。便照老英雄所言，据情复奏。但黄天霸如果得有真实消息，还要请老英雄助一臂之力。”褚标道：“好在老朽在署终日无事，就与天霸同行，往各处一游，也可稍练筋力，且可助天霸成功，有何不可？谨遵大人吩咐便了。”施公听罢便道：“能得老英雄同去，吾无忧矣！某当即日具奏，请旨展限日期。”此时天霸见施公已允他前去查访，并请旨展限，好不欢喜，当即辞出。大家亦俱告退，各回本署，各就本职。施公即便拟了奏本，反复看过，伤人缮写，准备明日即发。

施公晚间用过了晚膳，在书房内灯下观看书史。约有二更时分，忽见从窗户外送进一封书来，上写着“总漕施公赐览”。施公一见，吃惊不小。暗道：“此是何人送来？”因将书信拆开，只见上面写着十六字，乃是：“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欲访此人，即在其间。”施公看毕，不知何意，想了一会，仍是不知用意。只得将施安喊进，告知明白，令施安传知外面众人：小心防护，恐有刺客来到。施安答应，去到外面告诉了众人，于是李昆、计全等人得了这个信，来书房问明一切，施公又将大略情形说了一遍。计全道：“在末将看来，定非刺客一流。实系为那盗御马一事。只因此间奉了圣旨，饬令黄天霸访查缉获。这盗马之人，必然暗中打听，晓得大人令黄天霸去访。又因大人说毫无影响，他却送一封信来，露些风声，而又不将名姓说出，是令黄天霸作难。末将所见这人本领定不可及，不但在末将等之上，恐黄贤弟也未必有此本领。”正在谈论，忽听屋上有人说道：“尔等不必妄自议论，可转告施公，速令黄天霸前去讨取宝马便了。俺去也！”计全等听了此言，即刻飞上屋檐，预备兜拿强寇。那知计全等人上得屋面，四面一看，连一些人影也看不见。于是大家又前前后后，各处寻了一遍，那里有一些形迹。将至四更，大家才停下来，回明施公，各去安歇。施公亦明知此人断不前来相害，也就安心睡觉，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施公起来梳洗已毕，正欲令人去传天霸，却好天霸已得着昨晚有人留不露姓的信，早已进来，先向计全等人备细问了一遍。计全等也就细细告知明白。然后天霸便走进书房，给施公请安已毕，侍立一旁。施公道：“黄贤弟！可知昨晚此间有

人送进一书信，上面写着‘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欲访此人，即在其间’十六字？本部堂据理寻思，不知是何解说。后来将计全等人传进来，告知他等，令他等小心防护，恐有刺客到来。计全反说此人决非刺客，定为盗御马一事，来此稍露消息。正在谈论，忽听屋面上有人说道‘不必妄自谈论，可请施公速令天霸前去，讨取御马，俺去也’这几句话，计全将军等人听道此话，即刻追踪而去。那知上了屋面，寻找了半夜，连一些形迹也没有。黄贤弟你道奇怪不奇怪？难道此人是神仙不成？才说了一句话，即刻便不知去向。若非神仙，此人必非寻常之辈。据他所言，令贤弟前去取马，那所失的桃药御马，一定是此人盗去了。本部堂仔细想来，他既然令贤弟前去取马，为何又不将地名明白说出，只留这不明白的十六个字，令人猜详，好不令人纳闷。黄贤弟你看此人，究竟姓甚名谁，居住何处呢？”天霸道：“据吾看来，御马定为此人盗去。他今前来送信，是他要在此显显本领，看吾敢去不敢去的意思。此人既来，吾焉得不去？那管在天在田，或上或下，吾务要将他访明下落，擒获出来，把马交出，方不愧天霸半世英名。”施公道：“虽如此说，贤弟却不可恃才傲物，目下无人。就便访出下落，也须商妥而行，万万不可卤莽，自贻后患。”天霸道：“谨遵大人吩咐。总兵之意，即于明日出署，先在就近查访一番。若能访得消息最好，若访察不出，必得远至邻省，细意密查，总期访出盗情，取回御马，捉住强人，方才甘休。不然，暂时也不回署。”施公道：“也不必如此说法，但能细意慢慢访查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总兵明日就动身去访，不再进来叩辞。如果就近地方查访不明，再回来一趟，然后再去。大人但请保重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但愿贤弟此去早早得手，立此大功。本部堂专等佳音，为贤弟庆贺吧！”天霸唯唯，当即辞出。又与计全等人熟商了一会，然后回转自己衙门，稍事收拾，准备先往就近地方访查数日，再作计议。次日一早，即扎束停当，带了银两、包裹，别了褚标、张桂兰，径自出门而去。褚标将天霸送出城外，一路上又叮嘱许多言语：总令他不可负气好胜，慢慢访查。若就近地方访不出来，须早日回来，再作计议。天霸亦唯唯答应。于是天霸去往各处查记，褚标亦即回城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阜宁县杨家庄，出了一个命案。这杨家庄本是一个极大的村落，聚族而居有百十户，俱是姓杨。内中有一家名唤杨士兴：妻子王氏。老夫妇两个，生有一子，名唤大富。这大富曾习杂货生意，向在苏、杭一带贩卖杂货，今年二十六岁，于二十三岁上娶亲。岳家姓吴，也是阜宁人氏。其妻吴氏，比大富小一岁，今年二十五岁，于二十二岁上过门，生得颇为美貌。过门之后，与大富极相恩爱，事奉翁姑亦最贤孝。大富娶亲三月，亲往杭州贩卖杂货，本约定年终回家。那知到了杭州，因有一个至好朋友与他合本，前往闽、浙贩卖桂圆，因此一去三年。虽然获利甚厚，未免归期太迟。这日捆载而归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三回

数载归来一朝死去 百身莫赎两个含冤

却说杨大富自闽、浙贩卖杂货，颇获厚利，捆载而归。这日到家，父母、妻子自有一番阔别情怀，天伦乐事。杨大富先给父母请安已毕，又问了许多家中情事。他父母也问了许多福建、浙江各处的风景，彼此俱诉说了一遍。他父母因儿子平时最喜吃活鲫鱼，今儿子老远地归来，当下便命媳妇吴氏烹鱼笋。吴氏既奉翁姑之命，便去烹鱼烧笋，一刻儿俱已齐全。真个五味调全，又煮了两壶酒，于是父母、妻子团聚一果，心下更加喜悦，大家俱各畅快，说不尽那天伦之乐，骨肉之欢。因此大家就痛饮起来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才算吃毕。一会子点上灯火，所有杯盘碗盏，均有吴氏撤去，亲到厨房收拾一番。杨大富即与父母在室中闲谈。不一刻，吴氏将锅碗收拾清楚，也就回转堂中。老夫妻见媳妇收拾已完，此时已有初更时分，便暗存了一个爱子之心，因与大富说道：“我儿沿途辛苦了，你早些睡去吧！为娘的为父的，今日多饮了两杯酒，也有些困倦起来，也要去睡了。”他们说罢，便提灯进房。这里小夫妇也就拿了灯，一同进房安寝。这一夜被底情柔，枕旁私语，自然说不尽那千般恩爱，万种绸缪。常言道：“久别当新婚”。其言虽俚，其情的确。一宿无话。

那知器满招覆，乐极生悲。等到次日天明，吴氏一觉睡醒，因昨晚婆婆吩咐早些起来，代丈夫检点物件，不敢违背。一经梦醒，便即起来，又低低的唤大富道：“你醒醒，我起来了，你独自再睡一会吧！”唤了好几声，只是不应。吴氏因笑骂道：“懒郎！怎这般好睡？敢是假装不醒吗？你会假装，我偏要将你唤醒。”因即隔着被向大富身上摸了一回，那知大富仍是不醒；又觉得他身体板硬。吴氏暗自疑惑道：“如此乱推，何以还不醒来？这也奇了，为何摸他身上，这身子是板硬的？不似昨晚上床时那样身体。难道有什么怪事不成？”愈想愈疑，因将手探入被里，向大富身上一摸，那知遍体冰冷，毫无一点热气。吴氏这一吓，可实在吃惊不小。复又向大富脸上一靠，也是冰冷透骨，鼻孔呼吸毫无——原来杨大富早已死去。吴氏此时，真如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一般，本来要痛哭一场，怎奈惊恐太甚，过于作急，不但哭不出，连话也说不出。好容易挣了一会，才大声说了一句：“不好了！”这一声可实在惊诧之至。说这句话，便呆立床沿，第二句话再也说不出。

却好对房里老夫妇也早睡醒，忽听媳妇喊了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那种声音急诧得极。老婆子便大声问道：“媳妇！你为着何事，如此大惊小怪？”老婆子问了好几声，见对房中只是不答应。因说道：“怎么不答应，难道真有什么不好的事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敢是媳妇睡魔了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我刚才听见媳妇低低喊大富的，怎么会睡魔？”因又喊：“大

富所为何事？”那知再喊不应。老婆子着急道：“其中必有缘故，我倒去看看。”一面说一面穿了衣服，来到对房去推房门。里面闷着，推不开来。只得将门打开，走进房内一看：只见她媳妇吴氏瘫在床前地上，面如白纸，口角流涎，已是吓昏过去。老婆子一见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忙上前，一面去拉媳妇，一面喊儿子道：“大富！你还不快些起来，你媳妇昏过去了。快起来去取姜汤。”一面喊说，一面已将吴氏扶坐起来，复又喊杨士兴过来，帮同看视。杨士兴听说，也就抢走过来，看见老奶奶扶着媳妇；又见媳妇面如纸色，只有出气，没有进气。杨士兴见着不忍，只得骂着儿子道：“你这该死畜生！你不在家，为父母的全亏你媳妇小心服侍，并没有一件不贤孝的事情。你为什么才到家中，就将媳妇气得如此？还不给我快快起来，去烧姜汤来灌。”骂了一顿，那里见大富答应？杨士兴也就疑惑起来，正要上前去拉他，只见他媳妇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两字：“苦呀！”说罢，又不言语，惟有两眼流下泪来。老婆子见此光景，只得劝慰，说道：“我儿不要如此。儿子有什么委屈你的事，只管对为娘说明，有为娘代你理直，切切不可如此气恼！”此时吴氏虽然口不能言，却已醒转过来，耳内听婆婆如此说法，真正文不对题，连忙摇头，又将手指着床上。老夫妇误会其意，还是疑惑儿子给他受了委屈，仍然絮絮叨叨“有为娘代你理直……”的话头。吴氏实在着急，这才死命地说出两句话来。带哭道：“娘呀！他……他已是死了！”老夫妇见他说出一个死字，便大惊问道：“那个死了？”吴氏又连哭带说道：“你儿子好端端的，不知何时竟死在床上。我好苦呀！”老夫妻一闻此言，老婆子便大哭起来。杨士兴还不相信，暗道：“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一夜就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走到床前，将被掀开，近前一看，果然僵卧床上。再用手向他身上一摸，直是体冷如冰，毫无呼吸。于是杨士兴就大哭起来。老婆子见老头子大哭，知道儿子真死了，愈加痛哭不已。翁姑婆媳一齐跌足捶胸，哭儿的哭儿，哭夫的哭夫，嚎哭之声，直达户外。

这一哭即惊动了左右邻舍，那些族下不知所为何事，也就打门进来，见杨士兴嚎哭不已。大家先问了个大略，然后将士兴等劝住了哭，复又细细问了一遍。大家也是疑惑：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昨日才回家，今日就会死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内中有个族长，是杨士兴再从的堂叔，此人性情奸猾，刁恶非常。平时人家无事，他况且寻事去做，好于中取利，今见士兴家闹出这样一个大祸事来，他却有了主意，居心想在这件事上得一注大横财。当下因即冷笑，说道：“大富昨日回家，今日便死，其中也没有什么缘故，显系身死不明。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。”又望杨士兴说道：“你们只知道乱哭，就算代儿子申了冤不成吗？你媳妇平日虽然贤孝，可知道‘知人知面不知心’。在我看来，这其中必然有些不妥。还不快些将吴家的人唤来。我们大家也好说话，给你儿子申冤！”杨士兴夫妻听了这番话，半疑半信，也只得着人到吴家送信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四回 未亡人明心求殉节 刁族长得意代鸣官

话说杨士兴听了堂叔杨怀仁这番话，不免半信半疑。因暗道：“不论是身死明与不明，也该去吴家送信。”因立刻着人前去。原来吴家也是阜宁县的大族，在有名的吴家甸。这吴氏之父，名唤吴有德。他妻子李氏，膝前有两儿一女，女儿就许配杨大富为妻。这吴有德为人忠厚非常，实在是个有道长者。家里也有些薄薄的产业，在吴家甸居住，就要算他是个首富。自女儿嫁到杨家之后，除非家中有婚丧喜事，才将女儿接回来过两日，事完之后，又将女儿送回夫家。虽常有旁人说道：“你女婿久不在家，就留你女儿多住一两个月，也不算什么事。”吴有德听了这些话，便与人争论道：“女婿在家，将女儿接回来多住些时日，他翁姑自有女婿侍奉。女婿不在家，便仗着我女儿侍奉他父母。我若将女儿接回来，则女婿的父母又靠谁人侍奉？”这是向旁人说的话。及至向他女儿所说，皆是叫他善事翁姑。留心家务。却好吴氏也从未违背，总是唯唯听命，所以在杨家也极其贤孝。这日吴有德正从外面回家。忽见杨家有人前来送信说，女婿于昨日回来，今一早不知如何便会身死，请他赶紧前去。吴有德听了此话，真是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。因问来人道：“究竟大富因甚病死的，你可知道吗？”来人道：“听见说大富是身死不明，所以请你老人家赶紧前去商议。”吴有德只得进内，大略告诉妻子李氏一遍，李氏也吃惊不小。当下夫妻两人即刻出了门，雇了一辆车子，趲赶前去。吴家甸距杨家庄有二十余里，不一会已至杨家。

未入大门，吴有德夫妻便一路哭了进去。杨士兴夫妇见亲家已来，吴氏见父母俱到，于是大家又哭起来。惟有吴氏哭昏了几次，真是哭得肝肠寸断，死去活来。好容易慢慢劝住了哭。吴有德先问了一遍，如何身死情形，杨士兴即大略告诉了一遍。吴有德又细细问了女儿一遍；吴氏也就细细将始末根由，哭诉了一遍。因道：“我的爹妈啊！你女儿也不要活了，就此随你女婿一齐儿死了，免得你女儿有冤无处申，死了丈夫还落个不美之名。不如从此一死，也可表表心迹！”说着，就一头向壁上撞去。杨士兴的妻子在旁看见，赶紧抢上一步，将吴氏一把拉住。说道：“我儿！你不要如此，你的心迹，为娘是知道的，是非自有公论。好在你爹妈俱已在此，我儿子虽说死得不明不白，总不能够说是你害死他的。大家商议起来看，如何代我儿子申冤！不然，你的冤枉也无处申，我的儿子也不知因何而死。”吴氏听了这番话，虽觉得有理，总以死了干净，免得随后纠缠，口口声声，直是要死。吴有德明知女儿决不能得个水落石出——女婿到底因何而死，所以存了这个心。因道：“我的儿！你切切不可寻死觅活，虽然痛夫心切，你翁姑却无甚他意。但是女婿身死不明，连我也有些疑惑。在我看

来,倒是去县里报报案,请县官前来相验一回,你也可明一明心迹。就是女婿也可弄清他是因何身死。你若现在死了,在知道的,说你是大义殉夫;在那不知道的,还说你畏法身死。你此时可死不得,等将来有了水落石出,你那时再死不迟。”这一番话,说得在情在理。吴氏本来决计殉夫,甘心死节,现在听了父亲这些话,忽然大悟。暗道:“我此时可实在死不得,就便我没有良心,也要代丈夫申一申冤枉,才对得起他。”因此一悟,也就将死抛在一旁,专等报官相验。那杨怀仁初意说了许多唆使的话,本想吴有德暗暗买嘱他,便好得些钱财,再来说项。现在听见这番话,这报官相验一层,反出在吴有德之口。因道:“我这侄孙昨日始回,今日便死,其中显有情弊。不怕你亲家见怪,光景非鸣官不行。”吴有德听说也道:“你老人家言之差矣!我本来也是此意。但是报官一层,从无母族去报之理。亲家翁是分不开身来,此外又无人可去,在我看来,莫若就烦你老人家进城一走。好在你老人家也是杨家族长,此事也应该问的。我等当在尊府,恭候本县到此相验,好见个明白。事宜早办,就请你老人家进城一走罢!”杨怀仁被吴有德这番话,说得顿口无言,又不好不去,只得答应着前去报县。说着,当即出大门,匆匆的直往城里而来。

进了城,到了县门。却好这日是放告之期,便请人写了一张状词,即刻呈递进去。阜宁县接到这案,见是“谋毒亲夫”重案,当即准词,飭令:“预备尸场,听候相验。”杨怀仁见准了词,也就立刻出城,直奔杨家庄送信。当有本庄地保预备尸场,听候县官前来相验。到了次日,约有巳牌时分,阜宁县带同差役、仵作乘轿而来。及至杨家门口,降舆而进,即刻升坐公案。先提原告杨怀仁略问数语,又提被告杨吴氏至公案前,略问一遍。吴氏便将前后的情形,哭诉了一遍。因道:“小妇人丈夫身死不明,总要求大老爷申雪!”阜宁县正欲下问,杨士兴便跪在地下,向上说道:“儿子杨大富身死不明,求老爷从公申雪!”阜宁县向下问道:“你是什么人!”士兴道:“小人是死者的父亲。”阜宁县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士兴道:“小人名唤士兴。”阜宁县道:“怎么那状词上不是你的名字?何以怀仁反是原告?本县可不明白。”士兴道:“怀仁是小人从堂叔父,小人因不能分身进城,所以请叔父怀仁前去喊冤。”阜宁县道:“原来如此。”一面问活,一面察看吴氏动静;只见吴氏跪在地下嚎啕痛哭,实在不是谋害亲夫的情状。而且吴氏端庄诚实,哀毁之至,又非那淫泼一派。阜宁县此时已知道其中定有奸人唆使。又将杨怀仁望了一回,觉得杨怀仁颇非善类之人。看了一遍,因飭令仵作:“悉心检验,据实详报。”仵作答应下去。不一刻,喝报上来: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,委系中毒身亡,余处并无伤痕是实。”阜宁据报,复走出公案,亲视一周无误。因命填了尸格,飭令先行收殓。所有原、被告带回衙门再讯。毕竟杨吴氏是否谋害亲夫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五回 法外推情恩准视殓 事后报案意图雪冤

话说阜宁县姓颜名继祖，山东人。是个两榜出身，屡膺要缺。清白自持。而于这命案上，尤不肯卤莽从事，惟恐有冤抑等情。所以颜县令沉吟良久，因望杨士兴道：“尔子虽然中毒身亡，其中不无冤抑。据本悬察看，尔媳亦非凶恶之妇。本县此时却不能草草定案，即谓尔媳谋死亲夫，必须带回衙门彻底根究，才能定讞。尔子既已身死，尔可妥为收殓，本县将原、被告一并带往衙门审讯便了。”杨士兴听了这话，感激非常，因跪下求道：“求大老爷公断，总期儿子含冤得白，大老爷便朱衣万代了。”颜县令点头，正欲飭差将原、被告带往，忽见吴氏跪下哭诉道：“小妇人求恩暂免带往，俟丈未收殓已毕，小妇人亲视含殓，稍尽夫妻之道，然后再奉提听审，按法处治。若此时便去，小妇人实在不忍。自小妇人嫁夫三月，丈夫就出外经营，一别三年，未克稍尽妇职。满望此次回家，得遂偕老初愿。不料昨归今死，此为小妇人意料之所不到，抑亦小妇人命该如此，猝失所夫。虽是不美之名，小妇人亦惟有一死报之，使地下人知我无他，小妇人纵死亦得瞑目。若竟舍此而去，即使仰邀冰鉴小妇人并无谋害亲夫情事，发放生还，那时小妇人虽有余生，对于地下人多有负疚。所以求大老爷恩准亲视含殓，趁此相对片时，聊当相伴。过此以往，须等大老爷治罪之后，未亡人伏法之时，才可得见于地下呢！”说罢痛哭不已。吴氏说了这一番话，不但吴氏自家痛哭，就是杨士兴夫妇、吴有德夫妇，以及左右邻舍，杨家本族人众都哭起来。就是颜县令也不免涕泗滂沱，闻之酸鼻。因暗道：“这样一个贤德妇人，说他谋害亲夫，本县实在不信。又何以尸身实系中毒身死，真令本县难办此案了。也罢，且准他亲视含殓，再行带往复讯便了。”心中想罢，因吩咐道：“姑念你一再哀求，从宽：着俟尔夫殓后，即行到署候讯。原告杨怀仁着暂行管看，一并候提。”颜县令吩咐已毕，打道回衙。

这里杨士兴便请了许多人，进城制备棺木衣衾，诸事已妥，然后入殓。吴氏三番二次，哭晕在地。那一种可惨情景，虽铁石心肠人，也没有不见此垂泪的。杨士兴夫妇，吴有德夫妇，一是痛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媳妇如此哀痛，又不象是他谋害的神情；一是痛女儿死了丈夫，还落个不美之名，免不得匍匐公堂，出乖露丑。大家俱有心事，也是哭个不了。又听吴氏哭诉道：“我的亲人呀！你把我抛得好苦！我担不美之名，还是小事，究竟你因何而死？死得这不明不白，叫人好不伤心！但愿你这不白之冤，早些儿申雪出来，你这不肖的妻子，就死也可瞑目。我的夫呀！你这魂灵儿须要有些灵验才好哇！”一面诉，一面哭，真个哭得死去活来。吴有德夫妇也再三劝慰道：“我儿！你的心是唯天可表的，只要县太爷断明女婿究竟如何中毒，我儿就可落得个清白

身子了。就便此时殉了节，终究是不明不白，也不知谁是谁非。在我看来，还是养着些精神，明日好去公堂上辩白的好。”吴有德夫妻劝说了一回，吴氏才算隐忍。此时已是天晚了，大家安歇一夜。吴氏虽然睡在铺上，那里睡得着，却又哭了一夜。次日，一早起来，两只眼睛已是红肿合缝。大家也俱起身。吴氏垢面蓬头，麻衣如雪，勉强吃了点饮食，度度正气，便催着翁姑父母率领他进城，亲自赴县报到。杨士兴夫妇、吴有德夫妇，也不便拒却，也就收拾预备出门。杨士兴又在庄上雇了两辆小车，给吴氏等人乘坐。吴氏又到大富灵前磕了两个头，哭诉了两句，然后上车，直往城中而去。

不一会到了县衙，由杨士兴报到已毕。颜县令知道，立刻传谕：值日班好生管看，并将原告提到，听候午堂审讯。差役答应下去。不一刻已至未末申初，颜县令升堂，书差衙役齐立两旁。县令命先带原告杨怀仁听审。差役即刻将杨怀仁提到跪下，往上叩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侄孙被吴氏谋害身死不明，求大老爷申雪。”颜县令问道：“尔说你侄孙被吴氏谋害，尔何以知其细底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居已死侄孙家隔壁，十六日见侄孙作客归来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过了一夜就会身死？若说他因急病所致，又何以早不得病，迟不得病，偏在第一日回家，第二日就得病而死？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？而况侄孙妇自从嫁与侄孙之后三月，侄孙便出外作客。平时见侄孙妇外似庄严，内实轻佻，难免毫无外遇。求大老爷严加审讯，必得其情，俾侄孙不致含冤莫白！”颜县令道：“尔说侄孙系为尔孙妇谋害，尔能指出实据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不必再指实据，大老爷已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委系中毒身亡，此即谋害的真凭实据。但求大老爷严讯，自能水落石出。”颜县令道：“本县看尔孙妇痛夫甚切，并无乐生怨死之意。恐怕尔侄孙并非尔孙妇害死，其中另有别情吧！”杨怀仁道：“大老爷明鉴。在大老爷已经验得中毒，若非侄孙妇谋害，难道还是侄孙自己服毒以寻死吗？再不然，父母将他害死？天下万无此理。若谓自己服毒，侄孙在外经商，获利甚厚，又无不了之事。今始归来，正好叙天伦之乐，何以自寻死地呢？总求大老爷明察。”颜县令道：“据尔所言，尔的侄孙定是尔孙妇谋害无疑了。本县可有一事不明白，尔侄孙身死，何以他父母不喊控。偏是尔前来代他申冤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大老爷明鉴。小人既为杨氏族长，是凡本族无论大小事件，理应小人出问，何能置身事外？而况堂侄痛子情深，已三番两次欲自寻死地。小人见如此情形，侄孙已身死不明，何能眼见堂侄自觅死地，置之不问？又因堂侄委顿不出，特地嘱托小人报案禀控。不平之事，外人尚可代庖，何况一族，又何况一族之长乎？大老爷未免错怪小人了！”

颜县令被他抢白了一番，本待急欲申斥，又因他所说并非无理；而且杨大富实系中毒，不免有不实不尽之处，且待问明之后，再作道理。因此暂为隐忍，不及申斥。当下说道：“尔且退下，带杨士兴问话。”杨怀仁答应，退下一旁。差役将杨士兴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杨士兴向上叩了一个头。颜县令问道：“尔子身死，据尔叔禀控：谓系尔媳谋害。在本县看来，尔媳似非狠毒之人，未必下这毒手。究竟尔媳当尔子在外经商之时，有无流动情事？尔终日在家谅可知悉，尔不妨据实陈明，本县令好代尔子申冤。”杨士兴哭诉道：“若说儿子不在家，媳妇也不曾忤逆；也能操持家务，并没有什么不安

之处。不知为什么儿子才回来，他就下此毒手，将儿子谋害死了。总求大老爷申冤！”

颜县令听罢点点头，又命退下，便叫带吴氏听审。不一刻，差役将吴氏带进。颜县令望下看去，只见吴氏垢面蓬头，麻衣如雪，悲痛之状，有奄奄欲绝之势。低着头一步步望前慢慢走进，到了堂上，向公案前跪倒，便向上磕了一个头，匍匐在地，口中哀哀哭诉道：“小妇人蒙恩提案，求大老爷明镜高悬，从公判断。只要生无负屈，死不含冤，小妇人虽罪拟凌迟，也不算愧对亡夫于地下了。”说罢，哀哀哭泣不已。颜县令见此情形，闻此言语果真是目不忍见，耳不忍闻，酸鼻痛心，莫此为甚。因暗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若说这个妇人会下毒手，谋死亲夫，本县虽死也不相信。但这所中之毒又是何物呢？诚如杨怀仁所言，断不会自寻死地。此种疑案，好令人难明呀！也罢，且待本县吓他一番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因问道：“吴氏！尔夫中毒身死，据尔夫族叔祖，谓尔谋害毙命。尔究因何事将尔夫谋死？可从实供来！若有半字含糊，本县言出法随，三尺法棍决不宽恕的！速速招来，免受大刑吃苦！”吴氏在下面听了这番话，痛入骨髓。便哭诉道：“大老爷，冤枉！小妇人虽不读书，也曾粗知大义，岂有忍心害理，谋死亲夫，自投法网？但亡夫既已身死，小妇人亦百喙难辩。好在小妇人本系未亡人，夫死随之，自古所尚。惟望大老爷将亡夫究竟因何中毒，以致身亡，一一剖明。小妇人虽死之年，犹生之日。若令小妇人招出如何谋害，小妇人亦不知如何招法。大刑俱在，唯有待死以报亡夫于万一耳！小妇人当亡夫方死之时，即欲相从于地下，怎奈冤死不得。总以人言可畏，皆言小妇人一死，显系畏法身亡。因此忍死偷生，苟延残喘。一俟亡夫含冤得白，小妇人当死于公堂之上，用以自明，若大老爷定谓小妇人实系谋害，加以大刑，治以国法，小妇人亦所甘愿。不死于亡夫方死之时，而死于国家公堂之上，则从夫之义，殉节之情，较之自寻死地者尤胜百倍！大老爷应如何讯断之处，总求赐以一死便了。”说罢，嚎啕痛哭不已。

颜县令听了这番话，好生不忍。又暗道：“照此情形，听此言语，实在是个烈妇。本县若定照谋害亲夫例严刑拷问，不但这妇人冤沉海底，便是本县亦不免要受冥法，若不讯明，不但原告不肯了结，就是死者亦不甘心。虽非死于吴氏之手，究竟这所中之毒从何而来，本县也要求个自信。”沉吟良久，忽然想道：“我何不如此，或者可以明白。”心中想罢，因飭令：“将原、被告分别看管，听候本县复讯。”差役将杨怀仁、杨士兴及吴氏带下。颜县令即退堂，走入书房，好生不乐，专等晚间好去办事。你道颜县令想出什么法子？要去宿庙求神指示，好知孰是孰非。颜县令所说如此，便是宿庙求神。用过晚膳，便斋戒沐浴换了衣，带了一个书僮，背着一个行李，就出衙门，直往本邑城隍庙而去。入庙以后，焚香点烛祷告一番。然后就命书僮将铺盖在大殿上打开；又命书僮先自回去，明早天明再行来接。书僮去后，颜县令即就大殿旁侧睡下，以觐梦示。

始则翻来覆去，不能合眼。好容易蒙胧睡去，但觉己身走入一处，非寺非庙，地方并不宽大。内里走出一人，古服古装，便向自己通名问姓，自己问问那人姓名。只见那人道：“在下姓金名介，字花封。久仰清操，欲见无由。今幸辱临寒舍，在下增光多

矣！某酷嗜诗词，有近作一首，敢求赐教。不卜尚蒙俯赐一顾否。”颜县令当即拱手敛容谢道：“先生高才。即蒙见教，敢不拜读。即乞示阅。”那人便在袖中出一纸，递与颜县令，颜县令接在手中一看，见是一幅花笺，上写着一个题目是：《村居小饮》。以下便是一首七绝，因读道：

紫荆花下碧栏边，正是江南春暮天。

有酒一樽鱼一尾，陶然醉卧便神仙。

颜县令将诗读毕，因赞道：“即景生情，古音古节，的是村居雅致。先生殆有意隐乎？”那人正欲回答，忽见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。风过处一声长啸，一只斑斓猛虎迎面扑来。颜县令不暇顾及那人，望里面躲去。不意心急力软，足下又被石子一绊，跌倒在地。因此惊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这一声喊，急出一身冷汗，忽而惊寤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即披衣而起，走下大殿，但见月明在天。走上殿打坐一回，又将梦境及诗句默悟一会，似与所办之案，文不对题。因暗道：“难道求神指示，即此梦境吗？果如此，好令我索解不得。”停了一会，又觉有些倦意，因倚枕而卧。才一合眼，便见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前，以手指道：“尔能关心民瘼，慎重人命，不肯草率从事，求之近今，不可多得。吾神已令稽察司显示案情，尔可回衙细悟之，自会明白。倘仍不解得，可趋晤漕督施某，请其解说，自能彻底澄清，两无冤屈。好自为之，吾神去也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了。忽然惊觉，已将天明，又将神示各语，将梦中诗句，在花笺上写出。照字逐句再四推敲，细细研究，毫无领悟。又将幕友请到，大家参悟一回，仍然未得真解。因此大家商议，便叠成文卷，预备详请施公办理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，自受施公用了激将法，他便往各处明查暗访缉那盗御马的强人。先在附近一带州府县，城乡内外留心访查。一连访了三四日，并无消息。又亲往酒楼、妓馆查访一番，仍是终无消息。这日，直到海州一座酒楼，这酒楼名叫醉白楼，乃是海州城里第一座有名的酒楼。是凡绅商仕宦经过海州，无不到此痛饮。更有一种自酿美酒，名唤玉壶春，此酒甘美出奇，比那玉液金波尤胜百倍。而且物美价廉，每两只须大钱六文，只要将此酒倾在杯中，固然酒花错落，颜色动人，那一种芳香，尤足动人，不饮而醉。及至饮在口中，不但香沁心脾，还可使浊者能清，迷者能悟，所以此酒有如此妙处。这酒楼因此生意之盛，亦甲于海州。真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怀中酒不空”。闲话休提。黄天霸上得酒楼，就向南窗子口拣了座头。当有小二上来问道：“老爷还是一人小饮？还是请客？”天霸道：“咱便小饮。你这店内有什么下酒的时新小菜，及顶好的美酒？”小二道：“你老爷若问小菜，俺这店中最时新的，是竹笋、鳊鱼；此外鸡鱼肉鸭，无不俱全。还有牛肉脯、鳝鱼丝，听老爷点用。若问好酒，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壶春。”天霸听说，便点了一样牛肉脯，一样竹笋红烧肉，又命将玉壶春先打两斤，随后再添。小二答应下楼而去。天霸忽然向东一看，只见靠着东壁墙一张桌子边坐一人。毕竟此人为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六回

醉白楼道士泄机 漕督府贤臣聚议

话说黄天霸在醉白楼才拣下座位，令小二去拿酒来，忽然掉转头来向东一望，只见靠着东壁以下一张方桌子，上坐一人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鹤氅，淡黄色面皮，大鼻梁，阔口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秀眼，虽然道家装束，飘飘然，却实在不凡。靠着桌子，有一面白布招牌，上写着：“知机子善相天下士。”两旁又有两行小字，上写一行是：“能知过去未来事”；下写一行是：“善识穷通寿夭人”。

黄天霸见了那人，觉得他生和不凡，好生惊异，因即频频注目。道士瞥见天霸如此，也就将目光径送过来，直对天霸看视。天霸被他看得心下有些不耐烦起来，因就对面喝道：“呔！你这道士，为何频频注目看着咱家？难道咱家脸上与众不同吗？”那道士见他喝问，因即冷冷的答道：“长官何以局量如此褊浅？长官不看小道，怎么知道小道看长官？而况小道这招牌上写着是：‘善相天下士’。即使小道擅看长官，亦与招牌上五字相合，长官亦何必见怪？又何必见恼？然小道推察长官之意，长官固存着一肚皮的心事。殊不知长官的心事非私事，乃公事；且不但公事，而且是奉旨紧要的公事。小道本欲趋前为长官一卜，又不敢冒昧，恐触长官之怒。或者长官见了小道的招牌，亦将就小道一决趋向。那里知道反触长官之怒？”黄天霸被那道士一番抢白，本待欲极力发作，又听他这些言语，却是道着自己的心事，不若且问个明白。主意已定，当即改容谢道：“某不识道长能知过去未来，言语冒犯，尚望见宥！某还有一言动问，据道长所说之话，是知道某的心事。但不知某有何心事，已现于色。乞道长一言，究竟是否？”那道士便也笑道：“长官心事，小道虽不能尽知，却也略知一二，长官此时这件事，所谓：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’现在失物虽然未获，又不知失落何方，但不过费些时日，吃些辛苦，自然就有头绪。一有头绪，那时就好办了。长官的心事，可是如此吗？”天霸闻言，暗自吃惊不小。因道：“他既知道我如此心，他必知道那盗马的人。我何不细细一问？或可凭他言语，前去找寻，有何不可。”因敛容谢道：“道长既如此高明，何不请来同坐？得以畅聆大教呢！”那道士亦欣然允诺。却好小二已将酒菜送上楼来，天霸又叫小二添了一副杯箸，便邀那道士入席。又让那道士坐了首席。天霸便满斟一杯，送至那道士面前，然后方自斟酒。

三巡酒罢，天霸问道：“道长幸勿吝教，乞即明白一言，卜着失物落于何处？系何人所盗？限日能得人赃俱获，某定当重谢，决不食言。”那道士笑道：“长官少待，俟小道一卜，以决趋向何如？”天霸道：“便请赐教，少时再当奉饮。”那道士即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课筒，内藏金钱三枚，先将课筒执在手中，默祷了两句，然后将课筒摇了三次，

金钱亦倾倒三回，然后照着卦爻，自己先解了一回，方才向天霸说道：“小道据这卦爻上看来，这所失之物，却非寻常人盗去。要去寻找，必须向西北方追寻。但这地方，三面皆水，一面是路，若由正路进去，曲折连环，甚不易行；若由水路而去，亦复连环曲折，不易出入。所失之物，虽在那里，毫未损坏，但暂时不能到手。即使有人领路到了那里，亦还有一番大大的周折。这是小道据卦爻上所断。若照长官尊容上看来，早晚必可得一个实在的消息，其中还须有人帮忙前去，方可成功。小道句句实言，长官不必疑惑。”天霸听罢，即谢道：“多承指教，事成之日，当再奉谢。”于是二人痛饮了一回，用了饭食，天霸还了酒饭钱，与道士下楼，道士再三致谢而去。

天霸下了酒楼，与道士别后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已出来好些时，大人在衙门内，必然记念。我何不先回去一走，将此话与大人禀明，然后再出来到各处缉访呢？”主意想定，当即向淮安而去，不日已到。大家先问了有无消息，天霸便将道士的话，向大众说了一遍。这才进内，到了书房，给施公请安已毕。施公命他坐下，便问道：“贤弟出去，将有半月，曾否有些消息探出？”天霸道：“消息却不曾探访出来，倒是在海州醉白楼酒馆内遇见一道士，那道士颇有些气概。末将便与他闲谈起来，那是晓不得他早已知道此事。他说能知过去未来，末将便请他一决。他便代末将卜了一卦，据说照卦爻看来：所失之物，现在西北方，并未损坏，如寻此物，须向那一方寻去。但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。若由正路进去，亦是曲折连环；若舍陆而水，亦复连环曲折，出入甚不容易。设使有人带路，到了那里边，有一番大大的周折，急切断不能到手。他又说，照末将面上的气色看来，早晚必得有实在消息。既得消息之后，还须有人帮助前去，方能成功。据那道士所言如此，末将因思西北方地方甚大，必须慢慢采访，方可探其下落。又恐大人记念，所以先自回来一走，将此事禀明，再行出去明查暗访。”施公听了，甚为喜悦。因命施安道：“你可出去将他们大家请进来，斟酌斟酌。再到黄老爷衙门内，将褚老英雄请来。”施安答应。

不一刻，关太、李昆、计全、李七候、何路通、朱光祖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已进来。又停了一回，褚标与贺人杰亦复来到。大家施礼已毕，褚标便向施公问道：“大人叫唤小人，有何吩咐？”施公道：“并无他事。只因黄天霸方才回来，说起一个道士能知过去未来，他便请了道士卜了一卦。据那道士说：这所失的物件，可向西北方去寻。便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，只有一面是路。若从正路而进，却是曲折连环，颇不易走；若从水路而入，也是连环曲折，出入颇难。但不知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有如此许多曲折连环，连环曲折。本部堂因此请老英雄及诸位贤弟进来，大家斟酌一回，或者这个地方黄贤弟不知道，诸位中有知道的便可说出来，好设法前去。但不知褚老英雄及诸位贤弟，照那道士所说这曲折连环地方，可有知道的吗？”褚标首先说道：“据老民看来，虽据道士所言，却亦不可深信。他怎么就知道这地方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，皆是曲折连环，不易出入呢？这总是江湖卖术的通病。”忽见朱米祖在旁说道：“弟倒记起一件事来。”毕竟朱光祖说出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七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状 细推诗句莫解冤情

却说朱光祖在旁说道：“小弟在二年前，听得江湖上朋友说：窦尔墩有个儿子叫窦飞虎，其人本领异常出众，他却安分守己。他所住的地方就叫作连环套。今照那道士所言，什么曲折连环，莫非就应在此地？但是这窦飞虎从来不做这些事的。果是窦飞虎将御马盗去，不是小弟多嘴，还是褚大哥前去一走，当面与窦尔墩要回。只因窦尔墩那老儿，与褚大哥也有些交情。如今褚大哥前去，只要与窦尔墩说明，窦飞虎究竟是个小辈，不能回绝褚大哥的面子，或者御马要得回来。若令黄贤侄亲去，他虽与天霸并无仇隙，究竟因天霸的父亲黄三太，三打窦尔墩，其中不免有些违碍之处，恐怕因此，顺事反成逆事了。褚大哥你老的意见，尚以小弟之言为是吗？”

褚标正欲待言，忽听外面喊冤之声，不绝于耳。施公即命施安出外询问。施安答应出去。不一刻，进来禀道：“外面喊冤的叫作吴其士，因他女儿为采花大盗先奸后杀。该盗临去时，留下一枝白绒扎就双燕子的花为凭据，其父到此喊冤，求恩公代他女儿申雪！”施公听罢，将眉一皱，因道：“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御马盗去，尚未得有消息，现在又出了一件采花杀人盗案。这从那里下手？先办那一件是好？而况这采花大盗又是谁人？偏又留下一枝双飞燕花来，皆是令人恍惚。”只见朱光祖上前复又说道：“大人放心，这件案不难破获。这留花的人，民人虽未曾见过，却也已是早知其名。见了此花，即知他的名号。此人绰号就唤双飞燕，专擅采花本领，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。蔡天化有运气的功夫，这双飞燕却惯用一对倒刺钩，百步之外，百发百中。任你什么兵刃，总敌他不过的。但此人行迹无定，不知他现在何方？也须暗访明查，打听踪迹，然后方好动手。”施公听说，因即说道：“朱壮士既如此说，本部堂之意，拟请褚老英雄先往连环套一行；朱壮士与天霸亦齐同往。若探得御马果在那里，即烦褚老英雄向窦尔墩要回，先结了一宗公案。若再能沿途访出双飞燕的踪迹，就请褚老英雄与朱壮士、天霸就近会议，应如何捉拿之处，悉听裁夺。若打听不出实在踪迹，就先将御马一案结清，然后再捉拿双飞燕归案。不知褚老英雄尚肯屈驾，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？”褚标道：“大人吩咐，怎敢不遵？但有一层，虽据朱老兄弟说得如此容易，若御马不在连环套，或御马果在那里，老民也进去面索，窦尔墩竟不肯交，那时大人可莫怪老民做事不力，总之，老民竭力去做，此时却不能预定，还求大人宽恕。”施公道：“但得老英雄允准，本部堂已感激不尽。如若御马实在连环套，窦尔墩又看老英雄的金面，三言两语，便即取回，固是大幸；即或不然，本部堂只好再想他法，何能怪及老英雄不力？老英雄但请放心！惟愿此去，御马取回，双飞燕又被拿获，二案齐破，本部

堂当再竭诚奉谢便了。”褚标道：“大人说那里话来，老民当诚心竭力去做，何敢言谢？特恐老朽无能，有负大人吩咐。只要大人不罪老民，便感激无地了。”说罢，便即告辞。大家亦即同退出去。施公又命施安，即刻吩咐差役伺候升堂，带吴其士审问。施安答应，也就传出话去。

施公少停一刻，便自升堂。吴其士趋赴堂上，向公案前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哭诉道：“生员吴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儿申冤，捉拿强盗。”施公当下问道：“尔系何处人氏？家住那里？你女儿为何被强盗所杀？可一一从实说来。”吴其士道：“生员祖居山东济南府，近因就幕徐州，故将家眷移寓村城居住。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间，有婢女兰香，到女儿房内有事，瞥见女儿床前有血迹一堆。婢女即颇为惊讶，便走向面前看视。又将帐幔掀开去呼唤女儿。那里晓得掀开帐幔，已见女儿被杀身死，赤身倒卧床上。婢女一见，惊喊生员之妻子何氏进房亲看。生员的妻子闻声赶去，果见女儿被杀。因思女儿遵听母教，何以赤身露体，仰面而卧？当时即颇生疑虑起来，因此检察私处，已为污辱。彼时当由生员妻子用被覆上，喊生员进房。生员才进房门，忽见帐幔上插着一枝白绒扎成的双飞燕，见了此花，便想到是采花大贼所留记号。本日即往铜山报案。当蒙县主到房检验，验得果系强奸不遂，先好后杀身死。铜山县亦即俯准，飭差缉获正凶，所有绒花存案备质。无如县差虽不敢疲玩，大盗实在难擒。因思大人素著威严；又兼台下将士甚多，皆是武艺出众之人，故此铺匍求恩，申冤雪枉，擒拿大盗，以申国法，而慰亡魂！”说罢，复叩头不已。施公道：“据尔所言，已赴县投报，何以该县并未申详到来？须候本部堂札飭该县详报情形后，本部堂当为尔严加缉获便了。”吴其士见施公已准严缉，这才起来从容退下。

施公正欲退堂，忽见承发房书吏送进两角公文，递呈上去。施公一看，却是两件申详公文。一件封面上写着铜山县谨封，一件写着阜宁县谨封。施公先将铜山县那封申文拆开，看了一遍，即是申详吴其士女儿被采花大盗先奸后杀一案。施公看毕，摆在一旁。又去拆阜宁县那封申文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又细细揣度一回。因暗说道：“据这申文上所详情节，这阜宁县却是一个关心民瘼的好官。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谋害亲夫之辈；何以诗句上又令人恍惚，不可思议？倒叫本部堂殊难测度了。也罢，暂且退堂，容再寻思这诗句上的道理。”暗自说罢，将这两件公文拿在手中，即刻退堂进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八回

观书消遣顿悟诗词
报病传医密询底蕴

话说施公将阜宁县申详的那件公文，据详推究，颇觉蹊跷。就在书架上顺手抽了一本书，携至书案上，就灯下观看。见书签上写着本草六反第三函，原来是一本药书。施公坐定，就翻开来从第一章看起，上面皆是说的某药与某物相反，不能同用。某物又与某药相仇，服下立毙。施公看至第八页第三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荆芥不可与鲫鱼同食，如误食者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毙。施公颇有领会，便欣然写了一道饬知，饬令阜宁县即日带同杨怀仁原、被告人等来辕，候本部堂亲提详讯。将这饬知写毕，命施安发了出去。自然星夜前往，可不必交代。

再说阜宁县虽然将杨大富这一案申详上去，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驳，不免心下悬念。因此日盼施公那里来文，或亲提面讯，或遵谕结案，就如此急上加急，已有了一个多月。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见到。颜县令颇费踌躇。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，这日禀报上来，说：“杨吴氏近日呕吐异常，不沾饮食，已是大病起来。”颜县令一闻此言，即刻传到官医，代杨吴氏诊治。官医奉命，那敢怠慢。也就即刻到了押所，先代吴氏将两手脉细细按过，觉得吴氏六脉平和，并无大病。唯细按左关，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；不时呕吐，此乃胎气上冲所致。官医看毕，因暗地问明看管押所家丁，此是何案，那家丁即将原委告诉了一遍。那官医道：“烦你回明县太爷，就说在下已经代这犯妇看过，无须服药，细按该归，六脉皆是和平；惟左关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。照此脉象看来，受孕不过一个多月。胎气上冲，以致不时呕吐，毫无妨碍的。”说罢，官医告别而去。那家丁听说此言，不敢隐瞒，即刻进了衙门，据情在颜县令前陈说一遍。颜县令不听此言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心下好生惊讶，登时神沮色变。叹道：“此事本县见理不明，还说杨吴氏是个节妇，那里知道他已怀孕在身；据此说来。这杨怀仁告他谋害亲夫，是未必无因了！”说罢，长叹不已。那家丁在旁说道：“老爷不必因此一言，就委屈贤妇。且据医生所云，细按此脉，受孕不过一月有余。在小人愚见，揣度吴氏之夫，也不过死了一个多月，难保非受孕之日，即该夫回家之时。老爷明鉴，可再参酌一番，果以家人之言为然，则该妇既有身孕，亦足为该妇可喜。况据那医生所说‘左关脉起如珠。’家人之意左为男，右为女，说不定还是男喜。苟能如此，将来也可为死者留存一脉，且可坚该妇守节之心。右疑惑到不实不尽上去，在家人看来，未免冤屈该妇了。家人还有一个主见，可以立见分晓，但不知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颜县令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不妨说出来，好待让我斟酌。”那家人道：“此事必须请太太将该妇之姑传进去一问，便如虚实了。”颜县令闻言，已明白此话，因道：“尔之主意甚好，我即进去与太太说

明。尔便出去将该妇之姑传来,以便太太问个明白。”那家人答应出去。颜县令也就即刻回进上房,将这番话与太太说明。颜太太亦颇乐从。

到了次日早晨,吴氏之姑王氏已传进来,见了颜太太先磕了头,站在一旁。颜太太便命他坐下。王氏道:“民妇蒙太太呼唤,有何吩咐?”颜太太道:“我唤你进来,没有别事。只因你媳妇在押大病,呕吐时作,不沾饮食。据看管家人禀报上来,老爷即命医生去诊。据医生诊视,你媳妇脉象,说是并非有病,是喜脉,已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。因此看家人,又据医生的话禀报老爷。我家老爷在先看你媳妇,并非谋害你儿子的人,今闻他已有身孕,老爷便疑惑起来。说你儿子久不在家,何以你的媳妇就有孕呢?照此看来,显系你媳妇是有外务,将你儿子害死了。现在老爷要照谋死亲夫例,治你媳妇的罪。我因此与我老爷争执,请老爷暂缓定罪,等我将你传进来问个明白。究竟你媳妇平时为人如何,是否端正贤孝?你必须从实说来,告知于我!”王氏听罢,忙即说道:“太太的明鉴。若论这个媳妇,平时那种孝顺,民妇是更不必说了,不知道何以冤祸临门,儿子才回来第二日,就中毒身死。所以民妇等,也是半疑半信。若论医生说,我媳妇已有身孕这件事,这句话确有些凭据。不瞒太太话,我那媳妇的天癸,儿子回来前三日,才算干净的。依此看来,就是我儿子回来之日,这一夜我媳妇受孕的。还求太太在老爷面前,将此话说明,求老爷开恩。但请老爷将儿子的冤枉判明,留着我媳妇不要治罪。一来随后让我媳妇回家,我老两个人有人侍奉,二来媳妇现在既已有了身孕,将来生男生女,生一个出来,儿子虽死,还有这一条根。如果是男的,那不必说,自然抚养成人,靠他传宗接代;若是女的,也是我儿子的一点骨血。所以民妇总求老爷公断,俾儿、媳两无冤枉才好。”颜太太听了这番话,又夸赞王氏一番,又叹惜吴氏一回。因道:“我知道了,将你这话告诉老爷便了。”王氏又磕了个头谢过,又复说道:“民妇还有一事,要求太太开恩。媳妇现在押所,既这样呕吐不止,不思饮食,民妇却是放心不下。想求太太恩典,向老爷说知,准民妇到押所一看。”不知情意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九回

探寡媳老妇哭监 奉来文贤令押解

却说颜太太听罢道：“你却是一番怜爱媳妇的好意，我可不能自主。是否能令你前去，须要问老爷。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叫人去与老爷说。”因即喊了一个仆妇，使他去颜县令那里告知。那知颜县令早已藏在附近处所，听得清楚。仆妇走到颜县令面前，就将颜太太使他前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颜县令也是允许。那仆妇回来说明。王氏便千恩万谢，告退出去。这里颜县令与颜太太又议论一番。颜县令又道：“吴氏这身孕，据王氏所说，虽然的确无疑；惟恐案结之后，吴氏分娩之时，杨氏族中不免又有一番议论。必得想个法儿，此时代他预先留下地步，以杜将来人之多言才好。且待我慢慢想来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颜太太在旁也极称是。不表颜县令处处留心，矜孤恤寡。

且说王氏出了县衙，先去会着杨士兴，将以上的话告诉一遍，杨士兴也无话说。王氏便往押所而来，到了门口，并无阻挡。原来颜县令已着人招呼过了。王氏一直进去，见了媳妇，便想起儿子，好不悲惨。又见媳妇那种情形，更加伤感不已。吴氏一见婆婆进来，止不住抱头痛哭，道：“娘呀！莫非是与你不孝媳妇，梦中相见吧！你媳妇累得你儿子送了性命，我是百身莫赎。但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，将来依靠何人早晚侍奉？媳妇已是不孝，还累及我的亲娘到此看我，你媳妇更加有罪了。”自己说了一遍。王氏见他如此，本来有一肚皮话，要与媳妇谈谈，因此反而一句说不出来，只是相对而哭。姑媳二人正在哭得以解难分，忽然走进一禁卒，向五氏喝道：“你这老太婆好不知进退！你虽然是奉了太爷之命，到此看你媳妇，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怎容得你两个人这样地哭起来？你进来时候也久了。还不给我快些儿出去吗？”一叠连声赶王氏出去。王氏被禁卒一阵大喝，更是有话不能说了。还是吴氏在旁，带着哭向禁卒哀告道：“公差爷！且不必动怒，让我婆婆与奴家稍谈片刻，随当请我婆婆送些茶钱敬与公差爷笑纳便了。”那禁卒听了这番话，因故意说道：“不因为你婆媳两个这般苦恼，那里容得你进来？既是如此相商，你们有什么话，可赶紧儿讲完了出去。”王氏连连答应道：“多谢公差爷，我说完了话便出去。”那禁卒说着，也就走了出去。

王氏才抢进一步，向吴氏耳畔低声问道：“为娘的昨日被县令太太喊进去告诉我，说是你近日呕吐时作，不思饮食。此间看管的人，报与县太爷知道。县太爷即命医生代你诊治。后来据医生说，你不是病，是恭喜了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因此县太爷便疑惑起来，使县令太太将我喊进去问。为娘的已代你说明白了。我听见这句话，所以不放心，好容易求了太太，转求县太爷，才准我到此看你。我的儿，为娘的记得你那月事，不是我大富回来的前三日吗？我儿可实告诉了我，好使我放心。”吴氏听了这句话，不

觉面红过耳，羞愧难胜。因道：“这总是你媳妇作的孽，你老人家还问它作什么呢？无论是与否，好在你媳妇打定主意，只等县太爷判明你儿子如何中毒身死，我便随你儿子去了。只不过可怜娘日后无人侍奉，亦说不得这句话了。何必生在世间，被人家耻笑，连父母翁姑都不能兼顾，问什么别的事呢？”王氏听了这番话，却是一悲一喜。喜的是儿子虽死，现在媳妇已有身孕，将来还可生个遗腹子孤儿，传宗接代；悲的是媳妇负屈含冤，口口声声皆是要死，因此又不免流了许多眼泪。因道：“我儿，你的心我已明白，听说县大爷已详报出去。好在县太爷是个最清不过的青天，将来不致使你含冤负屈，就是为娘的，现在已深自懊悔，大不该听信人言。为今之计，我儿既有了身孕，更见我儿子死得苦。可怜为娘的，将来无人侍奉。能得托祖宗保佑，你日后生个遗腹子，一来为我家传宗接代，二来为娘的，也可有人侍奉。我的儿，你切切不可存那寻死的心。我儿子已死，这已是挽回不来的了；你若再死去，使为娘的尚有什么指望呢？劝你好好的保养，不要糟蹋了身子，等事结之后，就可回家，虽说不能如儿子在日一家团聚，到底也算骨肉重圆。我的儿，听为娘的话是不错的。我也不能与你多谈了，过两日再进来看你吧！”王氏说了这番话，吴氏也无他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娘呀！怎怪得你老人家？这皆是你不孝的媳妇命苦，带累了杨氏一家。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吧，免得那班人再啰嗦。”说着，又催了两次。王氏无奈，只得别了媳妇，含着两眼的泪，悻悻而去。吴氏见婆婆已去，自己又暗恨了一回，哭泣了一回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颜县令这日接到施公来文，令他将杨怀仁控告侄孙媳谋害亲夫一案，即率原、被告，人证，尸属、尸亲，及犯妇母家人等，一并解往淮安，听候亲提讯问。当下颜县令即刻备了申文，报起解日期，交来人带回呈缴。一面将原、被告，尸亲，以及吴氏之父吴有德，一并传齐，即日押解前往。当下颜县令又封了两只船，一只是自己坐的，一只是给原、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。这日押解动身，开船而去。却好顺风，不过一日时光，已抵淮安城下，将船停泊。当即飭差先将杨吴氏、杨怀仁押解进城，分别寄交山阳县官寓羁禁；其尸属人等，亦着来差妥为看管，听候提讯。颜县令这才上岸，坐轿进城，先到漕督衙门禀见。当有漕辕巡捕官禀报进去。施公闻说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已由阜宁县解来，现在辕门候示，当即传见。巡捕官传谕出来，颜县令即便趋进。一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有人献了茶。颜县令禀道：“卑职自奉大人亲提的公事，已将杨怀仁、杨吴氏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已解到，现在寄交山阳县，分别羁押听大人明断！”施公道：“据贵县来文详诉各节，足见贵县慎重民命，钦佩之至。现已解到，候本部堂明日午堂亲讯便了。”欲知如何审出实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回 因疑案县令诉前情 秉公心贤臣听冤讼

话说阜宁县蒙施公奖励了两句，并属令听候亲提审讯。颜县令当下禀道：“卑职查得该氏，实系端庄自守。谋害亲夫，似非出于该氏之手。但氏夫杨大富，又系中毒身亡。因此卑职详讯数次。该氏既不辩驳，亦不呼冤，唯有声称将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实在情形判明后，该氏即欲从夫殉节。卑职因此宿庙求神指示，或可得知底细。不意蒙神所示诗句，卑职推敲测度，殊难悟解。故此申请大人定可否，仰求先为教诲，卑职就感激之至了！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在先亦殊费讲解，后来偶阅药书，见有荆芥与鲫鱼相反，若食者立毙，因而才将那诗句解悟出来。虽然如此，还有可疑之处，俟明日讯问时，再作计议。”颜县令听了施公这句话，登时也解悟过来。因又道：“大人卓识，卑职实在惭愧。今已有头绪，便好为该氏解脱冤枉了。尚有一事，还要求大人代该氏预留地步，以免他日之患。昨因该氏在押抱病，卑职即传官医诊治。据官医诊看，谓氏已有身孕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卑职反复推究，与该氏故夫回家之日，身死之期，亦颇相合。将该氏之姑王氏密传到县，询问各节。据氏姑所言亦颇确凿，并谓：‘心媳既有身孕，还算杨氏不幸中之大幸。’据称如此，是该氏委无别项情事无疑。原告杨怀仁，系该氏再从叔祖，其人奸险异常，今若不为该氏留下地步，将来生产遗腹，难保不生枝节。所以卑职再三思虑，总想代该氏免绝后患，方可得安、愚昧之见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！”施公听罢，先点了点头，再说道：“贵县成人之美，本部堂何乐不为，明日一并计议罢了。”颜县令唯唯告退出去，施公也就回了书房，当日无话。

次早辰刻，阜宁县也早来到。施公亦即升堂，正面坐下，颜县令坐在旁侧。施公即命先带杨怀仁听审。当有原差将怀仁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望下问道：“你唤杨怀仁？”答称：“小的便是杨怀仁。”施公道：“杨吴氏是你何人？”怀仁道：“是小的侄孙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控告吴氏谋害亲夫，是将你侄孙谋害？”怀仁道：“大人的明鉴，正是侄孙被其谋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知尔侄孙为尔侄孙媳谋害身死，可将当日如何谋害情形，对本部堂据实禀来，本部堂好代尔侄孙申冤。快讲！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听禀：只因侄孙娶媳三月，即出外经商，一去三年。于本年三月初八日，才由外路回家。那日到家时，甚是强健，不意当夜就为吴氏谋害身死。次日早晨，方才知觉。小的因侄孙身死不明，这才赴县禀报。蒙县太爷恩往相验，据仵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实系中毒而亡。可怜侄孙三载离乡，一旦回家，即遭谋害。堂侄又系独子养亲，吴氏存此辣手狠心，实为族人共嫉。总求青天大人严讯吴氏，为侄孙申冤！”施公听罢，因道：“杨怀仁，尔与杨士兴同门居住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住在士兴家西首，算是紧邻，却不同住。”施公道：“据尔

所说，吴氏谋害亲夫，尔当有些实据。尔究竟有何实据？可对本部堂说来。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若问实据，小人却不敢妄说。但吴氏平日甚为流动，因此生疑。这请大人明鉴：若非吴氏谋害，何以侄孙前一日回家，第二日即中毒身死呢？这是千人共见，非是小人敢妄指的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只有一事不懂。尔侄孙上有父母在堂，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，偏是你前去首告呢？”怀仁道：“小的忝居族长，族中凡有事，理应小的承管。今侄孙为侄孙媳谋害，小的首先控告，此亦义不容辞。”施公道：“原来你是个族长，所以你要首告。但本部堂看你这人似非忠厚之辈，难免其中无藉端敲诈之处。你且退下！”杨怀仁只得跪在一旁。

施公又命：“带杨士兴。”即刻，杨士兴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唤杨士兴？”答称：“小的是杨士兴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儿子如何被你媳妇谋害，可将实情诉来，本部堂好代你儿子申冤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的儿子，前一日由外路归家，次日即死于床上。小的当时并不知道，还是小的妻子王氏在房里面，见媳妇喊了一声：‘不好了！’那声音颇为惊诧，小人的妻子闻声而去，打开媳妇房门，见媳妇已昏晕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当时小人的妻子，即招呼小人前去。小人进房一看，见媳妇如此，还道儿子与媳妇吵闹，将媳妇推倒在地，跌晕过去；并且还骂了儿子两句，呼唤儿子起来，去取姜汤来灌媳妇。那知再唤不应。一会儿，媳妇醒过来，见小人在那里骂儿子，他便摇手，又指着床上。小人不知他的意思，还以为他是叫小人去拖儿子。小人正欲前去，媳妇忽然挣出一句话来，说是儿子已死了。小人与妻子这一听，便走向床前将被掀开一看，果然死在床上，小人夫妇即悲恸不已，大哭起来。小人的堂叔也就来了，问及情形，他便说：‘其中定有缘故。何以你儿子昨日回来，今日就会死呢？怕是你媳妇谋害死的，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。’小人听堂叔所说之话，也甚有理，因即请他进城报县。后来县太爷到小人家内相验，果然验出是中毒身死，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，今蒙大人俯提前来，还求大人代儿子申冤，此就是小人的实情。若说媳妇如何谋害，小人却不知道。”施公道：“还要问你，这媳妇平日待你等夫妇如何？可端正不端正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是从来不撒谎，有一句说一句。若说媳妇，平日待小人夫妇也还孝顺，举动也还端庄，并不似人家那种不孝顺、不端庄的人。不知他怎么会把儿子谋害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据你所说，你儿子定被你媳妇谋害身死无疑的了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也不敢说定是媳妇谋害的。但是儿子中毒是实，还求大人公断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代你儿子申雪。”杨士兴移跪下面。

施公又命带杨王氏。少刻，杨王氏带到。施公问一回，杨王氏所供的，与杨士兴相同。施公也命他跪在一旁，听候发落。这才命带杨吴氏，当有原差答应。一会儿，将吴氏带进，向公案前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匍匐在地，哭诉道：“求大人明镜高悬，从公判断，但为亡夫，死无冤枉，小妇人虽万死不辞。”施公听说便道：“吴氏！你可抬起头来。本部堂有话问你。”吴氏答应，将头微微抬起。不知施公问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一回

折疑狱吓煞族叔祖
断遗腹恩及未亡人

话说施公见他泪痕满面，悲痛难胜，颇觉可怜。因问道：“吴氏，尔可将自从你丈夫回家时，以至身死，其中所有情形及所食的饮食，一一详诉明白，本部堂好给你丈夫申冤，代你辩白。不可稍有半字不实，快讲。”吴氏因又磕了一个头说：“丈夫大富，自三月初八由外路回家。小妇人翁姑，因丈夫在他乡日久，家乡风味久不领略，又因丈夫平日喜食鲫鱼，命小妇人挖取了许多竹笋。于是烹鱼煮笋，翁姑父子夫妇，一家团聚饮食，当时甚是快乐。直吃到日落才吃毕。大家都有酒意，小妇人即收拾杯盘清楚。此时已是上灯时分。小妇人的翁姑因丈夫沿途辛苦，即命丈夫早些去睡，因此大家提灯进房安睡。不意小妇人次早起来，见丈夫死于床上，当时小妇人即惊慌起来。婆婆闻声，即至小妇人房里看视。彼时小妇人已吓晕在地，后来被婆婆唤醒；此时公公已被婆婆喊进房内。大家一见丈夫死在床头，便大哭起来。那时小妇人痛夫心切，只想随丈夫同死。不意有夫族叔祖见此情形，说是丈夫昨日回来的，何以今日就死？显系为小妇人谋害。小妇人亦不敢赖。当下将小妇人父母请来。小妇人父母也无从分说，只好听报官相验。那知县大爷来验，果系中毒身亡。小妇人亦不知如何中毒。但是小妇人嫁夫从夫，夫死理应同死。即谓小妇人谋害。小妇人亦不敢辩，好在同一死法，有何足惜？惟恳求大人将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时，小妇人死亦感恩不已。”

施公听罢道：“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谋害亲夫之人，本部堂又何能委屈你这贤妇？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，本部堂早已知道。且再问你，你家厨房离正屋有多远，院落内有何花木，再对本部堂一一说来。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家中厨房，只离正屋相隔一间院落。这院落之内，也无别样花木，只有荆芥一棵。”施公点点头，因又道：“你等由正屋去往厨房，可走荆芥树下经过吗？”吴氏道：“这荆芥是有架子的，平时出入都要走荆芥架子下经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那日在厨房内将鱼煮好，端回正房，是荆芥花下经过，曾有荆花落入鱼碗之内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将鱼煮熟，端入正房，并未见荆芥落入鱼碗之内。后来去厨房内添汤，复走出来经过荆芥架上，忽然一阵狂风，将荆芥花吹得纷纷落下，鱼碗内也曾落了许多。”施公道：“曾将荆花拣去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当时并未拣去——因手内还有别物，到了正屋才将荆花拣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拣去后，还有别人吃这鱼汤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彼时翁姑饭已吃完，只有小妇人丈夫一人饭未吃完，是用这鱼汤泡饭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一碗鱼汤，你丈夫那里一人饮尽了，还有余剩下来的吗？”吴氏道：“不曾剩余。丈夫将饭吃毕，那鱼汤还剩了半碗，是婆婆又叫丈夫喝了吧！因此丈夫就喝完了。”

此时施公在那里问吴氏，堂上跪着的那些人，即堂下听审的人，皆不知何故。个个暗道：“何以专问荆芥花与鱼汤，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其中有道理吗？”正在疑惑，忽听施公喊道：“杨士兴，你听本部堂告诉你，尔的儿子并非尔媳妇将他谋害身死，乃系鲫鱼汤吃死的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明鉴。小人却有些不懂。小人及小人的妻子媳妇皆吃鲫鱼，何以都不死，独有儿子被鱼汤毒死？好使小人不能明白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无须多言，听本部堂将中毒的缘故告诉你，自然明白。尔等所食鱼汤，内中无荆芥花；尔子所食的汤，有荆芥花落下，所以因此身死。本部堂且问你，尔子末后所食鱼汤，尔可曾看见尔媳妇将碗内荆芥花拣出去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亲眼看见我媳妇拣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等曾喝此汤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等皆不曾喝，只有儿子一人喝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可听本部堂说，荆芥与鲫鱼本来相反，若是荆芥与鲫鱼并在一处，不知道的误食下去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亡。尔子误食荆花鲫鱼汤，所以身死。本部堂还有个效验与尔等见证，尔等方知杨大富非吴氏谋害，实系误食荆花鲫鱼汤而死。”施公说着，即命差役速去街上买两条活鲫鱼，药铺内买二两荆芥穗，立等应用。又命到厨房里取一口锅，拿一个火炉及木柴之类，听候应用。又命人在外面牵一只狗来。各人遵命去办。一会儿俱已齐备。

施公即命人将火炉烧着，把锅放在火炉上面，又把两条活鲫鱼、二两荆芥穗，放入锅内，然后将水倾入，去煮鱼汤。一回儿鱼汤煮好，将锅从火炉上端在一旁。等那鱼汤将冷，令人将狗牵至锅面前来吃。不一刻，狗倒在地下，乱滚乱叫。又一刻，狗死。施公见狗已死，看那肚腹，果然青紫不堪。此时，杨怀仁吓得面如白纸。忽听施公道：“杨士兴，尔可相信你儿子不是你媳妇谋害死的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小人相信了。若非大人如此神断，不但儿子有冤难申，连媳妇还要冤沉海底的。”杨士兴话未说完，杨王氏又向上连连磕头道：“小妇人蒙大人的神断，不但代儿子申了冤，代媳妇雪了枉，保得媳妇性命，还可保得我媳妇的遗腹呢！”说着又连连的磕头。施公正欲设法代吴氏保全遗腹，难得他婆婆先说出口，这就更觉好办了，心中不觉大悦。因故作正色喝道：“王氏你何得胡说？据尔等所说，你儿子娶亲只有三月，便即出外经商。一别三年，始于前月初八回家。尔媳妇那里来的身孕？这不是胡说？来给我将王氏拖下去掌嘴！”王氏听说要打自己的嘴巴，因极口呼冤道：“求大人开恩！不是小妇人胡说，媳妇实在是有了身孕。计算起来，将及两月，实系小妇人的媳妇从儿子回来后才有身孕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万不能信，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验明，方可相信，如果不实，再行掌嘴！”当传官医到堂来细细验脉。不一刻，官医传到，当堂给吴氏细验两手六脉。当下官医喝报：“验得该氏左关脉起如珠，是受孕将近两月，而且是个男孕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验明白吗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验明确实，毫无虚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敢具结吗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愿具切结。”施公便命官医具下切结。官医退去。施公正欲与杨怀仁说话，忽见吴氏跪在下面，向上面磕了个头，口中说道：“今蒙大人神断，将小妇人夫妇两重冤枉，俱已判明。小妇人生不能报答大人，只好结草衔环于地下了。”说着，立起身来，便向堂上柱子上一头碰去。毕竟吴氏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二回 贤臣恤寡节妇请旌 总镇知风强徒遁迹

话说吴氏一头向庭柱上撞去，施公一见知道不好；却好吴氏的父母站在一旁，赶着抢上一步，将吴氏抱住，幸而未曾撞着。施公见有人将吴氏救下，心中好不赞叹。因问道：“尔是何人？”吴有德答道：“杨吴氏之父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吴有德道：“小人名唤有德。”施公道：“尔居然有一个节烈的女儿，可羨！可羨！本部堂就将你女儿交付与你，听候本部堂发落。”吴有德才赶紧跪下，磕头道谢毕。又站立一旁——去防女儿再要自尽。只见施公向吴氏说道：“尔之节烈，本部堂已知道。现在尔之冤枉，也算判明，何必再寻自尽？原知妇人以殉节为重，但是你现有身孕，尔夫又无兄弟，可以接嗣大宗。难得尔尚有遗腹，将来生产下来，也可传宗接代。况且尔平时又克尽妇道，侍奉翁姑，亦极孝顺。尔若此时但以殉夫心重，将来尔之翁姑，又有何人侍奉呢？尔须明白这个道理，只要善事翁姑，即是尔夫虽死，也要感激你代他克尽孝道。本部堂再代你请旨旌表，日后果系生下男孩，还可令他读书，功名上进。尔有这许多大事，许多好处，在你一人身上，何必定要殉节呢？须遵本部堂的好话，不可再存异想。”吴氏立在一旁，听了这许多劝慰的话，也是感激不已，只得谢道：“蒙大人恩典，小妇人焉敢不遵！夫死妇亡，理所应得。既承大人谆嘱，小妇人当谨遵恩命。以后自当格外善事翁姑，代亡夫克尽子职便了。”

施公闻言，更加赞叹。因又向杨士兴道：“你媳妇节烈可嘉，尔等当谨善视。不得因他系无夫之妇，又感于世俗之谈，说他‘命不好’了，将你子妨死等语。须知你媳妇如此孝顺，如此节烈，在那世家之中，也就难得。而况出在尔等乡村之中！本部堂尚且敬重尔媳，尔等倘敢故违，有什么闲言闲语，本部堂一经访出，即提从重严办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断不敢待媳妇不好，而况媳妇是我杨氏门中第一个贤孝节烈的人。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妇，也对不起小人的儿子。当谨遵大人恩命。”王氏也说道：“小妇人当作儿子一样看待，能于日后生个遗腹孙子下来。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。”施公见杨士兴夫妇如此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因又将杨怀仁喊到面前，向杨怀仁喝道：“你现在可相信你侄孙非你侄孙媳谋害死的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此时相信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若非本部堂给你侄孙媳判明，吴氏的一条命，岂不被你冤诬而死？本部堂本来要办，你一个诬告的罪名，姑念你尚无别项情事，从宽发落：着重责二十板，以惩将来好事生非。”杨怀仁听说，更加吓得胆战心惊，哀求道：“小的知罪，惟求大人格外宽恩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还是喝令要打。此时吴有德复跪下求道：“杨怀仁虽然诬告小人的女儿谋害，但彼时小人也不敢不信。现在既蒙大人判明，好在女儿并未谋害，还求大人格外

宽恩。杨怀仁以后当不敢再如此籍端生事了。”施公见吴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，方转弯说道：“姑看你代他哀求，着令当堂具下切结，以后断不准藉端生事，从宽释放。”杨怀仁在旁跪道：“小人具切结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答应，当下杨怀仁具了切结。施公令：“杨士兴等退下，即日回家，好生宽待吴氏。”施公与就退堂。阜宁县跟进去。施公道：“可了结此案，你可回去。”阜宁县次日即禀辞回署。这里施公也就代吴氏请旌表。吴氏怀胎十月，居然生了一个遗腹儿子，后来抚养成人，还进了一个阜宁县学的生员，这也算吴氏能尽节孝的报应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回头再说黄天霸同着褚标、朱光祖仨人，前往连环套，探听盗御马的消息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已走了半个多月，却不曾打听出来。这日走到一个所在，忽见前面有镇市。天霸便向褚标道：“褚老叔！咱们到前面那座镇市上歇一会儿，再向前进吧！”褚标道：“便是咱也有此意，咱们可赶到那里去歇吧！”说着，仨人走了一会，已到了面前的镇市。天霸就在这镇上街口，寻了一座大酒楼。只见牌上写“集贤居”三字。天霸与褚标、朱光祖等仨人，进得店堂，上了楼，在窗口一张桌上坐下。当有小二上来回道：“你老还是饮茶？还是饮酒？”天霸道：“先泡两壶来解解渴，然后再打酒来。”小二答应下去。一刻工夫，送上两壶茶来，又打了三盆面水，在各人面前放下。褚标等洗净了面，然后坐下来喝茶。小二站立一旁伺候。褚标便问道：“这镇市唤什么名字？那一县所管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镇市叫桃花镇，系济宁州所管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这就是桃花镇。人说济宁州有座桃花镇极其繁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确是一个好地方。”因向窗外观看街上的人景，只见往来杂众，车马喧阗，实在是个冲衢要道的景象。看了一会，小二又向天霸问道：“你老还是拿酒？还是再等一回儿？”天霸道：“你这店里有什么好酒？”小二道：“原泡高粱是顶好的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就给咱打二斤。”小二道：“你老用什么菜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可将你店内顶好的菜，随便取两件来下酒。”小二答应下楼。一会儿拿了两壶酒，四碟菜，摆在桌上。无非是鸡、鱼、牛肉、蛋之类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仨人便饮起酒来。正在吃得高兴，忽听一片吵闹之声；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好似摔了许多碗碟。黄天霸首先向楼外一看，只见对街一座酒楼上拥着许多人，在那里吵闹相打。黄天霸看了一看，但见内中有一人，身体魁梧，相貌不俗，身穿一件白缎绣花直裰，头戴一顶英雄巾，脚踏一双薄底快靴，是个武生打扮，按着一人在那里厮打。口中嚷道：“咱将这囚攘的打死，方知道爷爷的手段！难道我是过路人，就应该被欺负吗？”说着，又是几拳头打下去。只听底下那人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求爷爷饶恕！再打可是要死了。”黄天霸正不知所为。忽见店小二在旁说道：“这人也真奇怪，自从上月到了这里，已有二十余天。每在酒馆内专门与我等作对，稍不遂意，便即相打。听说住在桃花庵，又不知他来此何事。但有一层，只要将他伺候好了，可真是银钱毫不吝惜，三两五两，十两八两，只管乱使。”朱光祖在旁听说，便望天霸就使个眼色。天霸会意。褚标此时也看出来，于是仨人不追问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三回 黄天霸大闹桃花庵 马如龙独战吕祖殿

话说黄天霸等仨人，才上得对过酒楼，已不见厮打店小二的那人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双飞燕。他因闻得施公着令黄天霸去到连环套要那御马，他便想也去送信与窦尔墩。后来到吴其士家采花，将那吴其士女儿杀死，他即预备赶往连环套。走此经过，却恋着一个妓女，因此在这镇上耽搁下来。这桃花庵是这镇上第一个大寺院，双飞燕也住在庵内，他一来恋着妓女，二来他又想打听有什么好女子、好妇人，便又采花。不意在那酒楼上，正打得那小二叫苦连天，哀求不已，瞥眼看见黄天霸等在对楼上，目不转睛望他。他这一见，虽然认不得黄天霸，自古道：“好汉识好汉，英雄识英雄。”他已猜着九分。又见朱光祖望黄天霸丢了个眼色，他格外明白。因此撇了店小二，便下楼去。他又料定黄天霸必然打听他的住处，故此去到庵内好作准备。所以黄天霸等到了那里，已不见双飞燕的踪迹。当下便向褚标说道：“那人已不见了。咱们还得前去那里才好？”褚标道：“咱们且走到那里，探听探听是否那人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、朱光祖答应。

于是仨人出了那酒楼的门，又问明那个桃花庵的路径，一齐前去。不一会已到，仨人便走进庵门。果然里面金碧辉煌，好一座庙宇。仨人信步而进，直走到方丈。当有住持僧迎接进去，彼此坐下来谈了片刻。褚标正要探问，忽见打店小二的那人走了进来。褚标一见，即低问那和尚：“大和尚，你可知道此人姓什么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据他说是姓马。”褚标道：“大和尚，可知他那里来的？”和尚道：“他说从淮安而来，又说从徐州而来。”褚标正盘问和尚的细底，瞥眼间又不知那人去向。因与黄天霸道：“此人定是那人了。”天霸点头称是。褚标又向和尚问道：“向来认得他吗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本来不相识，因他住在这里才认识的。”褚标又向和尚道：“我等有一句话奉告：此人是著名的一个采花大盗，名唤双飞燕。我等俱是淮安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人，近因奉了大人之命，出来访拿他。不意他住在你这庵内，我等即刻就要去拿他，所以先告诉你一声，你不必怕。但是他现在住的什么地方，你可告诉我，好让我前去。”和尚道：“原来这姓马的，还是个采花大盗！僧人从那里得知？他却住在九十九号屋内，在后殿西首廊下，门口有方横匾，上写着‘吕祖殿’三字。”褚标听说，记在心中。当下天霸等仨人，也就将外面大衣脱去，各人拿了兵刃，跳出方丈，直向吕祖殿而来。

此时正是六月十三酉末戌初之候，月色正明，他仨人顺着路径，到了吕祖殿门口。褚标站在门外，黄天霸首先入内，朱光祖一个箭步，上了房檐，顺着房垄来至屋后，在屋上接应。天霸走入屋内，趁着月光，便去寻九十九号。转弯抹角，过了月亮门。只

见对面走出一人，天霸定睛一看，正是双飞燕。此时打扮却不是在那酒楼上的装束，但见他身穿紧身衣靠，头扎英雄包脑，脚踏薄底快靴，手拿着一对倒刺双尖钩。因大声喝道：“来者可是天霸小子吗？”天霸答应道：“既知老爷的大名，还不早早受缚？免得老爷动手。”双飞燕道：“你若能赢得咱爷爷手上家伙，咱爷爷任你处治。”天霸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子！你到处奸淫妇女，又将吴其士之女杀死。今奉总漕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擒你。你还敢恃强抗敌？不要走，看刀！”说着，就是一刀砍去。双飞燕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来得好！”说着，即将左手刺钩向上架住，右手一起，那把钩已放了出去，来打天霸。天霸见来势凶猛，即将手中刀拔回，对准刺钩向上一迎。只听当啷一响，将双飞燕的钩拔在一旁；趁势一刀，向双飞燕左肋下刺去。双飞燕左手的钩往下一磕，靠着刀就要来绞。天霸看得清楚，不敢怠慢，将刀一掣，急急一个箭步，纵到双飞燕背后，一转身，就从他后肋送进一刀。双飞燕也就即转身过来，将天霸一刀让过，起右手钩来刺。天霸复一纵，到了双飞燕左边，用了个旋风刀，直向双飞燕腿上搠到。双飞燕两钩合就一齐舞动，认定天霸前后左右上下，钩绕进来。天霸的那口单刀，也算用法精明，遮拦格架，来破他的双钩。那知双飞燕的双钩，实在神妙莫测，把个天霸直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刀之力。天霸杀得性急，尽力杀了几合，知道敌他不过，便急急拨开一钩，撒腿跳出圈外，当时就取出飞镖，预备去打。那里知道双飞燕亦早防备，怎容得天霸发镖，他却早已赶了过去，仍是双钩齐下。口中喝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打量用镖来打爷爷，可知道你爷爷早已识破你那诡计。往那里走？看钩吧！”话未说完，钩已应声而到。黄天霸只得仍然用刀来敌。二人又杀了一二十个回合。黄天霸看看抵敌不住。却好朱光祖在屋上看得亲切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双飞燕！你休得逞强！咱祖爷爷来取你的狗命！”说着手舞双刀，从半空中跳下来。手起刀落，直向双飞燕顶门砍到。双飞燕见屋上又下来一人，他那敢怠慢？一面敌住黄天霸，一面留神顾着上面，正在预备招架，已见朱光祖双刀到，逼近顶门。双飞燕此时，可是万难招架，只得一甩手，向天霸甩手一钩，复将腰一弯，向斜刺里一蹿，让过朱光祖的双刀。朱光祖双刀扑下，却扑了个空，险些儿误砍到天霸身上去。朱光祖才算立定脚步，双飞燕已将双钩飞舞回，复向朱光祖钩来。黄天霸一见，从斜刺里接住。接着朱光祖也就舞动双刀，齐杀过来。三个杀在一团，真个是将遇良材，棋逢敌手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朱光祖一声喝道：“好强盗！你不要逞能，看镖！”双飞燕听说看镖，疑惑朱光祖也有暗器，便分了一点神，防备镖打。那知那里有什么镖来？却是朱光祖用的诈敌之计，居心想吓他一吓，他一定要分神在这镖上；便可趁这空儿刺他一刀。那里知道双飞燕未见有什么镖来，他知道是诈语，也就无意提防，仍是死力接战。黄天霸实在杀得兴起，便拼命与他死杀。朱光祖亦不遗余力，拼命上前。仨人又杀了一会，只见黄天霸喊了一声道：“好强盗！咱老爷杀你不过，你休得来追！”双飞燕就急急赶来。朱光祖怕天霸有失，也就赶下去杀。双飞燕赶得切近，只见天霸手这一扬，毕竟双飞燕曾否中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四回

双飞燕败走桃花庵
老褚标夜宿松林甸

话说双飞燕正赶黄天霸，忽见天霸手这一扬，知道放了暗器，急急预备留神躲让。那知天霸的镖，已到了面前。双飞燕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身子向偏一让，算是让了过去。接着天霸又是一镖打来，双飞燕久知天霸是传家的镖百发百中，今幸将他第一只镖躲过，连着又是一镖过来。双飞燕知道难让，正在打点主意，还想闪让。那第二只镖已认定右足打到。双飞燕即刻向上一纵，离地有三尺多高，那只镖又被他让过。却好朱光祖已赶到双飞燕背后，乘势就是一刀，向双飞燕连肩带背砍下。双飞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已跳在一旁。朱光祖见这一刀落空，复进一步去砍。双飞燕接住，又斗起来。此时黄天霸又复上来助战。

外面褚标等了一会，见里间毫无动静，又不知胜负如何，因也提了朴刀走了进去。转过月亮门，早看见他仨人在左首那方大院落内厮杀，正是杀得难解难分，不分胜负。褚标飞舞朴刀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小了！认得褚标吗？”话犹未了，已从人丛中砍杀进去。双飞燕一闻此言，赶着留神，急拨开黄天霸的刀，顺手还了朱光祖一钩。正要撒腿就走，却好褚标刀已经向面门砍到。双飞燕此时可急了，将右手钩一起，接住了褚标的朴刀，左手钩先向朱光祖虚晃一钩；朱光祖才待让开，他便趋势向黄天霸甩去。黄天霸不曾留意，肩膀上已被双飞燕的钩搭住了。双飞燕见打中了天霸，一面拦住褚标的朴刀，一面使足了劲，就将搭着天霸的那把钩，向怀里一拉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肩膀上衣已被他拉下一块来。幸喜不曾伤动皮肉，只将紧身衣靠却拉破了一块。朱光祖、褚标二人，见天霸已中了双飞燕的兵刃，便一齐拥上来。不分皂白，乱砍乱杀。双飞燕见不是势头，当即抖擞精神，将褚标、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开，自己即从平地将足一顿，犹如一条黑影一般，立刻飞上屋檐，乘势就揭起片瓦来，望下一摔。黄天霸、朱光祖见他上屋，他二人也就要赶了去，只见摔下七八片瓦来，黄天霸、朱光祖略停滞了一刻。双飞燕就在这些工夫，已撒腿蹿房越屋，一溜烟逃走。等到天霸、朱光祖二人上了屋檐，急急赶下，双飞燕已走得远了，追赶不及。黄天霸还不肯舍，仍急急地向前面赶去。赶了好一会，只不见踪迹。天霸道：“寺内不就这一片地方，这王八羔子走向那里去了？”原来双飞燕上房檐后，他便到方丈内寻住持和尚，要他说话。不意和尚不在方丈，他只由方丈内墙上越蹿而去。黄天霸等又寻了一会，仍然不见他，只得快快而回。下了房檐，仍请朱光祖分头去赶，他亦用力赶去，只不见个踪影，未免心下不乐。此时已将五鼓，大家见捉不住双飞燕，只得齐回方丈，歇息片时。

那方丈却备了许多早点，请他们受用。黄天霸等杀了一夜，正在腹中饥饿，却好

和尚备出点心，正可以疗饥。于是大家吃了一饱。此时业已天明，仨人穿好外衣。天霸道：“咱们这会儿向那里去呢？可恨双飞燕这厮，又被他逃走，甚是可惜！不免往后又是费周折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这也没法，只好再为查访，能将他的住处访明，那就容易设法了。咱们此时，只好先向连环套，打听御马的消息，再作道理。”天霸答应，便与朱光祖仨人，一齐出了桃花庵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沿途趲赶，戴月披星。这日，因贪赶路程，过了投宿之处，无所止宿。褚标等仨人正在犹疑，打点主意。忽见东北角有座松林，劲节参天，浓荫匝地，约有千万株松，却是好个所在。就从松林里面，隐隐的露出烛光。天霸道：“那松林内定有人家，咱们到那里借宿一宵。”于是仨人走了一刻，进了松林。只见松林内有三五人家，茅舍竹篱，颇有脱尘之概。黄天霸仔细看见末了一家，屋内尚有灯光。即向褚标说道：“那家定未睡觉，你老前去打门。只要将门打开，有人出来，见了你老偌大的年纪，与他商量借住一宿，定然应允。若是小侄前去，他们见了少年的人，深夜前去借宿，断不敢相留。”朱光祖道：“黄贤侄这话倒说得不错。褚标哥就去打门吧！”

褚标答应，即走到有灯光的那家门口，先用手在大门上拍了两下，只听得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夜晚更深，那个前来打门？有什么要事？”说着，好似走出来开门的声音。少刻，只听里面先把门闩拔下，又听吱呀一声，门已开了。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苍颜白发，约有六十岁开外年纪。手上执着一个手照，先将手照向门外一照，口中问道：“是那个到此敲门？有什么事？”褚标见问，便上前先拱了一拱手，然后说道：“老丈，是俺等惊扰。只因贪赶路程，走过宿头，无处落店。故此冒昧到府，意欲奉商暂宿一宵，不知尚肯容纳否。”那老者先将褚标上下打量一回，见他也是白发苍颜，也自己年纪仿佛，谅非歹人。因说道：“寒舍蜗居，恐不堪老丈下榻。既然无处投宿，有屈一宵，谅也无妨。”褚标便谢道：“既蒙老丈相留，已是感激之至。但某尚有同伴二人，现尚在林外立等，未知老丈尚可一齐容留否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贵同伴现在何处？就请老丈将二位请来便了。”褚标见那老者已经答应，心下甚喜，当下就将朱光祖、黄天霸邀来，一齐进内。那老者将大门关上，手执手照，在前引路，过了院落，便是三间客堂。那老者将手照摆下，便请褚标等坐。褚标等仨人也就与老者行了礼，然后问道：“老丈尊姓大名？某等多冒昧，尚乞弗罪！”那老者道：“某复姓东方，名亮。相逢萍水，亦人之常，何罪之有？尚不曾请教三位尊姓大名，仙居何处。”褚标道：“某姓褚名标，这位姓朱名光祖，这位便是姓黄名天霸现同在总漕施大人标下。只因近来往北直一带访案，贪走路程，因此造府投宿，得见尊颜，这真三生有幸了。”那老者听了褚标这番话，当下惊讶问道：“原来就是诸位英雄，某闻名久矣！惜未能一见尊颜。今见尊颜何幸如之。但有失迎迓，尚求见宥。”当下谦逊了一回。东方亮即起身向褚标说道：“失陪片刻，便即出来。”褚标道：“请从尊便。”东方亮转身入内。原来他进去喊了人烹茶造饭，款待褚标等人。一晚无话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五回

樽酒言欢为长夜饮
是非代白作不平鸣

话说东方亮入内，囑令家人制酒备饭，款待褚标等人。你道这东方亮究是何人，何以与褚标等素昧平生，一见便如此殷勤款待？原来东方亮也是个年高有道的隐者，因闻褚标等忠义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故如此殷勤相待。不一会，已有庄丁拿出两壶酒、四件菜，调开座位，请褚标等依次坐定，自己便在下首相陪。家丁在旁挨次勘酒。东方亮执杯在手，让道：“乡居市远，盘无兼味，聊备村醪，恐不甚适口，幸勿见笑。”褚标等亦再三谢道：“某等夜半更深，前来打扰。既蒙这纳，已自不安。老丈又复多情，赐以酒食，某等更加感激，只好容后图报了。”东方亮道：“老丈说那里话来，某久仰诸位英雄盖世，忠义为怀，亟思一识尊颜，稍慰平生渴望。乃半以道途多阻，半以俗务羁身，欲去无由，因此牵绊。今者难得相逢邂逅，正可作永夜之谈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老丈高义，世所难得。但某等以萍水相逢，过蒙厚待，心甚不安。”东方亮道：“不必过谦了，我们吃酒吧！”于是大家吃了一回酒。

东方亮又道：“某有一事，敢问诸位。施公为世之名臣，朝廷之柱石，所谓至公无私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比之龙图阁学士亦不过如是。天下凡有冤屈者，莫不思得施公而一剖之，以为可以明白，可以申冤枉。街谈巷议，妇孺皆知，施公之声望，可谓至大且远。施公之神明，可谓至奇且精。但不知非所辖者，如有冤枉，可能向施公而一诉奇冤吗？”褚标等听了这话，暗道：“这老儿问的话，可也奇怪。难道他有什么冤枉，要去大人处申诉吗？”因问道：“老丈你不知道，我们施大人是位钦差大臣，并巡按大人。凡有民间冤屈，只要有原告前去，无不准词的，那怕就是隔了省分，也可移知本省督抚，将案卷调去审问的。老丈忽然问及此话，难道老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吗？”东方亮道：“某寄情泉石，啸傲烟霞，日与老妻、稚子作布衣暖，菜饭饱，以乐晚年，那里有什么冤枉？不过于耳闻目睹中，有一件极不能平的事。若非施公神明，恐今生今世不能判断明白；便是来生来世，也不能申此冤枉。久有此意，欲去淮安告状，恐怕施公因越省渎诉不准；待欲京控，又怕京中无施公之神明独断者。因此负屈含冤，已将半载，若再延时日，不免要定成死罪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敢问老丈，这受屈的究是何人？系为何事呢？”

东方亮道：“说起来也甚可惨。离此不远，有一市镇，名田家集，系属固始县所管。集上有一家药材铺，唤作大生堂。店主姓沈名天成。这沈天成夫妇两个，他妻子梅氏，生得颇为美貌，年约二十开外。这天成却是续娶；前妻并无儿女。这大生堂的生意颇好，店中除伙计以外，沈天成有个表弟姓杨，名唤式玉，也在店内帮同沈天成管理帐务。三月间，沈天成就命他表弟出外办货，约一个多月。杨式玉办货回来，见他表

兄已经身死，药铺亦复关歇不开，店中伙计全行歇去。杨式玉这一见，自然惊慌无地，追问表兄如何身死，他表嫂梅氏说是‘患痧而亡。’杨式玉就有些疑惑，而又死无对证，也就罢了。那杨式玉也未回家，当日仍在表兄家内住下。因为表兄虽死，各伙计虽然辞歇，店中还有些帐目要盘查一番；该还的还人家，该讨的讨回来，好为寡嫂将来过日子。杨式玉这个好存心，也不算坏。那里知道第二日一早，即有本集地保陶三，说杨式玉杀毙寡嫂，将他拖到县里报案。固始县因人命重案，随即到集上相验，果见有个无头的女尸横在房内。因此固始县即将杨式玉讯问了几堂，叫他招出如何杀毙表嫂。这杨式玉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打成招。固始县又要叫他将人头交出，他那里交得出来？两次三番，受尽苦楚，到现在还不曾将人头交出。诸位你看他可冤屈不冤屈吗？”

黄天霸道：“据老丈所言，这杨式玉既受此冤枉，难道他无家属，不去上宪那里控告吗？”东方亮道：“这杨式玉并无家小，只有一个老母，今年有五十多岁。他也曾到府里喊冤，怎奈府里不准。又往省里控告，依然批驳下来。真所谓：天高皇帝远，有冤无处申！居心欲往施公那里告状，又恐越省渎诉，还是不行。因此在家，坐而待毙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陶三家离沈天成家有多远？他又何以知道沈梅氏是杨式玉杀死呢？”东方亮道：“陶三家紧靠沈天成家宅后。据陶三所报，系这日早间，因见沈家后门口有血迹一条，因此追问。又去沈家探视，才知道梅氏被杀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何以晓得梅氏被杀，确系杨式玉所为呢？”东方亮道：“据陶三所说，当沈天成在日，这杨式玉便与他表嫂不睦，时常吵闹，有要害死他之说。却好他表兄已死，沈家又无旁人，定系挟仇将他杀害。陶三因贴近紧邻，恐将来受累，因此前去投案，将杨式玉捉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陶三现在还住沈家宅后吗？”东方亮道：“并未移居，还住在原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据老丈所说，这杨式玉的冤枉，恐是一定无疑了。但不知杨式玉这人平时行为如何呢？”东方亮道：“若问杨式玉的为人，虽然才二十多岁，却甚忠厚老实。通田家集的人，没一个不知道的。现在他遇了这件事，通集的人也没有一个人不给他喊冤枉，却是没法。”天霸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好在杨式玉不曾将他表嫂的人头交出来，就固始县再糊涂些，总不能定案。施大人那里原可去告。怎奈路途太远，他一个老母怎能去得呢？我们施大人秋间要请陛见。不过九、十月便要进京，那时必走此处经过。可命杨式玉的母亲就近拦控，施大人也可就近准词审问。”东方亮道：“照尊驾说来，没有人头，是不能定案的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俗语说：‘捉奸捉双，拿贼拿赃’。何以见得是他所杀呢？因此虽已成招，却无真实凭据，所以不能定案。”东方亮道：“施大人究于何时才可驾临此地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至迟十月，就要从此经过了。”东方亮道：“那时诸位还同来吗？”天霸道：“某等都要来的。”东方亮道：“那就好了。这事非是某多言，实在见那杨式玉是个好人，不是杀人之辈。今遇此难，未免可怜，究竟有无冤枉，必待施大人一断便可明白了。将来大人来此，杨式玉的老母前去控告，还求诸位就中照应才好。”黄天霸道：“那倒不须嘱托。”说着，东方亮又劝了一回酒，然后才撤去残肴，大家安歇。次日天亮，天霸等起来预备动身。东方亮又做了许多早点，请他们三人用饱，然后告辞而去。后来杨式玉的老母，果然等施公陛见进京，道经河南，他便前去告状。经施公将杨式玉判明冤枉，又

捉到奸夫淫妇，将固始县参革结案，此是后话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褚标、黄天霸、朱光祖三人离了松林甸，只往连环套而去。你道这连环套在什么地方？

说来可实在不近。当时窦尔墩专在北路一带做马贼。后来被黄三太镖打之后，他便远走他方，逃至张家口外，择地而居，就寻了这座连环套。这连环套不但三面皆水，曲折连环，而且山岭参差，高耸天外。周围有四十多里方圆，上面还有关寨，窦尔墩就择了这个地方住下；又聚集了许多江湖上绿林中的朋友，在此地又做了一个寨主。平时分遣各头目下山打劫大注之财物，上山使用，却从未破过案。因他这地方，那些捕快固然不知道，就便有一两个知道的也不敢来，因此颇觉相安，比那从前做马贼的时节还要安逸。毕竟黄天霸何日才进连环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六回 老褚标患病在中途 朱光祖设计诱强寇

话说黄天霸、褚标、朱光祖三人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这日走至天津不远，寻了客店住下。忽然褚标在路大病起来，一连三四日，不但是腹泻不止，而且寒热交作。黄天霸、朱光祖二人，好不急躁。好不容易到了七日，才算退了寒热，腹泻也算止了。天霸便与朱光祖道：“我看褚老叔病虽渐好，还须养息才好。将褚老叔送回淮安，连环套让我一人独去。朱老叔意下如何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将褚大哥送回淮安，虽是极好；但恐怕混进不行，连环套须得他前去走一走方好。”天霸道：“我亦知道不可无了。但是病虽稍退，若再沿途受些感冒，他是有了年纪的人，可万不能再病了。莫如送他回淮安去，他老人家固可养息，我等亦可放心。愚见还是送回去的好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却有个主意在此：赶紧修书一封，着个妥当人，连夜赶回淮安，请大人将关参将、计都司、李五爷派来，留一人在此，专门与褚大哥调理病症；其余同往连环套。事成之后，再一同回淮安，不知贤侄以为然否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如此所为，往来也须一月，岂不有误日期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赶得快，来往二十日足矣！等他们到来，再行一同前去，也还不迟。”

二人正在互相议论，忽见关太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昆四人走进店进。黄天霸一见，好生诧异，因急问道：“诸位兄长何以也到此地？”计全道：“不期在此遇见，真是巧极了。只因大人于贤弟走后，忽然有个朋友从京里出来，便道淮安，到衙门里去拜。大人随即相见，闲谈中说起连环套一事。大人的那个朋友因说：‘连环套这个地方，尚在口外张家口。’大人听了此话，第二日即命我等前来——为的是恐怕贤弟等不知连环套在口外，难于探访。不意在此遇见，正好一起同行了。但不知贤弟也住这里呢！”黄天霸闻说，心中好不喜悦：因得了连环套的所在，免得沿途探访地名。因将褚标患病的话说了一遍。计全这才知道，因又同至褚标房内问病；又将来意说明，褚标也甚喜欢。

当日大家商议，即留李五爷在客店内与褚标作伴，其余同往张家口连环套，探访御马消息。过了一日，黄天霸、朱光祖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五人，辞别褚标、李五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日，已至口外，沿途问明路径，又走了一日，已离连环套不远。黄天霸等寻了客店住下，当有小二进来招呼。晚间无事，计全便问店小二道：“我等闻得这里有座连环套，这里面地方甚是广大，我等意欲进去一游，不知你可能带我等进去吗？”店小二一闻此言，先将舌头一伸，说道：“你老可真奇怪，什么地方不好去游玩，偏要到连环套去，这个地方也可去游得的吗？”计全道：“我等闻得那里甚为热闹，怎么去不得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老真是所闻不实了。这连环套是个强

盗窝，怎么你老要去那里？俺们可实在不懂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怎么连环套现在变了强盗窝了？我可不知道。但是那里有多少强盗？为首的姓甚名谁？”小二道：“俺也不知道为首的是那个，姓甚名谁，更加不清楚了。若问如何厉害，但听人说：‘个个皆会飞檐走壁，武艺精强。’俺却不曾见过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可知道那里有什么规矩吗？”小二道：“也曾听说这连环套三面皆是水，只有一面是陆路。内中曲折连环，不认得路的，走了进去，必然走不出来。而且山下皆有人把守，进出的人皆有腰牌，若无腰牌，除非头目不问，其余总要盘查的。不但盘查，而且还要当奸细看待。虽是强盗，规矩却是极其厉害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可知周围有多少地方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周围四十里，皆是连环套所管。由平地直到山顶，听说共有三道关寨。把守的极其严密，若无腰牌，虽插翅也不能进去。”计全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们误听人言了。若不细细问你，误到那里，还要险遭不测呢！真所谓‘欲知山下路，须问本方人’。这真是古语不错了。”计全将连环套大概问明，店小二也就出去。

计全便与大家商议道：“据店小二说来，这连环套如此严密，怎么能进去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计大哥不必过虑，任他龙潭虎穴，俺们既到了这里，还能不进去吗？无论他怎么把守严密，总要设法进去的。好在已知道路径，今夜便可前往探听一回，再作计议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！你倒不可孟浪。窦尔墩这老儿可非寻常的小辈，你家令先尊大人那种盖世英雄，还须三次才将他打服降了，即此也可知他的厉害。此时老贤侄若将他当为寻常小辈看待，孟浪前行恐怕于事不成，反受其累。必得大家商议个妥当计策，然后依计而行，方免后虑。只要进去将那御马的消息打听出来，那御马果在那里，却就易于设法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据老叔所言，好谋而成，固是极好之事，但不知计将安出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愚兄倒有个主意在此：明日可即离此地，换一家客店。将我们带来的人，全装着车夫模样；再在本地雇一二十辆小车，车上多装石块，又用包袱盖好；贤弟扮作保镖装束，我等也装着保镖人，押着小车走他山下经过。他见了这许多银两，岂有不来劫掠之理？那时再并力与他们一战，务要将他头目擒一个过来，然后再作计议。却不可将车子的物件，被他看出破绽来，那可不好行事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计虽好，那里去雇这许多小车呢！”朱光祖道：“小车倒不难，只须有钱便雇得到。不过须请本地人去雇，我等恐怕不行。还有一说，计贤弟说须要离此地，重换一家住下，好去办事。我的愚见，客店也不须重换，不妨将这店内的主人请来，告诉他明白。”大家答应，于是便将店主人唤进。

原来这店主人姓陆，名唤松云。陆松云走到房中，先问了黄天霸等尊姓大名，然后问道：“客官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计全道：“我等没有别事，只因连环套是个大盗的窝巢，往来客商，无不受他的大害。我等并非客人，乃系奉旨前来，剿灭山寨。方才听你家伙计所说一切，奈他那里防守甚严，外人不易进去，因此我等设计前去诱他。现在却少一物，非贤东代办不可。所以相烦一办，却不可稍露风声，使该盗知觉，我等枉劳心机。”陆松云道：“不知诸位官长所需何物？请即吩咐便了。”计全道：“烦你代办小车十几辆，沙袋二三十条，石块千余斤，后日都要齐备。”不知陆松云能否答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七回 黄天霸解饷诱贼 朱光祖借牌还刀

话说陆松云听说此话，因道：“既承诸位官长到此捉拿强人，剿灭山寨，为我们地方除害，小人们且感恩不尽，理应稍竭微劳。但是长官所要各物，这车辆尚可如期应命，沙袋也还可以设法，惟有千余斤石块，后日断不能如数全有。长官能展限一日，小人便好去办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稍迟一日，却也无妨。但不过务要机密，万不能稍露风声。倘若泄漏风声，那时可不能怪我等毫不容情了。”陆松云道：“长官但请放心，小人若稍漏风声，甘愿治罪。”朱光祖大喜。陆松云也即出去。到了第四日，俱已全备。

这日，黄天霸改扮了保镖的装束，朱光祖、何路通、关太、计全，也各改扮随行保镖的模样。大家饱餐已毕，暗藏了兵刃，将沙袋所装的石块，分装上十二辆小车，车上插着保镖的旗号，命车夫推着车辆，出了店门。黄天霸等在后押解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走了约有半日，早望见一座高山，但见峭壁岩，由山根上去，大概有二十余里。山顶上并不见什么房屋，唯见树木森森，上蔽天日，这山势好生险峻。天霸一面前行，不一回已离山根不远。天霸正在凝神观看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山中冲出一队喽兵来，后面有四个大汉皆骑着马。为首一人，身長八尺开外，猪肝色面皮，颌中一部钢须，手执朴刀；后面跟随三人，皆是强盗形容，满脸的穷凶极恶之状。只见为首的那人，一声大喝道：“你等听者！快将买路钱送来，放你等过去。若有半字不肯，可知道你爷爷的厉害！”黄天霸一见，也就迎了上去。喝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快通名来，咱爷爷刀下不斩无名之辈！”那为首的强盗道：“好小子！要问咱爷爷的大名，你且听了。咱乃连环套大王郝天龙的便是！这后面三位，是咱爷爷的三个兄弟：郝天虎、郝天彪、郝天豹是也。你是何人？快快报名过来，好待咱爷爷送你归阴。”黄天霸大怒道：“咱乃保镖大师傅王雄是也！你不必多言，快放马过来厮杀。”郝天龙闻言大怒，大喝一声，飞舞朴刀，拍马过来。黄天霸也舞刀相迎。两人战未数合，郝天龙已是抵敌不过，正要败走，早被黄天霸伸过手去，将郝天龙生擒下马，命车夫将他绑了。郝天虎三人一见哥哥被人生擒过去，大家一齐并力杀上前来。黄天霸抖擞精神，便迎住郝天虎，计全、朱光祖、关太、何路通也就齐来迎战。战未一刻，郝天虎等固然力不能敌，且又寡不敌众，皆被黄天霸等杀得大败而去。黄天霸便要赶杀上山。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不必性急，现在已经捉住一个。咱们欲进连环套，就在捉住的那人身上。咱们可先将他带回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天霸道：“现往那里去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来的时节，见离此三四里路有一客店，咱们且回到那客店住下，再作商量。”

天霸当下答应，吩咐车夫，将车辆回头赶去。他便押着郝天龙一路回来。不一

会，已到客店。黄天霸等将车辆安下，又将郝天龙放在一旁。走进房间，当有店小二招呼已毕。黄天霸便问朱光祖道：“朱爷，你老方才说欲进连环套，就在此人身上，但不知如何设法，乞道其详。”朱光祖闻言，即走到黄天霸面前，附耳低低说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知里面的消息了。”天霸听说大喜，即刻同朱光祖、计全、关小西、何路通五人，来到郝天龙房里。只见郝天龙四马攒蹄捆在那里。黄天霸即上前亲解其缚，向他躬身一揖，道：“某多多冒犯，幸勿见罪！”郝天龙也还礼答道：“某被捆之人，敢劳如此？前者冒犯，亦望恕罪无知。”天霸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随即送郝天龙到房间重新施礼。郝天龙又与朱光祖等人见礼已毕，然后坐下。天霸又命店小二送上茶来。天霸复问道：“好汉在这连环套，还是独守此山？还是另有寨主？”郝天龙道：“俺不过率领兄弟四人。多蒙寨主之情，在这连环套当了四个头目，镇守四座寨营。俺家寨主平时却不出来。”天霸道：“但不知贵寨主姓甚名谁，镇守此山有几年了？”郝大龙道：“俺家寨主姓窦名尔墩，到此已有多年。从前专在北路一带做些买卖，江湖上也大大地有个声名。还有个小寨主，名唤飞虎，也是武艺精强，江湖上也有些名望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就是窦老英雄，某闻名已久矣！常要去拜访，恨无其便。今幸到此，明日当竭诚去拜他一拜。但不知这山上那四座寨栅如何严密，某可能上山吗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若问这四座寨栅，第一道名叫飞豹栅，是俺四弟把守；第二座名飞彪栅，乃俺三弟把守；第三、第四这两座名飞虎、飞龙，却是俺与二弟分别把守。平时无论什么人，欲进大寨却不容易。俺们上山有个规矩：是凡在山的人，上自俺等兄弟，下次小喽罗，每人都有一面腰牌，出入须要验明腰牌无误，方准放他行走。若无腰牌，就便是自家人，也要当作奸细办的。因此人人腰间各有腰牌一面悬挂。尊驾若要上山拜访寨主，俺便即日回山告知俺三个兄弟，如见尊驾一到，叫他们即刻开栅便了。”

此时朱光祖在旁见郝天龙身旁着腰牌，因暗与黄天霸打了个手势。天霸会意，也就指着那腰牌与郝天龙道：“尊驾这腰间所挂的，莫非就是腰牌吗？”郝天龙道：“正是腰牌。”天霸道：“如要上山拜道，就以此物为凭据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即以此物凭据；若无此物，就干例禁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既如此，某明日要上山拜访寨主，虽有尊驾之言，可请令弟开放进去。若令弟那时偶然不在那里，某无此腰牌，不但不能进去，还恐有干例禁。那不是空跑一趟吗？某意敢请尊驾这腰牌一用，到山之后，即使奉还。不知尊驾尚可见允吗？”郝无笑道：“尊驾未免虑了，既然如，这腰牌借与尊智者何不？”说着，便从腰间摘下来，递与天霸。天霸道：“某还有一虑：今虽承尊意肯借腰牌，若某到了宝山，寨主爷不肯相见，那不还是空跑一趟，有负某的诚意吗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尊驾如实意前去，俺家寨主断不会不见的；即使有什么话说，俺当一力荐引，断不致有负尊驾之意，但请放心。”天霸道：“能得尊驾先为我荐，咱便毫无他虑了。”郝天龙大喜，当即辞别。

原来郝天龙是个莽夫，被黄天霸这一番说项，把个郝天龙说得糊里糊涂，把腰牌送与天霸，接过朴刀，道谢而去。黄天霸将他送出门外，转身回来。朱光祖又向天霸用话激道：“老贤侄，现在腰牌虽有了，但是那山上实在不容易上去。虽然郝天龙有此一番说话，强盗的心却不可测度；万一郝天龙明日有变过来，那时老贤侄身入险地，恐

怕不便。在我看起来,还是不进去的妙。”天霸一闻此言,大叫一声道:“俺黄天霸若不将御马探听出来,誓不相见!”说着掉转身便气冲冲而去。毕竟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八回

联交结强盗苦陈词 探情由总兵假献马

却说郝天龙别了天霸等人回转山寨，走到半路，正好遇见郝天虎等，带了许多喽兵，重新赶到杀来。郝天龙一见便喝住道：“兄弟不必如此！那姓王的却是好人。为兄的被他捉去，以为性命难保。那里知道，他不但不与我为难，反而给我亲解其缚，与我谈了半日。我将寨主大名说出。他原来久慕寨主的大名，要来拜望寨主。将为兄的腰牌借去，说是明日一定到山给寨主拜望。”说了，当下便一齐回转山头。

到了次日，窦尔墩便将郝天龙等传至大寨，大家参见已毕。窦尔墩道：“近日山下有什么肥羊从此经过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并没有什么肥羊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诸位贤弟，既然无有生意走此经过，还须到各处张罗才好。不能坐吃山空。”郝天龙答应道：“早晚当去远方打听便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有个巡山喽兵拿了一封简帖，走到窦尔墩面前跪下，说道：“启大王爷！山下现有一个姓王的，说是久仰大王的姓名，前来拜访，不知大王可招呼进来吗？”窦尔墩闻言，因问道：“此人有多大年纪？”喽兵道：“约有三十开外”。窦尔墩道：“他还带什么人来？”那喽兵道：“就是他一人，并无伙伴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这可奇怪。他既未带伙伴，怎么独自到此？他是个小娃娃，又何以知道俺的名望？你去向他说，就说我不见，叫他好好回去吧！”郝天龙在旁说道：“大哥，在小的愚见，还是见他的为是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贤弟！你此话怎讲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人家既有心前来拜访，那管他年纪大小？不必说那姓王的三十多岁，就是他十几岁，只要他竭诚前来，也是他一片好心。若不将他请进来，显没了俺们江湖上义气，而且要被他人小量了俺产。所以小弟愚见，还是见他的为是。”窦尔墩道：“据贤弟所言，这姓王的是要见的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要见的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见得的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见得的”窦尔少敦道：“既然见得，就烦贤弟与咱一同出去相迎。”郝天龙答应。窦尔墩又命众喽兵排队迎接。众喽兵答应一声，即刻排起队伍，大寨内又奏起乐来，大吹大擂，窦尔墩迎接出去。

你道黄天霸如何上得山来，只因他有了腰牌，因此毫无阻挡。黄天霸正在寨外等得心急，忽闻大吹大擂，鼓乐齐鸣，知道山上有人迎接出来，他便留神观看，但见：前面走的四人，便是昨日会见的郝家兄弟。后面一人，身長八尺相开，五色脸，凹眼睛，尖鼻梁，扫帚眉，颌下一部红须，实在相貌狰狞，穷凶极恶；身穿一件洒花直裰，脚踏粉底乌靴。黄天霸正自凝神观看，忽听一人招呼道：“来者莫非姓王吗？”黄天霸一闻此言，知道是郝天龙的口音。因抢进一步，答道：“在下便是王姓。那位是寨主？”郝天龙指着窦尔墩道：“这便是俺家寨主。”黄天霸便即上前，欲与窦尔墩行礼。窦尔墩当下拦道：“且请大寨内坐下谈心。”黄天霸答应，窦尔墩让天霸前往大寨。不一刻，已到了大

寨，彼此行礼已毕，窦尔墩让天霸上座。有喽兵献上茶来。天霸开言说道：“在下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早欲前来拜访，恨无便到此。今日便道经过，一来拜望，二来特献一匹好马与寨主乘坐，但不知寨主爷尚肯笑纳否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俺与尊驾向未谋面，何敢擅收宝马？但不知所得之马，何谓宝马？可能一闻其详吗？”天霸道：“寨主若问此马，虽不能算龙驹，也要算得一匹马中的良骥。俺因此马非绝大英雄，人中豪杰，恐不能消受。某素仰寨主英名，故愿献此马以为坐骑。这匹马某本无意而得，昨经过张家口，偶在馬市闲游，忽见这匹马身長丈二，离地高有八尺，浑身毛片雪白如霜，四足开张，大如盘盖，两个呼风耳，高竖顶门，真好一匹坐骑。某见此马，便要出价去买，可恨那卖马的高抬其价，说要一千银方可出售。某一时性急，见故意居奇，便存了一个盗马的心思，使他一两银子都取不回去。因于夜间到馬市，轻轻地将马盗了出来，某便骑上那马飞奔而走。那知此马放出一身绝技，其快似飞，真个是逐电追风，日夜可行八百里。某亦明知此马虽然盗了出来，也是难带回去。若欲送与他人，实在又不能割舍。因仰寨主大名，所以特此奉献。但寨主不可小量此马，务要笑纳的。倘若见外不收，不但令进献之人生愧，且埋没此宝的宝贵了。而况此马真不易得，寨主爷可肯笑纳否？”

窦尔墩见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尊驾得了这匹马，就将他说得如此宝贵，在俺家看来，也不算什么希罕，俺家现放着一匹不世的宝马，真要算得价值连城，名唤‘日月骠骠’。日行千里。比尊驾的这匹马，可是要宝贵百倍了。”天霸此时闻得此言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果然此马被他盗来。既有着落，那就易于设法了。”因问道：“寨主爷既夸得这‘日月骠骠’马，如此宝贵。但某不曾亲见，总有些不肯相信。某以为咱这匹马，就无处寻觅。那里还有‘日月千里’的马呢？恐怕是寨主爷故作此说吧！若果真有此马，可能赐咱一看，好给咱见识见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尊驾如不肯信，俺家就将那马牵出，给尊驾一观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既如此，便请寨主爷牵出来与在下一看。”窦尔墩当即命人将“日月骠骠”马牵来。当有喽兵答应前去。不一刻，已将马牵至寨内。窦尔墩即请黄天霸去看。天霸只得极口赞道：“果是好马，不愧寨主爷居奇。但是寨主爷这匹马，系从何处得来，可能一道其详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尊驾不知，此马乃当今万岁之叔梁九公千岁的坐骑，向在御馬房喂养。俺家久已羡慕，因此将它盗来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匹马就是御马。现在被寨主所盗，难道当今万岁就罢了不成？也不追问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尊驾此话又不明白了。御馬房既失了马，那有不追问之理？但是他不知道是俺所盗，又向何处追问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若是有人知道，这匹马现在这里来，到京里报上一信。当今万岁便即刻发兵前来，那时寨主爷能不将此马交出否？”窦尔墩道：“果能有人知道，俺家别有道理。那怕他发兵前来，只要寻不出此马，他又能奈我何？”天霸道：“敢是寨主爷到了那时，又将此马藏在他处，使官兵搜不出来，或是闻风而逃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俺实不相瞒，只因有一家，可以去寄在那里。不但寄在那里，俺还要去送信：说是此马是他所盗，俺便可以置身事外。自古道‘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。’只要有了真赃实据，还怕他赖不成？不是他盗的，到了那时，见有原马在此，也是他盗的了。不然何以

这匹马就在那里呢？即使有人实在知道是俺所盗，将俺捉去，俺也要将他扳上一扳；说是他使俺去盗，也要将他扳倒，使这一家问罪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寨主爷如此所为，莫非这一家与寨主有仇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俺若与他无仇，何必要去移害？”天霸道：“但不知那家姓什名谁呢？”毕竟窦尔墩说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九回

争胜负窦尔墩定期
决输赢黄天霸讨战

话说窦尔墩因天霸问他这仇人的姓名，当下便道：“尊驾有所不知，这人虽非血海冤仇，也算仇深似海。只因当日有个黄三太那老儿……”天霸听他说了一句，便变色问道：“黄老英雄怎样？”窦尔墩道：“那老儿俺与他向无仇隙，他做他的镖客，俺做俺的买卖。这日因打擂台，他将俺三次打败，因此俺的名望被他败了！”天霸道：“据寨主所说，到底他老人家算得是个老英雄，天下闻名了。寨主既被他老人家打败，就该自悔，才是道理。为何要出这等毒计，前去害他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你这话说得太不近情了。你可知道谁不要名？谁不要脸？那老儿虽有了声名，俺家可不能名闻天下；不但如此，而且被江湖上朋友耻笑。你道这仇恨可深不深吗？俺家久思报复，恨未得便，现在将御马盗来，移害他一家性命，才出俺心头之恨呢！”天霸道：“寨主爷！俺且问你一人，现在那总漕施大人，此人究竟如何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那施不全俺家亦久闻他的大名了。”天霸道：“这施大人还算是清官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他要算是大大的一位清官。”天霸道：“还是清官好？还是赃官好？”尔墩道：“自然清官好，那有赃官好的？”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清官好，你怎么不怕清官呢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俺又不去惹他，为什么要怕他呢？”天霸道：“你虽不去惹他，就是你移害于人的恶计，若被施大人知道了，也不能轻恕于你。即便施大人不知道，难保黄老英雄不去他老人家那里申诉。既到他老人家那里申诉，这要经他老人家讯问，也不怕你不招出实在口供来。那时虽要移害于人，恐怕未必能够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即便施不全知道，或是黄三太那老儿去告，不必说施不全没处寻俺；即使将俺寻到了，只须俺咬定牙关，硬栽那老儿主使，施不全又能奈我何？”天霸道：“据你所说，施大人死也不怕的。你可知道黄三太老英雄早已去世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那老儿死了？”天霸道：“他老人家去世了。但是他老人家虽然去世，却有个儿子，现在要算得国家栋梁，施大人心腹。一个天下无人不知，无不人畏，四海闻名的英雄黄天霸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原来那老儿已死，可是便宜了他。若说他的儿子，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，未必有什么能为，你不必说他的儿子如此的厉害。”

此时天霸正是怒不可遏，免不得大声说道：“你说他儿子是无名小辈，你可曾会过这黄天霸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俺虽不曾会过，料想也甚平常。”天霸道：“你要会他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又何必会此小辈？”天霸此时实捺之不住，因大声喝道：“窦尔墩！你这老儿坐稳了。你可认得漕标副将，遇缺升补总兵官，咱老爷黄天霸吗？”窦尔墩一闻此言，大惊失色，因也怒道：“黄天霸！你这小子，休得口出大言，须知俺爷爷不是好惹的。”天霸道：“俺爷爷那管你好惹不好惹，只要你将御马速速献出，俺爷爷与你万事甘休；若再有半字含糊，可莫怪咱爷爷有些对不起你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天霸，你休得猖狂，你可

知道俺的双钩厉害吗？”天霸道：“咱也不管你双钩单钩，只要将御马火速送出，咱爷爷或可看你的薄面，不加罪于你；若再自恃武艺，难道你有钩，咱老爷没有刀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天霸！俺家也不与你辩此口角。尔若赢得俺的双钩，再将御马复盗出去，俺家便从此撒手，永不再做此等买卖。只恐你徒有虚名，赢汪得俺爷爷的双钩，盗不出御马，那就是一个没用的小子了。俺也不与你计较，尔可再叫别人前来会我，尔不必再到俺大寨了！”天霸道：“咱若赢不得双钩，盗不出那御马，咱也不算是个赫赫有名的黄天霸。但是咱今日手无寸铁，不便与你争论，明日吾来，擒你便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天霸道：“明日定来会你。”黄天霸说罢即辞出，独自下得山来，当即赶回客店。

朱光祖一见便问道：“所访各节，究竟有无消息？”天霸道：“御马也曾见过。原来就是这窦尔墩老头儿所盗；他因为与小侄的父亲有夙仇，要将此马来送到咱家，要害俺全家性命，现在小侄已经与他说明。他说：‘只要小侄赢得他的双钩，便将御马送出’小侄也与他说定：明日会他，与他比个高下。如小侄赢得他的双钩，不怕他不将御马交出，若再有翻悔，咱可不能善自待他了。”朱光祖听说，当时眉头一皱，又将头摇了一摇。天霸道：“叔父如何这等模样？敢是料小侄不能赢他的双钩？还是怕他不还御马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俺倒不甚怕他不交出御马，只愁老贤侄赢不得他手内双钩。”天霸道：“他的双钩就这样厉害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他的这双钩，却非别样兵器。名曰‘虎头倒软刺索钩’，百步之外钩人兵器，百发百中。人若碰到他钩上，这人定然肉绽皮开，筋酥骨断。而且他这二对虎头钩，曾用毒水煮过，所谓见血封喉。人不被他钩上，却不要紧；若皮肤被他钩破，只须七日，浑身定然发肿而亡。他却有解毒的妙药。所以昔日你家尊大人与他比试擂台时节，曾经与他讲明，不准带着兵器，只比拳脚。后来被你家尊大人暗用金镖，将他打败。因此与你家尊大人有如此仇隙。他今既约你前去与他比试，贤侄又答应下来。如若不去，必然给他耻笑；如若前去，他这双钩，贤侄定然赢不得。非是俺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其实那人双钩真是厉害。贤侄既与他约定，明日前去，务要格外留心，万万不可勉强，更万万不可凭自己生性！能赢得最好，如若不能，可赶速回来。好在御马既有着落，即使赢不得他的双钩，咱们大家再设计策，总要将御马取回。不然，贤侄有违旨之罪，就是咱也无面目回见大人。贤侄宜见机而作，不可任性而为。”天霸听朱光祖说了这话，知他是一片好意，也就唯唯应命。黄天霸安歇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即便起身，饱餐已毕，便约朱光祖等一齐前去。走了一会，已到连环套山下。天霸即向朱光祖等道：“诸位可在此稍等一回。”朱光祖慨然答应。但见天霸装束停当，取了单刀，藏了镖囊，飞身上马，各人亦带兵器。黄天霸一骑马，便飞到山前，高声大喝：“上面听着！你可速报知窦尔墩那老儿，就说漕标副将升授总兵黄天霸老爷，特来与他比试。叫他速速下山，比个高下。”那巡山喽兵一闻此言，即刻飞报进去，到了大寨，就将黄天霸说的话，告知窦尔墩。尔墩闻言，也就命人备马，他便将钩提上马，直往山下冲来与天霸比试。毕竟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回 使双钩败走黄天霸 设妙计暗算窦尔墩

话说窦尔墩提钩上马，冲下山来，早见黄天霸立马以待。黄天霸一见窦尔墩出来，大怒喝道：“该死的匹夫！大胆的强盗！不思悔过，反要移害于人，擅盗朝廷的御马。咱老爷今日到此，还不早早下马受缚，难道真要与老爷比试吗？”窦尔墩闻言，也大怒道：“好杂种！你休得多言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若赢得咱老子手上的双钩，咱老子自然将御马交出，让你去朝廷立功；若赢不得咱老子的双钩，不但休想御马，还要使你磕个四方头，方饶你性命。若道半个不字，休怪俺老子无情，将你擒获上山，替那黄三太送死。好小子！你快放马过来便了！”黄天霸闻言，“哇呀呀！”一声大喝，因骂道：“咱老爷若不将你这无耻的老匹夫捉住，碎石万段，誓不为人！”说着将马一拍，飞纵过来。举起一刀，直往窦尔墩劈面砍去。

窦尔墩一见黄天霸举刀砍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说着将右手虎头钩一起，就向天霸的刀上来迎。天霸也知他的双钩厉害，那里能将手中给他的虎头钩搭住？随即将刀向怀里一收。窦尔墩一刺落空，不曾将天霸的刀钩住，当下即飞起左手的钩，向天霸刺来。天霸见这来势甚猛，即便将马向旁边一领，那马从窦尔墩身旁擦过。天霸就回身反手一刀，窦尔墩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左手钩向里一收，又将右手钩向背后来迎。天霸天霸已打定主意：“任你双钩厉害，我总不与你对面交战，专在你背后乱砍。难道你有后眼，可使双钩吗？”天霸见窦尔墩已回转身来，左手钩刺到，也不去迎接，又将马一拍，从窦尔墩右侧闪躲过去，趁势又是一刀，直向窦尔墩右肋下刺进。窦尔墩道：“好小子！来得好！”说着就将右手的钩，向天霸的刀上一磕，准备碰上去，就这一绞，那怕你刀法再厉害，总要被他绞落下去。天霸见了这钩磕将下来，知道他要来绞刀，便又将刀向怀中一收来，窦尔墩的钩落空之时，复一刀认定窦尔墩胸前刺到。此时窦尔墩右手的钩不及来迎，只得将左手钩复又来迎。天霸这一次又未刺中，他的钩复又刺来。天霸暗想道：“我与他如此战法，怎能赢得他的双钩？不若冒险与他试一试看，单看他双钩怎样厉害。”主意已定，一面将钩让过，一面喝一声道：“窦尔墩你这老儿，看你老爷的刀吧！”说着就一路花刀砍进去，只见前八刀，后八刀，左八刀，右八刀，上下又是八刀。真个是舞动如飞，大有神出鬼入之妙。窦尔墩也就前后左右，上下遮拦隔架，迎接他的花刀。在天霸蛮想这一路花刀杀进，总可伤及窦尔墩一处；那里知道窦尔墩的钩法实在厉害，不但不能伤他，而且无懈可击。在窦尔墩初以为他藏闪躲避，不敢与他左右争斗，只道他有名无实，今见他舞出花刀，暗暗有些惊讶！虽

然自家钩法，却是精妙无匹，唯花刀一层，不能过于藐视，若偶然大意，不免即为所败，因此也就格外留神迎敌。两个人全有用意。等到天霸一路花刀使完，你也不曾将我刺伤，我也不曾将你打败。此时天霸杀得兴起，准备与他死战，偏要胜他的双钩。因大吼一声：“窦尔墩你这老杂种！咱老爷不愿你在马上相斗，你敢下马步战吗？”窦尔墩闻言，正中心怀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马战虽然得势，却不比步战灵便。步战身纵蹿跳，自由便利；马战任你身躯灵活，总不能如步战便捷。因此窦尔墩正中心怀，当下说道：“好小子！你要步战，咱老子还惧你不成？”说着就跳下马来。

黄天霸见他下马，自己也即跳下，站立身躯，放开架路，随即一刀向窦尔墩刺来。窦尔墩也就接住。两人一来一往，又杀了三十余个回合。忽见天霸一刀砍去，窦尔墩将双钩一接，不知不觉这左手的钩已将天霸的刀搭住，趁势向怀里一拉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知道自己的刀已被他钩住，因急向怀中来拖，居心将他的钩拉断下来，便可将刀收回。那里知道正在用尽平生之力，与窦尔墩夺刀，又见窦尔墩左手钩又到。天霸心中暗道：“此时若欲胜他，断断不能，不如使他上个小当，后再设法。”因将手一松。窦尔墩出其不意，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天霸见他跌倒，便趁着抢进一步，一面取出镖来，准备去打。那知窦尔墩虽然跌倒，并未昏迷，还是刻刻留神，防备天霸暗算。此时已看出破绽，赶将身子爬起，一撒手，早将手中的钩抛了过来。天霸不及提防，小腿上早被着了一钩，所幸不曾着肉，系将靴统子钩住。天霸连说：“不好！”急急将小腿往后一缩，那靴统被钩下一段来。黄天霸不敢恋战，只得撒腿就跑。朱光祖等远远地见天霸败下，赶着追过去，给他将马圈住。天霸上马，一齐回客店而去。窦尔墩大获全胜，心中好不欢喜。也不再追赶，率领众喽罗回山。

且说黄天霸等败回客店，众人下马，进入房间。朱光祖首先问道：“老贤侄你中了他一钩，曾伤及那里？”天霸道：“幸不曾伤及皮肉，但将靴统子钩去半截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还是不幸中之大幸！若伤及皮肉，那可真费事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果然这老儿双钩厉害，怎样想个法儿，去破他双钩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他双钩一日不破，这窦尔墩一日难除，御马一日不能取回。可是要破他的双钩，实在不甚容易。别样兵刃他可许你近身，独有双钩只准他钩人，人却近身不得。”天霸道：“便如何是好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也实在没法。”关太道：“何不也学黄老伯父，不与他比试兵刃，明日约他比试拳脚。若胜得他，就叫他将马交出；否则群起而攻之，将他打死，可将那御马取出来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关贤弟！你只知道与他比试拳脚，可知从前他上黄老英雄的当，现在再要如此那样，他也不肯与你比试的。”计全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难道一日不能破他双钩，就一日取不出御马；若一年破不了双钩，这御马就不去取了不成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却有个主意在此，但能成功，不但御马可取出来，就是窦尔墩那老儿也可擒获。但恐一次不行，又恐他防卫甚密，更怕他收藏地方咱不知道。”计全闻说此言，忽然大喜道：“朱大哥能如此办法，那就妙了。”

黄天霸在旁虽闻此言，却不知是何意见。因急急问道：“朱老叔！你究竟是什么主意？快说明了罢！免得使人怪气闷的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！你不必着急，任那老

儿双钩厉害，咱却要略施小技，将那老儿收服过来，以助贤侄立此大功。非是咱故意夸口，那老儿不过仗着那双钩，除去双钩，那老儿就无依靠了。”毕竟朱光祖如何用计破他双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一回 朱光祖问路斩更夫 郝天龙巡夜回本寨

却说朱光祖笑道：“老贤侄！这窦尔墩所恃的就那双钩厉害，若说破他的双钩，可是没有法破，唯有将他双钩先盗回来，然后再与他交战。那怕他有三头六臂，也不足虑了。咱的主意，就是要去盗他的双钩。”黄天霸闻言大喜道：“能得你老如此出力，小侄就感激不尽了。但不知何时去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说去就去，还有什么延挨？唯虑他防备甚严，一次恐不能到手。且到了那里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天霸又给他谢了一回，然后大家摆出酒饭。用毕，朱光祖就养了一回神，约至初更时分，他便装束停当，带了单刀，又将鸡鸣断魂香藏收在身旁，并带了火种，使出那赛时迁的手段，即刻出了店门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

原来朱光祖有两个绰号，一唤草上飞，一唤赛时迁，只因他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要算第一。不论到什么地方，皆是毫无声息，真是身轻似叶，步快如风，展出那偷盗的本领出来，不亚当年时迁盗甲。所以他的绰号，名叫草上飞，又叫赛时迁。朱光祖一路走来，不一会已至连环套山下，当即放出飞檐走壁的武艺，由山脚下蹿到半山，早到第一座关隘。此关原来郝天豹所守，名为飞豹关。朱光祖到来关下，一纵身飞过寨栅，见里面尚有人声，他知道是守关喽兵尚未睡觉。暗想道：“这里面的道路，连环曲折，甚是难认，我又不知路径，怎么认得进去？不若如此如此。”在山路上拾了一块石子，拿在手中，四面一看，只见东面有一间小小更楼，便将手中石子取出来，向那更房门上打去。只听啪的一声，早惊动里面巡更喽兵，疑惑是巡夜头目出来巡查，赶着拿了更锣，开门出来。朱光祖此时，却早隐在黑处，等那巡更的喽兵敲着更锣，走到僻静地方，朱光祖抢上一步，拔出单刀，先将刀背向那巡更喽兵背后一刀背。只听得巡更喽兵“哎呀”一声，还未喊出来，朱光祖已跳到面前，亮出刀去，口中喝道：“你喊，咱就是一刀。”那巡更喽兵一见，实在吃惊不小，赶着跪下，哀求：“老爷饶命！小人再不敢嚷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且问你，此去大寨，还有多少路程？究竟是什么走法？你如说得一字不差，咱就饶你狗命；倘若含糊，咱就是一刀，将你的首级割下。”那喽兵道：“老爷开恩，小人情愿直说。”朱光祖喝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那巡更喽兵道：“此去路径，曲折连环。老爷只认定西南转弯，皆是生路。约有二里光景，便是第二座关。进了关，可不能向西南走了，可要倒回头向东北，也约有二里路，便是第三座关。进了关，又要向西南走，还有一里多路，就到了第四座关。进了关，可又要向东北走，约有半里路的光景，那里有一颗大松树，既不能向东南，又不能向西北，可是要先向东南，后向西北，再走一里多路，便到了大寨了。”朱光祖听得清楚，又细细记了一遍。复又问道：“现在这时刻你还进

去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小人们待到三更时分，便进去换班。现在已将三更了，小人要进大寨去换班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小人叫王八。”朱光祖听他一番言语，将路径切记清楚，便手起一刀，将王八杀死。就将他的灯笼向他身上一照，只见王八腰间，挂着一面腰牌，上写“前哨更夫一名王八”。朱光祖一见大喜，当将王八间牌儿取下来，又将王八身上衣服剥下。先将腰牌挂在身间，然后将王八衣服也穿在身上。这才将王八的尸首，推在一旁。他便提着灯笼，提了更锣，又将自己的单刀藏好，便一路敲着锣，依着王八所指路径，一直向西南走去。

约有二里的光景，果然到了第二座关。正在越关而进，早见关内已走出一人，手里也提着更锣、灯笼，由关内唱出，向朱光祖迎面走出来。到了朱光祖面前，只见那人问道：“来的可是王老八吗？”朱光祖也就含糊答应，走了过去。进得关来，仍照着王八的话，向东北走去。不一刻，已到了第三座关。朱光祖一看，见栅栏关闭。他便上前叫门道：“换班了！开关呀！”里面有人答应道：“不要叫，换班就换班，要这样喊法做什么呢？”朱光祖也道：“人家巡了半夜，你们好睡呀！还不换班，难道还要巡到天明吗？”正说之间，关门已开。朱光祖不问原由，埋着头直往里走。那守关的喽兵也不盘问，总以为是自家人——每夜皆是如此的。朱光祖过了第三关，仍是照着王八的话，直向前进。一会儿已到了第四座关，却比前三关紧，每夜皆要盘查的。朱光祖才走到关前，当有人出来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朱光祖见问便答道：“咱是王八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你是哪？一哨的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是前哨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是前哨第几队？”朱光祖见他盘问第几队，可是回答不出，只得含糊应答“是第三队”。那守关的道：“你的腰牌拿来我看！”朱光祖就从腰间将腰牌取下，递给他看。那人验明无错，复又换了一面腰牌，递与朱光祖。朱光祖当将腰牌接过，仍然挂在腰间，也不与那人闲话，掉转身躯，即向大寨而去。

不一刻已到大寨，一想道：“我到是到了此地，却不知那窦尔墩老儿的卧房在那里。与其前去寻找，不如再停一刻，等个人出来，问他一问房间，问明白了，好直接前去，岂不较为爽快？”主意打定，便在黑暗处，将身子隐藏好，钻在那里。等了一刻，只见对面走来一个人，朱光祖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郝天龙。朱光祖赶着将身子缩过去。转到那边，探身来望，只见郝天龙走过，后面跟着三人，仿佛喽兵模样。又见末后一人，不跟着郝天龙一齐走出，偏向旁边走过去了。朱光祖看了一会，见郝天龙已经走过，他偏去追那末后的一人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居然被他赶上。此时来不及拔刀，走上前去，便在那人背后就这一腿。只听得咕咚一声，那人栽倒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朱光祖已将单刀拔出，向那人面上一晃，口中说道：“咱老爷有话问你。你若不说真话，咱老爷就是一刀，送你的狗命。”那人被这一吓，又是跌在地上，苦苦哀求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有话要问小人，便请说出。如果小人知道，断不敢撒谎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且问你，你家寨主现在在那里？你可速速说明，咱老爷乌饶你狗命，若有半字虚言，将你一刀砍为两段。”那人道：“容小人奉禀：俺家寨主现在上房，大概已经睡觉。老爷问他有何话说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找他有事，你休得多言。咱再问你，这上房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在

这大寨后面第三进。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间，是东首一个。西首房间，是咱家小寨主住的。这两日小寨主不在寨内，出去做买卖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可知你家寨主的那一对虎头钩，他平时放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这个实在不知道，还求老爷恕罪。”朱光祖见他说不知道，也不追问，随手一刀，结果了性命，直往上房而来。欲知如何盗出双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二回 盗双钩初进连环套 借火亮惊醒窦尔墩

话说朱光祖此时将王八的衣服脱下，摔却灯笼，也不管好人尸首倒在地下，他便提着刀，直向上房而去。走到大寨围墙以外，便一纵蹿上房檐，蹿房越屋。不一刻，到了第三进，便蹿到东首那间屋上，就房檐倒垂下来，用了猿猴坠枝的架落，将身向窗外望房里一瞧。只见房里面，尚有灯光。便用津唾将窗纸沾湿，用刀尖戳了一上小孔。此时他已经轻轻地跳落地下，靠窗脚下站住，复又从窗户纸上小孔中望了进去。只见那房内靠东首板壁，摆着一张方桌子，又一个半明不灭的残灯。当面有一张床铺，挂着蚊帐。帐子却放着，拖在床前。

朱光祖心中想道：“这床铺，大概是窦尔墩的卧床了。可不知他现在可睡在这里不曾。”于是用刀尖轻轻地将窗户拨开，用了个飞燕穿檐的架式，一缩身蹿到房内。即向桌上那残灯上取了一个火，将那鸡鸣断魂香，熏着了一会。然后走到床铺前，将帐门拨开，向里一看，床上并未睡人，只有两条白被，折叠在里面。朱光祖惊讶道：“窦尔墩那老儿不在这里，难道我受了那人骗了吗？”因又道：“且不管他在那里，只要将他的双钩寻找到了，将这件东西盗了去，就没有事了。”一面暗想，便转过身来，在房内各处寻找了一会，并不见什么双钩。只见壁间挂着个木匣，约有三尺来长，有七八寸宽。朱光祖暗想：“难道他那双钩藏在那木匣内不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就走到那里，从壁上将木匣取下，就灯前开了，向木匣内一看，原来是一对雌雄剑。朱光祖见不是双钩，心中好生着急，又将木匣盖好，仍代他挂在原处。复又寻找一回，仍然不见。暗说道：“这双钩藏在何处呢？也罢！咱寻不到双钩，便将御马盗出来，亦是好事。”又想到：“又不知御马现在何处，又如何去盗呢？不若仍是寻双钩为上策。”因此又出了房间，将窗户仍代他关上，即从这边檐上飞身上去。蹿到西首那房间屋上，伏身细听，只听西首房里有酣睡之声。

朱光祖暗道：“大约那老儿睡在这边了。”因又走到房檐口，将身子跳落下来。先在窗外静听一会，房里那鼻息之声，仍然如是。朱光祖便放着胆，将窗子拨开，取出火亮，向房里一瞧，见当面也是一张床铺，也挂着蚊帐。朱光祖便即蹿身进房，正要取火种点灯，忽听得床上一人喊道：“天霸呀！天霸！不怕你绝大神通，你若赢不得咱老子的双钩，若想将御马交出，可是梦想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又鼻息如雷。朱光祖道：“此人定是窦尔墩了，咱何不就此将他杀了？那双钩无论寻得出来与否，人既杀死，虽有双钩，也无用的，就如此办法。”主意已定，手执钢刀，走到床前，将帐幕挑开。忽听床上有人说道：“咱什么皆不怕，那怕他黄天霸三头六臂，也赢不得我这一对虎钩。所怕的他前来盗我的双钩，万一被他盗去，那可就战他不过了。”讲只两句复又睡了。朱光祖又要

上前动手，忽又听他说道：“咱爷爷的伙伴，尔等就将他摆在鼓楼上，万不可又换地方。还要严加看守，提防有人来盗。”朱光祖一听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原来他的双钩摆在鼓楼上面。既知收藏所在，那就易于寻找了。”正要转身去寻双钩，忽又想到：“我何以如此呆法，为何定要盗他的双钩？还不乘此将这老儿杀了，免得随后又要与他争斗，又何必定要盗去双钩呢？”心中想罢，即刻抽出刀来将火卷一亮，向床上一照，便举刀向床上砍去。那知不亮这火卷，还中将窦尔墩砍死；此时因这火卷一亮早把窦尔墩惊醒过来。即听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因又喊道：“有奸细，快来捉人！”朱光祖一听此言，也不管他何如，随即一刀向床上砍去，只听得啪一声响亮，并未砍在人的身上，却是砍到床上去了。朱光祖便掉转来，身子蹿出房外，一箭步飞身上屋檐，再四面一看，东方已经发白。他却不敢怠慢，急急向山下投奔。却好未碰着一人，走到天明，已经到了第二座关。守关喽兵尚未起来，他便越关而去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窦尔墩醒过来，说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喊人：“来拿奸细！”怎么他就不见了？难道他会隐身法不成？诸公有所不知，因他这床后有个暗门，里面安了消息，外人看不出来。他却特为装好此门，以防人家暗算，若遇到三更半夜，措手不及之时，他便将暗门推开，就从这门里逃走。所以他一经惊醒，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又喊了一声：“有奸细！拿人！”他却早已从暗门内逃走了，所以朱光祖不曾砍中。此时朱光祖虽走，窦尔墩却传齐合寨人来，各处寻找奸细。那里寻得出人来？早已不知去向，一直寻到大寨以外，忽见有个死尸倒在那里。大家一齐上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郝天龙随身唤的小使扣子。大家惊讶道：“怎样他死在这里？却是被谁所杀？”郝天龙也就道：“奇怪了！咱昨夜巡查回寨，他还跟在后面，怎么就死在这里？却是被谁所杀？”正在互相惊讶，忽见第一关守山喽兵，匆匆的走到窦尔墩面前，先请了个安，然后说道：“启大王爷！前哨巡更夫王八，不知被何人杀死，尸首抛在地下。”窦尔墩更加疑惑，这王八又是何人杀的呢？郝天龙说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定是那黄天霸小子到此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俺也曾看见那奸细，却非黄天霸那小子，可不知究系谁人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即非黄天霸，也是那黄天霸那里一起的人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这话却也有理，除却他那里，还有什么人到此作奸细呢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大哥不曾见个什么物件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幸亏愚兄被他火卷惊醒，不然，险些儿送了性命。”郝天龙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还不是个奸细，竟是刺客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何尝不是刺客。”郝天龙道：“这两日内，大哥还要小心。就是咱们大家也要小心巡查，不可再被这奸细混进来才好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贤弟这一二日内，倒可无虑。那奸细定料咱们这里这两日必然加意防守，断决不敢来到。再过了这两天，反要严加防守。他以为过了几日，俺们这里见没有事，也就松懈下来；他却趁此又到，以致后患。”郝天龙大家齐声说道：“大哥的高见，咱们就遵命照此办法吧！”于是大家各归本寨而去。再说朱光祖奔走下山，便一口气跑回客店。黄天霸等一见，便迎接上来。计全首先问道：“朱大哥辛苦了，所办之事已到手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再莫提起，算是白跑了一回。咱早虑到，怕是一次不能到手。却好打听出来，那老儿的双钩收藏之处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三回 朱光祖再进连环套 黄天霸搜寻窦尔墩

话说朱光祖与天霸道：“今日双钩虽未盗回，好在他藏钩的所在，咱已知道。包管我明日再去，将那双钩盗回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他这双钩，究竟藏在那里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在先也不知道，只以为随身所带。那知到了他房里，四处寻找，不见此物。后来听他梦中所说，才知他双钩所藏的地方。那时也怪我贪心，不然，那双钩也可到和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怎么贪心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听他说了双钩的所在，咱本要去。后来一想，他既然睡在这里，将不将他杀死？只要他死了那双钩虽然厉害，既无人用，也就成了废物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老的这主意，真是不错。后来怎么不杀那老儿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怎么不去杀他？咱才将火卷一亮光，那里晓得就这一道亮光，把老儿惊醒了。他便大喊起来。说是有奸细，叫人来拿。咱听此言，那敢怠慢，即刻举刀去砍。那知道一刀砍去，已不知那老儿何处去了。咱那时却不敢恋在那里，因此才出了他的房门。再向外面一看，东方已经发白，我便急赶回来。这不是咱贪心吗？若不贪心要杀，那老儿的双钩，岂不盗回了吗？”天霸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是老叔明日再去，他那里岂不严加防备？怎么得盗出来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料彼这两日来，不致防备；以为咱断不敢去的。过两日，他那里却有了防备；以为咱料他防备松懈下来了，恐怕咱要前去，因此防备起来。那时咱要前去，岂不仍是空跑？咱偏要在他料所不及料，防所不及防的时候前去，出其不意将他双钩盗来，岂不省了许多事？”计全道：“朱大哥！你真可谓知己知彼了。但你老虽然料事如神，咱却有些不放心你老独自前去，在咱的愚见，不若黄贤弟与你老同去。使他在哪里掣老儿肘，你老便去盗钩。等得盗到以后，再来招呼他。能合力将那老儿制服住了便好，不然，能将那御马盗回，亦是大妙之事。不知你老意下如何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计贤弟，你这话倒使得。叫黄贤侄与咱同去，咱也多一帮手，就此说法便了。”

一日无话。到了晚间，黄天霸与朱光祖，各自脱去外衣，穿了夜行衣服，各藏兵刃，暗暗出了店门，又往连环套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山下。朱光祖放出飞檐走壁的段；黄天霸也是如此，好在他两个人皆是熟路。话休烦絮，一齐越过五关，果然那里毫不防备。天霸与光祖道：“老叔！你便前去盗钩，咱便去那老儿房里办事，能将他一刀杀死最妙；即使不然，咱总将他牵制住了，你老放心大胆盗钩。但钩一到手，你老可要送个信来。如若不及送信，总以天明为度，无论事之成否，那时便下山回店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言甚合我意，咱就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老请便。”朱光祖说罢，即便躡身而去。这里黄天霸也飞身上屋，到了大寨后三进。先到东首那间屋面上，伏身望那房

里，静听一会，里面既无声响，又无动静。便缩身下一只脚，倒挂在檐口，一只脚盘在树上，向房里细瞧，仍不见有什么动静。天霸因将腿放下来，跳落在地。取出火种，将纸卷燃着，就手一晃，放出亮光，向里一看，仍看不清楚，因有窗户阻挠。天霸即用刀尖戳了一个眼，近身窗外，用足了眼力，向里观瞧，房里并无人睡。天霸见窦尔墩不在这里，因又蹿到西首房间外面，靠着窗户旁边，正在凝神侧耳，忽听更锣响处，天霸知道有寻更的人来，因暗道：“何不捉住那寻更的，问个明白？”一蹿身飞上屋面，专等那更大前来。不一刻，只见那更夫敲着锣缓缓而来，嘴里喊道：“各寨睡醒些呀！恐防有奸细进来呀！”一面喊，一面转过大寨的后面。

天霸在屋上往下一看，见大寨后并无房屋，乃是一片空地，地上堆了许多乱石。天霸此时即飞身向寨后跳去。只见他一个箭步，早已飞到地下，却好站在那更夫面前。那更夫正往前走，忽见半空中飞下一人，这一吓即便往后一倒，跌倒在地。天霸见他跌倒，随即将手中刀向更夫面上一晃，说道：“你嚷，咱就是一刀，立刻送你的狗命！你不必害怕，但直说便了。”那更夫听了这话，好容易挣了一会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老……老……老爷开恩！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且问你，那窦尔墩这老儿今往那里去了？为何他不在寨内？他平日所住的是两个房内，咱已寻过了，皆不见他在那里。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？”那更夫说道：“小人可真不清楚。既然不在上房里，或者现在内寨，也未可知。再不然，咱家寨主还有一个好地方，别人是不能到的。就是有人晓得在那里，除非自家人才可进去；不然，连门都不会开，怎么进去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所在？何以如此难进去？”那更夫道：“那要晓得却不难。只用两个指头，向那石板上一按，不知怎样那石板就竖了起来，里面就现出石门。人即从门内进去。等进了石门，又用两指在门上一按，不知怎样，那石板复又盖上了，依然如初。听见那进去过的人说，里面地方极其宽大，还有些好房屋。所有珍奇异宝，皆藏里面。咱家寨主还有个姨姨，住在那里。他今夜不在大寨内住，除去内寨，定然到那石室屋里去了。”天霸闻言又问道：“你可知这石室在那里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知虽知道，但是不会开那石门。还听人道，那石门如不会开的，误碰里面消息，定然要被大青石压死。因此小人不但不敢去开门，连那里也不敢常去。”天霸道：“你若怕死，便领咱前去一看，将那石室看过，再领我到内寨去走一遭，咱便饶你性命了。”那更夫道：“只要老爷不杀小人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小人都情愿领带老爷去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引咱前去。”那更夫不敢怠慢，便站起来，提着灯笼，在前引路。领着黄天霸，直往石室而去。转弯抹角，已离石室不远。只见那更夫指道：“那峰岭参差，岩峭石的，那里就是了。”黄天霸闻言，便将更夫两膀背绑起来，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襟，给他塞在口内，把他向无人处一抛，这才前去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四回

施神勇英雄盗双钩
畏罪法巡卒私逃难

话说黄天霸处治了更夫，直往石室而来。才转过两个弯子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人。他一见天霸，便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到此何故？”天霸躲避不及，只得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快通名来。咱老爷乃黄天霸是也！特来盗窦尔墩那老儿的双钩。”那人一听此言，也不回话，转身就走。天霸一见，知有缘故，也就跟随下去。只见那人随弯就弯，两随如飞，跑到一个所在。天霸一见，是一座高楼。又见那人推开楼门，直走进去。天霸一见此情形，此时也就跟了进去。只见那人匆匆上得楼梯，急急向一个去处。天霸也轻轻地由楼梯上去。四面一看，只见楼上东首，放着一个鼓架，架着一面大鼓。又见那人爬上鼓架，向鼓上一望，不知不觉，就一吃惊，从鼓架上跌倒下来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把那楼板震得乱响。天霸此时便抢进一步，将那人按住。只见那人已如半死。天霸便要问他的话，见那人张着口，苦着脸，好象有件不了之事。停了一刻，只见那人喊了一声道：“双钩不见，性命休矣！”天霸听得清楚，知道这鼓内就是收藏双钩的所在，现在已被朱光祖盗去了。此时心下好不欢喜，也来不及问那人的话，掉转身出了楼门，寻找朱光祖去了。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是窦尔墩看守双钩的头目，唤作吴用人。这吴用人因得了腹泻的病，出来上厕，忽遇见天霸。听天霸一句话，说要去盗钩，他已惊吓不小，所以赶着没命地跑回去，预备将双钩拿出来，赶紧送把窦尔墩，他便没有事了。那知天霸一见他那种情形，早已猜着八九分，所以也就急急跟他跑去，打算如朱光祖不曾盗去，他便自己去盗。那知此钩早被朱光祖盗去了。

自从朱光祖与天霸分头去后，他便到鼓楼，先将楼门轻轻地推了几下，见里面关得甚紧。他便不去推门，就飞身上了楼屋。原来这鼓楼四面楼窗以外，皆有栏杆。朱光祖在楼上往下一看，见栏杆可以搭脚，楼窗紧靠栏杆，他便轻落身躯，一只脚站立栏杆上面，一只脚盘在楼窗外短柱之上，将刀取出来，轻轻向楼窗窝槽底下，拨了两拨。打量拨开楼窗，钻身进去。那知里面有铁索连住，再也拨不开来。朱光祖也不再三去拨，复又跳上楼层，另打主意。到了楼屋之上，暗道：“我何不由此下去？”主意已定，即将楼上的瓦揭去了一半，下面露出木板；他又将刀挑木板，划开一块，摆在一旁，便轻轻地先将两只脚往下一试，觉得下面并无阻绊，又将脚缩回来，复又伏身往下一看，将下面的地方看准了。然后用了个燕子穿帘的架式，一蹿身飞入里面。脚踏实地，这才四面观看，去寻双钩。

寻了一回，但见东边鼓架上，有面大鼓，周围钉了许多三棱钉，他便知道那双钩定然藏在鼓内了。此时不敢怠慢，复使出时迁盗甲的本领，先走到鼓架面前，向上细细一看，但见无一处可以立足。又向四面再看，预备主意。忽见这鼓架高耸半空，却离正梁不远，他便从此生出计来：便一蹿身，由楼窗上面，逐步爬到正梁上，复由正梁上将身子倒垂下来，两只脚挂定正梁，一手用刀戳在鼓架子上好借劲，一手便去拨那三棱钉，好容易拨了十几根下来。看看可以立足，这才将刀拔起，回转身躯，两只脚立在没有三棱钉地方，便要去取双钩。那知却又寻不出来，原来这双钩藏在鼓内。朱光祖暗想道：“当日水浒上那个时迁前去盗甲，那副甲却藏在鼓内，难道这双钩也藏在鼓内吗？咱不管他，且将这鼓皮划开看一看再说。”因取刀在手向鼓上一划，咕咚一声，鼓皮已经划破。先将刀向里一探，觉得有物。又将刀取出来，即在身旁取出火亮，在手一晃，借着亮光，向鼓里看去，果见一对双钩，挂在里面。便即探手去取，好知取不下来。又将火亮一亮，才见有细连环铁索，将双钩在那里系住。不光祖又将刀送到里面，斩断铁索，方将双钩盗出。当即向背后插定，打算仍由楼层上面而去。正在打算，忽听楼梯声响，朱光祖大吃一惊，便即敛声息气，侧耳细听那声音。听一刻，那声音渐渐而远，方知是楼上人下去，又听得声响，是开门出去的声音。朱光祖暗道：“难道楼上看管的人，知道咱在那里，前去送信不成？且不管他，好在咱已将钩盗出，即使有人前来，咱又何惧？就是窦尔墩老儿亲来，咱也不怕他奈何我了。”复又想道：“楼门既开，且不问他是否前去送信，咱何不从此下楼出去较为爽快呢？”主意想定，即刻带双钩下楼，去寻天霸。那知彼此相左，天霸又跟着吴用人到了鼓楼。及至见吴用人说出那：“失去双钩，性命休矣！”他知道已被朱光祖盗去。当即下楼去寻光祖，预备一同下山。

天霸出得楼门，仍往大寨而去。想道：“若碰见朱光祖更好，如遇不见，好在双钩他已盗去，咱也可回店稍歇一日，明日再来与那老儿讨马。”一面走，一面打点主意，正望前进，忽见一个黑影子一闪。天霸当下便击了一声掌，送了个暗号；只听得对面也击掌相应。天霸知道是朱光祖无疑了。当下便走到面前，低低问道：“可是朱光祖老叔吗？”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，咱们走吧！”黄天霸道：“那东西得了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得了，咱们快走吧！时候儿不早了。”天霸答应，便与光祖二人，仍使出那飞檐走壁的功夫，真个是人不知鬼不觉，下山去了。

再说吴用人吓倒在地，渐渐醒来，见双钩不知去向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若去送信，他必然说我不小心，性命必不可保；若不去送信，也是不好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不如趁此逃下山去，寻找天霸。给他送上一信，将御马的所在告诉于他，叫他前来，或取或盗。我不但无性命之虞，说不定还有好处。”主意已定，连衣服行李也不要了。只穿着随身衣服，连夜的绕转山后路，攀岩越岭，逃命下山。且将他按下不表。

再说窦尔墩这夜，实在那石室内睡觉。因他现今得了一个美人，故此在那里取乐。次日一早，窦尔墩到了大寨，正要传齐各寨的头目，商量大事。忽见有几个喽兵，飞跑进来，向窦尔墩请了个安，跪下道：“启寨主爷！今有巡更喽兵李四，不知被何人

背縛，口塞衣襟，拋在石室相近之處。小的今早走到那里一看，才知道是李四。現在已經帶來，求大王爷示下。”窈尔墩一聞此言，已吃驚不小，因即說道：“將他帶來問話。”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五回

窦尔墩据报问情节 郝天龙奉命看双钩

话说窦尔墩命将李四传来问话，那传令喽兵出去。窦尔墩又命传合寨的头目集议，当即有人前去。不一会，郝天龙、郝天虎、郝天彪、郝天豹等，都已齐集大寨；那巡卒亦将李四带到。窦尔墩对郝天龙道：“方才据巡卒来报，声称巡更夫李四，昨夜不知被何人背缚在石室相近之地，口塞衣襟，昏倒在地，今早始被巡卒看见。难道昨夜那天霸小子又来过不成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这事不难追诘，但须问明李四便知分晓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咱已去传李四了。”只见那巡卒禀道：“小的奉大王之命，已将李四带来，听候示下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叫他进来问话！”那巡卒答应，即刻将李四带进大寨。李四跪在下面。窦尔墩将他一看，只见他惊魂尚未大定，面色如土。窦尔墩道：“你昨夜何时被人背缚抛在那里？你可从实诉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即刻推出斩首！”李四跪下磕了一个头，战兢兢回道：“小的于昨夜四更以后，由东寨巡更，走到大寨围墙以外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大寨屋上跳下一人。小的一见，便欲声喊：‘捉拿奸细！’那知小的还未喊出声，早被那人一刀背，将小的打倒；复将那明晃晃的钢刀，架在小的颈上，向小的恶狠狠说道：‘你可知黄天霸厉害吗？’”

窦尔墩听“黄天霸”三字，便吃了一惊。因向郝天龙道：“贤弟，果然不出咱之所料，竟是这个天霸小子复来。但是仔细想来，这件事还要怪贤弟不是了。”郝天龙道：“怎么又怪咱不是？若昨夜格外严防，天霸即便前来，也要被咱们捉住了。你老说料他定不敢前来，不需防备。所以咱们大家，也就遵命了。你老怎么又怪起咱们不是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咱不怪你不曾防备，咱怪你当日见事不明，将那小子带进山来，使他知了路径。不然任他武艺再好，怎么能到此地呢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咱当日因不知道是黄天霸，就是你老也不知道是他。后来他追究御马来，你老又将那御马牵出，与他去看，他这才说出他的名字。你老又约定与他比试武艺，这又怪谁来呢？”窦尔墩还要辩驳。郝天彪道：“大哥也不必与窦寨主辩驳了。在小弟看来，都有失察之误。此时不必说前番的话，且问李四，以后又怎么？”窦尔墩道：“黄天霸小子怎么绑缚你的呢？”李四回道：“后来黄天霸一面将刀架在小的头上，一面说道：‘你嚷咱就是一刀。’大王呀！谁不怕死？谁不要命？只得哀求，说道：‘有什么话说，但请见问，小人就其所知的，对你据实讲说便了。若连小人都不知道的，你虽将我杀死，一刀砍两段，也是枉然。’黄天霸此时才说道：‘咱老爷且问你，你家寨主住那里？’小人先回他道：‘住那里，小人实在不知。而且小人是巡更夫，不进大寨，所以不知道寨主所住的地方。老爷若问小的，据说寨主或住大寨，或住内寨，或住石室。’黄天霸听了此话，他又说道：‘大寨内不见

你家寨主，这内寨与石室在何处？你可带我前去。’小人心中一想，若不带他去，那时即刻性命难保；若带他到内寨，万一大王果在内寨怎办？虽寨主不怕，但在深夜间一时不防备，又还恐大王那时睡着，他先将小人杀死以灭口，防有声张之患；然后他即进房行刺，那可是万分不妥。小的只得带他到石室那里去。小的用心，实因那石室不知道的不但不晓得门在那里，还要有苦吃，所以才带他去。那知他逼迫小的，先带他往内寨。小的说：‘不在内寨。若是不信？老爷只管前去。’那时小的又想激他一句，叫他独自去寻，小的便可赶紧出来招呼了。那知他听了小的这话，他又不去内寨了，就拉着小的直向那石室。小的没法，无法逃脱，只得将他送到石室那里去。看看离石室不远，他又向小的说道：‘等到了那里，你可给咱老爷将石室开了，让咱进去。事成之后，咱重重有赏。’大王明鉴：小的受大王的恩典，是何等深重！不必说小的不知道那石门如何开法，即便知道，也不能开门揖盗，作那家鬼弄那家人的事呀！”

李四才说得这句话，忽见窦尔墩一笑道：“你还知这家鬼弄家人、开门揖盗的事是做不得的吗？”李四道：“小的虽是个小人，这点道理也还明白。所谓在一家顾一家，在一国顾一国。何能作出那等事来呢？”在李四却是无心话，在窦尔墩可实在有些刮着郝天龙。此时郝天龙明知窦尔墩这话有因，是刮着自己将天霸引上山来，却不能再与他辩。而且自己有些不是，只得隐忍不言。只听窦尔墩又问道：“黄天霸叫你开门，你怎么与他说的呢？”李四道：“小的就向他说道：‘老爷若真送小人性命，不肯放这残生，便请老爷将小人即此一刀杀死，免得受罪。小人实在不知开那石门，老爷使小人开，小人如何开法呢？’黄天霸听小人这番话，当下说道：‘你既真不知道，咱老爷也不勉强你。咱自会去开，但不能将你放去。’小人听了这句话，心下暗想，难道还杀我不成？小人正在暗想，忽见他将小人两只臂膊，向背后一剪，立刻缚了个结实。又在小人身上，用刀割下一块衣襟，叫小人把嘴张开来，他将那割下的衣襟塞在小的口内。那时小的可真不能开口了。他还不肯放松，又将小的抛在山凹子里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他将你抛在山凹子里，后来可知道他究竟去开那石室的门没有呢？”李四道：“那里还看得见他去开门呢？但远远听得一句道：‘咱黄天霸特来盗取双钩的！’可不知系同何人所说，以后可全知道了。直至天明，方才遇见这巡卒，将小人救起来的……”

李四尚未说完，只见窦尔墩听说盗钩的这话，即刻面色如土，大惊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万一我那双钩被天霸那小子盗去，咱可真无所仗恃了！”郝天龙道：“寨主休得惊慌，即使天霸本领精强，要去盗那个双钩，甚不容易。而且他决不知这双钩藏在鼓内。他此来是先打听，看这个双钩究竟在于何处；等打听实了，然后再来盗取。”窦尔墩道：“既如此说，贤弟可前去一看，是否被他盗去？速速回信！”郝天龙答应，随即动身出寨，直往鼓楼而去。到得鼓楼门口，只见楼门大开。郝天龙走上楼梯，向上一看，这一吃惊，实在不小。只见楼屋上面，有两架宽阔椽子，露出光来，是通天的。郝天龙知道有人揭去了天窑子了。再仔细一看，又见那鼓架子旁边有拔下来的三棱钉。再从鼓上一看，那鼓皮已经划开。郝天龙照平时那取钩的法，向鼓

内去取，那里还有什么钩来？此时郝天龙知道双钩已为人盗去，便急急寻那看管双钩小头目吴用人，再寻也寻不出。只得转回大寨，回复窦尔墩。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六回

失双钩窦尔墩吓倒
报机密吴用人投诚

话说郝天龙见双钩已被人盗去，当即去寻看管双钩的头目吴用人，那知再寻也寻不到。只得回转大寨，回复窦尔墩。且说窦尔墩着郝天龙去后，两眼望穿，等他回信。正在盼望忽见郝天龙跑得气喘喘奔进寨来。窦尔墩见他那种光景，知道不妙，便急急问道：“咱的伙伴，怎么样了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还要问他作什么？完了！”窦尔墩道：“怎么完了！为什么不说明白？只管这样含糊。”郝天龙道：“什么含糊不含糊，明白告诉你吧！被人家盗去了。可不是完了吗？”窦尔墩一听此言，只听“哇呀呀！”一声不曾喊得完，向后便栽倒在地，登时昏晕过去了。当下郝天龙等一面来救，一面口中说道：“这才真完了，咱们快将御马送了去吧！”还是郝天豹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就便将御马送出，也须将寨主唤醒，与他说明，然后再送出去，方是道理。终不成看着寨主昏晕过去，咱们就袖手观看，见死不救呀！”于是大家七手八脚，取姜汤的取姜汤，呼唤的呼唤。好一会，那窦尔墩才算苏醒过来，口中喊道：“黄天霸！黄天霸！你家父子皆与咱作对定了。你既与咱作对，咱定与你誓不两立，不拚个你死我活，我不甘休！你以为盗去咱爷爷的双钩，咱爷爷就此惧你，把御马送还与你吗？好小子！你真是梦想呢！”此时窦尔墩真急得七孔生烟，三尸冒火，喊了骂，骂了喊，暴跳如雷，闹得不已。郝天龙、郝天虎、郝天彪也是骂不绝口。

郝天豹道：“诸位兄长不必作恼，小弟却有一言，望诸位兄长容纳。自古道：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’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今双钩既为他盗去，咱料他明日必定复来要索御马。但是他明日果来要马，诸位兄长还是与他战？还是与他 and？若与他战，诚如我大哥所言，黄天霸虽无三头六臂，可是我辈皆非他的对手。前者尚有寨主的双钩，可与对敌；就是他亦甚惧寨主的双钩。今双钩已入他人之手，战是定战他不过，不战便与他 and。但既与他 and，不将御马送出，那还是句空话，他也总不肯依。势必送出御马，还要低心降气，与他言和——这又未免失了咱们志气。在小弟之见：莫如等他明日再来时，与他讲明：‘双钩既为你盗去，这便算是你的本领；你若再能于三日内，再将御马盗去，咱便与你世代言和。若三日之内盗不去，不但仍将双钩送还，而且不能再要御马。你坚执不行，咱们就与你拼个你死我活。’如此办法，似于咱们面子上好看多了！”窦尔墩道：“贤弟！你这话又差了。咱这双钩，他既能盗去，岂有不能盗御马之理？这不是徒说白话吗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寨主所说，话可不差呀！双钩既能盗去，岂有不盗御马之

理？那不是一句空话吗？在咱看来，还是与他拼力斗一回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免得又被他耻笑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还是这样好。”郝天龙道：“可不是这样好吗？”郝天豹复又再三说道：“小弟之意，还是约他前来盗御马，若盗得去，咱们就与他言和；若盗不去，他也不甘心，势必要与我厮杀。那时再拼个你死我活，也还不迟。何必就如此急急呢？而况小弟还有一说，那御马所藏之地，他即使前来，决不知道，咱们再一面日夜巡防，还怕他来盗去吗？等到三日后，他如盗不去，那时他必不甘心，势必与咱为难。好在咱们山上地雷火炮多，咱们就预先埋伏起来。等他来时，将他诱到有埋伏的地方，放起地雷火炮，把他轰死，也可以报复前仇，消却此恨了！小弟愚见如此，不知诸位兄长意下如何。”窦尔墩听了此言，因道：“咱到忘却地雷火炮一事了。今既如此设法，咱们就预备起来便了。”大家答应。

窦尔墩又问道：“咱还有一事，那看守双钩的吴用人，现在何处？他为何不来禀报？”郝天龙道：“还提他什么？吴用人早不见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就是不见，也寻个下落，还是被天霸杀死，还是到那里去了？”郝天豹道：“小弟可想起一句话来。方才据李四说，听见黄天霸说：‘特为前来盗钩。’不知与何人所说。小弟现在仔细想来，是定与吴用人说的。但是鼓楼离石室还远，怎么吴用人会到那里去呢？这可又不解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据贤弟这样说，咱又想起来，吴用人不是昨日来告假的，说他现患腹泻。昨夜定是吴用人出去大解，他看见天霸，定然问天霸何人。天霸那时却也不知双钩的所在，因即用了投石问路的计策试试看。吴用人一听他来盗钩，他自然赶紧回去，却好带领天霸去了。天霸既到了那里，不必说，自然将吴用人绑缚起来，他好行事。这吴用人不是天霸杀死，定是天霸将他抛入山凹里去了。可赶紧叫他们各人寻找一会，有无下落，前来回话。”当下令喽罗往各处寻找。这里窦尔墩也就回入内寨，郝天龙等亦各回本寨而去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黄天霸与朱光祖将双钩盗出，回到客店，心中好不欢喜。当下计全、何路通、关太都将朱光祖称赞一回。朱光祖也觉得得意。大家摆出酒来，席间，计全便议道：“朱大哥今日将双钩盗出，那老儿自必无所仗恃，小弟愚见：明日咱们大家各带兵刃，一齐上山，与那老儿索取御马，使他速速送出。他若再有犹疑，咱们趁此就焚毁他的寨栅，将窦尔墩捉住，与御马一同送入京师销案。”大家称是。一会儿酒饭已毕，大家正坐在那里闲谈。忽见店小二进来问道：“那位是黄老爷？外面有个人，说是要见黄老爷，有机密话说。”大家一听，顿觉奇异。因道：“这是何人有机密来报？”计全便对店小二道：“你且叫那人进来问话。”店小二答应出去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就是窦尔墩着人各处寻找、疑惑被黄天霸杀死的那个看管鼓楼上双钩的小头目吴用人。这吴用人自失去双钩之后，他便畏罪，由后山小路逃走下山。沿途访问，知黄天霸住在此地，即前来求见，禀报机密，也算是悔罪投诚。当下店小二出来道：“黄老爷叫你进去呢！”吴用人听说，就跟着进去。店小二先向黄天霸说道：“求见黄老爷的人，带进来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叫他来见我。”店小二即命吴用人进去里间屋内。吴用人到了屋里，他也看不清楚谁是黄天霸，只得说道：“那位是黄老爷？”天霸道：“你唤什么？见我有何话说？”吴用人

听说,即向黄天霸面前跪下,说道:“小人姓吴名唤吴用人,本是连环套的小头目。因有机密事,特特前来禀报,还求老爷屏退众人,以便呈诉!”欲知吴用人说出什么机密事来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七回

吴用人详细说机关 黄天霸决计索御马

话说吴用人一见天霸，跪在地下。天霸问了他的名姓，吴用人将名姓报出。天霸又问他前来禀报何事，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却有机密奉禀，请老爷屏退左右，小人才敢细说。”天霸道：“此间皆是同来的老爷们，尔有什么话，但说不防！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本是连环套窦尔墩寨内看管鼓楼双钩的小头目。因昨夜老爷在山上，遇见小人，说是前去盗钩。小人恐怕有失，赶着奔回鼓楼，那知双钩已经失了所在。后来小人一想：既然失去双钩，窦尔墩必然要问小人的罪，小人因此逃下山来。本拟往他处的，后来仔细想想，因闻老爷的大名，是一位忠心赤胆的国家大忠臣。而且武艺超群，名闻天下，故想前来投诚。又思窦尔墩他虽然现在强横，不过是一名草寇，终久都要被老爷们剿灭的，何必在那里随他为寇。说起来都是强盗，将来天兵到此，或竟由老爷们焚毁山寨，将他等捉住正法；小人如在寨里，也不免玉石俱焚。因此左思右想，还是投到老爷麾下，那怕当个马夫，执鞭随镫，总比那做强盗的声名好多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既有机密，速速说来，不必再说闲话了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只因那匹御马自盗来的时候，以至老爷第一次上山，皆在马房内喂养。及至老爷去后，窦尔墩便藏到那石室内之喂养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便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知道的。小人此来，就是要将那开石门的法儿，禀知老爷，好使老爷前去他那里，将那御马取回，送往京城复命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你可详细说来。”

那吴用人道：“那石板上面安着一副铁环，猛然间可瞧不出，必得细细去看，方才看得出来。只要将那铁环用手指扳定，先向外一推，后向里一拉，那石板大开，即有门径可入。但必须将那铁环再向中间一按，内中便有双连环钩，将石板钩定，再也不得覆关起来。不然人才下去，一触消息，石板即压下来，任你有本领的人，总要压成肉酱——这件事为最最要紧。下去之后，皆是连环路。人家但知此山名曰连环套，其实这石室内才是连环套呢！老爷如进去时，切记八十步一转，少一步不能，多一步不可。若实在记不了这许多，但看那有石墩子所在，就向右首转弯。随后出来，都向左首转弯。到了里面，有个六角门，门内就是那养马的所在。但是那六角门是终日闭着不开。看起来并不希罕，只要将他推开来，就可进去了。其实不能推，如若去推，不但门不能开，而且上面有八十斤重的大钢锤，只要将门往里一推那两个锤头就打下了，即刻脑浆迸裂，如要开此门，还要将门上两个大铁圈，攀定在手，轻轻的向怀里一拉，那上面两柄锤头，自然而然就分在两边，那两扇门他就自然而然开了，若要关此门，那门

后还有两个小铁圈，也将那铁圈执在手中，还是向怀里轻轻一拉，那两扇门自然关了。出来的时节，人在门里，却不要开门，反要推门，那门经人一推也就开了，这是六角门的暗记。窦尔墩的住房，就在这里面一块玲珑石背后。那玲珑石也是暗记，只要认定石头左半边，有个拳大的小孔，用二指按在那个孔里，一按，那块玲珑石自然推过去了，里面便现出门来，人就在此进去。到了里面，有道月门，门后有根铁索。只将铁索向右边一拉，外面的玲珑石，复又将门挡起来。出来的时节，将铁索向左一拉，那玲珑石又推过去，那门复又现出，若误拉了铁索，上面埋伏着钢刀五把，就要落下来，将人斩为两段。除此以外，并无难破之处了。老爷若要前去，但将小的所说的话记清了，未必不马到成功的。”

黄天霸等听了吴用人的话，觉得句句是实在，并无虚言，因即说道：“你既改过自新，到此投诚，本总镇一拟照法处治，姑念你竭力报效，且在此处充个亲兵，俟本总镇成功之后，将窦尔墩捉住，连环套剿平，然后再行升赏。”吴用人当下给黄天霸磕了个头，又给计全等大家谢过。复又说道：“以后若有用小人之处，小人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藉图报效。”黄天霸即命他到外间歇下。此时天已将晚，一会儿店小二送进晚饭。大家用毕。闲谈了片刻，便去安歇，以便明日一齐到连环套，与窦尔墩要马。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大家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膳，装束停当，各带兵刃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黄天霸等共计五人一直来到山上。先向守山喽兵喝道：“你等听者，速报窦尔墩知道！就说黄天霸老爷到此，叫他速将御马送出，咱老爷可以留他一个全尸首。若再延迟，咱老爷就要立刻削平山寨，将他捉住，碎尸万段了。”那守山的喽兵听了这番话，怎敢怠慢，随即飞跑进去。却好窦尔墩尚在寨内与大家商议埋伏地雷火炮的事。那守山喽兵跑到寨内，禀道：“启大王爷，不好了！前夜来盗双钩的黄天霸，现又带领了四五个人，前来要那御马。声称叫大王爷若速将那个御马送出，还要稍留情面，舍大王爷一个全尸首。如再迟迟，便要削平山寨了。请大王爷从速示下！”窦尔墩听说，直气得火冒三尺，七孔生烟，一声大叫道：“天霸你这小子！欺人太甚！咱定与你誓不两立了。”说着即命人备马，决计与他拼个你死我活。郝大豹当时拦道：“寨主且请息怒，天下事急行缓办。有道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’今黄天霸前来，明知他欺人太甚，寨主这就此下山与他争斗，纵未必败，也不能胜。何如仍照前议，等他三日之后，御马盗不去，他必不肯甘休，定要与咱们厮杀，那时咱们的埋伏已预备好了，还可以将他诱人。此时出去，万万不可！”窦尔墩听了这番话，才将气平下去。因与郝天豹道：“据贤弟所言，虽甚有理。但天霸这小子在山前索马，还是出去与他说明才好。”郝天豹道：“小弟愚见，还是把他请上山来，先以礼节待他。他见咱们以礼相待，他不立刻反脸。然后再约他盗马。天霸虽是厉害，却处处要面子好胜。他即不肯答应盗马，只须用言反激他，无有不答应的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就如此办法，且将天霸等迎接进来，然后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当下即命人摆队相迎。窦尔墩率同郝大豹等兄弟四人，一齐下山，迎接天霸。到了山口，只见天霸在山下大骂不止，口口声声说道：“怎么这许多时候，还不将

御马送出？”正在暴跳如雷，忽见窦尔墩从山上迎接下来。远远的就招呼道：“诸位到此，某等有失相迎，尚望恕罪，敢请诸位进寨一叙，某还有要话面商。好在敝寨不远，请即前去如何？”不知黄天霸等肯上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八回 约盗马暗施毒计 再探信顿破狡谋

却说黄天霸等听了窦尔墩这番话，向计全、朱光祖道：“咱们就进去一走。看他有何话说。”计全道：“使得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可行。”于是大家一齐走上山来。窦尔墩接人。不一刻已进大寨，尔墩请众人挨次坐下。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窦尔墩！你现在应该知道咱老爷们的厉害了。双钩既为我等盗去，你也无所恃仗，正可悔过自新，将御马速速交出，免得老爷们不留情面。今你不即送出御马，还请老爷们进寨，有要话面商。但不知你有何话可商，难道还不肯送出御马吗？即有话说，可速说来，可行则行，否则可不要怪老们动怒！”窦尔墩道：“俺家双钩虽失去，这盗的未必是你所为，谅你这小子无此本领。今虽双钩已失，你若有此胆识，能于三日内独自上山，将御马盗去，俺家从此即拜你为师。若盗不来，可对你不起，今生也休想此马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当即笑道：“窦尔墩，你不要小量于咱。你双钩虽然不是咱自盗去，是咱们这位朱老爷所盗；但朱老爷既盗得双钩，咱黄天霸就盗不得马吗？你预备好了，三日内看咱老爷来盗御马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若盗不去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若盗不去这匹御马，咱就不要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你不要此马，这是小事。只可惜你一世的英名就此消灭，再也说不起嘴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咱若盗去了御马，你又何如呢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你若将御马盗出，咱已经说过，拜你为师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有反悔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那有反悔之理？”朱光祖在旁说道：“黄老爷！你可要三思，不要中这老儿的诡计。在咱家看来，还是向他要马的好呀！”黄天霸道：“朱老爷，你老这话差矣！他这里不过是座连环套，难道是龙潭虎穴不成？即便是龙潭虎穴，咱黄天霸说了这话，还有什么更改吗？咱们就此去吧！”郝天龙道：“天霸，你不要说反齿的话。三日内就要来盗马！三日内若盗不去，咱家寨主就将此马杀了，煮肉吃了。”天霸闻言，将他一看，因大笑道：“咱道是谁？原来是你。你不必在此说这二话，若非咱老爷宽待于你，早已送了你的性命了。你今日也在这里说剩话岂不可耻？你快点儿去吧！老爷不与你计较了。”这番话把个郝天龙说得羞惭无地。天霸借着郝天龙羞辱一番，也就站起身来，与朱光祖等人出寨，下山而去。窦尔墩见天霸等人已走了，也预备埋伏地雷火炮，专等黄天霸三日后的消息。

且说黄天霸、朱光祖等下得山来，沿途计议道：“这老儿可真要死在目前了。他不想速将马送出来，悔过自新，尚自怙恶不悛，叫咱前去盗马。他以为咱不知道他藏马的所在，又不知道开他的那座石门。咱看他真不知自量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在愚兄看来，窦尔墩必有他谋，断不是叫贤弟前去盗马。而况窦尔墩向来性情暴躁，今虽自己双钩被人盗去，而又当面遇见仇人，不但不万分仇视，而且故作从容，其中必有诡计。倒不可

不防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亦思虑至此，但是如何办法呢？”计全道：“咱倒有个主意：咱们回店后，即令吴用人上山细细打听，究竟有何诡计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事正合吾意。”一路闲谈，不一会已到客店。此时天色尚早，计全即将吴用人喊至面前，向他说道：“今有一事，非你不可。你既矢志投诚，这件事若打听清楚，将来定然重重有赏。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只要老爷不疑小人，虽使小人赴汤蹈火，小人也是情愿的。老爷有什么事，但请老爷吩咐，小人当遵命前去，竭力报效便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今使你连夜往连环套一走，将近两日内的实在情形，打听明白，赶紧回来禀报。不知你敢去不敢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当得遵命。但有一件须要呈明。今夜前去明日夜间方可回来。只因小人不能由前山进去，要由后山小路而进去。而这后山小路，还须渡河，方能上去，所以要夜来夜往，才得无事。若白日上山，恐怕为窦尔墩知道，小人的性命，倒不算什么大事，将来贻误了公事，那就有负老爷的恩典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明夜回来，倒不妨事，但须打听确实方好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自当悉心打听确实，老爷但请放心便了。”说罢便即告辞出去。等到天黑，他便饱餐晚饭，装束停当，又带了些干粮，然后出了客店，直往连环套而去，闲话休提。

到了次日四更时分，居然打听回来。此时黄天霸等，正在盼望。只见吴用人敲门而进。天霸等一见，好不欢喜。因即问道：“你去打听窦尔墩山上，还有什么新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幸亏老爷料事如神，若不差小人前去打听，几遭窦尔墩所算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到底怎样？你快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由后山上去了，悄悄去找一个至好朋友名唤高三。这高三也是山上的小头目，小人找到他，即假意说道：‘高三哥，你要救我呀！’高三便问道：‘你这两日到那里去的？大王的双钩不见了，你怎么不看守好？’小人便与他道：‘这件事怎么能怪我呢？我现在已两天不吃了。’高三问道：‘你怎么两天不吃呢？’小人便说道：‘自从那夜来了个姓黄的到鼓楼上盗那双钩，我当时惊醒了就要喊了。不意被那姓黄的看见，就将我绑缚起来，口里又塞了衣襟，将我塞在楼梯底下。急死了！想人前去救我，那里晓得去寻找的人，总不曾到那里去找。我打量一定死在那里。该因命不断绝，不知怎样忽然松下绑来，我才得活手活脚，将口内的衣襟掏出来。打算去到大寨报知大王；后来一想，不能前去。不知近两日的情形，若是话说得不对，反而性命难保。因此先到你这里，问个明白。请你想个法儿，救救我的性命，不然，我虽不为大王所杀，若是大王将我赶下山，我又到那里去吃饭？那还不是饿死了吗？所以请你想个法儿，安插我个吃饭的所在。或是你先在大王面前见机说，烦将我这番苦衷说明。’高三见小人说了这番话，他便对我说：‘你真是被塞昏了！你还不知道，这两日大王等忙碌异常，在各处埋伏地雷火炮。’小人见说，就问高三，埋伏地雷火炮作什么呢？’他就说道：‘窦尔墩约定天霸，三日内盗御马之时，预备乘此就要害天霸的性命。’小人见他说了这句话，便又问他：‘地雷火炮，埋伏在什么地方？’他说：‘凡要道口，都埋伏下了。只有石室与后山两处，不曾埋伏。’小人听这话，又问道：‘为何石室与后山两处不埋伏呢？’他说：‘窦尔墩等议论，石室那里若有埋伏，恐怕把石室毁了。后山，天霸不知道从那条路上山，故此不曾埋伏。’小人见他说了这些话，小人也

就不托他想法了。后来小人就躲在那里一天，等到天黑，才瞒着他悄悄出来，仍由后山下来，赶回来给老爷送信。老爷可急速打点主意。”不知天霸等人又想出什么主意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九回

避火炮偷渡后山河 盗御马三进连环套

话说吴用人探明连环套内各处埋伏地雷火炮，当即禀明了黄天霸等人。当下天霸即命他出外歇息，吴用人当即退出。黄天霸与计全、朱光祖道：“今据吴用人所言，果不出二位所料。但前山既有地雷火炮，而后山又是水荡，如何可以上山去盗御马呢？”计全道：“在愚兄看来，此事竟非何大哥不能为力。但恐何大哥不肯帮助，又便如何？”中见何路通在旁说道：“计贤弟，你这话是怎么说？咱自从随从大人之后，与老弟共事，也有多年。同办公事，也觉不少。只要老弟吩咐下来。那条事推诿过的？今日要用愚兄，便即吩咐便了，咱怎以个不行？老弟又何以知道咱不行呢？这可不是笑话。”计全闻言，知道自己这句话说错了，只得转过话来，说道：“何大哥你为何不等人将话说完，就生起气来，说了这串话？其实你还不曾知道小弟的用意，你是何苦错怪人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咱们怎样错怪你？既是这样说，愚兄就算错怪于你了。你再讲吧！有什么事，就请分咐，咱当遵命！莫要说咱又是不行。”计全道：“小弟所说这不行两字，并非说你不肯。只因那水荡不知离后山尚有多远，又不知有无船只，你虽能在水里埋伏七昼夜，咱们大家皆不识水性。就使你一人由水荡能过去，咱们不能过去，还不是个枉然吗？若今你老哥独自上山，那后山的路径你又不熟，咱们又何能使你独自前去？所以咱说出那不行两字，是这个道理。你怎么就误会其意？只当咱说你不肯了。”何路通被计全这番话，说得哑口无言，连一句话都辩不出来。听了一回，这才说道：“既这么说，还得大家想法儿前去才好，终不成就半途而废吗？咱总是现成，如有用咱之处，咱总效力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抬杠，皆是公事。这个公事仍照公办了。在咱看来，还将吴用人喊来，问明他后路情形，再作计议吧。”

当下又把吴用人喊进来，问道：“据你所说，后山皆是蚕丛鸟道，又有水荡拦阻，行走颇为不便。但是你如何得过来的呢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曾识水性，因此涉水而过。”天霸道：“这水荡周围有多少宽阔？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？你可明白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山后一带皆是水荡，所谓‘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’，皆此之谓。若问中间的水有多深浅，最深的地方有五六尺，其次皆四五尺，再其次只有三四尺。”天霸道：“那里有船可渡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从前寨内本有巡船，后来不知为什么一律裁去。”计全道：“方才据你所说，前山各要隘皆设有地雷火炮，除却后山，万不能上去。而后山又有水荡阻隔，不能飞越而过，你还有什么法想，可以上得山来？不妨说来，大家商议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只有一个主意，恐不能用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前山要隘已有埋伏，万不能行。后山水荡阻隔，又不能过。为今之计，小人先下水去，来背老爷好上

去。所好那河面不过五六丈宽阔，次第将老爷们背过水荡，那不是老爷们可上山吗？”计全道：“你既能如此，这就可以设法了，你不知道咱们这位何老爷，才是绝好的水性呢！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计全道：“你且去歇息，再听咱们招呼吧。”吴用人当下退出。天霸道：“计大哥，你老有什么主意呢？”计全道：“也没有别样主意，所幸那河面不宽，只得请何大哥辛苦一趟，与吴用人到了那里，将我等背驮过去。好在我等人数不多，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，只要两起，便可背过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就此办法，不必再打主意了。”计全道：“但是明日午后，就要起身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约有申牌，众人都收拾停当，各带兵刃。何路通便穿水行衣靠，即带了吴用人，一同出了店门，直奔连环套而去。不到初更时分，已到了那里。当下何路通即将外面大衣脱下，递与黄天霸手内。天霸也将外面大衣脱下来，执在手中。何路通便光下水，先试一试，觉得不太深，正要来背天霸，忽见吴用人喊道：“此处不能去，这地方的水是最深的，老爷虽不怕，恐黄老爷到了中间，也要下水了。还要走过去一箭路，那里的却是最浅。”何路通听说，即向西首走了一箭多路，然后叫天霸伏在背上，他背驮过去。朱光祖就在吴用人背上，也驮了过去。何路通、吴用人将天霸、光祖送至对岸，后又过来背关小西、计全，四人皆已过去了。何路通与吴用人，就席地坐下，歇了半刻。此时大家俱是短衣紧扎，当由吴用人在前引路。果然山势嵯峨，崎岖万状，大家皆是攀藤附葛，好容易走了有一个更次，才把那蚕丛鸟道将次走完。又走了一会，已看见正路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已进了山，但是怎么办？还是分头前去？还是合力同行？”计全正欲答话，忽见吴用人道：“在小人愚见：莫若先到石室，将窦尔墩捉住，或将御马先盗出来，然后再搜寻埋伏，平毁山寨。”计全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就请朱大哥、黄贤弟进到石室里面，咱们全在外面接应。”

黄天霸、朱光祖二人答应，便急急望石屋而来。不一刻到了石室外，此时已有三更时分。黄天霸即照吴用人所说之话，向那石板上仔细一看，果然有两个铁环，安在石板之上。天霸即将铁环执定，先向外一推，复向怀里一拉。急听吱呀一声，那石板向旁边转过，内里闪出一道石板门来。天霸又将那铁环向中间紧紧一按，果然落下一个双连环铁钩，将石板钩住，黄天霸在先，朱光祖在后，进了石门。又记定吴用人所说八十步一转。但见有石墩子，就向右边转弯。走了一会，果然见了六角门。黄天霸又记定吴用人的话，看定门上那两个铁圈，执定在手，轻轻的向怀里一拉。只听得门里哗啦啦一声响，好象有两样物件从旁边分开的声音。天霸正在凝神细想，早见两扇门已经开了。天霸大喜，便与朱光祖进去，便各处找御马。转弯抹角，走了好些地方，只是发不出来。两人正在着急，忽听嘶溜一声。天霸道：“这声音好似在那假山背后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我便去那里寻找。”就顺着声音一路寻去，到了假山那里，四面一看，并无空地。那假山以外，便是一道围墙。天霸道：“这可把我闹糊涂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何不上假山一看呢？”天霸答应。当下二人便一齐跳上假山，向那围墙里面望去，只见围墙里面一带房廊。天霸便悄悄与光祖道：“你看那里这一带房廊，莫非即关在房廊里面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且跳下去寻一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但一件，跳下去可极容易，

必要将出路寻出方好。我看围墙外面并无门路，此时跳下，得了御马，没有门径，如何将马牵出来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！你且这里等一等，让咱先下去踏看一番，那御马究竟在与不在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答应。朱光祖即刻一个蹿身，飞跳下去。毕竟御马是否藏在里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回 黄天霸活捉窦尔墩 众英雄大闹连环套

话说朱光祖跳入围墙里面，四面一看。见历首一带房廊，约有五丈阔光景。对面有一所高大的房屋，里面尚有灯光。朱光祖暗道：“莫非这是老儿暗室？咱且不管他，先将御马的消息，打听出来，然后再将门径探明，好作计议。”当中便使出草上飞的本领，走到那房廊。轻轻将窗格格开，探身入内，凝神定睛一看：果见有匹马拴在里面柱子上。将那马细看一番，实在与凡马不同。朱光祖大喜。于是赶出去寻门径。寻了一会，忽见南首上围墙有一个极大的圆圈。朱光祖便上前一望。乃是一个月亮门，他理顺着方同，打量了一刻。心中暗道：“吴用人曾经言过，说那假山背后月亮门内，就是老儿住所。只要将玲珑石推开，便可进去。现在月亮门已寻着，但是有假山挡住，难道说这假山就是玲珑石不成吗？且等咱再出去与天霸说知，让他照吴用人所言，先将假山的暗计寻出来试一试看。”主意打定，立刻又飞身出来，将此情话知天霸。天霸闻言大喜。也就立刻下了假山，寻找石头左边那个拳大的孔。不一刻居然寻到，天霸将二指在石孔一按，并不费事，也不费力，只见那假山石头，即记推在一旁，现出门来。天霸又回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可仍由墙上跳到里面，以便接应。咱便由月亮门进来便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复又从围墙上跳入；天霸即从月亮门内进去。二人见面，天霸道：“朱叔台！马在那里？”朱光祖道：“马在这里。”天霸就跟定光祖，走到房廊那一间，正要进去盗马，忽听对面那所高大的屋内，窗格亮，天霸掉头一看，只见迎面走出一人，出声大喝道：“来人敢是盗马的吗？”天霸见有人知道，也就高声大喝道：“你是窦尔墩！咱正是前来盗马——那马已被咱老爷盗去了，你还在梦里呢！”天霸话未毕，对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。天霸好生疑惑，即向朱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看那人忽然不见，究竟是人是鬼呀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侄！你且不必讲他是人是鬼，包管你即有人出来厮杀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杀便杀，还怕他不成吗？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一片灯光，即从那对面屋内出来，为首一人，正是窦尔墩。手执双刀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小子天霸！你当真敢来盗马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老匹夫！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，尚敢说出这无耻的话吗？御马已被咱盗去了，特地前来捉你。”窦尔墩一听，当下“哇呀呀”一声，手舞双刀直奔天霸。天霸一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儿你还敢放肆吗？来得好。”说着也就飞舞单刀迎接上去。此时窦尔墩恨不能生啖其肉，只见他刀不留情，劈面一刀望天霸砍到。天霸急急架过。窦尔墩接着又是一刀，认天意肩膀上砍来。不霸又让过。窦尔墩右手的刀一起，左手的又接着下来，这叫作连环拨风刀。这个刀法，如遇见旁人，也是万难抵敌。天霸见连环刀接连砍下，也就杀得高兴

起来,使出六十四路的花刀出来,两人大杀一阵。天霸一路花刀使完,窦尔墩也看看抵不住。那知天霸愈杀愈紧。窦尔墩究竟年纪大了,手内又失去了从前的双钩,这双刀拿在手中,启竟不十二分精熟,但见天霸愈杀愈急,知道抵敌不过,便举起刀来,向天霸虚砍一刀,即思奔逃。却好朱光祖在旁,一声喝道:“你向那里走?可认得朱光祖吗?”说着就是一刀,从窦尔墩背后砍到。尔墩一听朱光祖三字,便大吃一惊,暗道:“我今性命休矣!”一面暗想,一面即转身躯来迎。窦尔墩方转过身来,天霸又是一刀砍到。尔墩知是不济,便跳出圈外,将朱光祖、天霸两刀让了过去,那天霸真个飞快,便就抢进一步,又是一刀向尔墩左肋刺入。尔墩急将手中刀往下一磕,将天霸的刀掀在一旁。此时他也不还刀,但向后退。天霸见他后退,便直向前进。正赶之时,忽听尔墩喊道:“天霸小子!不要赶,看家伙!”天霸一听,怕他有暗器来打,凝了一刻神志,窦尔墩便趁此时,一个箭步,飞身上屋。黄天霸见他飞身上屋,也就将身子一缩,两脚一跺,即刻追上屋去。方到檐口,尔墩早揭了几片瓦向天霸打来。天霸说声:“不好!”将头向旁边一偏,所幸不曾打中,让了过去。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,就从背后出其不意,一脚将窦尔墩打倒屋面。天霸见光祖将耳墩打倒,赶进一步,举起一刀,认定他右手一下,尔墩万避不及,只听“哎呀”一声,刀已落下。天霸砍第二刀;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。尔墩已是动弹不得。天霸便将他从屋上摔了下来。但听咕咚一声,尔墩已死了一半。于是天霸、光祖飞身下屋,就将耳墩绑缚起来,四马倒攒蹄,捆了结实,抛在一间房内。

光祖便与天霸道:“老侄!你就在这里看好御马,咱出去望望他们现在那里,曾否与他们动作?”天霸道:“咱也去走一趟,好在尔墩已被捉住,还怕谁来?”说着就与光祖一同由月亮门出来,走出石室。只听西北角上一片喊杀之声,真是震动山岳知道关小西等已在那里动起手来。即便顺着声音,赶杀过去。只见关小西敌住郝天龙,计全战住郝天虎,何路通力敌天豹、天彪,七个人杀得难解难分。天霸大喝道:“各位兄长使劲儿!御马已得了!尔墩那老儿已被捉住了!不可以将这些蠢贼放走,咱们齐力将他这伙强盗一个个捉住,解到京师,听候按律治办。”关小西一听“解到京师,听候按律治办”,更加高兴,真是个个争先,人人恐后,奋勇杀上前去。郝天龙等听了这话,却是个个胆寒。暗道:“大王被人捉住,御马又被他盗去,这还有什么想头呢?”各人就此存了这个心,不觉看看抵敌不住。只见关小西一刀,早将郝天龙砍倒在地。接着计全又一刀,向郝天虎砍去,天虎正要去架,不料关小西在郝天虎背后砍来,两面夹攻,郝天虎也被砍倒在地。那边郝天豹、郝天彪双战何路通,见两个哥哥俱被人砍倒,于是心慌意乱。郝天豹早被何路通打中肩窝一拐,只听“哎呀”一声,往后便倒。郝天彪此时更加慌乱,便向何路通虚砍一刀,急待要走;那知天霸跳到他背后,将他手擒过来,趁势往地下一摔,也跌得个七死八活。于是大家一齐喊道:“你等喽兵听着!尔墩今已被捉,郝天龙等又被拿获,你等如要性命的,快快归降!倘若再执迷不悟,咱老爷等即刻将你等杀得个鸡犬不留。”这番话方说出去,早见那些喽兵一一跪下哀求。要知后事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一回

分资财恩威并济 缴御马天霸升官

话说连环套众喽兵，见天霸等众英雄将窦尔墩众人一一捉住，真是个个心寒，人人胆怯，向天霸等哀求，免其一死，情愿投降。天霸等准如所请，即命众喽兵迅速将前所有各处理伏的地雷火炮，全行拆去。那些众喽兵怎敢怠慢，立刻一齐到各处拆毁埋伏去了。这里天霸道：“尔墩这老贼虽已被捉，众头目亦已被擒，但是他的家小必在后寨。咱们且将他家小搜寻出来，好一齐解往京师，听候治罪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吴用人跪下道：“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禀，还求老爷俯纳。窦尔墩虽然作恶，罪不容赦，他家小平时却甚正直。今祸首已被擒获，自当按律治罪，可否祈求恩体罪属不拿之意，免诛家小科条。尔墩将来虽明正典刑，他也要衔感大老爷大德。这是小人冒死仰求；只因小人眼见得他全家遭戮，实在不忍。”天霸本是个有义气，有血性，傲上不凌下之卜，今见吴用人如此哀求，心中也未免不忍，只得说道：“本总镇本要全行拿获，姑念你一再哀求，又道他家小亦甚正道。你可即传言，令他们迁徙下山，另谋居住，安分为民。所有细软资财，准他带往，以示体恤！”吴用人闻言，磕了个头，给天霸谢过，直向后寨而去了。

及至到了后寨，早已不见。吴用人又寻了一遍，毫无形迹，知道是闻风逃去。只得复行出来，对天霸等禀知。天霸道：“既然畏罪而逃，也就算了。”却好此时那些去毁埋伏的人也来禀报：地雷火炮已一一毁去。黄天霸即向众喽兵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从前皆是良民，误入此地，本总镇不为难你等，有家者归家，无家者各寻生活，不得再蹈故辙！若无财产者，等本总镇将窦尔墩所有家财查明，再行分给尔等，速速下山，各安生业。”这些话一说，那些喽兵个个感激不尽，专候分给资财。这里黄天霸与朱光祖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四人，去到石室，将御马敬谨牵出；又解窦尔墩出来。此时窦尔墩已经半死，不复从前那样极恶穷凶。天霸等将他押解到大寨，与郝天龙等放在一起。又将那匹御马拴在一旁，命人守好了。复去各处查点货财，以一半散给众喽兵下山；以一半带了下山，充作沿途的经费。然后命人将连环套内所有的房屋，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与众人带了这一匹日月骠骠御马，并押解窦尔墩五人下山。一直到了客店，大家住了歇息。即命店主人传了好些木匠来，连夜的打了五个囚笼。又命铁匠打些铁索，就将窦尔墩五人等锁起，打入囚笼；又将那无家可归、情愿投降的喽兵，拨了二三十名充作护勇，以便保护御马，押解囚车。又请朱光祖会同褚标、李昆回淮安报信，分派已定。停了一天，黄天霸等及一切众人，保着御马，押解囚车，直往京师进发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日，已到京师。当在九门提督衙门，先挂了禀报。九门提督听说御马寻回，并将正盗缉获到案，当即到了兵部，由兵部会衔呈奏进去。万岁见了这道本章，友颜大悦，即传旨：今黄天霸将御马亲自送到御苑，以便验看。所有窦尔墩等五名，发交刑部按律治罪。内监将旨意传出，黄天霸即将御马敬谨送入御苑，呈请万岁验明无误。隔了一日，又传出谕旨：着令黄天霸升授淮阳总镇，遇缺即补提督。其余在事出力诸人，均看照本官加升一级。施公亦传旨嘉奖，并着来京召见。这道谕旨一出，所有在京官员，无不到黄天霸的客寓来恭贺。真个门前车马，闹日喧阗。黄天霸次日又具了谢授升缺总兵的奏本，仍请兵部代奏上去。隔了一日，又蒙召见。直至刑部，将窦尔墩等五人问明口供，按律治罪之后，黄天霸这才陛辞，与计全、关小西等出京，仍回淮安供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二回 窦飞虎矢志报父仇 马虎鸾同心存友谊

话说如今有两个人又要与施公为难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是窦尔墩之子窦飞虎，当日黄天霸三进连环套，但将窦尔墩捉住，问了典刑。其时窦飞虎适值因事外出，故不曾寻获，也算他局运甚高。及至他回来，见已家破人亡，再一打听，方知他父亲系为天霸所害，因此杀父之仇，刻不能忘。总想将天霸捉住，报仇雪恨，又恐一人力不足敌。他却有个极好朋友，姓马名虎鸾，其人也是关外热河人氏，与他最为莫逆。却学得一身盖世无双的本领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惯使一百炼纯钢两刃刀。若论飞檐走壁夜行工夫，不在天霸诸人之下。还有一种暗器，唤作三棱箭，这箭仿佛袖箭，却比袖箭厉害百倍，那箭头上有三角棱，锋利无比。若是人无意中中了此箭，虽不能殒命，却要受一次大伤。而且箭无虚发，百发百中。却向来不曾到南方一带来过，皆是在关外做些买卖，所以南方人没有一个知道他的本领好到这般。可有一件：生平最喜吃酒，只要吃了酒，则各事皆废了。他有两个绰号，一唤盖三省，此指东三省而言，一唤赛谪仙，此指喜酒而言。窦飞虎既已无家可归，便去投奔于他，见了他面，哭诉前由。马虎鸾道：“老兄弟不要悲痛，愚兄帮助你报仇雪恨便了。”窦飞虎道：“现在黄天霸这小子，跟随施不全在漕督任上，我辈南方不曾去过，虽欲报仇，实因路径不熟，如何去得？”马虎鸾道：“兄弟你此话错了，只要报得此仇来，那怕他远在天边，也是要去的。若怕路径不熟，老兄弟你一人不敢前去，咱同你俩一道儿去走一趟。总要寻着这天霸小子，或将他捉住，剖心沥血，以祭伯父的灵魂。即不然，能将施公某刺死，黄天霸也就要有罪了，也算是报仇雪恨了。”窦飞虎道：“若得兄长帮助，小弟是感恩不尽了。”于是二人就由热河一路，向南方进发。

这日走至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，名唤草凉驿，见有许多的官员及差役人等，乱哄哄地在那里搭盖彩棚，是个接差官的样子。又听旁人说道：“光景今晚明早总要到此地。”那个又道：“知道了此地，还有耽搁吗？”那个又道：“这倒说不定，但愿此处无人喊冤，他没有事干，总走得快。”这个才说完，那个又道：“到底是做大人的好，你看他这一个人不过走这里经过一趟，就有这些人给他办差，本地的官员还要按站迎接，等他走了，又要护送出境，为他一人，你看这是忙了好多人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你倒不要这样讲。还有一件，要把你气死呢！听说这位大人，还是个十不全的样子；偏是他有福，皇帝又相信他，那些有武艺的人，又佩服他。你不要说别的，只看当日这北道儿上，有多少绿林中强盗，有多少恶霸土豪，自从他老人家到处察访，随地擒拿，不足十年，竟被他老人家收服的收服，正法的正法。现在道途平坦，往来行旅无不颂德歌功，真所谓

功德在民，垂之不朽。”那个又道：“你这话咱却不懂，你又说他是十不全，怎么他又能够擒拿绿林中的豪客，江湖上的强人呢？你这不是自己在这里打自己的嘴巴吗？”这人道：“老兄弟！我说他老人家是十不全，是他老人家的样子，至于访察强人，捉拿豪暴，他那里亲自来？是他设了妙计，是他那一班跟随的好汉前去拿捉，就如那黄天霸一人，江湖上那一个不闻他名，不怕他的武艺？你想有这一班好汉，那绿林暴客，江湖上强徒，岂有不被擒获之理？”譬如猛虎下山，俗语说得好：“文官动动嘴，武官跑折腿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”

两个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，正是谈得高兴，马虎鸾与窦飞虎也在旁边听得清切，彼此打了暗号，心中颇为欢喜。暗道：“咱们正要去寻他，以报大仇，难得他自来送死，这就是路狭了。”两人想了一回，便故意上前，向那谈论的几个人问道：“咱请问一声，方才你老等所谈的这十不全，究竟是谁？他竟有如此干办，为北道上的来往行人除害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现作什么官呢？你老等竟称道他这等好法，可能请教请教吗？”内中有个老者，见问此话，就将他二人打量一回，只见上首站的一个，年约二十四五岁，身穿一件蓝布直裰，脚踏扳尖靴鞋，黑漆漆面庞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眼，凹鼻梁阔口，颇具凶恶之状，此人便是窦飞虎。那下首立着一人，也是年纪二十四五，身穿一件紫花布短袄，脚踏芒鞋，瘦小身材，淡黄面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眼，高鼻梁方口，虽然瘦小却具雄气概，此人便是马虎鸾。那老翁将二人看毕，因问道：“敢问二位尊姓大名？你问这位官长，有何事件？”窦飞虎先答道：“在下姓窦名飞虎，这一位姓马名虎鸾，皆是关外人氏。只因到南边，要访一位官长，这长官姓施名唤仕纶，浑名不全，闻得他为官清正，惯能除暴安良，收服四方豪杰。咱等不惮远路而来，要前去投他，图个出身。不知你老所说的，可是这位施不全大人吗？”那老者答应道：“小人所谈的，正是这位老大人。”窦飞虎道：“咱闻这位施大人，现在做着漕督，为何到此呢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尊驾有所不知，只因他老人家不久奉了圣旨，着他进京陛见。此是进京必由之路，咱们地方官，例当接迎。所以在这里办差。你看那馆驿中，就是预备他老人家行辕的所在。”窦飞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知几时可到呢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至迟明早也到了。”马虎鸾道：“这遇巧了，咱们正要去投他，不料竟在此相遇，也可免咱们跋涉之苦了。”说罢，向那老者拱一拱手说道：“惊动，惊动，咱们再会吧。”说毕转身而去。不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三回 狭路相逢讎仇必报 只身保护勇敢可嘉

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，探听得施公早晚就要到此，他二人便就近寻了客店住。当下二人私相计议道：“施不全这赃官，早晚就要到此，咱们务要竭力去将他刺死，方才消心中之恨。”马虎鸾道：“兄弟，你前日怨黄天霸小子，害了老伯的性命，虽然是天霸动手，其实指使的人乃是不全。施赃官他奉了圣旨，命天霸去干。天霸既归施不全节制，这就唤作奉公差使，身不由己。他若不将人捉住，他便自己有处分了了。因此看来，天霸虽属可恶，情尚可原。只是这施不全专使刁钻恶计，实在难恕。今既狭路上他到此，这就是他运气低，准在此把他的送掉了。”窦飞虎道：“施不全既来，咱们俩断没有饶他过去之理。可是怎么报仇？”马虎鸾道：“兄弟放心，等施不全既到此地，在馆驿内住下来，咱便与你去打听消息，看他有无耽搁。如有耽搁，此事即好极，若无耽搁，只好咱们俩再追上一程，务要将他捉住。”窦飞虎道：“总要仗兄长之力，以报先父之仇。”此时天已将晚，二人又说了一会，有店小二送进酒饭，两人饱餐一顿，然后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点。便去街坊上打听施公曾否到来。才出得店门，但见街上乱哄哄地皆道：“施钦差到了，咱们去看接钦差呀！”窦飞虎、马虎鸾闻得施公已到，他二人便杂在人丛中，也去观看。只见一骑马飞来，马上一人说道：“尔等闲人站开，钦差到了。”话犹未了，一班地方官员趋踉而走，皆于行辕两旁。分文东武西站立下来，以便迎接。随后便是飞虎旗、清道旗、衔牌各执事；接着有十来匹马，马上皆坐着些武士，有红顶子、蓝顶子、水晶顶子不等，末后一人，八人大轿，轿旁有两个人扶着轿杠，直向行辕而来。才到行辕，那马上各官，一个个都跳下马来，站立两旁，顷刻施公的轿子已到，只听三声炮响，鼓乐齐鸣，施公进了行辕。那两旁文武官员，也都随着大轿趋踉而入。施公在暖阁下轿，当有黄天霸等进内参见。接着卫辉府及各文武官员，进来禀见。施公均一一接见，随后各官员退出，黄天霸等也就退出来。施公自有施安、施孝及书童等伺候。这且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正从行辕内出来，出得辕门，瞥见人丛中站着两人，面带杀气，颇有凶恶之形，天霸一见，就知有人在此探望，夜间恐怕又要前来。一面暗想，一面又将那二人看了一遍。两边闲看的人，一会也就各自散去。卫辉府虽然退出，却还在这里听差，恐防钦差有事，吩咐才得灵便。施公在内稍息了片刻，外面就有办差的，送进酒饭。施公用了午饭，净面漱口已毕，便命施安传话出来，准于明日早晨启马，所有迎送各兵，一概不必护送出境。这话一经传出，登时你传我，我传你，各各皆知道了。窦飞

虎、马虎鸾二人，也就打听的确，当下回转客寓。飞虎与虎鸾说道：“施不全明早走，今夜正好前去行事。但不知怎的个去法呢？”虎鸾道：“愚兄前去行刺，老弟在外巡风，总要期事必成，不可徒然空跑。”窦飞虎道：“咱们可于三更时分，暗暗出了客店，到得行辕，正是三更过后，那时他那里也可睡静了。若去得太早，惊动里边的人，于事便觉不济。”马虎鸾道：“贤弟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二人从此就在客店内，养精蓄锐，也不出去游玩，专等三更行事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天霸自见了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，虽然不知他二人是何姓名，却见他仍面带杀气，心中就万放不下。当时又到了行辕，与计全、关小西说道：“小弟方才在辕门外，偶见人丛中站着两人，一个怪眼浓眉，一个身材瘦小。见两人四只眼，尽向城门里探望，而且俱是面带杀气。不是小弟过虑，只怕今夜又要出个把乱子，咱们倒要防备防备，宁可无事，也就罢了。若过于疏忽，万一闹出乱子来。咱们就大有处分的。”计全道：“贤弟所说怕闹乱子，想是怕有人前来行刺吗？”天霸道：“正是此意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们今夜大家辛苦些，防备防备就是了，咱们既有这许多兄弟在此，不必说他是两人，就便来上十个，还惧怕他不成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咱们自然是要防备的。但是大人前这句话可告诉不告诉呢？”关太道：“咱的愚见，是宜禀知大人，请他老人家加意小心些才好。”计全道：“此计你又错了，便大人加意小心，既有了刺客，大人还是能与刺客砍两刀、战一阵？那还不是全靠咱们保护、追贼？在愚兄的意见，与其告诉大人，徒然使他老人家心忧，不若不告诉与他，咱们暗地里加意保护。”李昆道：“计大哥之言有理，我们在夜无论有无刺客，总宜大家合力保护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小弟看那二人的本领，却也不在你我之下，万一上了小弟的话，务要合力将那两个捉住，方免后患。”关太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计全道：“今夜黄贤弟、李五弟你二人可暗伏在书房外面。贺贤侄可在书房内，随时保护。若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要来保护，你可说此地向来系盗贼的窝巢，难保无人存心不善，宁可保护，不可疏忽，这叫做有备无患。李七贤弟与何贤弟，在书房外面两廊上黑暗之内巡风。如见有了动静，即击掌为号，总使他不能下来。我与关贤弟往各处巡察，王贤弟、郭贤弟可在前半段巡察。如此办法，还怕他前来行刺吗？”计全安排已毕，大家俱放在心，于是才去用酒用饭。到了午后，各人便去安歇。午觉既醒，已是上灯时分。天霸等又用过酒饭，各人便预备起来。只见各人一个个都换了玄色紧身衣靠，身藏暗器，手执兵刃，各按地段前去防守，贺人杰便至施公卧房内保护。

施公一见人杰进来，因问道：“此时你来作什么呢？还不去睡觉吗？”人杰道：“不瞒大人说，这个地方向来是盗贼窝巢之所，难保无歹人深夜前来，千总所以特来保护。”施公见说这两句言语，直喜得心花都开了，当下赞道：“难得你用心甚深，前来保护，好一个有备无患。虽然如此，我命系之于天，虽有强人，亦何能害我？但是你这小小孩童，有此深心，实属可嘉之至，你便在此坐下，本部堂与你闲谈谈，一来防备未然，二来藉此消遣全夜。”人杰道：“大人尽管安睡，千总一人在此防护，是不妨事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且坐下来闲谈一会，好在这会儿尚早，本部堂就去睡觉，也睡不着的。不若与

你谈谈，借此消遣消遣。”人杰见说，只得在一旁坐下，与施公闲谈起来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窈飞虎与马虎鸾二人，到了三更时分，便脱去外面便衣，换了夜行衣靠。窈飞虎手执双钩，马虎鸾暗藏三角棱箭，取了两刃刀，轻轻地将房门拨开，就从店后院墙上，噗噗两声，跳出墙外，认明路径，直奔草凉驿行辕而来。不知施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四回

遇仇讎强盗双行刺 施胆略英雄独立功

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，出了客店，直奔草凉驿行辕而来，到了行辕，正是三更已过，二人先在行辕外面，静听了一会，觉得里面静悄悄的，毫无声音。二人便走到行辕后院墙，靠着墙根，窦飞虎便缘墙而上，就如壁虎一般，快捷异常。接着马虎鸾亦跳了上去，真个是身轻似燕，体捷如猿。二人上了墙垣，就在墙头上借着星光，向里面四处一看，但见灯火不明，人声静悄，二人大喜。又看了看，只见逼近后垣墙，有一所竹院，竹院前面便是一进五开间上房，左侧又是一所三开间的客厅。窦飞虎说道：“那五开间里面，施不全光景就住在那里了。即不然那左侧客厅内，一定是他的住屋。咱们何不就此下去呢？”马虎鸾道：“兄弟你且慢着急，你听那边更声来了。”窦飞虎侧耳一听，果然闻得从行辕里面有了更锣之声，渐闻渐近。窦飞虎道：“咱们何不等他更夫来得切近，将他捉住？问明他施不全实在住的所在，好去下手。也免得捉摸不定。”马虎鸾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二人正说话间，那更夫已打来切近；但见走前走一人，手提灯笼，后跟一人，敲着更锣，口中喊道：“里面诸色人等睡醒呀！防备有人来偷物件呀！”说罢，又将更锣敲了三下。飞虎听见更夫口中喊说有人，他倒吓了一跳，赶紧将身子往下一伏，预备等那更夫走到跟前，便去动手，那边马虎鸾见他身子伏下，他也作了个倒卷珠帘势，两只脚挂在墙头上，两只眼仔细去望更夫。不到半刻，那两个更夫已到了切近。马虎鸾一见，便将手掌一击，用了暗号，随即拔出两刃刀，将两只脚一松，一个翻身，已跳落在地。当下认定前一个更夫，迎面就是一刀，却不曾伤着，只迎着他面门晃了一晃。那更夫正向前走，忽见墙上跳下一人，已经吓了一跳，正欲嚷叫，已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到了自己的面门之上，只听说道：“你嚷咱就是一刀，断送你的狗命。”这更夫被此一吓，再也不敢声张。那后面的更夫，眼见得前面的人如此，他那里还敢怠慢，掉转身来欲逃。说也奇怪，心里尽管这般想，那知两只脚就如钉在地上一一般，再也提不起来。正在着急。窦飞虎又从后面跳下来，出其不意，就认定这更夫背后一刀背砍下，这更夫连一句话都不曾喊出来。窦飞虎倒又跳在当面，举刀在手，低声道：“你若嚷，咱也是一刀。”这更夫也是不敢张声，只得跪在地哀求道：“乞大王饶命。”窦飞虎正欲问话，只听马虎鸾向那个更夫问道：“尔既怕死，尔可将施不全的住处说来，就饶你的狗命，若有半字不实，即刻一刀，将你砍为两段。”那更夫道：“大王如果饶命，小人定然实告。”马虎鸾道：“你速速讲来，不要多话。”那更夫道：“施不会可是总漕施大人吗？”马虎鸾道：“正是！”那更夫道：“施大人现在就住在那一顺五开间那所屋内，东首第二个房间里面。”马虎鸾道：“现在施不全想也睡熟了。”那更夫道：“施大人是早睡

了，小人方才走那里经过，看那个房内还有他带来的一个人，是十八九岁的孩子，还不曾睡，此时不知他睡也没睡。”马虎鸾见说施公房中有个孩子，并不曾睡，心中就有些疑惑起来。暗道：“难道他逐夜皆有人保护吗？”因又想到：“凭我这一身武艺，不必说是个小小孩子，未曾睡去，还在那里保护，就便是个三头六臂的汉子，又何惧哉！”因又问道：“你话果真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小人焉敢撒谎。”马虎鸾当下执刀在手，就在那更夫衣上割下一块小襟，喝令更夫将口张开，用小襟塞了口，使他唤叫不出，又将他两手臂绑起来，轻轻的提向竹院一摔；那边窦飞虎亦复如法炮制，也向竹院内一抛。然后二人地飞上了房檐，直奔上房而来，蹑足潜踪，轻快无比。

不一刻到了上房，马虎鸾就照着更夫所说的话，直向东首那房间屋檐上，轻轻的用个猿猴坠枝的架式，两只脚挂在檐口，将身子倒垂下来，贴近窗户，将刀轻轻的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，自己用了眼光，向房间里去望，但见房里还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残灯，当面设着一张铺，铺上垂着帐幔。施公此时已睡的光景，就铺面前下首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，手中拿着一对软索铜锤，却在那里打盹。马虎鸾一看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“施不全今日合该要断送性命了。你叫人保护，就该叫那年力精壮的人在你身旁看守，怎叫这个小小的娃儿在此保护？”说罢，便将身飞落在地，急将两刃刀去拨窗户，已被拨开。此时真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手执两刃钢刀，脚一蹬就从那里一个箭步飞身进内，认定房间里铺上戳了进去。至铺面前，那把刀尚未送进去，还不曾落得稳，正向前面跑的时节，忽听当的一声，只见一样物件那两刃刀一砍。马虎鸾说声：“不好”再一细看，是铺旁边坐着的那小孩子。此时马虎鸾却顾不得去刺施不全了，只得掉转身来，敌住这两柄软索铜锤。

你道贺人杰为何到此时才知道的呢？看官有所不知，他却早已知道了。当马虎鸾与窦飞虎跳上房檐，来到上房之时，他就有些知道，及至马虎鸾从房檐上倒垂下来，用刀轻轻地去戳窗户眼，他那时更是清清楚楚，晓得有人前来，却故意装作打盹，让马虎鸾不把他放在心上；他却居心要诱马虎鸾进房，他便出其不意，想一个人将马虎鸾捉住，在施公前显显手段。所以等马虎鸾将到床前，正欲将刀送进去行刺，他此时可不能再缓了，是以即将软索铜锤先将他两刃刀上打去。居心想这一锤打了出去，只要他受伤，就可将他捉住，在施公前献功了。那知马虎鸾工夫纯熟，又兼力大无穷，手中的刀握得甚紧，虽然经了一锤，却不曾被他们打落。只听当的一声响，马虎鸾知道不妙，便转过身来敌住铜锤。贺人杰见一锤不曾将他的刀打落，心中想道：“咱这一锤，却臂力不算轻的，他刀不曾被我打落，此人的本领，也就不在我之下，咱倒要防备防备，不可看轻了他。”心中一面想，手中那柄锤头，趁马虎鸾掉转身来时，也就认定马虎鸾太阳穴打来。马虎鸾转过身，见一锤从太阳穴打到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身一偏，把这锤让过。贺人杰见这一锤又不曾打中，却是杀得兴起，口中大骂道：“好大胆的强盗，咱家老大人，与你行何仇，你敢黑夜前来行刺，须放着老爷在此。尔可快留下名来，待老爷擒住于你，将你明正典刑！”说着，手舞铜锤，如雨点般直往下落。毕竟二人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五回

三杰大战马虎鸾 小西杀退窦飞虎

话说马虎鸾见贺人杰的一对软索锤，如雨点般打下，也知道此人虽然年轻，这锤法甚是精到。一面招架，一面喊道：“好小子！尔既问咱爷爷的名姓，尔可站稳了。爷爷姓马名唤虎鸾，绰号盖三省。只因咱与窦飞虎是誓同生死之交，他的老子窦尔墩，被黄天霸小子受了施不全的诡计，将他害死，咱特与窦飞虎一同前来，替他报杀父之仇的。你若知道进退，可赶紧将施不全献出，与你无干，若有半字不行，可莫怪咱爷爷这两刃刀送了你的性命。”贺人杰听说，方才明白，原来是为窦飞虎报杀父之仇。因也骂道：“大胆的狗强盗，咱老爷道是谁，原来是个无名小子。尔不怨窦尔墩那老儿自作自受，反怨及咱家大人与黄天霸老爷，这真是怙恶不悛了。尔既到此，咱若不将尔捉住，也不算老爷保护大人之功。”马虎鸾又道：“好小子！既如此，尔亦须通过名来，好待咱爷爷送尔的狗命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你听真了！咱老爷乃总漕施大人标下千总贺人杰是也。”说罢，便又抡起铜锤，直往下打。

马虎鸾正要招架，忽听窗外噗噗两声响，又跳进两个人来。大声喝道：“狗强盗休得猖狂，咱老爷黄天霸、李昆前来捉尔，快快受缚！”马虎鸾见天霸、李昆二人又跳进来，心中一想，咱在此与他们相斗，咱虽不惧怯，怎奈这房间内窄狭，何能对敌？万一被他捉住，那是阳沟里遭风呢！一面想，一面乘个空儿，退到窗户口，将手两刃刀向着天霸、李昆、贺人杰三人，用了个狂风扫落叶架式，就此一扫，他三人一见这刀法甚是厉害，便赶着向后退了一步。马虎鸾就趁此一个飞身，跳出窗外去了。黄天霸等三人见他已跳出房外，惟恐他就此逃走，也就赶着一飞身，出来追赶马虎鸾。马虎鸾跳出房外，他实指望窦飞虎前来接应，那知窦飞虎从屋檐上跳下，早被关小西、计全、李七候、何路通四人，在那里接着大杀。你道窦飞虎如何又被计全等接着厮杀起来？原来计全向各处巡察，在先并不知道，巡到后院，只听竹林里有哼声，计全便进去一看，见是两个更夫被捆绑抛在那里，他只一看，知道是有人了，因即赶回来。却好窦飞虎正从屋上跳下，计全一见，即大声喊了一句道：“捉贼！”一面喊就与他对敌起来。那边黄天霸等一闻喊声，个个齐奔出来，一齐动手。天霸、李昆正要前来帮助计全，又闻得施公房里有厮杀之声，因即转身杀进房中去助人杰，关小西、李七候、何路通便来帮计全。

话分两头，如今且说马虎鸾望窦飞虎不至，虎鸾就知道有人与他交战，此时也不能兼顾，只得各顾各的性命，他便虚张声势，舞动两刃刀，如旋风一般，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专认定天霸、李昆、人杰三人那要害致命处所刺去。天霸等三人也是各尽所长，

遮拦隔架，合力厮杀。四个人在院落中间，三把刀、两柄锤，你来我往，足足杀了有百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正杀之间，忽见马虎鸾将两刃刀往两边一扫，随即撤回，进一步直向天霸当胸就刺，天霸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正要招架，那马虎鸾的手法，可是真快，早已收了回去。天霸的刀落空，马虎鸾一面将刀收回，一面又把刀先从左边向李昆一点，李昆正欲招架，不意万来不及，肩窝上，已着了一刀，只听呵哨一声，赶紧退了下去。马虎鸾明知李昆中刀，却又不肯再去追赶，因右过贺人杰的铜锤，又打了过来，他就赶着撤回刀去挡人杰，才把人杰的锤挡过去，迎面天霸又是一刀，向当胸刺来，马虎鸾急急招架，掀在一旁，复又一刀，在天霸面门上虚晃了一晃。天霸往后一退，马虎鸾一耸身就向对面屋上一个箭步，跳上房檐。贺人杰见他飞身上屋，他也赶着纵身跳上屋檐，接着天霸也就上去。贺人杰才上了屋檐，只见马虎鸾右手一扬，贺人杰知道有了暗器，说声不好，赶着向旁边一闪，才闪过去，险些儿中了暗器。马虎鸾见自己的三棱箭不曾打中，又从腰间百宝囊内取了一枝出来，正要往外发，忽见迎面一道金镖，从面门上打到。他也知道有了暗器，也就赶着将身子一偏，却好那道金光，也就从耳畔插过，只听当啷一声落在瓦上。他听了这声音，早知道是天霸的金镖了。心中想道：“人说天霸的金镖百发百中，今观如此，咱虽不曾被他打中，可是他这镖法，实在名不虚传，倒要好生防备。”话未说完，天霸第二枝镖又打出来，马虎鸾见他第二镖打出，心中暗道：“咱何不将三棱箭放一枝出去，单看你中我的箭，还是我中你的镖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马虎鸾亦就将三棱箭放了出去。黄天霸见马虎鸾手一扬，也知道他是放暗器。这马虎鸾早见天霸放了金镖，两个人你防我，我防你，却都身手快捷，不约而同。马虎鸾到金镖切近左手一扬，说声：“往那里走！”便将一枝镖从半空里抢了过来。那边天霸见马虎鸾的三棱箭到了面前，也就用右手一扬，将三棱箭抓在手内，他二人还不肯抛落，彼此复又打出，各还各人，可是皆未中着。二人到了此时，却是你羡慕我，我羡慕你，将那拼命捉贼、矢志报仇的意思，全抛在九霄云外去了。

贺人杰在旁看见这般光景，他却不耐烦起来，依旧将两柄铜锤飞舞打去。马虎鸾见他铜锤复又打来，只得再用两刃刀招架，接着天霸又舞刀来助战。马虎鸾此时一面招架，一面退后，又见天色将欲明亮，若再不走，那可就逃不脱了。因此且战且走，直退到后垣墙，一翻身已跳落墙外，连钻带蹿，把个身子一转，已跑得远了。及至天霸跳下来去赶，早已不知去向。贺人杰还要分头赶去，天霸却依遵古语：“穷寇不追”四字，只得由墙垣跳进，预备帮助计全等捉拿飞虎。

那知窦飞虎早已逃脱。你道为何，只因窦飞虎与计全等杀了有五六十合，渐渐抵敌不住，并非他力不如人。实因寡不敌众。他便急急地想了一个妙法，乘计全一刀砍来，他故意向后退。计全以为他是中了刀了，便抢进一步居心想要结果他的性命。那知窦飞虎刁恶非常，出其不意，将双钩一起，认定计全肩窝上一钩，计全毫不防备，措手不及，竟被他钩中一下，所幸不曾钩到肉，只将紧身靠衣钩了下来，计全掉转身就走。关小西见计全败下，他便舞动折铁倭刀，飞舞过来。窦飞虎仍用前计，打谅再将关小西钩中一下，也就可以走了。那知关小西才近身，窦飞虎已从地上站起来，也是

出其不意，撒手一钩向关小西钩去，关小西说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急用手中刀，认定那钩上一削，把他的双钩削去一个，窦飞虎因此再也加不敢恋战，只得飞奔仍由墙垣上逃走去了。欲知窦飞虎逃去何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六回 施贤臣受惊暂驻 卫辉府悬赏缉拿

话说窦飞虎自草凉驿行辕，被关小西的铁倭刀将双钩削去一个，他却更不敢恋战，立刻从墙垣上跳出来，飞奔而逃。所幸关小西不能上高，他得以赶回客店，仍由后院墙跳了进去，此时天已将明。自己虽然逃走出来，却记挂着马虎鸾尚在行辕以内。若要再去接应，手中又折了兵器；若不去救应，又恐他一人不能抵敌大众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忽见房门轻轻的推动，外面进来一人，再一凝神，就灯光下往外一看，正是马虎鸾，心中不觉大喜。因悄悄问道：“兄长，你如何逃得出来？”马虎鸾就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，又问窦飞虎：“如何先走出回来？”飞虎也将如何钩打计全，如何关太削折双钩，因此不敢恋战，急急逃走的话说了一遍。虎鸾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施不全固未将他刺死，又未伤折他手下一人，反使他知道我等几个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在兄之意，此地是万不能耽搁。黄天霸等虽然不曾赶了下来，他一等到天明，必然各处寻找，那时他寻找到了，我等究竟是寡不敌众。而况你的兵器又折断了，如何与他等对敌，咱们不如趁店主人未起来，此时天尚未大亮，就此走了，赶到前站，再寻下客店。你赶将双钩配全，再设法报仇雪恨。”窦飞虎道：“兄长之言，甚合吾意。”于是二人赶将包裹打好，即刻出了房门，仍从墙垣跳了出去。此时天已明亮，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那敢怠慢，赶奔来的路，向回头去了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天霸等赶马虎鸾不及，只得回转书房去，安慰施公。此时施公见强人已走，早已从床上起来。一见天霸、贺人杰二人进来，便安慰道：“今日本部堂险些儿又送了性命，若不亏黄贤弟与贺人杰防患未然，本部堂的性命断难保。贺千总之功，真莫大焉。”人杰当下躬身谢道：“千总不敢自邀其功，若非黄叔父在先防备，千总亦不知这两个强人到此。”施公听说，便问天霸道：“贤弟何以有先见之明呢？”天霸道：“卑镇昨日私出辕门，在人丛中见有二人，相貌凶恶，带有杀气，在辕门外窥探。卑镇见了恐有意外之虞，是以回来，便与计全参将商议防护，然亦不过有备无患之意，不期竟为卑镇所料，这也是大人的洪福。只可恨二贼在逃，李都司受有微伤，计参将亦有伤创，可喜关副将的铁倭刀，将窦飞虎的双钩削去一支，还算差强人意。但此二贼虽然在逃，那窦飞虎具着一腔杀父之仇，此是纵不敢再来，恐前途尚有可虑。”施公道：“在本部堂之意，何不趁此趲赶前去，将这二贼捉拿前来，以免随从又多一番周折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明见，何尝不是？但卑镇逆料二贼自此以往，断不敢再留此处，一定奔向他方。此时纵竭力追寻，又不知他向那方逃走，歧途观望，于事无济。不若待他自来，卑镇等自当合力擒捉，以免后患。至前途防护，好在有卑镇等随待，料亦无妨，大人尽管放心便

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既有贤弟等随时保护，还有什么意外之虑？其所以令贤弟趑趄赶前去者，诚恐该贼远扬，将来兜拿不易。今据贤弟如此说法，亦系至稳至当之理，本部堂悉听贤弟之言便罢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关小西、计全等皆来请安，并请未经擒获窦飞虎、马虎鸾二贼之罪。只有李昆未来。施公见他等前来请罪，因道：“诸位贤弟，这件功劳，甚是不小。本部堂若非诸位贤弟暗中保护，恐不免己为刀下之鬼了，何罪之有？而况李贤弟因与贼斗，又复身受重伤，本部堂实深抱歉。但不知李贤弟所受之伤，尚不妨碍吗？”计全道：“李都司不过身受微伤，谅不妨碍，只得稍为歇息，便可痊愈，尚请大人不必挂念。”施公道：“但愿无妨，本部堂也可稍免抱歉。”说罢，众人退出，施公也就不睡了。

顷刻天明，施公梳洗，用毕早点，外面已有人传禀，卫辉府稟见。施公传谕请见，卫辉府趋跽而进，参见已毕。施公命他坐下，卫辉府便请示道：“大人昨日吩咐卑府，已将车马齐备，所以过来请示。在卑府之意，拟仍求大人暂住行旌，稍歇征尘，再行启行，不知大人可俯允否？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本拟今日即行启行，只因昨夜半，忽有刺客二人前为行刺。多亏本标总镇黄天霸等先事预防，当时保护，格杀一夜，本部堂方保无虞。又以该贼，凶恶异常，故竟被逃脱。本部堂因此是被闹了一夜，到这会儿还不曾睡，所以本部堂今日不走。”卫辉府闻说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当即谢罪道：“这是卑府防范太疏，致累大人受惊，卑府死罪。还求大人宽恕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府不必如此，这也非贵府所知。皆是本部堂向来严拿太甚，以致若辈含恨刻骨。但此二人，一名窦飞虎，一名马虎鸾。这窦飞虎即系窦尔墩之子，马虎鸾是帮助飞虎前来报仇之人。贵府可即移知各府州县暨防营一体缉拿，务必拿获前来，照律惩办好了。”卫辉府当即又说道：“此是卑府分内之事，卑府一面赶令皂快两班，购线缉获，一面移知各府州县暨防营一体查拿便了。”说罢，当即告辞出去，又至黄天霸等人那里道谢保护施公。当日又送入几桌上等酒筵，以为供应。一面即签命本衙门三班衙役，先在草凉驿各客店内，搜寻一遍。

此时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所住的那家客店，到了天明见店中少了两个客人，正暗想惊讶，忽闻总漕施大人昨夜遇了刺客，今日卫辉府雷厉风行，令人在各客店搜查。那客店主一闻此言，再也不敢声张，不说店内昨日住的两个客人，今早忽不知去向的话了。公差先在客店搜寻一遍，并无踪迹，只得回来复命。卫辉府仍令赶紧访拿，府差遵命退下。卫辉府又来禀知施公道：“卑府自闻大人遇盗之谕，即刻先令随来差役，往本镇各客店搜寻，并无踪迹，想非下在客店。卑府只得又命差役赶紧访拿，务获破案，照律惩办。”施公只得点头称是，心中却道：“这两个恶贼，若靠你衙门里那几个差役，就便访拿一年，也寻获不到，这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。”卫辉府回禀明白。复又退出便到黄天霸那里，问明窦飞虎二人身材长短，面貌如何，以便画影图形，悬赏缉获。黄天霸即将二人身材相貌，与卫辉府说明，卫辉府即用笔记下，收在怀中。俟施公启行后，回至本衙，即便悬赏，闲话休表。

且说施公又住了一宿，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点，即传谕大众启行。黄

天霸等是早预备好的，一闻传出此谕，即刻将行装等物装上骡车，派人先行押往，然后与施公出了草凉驿馆，往前途而行。卫辉府自然恭送如仪，休要烦絮。我且这边摆下。再说卫辉府将施公送了上路，当日也就回城，到了署中，即刻命书差写了赏格，先拿出去，各处张贴起来。卫辉府将此赏格，凡属通衢要道，城乡内外，令人遍贴晓谕，以冀缉获正凶。不知究竟拿得到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七回

毛家营强盗落店 贺二房店主设机

话说卫辉府将赏格悬挂出去，并移知邻境各府州县防营。不到数日，各处皆接到公事，也就分别派人擒捉，更兼通衢要道，画影图形，往来之人，无不知道。因此大家俱有些想得赏的心，也就处处留神，凡那些营汛门兵丁，遇有往来面生可疑之人，都要向他盘诘。这个风声传出，远近皆知。

且说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，自从草凉驿逃走了之后，便从原路赶奔同行，预备前途得空，再行动手。窦飞虎又将双钩收拾好了，准备再厮杀一场。这日走至毛家营。这毛家营系与山东直隶交界的地方，也是个极大的乡镇，做买卖的亦复不少。他二人到了镇上，先拣了客店。才进了店门，见有一丛人在那里观望，墙壁上贴了一张告示，大家啧啧咂咂，念个不了。窦飞虎二人看见，也不认识，虽听得各人念道，却也不甚清楚，再一细听，却听出他二人自己的两个名字，说什么要捉拿着了，还有赏银五百两。二人听到此处，窦飞虎即将马虎鸾暗暗一扯，马虎鸾会意，当即走了过来，窦飞虎又向他做了个暗号，马虎鸾更加明白，当即便借话说道：“咱们到这儿好一会儿，你们店主连招呼都不招呼，敢是瞧不来咱们是过客吗？既如此，除了你家这客店，难道没有别家吗？咱们走吧，免得这里受他娘的鸟气。”说着就掉转了身来，向店外就走。

那主人先见他二人进来的时分，倒不在意，此时见他二人口中借说发作，又见他二人形色仓皇，便有些疑惑起来。再将他二人细细一看，与那赏格上所填的相貌，一般无二，因即吓了一跳。暗道：“原来就是他两个！怪道这般仓皇，欲借话发作，趁此逃走呢。咱何不作个见怪不怪，将他二人诓下来，先以好相慰，再以美酒灌醉他，然后把他二人绑起来。听说施大人早晚也要到了，将去请功，岂不是一件大大的财帛吗？”心中想罢，便即赶步上前，向他二人说道：“二位尊客，休得动怒，请宽恕，小人接待来迟。只因小店过客甚多，往往有应接不暇之势，难得尊客前来照顾小店生意，小人岂有将生意推出门之理？只要客住下来，所有一应茶水面饭米饭酒菜，一切都件件精美，小二们包管一呼即至，尊客要什么有什么。在小人看来尊客还是在这里住下吧！省得又去别家了。”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，听了店主人这一番话，倒觉得委婉动听。又见那店主人一团和气，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因也说道：“非是咱们要别家去住，你瞧你家可有招呼吗？”那店主人见窦飞虎等二人似有活动之意，因赶紧进言道：“你老如果住下，咱们必加意照应，以赎前罪何如呢？”窦飞虎望马虎鸾道：“兄长，你意

下如何？”马虎鸾向窦飞虎道：“老兄弟！咱想这儿到处皆然，既是掌柜的这等殷勤，咱俩就住下吧。不必三心二意了。”窦飞虎听他说这儿到处皆然一句话，也早会意是含着那件事了。因也接口道：“既是兄长看掌柜的好，咱们就住下便了。”说着，二人复又转身进来。

店主人见他二人进来，心中好不欢喜。当即带着笑，将他二人引到店后那间空房内去。窦飞虎二人进了上房，将房子一看，果然洁净，心中也甚欢喜，就便坐下。那店主人在旁说道：“你老请坐，咱去唤伙计来伺候。并去打了面水，泡上好茶，请你老净面饮茶。”窦飞虎答应，那店主人出去，不一刻店小二果然打了两盆面水，两壶好茶，摆在二人面前。窦飞虎二人先净了面，这才喝了两口茶，店小二在旁又问道：“你老还是先饮酒？还是等一会儿？如果就饮酒，可要什么？你老吩咐咱好出去叫唤。”窦飞虎道：“你家有什么好酒好菜，讲两件给咱们听一听，好使咱们拣合意的要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咱们店里顶好的酒，是竹叶青、菊花黄、玫瑰露、原封的顶上高粱，菜是醋溜鱼、白切鸡、烧牛脯、鸡子儿、油煎豆腐、黄芽菜、炸肉丸、炒鸡丝、玉兰片，皆有。听你老拣点吧。”窦飞虎道：“你就给咱俩把那炒牛脯切二斤，把肥鸡切一盘，黄芽菜炸肉丸各作两件，竹叶青打上二斤。有面饭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卖的是面饭，肉馒头、糖馒头、薄饼、锅贴儿、大饼、通有的。你老要谁呀？”马虎鸾道：“你就再给咱打薄饼四十张，锅贴儿做二十个，再拿两碟甜酱，与黄芽菜就得了。”店小二答应，不一刻拿了两壶酒来两副杯箸，四个小菜碟，将桌子上排好，那四个小菜碟内，一碟是大椒黄芽菜，一碟是拌韭黄，一碟是猪肉，一碟是干牛脯。窦飞虎在下面，马虎鸾在上面，二人对面坐下，小二在旁又说：“你老叫的菜，顷刻就来，厨房里在那儿做了下锅，一会就到，你老请先饮酒吧。”窦飞虎二人便将酒壶拿起来，先斟了一杯，在口边呷了一呷，觉得一阵清香，直入鼻孔，暗道：“果然好酒。”于是一饮而尽。正要催菜，只听外面喊道：“王家第二的快来端菜吧。”店小二听喊，赶着答道：“来了。”一声未完，早掉转身出去，顷刻间端了进来，在桌上一样样摆好。窦飞虎二人也就执着筷子，一样样尝了滋味，觉得样样可口，心中大喜。

店小二此时还不曾退出，站在一旁伺候。窦飞虎就向店小二问道：“你敢是姓王，排行第二？”那店小二遂道：“咱这店里都叫咱作王家第二的。”窦飞虎又问道：“你那掌柜的姓什么呢？”王二道：“姓贺名世保。”窦飞虎道：“你这店里有多少人在这？开了几年了？”王二道：“咱这店是家老店，连咱家少掌柜的已有三代。不瞒你老讲，南来的北往的，谁不知道咱这贺二房买卖公平，伺应周到。但是咱与你老两位谈了这半天话，咱还不曾请教你老两位尊姓呢！”窦飞虎见问，不敢说出真姓，随口应道：“咱姓张。”指着马虎鸾道：“这位姓李。”王二道：“你老两位是打那儿来的？还是往北边去？还是往南边去呢？”窦飞虎道：“咱俩是往南边去的。”王二又道：“你老两向来作什么贵业呀？”窦飞虎道：“咱向来做布业，这位李客人做烟业，一向皆在北边做买卖；现在因有两个朋友，咱俩到南方合做一家买卖，因此经过这里。”王二道：“原来是两位大客人，小人倒失敬了。”窦飞虎又问道：“王第二的，你这店里共计有多少伙计呀？”那王二道：“没

有多少，连咱家掌柜的共计十七个伙计；到了忙的时节，还是照管不来，所以常常得罪客人。所幸咱掌柜的从来不曾见怪，都是笑脸相迎。因此来往的客人，只要住了一次，下次皆要到这里来的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八回

恶强盗因醉遭擒
贺店东半途送信

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一面饮酒，一面与王二闲谈，王二也不厌烦，有心有肠，在一旁回答。窦飞虎二人，不知不觉已将两壶酒饮完。加之马虎鸾更喜饮酒，今日见了这上等好酒，只顾在这里痛饮，把那赏格上的事忘了。两壶酒饮完，王二在旁看得清楚，不等他二人叫添，他早到外边又拿了两壶进来。马虎鸾二人见他灵巧非常，心中甚喜，因又接壶在手，二人又斟上一杯，对面畅饮。

窦飞虎又问道：“王第二的！咱且问你：咱们方才进来的时分，那边簇着许多人，在那儿看什么？你可知道吗？”王二一听此言，心中暗道：“你这王八羔子，狗强盗，你还在爷爷跟前装佯，你既装佯，咱倒不能不告诉你，给你知道。”因说道：“你老不知，这淮安有一位总漕施大人，奉进进京陛见，打从草凉驿经过。于前月二十六日夜在行辕内，忽然来了两个刺客，要刺他老人家。后来他手下一个天下闻名的人，现在做了总镇，唤作黄天霸，还有什么副将参将等一干人知道了，因此那两上刺客，就与他等大杀起来。那知两个刺客本领高强，不曾被黄天霸等捉住，反而逃脱去了。因此施大人心中不甘，定要捉住这两个刺客问罪。又恐这两个刺客走远了，所以各处行文，悬了赏格，就同古来那画影图形一样。那些人簇在那里看的就是赏格。上面写得好不厉害，说是不论军民人等，如有将那刺客窦飞虎、马虎鸾二名擒获着了，每名赏银五百两。如有知风送信因而拿获者，每名赏银一百两。有些人看了这赏格，皆道这两个刺客大概本领是天下无敌，连那天下闻名的黄天霸，总不曾将他捉住，还有什么人能捉住他呢？这张赏格，还不是空贴了吗？咱看起来，这赏格也不过他们做官不能不这样办法，才好掩人耳目呢！你老两位的明见，可是不是吗？”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听了小二之言，心中也觉得有理。暗道：“有一个黄天霸，还有许多狐群狗党，皆是能征惯战之人，总不曾将咱等捉住，兄见咱俩的本领也可算得天下无敌了！”想罢，因也说道：“王第二的，你这话果然不错，就是咱俩看起来，这两个刺客，也是拿他不住，那张赏格还不是白贴吗？”说着好生得意！又一面大饮起来。他二人一壁厢畅饮，王二一壁厢暗道：“你这两个死囚，死在头上还不知道，眼见得用酒将你灌醉，好歹拿去施大人那里献功。”王二尽管暗想，他二人的两壶酒倒又饮完。窦飞虎饮了两壶，却也够了。惟有马虎鸾最是贪杯，只要有了酒，虽把刀架在他头上，他皆不顾，还是吃酒，总要吃到烂醉如泥的时分，他才丢手不吃。此时的酒只不过有了十分之四，他那？里就肯不吃呢？因又叫小二去添。王二答应，

即刻又去添了两壶进来，不一刻又饮完。马虎驾又喊添酒，王二在旁暗暗惊道：“这两个死囚，如何酒量这般大！咱家这竹叶青，从来不曾有人能吃两壶，只要到一壶多些，就要醉的；任他大量，至多两壶，从无不醉之理。他两个已经各人三壶了，还是要添，难道这酒不曾吃在他肚里，吃到隔壁人家去了吗？且不管他好歹，把他灌醉，好给咱等献功得财。”想罢，便又去添酒。

窦飞虎见王二出去，便低低向马虎鸾道：“兄长！你老可留些量吧，不要吃醉了误事。咱们虽不怕人，到底是醒的好，醉了究有些不妥当。”这一句话，方才把马虎鸾提醒过来，正要回答，却好王二将好酒又打了两壶进来。马虎鸾接着壶，又斟上一大杯，向飞虎说道：“咱们吃了这杯，也可吃饭了。”飞虎道：“可吃饭了。”因向王二道：“那薄饼可曾打好？”王二道：“早好了，你老就吃吗？方才两壶酒还不曾饮完呢！”飞虎道：“你去取来，咱们如要吃的，这两壶酒还怕不完吗？”王二答应转身出去取饼，一会有子饼取进来。二人便将酒壶放在一旁，来拿饼吃。此时窦飞虎已吃得有八分醉了，马虎鸾已有九分醉章。你知为什么方才已不过十分之四，怎么顷刻间就醉到九分呢？诸公有所不知，刚才王小二拿进来的这两壶酒，虽然同从前的一色，却加了些作料进去了。就是如那《水浒传》上所说的蒙汗药，因此马虎鸾吃了一杯就醉到有九分了。且说窦飞虎已醉了八分，勉强吃了两张薄饼，便就不能吃，就想去睡。那马虎鸾正吃之间，忽觉头一晕，眼一花，便坐不住，登时就往后一仰，跌倒在地。窦飞虎虽然在旁思睡，心中却又明白，一见他跌倒下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怎么了？咱们俱醉了！咱虽不曾醉倒，如何也是四肢无力？万一此时有人将咱俩暗算起来，却才是照着眼自投罗网呢！”一面想，一面也就不觉得睡去了。

王二在旁看得清楚，只见他二人仰面望天，酣呼大睡。当下飞奔出外，走到店东西前说道：“少掌柜的！那两个狗强盗已醉倒了，现都已熟睡了，你老去动手吧。”店主一听，好不欢喜，赶着迈步上前，走到房一看，果然不错。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，俱是酣呼大睡。当下店主人即与王二，先将他二人的包裹打开来一看，只见里面包着有二百两银子，外一把两刃刀，一把双钩。店主人看见这两件兵器，知是他二人所用之物，因代他拿出来，叫二在外面藏好，防备他二人醒来拿起来杀人。将他的兵器拿过去，他虽醒来，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又在窦飞虎身旁搜了一回，并无他物。复在马虎鸾身上去搜，搜到腰间，见有一件东西，有八寸长一个竹筒。他店主人也不知何物，拿在灯下仔细一瞧，见竹筒两头俱有消息，因此便不敢动，想是里面有什么伤人之物。幸亏他自家小心，若稍一大意，一定是要受伤的。原来这竹筒内就是马虎鸾所用的三棱箭，暗藏在内；主人若要取出来看看，那就不妙了。贺店主也将这三棱箭放在一旁，叫小二拿出去，与那兵器放在一起。这才命王二寻了两根粗麻绳，又喊了五六个伙计，进房来大家一齐动手，去捆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。大家七手八脚，一面捆，一面骂道：“你这两个王八羔子，施大人是当今的一位清烈贤臣，自从有了他老人家出来，代我们这些老百姓除了多少害。你这两个狗强盗，不思改邪归正，又要仗着自己本领，做那无法无天的事，前去行刺他老人家。幸亏黄天霸老爷与一众英雄知觉，与

你格斗了一夜，施大人不曾被你害了性命，不然就送在你两个狗强盗手内了。”骂着早将二人绑缚起来，抛在一旁，贺店主率领众人出房而去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九回

恨店东马虎鸾杀店 擒巨盗黄天霸施镖

话说窦飞虎、马虎鸾二人，因醉酒之后，被贺家店的老板率领店伙绑缚起来，闭在一间空房内。贺店主一至天明，便趑趄去迎施公送信，好献功领赏。沿途迎去，不到五十里光景，居然迎到施公的台驾。当下便由施公的手下人传告进去。一闻此言，当即传贺世保问话。贺世保走到后面，面见了施公，参见已毕。施公使问了姓名，又将捉拿情形问了一遍。贺世保一一禀报，因说道：“小人虽将那两个强盗设计擒获，绑在店内，惟恐该盗本领高强，万一醒来，被他逃脱，不但有误大事，小人还要受累。务求大人速派大将前去，将他押解来此，听候大人惩办，方不致误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所言，甚是有理，本部堂便即刻命人前去便了。尔且带路，俟验明本身不误，自当领赏。”说罢，令贺世保退下，贺世保也就磕了一个头，退下来。施公即命黄天霸、李昆、关小西、贺人杰四人前去。当下四人答应，即刻跟着贺世保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窦飞虎被绑之后，到了天明酒已醒了。但觉身上四处疼痛，四肢皆动弹不得。心中暗道：“还是吃了两壶酒醉到这样也是有的，为何身上痛得如此，这是何故？”此时倦眼迷离，欲将两手来揉两眼，正欲抬手，那里上来，却是被绑在背后。窦飞虎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赶着睁开眼向旁边一望，见马虎鸾也被捆在一旁，还未醉醒，尚在那边鼾睡。窦飞虎看毕，更加吃惊。暗道：“咱俩上了那王八羔子的当了，他用酒将咱俩灌醉，设计害咱俩，他定前去报功了。也罢，且待咱挣脱起来，若命不逢绝，尚可挣脱逃去；万一应死在这王八羔子手里，也是命里所遭，不可设法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就运起气来，准备将身上绑的绳索全行挣断，他便可脱身了。哪知运好一回气，用尽平生之力来挣脱绳索，再也挣不断。心中作急，又平平气，准备再挣。却好马虎鸾已是将醒要醒了。窦飞虎在旁。只见他打了一个呵欠，也是想用两手擦眼，忽然两手抬不起来，他便即此一急，早将酒吓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当下已是醒来，向旁边一望，见窦飞虎也睡在一旁。他疑惑窦飞虎尚不知道，便即唤窦飞虎：“你醒来，咱们被这店内那王八羔子暗算了，你醒来吧。”窦飞虎不等他说完，当即说：“小弟是早知道了欲要挣脱，无奈用尽平生气力，只是挣脱不开。兄长尚有什么办法吗？要想一想才好，不然难道我们俩还束手待毙吗？”马虎鸾听了此言，只急得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烟，大叫一声道：“真气杀我也。大江大海总走了过来，皆不曾有什么畏避，不料在这阴沟里遭风。须放着咱挣不脱，若能挣脱开来，不把这一起王八羔子杀个尽绝，咱誓不为人。老兄弟且等着，不要惧怯。”说着，便将浑身上下的气运足了，便来挣断绳索，不一刻气已运足，只听他又大叫一声道：“咱道你是钢绳铁索，也不过是两根麻绳，就想将老子捆住吗？去吧。”

一声未完，只听咯蹦咯蹦几声响。早见身上所有的绳索，一寸寸如刀斩一般，齐断下来。窦飞虎在旁好不欢喜，因急喊道：“兄长！可速来将咱解下，好去一起动手，将这伙王八羔子杀个干净，以泄心中之恨。”此时马虎鸾正欲去亲解窦飞虎的绑缚，忽见房门外拥进七八个店伙来，因在外边听得里面大声喊叫，恐有失误，怕他们挣断绳索，所以赶将进来。个个手中皆执着木杠门闩等类，以防不虞，马虎鸾一见这些人进来，知道他们是预备要争斗的光景，他也等不得去解窦飞虎的绑缚，便去取他的两刃刀好待厮杀。那知掉转身去取兵器取不着，连包裹都没有了。你道他可急不急，复又向腰间一摸，想取三棱箭出来去打这伙人，那知也不见了。这才知道是被店人一起搜去。

此时马虎鸾也顾不得手无兵刃，又见外面进来这一伙店小二，已是拿着门闩木杠，蜂拥打来。就大喊一声道：“好一起王八羔子，胆敢暗害爷爷吗？还把爷爷的兵器藏了个干净。尔等以为爷爷没了兵器，就不能与尔等厮杀。好小子来得好！看爷爷的手段吧！”说着便进身去打，却好那七八个小伙子，皆是一拥而上。马虎鸾先闪躲了一回，得着空，见迎面有个小伙子，举着大杠子当头打下。马虎鸾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只见他将腰一弯，右手一起，认定迎面来的那小伙子一冲拳，正迎他小腹上打去，那小伙子万来不及让，早中了一拳，“呵呀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只听得乒乒乓乓，所有进来七八个小伙子，皆被他打死的打死，打伤的打伤，还有见事不妙，趁着腿快，溜出来的。马虎鸾正打得落花流水，以为可以解了窦飞虎的绑缚，趁此逃走了。正要去解窦飞虎的绳索，又见拥进有十来个壮汉，手中拿着钉耙锹锄之类，蜂拥进来。内中还有两个人拿着两柄铡草的刀。马虎鸾大喜，心中想道：“将他这两把刀夺一把过来，咱便可以无忧了。”正是心中暗想，那些壮汉已一齐不分横竖，直打过来。马虎鸾也就不分青白横竖，打了过去，一阵招拦隔架，已打倒了几个。两只眼却觑定那拿刀的两个人，只听他大喊一声：“进来！”直奔拿刀的两个打去。那拿刀的两个，见他恶狠狠地打过来，也就恶狠狠地举刀就砍。马虎鸾毫不畏惧，见这个来得切近，他便钻身进前。那人便举刀砍下，他便趁势往下一托，却好将那人执刀的那只手腕抓住，就此用劲一捻，那人已痛入骨髓，这把铡草刀早已离了手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抛落在地。马虎鸾也不去拾，复觑定那一个。赶着飞去一脚。那一个不曾防备，复又跌倒在地，手上的铡草刀，又抛落下来。还有那些壮汉，见又打倒了两个，还不肯甘心，还是句前乱打。马虎鸾杀得兴起，也不管他有锹锄之类，一阵乱冲乱打，早把那些壮汉打得个个倒退，再也不敢上前。马虎鸾此时才把铡草刀从地上拾起来，退转身进房，就拿这刀去割窦飞虎的绑缚。窦飞虎爬起来，马虎鸾就将手中的铡草刀，分了一把与他，二人说道：“咱俩就是走，也要勒令他咱俩的兵器交出，前途方保无虑。不然怎么样去得？”二人正在计议，要到后面搜寻贺世保。又听得一片锣声，接着人声鼎沸。窦、马二人要赶紧逃走，忽又见从半空中飞进一枝金镖来，毕竟马虎鸾中镖不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回

贺人杰追赶马虎鸾 关小西捉拿窦飞虎

话说马虎鸾、窦飞虎二人，听得一片锣声，人声鼎沸。知道不妙，正思逃走。忽然从半空中飞进一枝金镖来，认定面门打来，马虎鸾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向旁边一闪，那枝镖却不曾打中。只见扑扑两声，从对面屋上跳下两个人来，再一细看，却是黄天霸、李昆二人，彼此见了面，也不搭话，黄天霸舞动单刀直奔马虎鸾。李昆舞动朴刀，直奔窦飞虎就砍。

我且先说黄天霸一刀认定马虎鸾砍去，马虎鸾赶着将铡草刀向上一架，就势向旁边一撇，隔开黄天霸的刀，便急急还了一刀，认定天霸半腰扫去。天霸急抽刀向中间一隔，随即向外一拨，早将铡草刀拨在一旁。马虎鸾见这一刀不曾砍中，又被他拨开，便即从下面往上一翻，这叫海底捞月，向天霸脑门砍到。天霸向旁边一跳让过一刀，跟着就翻起一刀，向马虎鸾右肋下搠进。马虎鸾也将刀隔住，两人一来一往，斗了有七八个回合。马虎鸾总碍着兵器不合手，又因在店房内，不好施展，因就一面杀，一面向外边退，居心想退到店屋外面，院落中间，便可以大展武艺，黄天霸的心也是如此。两人皆生了这般心，所以两人也就一齐想到院落内厮杀。那知两人斗来斗去，终不能出这间店屋，此时两人杀得兴起。马虎鸾一声大喝道：“黄天霸你这小子，且住一住手，咱与你有话讲，若用暗器伤人，就不算好汉，咱俩在这屋内厮杀，总不能各显神通，多半碍手碍脚，咱俩且到院落杀个痛快。你敢与爷爷争斗吗？”黄天霸居心本想在院落内去杀，难得马虎鸾说出这话，正中心怀。当即骂道：“好杂种！既如此说，咱老爷还惧怕你不成？咱们走！”说着，两人一个箭步，跳在院落当中。马虎鸾不等天霸站定，就急急地出其不意，一铡刀向天霸砍去，天霸喝一声好，当即将两足一纵，离地有五六尺高让过铡刀。马虎鸾这一刀又砍了个空，正思拔回来再砍。那知天霸的刀已用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，当顶砍下。要在旁人，这一刀，万万躲不过去。可是马虎鸾当一刀砍空时，他早防备到这一着，因急急的将身子一缩，等他的刀离当顶逼近，他便一纵，这叫做毒蛇出洞，早已纵到一边。天霸的刀欲要收住不往下砍，却万不能够，只听嗑喳一声，将院落中一块石板，砍成粉碎。只见火星子乱迸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要将刀收回，不提防马虎鸾的铡刀，从他背后也用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，向天霸砍来。天霸也知道定有此着，他却不慌不忙，将手中刀执定十二分足劲，等马虎鸾来得切近，他便出其不意一个翻身，背往下，脸往上，手中刀一翻，认定上面的刀，就这一隔，只听叮当一声，两把刀金光乱迸，接着又是一声响亮。原来马虎鸾的铡刀，被天霸的刀削去了一段，掷落在地，所以有这一声响。马虎鸾当下一看，吃惊不小，暗道：“此刀一

折,咱的性命不能保。”复又想道:“怕什么?只要拚得命,还怕敌不过他吗?”正想之间,天霸的刀又到。此时天霸却欺他手中无合手的兵器,因此一刀连一个,一刀紧一刀,如疾风般砍。马虎鸾先还用那半段的铡刀,遮拦隔架,斗了有十数个回合,爽性将那半段的铡刀抛去,凭着赤手空拳,与天霸争斗。只见他蹦纵蹿跳,闪躲避让,身躯却再没有象他那样灵便。任是天霸的武艺高强,刀法精妙,不曾伤他一下,还把天霸闹得个发昏。正在心力并用之时,居心想这一刀发出去,就要伤了马虎鸾的要害。那知马虎鸾更加狡猾,不知不觉蹿到天霸背后,顺势右手一起,急将天霸的胳膊一拿,左手便来夺刀。天霸不防备胳膊被他拿住,正要将那只手来打马虎鸾,早被马虎鸾将刀夺住。天霸没法,又恐刀被他夺去,自己反倒赤手空拳。急中生计,便赶将右手一起,一披掌认定马虎鸾手腕一刹。马虎鸾见势一松,不期那把刀就抛落在地。天霸也来不及去拾,只得将那被马虎鸾拿住的一支胳膊,就用力一挣,算是挣脱下来,赶着一转身,又与马虎鸾交手。

所幸贺人杰在房子上,看得清清楚楚。见天霸没有兵器,便舞动软索铜锤从屋上跳下,就来助战。马虎鸾见屋上跳下一人,瞥眼一见,就是草凉驿只身保护施公的那小孩子。此时见天霸人来助,他也有些惧怯,惟恐随后还有人来。虽然自己本领高强,到底寡不敌众。只得思想逃走。当下觑定空处,向着天霸虚打一拳,拨转身蹿蹦蹦跳纵,一路飞跑出去。黄天霸见他逃走,正要取镖去打。却好贺人杰从后赶去,天霸就趁此在地下将刀拾起来,也就赶了出去。及至追到店外,早已不知二人去向。随后黄天霸赶了一回,仍无踪迹,只得回来。暗道:“好在马虎鸾手无寸铁,又无暗器,大概人杰也吃不了他的亏。”

天霸掉转身回至贺二房,却好李昆与关小西二人,已将窦飞虎捉住。你道如何捉住的?先时那窦飞虎与李昆竭力抵杀,看李昆已有些敌不过,可巧小西从店外进来,不问青白,一路花刀,也就将窦飞虎杀得头昏眩目,难以对敌。那知道窦飞虎手中的铡刀,又被关小西的倭刀削去一半,却万万不能抵敌,因思逃走,却又无处可逃。那时就急中生计,却好店内桌子上放着一只铁香炉,便急急抢在手中,认定关小西抛去,关小西怎能不让?李昆欲待动手,却被他奋身一纵上了屋檐,撒步就跑。李昆一见他逃走,那里肯舍,当下也就上了屋,急将弹子掏出,按在那刀上,急急认定窦飞虎的背后颈子上一下。窦飞虎此时却只顾向前逃命,万难兼顾后面,因此不提防中了一弹。急将脸掉转来,就往后看,再也没有那般巧法!李昆第二个弹子又到,正打中面门。窦飞虎一声“呵呀!”还不曾喊出来,李昆又一弹打到,正中左眼。窦飞虎血流满面,痛不可忍,只听咕咚一声,打从屋上滚跌下来。关小西见屋上滚下一人,就近一看,正是窦飞虎,因又举起倭刀背,在他腿上砍了几下。窦飞虎此时真个不能动弹了。当下关小西就招呼李昆下来,遂用绳索将窦飞虎四马攒蹄,捆个结实,抛在一旁。绑缚停当,黄天霸已是回来,并将追赶马虎鸾不着,并贺人杰追寻前去不知去向的话,说了一遍。关小西、李昆二人,便急急说道:“好在窦飞虎已经捉住,不如咱们再分头去赶吧。”毕竟以后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一回

马虎鸾力竭势穷 贺人杰餐风宿露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三人，正议分头去赶马虎鸾，好帮助人杰。忽听外面传说进来：“大人到了。”天霸等一听，当即迎接出去，正好施公下轿。天霸等上前请安。施公进内坐下，天霸就将马虎鸾仍复在逃，窦飞虎业经就获，贺人杰追赶马虎鸾，不知去向的话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黄贤弟！贺人杰既追赶马虎鸾不知去向，诸位贤弟，也须赶紧分头去赶，贺人杰年轻好胜恐有不测。但是三位杀了一日，皆辛苦了，可在此稍微歇息，本部堂再派旁人分头去追。”即向计全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四人说道：“四位贤弟！分头去赶一趟，务要将人杰寻到，至马虎鸾能否就获，倒也不必偏执，就此一行，不可有误。”计全等四人当即答应，转身出店，飞赶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施公见窦飞虎已经捉住，当下便令天霸把贺世保传来夸奖了两句，并着他去查受伤人等。一会子，贺世保进来跪禀道：“小人查得本店共计受伤八人，身死一人，本镇壮汉受伤五人，却无身死。”施公又命天霸去看，天霸随着贺世保将身死受伤的人，验看属实，回来禀明。施公又命将身死的备棺盛殓，并将尸属传来，所有棺殓一切等费，均由施公发给，并每人赏给恤银五百两，受伤的各给纹银五十两，备以养伤。贺世保店中所毁物件，着估价加倍赏银，亦如数发给。当下又命本镇地甲前来，饬令他到本地方官衙门禀明，并拿了一封名帖，令施安随同地甲去请本地方官。次日本地方官即来。施公交代清楚，所有赏给各项银两，均着本地方官如数发给，准期正用开支。本地方官那敢不允？并将窦飞虎押解回衙，即行就地正法。吩咐已毕，地方官告辞而去。看书的人看到此处，又要说我作书的人胡说了。怎么一位钦差大人，沿途经过各地方，地方官要拿帖子去请，那里有这等事？诸公有所不知，只因施公已在先札饬各地方官，所有经过该管地方官，毋庸出境迎接，并办差各事，理宜关心民事为重。所以各该管地方官，知道施公言出法随，不在这些浮文末节上讲究，因也遵命照办。这皆是施公清廉的好处。若放着那些专好礼节儿的大员，经过处所，该管地方官若不出境迎接，也便大怒起来，轻则借端记过，重则借词参劾；此等人还是好的。更有一种贪婪的，所有经过的地方，各该管地方官，还要送程仪路费，若送少了心中，还不愿意。试问这些程仪，难道真是地方官的腰囊吗？俗话说得好：“官出于民。”也还是剥削民脂民膏，取诸庶人，供彼所欲。施公知道这等弊端，又以保民为重，所以才这等做法，不然倒不算是清烈贤臣了。闲话休表。施公命本地方官，即日回衙，不必在此伺候。本地方官，不敢违背，只得唯唯听命，告辞而去。这里施公就在贺二房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也就起身。

再说老虎鸾自逃出贺二房，以为可以就此高飞而去，那知贺人杰又从后紧紧追来。老虎鸾见他追赶得紧，欲思与他对敌，又恨手无寸铁，如不与他对敌，追到天边也是要被他追上的了。直杀了一日，腹中也有些饥饿，身上也有些困乏，跑也跑不快了，又看看天色将又晚了，到了此时真个穷无所之，毫无法想。正是一面跑，一面想，作何去处呢？忽见前面有一带树林，好不欢喜，当即一口气直向树林跑去。你道他为何向树林跑去？自来作强盗的，有个人林不追规矩，他仇深似海，只要一入了树林，后面追的人便要止步。为什么呢？为的是防暗器。老虎鸾见着树林，所以心中大喜，便一口气钻入进去，便以为贺人杰必不进来追赶。那知贺人杰虽明知有此规矩，他偏要赶了进去，却也免不得行险侥幸。老虎鸾一见人杰复赶进来，若在平时，人杰今日是吃定苦了。可是老虎鸾所有防身的暗器，早被贺世保代他收藏起来，这也算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人杰既入了树林内，虎鸾心中一想：“咱若在平时，今日叫这小杂种，定然伤命我手，只恨手无寸铁，暗器又被那王八羔子的贺世保偷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因就急中生计，何不如此如此。于是就在树林内各处躲藏，贺人杰也是无可如何。他二人就趁着月光，在树林内鬼闹了半夜，到了二更以后，老虎鸾忽见树林外西北角上，有一所大村庄，因复想道：“咱何不抽个空，再跑出树林，向那村庄暂借一宿，他就不能再去追赶。”心中想罢，便一溜烟跑出树林去了。

人杰正是在那里急得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烟，捉也捉他不住，赶也赶他不及，忽然间不见虎鸾踪迹，心中更是气恼。因道：“难道他飞上天去了不成吗？”于是在树林内，又寻找了一会，只是不见。此时人杰实也身体困乏了，因道：“这狗强盗既不知去向，咱也困乏起来，此地又无村庄可以投宿，不如且在林内歇息一夜，明日天明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心中想罢，就席地坐下，歇息片时，不料坐下未久，两个呵欠一打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幸亏在林内，虽是孟冬天气，夜间不免风霜侵骨，所幸他睡的所在，是靠着一株大的树根，上面又是树枝密交，尚不曾为风霜所苦，他因辛苦很了，也不知道寒气逼人，一觉直睡至天明，还未睡醒。忽闻耳畔有人喊叫，他惊醒，两眼一睁，诧异道：“计伯父！你为何也到此处？”原来叫唤他的人，却是计全。当下计全就将来意说明。贺人杰方才知，因向计全说道：“小侄赶老虎鸾到此，他便进了树林，谅小侄不敢追进去，却因他手无寸铁，料他不能奈何，因此也就赶入林中；实指望将他捉住，那知咱四面兜拿，他却四面藏躲，隐隐忽忽，直闹到昨夜三更以后，小侄偶一疏防，早被他逃脱，不知去向。小侄彼时因夜深了，又无处可以投宿，身上又困乏起来，因席地坐下来歇息歇息，那知才坐下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若非伯父到来喊叫，小侄还不能就醒呢！”计全道：“你睡这里，也不怕风霜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小侄倒不觉怎么冷。”

二人正在谈论，计全忽见林外头西北角上有所村庄，因作惊度道：“原来那边还有一所大村落，贤侄昨夜可曾看见吗？”贺人杰被计全这句话一说，便即看去，果见林外有一所大村落。因答道：“小侄不曾看见。”计全道：“吾料老虎鸾这小子，定然向那村落中投宿去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伯父怎么见得？”今计全道：“贤侄到底年轻，不知他的诡计。他料你在此，只管与他追赶，断不致再有去处，即使见有这所村落，他亦料定你断

不疑惑他前去。为什么呢？他却存了这个见解，以为你的心，觉得他可以前去投宿，难道你不会再赶前去？所以料定你料他不敢去的。他偏料你所不及料，却好你也不曾看见这所村落，这也是他不敢就擒。就便昨夜看见了这所村落，贤侄可去赶不赶呢？”贺人杰道：“诚如伯父所言，小侄料他断不敢去。为今之计，伯父已到了，小侄也可仗胆了，不论他在那里不在那里，咱们且去寻他一寻。伯父意下如何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”因此三人又追赶去了。毕竟寻得着马虎鸾不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二回 大树林虎鸾遁迹 花豹村人杰寻踪

话说计全与贺人杰出了树林，直奔林外西北角那所村庄而去。你道这村庄是何地名？原来唤作花豹村，只因当日有一只花斑的野豹在此村中，居民受害不浅。后来有个风水先生，走此经过，知道那花豹厉害，便令村中将村名改唤叫作花豹村，可以免其豹患，因此就叫作花豹村了。这村中聚族而居约有十数家人，皆是姓花，平日皆以打猎为生。内中有个庄首，叫作花熊，绰号赛活猴，其人生得尖嘴削腮，约有三十多岁，习就了一身好武艺。在这庄中，算他是一庄之主。却有一层好处，平时仗义疏财，扶危济困，更喜打抱不平。无论你是谁人，只要落难来，他无有不帮忙的。惯用一把牛耳拨风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十数家，每家的男子，也没有一个不学武艺。他自己家中也养有十数个壮汉，也是个武艺精强。平时放出各山打猎，得了禽兽便去城中变卖，得的钱也是大家均分。此外有百数十亩良田，只有夫妇两个，倒过得极其舒服，官不差，民不扰，做一个小小富家翁。他却有一门亲戚，也是赫赫有名的人，就是殷家堡殷龙。那殷龙却与他是姑表兄弟。殷龙的姑母，就是他的母亲。这花豹村离殷家堡，不过四十里地，一个在东南，一个在西北。

这日他已经睡觉，忽听有人叫门，他便命人出去动问，却好就是马虎鸾前来投宿。马虎鸾却不曾说出是行刺施公，被贺人杰追到此，力穷无所之；他说是往南方有事，不意在中途被盗将盘川盗去，险些儿害了性命。现在正往南方，不意又走过了宿头，因此前来暂借一宿。那庄丁见他说出这些话来，便进去告知主人。花熊听说，只以为他是遇盗情实，又走过了宿头，当即命庄丁请他进去。花熊将他一看，见他也颇有英雄气概，于是便问他姓名。马虎鸾却不敢就出他的真实姓名来，改了一个姓，他说姓熊，名如虎。花熊也就信以为实。当晚又具餐以待，两人饮酒之中，又问他可会武艺。马虎鸾见问，倒不曾瞒他，当下说道：“也曾学过，但不过不精。”花熊见他会武艺，便请他试演了一回。虽都平常，也还下得去，因又与他说道：“不怕尊驾见怪，如尊驾这般武艺，遇见了一个初出来的，你可以抵敌。若是老江湖上的人，要吃他亏了。在愚看来，如尊驾这样，能再练三五年，便可以去南到北，不患有强盗打劫了。”马虎鸾听了花熊这番话，口中虽是唯唯，心中却暗暗笑道：“你真个是‘门缝子看人，少所见而多所怪了’。咱今日是因手无寸铁，不得已故意如此，若在平时，我把武艺显出来，要把你吓死呢！不必说你一个花熊，就是数十个花熊，也不是咱爷爷的对手。”当下只得暗笑了一回，两人饮酒已毕。花熊就留他在西厢房住下。次日才交天明，他便起身就要告辞。花熊再三留道：“你我虽是萍水相逢，这也不可多得。尊驾既已到此，敢多留一

日，愚下也稍尽地主之情。”马虎鸾推辞不过，只得不走。当时花熊备了早点，请他用点心。

二人正用点心，忽见庄丁又进来说道：“回庄主爷知道，外面有两个官家模样，说是奉施大人之命，特地过来拜望庄主，有话要说。”花熊见说，心中暗道：“咱向来与什么施大人，不曾见过。平时也绝无往来，为什么特地差人前来拜望？这倒有些奇怪。”因问道：“这两个差官有多大年纪？姓什么名谁？”那庄丁道：“一个叫计全，约有四十岁上下，一个姓贺名人杰，不过二十岁上下。”花熊见说，当下便命庄丁去请，庄丁答应出去，这里马虎鸾听计全、贺人杰前来，知道是一定来寻他的。却也不便说出，若是见面，免不得就要动手，若即告辞而去，又要为花熊所疑。因暗想道：“咱何不如此如此，作个脱身计呢？”因假意说道：“尊府贵客到此，在下礼当回避。”花熊见他如此说法，也是礼上应有之事。当也说道：“这在下也向来不相识，今既前来，也不得不见他一见。但不免有慢尊驾了。好在这两位到此，料想也无什紧要事件，不过一见而已。纵使有话商量，耽搁稍久，在下也可嘱小儿出来相陪尊驾，倒未免对不起了。”马虎鸾见他答应，好生欢喜，当即避了过去，仍到西厢房内，静听计全等有何话说。

你道计全、贺人杰为何也寻到花熊庄上呢？只因他二人到了庄前，并无别家，问了一遍，曾有人前来借宿，别家皆言没有。二人正在疑惑，忽见旁边有个庄丁插口说道：“咱今日早听说，大庄家昨夜来了一人，他家投宿，不知可是此人？”计全听说，便追问道：“你们大庄家住在何处？他姓什名谁？”那庄丁道：“咱们这庄上无别姓居住，皆是姓花。咱们大庄主，就是这庄上的首领，单名叫个熊字，绰号赛活猴。只因他老人家平时仗义疏财，无论远方近地，有人前来，或是投宿，或是借贷，他老人家无不应允，因此借宿的人，常是有的。不知你们二位长官，寻的是何人，可到他家里问一问便知道了。”当下庄丁就指引他二人前去。计全、贺人杰在庄门外等了一会，见庄丁走出来，请他二人进见。计全心中大喜。当与贺人杰二人，跟着那庄丁走了进去，才进了二门，早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，身穿紫花布棉袍，头戴暖帽，脚穿扳尖鞞鞋，黑淹淹的面皮，两道长眉，一双凹眼，大鼻梁，阔口，迎接出来。计全将他一看，知道必有本领，而且不是凶恶之人，正要上前动问，只见庄丁走到他面前说道：“这就是来拜我庄主的两个长官。”花熊见说，赶着趋步上前，将手一拱道：“二位长官请了！不知二位长官驾到，小人有失恭迎，尚乞恕罪，请里面坐吧。”计全与贺人杰也就拱手答道：“倒惊动了。”花熊见计全二人，实在是两个英雄的官长，而且毫无习气，没有官家的架子。再一细看，两人皆是短衣袖扎，计全背后插着一柄单刀，贺人杰腰间挂着一对铜锤。花熊看毕，甚是不解。即便让计全、人杰二人到了厅上。计全二人复又与花熊行礼，各还一礼，然后才分宾主坐下。有庄丁献上茶来。

花熊便开口道：“二位长官是从哪里到此？寻此小人，有何见谕？”计全道：“一来久仰大名，特来拜望。二来动问一事。”花熊道：“有何吩咐？”计全道：“因总漕施大人奉旨进京，路过草凉驿，于夜间进来两个刺客，要报仇雪恨，一名窦飞虎，一名马虎鸾。现在窦飞虎已在毛家营贺世保家擒获，当即就地正法。那马虎鸾因他田当场逃走，夺

路而去，贺人杰在后追赶，直追至尊居前面那树林之下，马虎鸾进了树林，咱这位老贤侄，也追进树林，还在林内相斗了两个更次。于二更时分，马虎鸾忽然不见，复又被他逃脱。彼时因夜静更深，难以追赶。今早才看见了尊居，离那树林不远，或者马虎鸾昨夜前来投宿，因此才来造访到尊驾，打听一回。后闻贵庄的庄丁说，是尊府昨夜有人到此投宿。因此，在下过来动问一声，昨夜曾否留下一个姓马的强人，尚乞见示。”计全一问，不知花熊如何回答出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三回 寻恶寇庄主说原因 想逃生强人入死路

话说花熊见计全问马虎鸾曾否留下，当下便答道：“昨夜有三更时分，有一过路客人，因错过宿头，前来借宿，姓熊名如虎，因往南方作客，不料半路遇盗，劫去盘川，所幸不曾有伤性命，只身逃脱，仍往南方；因贪赶路程特来借宿一宵。小人所留的，实系熊如虎，并无什么马虎鸾，长官尚请容察。”贺人杰道：“还请问尊驾，这熊如虎约有多大年纪？他是个什么样面貌？身穿什么衣服？请一一告知。”花熊又道：“此人年约三十上下，也并不凶恶，似非强盗一流，身穿紫花布短袄，脚踏扳尖靴鞋。”话犹未完，贺人杰在旁说道：“不瞒贵庄主说，马虎鸾所穿衣服，却与此人一色无二。贵庄主所留的，惟恐即系马虎鸾了。”花熊道：“长官幸勿多疑！小人还有一说，若谓此人即系马虎鸾，照长官所言，这马虎鸾悍通异常；以长官之武艺，尚未能就地擒获，足见马虎鸾本领过人。既然彼为刺客，岂能手无寸铁，便去行刺？二位长官倒不必错疑了好人。”贺人杰道：“贵庄主有所不知，还有许多情节，容在下说明，便可知其详细。”因将以上各节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花熊仍不肯信。计全道：“某有一法，与贵庄主说明，照贵庄主所说，昨夜留宿的实系姓熊名如虎，却非马虎鸾，在下亦不必与贵庄主深辩，好在此人现在此间，即请贵庄主将这熊如虎请出来，俾某等见一见，如果是熊如虎，某等万不难为他，且与他客礼相待；若果系马虎鸾，可请贵庄主助一臂之力，帮同拿获。俟某等回明施大人，定然酬报，何如呢？”花熊听说这句话，心中想到：“他如此说法，倒也公平之至，我且去请他出来，他如果肯出来相见，便非马虎鸾，若有疑难，一定是他了，此种大胆妄为的强人，咱又何必帮助？什么报酬，倒还小事。咱也可落得个声名，足见咱正直不阿。一味相抗，不但无功，恐还有罪。”主意已定，因答道：“长官所言，实系公平之至。小人当得允从，请二位长官稍待，小人去去就来。”说着起身就去。

再说马虎鸾在厢房内，听他们在外面讲话，始则听花熊坚不肯认，心中大喜；继则听计全说要请他出去相见，心中就有些不悦；后来又听得花熊答应计全，前来招呼，心中却吃惊不小。暗道：“我若不出去，也由不得我自主；若出去，对了面，这是怎说？”正在左右为难，忽见那壁上挂着一口宝剑，心中大喜！随即向壁上将那口剑取下来，拔剑在手，暗自说道：“咱得了这件兵器，如虎添翼，咱何不趁此就走？免得他来啰嗦，不美反为。”想罢，就将窗格推开下来，正要耸身飞出。忽见花熊从房外走来，说道：“熊大哥！方才两位官差，误疑尊驾为马虎鸾，经在下再三辩白，他等终不相信，欲请尊驾

出去一见，分个真假是非。因此在下特来相请，前去一见何如？”马虎鸾见此时欲去不可能，忽然想道：“咱何不如此如此？也甚便当。”因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咱便与庄主一行便了。”说着花熊在前，马虎鸾在后，一同出了厢房。花熊只以为他果然前去，那知他暗存诡计，走到院落中间，忽见他将身子一缩，两足一蹬，飞上了屋檐。花熊见了说声：“不好！咱中了他的计了。”正要追上屋去，却好计全、贺人杰二人在客厅内早瞧见，也就飞身出了大厅，一齐飞上屋面。这花熊赶着到兵器房内，取了一把单刀。他却不上屋，径由大门赶了出去。计全、贺人杰二人上了屋面，马虎鸾在前跑，计全二人后追。正赶之间，却好花熊又提刀出来，三人合在一处，并力追赶。马虎鸾是脚不沾地，舍命狂奔，一直奔庄口而去，不一刻出了庄口，只因心急，不辨脚下有物，忽被石块一绊，登时跌倒在地。贺人杰一见，好生欢喜，因即大踏步赶上前去，满拟一锤，即要伤他的性命。那知才赶到面前，马虎鸾已从地下站起来，一见贺人杰赶到，而且手舞铜锤，直往下打，此时却不能再不招架，于是赶着举起那口宝剑，更不搭话，两人就交起手来。马虎鸾一面与人杰交手，一面留神防备计全、花熊二人前来助战。只见他遮拦隔架得手，还剑毫无破绽。人杰杀得兴起，也就飞舞铜锤奋力死战。二人正在杀得你让我死、你不许我活的时候，计全、花熊二人飞赶到，又复舞动双刀如旋风般砍到。马虎鸾见来势凶恶，心中暗道：“若与他三人死战，我必不免于难，不如还是逃走。”主意已定，望着贺人杰虚击一剑，复又撒腿便跑。人杰、计全、花熊三人，见他又逃脱，那里肯舍？仍合力紧紧赶去。马虎鸾脚法轻快，不一刻已走下十余里。人杰等三人，终是赶他不上。又赶了一回，只见马虎鸾在前，终是可望而不可及，三人好生着急。

忽然花熊笑道：“该死的贼囚，跑入死路去了。”计全不知所以，因问道：“庄主何以说他跑入死路？实是不解，敢请详告。”花熊道：“前面有两条路：向西北一条路，是通京大路；东南一条路，就是殷家堡的后路，要走入此路，过五六里宽阔地面，其余皆是九弯十八曲，路径不熟的人，万万不能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只因殷家堡新近设了防备，凡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只要进了这条路，都要将他拿住，送到殷龙那里细问一番。如果实非歹人，当即着人将他送出；若审出有什么不妥之处，他也不私设刑法，就随时送交地方惩办。这条路上，固然是九弯十八曲，却又一里一个分寨，每寨设五人防守，不论他是何人，只要进去，断不能出来的。若是熟人，外有暗号，说出就没事了。咱所以说跑入死路去，就这缘故。咱们也可不必急急去，好在他已上了我们的牢笼，迟早终要将他捉住。而况有人经咱们代捉，咱们也可稍息气力了。小人与殷龙是姑表兄弟，只要他捉住了，咱去他家里要过便了。”计全听说他与殷龙有亲，便大喜道：“原来庄主与殷老英雄是至戚，某等实在不知，多多得罪。如此说来，咱们又是自家人了！”花熊见计全如此说法，也不知所以然，因急问道：“莫非长兄与殷兄长有什么瓜葛？”计全道：“在下与殷老英雄，并无瓜葛。我们这个贺贤侄，却是殷老英雄的驸马。前者殷家堡误劫饷银，后来奉大人之命，征讨殷家堡，彼此相持有一个多月，还是朱光祖听见这个消息，由他出来和解。后殷老英雄请朱光祖作伐，将赛小姐匹配这位贺贤侄。如此

说来，庄主还是我们贺贤侄的表叔岳了。真是奇遇。”花熊听说，更是乐不可支。三人说着一起进了后堡，花熊打了暗号，进得堡中，遇见殷刚、殷强，说明来意，然后来到殷龙屋内，见礼坐下。毕竟马虎鸾如何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四回

枯树湾马虎鸾就缚
六里铺施贤臣息肩

话说殷龙正与计全畅叙寒暄，忽见两个庄丁上前说道：“老庄主吩咐的事，已办妥了，请示定夺。”殷龙听说，问道：“拿住了吗？”庄丁道：“拿住了。”殷龙问：“那里拿住的？”庄丁道：“在枯树湾拿住的。”殷龙道：“怎么将他拿住的？”庄丁道：“用挠钩捉住的。”殷龙说：“现在那里？”庄丁道：“现在庄外。”殷龙道：“将他押进来。”庄丁答应，转身出去。殷龙便与计全道：“马虎鸾已被捉住，幸不辱命。”计全听了大喜。

马虎鸾怎么被殷龙的庄丁捉住？原来他误入后堡，固已不知路径。后来因殷刚、殷强遇见计全，殷刚便与殷强到内堡招呼。又听得殷龙将值日的庄头传了来，吩咐一切。真个是一呼百诺。这一句话出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合堡的人就知道了。因为马虎鸾走到枯树湾，只见两旁有两株枯树，道路倒也甚阔，并不知道此地是陷人坑。正往前走，忽然脚下踏空，跌下陷坑内。一声响亮，当时转出好几个庄丁，手执挠钩，将他搭住，随即用麻绳绑缚起来。当由庄丁抬至殷龙庄上。不一刻将马虎鸾押至厅上，并有一个庄丁，呈上一口宝剑。花熊在旁看见，认得是自己的。因方悟道：“原来他将我的宝剑盗去。”当下与计全说明，即将宝剑取过来。马虎鸾一见计全、贺人杰大骂道：“你等用这诡计，将俺擒获，这算什么好汉？给咱做小子，还嫌你等无用。”贺人杰在旁大怒，便欲上前拷打。计全忙拦道：“贤侄不必如此，好在他已被捉，暂且寄在令岳处，多派数人看守，等大人到此，再去请示。应如何办理之处，悉听大人吩咐便了。”人杰见说，方才止住不动。计全又与殷龙道：“这恶贼悍勇非常，可惜他不为正，若是归正，也可为国家出力立功。如今还要请兄长多派几个细心胆大有为的人，将他看管起来，更要多加两条麻绳加一加绑，方免后虑。”殷龙道：“不消贤弟费心，愚兄这里多可应办。”只见庄丁插口说道：“大老爷不消烦虑，这绑缚他的绳索，并非麻绳，却是牛皮结成的。小人们知道他是个要犯，又闻他甚狠，恐怕有疏虞，故特为拿这牛皮绳将他绑起，任他本领再大，也断不能将这牛皮绳挣断的。”计全听说，甚是放心。庄丁也就即刻将马虎鸾押解出去，自有地方将他锁起来，派人看守。

此时天已正午，殷龙早已命人备了酒筵，当有庄丁来请，酒筵业已摆上。殷龙便邀计全赴席，大家入席分宾主坐定。真个是欢乐畅饮，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散席。这日便留计全、贺人杰并花熊，在庄上住下。殷龙晚间回到内室，早有他妻子李氏向他说道：“我日间听计老爷道，施大人本拟出京回任时，预备给人杰完姻。此事在我看来，施大人陛见之后，回任与否，尚在未定；人杰今年也是十八岁了，赛花儿年纪也不

小了。难得施大人既有此意，又难得他老人家现在这里。不如等他老人家明日到我家来的时候，就请计爷与他老人家说，留人杰在此，择个吉日，代他们把这百年大事成就起来。免得随后又要费许多周折，好在女儿的妆奁一切，终是预备现成的，只要拣个吉日就是了。不知你意下如何。”殷龙听了，觉得甚是有理，因道：“你这话，说得却也不错，不过有一件，你我皆无可无不可，即是人杰也没有什么为难的，但不知施大人能否应准。”李氏道：“我看施大人虽然脾气古怪，我料他于此等事件亦不致不允。”殷龙道：“且待明日与计全说知，请他在大人前先探探口气，然后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当下夫妇两个人，也就安息。

到了次日，一早起来。殷龙梳洗已毕，便至外面来看计全，却早已梳洗清楚。贺人杰、花熊也早已起来。殷龙就命人拿了早点，大家一齐用毕。计全就要告辞，殷龙再三相留。计全道：“小弟本可盘桓一日，只因大人不知现在到了何处。又不知令郎前去曾否碰头，故要前去探探踪迹。况马虎鸾既已在此捉住，也当与大人禀知一切。好教大人放心。有此几层，小弟所以不敢久留。”殷龙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愚兄劝贤弟再留半日，一来等大小儿与二小儿回来，看他曾否迎到大人，二来愚兄尚有两句要言，要与贤弟商酌。”计全见殷龙说出这话，心中早已明白八分，因说道：“兄长所云要言，敢是要请我吃喜酒吗？”殷龙道：“贤弟你真聪明，怎知道愚兄就是此事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欲识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此事却是也要办了，但不知兄长是个什么主意，如何办理呢？”殷龙于是就将他妻子所说的活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计全道：“此举甚好，容小弟见了大人，当代婉转陈词，善为说项，料想大人不能不允。”殷龙道：“此事总请老弟大力一言便了。”计全满口答应。贺人杰在旁，听了这番话，只羞得满面通红，低头不言。殷龙见人杰如此形状，却也暗暗发笑。

日将至午，里面又摆出酒来，于是大家又复午饭。席尚未撤，殷猛、殷勇已经回来。殷龙一见即问道：“施大人曾否迎上吗？”殷猛道：“孩儿已迎上了，现在六里铺住下，今日不走了。因说：‘因日期已近，早日到就陛见，回来时再来拜庄。’孩儿说道：‘大人若不俯允，孩儿的父亲亲自前来请安。求大人枉顾了。但是父亲本不敢屈大人的大驾，只因此间房门窄小，不堪住，所以斗胆请大人辱临小庄，暂驻檐帷，这却是过分之举。’施大人见孩儿说出这番话，又道：‘既承你尊大人之意，本部堂本不当却，实因趋赶进京，只得心感厚意，俟回任之日再去吧。’孩儿见大人如此推辞，却也不便往下再说了。施大人又问孩儿：‘马虎鸾究竟何以设地将他捉住？’孩儿说：‘总可报命，所患他不曾进堡。若果进来，断没有再让他脱逃的。’施大人听说，又嘱咐说，‘务请爹爹设法相助，毋任该贼再有漏网之事。’孩儿当下就唯唯退出了。到了外面，又重托黄叔父，再三奉请。黄叔父道：‘大人既执意不行，也就不必勉强了。’正谈之间却好何叔父、李七叔父、金叔父等人，亦俱皆回来，说不曾赶上人杰贤弟。当时黄叔父就将人杰贤弟在我们这里告知何叔父等人，诸位叔父也就放心了。孩儿临走时节，黄叔父又令孩儿与计叔父与人杰兄弟说：‘请他们两位一经将马虎鸾捉住了，即刻回去。’又令孩儿多拜上爹爹说：‘本来要过来拜望，实因不便离开，

望父亲恕罪。”殷龙见说施公不来，便与计全道：“大人虽执意不来光临，愚兄却是要亲自前去拜见一番，聊思慕之意。不如贤弟以为如何？”欲知计全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五回

村老多情恭迎宪驾 贤臣略分接见乡民

话说计全见殷龙欲去拜见施公，当下答道：“兄长既如此竭诚，或即前去，想大人礼贤下士，也不致托故不见。他老人家惟恐兄长这里必要多所应酬。他老人家却是万万不肯打搅人家的。”殷龙道：“愚兄已深知大人用意了。为今之计，咱们就往六里铺一行如何？”计全道：“使得使得。”当下殷龙即到里面，换了大衣，命庄丁备三匹驴子，同计全、人杰仁人，一同出了庄门，上驴子而去。不多时刻，早到了六里铺。施公因人杰等赶马虎鸾未回，又因前途尚有六七十里，方有客店上宿，打尖之处。所以就在六里铺暂住一宵，明日再行，打听人杰等的消息。现在殷龙与计全、人杰到此，当下问明镇上的人，施公住在那？家客店。这六里铺所有的人，无不认得殷龙的，因此告知施大人就在方四房居住。殷龙即带着计全、人杰等到了方四房。进得门来，先有店主人方得贵上前问殷龙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是难得光顾的，今日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殷龙道：“咱是给施大人请安的，施大人现住那里？”方得贵道：“施大人现在第三进上房内居住。他们那些老爷们，皆在第二进居住，你老人家认得吗？可要咱送进去？”殷龙道：“不消送行，咱自会进去。”说罢，即与计全、人杰往里面走。

才过店堂，却好天霸从里面出来。人杰瞥眼瞧见，即喊道：“黄叔父，你老往那里去？计怕父与侄儿的岳父都来了。”天霸见说，即止住脚步，正要问人杰的话，早见殷龙、计全二人进来。天霸抢一步走到殷龙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老英雄违教了！不识老英雄到此，有失远迎，尚望勿罪。小弟本拟竭诚奉拜，实因此间寸步难离，所以早间请令郎再三上复老英雄，请安致意，不恭之至，惭愧之极！”殷龙见天霸如此亲热，当即亲与天霸拉手说道：“贤弟你别要如此说了，便是咱也不知大驾遥临，未曾远接。咱们大家总不要说客气话吧。老弟你我自从一别，老弟是升官了，现在是怎么个好法？劣兄望着老弟，实是羡慕钦佩，不拟劣兄老朽无能，草木同腐。”天霸道：“老英雄你是安享田园之乐，儿孙绕膝，夫妇齐眉，何等欢乐，何等畅快。不似咱们勤劳王事，身非由己，东西奔跑，无一刻休息之时。”殷龙道：“这也是贤弟能者多劳，国家借重的。”计全在旁见他二人立谈起来，也不进去，这是何意呢？便说道：“你们如此亲热，何必立谈，何不请到里间坐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荒唐荒唐，请里间坐吧。”当下殷龙到了里面，先与诸同人见礼已毕，然后分宾主坐下。大家又略叙寒暄。

黄天霸复问：“老英雄！那马虎鸾，曾否劳驾捉住吗？”殷龙道：“已经敝庄丁在枯树湾用挠钩将该贼擒获，现在敝庄飭人看守，万无一失。故劣兄特地前来，一则给大人请安，二则过来请大人示，该贼是否押解前来，抑送往地方官惩办？三则劣

兄尚有一件要事，与老弟斟酌，并求大人恩准。”天霸道：“马虎鸾既承协力擒获，感谢之至。稍停小弟当代禀知大人，看他老人家可否请见。但不知老英雄有何要事与小弟相商，尚乞见教。”殷龙道：“此事曾与计贤弟说过，就是为令盟侄之事。”黄天霸一闻言，心中暗道：“咱本有此意，要与他面谈，俟出京后，代人杰完娶，难得他先有此言。”因问道：“老英雄如何商量，小弟无不从命。”殷龙道：“便是劣兄也知老弟无不应允，不过恐怕大人不能即时应允，所以要与贤弟商酌妥了，然后再求大人恩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老英雄且请说来，大家斟酌。”殷龙即将他妻子与他说的话，一一告知天霸。天霸道：“老英雄的用意未为不妥，便是小弟何尝不可遵办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计全、李昆皆在旁说道：“据某等之意，即照老英雄之言，与大人说知，想大人亦可从权。能大人传见老英雄，还是与大人面言，想大人不能过却来意。某等从旁襄赞，此事必谐。若大人不即传见，再由某等善为说辞。不知老英雄意下以为然否？”殷龙道：“诸位所见略同，就照此法。但是老朽当面与大人谈及此事，恐有些冒昧。”天霸道：“不然，某等进去禀明大人时节，即谓老英雄竭诚前来，一来为给大人请安，求大人光临他家，暂息征骖；二来有事而求大人。某等说了这句话，大人必要追问何事，然后某等只说老英雄须要面见大人之后，方肯面禀。如此一说，大人势必传见的。老英雄便可面禀了。”殷龙大喜道：“好计好计！就此办法，就请诸位与劣兄禀知一声吧！”计全道：“爽性我去，本来要销差。”说着，又将人杰带了一同进内见施公，先请了安，站立一旁，正要开口。

施公先问人杰道：“小英雄！你连日辛苦了，那马虎鸾曾赶上捉住吗？”人杰道：“马虎鸾刁滑异常，悍勇百倍，千总三番五次与他格斗，终被他逃脱。后来他误入殷家后堡，现在由千总岳父殷龙，派人在殷家堡内设计将他擒住，还在殷家堡派人看守。是以千总与计伯父赶紧回来，禀知销差，并候大人的示下。再千总岳父殷龙，现亦前来给大人请安求见。”施公听说，便带笑道：“这殷龙未免殷情太多了，昨日命他俩子到此，请本部堂到他庄上暂住。这也是他仰慕之忱。计贤弟你可就请他进来，但不知他有何话与本部堂说。”计全道：“便是参将也曾问过他，他也说道，此事总要求大人恩准，还说要参将与他在大人前善说词。参将细细想来，他也无什要事求大人恩准。或者是为人杰的婚事，亦未可定。”施公听说此话，便笑道：“计贤弟你猜的这句话，恐怕有七八分就为此事；若果殷龙的是此意，本部堂且看他说得如何，怎么样个办法，再行酌办便了。计贤弟你且将他请来再说。”计全答应，转身出来，便将此话告知殷龙。殷龙大喜，随即与计全进内。

殷龙见了施公，倒身下拜，先将昔日误劫饷银的事谢了罪，然后将蒙允与人杰结亲，谢了恩。施公见他如此谦让，也就出位，将他扶起，说道：“老英雄何必如此？当日的話，咱们一概不谈。你请坐下来，咱们叙谈了。”殷龙还不肯就座，又再三谦让，然后才告坐。便与施公说道：“村民久感大人的恩德，极思趋往淮安，上叩尊颜，又恐冒昧不便，私衷耿耿，迄未释杯。今日大人入覲天颜，村民实系不知，有失远迎，抱罪之至。昨日特命犬子，恭请宪驾，以冀惠顾茅庐。此事本是村民越分之举，不过大人因

行族暂驻此地，究觉窄狭非常。所以胆敢竭诚恭请，乃未蒙大人俯允。村民想来，还是自家未尽竭诚，以此不能速驾。所以今日特地亲自趋前，务乞光临。”不知施公答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六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体恤下情蒙恩入赘

话说施公见殷龙说出这番话，觉得他虽是个村民武夫，言词也还委婉，体貌谦恭，耐人接见。当下笑道：“老英雄说那里话来？本部堂亟承厚意，也思造府拜望。只因行期且过，未便过于耽延。满拟新年元旦到京，现在是十月将尽，不过才到此处，计算路程，始有一半。前途尚不知有无事件耽搁。所以如无要事，也就不便过事耽延了。今老英雄如此盛情，倒叫本部堂实深抱歉。好在后日方长，俟本部堂入覲以后，如蒙奉旨回任，彼时道经贵处，再当造府盘桓。计算日期，亦不过明年二三月内。或竟留京内用，老英雄这番美意，本部堂当铭泐不忘。况本部堂秉性耿介，你我相知在心，不必定于形迹上，作外面的通套。老英雄也是个直朴人，想不以本部堂之言为谬。本部堂实非故却，尚望老英雄原谅。”殷龙见施公执意不行，也不能勉强。只得说道：“村民实系竭诚而来，大人既不肯惠临，只得遵命，于明年春间，恭迓大人台驾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如果回任，定然造府。”殷龙又道：“马虎鸾既经村民设法将他擒住，铜禁敝庄，该贼还是押解前来，请大人亲自办理？还是送往本地方官惩办？悉听大人吩咐。”施公道：“该贼既承老英雄协力将他捉住，铜禁贵庄。本部堂仔细想来，此间亦非审问之所，好在他是个行刺的正身，也无什口供审问。本部堂之意，明日可令关副将，将该贼送交本地方官，按律惩办便了。”殷龙唯唯。

施公又问道：“顷者计参将与本部堂说及，老英雄有话要与本部堂商量，但不知有何话说，何不就此一言呢？”殷龙见问，因道：“这件事，村民本不敢冒昧上陈，特‘王道不外人情’，或者仰蒙俯允。只因赛花小女，今已及笄年岁，贺人杰亦复行将弱冠，男婚女嫁，当在此时。论男女年岁，原不得谓过大，但人杰随侍大人，刻不能离，又不便因此告假前来，有碍公事；若村民将小女送往淮安，沿途亦不无周折。难得人杰随侍大人，经过此地，村民的愚见，想面恳大人恩准，赏假一月，就于此时，为对小儿女成了亲，一俟满月后，即令人杰赶赴京师，听候驱策。俟大人回任之时，再令小女同赴淮安。觉如此办法，两有裨益。在村民既可了却一件心事，在人杰亦可定了终身。诚如大人所言，入覲之后，如奉旨内用，大人就暂时不能回来，人杰亦何可独自回南。如果回任，自令小女随同人杰偕赴淮安。即使大人高升，择为内用，人杰亦可在京供职，那时村民也可将小女妥送到淮，朝夕侍奉。人杰既不致心挂淮安老母，无可侍奉，而亲母亦可得小女晨昏定省，不患无人。且使人杰在京，一劳永逸，伺候大人供职。或者蒙大人的恩典，逾格栽培，所谓一举而数善。在下愚见如此，但不知可否蒙恩，谅下情，俯准村民之请是幸。”施公听了这番话，心中暗道：“不料这老头儿，如此设想，竟

是面面俱到。而且叫本部堂不能不答应他。”因道：“据老英雄所言，实与情理兼尽，本部堂有何不可？况婚嫁大事，理所应然。但本部堂办事，不能不为贺人杰设想。极承美意，在人杰固是感激不置。但是人杰随本部堂前来，初未料及此举。老英雄已为令爱备置一切，而人杰一无备办，似难草率从事。虽老英雄未必责备，总之男家亦须略尽仪节，方是道理。今日各事未备，何以为情呢？”殷龙道：“大人说那里话来？世俗之见，方在那仪文末节上苛求，村民虽是乡僻村夫，也须知六礼既全，便为婚嫁的大礼。其余一概浮文末节，尽可消除。而况人杰六礼早全，尚复有何未备之处？至于衣冠一切，现在可由村民代为置办，将来俟人杰回南时，再令他如数偿还。此事本是从权，何能计及到此？大人未免为人杰过虑。”施公听罢笑道：“老英雄未免儿女多情，本部堂当照老英雄所言，未免于人杰面上，稍微减色些罢了。”殷龙道：“人杰得蒙大人恩典，逾格栽培，便是村民，也不知增光几许，他又有什么减色呢？既蒙恩准，村民真感激不尽。”当下就出位给施公叩头道谢。施公亦谦让不遑。叩头起来，却好人杰从外面进来。殷龙又命他向施公磕头道谢。

施公此时也甚喜悦，因将天霸等传了进来，告知一切。天霸等无不欢喜。齐道：“这皆是大人的恩典。”施公又向施安道：“你去取三百两银子出来，把与贺千总，作为他婚费。”说罢，施安答应去取。施公又向殷龙道：“当黄总兵、关副将完娶时，本部堂皆是三百两婚费，今日仍照旧例，此款请老英雄收下。所有应备物件，亦请老英雄代为置办、幸勿推辞。”殷龙本来要辞不肯收，因见施公说出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当日亦是如此，现在仍照旧例，所以也不再辞，只得唯唯答应。不一刻施安已将三百两银子取出来。交与殷龙。殷龙只得收下。又复向施公道谢。贺人杰也就过来谢了施公。殷龙当下亦即告辞而出，到了外面，大家欢喜无限。有与殷龙闹喜酒吃的，与人杰取笑的。笑说一回，好不快乐。惟有贺人杰脸上，只是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害臊得不得了。此时已将日暮，殷龙便辞别众人回庄。

到了家中，与他妻子说及施公已允，准贺人杰入赘。他妻子更是快乐。因此举家都忙乱起来。殷赛花听说此言，早已躲了不见面。他妻子说道：“施大人光景明日不走，我们这里就多备两桌盛筵，送到客店内去，以为供应，俟他老人家动身的时节，再去恭送。如此办法，我觉得比送重礼还高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殷龙道：“你这话，倒是不错，我就照你这样办吧。”一宿无话，到了次日大早。殷龙就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点，正要出门打听，却好关小西已来。殷龙就将他迎接进去，彼此坐下。殷龙问道：“大人今日可动身吗？”小西道：“便是大人着某前来，将马虎鸾押送本地方官究办。如果回来得早，大人就动身，设若稍迟，明日方能起马。”殷龙道：“如此说，今日是不能起节的了。此间进城尚有二十里，来往便是四十里，任你走得快，回来已是晌午了，怎么还可动身呢？老弟台不必作急，稍停一会，咱再派几名庄丁，与老弟台一同押解马虎鸾进城吧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七回 殷家堡强人起解 六里铺贤臣启行

话说关小西在殷龙家内耽搁一刻，用了些早点，由殷龙派了八名庄丁，将马虎鸾抬出来，随着小西，押解进城，交本地方官按律惩办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殷龙料定施公明早方可动身，当下即招呼厨房内，赶紧备了三桌盛筵，到巳牌时分，即着庄丁挑往六里铺，一面自己又亲自往客店。不一刻到了客店，先与黄天霸说明，今日供应已经备办，叫他们不必零备，还请施公务要赏收。黄天霸就将他言禀回明施公。施公见他诚意实心，也不便过却，只得答应。即令天霸代为致谢。天霸出来说明施公道谢的话，殷龙好不欢喜，当时并不告辞，就在客店内与诸人闲谈。并议论贺人杰所用的物件礼节。大家正谈论之间。忽见施安出来，向天霸说道：“大人请进去说话。”天霸答应，即刻随施安进内，施公向他说道：“我想人杰入赘一事，虽然由殷龙代为料理，总不能使他一个小孩子独自在此，也未免有些不便当。而况他诸事未谙，也须有两个人陪他在此，遇有事件，也可大家商量。即无事件，姑作媒妁之人，于理上也说得去。即是当日贤弟入赘的时节，有褚标、朱光祖为媒；关太人赘时节，有李昆、计全料理。人杰的原媒，虽然是朱光祖，他却不在此间。我想将计全、李昆二人留在此地，作为媒妁之说。等人杰满月以后，便与他一齐进京，沿路也可有伴。或者到了那时，我已陞见过了，仍奉旨回任，我再有信与他，便令他们就在此等候。贤弟你看如此办法，究竟如何呢？”天霸答道：“便是标下也这样想，但不过未便与大人说明。今大人格外栽培，将计参将、李守备留在此处，帮同人杰照应，这是更加好极了！大人的恩典待人杰可谓无微不至。不必说人杰仰感大人恩惠，就是贺天保在九泉之下，也是仰感不置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恩惠，不过因这小孩子甚是可造之器；又因贺壮士在这里有功，他总不负本部堂，我却有负他之处。他今日遗下这个孤儿，我若再不照应他，未免就有负故人之谊了。而况婚嫁大礼，岂能无媒妁之言。所以本部堂才要留他二人在此照应。贤弟可将这话转告计贤弟和李贤弟二人，并告殷龙，使他得知。能再与殷龙商量，他庄上能有空屋，最好腾一所。让李昆、计全、人杰三人居住，等到吉期，再搬过去，就更有些规模了。至于人杰的吉日，本部堂已代择定十一月初六，是个上吉良辰，万一赶不及，就是十六，这两个日期，均是大吉大利。可告知殷龙，使他照这办理便了。若是初六，人杰满月之后，他三人还可赶到京城，若是十六，爽性过了年，再动身一齐进京吧。贤弟可将这番话，就告诉他们知道便了。”

天霸答应着出来，就向殷龙、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悉数告知了一遍。殷龙更加欢喜。贺人杰的面上，虽不喜形于色，心中却是欢喜非常。计全、李昆二人也落得清闲

一月。大家皆是欢喜。殷龙又向计全、李昆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等大人动身后，你二人向人杰就搬到咱庄上去。咱庄南有一所空屋，虽不宽大，却也洁净，而且离我家不远，不足半里之遥。好在离喜期尚十日，这十日之中，愚兄也可陪二位贤弟小聚小聚，畅谈畅谈。但是礼节多亏，不能把二位贤弟当作大宾款待，一切尚望包涵。”计全笑道：“你这话，是怎么说？咱们既是大宾，你就不能怠慢，况又是奉了钦差大人之命，委派为媒，你纵不看我等面子，也要看钦差的大面，更加不能怠慢。每日供应，早晚人六个鸡蛋茶，午饭青菜豆腐汤，晚间烧酒豆腐干小米粥，这总是要的，若有一件缺少，总非待尊客之道。”殷龙笑道：“二位既吩咐，谨遵台命，断不敢稍缺一件便了。”大家听说，皆笑个不住。正笑之间，庄丁已将酒席挑来，当即送了一席进去与施公，外面分摆两席，却好关小西也回来，当下进内，在施公前稍销了差。并说道：“知县听副将说大人已经起马，他还要追赶前去相送。后来副将照着大人吩咐，再三拦阻，该知县方才答应，并极言抱歉。马虎鸾也照大人吩咐，一经审明口供，即行就地正法，随后再行申报。”施公点头。关太退出，到了外面，大家就一同入席，畅饮起来。真个是“酒逢知书千杯少。”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散席。

这里才散席，那边庄丁又送了两席过来。殷龙爽性不要歇，畅饮到大明，好伺候大人起马。此时大家亦颇高兴，于是又掉开座位，真上将酒席摆上。施公的一席，仍然送往里面。这里大家稍停了一会，约有初更时分，复又入席，痛饮起来，直饮到三更将尽，大家皆有些倦意，方才散席。就铺上安歇一会。殷龙这夜也未回庄，就在客店借了一床铺盖，胡乱睡了一夜。到得五更以后，大家俱以起来料理行装。准备伺候施公起马。不一会施公升帐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点，外面的夫马俱已齐备。施公便命动身，又招呼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三人几句话，又望着殷龙致谢一番，并让他不必远送。殷龙那里肯应？施公见他诚心，也不便过于拦阻，只得由他。当下就命天霸算还房钱，那知房饭钱早由殷龙付讫。施公也只得道谢一番，然后动身而去。殷龙直送至二十里外，方才与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回来，便到自己庄上安住。只待吉日，与人杰完姻。这且慢表。

再说马虎鸾送往县里，当由本县审明口供，录了词供，因为是行刺钦差的要犯，奉了施公的公文，那敢怠慢，一面申文早申详本省督抚，不数日接到批文，着即就地正法。知县奉到这件公事，当即请了本城守备，将马虎鸾从监内提出，如法绑赴法场，按律斩首示众。趁此交代。施公自六里铺起身，沿途均尚无事，不必细表。回头再说贺人杰自与计全、李昆到了殷龙庄上住下，只待吉日完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八回 贺人杰初入婿乡 施贤臣经过神庙

话说十一月十六日，贺人杰成婚。殷龙家内厅上，摆列着酒筵，大家酒至半酣，另使厨房内再备一席，送往新房痛饮。殷龙不便推却，当即命人前去。反是计全、李昆拦道：“今日天气已不早了，主人也连日辛苦了，咱们不必往新房内去再饮吧。停一会时两新人送进了房，好使主人安歇，明日再使人杰陪诸位痛饮数杯何如？”大家见说，碍着情面，也就不再深说。只得又大笑了一回，向殷龙道：“今日便宜你了。”殷龙道：“深蒙诸位见爱，明日当令小婿小女赔罪何如？”大家又笑了一阵，于是又饮了一回酒，这才散席。却好清音上的戏文，亦唱完了。计全与李昆说道：“咱们送房吧。”李昆道：“好。”便命乐人作乐，将人杰送入洞房，大家又一起到新房内，略略闹笑了片刻，便即出来。有喜娘代两个新人，宽了衣带，随同丫环仆妇，出了房门，将房门倒掩起来。人杰在房内，便与殷赛花叙了些阔别思慕之言，然后同人罗帐，共谐鱼水之乐。真可是鸳鸯交颈，其乐如何，人人皆然。这也不必细说。

第二日天甫明亮，即有丫环仆妇喜娘之类，进房洒扫各事，两新人也就起身。殷赛花见了这些仆妇丫环，若有羞态。贺人杰亦未免有些赧颜。当下有仆妇送进面水，两人梳洗已毕，用了些早点，随即冠带起来，出房往内室给岳父母请了安，并与亲戚参见。殷龙夫妇见一对佳儿佳婿，好不心满意足。当下又赠了许多见面礼，两新人当又拜谢。接着参见诸亲长毕。贺人杰此时就往外厅陪客。内里各女眷们，有与赛花说玩话的，有与赛花昵昵私语的，有与赛花半说笑，半挖苦的。最是她两个表姊妹，出口尖利，李月英先说道：“妹妹昨夜可曾与妹夫打仗吗？”殷赛花才听了这一句，顿时脸上飞红，欲说不好，不说又不好。接着，李秋英说道：“姊姊你要说这些旧话了，赛妹妹从今后我和她将那人作心肝般看待，还有什么打仗不打仗呢？即打起仗来，也是恩打，断不是如那年那样仇打了。”王兰珠在旁边道：“你们二位都不是这般说，我却有一句，至公至平的话，没有当日那般仇讎，何有今日这般恩爱，仇讎其名也。恩爱其实也。有今日之恩爱，即断不记当日之仇讎。若说打仗一层，我恐从此以后，若有人得罪了妹夫，我们的赛妹妹，一定帮着妹夫去与人家打仗的了。我看你们两位，是要防备些，出言不可大意，若触了赛妹妹的怒，说不定她去告诉妹夫，合同妹夫前来，与我等为难。你可知妹夫的本领高强，武艺出众，咱们已闻风先惧了。”李月英道：“你怕咱是不怕，为什么妹夫初到来，就有此屈情之虑，即使赛妹妹唆使他出来，料他也不肯听信。”

李秋英道：“倒也未必然，设若赛妹妹使出母老虎的脸来，我那妹夫吓就要吓杀了，还敢说半字不肯吗？”殷赛花听了他的言语，真是急杀。欲要发作，怎奈是个新娘。虽然招婿在家，究竟有些不未便。若不发作，实在气不过。忍之至再，只得站起来，到她母亲房内去了。那知李家两个，王家一个，不肯就罢。还要将他取笑一阵，也就跟了出房。正要再言，却好殷龙进来，他们三人向来有些惧怕殷龙，当下也就住口不说。此时又是正午，外面仆妇又进来，请她们出去吃酒，由是才把那说笑打断。当下表姊妹一同出来午饭。外面厅上已摆了酒席，大家又复入席，欢喜畅饮起来。今日贺人杰却陪了众人吃了许多酒，好一会才席散。是日就有远路的亲戚，告辞回去。三日已过，所有各处的亲戚皆去，陆续告辞。计全、李昆也就搬到殷龙庄上居住。贺人杰温柔乡里，尽得风流，亦颇安心适意，只等度岁以后，打算起身进京。还指望施公回任，可以免此跋涉。且可在婿乡多留恋几日。那知事不如意，不足半月，不但贺人杰、计全、李昆要去效劳供职，便是殷赛花也要帮助丈夫，做一件大事，殷家父子也不免劳力一番。且待慢慢表来。

如今将这边搁下，再说施公从六里铺动身，夜宿晓行，饥餐渴饮，循途而进。走了十里，沿途并无事件。这日走至直隶大名府界，忽然出了一件大事，几乎丧了施公性命。你道为何？只因大名府大名县界西南，有一座关王庙。这庙亦系敕建的丛林，从前住持僧道，皆是道德高深，惯守清规。三年忽然从外方来了一个行脚僧，在这庙里挂单。这庙内住持名唤静性，看那行脚僧倒也甚好，因就将他留在寺中供职，那无脚僧名唤无量，却生得仪表非俗。以外面看起来，是个有德行的样子。那知他奸淫邪盗，无所不为。有一身绝妙好武艺，惯使一条禅杖，有一百余斤，他出外云游，只拿这禅杖担着物件，外人却不在意。静性将他留在寺中，起先他也蹈矩循规，渐渐的就有些不端，却还不敢在住持面前放肆。不料静性一病奄奄，当因寺内无可靠之人使之住持，又看这无量外场又好，气概又好，将寺内所有一切的事件，尽交付他掌管，他即做了住持。

静性死后，他也代他穿孝，各事料理，外人看起来，都说他是个有道的僧人，即是本地的人见了，也还器重他。更有一件好处，不但武艺过人，还兼能文墨，平时无事也常与文人来往，诗酒往还，颇合人意。故传说开了，即是本地大缙绅，也诗酒往来。了就此一来，交接上本地缙绅，他便有了护身符。先暗暗的将庙内常住的僧人，陆续藉端逐退。复又召集他从前一班朋友，俱是大盗出身。无量见翼已成，便日渐放肆；先在附近，见那村中美貌妇女，他无论如何如，都要百端引诱，奸宿起来。又去各处暗访，觅到美貌的，他便使人于半夜抢劫回来，在寺内逞其所欲。甚至往数十里百里之外去觅，有那不愿从的，贞节的，因此送命，亦不知凡几。就是失节妇女之家，虽控告到官地方官府，亦无从缉访。一二年来，从未破过案。案虽未破，可是他的胆愈壮愈大，愈过愈放肆了。渐渐又使他的党羽往各处抢掠财物，以充庙内的应用。这关王庙的田产，虽不甚多，谨小慎微，每年除去开支，还可以稍余。他却挥霍太甚，万万不足。这日施公到了大名府界，离城还有十余里，走关王庙后面经过，忽见关王庙大殿屋上，

卷起一阵狂风，到了轿前，接着庙门口，又是狂风陡起，吹得的溜溜圆不散。施公见此大风，知道有异。暗说：“这青天白日，云净风微，他处毫无风丝，为何这庙内如此狂风。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五十九回

遇怪风驻节大名城
访淫僧私探关王庙

却说施公见关王庙狂风大起，知道有异。当命一从人即往大名府城暂驻。吩咐已毕，施公忙与从人，缓缓进城。及至离城不远，又命分头进去，不要惊动府县，只在城内寻一大客店住下，就说是进京的客商，不可说出实语。众人答应。当即分开两起，陆续进城。果然府县毫不知道。进得城来，就在热闹市口，寻了一所客寓，这客寓名唤泰安栈，施公同黄天霸等人，均开了房间，分别住下。外面只说途中相认，搭伴进京。客寓主人倒也深信，晚间有店小二进来伺候。施公与店小二闲谈起来，因说道：“店伙计！你姓什名谁呀？”那小二道：“小人姓陆，排行第三，人都唤小人陆老三。你老尊姓吗？”施公道：“咱姓任。”那小二又问道：“你老贵处是那儿呀？”施公道：“咱自北城里。”那店小二应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陆老三，咱问你，这城外十余里地，那西南上一座大庙，是什么庙呀？”陆老三答道：“那庙叫关王庙，是这大名府第一座丛林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这庙内是道士住持，还是和尚住持？一众有多少人？”小二道：“你老问这庙内的和尚吗？”施公道：“咱只因有个亲戚，因与家内呕气出家，现在有人传说他在这大名府关王庙内居住。咱走此经过，想去庙内访一访咱这亲戚，不知可在那里没有。但不知这庙内住持唤作什么名号。老三呀！你可知道呀？”小二道：“庙内住持叫无量。你老不知道，这无量和尚，甚是势利。咱们本地的乡绅，都与他往来。因为腹中甚好，还能吟诗，本地绅士往往到他庙中闲坐。可有一件，他却决不进城到绅士家。今年六月里，他几乎吃一场官司，并非本城的人告他，却是外乡的移文，移到本县，说他窝藏妇女，奸盗邪淫，移至本县，一体访拿。后来多亏本地缙绅代他公保，方才没事。”施公听这话，忽然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和尚并非安分之徒，一定是借本地绅士作为护符，窝藏妇女。我何不再盘诘他一番，追究些破绽出来，本部堂好自作事。”因至问道：“陆老三，你曾见过这无量吗？”小二道：“咱怎么不曾见过？每年逢三月，那庙内都要做这一次水陆道场，小人到了那时，也要去玩半日。他也亲自登坛，参拜神佛，宣读经忏，可是他目不斜视，只管说法。事毕之后下坛，便往方丈去，与本地这一班绅士们闲谈，或讲论些经忏，或谈论些诗文，从来不曾听见有一句闲言。所以今年六月里那场官司，若非本地绅士保护，及地方官知道他平时的作为，那可真要冤枉他了。”施公听罢，又觉好生疑惑，暗道：“据此说来，又是如此规矩，难道无量真是好人，并非是奸淫之徒？却为什么他庙内起那怪风呢？倒叫本部堂好生疑惑。也罢，明日等我出去私访一番，再作区处。”当下用了酒饭，小二出去。

施公暗暗将黄天霸、关小西喊进来，即将看见关王庙起怪风，并店小二所说的话，

告知一遍。天霸道：“大人不必过疑，既据店小二所说如此，而且本地绅士又与他往来，光景无甚邪恶。”施公道：“虽是如此，然本部堂有些不信。不然何以那阵狂风来得奇怪？即使这和尚果真清正，难免别有缘故。本部堂是要前去私访一番，若实在无甚奇异，本部堂也不致寻事去问。若使有些奇异，多代民间除一害，申雪一件冤枉，也不愧食君家俸禄。”黄天霸见施公决计要去，知道拦不下来，只得说：“既是大人要去，标下随大人前去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倒可以不必，仍是本部堂独自前往，料无什么意外之事。”天霸、小西也只得随口答应，心中却是暗想：“你老人家又要去冒险了。若无奇异也就罢了，若有了意外之事，不怕要咱们费事，而且把咱们吓得要死，这是何苦呢？偏生咱们也不曾见过什么怪风，偏他老人家又见着怪风，这不是合当有事吗！”两人只管在此暗想。施公见他二人，若有疑虑之状，早知他们心事。因道：“二位贤弟不必过虑，就是本部堂前去私访，只也是随机应变，断不有累二位贤弟的。”天霸一闻此言。当下就说：“大人！你这是什么话！难道标下是怕累不成吗？标下所以疑虑的，又恐你老人家万一有了意外之事，你老人家又要吃苦。标下所以如此，明日便不随大人前往，不过请大人见机而作，早去早回，以免标下挂念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说罢，天霸、小西二人退出，即将此话悄悄地告知何路通、李七候等人。大家一听此言，也是说施公多管闲事。众人议论一回，各自前去安歇。

到了次日早上，施公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饭，便装了一个书生的模样，出了泰安栈，独自往城外而去，踽踽独行，直走到午后，方见关王庙。到了庙外，先在四面一看，只见一带红墙，里面的房屋不少。庙门口一顺三座大门，对面有座大照壁，上写着六个大字，乃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上嵌着五个大字“敕建关王庙”。施公进了山门，迎山门有座神龛，中供一尊韦驮尊神，两旁值日功曹。转过韦驮殿，是一座极大的院落，上面一道台阶，以上便是大殿，施公上了台阶，迎面一看，见竖着一方大匾额，上面写了三个大金字，乃是“关帝殿”。施公暗道：“原来这不是佛殿，是关圣大殿。”于是进了这大殿，向关帝神像行了三跪九叩首礼，就这行礼之时，将来意暗暗祝告一番。参拜已毕，两旁望了一回，这才出殿外，渐至后面。又见是一座五开间金碧辉煌的殿宇。施公抬头一看，见殿屋顶上嵌四个朱红磨砖的字，是“大雄宝殿”。施公说道：“这便是佛殿了”。当时又进入里面，但见中间塑着三大佛，两旁十八尊罗汉，皆是金身，装严得极其华丽。当下有小沙弥送茶来。施公接在手中，喝了一口，又递还过去，随后在腰中摸了几个铜钱，放在茶盘内。小沙弥将茶钱送在一旁。施公就在蒲团上坐下，歇息歇息。那沙弥复走过来，合十问道：“施主尊姓？从那里而来？”施公忙答道：“在下姓任，从城里而来。”因又问道：“你家大和尚可在家吗？”小沙弥答道：“现在方丈内，与城里两位乡绅老爷在那里敲诗。施主亦认得方丈吗？”施公随口答应道：“咱也与他会过。”说着立起身来，向殿外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回 探情由无意遇绅士 藉诗句当面讽淫僧

话说施公见说方丈在家，与城里的绅士在那里敲诗，当下便出了大殿，欲往方丈而去。才要出殿门，只见那小沙弥喊道：“施主你向那里去？到方丈里去，要从这殿进去呢！”施公听说，随机应变道：“我知道，我要出门小解。”小沙弥又喊道：“小解这后面有便处可解，何必出去呢？”施公就趁此回转身来，向殿后走去，转过大殿，又是一道朱红门。又穿过此门，便是一所院落。只见院落内松草交翠，幽僻异常。穿过院落，又是三层台阶，一顺三开间，外面摆着一块粉红漆牌，上写“禅堂”、“二堂”。这禅堂门，却是闭住。施公便也不进去。左首是个六角门，却是磨砖砌就的“方丈由此进”五个字。施公看罢，便从六角门而进，但见一道鹅卵石砌就万字纹的曲径，两旁竹篱笆，编成鹿眼，篱笆以外种些松竹，也颇幽静。施公顺着曲径，走至尽处，只见一道方门，里面六扇云蓝洒金的屏门，门上横嵌着“方丈”二字。

施公进了此门，只见山色玲珑，有二三十盆鲜花，香气扑人，芬芳可爱。施公暗道：“如此好境，偏使那秃头受此清福。便本部堂，也不曾有一日如此此清幽。”一面想，一面信步走去。远远听得有吟哦声。施公暗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这和尚似非奸淫凶恶一流了。”想着，已走到方丈。只见一顺三间，中间装着风窗，上面挂着一条秋香布暖帘。施公走到风窗前，将暖帘轻轻掀开，里面走出一道人走出来，将施公一看，当下说道：“先生从那里来？到此寻谁？”施公道：“咱因慕你家大和尚的诗名，特来拜访。请你通报一声。”那道人又将施公上下打量一回，进去不一刻，那道人先走出来，随后方丈无量亦跟至门首。施公瞥眼看见，便问那道人道：“这就是你们方丈吗？”那道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施公正欲上前，无量早已迎出，将两手一合，口中说道：“先生请了！僧人不知先生惠临，有失远迎。尚望恕罪。”施公也答了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久仰大和尚诗名，特来拜访，尚乞见教。”无量道：“岂敢！先生饱学，尚乞裁成。”说着，就请施公里面坐。

施公跟了进去，但见里面陈设精致，毫无尘俗之气。施公实深叹赏。无量又将施公邀入上首一间房内，原来这房屋，是两明一暗。施公进内，只见有两位老学究模样的人，一见施公进来，赶紧起身迎接，彼此一揖。无量便引施公，先指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说道：“这位是本城的庚子翰林吴幼山老先生。”又指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道：“这位是本城壬辰科翰林黄宜伯先生。”施公听说，又与吴黄二人，重新揖了一揖。吴、黄二位让施公上座，施公谦逊了一番，这才坐下。有道人献上茶来，吴幼山开口问道：“还不曾请教尊姓大名。”施公道：“学生贱姓任，草字也樵。”吴幼山又问道：“尊居何处？”施

公道：“敝处北京城，烂面胡同。”吴幼山又问道：“贵榜是那一科？”施公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学生是大兴优廪膳生。”吴幼山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接着，黄宜伯又问道：“先生此来，欲向那里去？”施公道：“因为学生有一世伯，现在任山东巡抚，月前折柬相招，命学生前去，就遍道经贵地，访一至好友人，不期出外未归，学生未免有室迩人遥之叹。故而假寓客邸，稍候数日，或者可以相晤。昨日在夜闲暇，与店中人闲谈，说及此间大和尚颇擅诗才。学生因不揣冒昧，特来相访，私心想与这大和尚推敲。不知能允许否。”吴幼山在旁又说道：“这位大和尚，广结交游。且与文墨中骚人，更喜结纳。难得老先生不弃，惠然肯来。这大和尚是求之不得了。”无量也就说道：“僧人略识之无，过蒙诸位老先生谬奖，得以忝附末光，得交文士。今得任老先生惠临敝寺，倘蒙不弃鄙陋，时赐教言，则僧人受惠多矣。”说罢，便向施公打量一番。施公一面说，一面也将无量细细观看。但外面虽一表非俗，而且满口斯文，其实内藏凶恶之形，更多酒肉之气。为最的，那两只眼睛淫光灼灼，凶气射人，实非善类。

施公看罢，又问道：“某方才从方丈室进来，闻有吟哦之声，光景两位老先生与大和尚在这里推敲诗句，但不知大作，可能乞赐一观。”黄宜伯道：“某等因梅花大开，在家沉闷非常，特来此地与这大和尚作首梅花诗，亦不过随口胡诌，借消岑寂。既蒙见爱，当得献丑。尚乞见教，勿吝玉音。”说着已将诗稿取出，送与施公观看。施公接在手中，但见一张梅花笺，纸上写着一个题目，却是《寻梅》二字。以下便是一首七绝。施公吟道：

山深水曲静无哗，惹得诗人兴更賒；
到处寻芳寻不到，美人偏在老僧家！

施公吟罢，哈哈笑道：“好个‘美人偏在老僧家！’老先生之言，有意乎？无意乎？然以某视之，当为老先生僭易一字，便成双绝了。”黄宜伯道：“当易何字？不防赐教。”施公道：“如是易来，未免过于作谑，然谓之为打油诗亦无不可。其‘老’字不如易一‘小’字，岂不即景双关吗？在老先生以为何如！”黄宜伯、吴幼山齐声笑道：“这一字改得真正趣绝，我两人要拜你为一字师了。”施公道：“即景生情，文人游戏笔墨，大都如此。但和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谓为绝无美人亦可，谓为真有美人，亦无不可。若在这个美人，非真正美人，某亦不敢如此失言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偷看无量，但见他神色顿改，局促不安。施公看罢，便料到有九分了。故意又要吴幼山的诗看，也不过平常诗，无甚新声，便赞了两句好，摆在一旁，又向无量索观。无量不得已也取出来，施公接过手中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闻到梅花处处花，骚人镇日费徘徊。
暗香疏影知何处？踏遍山隈与水隈。

施公看罢，一面赞好，一面又暗带讽道：“但须和尚费点心，各处打听打听，便得暗香疏影的所在。然以某看来，这暗香疏影，虽绮阁画楼之畔，蓬门板屋之中，亦多有之，不必尽在山隈水隈，要在和尚寻找得法耳。”这两句话说罢，施公又暗暗偷看无量的情形。不知无量说出什么话来，施公竟看出什么破绽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一回 辨诗句无量难言 识仇人智能报信

话说施公慢慢的说了那番话，皆是刺着无量的心。无量一听此言，心中好不疑惑。暗暗发恼道：“这个人，忒也可怪！为什么处处总刺着我的心？这是什么人呢？”心中暗恼，脸上却着有些怒色了。因问施公道：“你这老先生，咱出家人，并不曾与先生有什难过，为什么要闹僧人的玩笑？”施公道：“大和尚忒也见怪，某说的是佛经上言语。大和尚既参禅说法，怎么连佛经也不知道吗？况且始作俑者，并非在下，有黄老先生之‘美人偏在老僧家’一句。他已先某而言，某不过假而戏谑，以‘老’字易一‘小’字，这也不算什么。至说‘暗香疏影知何处？踏遍山隈与水隈’，这是和尚寻梅诗，某亦不过进一句，不必在山隈水隈，就是绮阁红楼，蓬门板屋，暗香疏影也是有的。难道和尚是定派梅花在山隈水隈去寻，别的地方，就不许有梅花吗？大和尚，非是某强辩，你也未免少见多怪了。”这一番话抢白，无量顿口无言，半句也说不出，只是暗暗含怒道：“咱若不因黄、吴二人，咱倒不管他是什么廩膳生，不廩膳生，咱就要结果他性命。他处处打趣我，偏说出一片大道理堵住我的口，岂不可恼。”此时脸上就有万分不善的形色现出，而且露出杀机。

施公一见，便料得十分，正要拿话打开，免致受他的苦恼。却好吴幼山在旁说道：“和尚不要动气，任老先生也不须动气，我们到此为寻消遣的，既是你老先生到此，为慕诗名而来，若因这游戏笔墨，两人动恼起来，不但结不成方外良缘，倒要变成文字之祸了。现在天时已不早了，将次日落，咱们进城还得有十余里地，不如趁早回去吧。不要赶不进城，城闭起来，那就费事了。”施公见说，因乘话说道：“若非吴老先生提起来，某真个忘却路远的事了。但今日乘兴而来，尚未尽兴而返。诸位大作，均已捧读。某尚未效颦呈政，拟明日仍与二位老先生，约定再来此一聚，好好地作一个围炉饮酒，联句吟诗，不知大和尚可还见纳鄙人，不致闭门不纳吧。若得见容，当一洗今日恶习，不涉于游戏，如不遵者，罚以金谷之数何如？”这一番见怪不怪的话，说得无量倒好笑起来，暗道：“这分明是个浑人，不然定是书腐。不必说他别的，看他说这些话，也不曾看看我的脸色，尽着随口乱道便了。”心中尽管这般想，口内却不能不答应，因答道：“任老先生说那里话来？僧人惟恐老先生动气，再也不来。若老先仍以僧人为可教，明日务望早临，以便僧人领教。”施公道：“如此则太妙了。也可补今日之不足。”说罢，便与黄宜伯、吴幼山一同站起身来，向无量拱拱手，说道：“打搅了，明日再来叨教。”又

与黄宜伯、吴幼山谦让了一回。吴、黄两位让他先走。施公又再三逊让，只得在前走了，吴、黄二人在后相陪。无量直送至方丈外，才转身进内。

施公与黄宜伯、吴幼山三人出得庙门，缓缓进城。沿途三人谈得颇合式，盖因都是学究，所以极谈得来。那知施公当出庙门的时节，迎面来了一个和尚，一见施公，就将他上下一看，心中好生疑惑，暗道：“这不是施不全吗？”认得施不全的，你道是谁？原来这和尚名唤智能，在先姓黑名唤一个亮字，绰号黑煞神，本在落马湖李配名下做一名小头目，惯使一把戒刀。当施公被困落马湖的时节，他曾见过。后来李配被捉，破了落马湖的时节，他却借水逃出来，流落在外，作了一二年流寇。后来遇见无量，因与无量结生死之交，又经无量劝他削了发，好掩人耳目，他就改名智能。所以现在也在这关王庙内。他日间无事，派他各处巡风，打听有什么大主财物，并美貌妇女。打听实在，就回来送信与无量，就斟酌派人前去抢劫。无量手下这一班弟兄却也不少，共计有十八名，唤作十八罗汉。个个皆是武艺超群，本领出众，一律是智字排行，一个唤智亮，绰号赛金刚，使一把牛耳泼风刀；一个唤智明，绰号铁背汉，使一把五股叉；一个唤智化，绰号三太保，使一把戒尺；一个唤智武，绰号伏地太保，使双刀；一唤智慧，绰号飞毛腿，使一根齐眉棍；还有智行、智空、智其、智悟、智性、智静、智诚、智定、智法等，皆是武艺出众。惟有智慧两条飞毛腿，一日可行五百里。只要在五百里之内，有了财帛，或有美貌妇女，他便去抢劫，往返只消两日，从来不曾被人捉住。更兼那齐眉棍，有五六十斤。更有铁背汉智明，赛金刚智亮，飞檐走壁，其快非常。而且他二人两般兵器，亦复超群出众。无量看重他们三人，就是抢劫来的财物妇女，都与他们这一起人享用。这十八人，平日却不常见面，都在外面时多，即使回庙，多半在禅堂里，关着禅堂，不使外人看见。

黑煞神智能进了方丈，一见无量便问道：“师兄，今日有什么客人到来？”无量见他问得诧异，因即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向来不曾问过这些闲事，今日忽然问我有什客来，却是何故？”智能道：“师兄！我问的不是熟客，问的是什么生客到来不成！”无量见问，更加疑惑，因答道：“有是有的，但是一个十不全的模样，他自称姓任名唤也樵，北京人氏，是一个优廩膳生，说山东巡抚与他有世谊，请他到巡府衙门去做师爷，他路过此地，要见一个至好朋友，不期未遇，住在客店。闻得愚兄诗名，特地前来拜访。愚兄见他倒是个书生本色，觉得有些傻气。彼时黄翰林皆在此处，便与他谈了一阵诗词，走了没有一会。他临行时，还说明日再来，与愚兄联句吟诗，就是这个任也樵，并没有别个生客了。”智能又问道：“他还是与黄翰林、吴翰林二人一起来，向来与他们二位是相识的，还是独自来的呢？”无量道：“黄翰林、吴翰林本不认识他，还是这里相识的，贤弟追问他做什么？”智能道：“他独自来的了？”无量道：“不错。”智能道：“小弟问你，那总漕施不全，兄长可认得吗？”无量道：“咱不认识。”智能又道：“师兄不认识这也就罢了，可曾听别人说过，这施不全三字吗？”无量道：“施不全这贼官专与咱们一路上的朋友作对，谁不恨他？要将他碎尸万段呢！”智能道：“师兄可知今日来的那个任也樵是谁？”无量见问这句话，忽然将他提醒过来，便说道：“难道他是施不全吗？”智能道：“不是他

还是谁呢？你不问他姓，但看他那十不全的样子，就该明白了。”无量听说，直气得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烟，大怒不止。智能道：“师兄但如此发怒，有何益处？须得想个方法，将他捉住。”不知他们想出什么法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二回 贼秃寻仇遣刺客 英雄有眼识凶人

话说无量见智能叫他想法将施公捉住，以免后患，当下无量说道：“照贤弟看来，怎么去把他捉住呢？”智能道：“就此赶上前去把他捉回来，又有什么难处，这不是手到擒拿吗？”无量道：“说虽如此，可有一件难处。他是与、黄吴两个翰林一起走的，你若此时去赶着他将他捉住，这黄、吴二人看见，岂不是要免后患，反弄出后患来吗？”智能道：“这怕什么？黄、吴两个翰林，他从不曾见过小弟，他知道是谁呀？”无量道：“他虽不曾见过你，咱们却有一件碍眼之处，在你我皆是和尚，他二人岂不疑惑？”智能道：“他二人决疑惑不到这庙里来。”无量道：“这话料不定。咱们今年三月里不闹那件事，县里没有拿访咱们的消息；今日做了这件事，他二人疑惑不到此处。既有三月里那件事，今日若做了这件事，他二人也就要疑惑到这里来了。贤弟这个法儿甚不妥当，还是另想他法方好。”

智能听说这话也甚有理，因道：“如兄长所说，难道放他过去吗？他今日独自前来，小弟料他不存好意。若不将他置之死地，恐怕不出十日就要坏事了。”无量道：“愚兄却有了主意，想请贤弟尾随在后面，单看他进城住在那家客店，然后回来送信，再使智明、智亮两位前去，将他刺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又不碍黄、吴二人的眼，咱们又免了后患。贤弟你看如何？”智能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在小弟看来还嫌慢。若等小弟访实他的住处后，再来送信，然后再使智明、智亮二人前去，这一往还，万一他走了，又往那里去赶？”无量道：“他怎么能走得这样快呢？”智能道：“等我探明住处，赶紧出城回来送信，再同智明二人进城，那时城门已闭了，必不能越城而进，势必等到天明方能进去，到了天明，还能行刺吗？既不能行刺，保不定全明日不走。而况还有一说，即使他不走，我料他断不是一人住在这客店，一定还有他的从人，如黄天霸之类，保护着他。不说旁的，就是那年在落马湖，也见他前来私访。后来被人因他在湖内，准料无人知觉。依李大王初见，当时把他杀死倒也罢了，后一转念，将他困在阴井内，要叫他活活饿死。就此一来，反被黄天霸等人将他救出，大破了落马湖，把李配等人一众拿去治了死罪。弄得画虎不成，反被犬害。只因施不全看他那种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模样，却是诡计多端，神出鬼没。又兼黄天霸等人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所以要捉他，都要出其不意，还欲飞速飞快，使他那一众保护的人，迫不及防，才可有益。若稍迟延，就不能下手了。因此，小弟觉得兄长这条计太缓，还须另想别法为是。”无量道：“除却

愚兄，贤弟可再想一个法儿，说来大家商量得至妥至稳去干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开弓不许回头箭。’方才高妙呢！”智能道：“正是此话咧。在小弟的愚见，现在小弟即行前去尾随于他。师兄即赶紧使智明、智亮这二人，也随在后。小弟一进城，他二人也就进城，相离总不能远。能于城里空阔处得手，就好将他刺死。万一不能，只得认定他客寓，智明、智亮可于三更时分躡身追去，刺死于他。小弟在店外巡风，以防他保护人等。如此办法，觉得较为快速，或者可以得手。其实最好，此时赶即前去，不须什么费事，只要走在他背后，出其不意，给他一刀，管包他见阎王。怎奈又碍着黄、吴二人的眼，这事可冤不冤呢！”无量道：“贤弟你就此去吧，谅这施不全走得慢，不能与黄吴二人并行，他一人落在后面，只要所过之处，没有人烟，贤弟也可照你这法儿去办，一刀结果了他，亦未为不可。愚兄随后就命智明、智亮二人前去。”智能答应。随即提了戒刀，大踏步转身而去。出了庙门，直向前赶。

这里无量也就密请智明、智亮到了方丈，告知一切。二人一闻此言，只气得怒不可遏，因道：“施不全你这赃官，今日大概是你死期到了，人不寻你，就是开恩，让你在世上多活几年。你反不知足，反要来寻俺们，这可不怪咱们心毒。”骂了一顿，又向无量说道：“师兄你尽管放心，咱们兄弟此去，包管将这赃官捉住，以免后息便了。”说着，也就转身出外到了禅堂，各人藏了利刃，换了夜行衣，外面仍将法衣加上，直奔庙外而去。

且说智能在先追赶前去，走了有十里开外，远远的见着施公还与黄、吴二翰林在前面一颠一簸的缓步，一路闲谈走了一会，已见城门。智能道：“咱可要紧走两步，跟着他进城方可。若放他先进城，城里人多路歧，只要二三个弯子一转，咱就不知道他走向那里去了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紧二步赶下来，没片刻已跟在施公后面。又一刻，二与施公人进城，智能也就随后进城。只见施公走了两三条街，便与黄、吴二人分别。吴、黄走向东街，施公走向西街，智能故意退后几步，让吴、黄二人走过，又赶下去。不提防李七侯以从里面走来，一见施公彼此打了个照面，并不曾说话，让施公走过，他便跟随在后，再一转脸见后面跟随了一个和尚，满脸凶恶。李七侯心知有异，故意装看不见，反向岔路而去。等智能走过，他又从背后跟来，即在后面察看。只见那和尚跟定了施公，李七侯看在肚内好生疑惑。也就跟了一回，不一刻已到泰安栈，施公进了客寓，智能还在客寓左右，看了好一会子，这才转身而回。李七侯看见这般光景，早已明白。一见智能回身，又向旁边一闪，不使智能看出破绽。远远的见智能走过去，再出来大踏步向客寓而来。进了客店，直奔后进。此时黄天霸等人不曾回来，此时天霸等人尚未回来，多半是出城迎接施以，恐怕有意外。既见了，就不能不格外小心防备，若不去寻天霸等人，又恐夜间，有了意外之事，一人兼顾不及，正在纳闷，却好天霸回来，一见李七侯便问道：“大人回来吗？”七侯道：“回来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既回来了，咱去叫他们不要出城了。”七侯道：“他们在那里？把他们唤回来吧！恐保不定，今要出大事。”天霸道：“这是何说？”七侯将遇见智能跟定施公的话说了一遍。天霸诧异道：“果有此事吗？”七侯道：“谁骗你来？”天霸答应一声，即转身出去，尚未到城门，只见关小西、何

通路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五个人匆匆行来。天霸赶上前打了个照面，大家一见，随又打了句暗号。天霸一听暗号，也就转身与众人陆续回寓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三回 黄总镇客店说来由 恶秃贼黑夜双行刺

话说黄天霸等人一齐回至泰安栈，李七侯将上项的事说了一遍。七侯道：“我等且进来问一问大人，到关王庙的时节，见了和尚是什么光景，然后就明白了。”当下天霸即至里间，先给施公请安，然后问道：“大人今日到关王庙曾遇见和尚吗？还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？”施公见问，便将如何评诗，如何讽刺，无量如何怒形于色，只碍着黄宜伯、吴幼山不便翻脸，只辩两句。后来又用言语驳斥他一番，和尚无言可对，及至临行时，又如何约于明日再去的话，细细说了一番。天霸道：“似此看来，那和尚并无什么恶处了。”施公道：“外面虽如此，只见面色不善，两眼的淫光，灼灼射人。本部堂讽他的时分，偷眼瞧见他，实在有心虚之处。本部堂也因那和尚似非善类，所以借口回来。若留恋在彼，难保无意外之事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还遇见什么和尚吗？”施公被这句话一问，猛然提醒，说道：“本部堂在先进庙时，只不过有一个小沙弥，后来出庙门的时节，见迎面又来一个和尚；这和尚也非善种的样子，将本部堂瞄了一眼，他随后就进庙去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幸亏回来，不然又要为他所算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何以见得？”天霸就将李七侯遇见和尚跟随施公背后，及关小西等看见，和尚进城的话说了一遍，因道：“大人明日可不要去吧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也不过那般说，本也不去了。蛮拟明日想令贤弟前去再探一番。”天霸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说罢即便退出，却好店小二送进晚饭，大家便饱餐一顿，然后就各去安寝。

再说智能将施公住处看在眼里，当即便迎智明、智亮，可巧智明、智亮从城外进来。智能便暗暗的递了消息，于是三个贼秃一起走到僻静处所。智能与智明、智亮商议道：“如今施不全这赃官的住处，是打听明了，但不知二位师兄，如何办法？”智明道：“且待三更时分，咱与智亮同去，定将这赃官刺死便了。”智能道：“依小弟的愚见，三更迟了，施不全他左右保护人多。常闻人说，他们每夜到二更过后，便分班保护，为是有备无患。若至彼时再去，万一被人看见，虽不至于给他拿住，于事究无益了。不若趁他们未上班的时节，给他毫无准备，于事或者有济。好在你二位身轻似燕，不似小弟这笨汉，不能上高。二位师兄以为如何？”智亮道：“这个法儿，倒也甚好。”说罢去街市上寻了一个饭店，三人用饱酒饭，就在饭店内稍行歇息。

约至二更将到了，街坊上少人来往，智明、智亮、智能三个贼秃，便出了饭店，走奔泰安栈而来，到了客寓门首照壁后面，三个贼秃，拣那黑处站立。智明、智亮便将外衣脱去，交智能拿着，向他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就在门外巡风，若有人出来，只要是施不全手下的人，使用刀去砍。”智能答应。当下智明、智亮各带了兵刃，绕出照壁，直奔泰安栈

而去。走到泰安栈后面，两个贼秃便一蹿身，皆上了屋面。由是蹑足潜踪，各处寻找了一会，不知他住那里。忽然见后院内有个人影儿一晃，智亮瞥眼看见，登时一晃身，也就跳下屋去，跟着人影儿蹑足潜踪，尾随下去，再一细看，原来是个店小二打扮，前去登厕，智亮远远观哨，见那店小二进了厕所，才将裤子褪下来，智亮一手提刀，一蹿身蹿到厕所，将手中刀即在小二面上一晃，小二只一吓，向后一仰，幸亏这厕坑上有木板，人不能跌倒去。若无木板，这店小二早就吃粪了。智亮也不管他什么，当即一弯腰，将店小二提出厕所，到那僻静之处，将他掷在地上。复用刀架在他项上说道：“你若喊，咱就一刀结果你的命。咱且问你，这店内有个施不全，住在那个屋里，你且说明，饶你狗命，若有半字虚语，咱师父这口刀，是不留情的。”那小二在先被他那口刀一晃，早已吓了个半死，被他提到此地，再用刀架在他项上，看官你道那小二可怕不怕吗？智亮尽管问，那小二尽管不答，原来已吓昏过去了，智亮见他如此，复又等他醒来，然后又问。店小二说道：“求爷爷饶命！小人实不知有个什么施不全，咱店内住店客人，倒有一二十个，却没一姓施。小人若有谎言，情愿千刀万剐。”智亮听说，因暗道：“我又问错了，想他是不知道，不可冤枉他。”因又问道：“你既不知道这姓施的，咱且问你，尔店内可有个十不全样子的客人，住在那里？这个你该知道了。”“那个客人不姓施，他姓任，这是有的，他却住在中进那上首的房间内。小人方才从那跑出来，你老要寻他，他还不曾睡呢。”智亮又问道：“你既从他那里来，可知他在房内干什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他一人在灯下观书。”智亮道：“你话可真吗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焉敢撒谎，你老不信，且请去看。”智亮闻言，满心欢喜，因道：“咱本待送你狗命，因你说出真言，饶你去吧。”说着用刀在小二衣上割下一块衣襟，放在小二口内，使他不能声张，然后在腰间掏出一根麻绳把小二捆绑起来，就将他抛在一旁。然后智亮复蹿身上屋，直奔客店中进而来。

却好智明在前面屋上老等，一见智亮已来，两下一击掌，彼此心照。智亮在先，智明在后，两人便走到上首房间屋上，轻轻的由屋檐倒挂下来，向房内去看。不看则已，这一看，把两个贼秃，只喜得心花多开了！原来施公所住的这个房间，屋瞻下那六扇窗格，只关着两旁四扇，中间两扇却是大开，民以这两个贼秃一见，心下大喜。暗道：“这真是天助我等成功了，难得这窗格也不曾关闭，由此进去，好不当。”虽然如此，他们不敢冒昧，惟恐是诱招，且恐施公不在房内。复探身细细看了一遍，只见房内靠东首墙壁，一张方桌，桌上点了一盏油灯，却不十二分明亮，施公坐在上面椅上，手扶着头，在那里打盹。智亮看罢，暗道：“合该这赃官要死了，窗格既不关，又在那里打盹，咱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心中想罢，便一翻身跳落在地，智明见跳下去，他也随即跳下。二人一齐跳在地上，真个是毫无声息，只见智亮看见窗门，将身一缩，一个箭步蹿到里面，就举手一刀，认定施公胸膛刺去。不知施公究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四回 中金鏢智亮被获 免大难贤臣受惊

话说智亮进了施公的房，劈面就是一刀。只见施公身子一歪，向旁边一晃，跌倒在地。智明在外看得清楚，心中大喜，以为施公一定被智亮刺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正要进房帮助智亮动手，忽然又见智亮跌倒下来。智明心知有异，赶着蹿身进房，拔刀来救。尚未走至里面，忽见里面来了一物，直向面上飞来。智明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旁着身子一偏，转身就走。正待转身，那迎面来的一物，已在肩头上插了一下。智明知道中了暗器，不敢进房，还是急急思想逃走。再一细看，只见房内跳出一个人来，手持大刀，大声喝道：“贼秃可认得黄天霸吗？”话犹未完，早已迎面一刀来，此时智明那敢怠慢，急急将刀一招架，未及两合，只听一片声喧，说：“不可将这贼秃放走了。”说着关小西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各执兵刃，围杀过来。智明见事已败，又见这里人多，好敢恋战？只得且战且走。正欲想走，无如你一刀，他一棍，包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，万难分身逃去。还亏智明武艺过人，不然早被天霸等捉住。彼此大杀了好一会，只见王殿臣大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早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在来王殿臣大腿上，被智明刺了一刀。智明趁此睹着空儿，往屋上一蹿，接着黄天霸、何路通、李七侯亦就追赶上去。正往上蹿，忽见上面哗啦啦一片声喧，抛下许多物件来，照黄天霸等三人打下。智明一溜烟飞逃去了，及至天霸上去，已是赶他不及。原来智明上逃走，至后垣墙，当即跳出。却好智能仍在那里巡风。此时已是三更过后，智明一见智能，即悄悄打了个暗号，说道：“再想法儿，快走吧！”智能一听，便知未能得手。等走至僻静的所在，智明方将以上的话，告知与他。智能方才知，因说道：“咱们到那里暂避一避，候天明才好出城。”智明道：“你且随我来。”不一刻到了一个地方，智明上前敲门，只听里面有人答应，将门开了，智能走进去，当下那妇人见了智能仓皇，便开口道：“你等为何慌张的如此呀？”智明即将以上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那妇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在此暂避一夜再说吧。”当下两个贼秃安歇下来，且待天亮，再回庙内送信。暂且按下。

再说天霸等见智明逃走，他等也不追赶。恐怕房中那个贼人，还要逃脱。因即赶到房内，看了一看，见智亮仍昏卧地下，不能动弹。天霸令人将他绑起来，以便明日送交本地方官审问。此时客寓的人，都知道捉住刺客了，也都起来看视。不一刻将智亮绑住，此时智亮已醒过来，心中好不切齿。施公命人看好了，以便送县，你道施公明明坐在那里打盹，智亮明明将刀刺去，这施公又将明明身子一歪，跌倒在地，是施公明明的被智亮刺中，可是这施公并不曾死，而且未受微伤，反是智亮中了暗器被擒，却是何故？原来天霸自从与施公说明，忽遇见和尚尾随在后，嘱咐施公不必再去关王庙之

后,他便回自己房内用晚饭,略歇了片刻,准备三更将近,再行起来去保护施公。那知到了二更将近,忽听屋上隐隐有脚步声,这种声音,若在稍微心粗的人,也听不出。只因他心细神定,刻刻留心,听了这脚步之声,当即暗自说道:“不好屋上有人。”即刻爬起来拿了刀,即奔施公房内而去。打从院落经过,将头仰起一望,见屋上只是有个人影儿一晃,早不见了。天霸便知有了刺客,此时也不及喊众人,赶奔到施公屋内。见施公在那里打盹,施安在旁站着。天霸看见施安,即向施安招手。施安过来,天霸向耳畔边说了两句话:“等贼人来时,协力兜拿,房中自有我保护。”施安即便出房,前去招呼何路通等人,天霸又不肯惊动施公,复又想道:“我何不用个法子,将贼人引诱进来,使他中我这条计?”因轻轻地将窗格开了两扇,他便伏身躲在施公背后,引得贼人进来好去促他,所以智亮进来的时节,做梦也想不到天霸躲在施公背后。但见施公坐在那里打盹,又见房内并无一人,因此蹿身进房,拔刀就刺,那知天霸来得切近,先将施公坐的好张椅一挪,施公已坐立不住,身子一歪,跌倒下去。让出这个当儿,他便出其不意,一鏢认定智亮下部打去,智亮那里防备?正中大腿胯。腿只一软,一痛,所以向后便倒,栽倒在地,及至智明见智亮栽倒,知道不妙,赶着进房预备助救,又见迎面飞上一物。这也是天霸见第二个人来,满想“一箭射双雕”,因又祭上一鏢。不意智明躲得快,不曾打中,只在肩头上插了一下,依旧被他逃走。这就是智亮被擒,施公免祸的原委。

且说施公见已捉住刺客,而且是个和尚,心中大喜,向天霸勒道:“若贤弟不能未事先防,施某今日定为这贼秃所害。”天霸等答道:“标下沐恩,何足挂齿?还是大人的洪福罢了。”说着,大家知己无事,便去安歇。次日一早,施公即将店主人以及住客,一并请来,招呼他们一切。店主人见捉住刺客,正要将施公等人一齐送往本县惩办。现在一闻施公招呼,当即进来。施公便将以上的事说出,店主人方知施公是钦差大臣漕运总督,现在进京陛见。当下只一吓,赶紧跪下说道: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,尚求大人恕罪。”施公道:“店老板!你且起来,不须如此。”店主人谢了一回,当即爬起来退出,约束伙计,果然并未泄漏。施公又写了一封信,着施安送往大名府投递。大名府知府章有为接到此信,吃惊不小。当即传了大名县,一同来泰安栈,给施公请安,并问明各节。施公接见之下,但问了两句闲话。随后说道:“本部堂要借贵署审一审那个刺客。”章知府唯唯应诺。却好此时所人夫轿马,已纷纷到了泰安栈门首。有人进内回明,章知府便请施公暨众人,一齐搬往衙门居住。一面又派差役,押着智亮回大名府而来。不一刻施公到了大名府。章知府暨大名县知县王智圭,也跟随施公进内。请人书房坐定,有人献上茶。章知府知道施公未用过早点,即令厨房赶速办了早点,请施公与大众人等饮食。施公用了早点,便命章知府饬令各差役站堂伺候。欲知审出什么情节来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五回 惯用骗供细审情节 难熬刑法尽吐真言

话说施公飭令章知府传齐差役，站堂伺候，以备审问刺客。不一刻通班书差俱已传齐，皆在堂上伺候。施公又命在二堂审问，不许闲杂人等进内。章知府又传命出去，差役奉命，即刻将人驱逐殆尽。来到二堂，请施公升堂，黄天霸等亦立案旁。章知府、王知县随施公傍坐在侧。施公升了公座，两旁下役吆喝已毕。

施公命带刺贼，下役答应，顷刻将智亮押推到堂。那智亮立而不跪。施公喝令：“跪下！”智亮两眼圆睁，望着施公骂道：“不全呀！咱师父不幸为你手下所擒，这也是咱不谨慎之处，误中诡计。今日既被你捉住，当杀当剐，速速行刑，不必多问。”施公见他如此，因想道：“本部堂若要严刑拷问，定挺刑不招，不若用骗功骗他，或者可得实情。”正自暗想，忽听两旁差役吆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恶贼，见了大人，还敢出言不逊，不给跪下，咱知道的皮肉要受苦了。”智亮亦复大骂不止。施公赶着说道：“尔等不必如此，且听本部堂说来。凡行刺的人，皆是本领出众，武艺超群，敢作敢为的好汉。本部堂向来最敬重这一起人的。况且本部堂自从初任江都，即有刺客与本部堂为难，后来被擒，本部堂钦佩他们的本领，有的收服在门下，有的问两句，即放他去的。劈如黄总镇，当初也是前来行刺。后来被擒，本部堂劝了一番，他便诚心归服，到而今功成名就，连皇上都夸奖他武艺出众。累建大功，赏他记名提督，实缺总兵，也是一位大人了。这和尚前来行刺本部堂，都以为行刺钦差大臣，是个杀罪。要知道所刺之人，是否身死，若已经被他刺死，无论当场就获，或事后缉拿到案，只要果是正凶，断无可赦之理。若并未将人刺死，自己已被人获，这必须拿问官庭，就要问明他的根底，还是故杀，抑是有人指使。倘是故杀，还要问明他究为何事，如可宽解，也当减一等问罪。设或因人指使，自身为从，指使为首，应得之罪，还归指使之人。如此代他分判，他岂有不感激之理？若一概绳以法律，制以科条，未免有屈了好汉。”

施公说了这番话，正要使智亮打动心意，回转口来。那知智亮闻施公这番话语，竟入了施公圈套。当下噗地往地下一跪，口呼：“青天大人呀！你才是一位至明的青天大人耶！咱只闻人言说，你是个江湖上对头，与绿林中豪杰为难。那知耳闻不如目睹。咱今见你大人这般如此，可实在人的话冤透了你老咧！那有如此青天大人，甘与咱们绿林中为仇。难道这不是冤透了大人吗？”施公见说，心中大喜。便和言问道：“本部堂且问你，尔叫什么名？在那里削发？既有这身本领，为何要作和尚？既作了和尚，现在那座庙里？又为什么不拜佛参禅，反来作盗，行刺本部堂？看你倒也是个好汉，恐怕也是被人指使吧？你且从实说来！本部堂定不难为你的。你若不尽情吐

出,本部堂可是不容情了!你说出来,本部堂从轻释放你,好好儿讲。”智亮在下面见了施公和颜悦色,并无一点难为他的话,心中想道:“咱何不尽行招出?不使皮肉受苦,或是还可得些好处。那黄天霸当日也是如此,咱们是尽知道的,并非他谎言。咱说出来,若他高兴,也可能赏咱的功名,咱何不招呢?”正要向上招,复一想:“咱不要上了他的当,仔细想来,他这些话,分明是来骗咱的,咱若招供出来,给他得了实情,一定带人前去毁庙,将咱师兄弟捉住,到后来一并问罪,那里还有什么好处?这不是梦想吗?咱可不要错打了主意,还是不招的好。”因又大声喝道:“施不全呀!咱师父几乎上了你的诡计,你这番话,分明是骗咱的口供,咱若实供出来,你又不是如此了。咱何必被你骗,害了旁人?咱是不招的,前后总是死,听凭你这赃官便了。”施公见说,顿时勃然大怒,将惊堂一拍,口中骂道:“好大胆的贼秃,本部堂看你是个好汉,有心要提拔,不肯加罪,只要你说出指使的人来,就免你的罪。那知你怙恶不悛,反把本部堂的美意看坏了,实属不法已极。拖下去先打二十大板,然后再问。如若不招,再看大刑伺候。这是他自讨苦吃,怪不得本部堂忍心了。”说着,即望黄天霸使了一个眼色。天霸会意,正要过来,忽听两旁下役吆喝一声,来拖智亮。天霸赶着拦道:“你等且慢拖他,待本镇再劝他一番,好使他知道。”因即走过来,便即设身处地,将自己行刺的事,一直至今,施公如何待他厚恩的话,又劝了智亮一遍。又道:“大人从来不撒谎,你放心吧!你若将细情招出,大人包管有好处与你。你若不信,本镇可以代你作保。在本镇看来,还是招的好。”智亮道:“你这小子,也尽为骗人,谁信你的话?”天霸道:“你若不信,不干我事,只要你受得住那等夹棍拶子,此时尚可来得及,只要你吐出实情,大人面前,咱代你作保,亦未为不可。你从实说了吧。”智亮听说,又向黄霸道:“咱不上你的当,你这小子,但图自己功名,不顾当年之义气。逼死义嫂,杀死义兄,谁似你这无义气种子?或剥或刷,咱自现在。若要使咱招供,咱也不知道什么叫作供,只知道义为重。咱告诉你实话,咱的同类多着呢。”说着又向施公道:“施不全,你若将咱斩了,二十年一过,又是一个好汉,也不算什么。而况咱自有兄弟们前来报仇雪恨,你小心便了。”说罢,复大骂不止。

施公此时,真是不能再用骗功了,只得喝道:“尔等速将这贼秃拖下去,重打四十大板,然后再问。”下役答应,即刻将智亮拖下来,一五一十,用足了劲打了四十大板。足打得皮开肉绽,鲜血直流。施公又命将他推上来,问他:“你招不招?”智亮道:“你不过打咱这板子,咱早已说过,连杀头也不怕,这板子就算事了吗?咱不知道什么招不招。你这赃官要打,就重重打一顿,咱若是讨饶,就算不了是个好汉。”施公见说,又命抬夹棍,下役答应,顷刻将夹棍抬上。把智亮翻倒在地,将夹棍在腿上夹起,两边人扯定绳索,只听施公示下。施公又问道:“尔招是不招?”智亮道:“你这赃官,怎么这般啰嗦,要夹便夹,不必多问了。”施公又命:“快夹起来。”一声未完,下答应,役顷刻将绳子一收,只听噶噜响,早将智亮的腿几乎要夹断了。此时智亮已昏晕过去。施公命且松下,叫人取了凉水,在智亮脸上喷了一回。智亮醒来,施公又问他:“招是不招?”智亮还是熬刑。施公又命:“将他那一只腿,再夹起来。”下役答应,即刻又将那只腿又夹

将起来，照前一样。智亮此时已不能再熬，心中悔道：“咱早知有如此刑法，不如招了。事到此时，咱若再不招，还不知有什么厉害刑法呢！不如招罢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心中想罢，大声呼道：“施不全你松开来，咱告诉你便了。”施公见他招了，便命人将他松开来，好使他从实招出，这才是个“民情似铁，难逃官法如炉”。毕竟招出些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六回 案情重大知府调兵 淫恶难逃总镇献计

话说智亮受刑不过，口呼愿招。施公命人松了刑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将实话招来，本部堂自可宽免于你！”智亮道：“咱叫智亮，现住城外关王庙；咱师兄名唤无量，现为该庙中住持，同类共计有十八弟兄，名唤十八罗汉，各人皆是本领出众，武艺超群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尔为什么前来行刺本部堂呢？”智亮道：“只因大人昨日到咱庙内去了一趟，咱师兄无量并不认识大人的面目。后来是咱师弟黑煞神智能，在庙门口遇见，他便到方丈里告诉师兄，说是‘此人叫施不全，此来必非好事，一定私访咱们的隐处；若不将他捉住，后患无穷。’咱师兄就问他何以知道？他说：‘在落马湖见过，因此认得。’咱师兄听他此说，就叫他想个法。他就说：‘最好是前去行刺。’无量便信他说。又因他不能上高，便命小人与智明前来行刺，智能在外巡风。昨夜连小人共来三个；智明与小人上高，智能在外面这候。不料小人暗地中镖，致被擒住，智能逃脱，这是小人的实供。”

施公又问道：“本部堂闻得关王庙内私藏妇女，专在外面劫夺财物。到底现在庙内还藏着多少妇女？害了共几多性命？外面的劫案，共做了几回？快讲出来与本部堂知道。”智亮道：“自从无量开了色戒，先在附近村庄，诱引民间妇女，入庙奸宿，不曾逼死人命。后来便向境外劫夺妇女，黑夜带往庙中，逼令奸宿，若有不从，登时送命。”说完，施公又问道：“你庙中除却无量如此奸盗邪淫，其余那些人，也象无量如此吗？”智亮道：“大半如此。”施公道：“那里有这些美貌妇女来呢？”智亮道：“有的无量分给的，有的自家出外去奸宿的，还有半途劫夺而来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倒不与他们一样吗？”智亮道：“小人也曾有过的，不久才死了。”施公问道：“你的这个是那里来的呢？”智亮道：“是无量分给我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个妇人是怎么死的呢？”智亮道：“附近村庄因病死的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你方才所说的那间暗室，在庙中什么地方？”智亮道：“若问这暗室，不知道的有些难寻的呢！就连小人也不曾进去，是在方丈室里面花园内假山石下。这暗室四面皆有消息，若误踏消息，必要给他捉住。这也是无量恐怕有人前来探他的隐事，故此这样做的。”施公道：“究竟有什么消息呢？”智亮道：“听说四面皆有翻板，若踏翻了板，人便滚下去了，他便将你擒住。”

施公又道：“据你说来，这无量是个万恶的凶徒。难道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些影儿风声吗？”智亮道：“怎么没有？今年三月里，还有外县差役捕快，到这大名县里投文，访

那无量的。后来多亏本地绅士，代他出了公保切结，方才没事。县里也就据着绅士的切结，移复到外县罢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可知道本地绅士那些人最好呢？”智亮道：“本地绅士，皆与无量有往来，也都与他甚好。承各绅士的情，均说他志诚老实，才学精通，皆愿与他结交。”施公道：“那个姓黄的翰林，与那姓吴的翰林，无量与他要好吗？”智亮道：“好吴翰林黄翰林是无量要好的朋友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两个人，平时可做些什么坏事呢？”智亮道：“听说这两个，是本城最肯为善，最肯出力，最有势力的绅士。大概做好事，不做坏事的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所说关王庙，有十八个罗汉，你可将们那些名字，都告诉本部堂，好使本部堂知道。”智亮又将那十八个罗汉的名字，一齐告诉出来。施公听罢，即将智亮钉镣，发交大名县收禁。俟将无量等十八名擒获后，再行议处。当下差役答应，即先行将智亮上了刑具，往县监禁。

施公退堂，到了书房，便与府县道：“贵县地方，出了这凶恶的僧人，贵府县不能明查暗访，为民除害，反凭本地绅士一纸空文，就据以为实，似乎难为民牧。就外面看来，然其中有无受贿事，本部堂尚须访察。即无受贿情事，亦不免随波逐流，以耳代目，并不关心民瘼，除莠安良。我辈受国家俸禄，本当代国家治民。以贵府县如此所为，是真尸位素餐，有负朝廷恩典了。为今之计，请教贵府县，如何办理？还是听所为？还是赶紧设法拿获呢？”章知府、王知县见施公所说各节，已自惭愧无地。又见问他若何办理，真是毫无主意。不得已勉强应道：“大人的明见，关王庙凶僧人众，断非捕役所可擒拿，若不调取营兵，断难一网打尽。卑府的愚见，可即调取营兵，先将该庙围住，然后多派捕役营役，各备兵器，拼力擒拿，或者可以就获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大名府内，有多少营兵呢？”章知府道：“连防营城守营，共计约一千余人。”施公道：“其能猛力杀敌，奋勇不惧的，有多少呢？”章知府道：“城守营额设五百名，其强壮的不过百余人，防营较此过半，通计不畏兵刃能力战的，约五百名。”施公道：“能有此五百名，足可敷衍，贵府县可即调取齐全，按兵不动。一俟本部堂往调，即刻就要飞奔前往。若有迟误，定以管营官是问。”章知府、王知县唯唯答应。

施公又向黄天霸等人说道：“今据智亮所供一切，贤弟等有何良策？总宜即早剿灭，免生后患。还恐该凶僧等一闻此言，立即逃脱。那时再四处访拿，更加掣肘。”天霸道：“该僧逃在一层，大人倒不必虑得。某料该僧必不逃走。他以为寺人多，且有暗室可恃，负隅自固，势在必然。所虑者此处诸人，不足以资调遣。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又在殷家堡，急切不能调回。此间各人，又不能齐赴该庙，为的是大人面前，还要留二三人保护。难保僧人不再分遣贼秃前来为难。某之愚见，莫若一面差人星夜飞往殷家堡，调取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，并请殷家父子等人及殷赛花前来，一同帮助更妙。一面大人诈称赶紧进京，明日就起程，连府县差役，总不可使其知道。大人却深住此地，某等佯为护送一程，随后转来。尚能于途中遇见贼人则更好。半途拦劫，或可随时擒拿，多捉他一人。即捉住之后，当就该管地方官界内押送收禁，随后一同完案。该僧等一闻大人已经起程，他便毫无顾忌。又恃本地绅士为护符，包管他无逃走之事。不过所虑者，他一闻大人起程，他难免不来劫狱，此事却不可不防。好在此间尚有五百

余名可用之兵，即令该管营官日夜督率各兵，妥为暗地防护。如此办法，似觉稍微妥当，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就这样办便了。”即作了书，交与知府，转饬心腹家人，星夜前往殷家堡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七回

接公文无心稍恋
读信札见义勇为

话说施公将书作成，即差章知府这里的心腹家人，驰书以往。一面诈命差人赶紧预备车马，以便施公起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城内的人个个知道，是施大人私访前来，捉住一个和尚，不知为了什么，现在本县监内。你传我，我传你，登时传说纷纷。就连本地绅士，那黄宜伯、吴幼山也知道了。再一打听，即是昨日在关王庙遇见的那人。黄、吴二人，也不免暗自说道：“咱们幸亏不曾小觑他，若有得罪他的事情，虽不能奈何我等，又何必使他怀恨呢？”闲话休表。次日，施公起身，合城文武各官，皆恭送如仪。

再说智明与智能逃脱之后，在智明的姘妇那里住了一宿，刚至天明，二人即赶回庙送信。众人闻言大惊，当即命飞毛腿智慧，赶紧进城打听消息。到了晌午时分，又回到关王庙，与无量说道：“师兄放心吧！智亮虽被然是现经施不全严刑审问，他竟是抵死不招。施不全没法，只得将他收禁，飭令知府知县悉心审问，务要追出使之人，及窝藏之人。施不全明日即动身了。我想施不全一走，这件事就可松懈下来。咱们再设别法，或去劫狱，将智亮救出，亦无不可。”无量听了这话，心下稍定。又命智慧道：“贤弟，依某愚见，还请贤弟进城，悉心打听，到底施不全明日走与不走。”智慧道：“此事放在小弟身上，打听明白，回来告知师兄便了。但小弟还有一说，趁施不全此时走走的时候，最好在半途将他刺死，那可就免了后患了。”无量道：“恐怕不能。如能将他刺死，那更好了。”智明、智能在旁说道：“师兄这句话，倒也不错，只恐他前途人多，不能下手。”智慧道：“且打听的确，再作商量便了。”无量点头，智慧转身而去。当即又到城内，细细打听。到了次日一早，果是施公动身，在城各官护送。前呼后拥，一直出了城。在城各官仍然回城而来。施公坐在轿内，自有黄天霸等在两旁保护而行。飞毛腿智慧看得清楚。当即抽身飞奔回庙，告知无量去了。这且慢表。

再说投书到殷家堡去的人，星夜飞驰，不日已至。当问明路径，到了殷龙庄上，先问庄丁道：“这里可是殷龙殷员外家吗？”那庄丁将府差看了一眼，见他是公门中打扮，便答道：“正是此处。”那府差道：“烦你进去与计老爷通报一声，就说施大人有要紧公文在此，特差某前来投递，须要面交，不可迟缓。”庄丁知道施大人差来的，也就不敢怠慢，赶着奔进去，先与殷龙说知，殷龙也就顷刻与计全说知。计全命将来差唤进。那府差随到了里面，见有三个人坐在庭上。便问道：“那位是计老爷？”庄丁便代为指引道：“这位是计老爷，那位是李老爷，这就是咱家庄主。”来差先给计全、李昆二人请了安，又给殷龙请了安，然后向计全说道：“小人王贵，是大名府章大老爷转奉施大人面

谕，飭令小人驰书前来，请计、李、贺三位老爷，并殷老员外公子，还同贺太太一起赶紧星夜驰往大名府，有要事相商。如殷老员外公子等不去，计、李、贺三位老爷是不必说，一定要去的；就便贺太太也要随往。”说着，便将施公的书掏出来递过来。计全等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不知是何事情，即将来书接在手中，原来是一封加紧公文。又拆开一看，尚有另外一封书信。只见公文上面写道：

钦差大臣，头品顶戴，正任漕河总督部堂，世袭一等侯爵施为札飭飞调事：

本部堂道经大名府界，西门外二十余里，见有关王庙一座。忽见该庙旋风大作，当知有异。即于是日驻节大名，次日亲往私访。虽查无异事，惟见该庙住持僧，形色不正。当经本部堂面为讥讽，该僧若有仓皇之色。本部堂见查无实据，旋即回城。诘当夜即有恶僧三名，前来行刺。当即拿获一名，其余二名在逃未获。次日，就大名府署严讯，该僧口供据称：该庙共有僧十八名，俱系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名曰“十八罗汉”，并有地窖，私藏妇女等各节。似此淫恶凶僧，不法已极。若不尽行诛戮，何以正国法，而安闾阎？为此飭令，合亟飞到，该参将计全、都司李昆、千总贺人杰，即便遵照，星夜驰赶前来会同拿获该僧等，以正国法，毋得望迟误，致干未便。特札。右仰知悉。

计全看罢，一面着人到里面唤贺人杰出来，告诉他底细，即令赶紧收拾，急速动身；一面又将那封书，拿在手中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，是殷老英雄惠启。计全向殷龙道：“这封书，是大人寄上老哥的。”殷龙道：“你且拆开来看，里面讲的什么，大家好斟酌行事。”计全便拆开大家同看，道：

殷老英雄足下：前日道经贵地，诸蒙辱爱。情文兼尽，纫感之至，迩来起居顺当纳福，羡颂无既！人杰想已入赘，佳女快婿，朝夕随侍，其乐如何？某行经大名府，目睹怪异，凶僧淫恶，不法已极。现在设法拿获，上正国法，下除民害。除另札飭计全等飞速前来。合再驰书奉告足下，令爱赛花，武艺超绝，可否割爱，令随人杰同来大名？事成之事，某当汇奏，请予恩赏。足下倘亦疾恶，再得贤郎，共襄其事：该僧虽顽，定难幸免。如蒙见允，惠然肯来，协力擒拿，以除大恶，地方幸甚！闾阎幸甚！临书仓猝，不尽所言。施某特白。

殷龙听此书，写得如此谦让，因大笑道：“大人也太客气了，既然关王庙淫僧不法，欲令我父子前去，但须招呼一声就是了。还要如此作书，倒叫殷某何以克当呢？”说罢，因向计全道：“计贤弟打算何日动身？”计全道：“大人的来书，既那样迫切，某等当即日前往，若迟误时刻，万一该僧闻风逃脱，我等就不免处分了。”殷龙道：“贤弟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愚兄也就可与贤弟等，即日同行便了。”说着，即叫人到里面，将赛花喊出来。却好贺人杰已经出来，计全就将以上的话告知，人杰亦欣然愿行。不到片刻，殷赛花也就出来，先给计全、李昆二人行了礼，然后向殷龙问道：“爹爹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殷龙见问，就将施公来函，请他们父子父女前去大名府捉拿淫僧，大破关王庙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殷赛花一闻此言，登时眉飞色舞说道：“爹爹既是大人这样看得起我们，那有不去之理？孩儿就此收拾，好与爹爹同去便了。”殷龙大喜。又将猛、勇、刚、

强四个儿子喊出来，告知各节。猛、勇、刚、强四人，无不欣然愿往，就此各人收拾起来。殷龙命人备了许多马匹，大家先行饱餐一顿，然后上马而行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八回 飞毛腿刺杀假施公 殷赛花投宿关王庙

话说计全等九人，直往大名府而去。走至中途，计全因问来差王贵道：“大名城，有什么宽大的客栈？”王贵道：“要算泰安栈最大了。施大人就在那里住的，捉住刺客之后，才搬到府衙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们就在泰安栈聚齐。”大家答应。计全又向王贵道：“你可先赶一步进城，先见咱们大人，告诉他，我们在泰安栈聚齐。”王贵答应，飞马而去。计全又向众人说道：“我等这个样儿，还是不妥。须要改扮起来，陆续进城，方得碍眼。”殷龙道：“此话更是有理。咱就装扮乡老的模样，叫赛花扮作村女如何？”计全道：“使得”。猛、勇、刚、强四人道：“咱弟兄装扮什么呢？”计全道：“你四人就是本来面目，好在所穿的衣服，皆是公子打扮，不要更改。”猛、勇、刚、强四人答应。计全、贺人杰、李昆却改扮了军官模样。当下就分头前进。离城不远，计全、李昆、贺人杰先行进在。就往大名府去见施公，回明一切。施公又将各情告一遍，然后退出来，往泰安栈住下。殷龙父子及殷赛花亦陆续来到，大家见面，彼此会意，分别住下。只等施公令下，便去关王庙行事。暂且按下。

再说假施公与黄天霸等人离了大名府直往进京大道而行。走了一日，已至广平府界，时将日落。正要寻找客栈，忽见前面有一处苇塘，这苇塘芦草丛杂，地方幽僻。若有刺客藏在此间，必无人看见。天霸也就暗中防备，又故意不作防备。施公的马刚走到苇塘旁边，忽见苇塘内那些苇草一动，扑一声，蹿出一个人来，迎着假施公就是一刀。天霸急急上前救护，假施公已被刺死，跌于马下。那人一见刺死施公，好生欢喜。正要转身飞跑，却好天霸、关小西等已蜂拥上来，四面围杀。那人便竭力招架。只见他凶勇异常，毫不畏惧。天霸等与他约斗了有二三十个回合，忽见那人觑着空虚砍一刀，撒腿就跑。天霸等急急相赶，那能赶得上？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就是飞毛腿智慧。他打听施公已经起节，先与无量送了个信。然后他就一人瞒着大众，独自出来，跟了下去，在此埋伏，刺死施公。他就不知道是个假的。看官，这假施公，又是那里来的呢？原来是从监里那死囚与施公仿佛的，装扮起来。黄天霸等人，也是假扮的。其实施公、黄天霸等皆在大名府内住着，飞毛腿那里得知？就是大名府合城的人，也一个不能知道。当下假施公自有人将他掩埋起来，假黄天霸等也就回转大名府而去。飞毛腿自然也回关王庙送信，夸张自己的本领功劳。无量听说，好不欢喜。复又防备了几日，怕有人前来查访捉拿等情。过了几日，见无人来心下也就没事。惟有无量去救智亮。

且说施公见众人俱到，便暗请殷龙到大名府内，向他商议道：“本部堂请老英雄前

来,有一事要与老英雄商酌,拟请老英雄扮做村老的模样,令爱扮做村姑,暗藏利刃,前往关王庙,诱令该庙住持,将令爱骗入暗室作为内应。老英雄也在那里,用言将该僧稳住了心,然后再将寺中的路径打听明白。本部堂自然派人前去接应。”黄天霸道:“某等定于今夜三更时分前去,断不有误。此系除患之事,幸老英雄切勿推却。”殷龙道:“某等奉命而来,何却之有?当照大人吩咐便了。”施公又道:“事成之后,本部堂当为令爱奏请奖赏。”殷龙道:“这却过当,设有疏忽,望乞勿罪。”施公道:“这须老英雄协助,断无不成之理。”殷龙答应,当即退出,回至泰安栈,将此话与赛花说明。赛花本意,要协助人杰立功,今闻此言,焉有不愿之理?当下就改扮起来。不多一刻,改扮停当。殷龙也改扮清楚,至日落时分,父女二人,出了店门出城,望关王庙而去。这里黄天霸、贺人杰、计全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殷家四虎,也就陆续扎束停当。当即出城,在附近一个所在暂且住下,专等三更时近以便前往,一齐动手。

且说殷龙带着赛花,约有二更时分,到了关王庙门前。此时庙门尚未闭,父女两人奔入山门,直往庙内而去,走至大殿。见有两个小沙弥,在那里讲白话。殷龙首先走了两步,走到小沙弥面前说:“大师父!敢在你们庙内借个光,让咱父女两个暂住一宿,明日当得奉上些香仪。”那小沙弥见说,当即涎皮涎脸,向殷龙说道:“放着客店你们不去投宿,反到这里来借宿。须知道咱们出家人怎么留得妇女在此,这是有干法纪的。”殷龙道:“大师父!你们两位有所不知。只因咱们贪赶路程,今日多跑了些路,此时已有初更时分,城门是闭了,城外又没处上宿,不得已才到宝山借宿一宵。务乞大师父行个方便。”那两个小沙弥道:“你们虽如此说,我们真可不能专主,须告知我们当家的,他说行就行,说不行,你们父女只可再寻别处投宿。”殷龙道:“一家有一主,一庙有一神。既如此说,就请二位师父行去,与你当家的大和尚说一声,恐怕他不行,我们与你一齐进去,哀告他老人家,做个方便。”小沙弥道:“你们且在这里听信便了。”小沙弥转身进去,到了方丈,却好住持无量在那里晚饭。小沙弥道:“禀师父!现在庙内来了父女两个,口称因贪路程,无处上宿,要借咱们庙内借宿一宵,明早便走。徒弟不敢自主,特来请命师父,留与不留,好去回话。”无量听了他这番话,心中一动。暗道:“这真是咱的局运到了,但不知那女子生得如何,如果品貌美秀,便将他留在庙中,与他乐一乐,有何不可?”一面想,一面问道:“这两个父女,有多大岁数了?”小沙弥道:“看那老头子,约有五十多岁,那女子,不过二十岁上下。”无量一听,就想问小沙弥,那女子生得如何?却又碍难开口,因说道:“既如此,咱且与你看来。”说完就站起身来,同小沙弥往外便走。不一刻,到了大殿。

殷龙在那里正是盼望,忽见小沙弥出来,后面还跟着一个和尚,殷龙想道:“一定是方丈无量了。”打算上前问话,又听那和尚道:“人在那里呢?”小沙弥答道:“就是坐在窗楞口的那两口。”无量见说,就近前来。殷龙也就起身迎接上去,殷赛花见爹爹迎上去,他也随即走过来,口中说道:“爹爹!你老人家务要同这位大和尚情商,请他留我们在此住一夜,行个方便,你女儿实在不能走了。”就这两句话,那一种娇声娇语,早把个无量的魂灵儿捏在半空中去了!当下无量听了这两句话,连名姓都不曾问,便与

殷龙道：“我们这庙里，本不能留妇女止宿，因你如此年纪，你这女儿又走不动了，出家人行的是方便，故此留你们父女两个暂住一宵。你且跟我这里来，有个僻静所在，与你两人住下吧。”不知带往何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六十九回

殷赛花假意诱贼秃
恶无量放胆犯佳人

话说殷龙正想他带往里面，当下说道：“这就是师父行方便了。”说罢，无量就将他父女两上带入里面。转弯抹角，走了好一会。殷龙处处留神，记定出路。一会子走到一个所在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明两暗，两间瓦屋。无量道：“就是这个所在。我这地方本来是为城里有绅士们来，碰着晚了不能进城，就留他在这里住的。你们就在这里住一宿吧！”殷龙谢道：“难得大和尚行这个方便，真是感激不尽了，明日再当告谢。”无量就将他父女引了进去，又叫人点上灯火进来。无量这才将殷赛花仔细看了一遍。只见她柳眉杏眼，粉脸桃腮，身穿一件翠蓝布棉袄，腰系青布裙，轻踏弓鞋，那一对金莲，刚有三寸，头上一束乌云，挽了一个螺髻，实在美貌出众。看罢心中暗想：“咱这庙里现放着有七八个，那个能如她这样美貌？今日真是意料不到，有如此美人送上门来。只可恨这老头子碍眼。”又想到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？那就好办了。”无量一面望赛花，那知赛花也就故意卖风骚，去勾引无量，心中却恨不能立刻将他杀死。暗道：“你这秃驴，你把姑奶奶当作何等人物！眼见你死期要到了。”无量却哪？里得知？因又问殷道：“你是从那里来的？曾吃过晚饭没有？”殷龙道：“我们从沧州来的，要到大名府，投一个亲戚，晚饭却不曾吃呢！”无量道：“你们既不曾吃晚饭，我叫人送些晚饭来与你们吃，饿着肚子，却不难受吗？”殷龙道：“师父，再叨扰你宝刹，现扰你晚饭，怎么过意得去呢？”无量道：“这又什么要紧？”又问道：“会喝酒吗？”殷龙一闻此言，更明白他的用意了，因说道：“老汉生平一无所好，惟有见了酒就是命。任谁送老汉的东西都不受，若送老汉的酒，比送什么还高兴！”接着殷赛花在旁插口说道：“大师父！你老人家不知道，咱爹爹有了酒，他什么事都不管了。问他酒量并不大，至多一壶，便就醉了。既醉之后，就要去睡，这一睡可是任你什么事，总叫不醒他。大师父虽然是美意，在我看来，可不要赏酒与他喝吧。万一他喝得醉了，咱只是一个人，要有什么意外之事，怎叫得醒他呢？”这句话一说，无量心内暗道：“若不用酒将他灌醉，这事却不好办。”正自暗想，忽见殷龙道：“姑娘！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你不知我爱的是酒。难得有喝，中不是要我命吗？若有意外之事，大师父赏酒与我，你叫我不要离此，所在还怕有强盗来打劫吗？况且我我身上不过带了些散碎银子，通共不足十两，就是我醉了，有人将我银子拿去，也不算什么。姑娘！你不要说了，老子跑了两天，总不曾喝一顿好酒。今晚让老子喝一顿好酒吧！”无量听说这番话，好生欢悦，便转身而去。

这里殷龙与殷赛花见无量决不疑惑，心中大喜。当下赛花道：“你看这地方幽僻异常，断不是个好所在。提了咱们何不趁秃驴不在此地，咱们四面瞧看一回呢？”殷龙

道：“使得。”当下手灯，先到下首房内一看，只见有两张铺，也有帐子挂着，铺上被褥俱全，这便是预备本地绅士在此住的。殷龙父女两个，看了一回，无有可疑之处。又到上首房内来看，只见上面也设着一张铺，也有帐子被褥，靠铺旁边，上首设有两张书柜。那柜可不小，柜门关住，上面有锁锁着。殷龙就有些疑惑，到了此处，便执着灯，走近书柜，仔细一看，却早已看出破绽了。原来那柜门是假的，内里藏了消息，若要将消息在那里一带，这两扇柜门，登时就开，人便可从此进去。这边也有消息，这须将柜门上那把锁一按，柜门也就登时大开。殷龙看罢，心中大喜。便低声与赛花说道：“我儿你可瞧见吗？”赛花道：“咱见了，合该这秃驴要倒运了。”话犹未了，见外面有人送进晚饭来，在桌上摆好。那道人就请殷龙父女用酒饭，而且颇为殷勤。向殷龙道：“我家大和尚，因有点小事，未便过来相陪。请你老多饮一杯吧！”殷龙也就回说：“请你谢谢你家师父，就说我感激他盛意。”那人答应。殷龙与赛花二人，饱餐了一顿；却不敢多饮酒，恐怕误事，壶内酒却泼在房内地下去了。此时已约有二更时分，殷龙道：“咱们就在这房内住下，等等消息，再作计议吧。”赛花答应，当下父女两个，就进了上房。殷龙一到身向那铺上一困，养歇养歇精神，好去动手。才到上铺，不到片刻，只听柜门吱呀一声响；殷龙知道，暗暗将赛花喊过来，说了两句。赛花就在铺上一坐，低头如有所思。殷龙在铺上故意打起呼来。

赛花偷眼观瞧，只见那柜门果然大开，那和尚从里面走出来，在柜门口略停脚步，一听了铺上有人打呼，知道那老头儿已是熟睡。便走至赛花面前，深深一揖。赛花故意惊惶道：“和尚！你且放稳重了！为什么一人到此？你且退去。我父亲现在睡熟了，我是个女子，不便与你接谈。”口中尽管如此说，那眼睛还是只管溜。无量看着了那得不动心？更向前走近一步道：“小僧大胆，一见小姐如此美貌，就心慕神追，好容易将小姐请到此间，总求小姐行个方便才好。”殷赛花见他如此说法，心中恨不能拔刀，就此一刀，将他砍为两段。又恐他寺内人多，外面众人未到，一经动手，无人接应。只得耐着性子，脸一红，口中说道：“和尚！你敢是疯了吗？你趁我爹爹熟睡时，你来欺负我女子吗？”无量道：“小僧怎敢欺负？实在是心爱不舍，务乞小姐方便！”赛花道：“这可不行，你赶快出去，若再如此，我要叫我爹爹了。”无量此时也就勃然大怒道：“我且告诉你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不进来算是你的运气；既到了这里，想不给你师父快乐一夜，那是断断不能。你如果是明白的，好好儿跟师父到那边屋里，先陪师父饮几杯酒，然后与师父行乐，咱把你作心肝般看待。若有半个不字，那可由不得你不行，咱就要动武了。”赛花听了此言，直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就想拔刀相向。殷龙在床上，也知道女儿忍耐不住了，恐怕性急，反于事无济，只得暗暗捏了他一把。赛花知道，复又将一口气捺住，仍与贼秃商量，万万不可。无量那里答应？抢一步就将殷赛花的手执定，拖往就跑。进了柜门，直向那边去了。殷龙见赛花被和尚拉到那边去，他也就一翻身爬了起来。将身边利刃取出，一蹿身到了房上，随即纵身上了房檐，向那边屋内看，忽见迎面有一条黑影一蹿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回

贤父女诱擒恶贼 小夫妻力杀淫僧

话说殷龙蹿身上屋檐，打算向那边屋内探听，忽见迎面一条黑影飞了过来。殷龙知是外面的人已到，因就一击掌，迎面那黑影子也就立定脚，应了一声。殷龙知是自家人，再一细看，原来是贺人杰。殷龙便低低招呼一声道：“大众来了吗？”人杰答应道：“全来了！黄叔父派我到这里来，帮你老人家。现在里面怎样了？”殷龙道：“赛花儿已深入内地了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好接应里面。咱还要打从他暗门进去，好帮赛花厮杀。你但听咱的招呼，你便进去便了。”人杰答应，殷龙随即跳下房檐，仍去里间房内，将那柜门的锁轻轻一扭，那柜门吱的一声，开了下来。殷龙向上看时，见上面有根软绳，带住柜门，只要一松手，那软绳往下一落，这柜门又关起来。他便将手中刀，把那软绳挑断，柜门便关不起来。他就悄悄进去，转弯抹角，只见里面还有些消息，他先一处一处，将那些消息破去，然后入内。又见里面是一所净室，净室内灯光明亮。殷龙便在窗外，用刀戳了一个小孔，将眼看将去，只见自己女儿，与无量对面坐着，旁边站了两三个妇女，在那里斟酒。又见无量笑嘻嘻的说道：“美人那！咱不能饮了，咱们去睡吧。”赛花道：“你再饮一杯，就招呼他们撤去残肴便了。”无量又端起酒杯来，一饮而尽。

才将酒杯放下，只见从窗外面飕的一声，飞进一枝弩箭，正望无量脑后打到。殷赛花一见，知道自己丈夫的暗器，便一撒手，将外面衣服一抛，从腰间拔出两把刀来。大喝一声：“大胆的贼秃，认得姑奶奶殷赛花吗？特奉施大人之命，前来拿你。”着，就是一步，劈面砍去。无量虽然坐在那里饮酒，背向外脸向里，看不见外面的人。耳畔忽听飕的一声，也就知道有人暗算。赶着躲开过去，却不料殷赛花反起脸来。此时殷赛花拔刀相向，就一声大喝道：“好丫头！你敢以美人计前来赚咱吗？咱看你小小年纪，今日要死在咱师父手里了！”话声未完，殷赛花的双刀已到。无量此时手无寸铁，起来将自己坐的那张椅子，提起来挡过一刀，便一蹿身，到上首床铺那里，在壁上摘下一口宝剑，拔出鞘，就与赛花交手。赛花自然是不肯放松一着，也就奋勇舞动双刀，直认他致命上砍。此时殷龙在窗外，听得房内一声喊，知道赛花已与他交手，当下也就舞动大环刀，飞砍进去。却好贺人杰也从屋檐上跳下来，由窗户纵身进内，举锤就打。此时父女夫妻三个人，将无量团团围住，四个人又杀了好几合。忽见贺人杰虚砍一锤，将身躯向后倒退了一步，故意卖个破绽。殷龙不知何意，殷赛花早明白了。又见贺人杰退了窗子口，反而故让出一条路来，好似让无量的光景。那里知贺人杰暗用妙计，无量趁此虚砍一剑，拨转身向窗外就跑。殷赛花赶即紧紧追到窗户口，忽见

无量往后一仰，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却好殷赛花身临切近，一见无量栽倒在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贼秃，算你今日没有乌珠儿，给咱家姑娘取去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起右手刀，就认定无量的身上，一刀砍去，代他卸了一支右臂下来。贺人杰见无量倒在地上，已是不能动弹了，心中大喜。当下拿出绳子，就将无量两条腿捆个结实。又拿着铜锤，在无量的左肩上，打了一下，又把那左臂又打折下来，就将他抛在那里。

殷龙便与殷赛花道：“你去到里面搜一搜，如有妇女被陷在里面的，都将他们唤出来，不要再伤他们性命了。”赛花答应，心中一想：但不知这些妇人，藏在何处。正在思想，忽见右首有一个小门，赛花一见，心中暗想：莫非这里面，还有暗室不成？想着就走了过去，抬头仔细一看，只见上有个铃铛儿，下拖着一根绳子。赛花顿觉灵机，暗道：“这铃子有点奇异，我何不将铃上绳子一拉，看里面有什么动静。”想着，一抬手就去拉绳上的消息，只听那铃子一阵响，小门内走出两个虔婆，一见赛化，吓了一跳，正待思想往外要走。被赛花赶上一步，刀一晃喝进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快快讲明，饶尔的狗命！”那虔婆见问，也就说道：“尔是什么人？到这里来干什么的？”赛花道：“特来捉淫僧无量的，咱姑奶奶已将那贼秃杀死了。尔如不信，且出去看看，外面被捆的是何人？”那虔婆果真将头向外面一探，只见一个秃头躺在地下，浑身是血。那婆子这一吓，即刻向赛花面前一跪，哀求道：“姑奶奶！求你老人家施恩屋，婆子们在此，也出于无奈，今日你老人家既来，想是要救人性命呀！这里还有七八个少年妇女呢，皆被这和尚抢来的。乞你老人家开恩！一起将他们救出去吧！”赛花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引路，给姑奶奶进去看看再讲。”说着，那婆子答应一声，转身走进。赛花随后跟来，转弯抹角，就这好几个弯子，这才到了一处。四面明窗净几，陈设精致。赛花到屋中坐定，就有好几个妇女走过来说道：“这小姐敢也是给那贼秃抢来的吗？”赛花正欲答言，那婆女在旁说道：“这位姑奶奶，并非和尚抢来，他是来杀和尚，给大家救命的；现在外面住持爷已被杀了，特来救众人的。”那些妇女一闻此言，大家环跪下来，齐声求道：“总望小姐速速救我们大家性命，若迟了，这庙中不止贼秃一人，还有许多呢。若要齐来，那可不得了呵！”赛花道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咱们奉施大人之命，前来捉拿凶僧的。外面还有许多老爷在此，庙外更有官兵围住，不怕那些凶僧再来。”那些妇女一闻此言，真是喜出望外。赛花又向那婆子说道：“这间屋内出来的路径，可走那里呢？”那婆子道：“来看，东首还有一个门，通着方丈花园里面。”赛花道：“你且带我看，来。”那婆子又带她去，赛花看在眼里，到一处，就代他破一处消息。走了片刻，又到了好些层数台阶，一层层走上去，婆子指道：“这就是翻板的背面，若是上面人踏着这个翻板，准跌下来，跌入坑内，叫他们拿住。”赛花仔细一看，见旁有两个大坑，坑上两块石板。赛花又问那婆子：“这个怎么上去？”婆子说：“你看我使来。”赛花答应着，只见两旁有个窟窿，婆子将手向窟窿内一按，毫不费事，那石板就转开，赛花已然明白，急将手中刀，在那石板旁边，用刀一划，忽见那块石板下落坑内去了。此时却现出一个地道来。赛花便由台阶上出了地道，果然是座花园。只见花园墙上两条黑影，一个在前面跑，一个在后面追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一回

李昆香闷众淫僧 英雄大破关王庙

话说殷赛花出了地道，见花园内，忽见那墙头上两个黑影子，一个在前跑，一个在后退。前面跑的那个，实在跑得飞快，后面追的那个，再也赶不上。殷赛花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前面那个却是个和尚，后面赶的却是黄天霸。你道这是为何？只因黄天霸等到了关王庙，大家上了屋。贺人杰就直奔方丈，帮助赛花去拿无量。黄天霸笔都到禅堂，捉拿智慧、智能、智武等人。合该这一起凶僧就法，大家都困着了。李昆就出了个主意，与天霸等说道：“咱们能不与他们厮杀更好，只要将他们一起捉住，咱们可不必要费那么大事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李昆五哥！你这话可是戏言了，这许多人，不动武就捉得住吗？”李昆道：“不瞒老弟说，咱身上带有熏香。我因为这里人多，恐怕捉不住，带了这个物件，准备到此，若遇他们都困着了，就要用熏香将他们熏昏了，好活捉的。”天霸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于是李昆就将熏香燃着，将香烟送入禅堂以内。李昆又狠地一烧，把熏香的气味烧浓透了，送进禅堂，约待到了时候，所有那些凶僧，大家都着了香气，不能动弹。李昆等一齐进内，正要拿出绳子去绑。忽见外面噗噗的跳进三个贼秃，各举兵刃前来。黄天霸知道有了接应，也就赶着招架。

你道这三个贼秃又是谁呢？却原来是智慧、智武、智能，他们三个却不在禅堂里，是宿在禅堂旁边。此时他三个人也已睡了，忽然智慧起来小解，一见屋上站了許多人，又见禅堂外站了好几个，皆是执着兵刃。他就知道不妙，赶着回房，将智能、智武唤醒，各执兵器，直奔禅堂而来。到了禅堂，已见禅堂门大开，知道来人已进去了。他三个也就扑奔进来，预备到里面帮师兄弟动手。那知到里面一看，见他师兄弟高卧不起，更知道有异，等不及问话，大家便动起手来。智慧直奔天霸，智武直取李昆，智能直奔何路通。天霸等也就各自抵敌，大家厮杀了一会。智武中了李昆一弹子，拨转身就跑。却好计全上来，迎面一刀。智武闪开，接着李昆从背后又是一弹，正中在手腕上，当啷一声，把手中兵器打落在地。旁边走过殷刚，手起一刀，认定他的肩窝砍去，智武见手无寸铁，就想上屋逃走，才把头向上一望，忽见有个物件直向两目飞来，万躲不及，正中两眼，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李昆见智武栽倒，正要上前去捉，却好殷勇一刀，认定智武脚上一刹，已代他削去一足。智武算是被捉，不能动弹了。那边智能与何路通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觉两目之内钻进两件东西，再也躲闪不及，只听哎哟一声，也是咕冬栽倒在地。何路通心中颇为疑惑，这是什么原故？那里知道贺人杰在暗室内，用金钱镖将无量两目打瞎；殷赛花捉住之后，他便叫赛花去搜寻妇女，自己便来到此处，却好智能、智慧与天霸在那里厮杀。忽见智武要逃，贺人杰一见，就将金

钱鏢取出，先打中智武，后打中智能，所以这两个贼秃，均栽倒在地。

智慧还与天霸在那里厮杀，忽闻智武、智能都已被捉了，可不敢恋战，仗着自己飞毛腿跑得快，当时卖了个破绽，拨转身蹿上房屋，放开飞毛腿而跑。天霸那里肯舍，也就蹿上屋，直追下去。这飞毛腿跑得真快，只见他穿房越屋，如旋风一般相似。天霸在后紧紧相追，只是赶不上。直赶至花园内，飞毛腿打算从花园围墙上跳下，便逃命去了。所以他在前面跑，天霸在后追，只是赶不上。殷赛花此时看得真切，心生一计道：“好贼秃往那里走？着姑奶奶的鏢。”一声未完，殷赛花就将手一扬，飞毛腿智慧正跑得急急，忽闻下面一声呐喊，他便吃了一惊，就此脚步停了一步，又见殷赛花将手一扬，料定是有暗器打到，赶着躲闪，却原来并无暗器，正要往前又跑，又听殷赛花一声道：“你这贼秃，想躲姑奶奶的暗器，那里能够？着鏢吧。”飞毛腿一听，不能不防备，恐她前一回是诱着，此次是真有暗器打来，又看定下面好着防备。又见殷赛花的手一扬，飞毛腿赶着又向旁边一躲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飞毛腿正躲殷赛花的暗器，不提防脑后中了一鏢，只听咕立一声，从墙上栽跌下来。天霸见飞毛腿跌落在地，当下也就跳下，惟恐他逃走。却好殷赛花早到面前，已将飞毛腿小腿砍下一段。天霸望着赛花赞道：“贤侄媳！若不亏你那一声喝，想这贼秃说不定还要被他逃走。”赛花道：“这贼秃跑得真快，侄媳还不曾见过这般快腿呢。”天霸道：“侄媳你不知道，他就叫做飞毛腿。”殷赛花听得哈哈大笑道：“现在不能叫飞毛腿了，只好叫半条腿吧。”天霸道：“里面这事情，侄媳想已办妥了？”赛花答道：“不辱叔父之命，那无量贼秃，已被捉住了。可不是侄媳一人捉住，是同你老人家侄儿一同捉住的。”天霸道：“只要是捉住，不管是一人二人，总是你夫妻两个的功劳。现在那里？”赛花道：“现在绑好放在暗室里面，我爹爹在那里看着呢。”天霸大喜。又问道：“这暗室走到那里去？”赛花就指着那地道，告诉天霸一遍。天霸道：“我且将这半条腿绑起来，再到外面去看一看，那里是怎样，然后再到这边。”说罢，将飞毛腿绑缚起来，抛在一旁。便从方丈内出去，走到禅堂那一看。只见禅堂内，一个个贼秃，都绑缚好了，点一点数，少了一个，连无量计算，应该十七个，现在只有十六个。

你道这一个是谁？怎么不在庙内？原来这个就是智明，他因进城探听智亮的消息，这日并未出城回庙，就在他那个相好的家住了，所以不曾被捉，其余一个不曾逃脱。当下天霸见那些贼秃，均已捉住，只少一人。又向各处寻了一回，只是些小沙弥。那些小沙弥，一见如此，早吓了个半死。其余那就是些看香火的道人。天霸等也就不与他们为难，却一个不准走。那些小沙弥等，那敢不遵？只得聚在于一处，听候发落。天霸又至庙外，将那二百名小队，调了一半进来，看守这些被捉的贼秃。关小西此时也就同着兵丁进庙来了。天霸就请小西督率兵丁，看守贼秃，他便带了十数名兵丁，到暗室内及花园内，将无量及飞毛腿智慧抬出来，放在一起。又去暗室内，将所有妇女及婆子等众，都告诉他们，在此听候发落。此时天已将明，大家歇息了一会。等到天亮，天霸即差了几个兵丁，去城里府衙门送信，说庙内贼秃全被捉了，请施公与知府知县监临察看，以便发落，兵丁遵谕而去。毕竟施公如何发落淫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二回

关王庙淫僧正法 保和殿贤臣面君

话说施公及大名府知府与大名县知县，见兵丁前来报信，关王庙已破，所有淫僧全行被捉，请前去踏勘，以便发落。施公闻言，心中欢喜。当下即命知府传齐差役人夫轿马听候，一同出城，章知府答应，即刻传谕出去，一面命厨房预备早点。不一会施公用了早点。外面人夫轿马也齐了，便有丁役进来禀报，施公便与知府出城，乘轿走了好一会，已到了关王庙门首。早见知县在庙门首伺候，施公下轿，知府也就下轿，一同进内。此时天霸等早已得信，大家一齐迎接出来，将施公迎至方丈坐下。大家上前，参见已毕。

施公便问大概情形，黄天霸等人也大略告诉一遍，又把一个逃走的说明。施公点头，便命人先将无量带上来审问。有人答应去带无量，不一刻进来回报无量已死。施公又命章知府亲往察勘受伤既死的。章知府遵谕出来，察看属实，又进去回报。施公又命将未死的各僧，一齐带入方丈内听审。不多一刻，共计抬进十五个。施公一一讯问口供。此众皆是直认奸淫不讳。施公命人落了口供，随即命黄天霸督率兵丁，就在这庙门外的左首那片空地，立刻就地正法，为的是收禁以后，恐有别样意外之虞。好在这十五个。皆是直认不讳，正法之后，别他无虑。黄天霸答应，立即将十五个凶僧五花大绑，推出庙门外空地，一一斩讫后，回来销差。施公又命悬竿示众。此事自有差役去办。所有尸身，亦命掩埋。施公又命将暗室内所有妇女，概行提出，问了一遍，俱是民间妇女，被庙内各淫僧抢劫来的。那些妇女见了施公，皆是哭哭啼啼，哀求拯救。施公见此情况，当命章知府将各妇女姓氏居址记明，近者着令妥差饬送回家，远者行文与该管地方官，转饬家属，命其亲自来领，现在暂寄官寓，好生留养。章知府也就遵谕，饬令妥差，先行将妇女送往城中官寓寄养。那些妇女见如此办法，人人望着施大人叩谢大恩。施公命他们退下。自有妥差，先带进城去了。施公又命将庙内所有小沙弥香火道人等众，又一齐提来，各人又审问一遍，倒也委无别项事情，施公便命香火道人愿回家的，准其回家，各寻生业。其余小沙弥，即日驱逐出境，不准逗留庙内。那些小沙弥，怎敢不遵？也就一个个打点打点，即日出庙，往各处挂单去了。施公又将庙内所有什物银钱，及田产之类，概行查明，一齐入官，俟随后招有虔诚僧道住持，再行发给。诸事办毕，施公仍回府衙。

到了衙门，即命大名县在监内提出智亮，也于是日就地正法，以绝根株。不一会大名知县将智亮斩讫，到府衙销差。此时已是正午，施公用饭，黄天霸等众，也在府衙用饭。殷赛花是被章知府太太请进上房里面去了。施公用饭已毕，便向知府说道：

“烦贵府将那黄宜伯、吴幼山两个绅士请来，本部堂有话与他们面讲。”章知府不知何意，只得遵命，即刻命人拿了一封愚弟的帖子，到黄吴两家去请。吴幼山、黄宜伯二人，见府里有人前来，说是施公请他们到府衙说话。二人好生疑惑道：“这可是怪事，十日前施公已经动身，怎么他倒又来了？既然请我，就前去一趟，也无妨碍。”一面回复来差，一面即刻乘轿到府，不多一会，因施公是个钦差，他们两人用了二封红呈，投递进去，自有执帖家人，进内禀报。施公命请黄宜伯、吴幼山。不一刻，一齐进内，到了花厅。施公迎至厅口，拱手说道：“二位老先生违教了。”黄宜伯、吴幼山赶着答道：“岂敢岂敢！便是晚生不知钦差宪驾仍在敝地，有失趋前请安，尚望恕罪。”说着进了花厅。黄宜伯、吴幼山便与施公行礼已毕，分宾主坐下。有人献了茶，黄宜伯首先向施公说道：“大人呼唤晚生等，有何见谕？”施公道：“只因某现在查办得一案，就是为那关王庙住持僧无量，乃合寺凶僧作恶多端，现为某查访明白。因二位老翁，曾经出具保结，代该僧立保，委无奸淫情事。今有该僧等口供单在此，所以某特请两位先生前来一阅。”说着将各凶僧的口供单，命知府取过来，递给黄吴二翰林看。黄吴二人接过来一齐看毕，直羞得面红过耳，汗流夹背，一面将口供单仍递给知府，一面起身向施公谢罪道：“晚生等昏聩糊涂，罪不可赦。仰感教诲，铭泐难忘。”说罢，跪下去磕头。施公赶着扶起，仍请他二人坐下，说道：“某今请两位老先生到此，并非加罪之意；不过有一事相托，以后如遇有这等事情，总请老先生慎益加慎，会同本地方官，妥为访查，不可以耳代目才好。”黄吴二人恭恭敬敬答道：“晚生等，谨遵宪谕，以后敢不慎重，以仰副大人今日教训之恩。”说罢，又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。施公又谦逊一番。黄吴二人又问道：“宪驾何日起身？”施公道：“某明日就动身了。”黄吴二人道：“晚生暂且告辞，明日再当恭送宪驾。”施公再三叮嘱后送出。

施公回至花厅，又将殷龙传进来，向他说道：“此次老英雄辛苦，令爱首捉淫僧，其功不小，待某进京面圣后，当为令爱令婿，一齐保举，以邀恩奖。老英雄贤父子，也得请旨奖励。”殷龙道：“小民父子，无尺寸功，断不敢妄邀恩奖。虽是小女从夫办事，理所应然，亦不敢上冀荣宠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自有主见。但本部堂某明日即要起程，令爱仍请老英雄与他同回。贺千总随本部堂进京，明年本部堂回任或不回任，再令贺千总前来接取家眷。”殷龙唯唯答应。当即退出。施公又申章知府几句，以后令他若遇见要件，务要随时访察，不可以耳代目。章知府自然诺诺连声，那敢道半个不字。晚间，章知府即传谕差役，将所有人夫轿马，预备齐全，伺候施公明日动身，当晚又备了几桌盛筵，给施公众人送行。大家各畅饮而散。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天明，施公等起程，本城文武各官，前来恭送。殷龙父子，亦与各官直送至二十里外，方才回程。

施公沿途趲赶，却好这日到京，正是十二月二十八日。施公当下先在官门禀到。次日传旨出来，着令元旦日率同黄天霸等朝贺之后，便殿召见。施公奉旨到新正元日就换了朝服，带同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，随同朝臣，挨班朝贺。其余计全等因官职不合随班上殿，只得在午门庆贺，各大臣朝贺已毕，圣上退朝，诸臣朝散。施公在朝房内，先与同僚诸人，谈了些外省各事。不一刻内侍宣旨，着令施公在保和殿陛见。施公遵

旨即刻趋跽进去。见了圣上，自然俯伏，口呼万岁。圣上当即问了许多事情，施公便一一奏对。又将黄天霸等以及殷赛花各人所立的功劳，又复细细奏了一遍。天颜大喜。遂传旨黄天霸、关小西即刻召见。黄天霸赶速趋跽而进，不敢怠慢，俯伏金阶，山呼已毕。圣上又顾问了许多话。黄关二人，也是奏对详明。圣上龙心大悦。当即面谕，退出候旨升赏。施公等又叩头谢恩，然后下殿出朝，退到官厅，静候陞赏。不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三回 施贤臣再回漕督任 黄天霸初访琥珀杯

话说施公陛见之后，当蒙圣上令他候旨。施公便带领黄天霸等，在京内公馆中居住，专候圣旨。当在京城时，自有许多亲戚故旧，前来拜访，并互相筵宴等事；黄天霸等也是如此。这日元宵佳节，京城内外，大放花灯，共庆升平之乐。宫内自然也是大排筵宴，庆赏元宵。这宫内所有筵宴上的器皿，自然藏诸内府。外间那里有这等上用的宝物？即使偶然无意而得，亦断不敢公然应用，定要敬谨入贡；不然要有了罪名。这皆是古礼，臣子不敢僭用天子之物。除非是饮赐物件，遇有大事，方敢请出供奉堂中，半为尊君，半为荣宠。这日圣上因元宵佳节，又因四海升平，龙心大悦，因命内监在大内里，将外国进贡来的一对琥珀夜光杯，取出来饮酒。待至筵宴既毕，内监当晚未及珍藏原处。到了次日，忽然这一对琥珀夜光杯，不知去向，当下经管内监，即各处寻找，那里来的形影？内监见这琥珀夜光杯，忽然失却，只吓得胆战心惊，却又不肯隐瞒，只得于圣上驾临早朝时，自己待罪奏闻，先请失察的罪名。圣上闻奏，龙颜不悦。却是仁慈为怀，当下并未问着内监的处分。便与众大臣说道：“朕用的这一对琥珀夜光杯，原不算什么宝物，即使丢失，却也无关紧要。但宫廷之内，居然有此不顾王法的人，前来盗劫，若不严加拿缉，何以伸国法而肃宫廷。尔等文武功臣，着即一体明查暗访，果为何人所盗，务要追回原物。统限三个月，将原物进呈，不得空言塞责。倘逾期未获，所有值日各官，定即革职拿问。”当下施公却也在朝，听了这道圣旨，随即出班俯叩金阶奏道：“据臣愚见，皇上所失宝物，决非宫廷之内的人所盗，必有外来巨盗，将此宝物盗去。但不知昨日御膳之后，这夜光杯摆在何处。圣上可传经管内监，询问明白，便知底细。”圣上当即传旨，即着施公将经管内监，带往刑部讯问。施公领旨。圣上退朝，施公也就朝散。

当下并不先回私第，即将经管内监，带往刑部，讯了一堂。方知道琥珀夜光杯，是御膳后未经收入大内，即摆在内监房中，预备明早再行珍藏。施公问明，次日又奏明圣上，请旨踏勘失窃之处。颁旨着照所请。当下施公即遵旨，着经管内监带领失窃之处，看了一遍。施公见无什形迹，好不纳闷。当即退出，回到公馆，便将上项的话，与黄天霸等说了一遍。黄天霸听说，吃惊不小。因向施公道：“在大人意见，这琥珀夜光杯忽然失落，还是为宫内的人所盗去，还是为宫外的人盗去呢？”施公道：“据本部堂看来，宫内的人，断不敢有此胆量，定然是宫外人所盗。但经本部堂亲去察勘，毫无形迹，因此又疑惑是宫内人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据卑镇看来，定是宫外人所盗。惜卑镇不能进宫察勘，若能奉旨入宫，察看形迹，便可知道这盗杯的人是宫内的人，抑是宫外的人

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且俟本部堂明日早朝，再行奏闻。如蒙奉旨准予贤弟入宫察勘，即就有些端倪了。但不过一层，如果察出是外人盗去，恐贤弟又不免要奉旨访查了，那时如何推却？”天霸道：“大人之言差矣！为臣子者，食君之禄，当忠君之事。今者上用之物，被人盗去，若不访缉出来，既非慎理国宝之道，也非忠君之心；而况访拿缉捕，是卑镇应有之事。如果有旨奉行，何敢不遵呢？”施公大喜道“贤弟如此忠心爱国，某当代为奏明，贤弟明日可即预备，候旨遵行。”天霸唯唯答应。施公到了次日，果然奏明圣上。当即奉旨，着天霸入宫察勘不番。已见失落御杯那间房屋上，有一排望砖，非同他处可比。分明是盗贼由屋面，揭去砖瓦，垂身而下，将御杯盗去。天霸看明，也就出来，回明施公，请施公代奏，并请旨宽限。施公答应，次日代奏闻。圣上大喜。

这日圣旨出来，仍着施公回淮安漕督本任。黄天霸补授江南提督；所有漕标向来出力员弁，均着以本缺坐升。其贺人杰着加恩以游击，遇缺补用。殷龙着赏给急公好义匾额，殷猛等兄弟四人，均以千总，发交施公差遣。殷赛花也有奖赏。施公遵旨，便率领黄天霸等谢恩，谢训。就预备出京回任。施公、天霸当殿陛召见之时，圣上又命他出京以后，沿途遇有土豪恶霸，不公不法之事，仍要随时办理。并面谕黄天霸，仍随施公前往江南，沿途缉访御杯所在，俟拿获正盗，取回御杯，再行赴提督本缺。施公黄天霸二人，复又遵旨谢恩退出。三日后即行出京。到了出京这日，自有许多官员，前来相送。这也不必细表。

计自施公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京，至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出京，统共两个月。这日出京，自然还带了关小西、何路通、计全、李昆、李七候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人。现在关太已坐升统镇，计全坐升副将，李昆坐升为参将，何路通坐升为都司，其余皆坐升一级。沿途之上，大家皆为那一对琥珀夜光杯，用心察访。在路行程，不止一日，并未访出一毫影响。这日到了山东沂州府界，正是三月中旬，颇觉春光和熙。当下施公就命随从诸人等，就驿站住下。施公因闻沂州有座琅琊山，甚为高峻。当日齐景公曾与晏子说过：“吾观于转附、朝舞，遵海而南，放于琅玕。”这琅琊山就在沂州府境内。施公便想到此琅琊山凭眺一回。却不曾与黄天霸等人说明，心中却是暗想。那知天霸等已知此心，却不是为去游观，想要到琅琊山左近，访察访察，可有夜光杯消息。当下施公就馆驿中住下，当晚就与黄天霸等说道：“本部堂因近日车马劳顿，意欲此间暂歇一两日，再行前进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。”黄天霸等齐道：“便是某等也想暂歇一两日，却不敢与大人启齿。今大人既有此意，某等当得遵命。”施公大喜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黄天霸等也就进内禀明施公，欲往附近一带地方访缉夜光杯的消息。施公当也答应。黄天霸等大家商议就留贺人杰、金大力二人保护施公，其余诸人皆分头往各处而去。施公自己也就换了便服，招呼施安看守馆驿，便自出去，游玩一番。此一去有分教，闯出一件天翻地覆的事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四回 二贤村世雄劫施公 琅琊山曹勇激云鹤

话说施公出了馆驿，向街坊上走去，原来这馆驿的地方，就唤作琅琊驿。也是六街三市，颇为热闹。施公在街上闲逛了一回，只见人烟稠密，甚是齐整。因信步走去，不觉走了有二三里地，却离街坊已远。但见前面有一座大树林，当此暮春天气，树木正旺之时，远远看见，好不可爱。又当麦苗欲秀，遍地生气勃勃，更夹着那档红柳绿，实在是春景怡人。施公心下颇为适意，因慢慢向着那大树林走去，不一会到了二贤村，被一位老者吕云章接住，酒饭招待。饭后，施公告辞，仍走原处，进了树林，走不多远，忽从背后过来一人，给施公冷不提防，在他两小腿上，就是一棍。施公哎呀一声，登时栽倒在地，已昏晕过去。那人便从身上，掏出绳索，将施公四马倒攒蹄捆绑起来。又脱了一件衣服，将施公连头带足包裹好了，向肩头上一负，背了就走。

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是朝舞山强盗不世雄。关王庙智明漏网，怕随后仍要捕捉于他，因此别了他的相好，就远走高飞，投奔他一个至好朋友。他这朋友，姓曹名勇，绰号盖世大王。生得虎背熊腰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惯使一对镗金镜。更有一种暗器，名唤百练飞抓，百步之内打人，百发百中。这曹勇却是绿林中后辈，现在朝舞山独自为王。专劫远方远地富商大贾，或一年做一次，或半年做一次。下有两个结拜兄弟，一姓朱名唤世雄，一姓尹名唤朝贵，这两人也是飞檐走壁，本领甚高。朱世雄惯用两柄飞抓，能在空中打人，尹朝贵惯用一把单拐。平时帮着曹勇做些买卖，到了山上，三股均分。这日智明从东昌府逃至此处，见了曹勇，将关王庙如何被施公私访，如何被黄天霸破了，杀死众位兄弟，因自己不在庙中，幸未被捉，赶紧逃奔前来，请他报仇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当下曹勇闻说，大怒道：“俺不料施不全竟如此作恶，专与俺们绿林中好汉作对，此仇不报，还算什么义气？”说着，就将智明留下。又与他道：“贤弟但请放心！为兄慢慢地打主意，给众兄弟报仇便了。”智明道：“兄长但说报仇，不知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，仅靠咱们这三四人，断断不能行事。总要想出个妙法来方妥。”曹勇道：“贤弟无虑！劣兄自有章程。因不久得了个极好的朋友，与愚兄也是结拜过的，姓云名鹤，绰号就唤飞云子；却是道家装束，其人能在空中行走，如风卷白鹤一样。他有两口宝剑，名叫灵武剑，却有一雌一雄，这两口宝剑，真是削铁如泥，任你什么兵器，只要碰着剑，立刻截为两段。当今之世，可算天下无敌了。若请他前去，何患不能到手呢？”智明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就使我们不能亲自报仇，也算是借刀杀人了，但不知此人现在何处。”曹勇道：“现在镇山太岁王朗那里帮忙，起造一所名楼，名曰齐星楼。”智明道：“这镇山太岁，起造这齐星楼，作何用处？”曹勇道：“镇山太岁这座楼，起得却大有

道理。现在也不必问,随后你我自然知道,而且可以到他楼上去,立一番事业。”智明见如此说法,也就不再往下追问了。

隔了一日,曹勇来到琅琊山,见了飞云子,说明一切。飞云子道:“此事万不可行。”曹勇听罢,高声说道:“兄长平时常说为人一生,总要做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来,我等皆以兄长必非虚言。今日有这件事,我等料兄长必能欣然前去,那里知道反而畏惧起来。也不知兄长是恐怕自己本领不佳,不敢前去,还是不愿前去,倘如此,我等却也不敢勉强了。”这番话说罢,那飞云子冷笑一声道:“两位贤弟,言之差矣。想愚兄具此一身本领,虽不敢说天下无敌,却也不弱于人,有什么不敢前去?但恐闹出事来,将本贤弟等恐遭不测,愚兄才有这些言语。今两位贤弟,既如此说,愚兄只好勉强一行,若能得到手中,可是有一句话,愚兄交与贤弟之后,我就要远走高飞了。好在此间,楼已造成,无事可以帮助。贤弟等若能答应,愚兄便去走一遭;如若不然,我却不敢应命。”王朗道:“兄长且将此物取来,再作计议。如果不弃小弟,共图大事,则是小弟的万幸。万一坚执,小弟亦不敢勉强,听兄自便是了。”此时曹勇、王朗二人,见飞云子答应。好不欢喜。是日即大排筵宴,给飞云子送行。飞云子也就即日前去。你道飞云子所取的这样东西,却是何物?为何如此贵重?原来是盗的琥珀夜光杯。飞云子走后,曹勇也就回朝舞山,这是十二月的话。飞云子不日到了京中,就将那琥珀夜光杯盗出,送回琅琊山,交与王朗,他也就真个走了,不知去向。直至后来黄天霸大破齐星楼,捉拿王朗,方才有飞云子的话说,随后自有交代。

曹勇回至朝舞山,就与智明、朱世雄、尹朝贵三人说道:“现在飞云子虽然前往北京,能否到手,也不可必。咱总要再遣一个人去京,打听打听,万一不对手,那里也有个人知道细底。并且可以打听施不全是否留京内用,还是回淮安本任,咱们还好另想别法。”智明便说道:“小弟情愿去走一趟。”曹勇道:“你不能去,莫若朱贤弟辛苦一趟。”世雄道:“小弟何敢推却?明日前行便了。”曹勇大喜说:“贤弟此去,务要小心谨慎,不可疏忽。”朱世雄唯唯答应。次日就别了曹勇,往京师而去。及至到了京中,细细打听,琥珀夜光杯,早为飞云子盗去,现在京城内外,一体访拿盗杯之人。并有旨饬令黄天霸等细细访缉,务要人杯并获,朱世雄打听清楚,好不喜悦。就将此事,摆在一旁。再探施公是否内用,抑系回淮。这日有旨下来,着令施公仍回本任。黄天霸又升了江南提督。等到施公陛见出京的日,朱世雄暗暗想道:“我若此时回山送送,叫他们前来拦劫,这件事不必妄想。他手下有这些人,如何拦劫得去,我何不跟他下去,等他沿路住下,若有疏漏的时候,我能独自将施不全捉住,送回山中,这件事也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。”因此跟着施公一路而来,可巧这日施公在琅琊驿住下,又往二贤村游玩,朱世雄便等施公到了林内,他由施公身后,拿出铁尺,在施公腿上击了一下。毕竟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五回 恶智明疑是疑非 贤总漕不生不死

话说朱世雄一铁尺将施公打倒，当下绑缚起来，用衣服裹好，背负飞奔而走。看看天已将黑，走到河口，叫了一只船，将施公放在船上，他也上船，喝令船家开船。那船户不知底细，便问道：“今夜如何开得？且等天明再开吧！”此时施公却也醒了，听说此话，便大声说道：“船家你万万不能开船，这个人是个强盗，我乃漕督施某，被他劫夺而来，你若能将此强盗捉住，将本部堂送回琅琊驿，本部堂自有重赏。”此活尚未说完，只听朱世雄大吼一声，向那船户说道：“你胆敢多言！若再不开，咱便送你的狗命！”那船户也道：“你这大胆的狗强盗，胆敢劫夺钦差，该当何罪？难道你不知王法吗？若要咱开船，只怕今生也休想。”朱世雄听了这话，勃然大怒，随即在腰间拔出铁尺，恶狠狠直往那船户打来。那船户知道不妙，亟将身子一让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往水里跳下。朱世雄却也会水，见船户跳下水，他也跟着下水追。那船户朱世雄也跳下来，知道不能抵敌，只得踏着水逃命而去。朱世雄在河底下，追了一回。见捉不住那船户，也只得钻出水面，仍然上船，将衣服脱下来拧拧干，晾在船板上，使风吹干。即便撑篙，将船开去。原来这条河却通朝舞山后面，不过半日就到，但须走那后港；若走前河，非两日不能到山。朱世雄独自撑篙，不过到天将微明，已经行至后山脚下。当即弃船登岸，仍将施公背起来，直往山上而去。

却好有巡山喽罗见二大王回来，赶着一面进内报信，一面就迎接下山，不世雄一见喽兵前来迎接，便将施公摔在地上，交与喽兵，即送与大寨。那喽兵怎敢有违，当即答应。朱世雄便独自上山，未进大寨，早有曹勇、尹朝贵、智明等人迎接出来。朱世雄道：“咱且进寨再谈吧。”说着一起进了大寨，挨序坐下。曹勇又急急去问，朱世雄便将以上情形，说了一遍。大家听说齐道：“无怪贤弟满面喜容，这个古怪，真是比那夜光杯更宝贵了。”独有智明在上说道：“诸位兄长，不必过于喜悦。依小弟看起来，恐怕不是真施不全。”曹勇道：“贤弟！此话怎讲？”智明道：“只因施不全诡计甚多。去年在大名府将智亮捉住后，他便假扮了自己，即日动身。将智亮交与府县审问。那时小弟见他已动身，便赶着回庙送信。我大哥便差人暗暗在半途行刺，居然出其不意，将他刺死。我大哥当时自然心满意足，以为除了一害，又可代我们绿林中报仇。那知等到大破关王庙之后，方才知，前次刺死的并非施不全，而是大名府狱内的死囚，改扮起来，故意让我们刺他，好叫我们不防备。他好于中行事，乃竟上了他的当了。朱兄长！今日又将他捉住，所以小弟想起去年的事来，颇为疑惑，惟恐又是假的。”朱世雄一听此言，倒反觉疑惑起来。暗道：“如果是假的，即便将他杀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智贤弟！你

既如此说，真施不全你可认得吗？”智明道：“咱曾前去行刺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怎么能认不得的？”曹勇道：“这就容易辨别真假了。莫若将他抬上来，给智贤弟认认。若是真的，愚兄也有用处；若是假，即便将他杀了。算来是不贤弟白吃一趟辛苦，随后再想别法便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喽兵进来说道：“禀二大王！将那个十不全的人，已经抬上山来，现在外面，请大王示下。”曹勇道：“即将他推过来。”喽兵一声答应，即刻退了下去，不一刻，蜂拥推到，来至大寨。施公向上一看，只见四个强盗，内中还有个和尚，心中暗道：“莫非这和尚，就是关王庙那个在逃的秃驴吗？”正是暗想，忽听上面大喝道：“施不全你抬起头来，可认得法师吗？”原来智明一见施公，已知道不是假的了，故有此言。施公见他一问，更觉明白，一定是关王庙在逃的那个智明，因大骂道：“好大胆的贼秃，尔前次幸逃法网，不曾按律问罪，就该悔过自新，勉为好人，方是道理。竟敢不知悔祸，仍复怙恶不悛，将本部堂劫夺到此。尔等究竟意欲何为？若好好将本部堂送至山下，或可减一等问罪，否则恐尔等亦不免碎尸万段。劫夺钦差大臣，那里还知道王法呢？”说罢，又复大骂不止。智明亦骂道：“施不全，咱且问你！咱那师兄等，平与你平时有什么冤仇？你偏欲与咱等作对。尔以为仗着黄天霸这一班小辈，可以保护于你。今日尔既被捉，你那保护的人，尚能到此救你出去吗？你作恶多端，杀人无算，也有今日之报。尔尚有何言呢？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既已到山，尔等要杀便杀，不必多言。就便死了，看尔等也未必能够逃罪。”说罢，便低头不语。

只见曹勇说道：“智贤弟！愚兄却有个主意，若就将他杀了，虽破腹开膛，也毫不费事，那倒便宜他受用。咱们且先叫他受些凌辱罪，然后等他将死未死之时，再将他破腹开膛，二罪并罚。你道如何呢？”智明道：“但不知兄长如何处治他呢？”曹勇道：“可以将他先吊在厕所旁边，教他受些秽气，然后把他送往暗室内，饿他三日，将他饿得个气息奄奄。再把他拖出来，给他一个开边庭，迟从背脊上用刀划开，劈分两半，将他的心割下，遥祭绿林诸位已死的朋友。你看这个主意，可好不好呢？”智明道：“兄长此言，甚是有理。”施公听了暗道：“不期结怨已深，致有今日，料想这条命，今日是活不成了。但不过这起恶贼，存心未免太毒。”施公正在暗想，忽听曹勇喝令喽兵：“将他推下，先吊在厕坑旁边，教他受些秽气，然后再将他送往暗室，封锁起来。多派人看守，给他饿三日，等他气息奄奄，再来禀报。”喽兵答应，当下推推拥拥，将施公拉出寨外，就向厕所旁去吊。寨内是日大排筵宴，互相庆贺。

且说施公吊在茅厕旁边，固然臭气难闻，更加心骨疼痛，恨不得自己寻死，免得受此恶罪。无奈欲死不得，实在悲惨交集。约有半日光影，忽然有个喽兵，走此经过，一见施公，登时吃惊不小。暗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我若不救他，这就天良全灭了。但是怎样救他才好呢？”急中生智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问问他们情形呢？便向左右喽兵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将他吊在这里。”内中就有一喽兵答道：“王头目！你那里不知道吗？”那人又道：“我怎么得知呢？我刚才从山下回来，到底他是谁人呢？”那喽兵又道：“这就是漕督施不全，今日被二大王将他捉上山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既

将他捉住，为何不杀他吗？”那喽兵又将曹勇说的话，细细告诉了那人一遍。那人一闻此言，故作失惊！说道：“既大王招呼你们那样办法，当要小心。”但他如何救出施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六回

用巧言报恩旧主 设妙计醉倒喽兵

话说那个人向喽兵说道：“你看他气息奄奄，已是将死的样子，还不快将他送往暗室，受那饥饿罪去。”那个喽兵见他说了这话，向他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王头目！这句话也不象你说的，三位大王的脾气，你还是不知道？他如何吩咐，是要照做的。招呼我将这施不全吊到向晚时节，然后令他再受别罪。此时才有半天功夫，便将他换了地方，设若为大王知道，岂不说我们违他的号令？那时问起罪来，如何担受得起。你们是事外人，故可说这现成话，我是万万不能违他号令的。而况这赃官，平日专与我们绿林中英雄作对，曾记我哥哥在关王庙当个庙祝，好容易小心伏侍，讨了无量的欢喜，将庙中所有的田地，归他掌管。满意三年后，便可起家立业，享个半世安闲。谁料不上数月，就遇见这赃官，无辜地不干他事，偏要明查暗访，寻出破绽，命黄天霸、贺人杰等，无辜地杀死食哥，复将十八罗汉正法。幸亏智明师父那日未曾上山，脱了此难，方有今日。可怜我哥哥在庙中睡觉，忽然来了一个大汉，手提朴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杀死。我幸亏不与他住在一处，听见前面大势已去，开了后门，连夜逃走。所有上半世辛苦的钱财，以及我哥哥的遗物，全行丢了干净，后来若非访知智师父到此，来这里投奔，已早经饿死了。平时想起来，恨不能将这入碎尸万段，方泄心中之恨。难得今日为二大王捉住，背上山来，这也是冤家路窄，独巧今日派来当差，命我看管这厮。你想想，如此大仇，可能轻恕吗？”说罢，气恨不止。又将施公大骂了一顿，复将绳索紧了一紧，然后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！你此时且去午饭，等到向晚时节，你我两人沽一壶酒，慢慢地在此饮酒，看他受罪。”

那人听喽兵说了这番话，方知他与施公也有前仇。心中想道：“这厮如此恶毒，若再深说，反叫他疑惑我。看他这样，也是一个酒徒，何不如此如此，将他灌醉，然后干事。”登时笑着说道：“老哥！我道你平时甚是和气，凡有大小事件，无不彼此相商；今日为何如此动气，原来有此缘故。若不说明，小弟几乎怪你。此时既遇仇人，报了前仇，小弟理当要奉敬一杯，为老哥贺喜。”说罢，转身出去到了厨房，向厨内取了一壶热酒，另用一托盘，摆下了四碟下酒的小菜，将酒也摆在里面。唤了一名打杂的喽兵，令他端好，跟着自己来到原处，向那看施公喽兵说道：“老哥！此时且平一平气，咱们先到那屋里，饮一两杯。谅这赃官吊在这里没什么要紧。等到向晚时节，搬到那忍饥受饿的地方，使他很受点罪孽。在老哥意下如何？”喽兵见他如此殷勤，又见盘内端着酒菜，本是个酒徒，岂有不欢喜之理？随即满脸堆下笑来，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！承你这般美意，小弟只得领情了。但是这赃官在此，也须要人防备，不可大意才好。你看这

十不全的模样，倒是个怪可怜的样子，殊不知了心地比什么人还毒十倍。加之手下一千人，如黄天霸、关太、贺人杰等人，无不武艺高强。此时虽吊在这地方，设若大意，保不定他那千人将他劫去。咱们就此胡饮一顿，岂不是公私两便。”那人听了喽兵这两句话，心下很是着急。暗道：“你这厮倒也小心。若不将你骗离此地，何以能报我从前大恩？他现在如此讲说，究竟作何说法，方使他随我进去？”当想毕，哈哈笑道：“此时仇人见面，正该痛饮两杯。难道小弟请老哥饮酒，该派在这污秽地方吗？你自己虽忍得下去，也不问人能受不能受。”说罢，脸上便装着怒容出来。喽兵见他已经动气，赶着笑脸说道：“王头目不必动恼，此不过小弟谨慎的意思。既然你老不愿在此，咱们到里面去便了。”说罢，命那打杂的喽兵，将酒菜端入屋内。自己与那人也就过去，设了两副坐头，彼此对面坐下，先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，今日小弟得报大仇，该咱做个东道，反教头目费钞，这是如何说起？也罢，头目先请一杯！”说着，取了两双箸儿，摆在各人面前。遂将酒壶提起，满满地在杯内斟了两杯。那人见他如此爽快。正合己意。忙道：“老哥也不必谦让，你我皆是直性，不分彼此。但能多饮的为是。”喽兵本是个有酒必醉，不醉不休的人。见那人如此说，却将杯即自斟满即吃，连添数次，又闻得酒杯内香味扑人，钻入五脏里面。登时笑不绝口。举起杯一饮而尽。那人见了并不推辞，随即又斟满一杯，复又饮下。就此你谈我说，不知不觉早把那一壶酒饮是个空空如也。

那人见喽兵尚没有十分醉，乃道：“老哥酒量甚高，这小小酒杯、不能满酒。不如换只斗来，好痛饮一番。”说罢，遂命打杂的喽兵，复到厨房内，取了两只酒斗，又加了两壶酒，复又痛饮一会。究竟有心人算计无心人，不多一会，喽兵又有了七八分醉意，斜着头，歪着眼睛，口中不住地流出浓涎。那人见他到了这地步，心下好不欢喜。不禁大喜道：“老哥！你平时酒量甚好，为何今日便醉了呢？”喽兵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忙道：“王头目！你是门缝内看人了，我虽比不得李太白为酒中的仙人，若说这两杯酒将我醉倒，也太胡说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再饮与你看。”说着，满口浓涎滴滴地站起身来，将那酒壶执在手内，也不向酒斗去斟。自己的嘴对着壶口。啰啰嗦嗦地说道：“你看我醉不醉！”这句话，未曾说完，早已听不清楚，但见他如牛饮水，仿佛一口气，将所有的酒全行饮下。只听扑通一声，连人带壶，俱跌倒桌下了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说你醉了，偏不相信，此时真醉倒了。有这差事在此，又不能无人看管，只好我代你照应一会了。”那人此时见醉的醉，走的已走，忙道：“此时不救恩公，等待何时？但是我一人也不能将他救离此地，必得问明他来历，方可设法。”想罢，走到外面，先将头道绳索解了下来。不知施公此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七回

叙前言将恩报恩
骗恶贼因计生计

话说那人复将绳索从铃铛上解开，轻轻将施公松下，用手将他胸口一摸，所幸周身温暖，再向脸上望去，虽然皮色大变，鼻孔内尚有呼吸之气。知道他未曾气闭，赶将施公扶坐在地下，将他手足舒展开来，又在背脊上轻轻地拍了数下。此时施公虽不能开言，心下却甚明白。过了一会，将眼睁开，将那人上下一望，好象在那里见过相似，一时想不起来。暗道：“在这强盗窝内，谅有什么好人，无非是他一类。但他忽然将我放下，不知他有什么意见，倒要将他一问。”当时先伸了一口气，然后道：“汝这狗强盗！本院乃朝廷大臣，只因赤胆忠肝，为民为国，将天下的强人恶寇，扫除净尽，为百姓除害。今日不幸，遭那强盗之手，要杀便杀，还有何说！方才那班狗头，将我吊在此地，是已拚作一死。汝为何复将本院解下？难道那强盗使汝前来，又有什么摆布吗？”那人此时正想施公说话，一见他能言语，不禁心中大喜。两手一松，将施公推在前面，转身过来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“小人受大人厚恩，何敢另有歹意。小人此来，是救大人的。大人且看一看，可认得小人吗？”施公见他说了这番话，反而疑惑起来。忙道：“汝这人姓什名谁？为何说前来救我？汝且将名姓说来，免得本院疑惑！”

那人道：“小人不说，大人已忘却了。可记得大人前在江都任上，捉住那窃贼王雄吗？自蒙大人不治死罪，历年以来，恨不得结草衔环，以报大德。今见大人遭此大难，人非草木，何能不拼命来救？”施公听了此言，方才明白。原来初任江都时，合境窃案迭出，屡次出差擒贼；那些有本领的人，皆闻风逃走。独将这无本领的王雄捉来完案。施公讯了一堂，知他是生意中人，不肯将旁人的罪名，推在他身上。因此劝了他一番，令他改邪归正。又赏他几吊大钱做营生，免得做这不法之事。此时听他说出王雄两字，方才想起，乃道：“王雄！你这人好无血性。本院从前免汝死罪，正想汝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，为什么事隔多年，仍然怙恶不悛，在这山上为寇？今日还亏你有这面目来见本院，送往厅前，不干汝事。少不得日后黄天霸等，闻风到此，将汝等捣巢灭穴，鸡犬不留。”当时大骂不已。王雄见施公动了真怒，不敢言语，跪在地下，只不开口。等施公骂毕，然后说道：“且请大人息怒，小人有下情上禀。自蒙恩放之后，便将赏给的钱文，做了生意。在前数年，倒也无往不利，每日必赚数百余文。后因本钱稍多，因想这小本营生，断无出头日子，适身边积聚得百十千文，有人与小人合本，说近年北货甚好，如金针菜、枣子、柿饼等，若由出产地方运回江都贩卖，可得数倍利息。只因小人图利的心重，一闻此言，便将所有的本钱，同人合本，预备到河南、山东一带，贩卖各货。谁知到了这琅琊山下，被这班强人打劫得一无所有。彼时自忖不想活命，谁知山

上的寨主，名叫盖世大王曹勇，见小人生得魁梧，不但不杀小人，反向小人说道：“汝若能归顺俺大王，补你个喽兵头目，包管你一身吃着不尽。”小人彼时出于无奈，因此在这里数年。不想今日得遇恩公，为何被捉？还是一人前来？还是另有别人？大人可从速说明，小人好设法解救。”

施公听他这言语，方知他无什么歹意，便将进京陛见，蒙恩仍回淮安本任，以及无意遇见朱世雄，被捉上山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乃道：“本院今日被捉，能将我救出，随后我自与你个前程，免得在此做这不法的事件。但是方才那个喽兵，到哪里去了？为何换了你来？”王雄见问，便将酒醉喽兵的话告知了。施公便道：“此是你一片诚心，但此时天已不早，耳目又多，设若这看管人，酒醒过来，或有人前来探看，见你将我解下，报与大王知道，那时两人的性命不保。”王雄道：“惟此之际，大人且将同来的人说明，住在何处，今晚谅曹勇等人，决不能将大人置于死地，必得小人下山送信与众人，然后大众商议一条妙计，好将恩公救出。方保无事。”施公正要告知黄天霸等人住处，忽见屋内一声响亮，施公吃了一惊！忙命王雄里面去看。原来那喽兵因饮酒过多，睡在地下，一时酒涌上来，不禁大吐不止，过了一会，复又转身呼呼睡去。王雄道：“此时天已将晚，必得如此如此，方免这厮疑惑。是以禀明恩公，非是小人斗胆。”施公道：“汝此番救我，正是汝周密之处，汝但照行便了。”

原来王雄欲将施公仍然捆起，然后去喊那喽兵。此时见施公允许，当时在地下先请了罪，依然照方才所捆的样式，捆缚起来，放在地下。走到里面，将那喽兵喊醒。叫道：“你这人酒量不佳，便不该说嘴要吃。你是醉得快活，只是累得我苦费了钞请你吃，还要代你当差，你看天已晚了，大王怎样招呼你的，还不将这厮送到那暗室里面，然后去禀明大王呢？”喽兵被他喊叫了一会，此时酒已半醒，睁眼看来，果然天色已晚。无奈身体困倦不堪，满嘴里面如同麻布一般。实在是懒于起来，就说道：“王头目！你一个人情可做到地头，我万分起不来了。大不了的事，就请你将他搬到那暗室里去，怕他还逃得了吗？他想逃时，已有半死了。等到半夜之时，真是奄奄一息，那时我酒已全醒，再去察明了大王，结果了这厮性命，岂不是好？免得此时空跑了一趟。”说着，向王雄叮嘱了几句，正又要睡。谁知曹勇已派人来问。王雄见有人来问，又来回道：“施不全现已不能动弹了，我现在帮同这老哥，送他到暗室里去，使这赃官再受些饥饿的罪，方泄我的仇恨。等到临危之时，再送与大王处治便了。你们此时回去禀知大王，说我也在此处。”来人见是王雄，也就别无话说，照他的话回复曹勇去了。这里王雄只得将施公道至暗室，先寻了一张苇芦席铺在地下，令施公睡下。低声说道：“大人权且耐心片刻，小人出去，取点人参，好请大人充饥。”转身又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两枝出来，复去送与施公，又叮嘱了一番。施公也只得答应。王雄直至更定以后，方才偷下山来寻找天霸等人，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八回

出驿站细访琅琊山 入酒馆小闹沂州镇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等人，早间出了客店，去访琅琊山的所在，以便将夜光杯的下落探访出来，好完了这件大事。众人到各处探问了一回，不见有什么动静。到了上午时节，又值暮春天气，不免困人。小西向天霸道：“黄贤弟，你我走得困了，此时腹中饥饿，不如找个酒馆，众人痛饮几杯，借可问知路径。”天霸听他说得有理，乃道：“小弟也是这般想着，只是没有镇市，如何？”王殿臣在后说道：“你们只往前瞧，怪不得望它不见。你看这东北角上，那一带树木森森，不是个极大的村镇吗？既有这派气概，想必也是个通衢要道，自然酒馆饭店，也俱全有的了。”天霸转身一望，果然偌大的一座镇市。众人遂信步向镇上而来，不至二里远近，已到了镇口。只见牌坊上面，有三个金字，乃是“沂州镇”。到了镇上，但见客商店面，热闹非常，原来是个水陆码头。离城三十五里，由北京大道至沂州城内，皆须由这镇上经过。

天霸到了此时，见前面街口挂了个酒幌，下面悬着个灯笼，上写着：“家常便饭”四个红字。天霸向众人说道：“谅想这个地方，无什么太大的酒馆，就在这里面胡乱饮酒吧。”说着领了众人，走到里面。谁知在街上看来，不过是个饭铺，决无出色地方，那知到了里面，乃是五开间，连三进，陈设的器具，无不精致非常。所有的座头，皆是十分拥挤。天霸见前一进没有空位，只得到第二进看及至到了二进，仍然如是。王殿臣道：“这店内生意如此兴旺，此时正是午饭，想必第三进也是如此了。我等何必进去？不如另寻别的所在，免在这等候座头。小二招呼不到，要这件没那件的。”小西说道：“你说得虽是，现在已经走了两进，爽性到第三进看。若再没有地方，那时出去，也是甘心。不然看这热闹馆子，自己不得入座，岂不可恼？”就左脚已入了第三进的腰门，歪着身子，抬头向里面一看，所有座头俱已坐满。惟有正中间着一张四仙桌位，上面设着一副座头，没有人坐。小西向殿臣说道：“照你说来，岂不将这现成的桌位错过，既有这席面在此，你我数人也够坐的了。”大众见了如此，俱各欢喜非常。天霸抢走一步到了里面，向小二招呼道：“堂官且取几副座头来，让咱们在这中间桌上坐下，好吩咐你去喊酒。”那知喊了半晌，没有人前来答应。天霸一时兴起，也不问他原由，走到上面，在椅子上坐定，举起手掌在桌上乱拍了几下，早把那吃酒的众人，吓得鼓舌摇头。

只听天霸道：“汝等这班狗头，老爷坐了半会。全没有一人来招呼。难道吃酒不给钱吗？人家来此吃酒，老爷也是吃酒，同一买卖，为何如此看待？”小二见他动怒起来，要想上去，又不敢上去。又见他是个武职的打扮，同来的人，皆非寻常之辈。又

必得说明，他方知道这里面的原故。内有一个胆大的堂倌，看见天霸如此，远远的丢下笑来，高声喊道：“上面老爷，且请息怒，小人有言奉禀。老爷是初到敝地，不知这地方事件，只道我等懒惰，也难怪老爷们怒。小人说明原由，老爷便不怪小人了。”天霸见这人笑面而来，反不再去骂他。乃道：“汝有话快快说来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，不来招呼？”小二说道：“老爷是明理之人，我们开了酒馆，为生意二字，一去不来，岂有买卖上门，不来招呼之理？老爷若是在别处座头，见我等不来服侍，便是小人们不是。只因这中间座落，任你是天王到来，坐也不许坐的，莫说要我们服侍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越发不解，骂道：“汝这狗头，格外胡说了，这位置既不买卖，为何又设在这里呢？这分明是无话可说，用这言语来支吾老爷。今日偏要在这位上饮酒，看汝能奈我何！”

两人正在争论，旁边有位五十多岁的老者，见天霸如此着急，深恐小二吃苦，赶着起身，向天霸说道：“我辈以酒杯消闲，何必遽然动恼？且请过一叙，可知中间这席位，店小二不让与尊驾，却有他的苦衷。这沂州道上，不比南方各省，平安无事。只因离此三十里，有座山头，名唤琅琊山。山上有个寨主，姓王名朗，真是人才出众，武艺超群，任你千军万马，也没有一个伤他性命。手下有一班头领，俱非寻常之辈。只因这王朗喜于饮酒，见这酒馆地方洁净，肴饌俱佳，因此与店主说明，将这第三进中间的席位包定，每天无论来与不来，以十两纹银交兑，凡有过路的客人，不知道他包去，要想在正中这席位请客，一切责成小二，不许一人上前招呼。违了他的号令，这个酒馆就开不成了。所幸这通镇的人家，以及来往的熟客，皆知道这寨主的厉害；凡到这里饮酒，俱不到中间席位上去。客人既不知道，老汉说明，尊兄就不怪这小二了。好在酒老汉已吃完，且请在这边坐来！”说罢，便命小二收拾残肴等件。

当时天霸等听了此言，心下想着，我等此来正为琅琊山起见，难得遇见这机会，何不就此探探这人口气。当下也就转过脸来，向着老者拱手道：“咱等不知贵地有这原故，既是老丈指教，何必寻找是非！便借光老丈桌位了。但咱等萍水相逢，便蒙厚爱，何必克当。拟请老丈暂停玉趾，加饮一杯，聊伸敬意。不知老丈可肯赏脸否。”那老者笑道：“贵客盛意相招，理合前来奉陪。”说着，天霸便请老者坐了首位，小二上来问道：“请问客官用什么酒菜？”小西道：“但有上等的酒肴，尽管送来，临了一起给钱与你。”小二见他如此说话，知道是个阔佬，随即答应，向前而去。转眼间托了两大壶酒来。四盘小菜，摆在桌上。又将杯箸摆好，然后说道：“客官要添热菜，随意招呼便了。小人还要顾照别处，求客官莫怪。”天霸道：“咱知道了。”说毕，随手满斟一杯，递与那个老者道：“在下初临贵地，还不知老丈尊姓大名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徐名德升，向以钱业为生。但不知尊兄何方人氏？”天霸道：“在下姓李名霸天，这位姓胡，这位姓汤。”不知徐德升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七十九回 贪赏赐小二说真情 访行踪云章留豪客

话说黄天霸说了姓名，向那老者问道：“方才老者所言，这琅琊山寨主，名唤王朗，想必是横行不法的了。为何这偌大的城府城地方，各官不去拿获呢？”老者见他追寻根底，深恐惹出是非，乃道：“客官是过路之人，管他什么？我看这寨主在这地方，并无什么害处。自从他上山以来，这十数年以内，沂州左近地方，从无一家失窃。即便有异方盗贼前来做案，只要到他山上去说一声，他反要将人脏并获，交还原主。有此一来，地方上所以也不在意。”又见天霸是行伍装束，深恐连累自己，忙道：“老汉也从未去过，方才之言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。现有紧急事要去，实在不能奉陪了。”说着，打个招呼，匆匆而去。天霸也不便再问。

当时关小西说道：“这老者方才说琅琊山离此只三十五里，今日天气还早，何不就此一行？”当时王殿臣、郭起凤齐说：“愿往。”反是计全说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们真是性急，难得这里有点头绪，少顷小二上来，再问他个仔细，俟明白了，明日前去不迟，何况大人面前，也要禀明，随后方有准备。”众人正说之时，那小二又来问菜。计全便在身边，摸出一锭碎银，向小二说道：“方才这位客官，不知你这里的缘故，错怪于你，这一锭银两，是赏你吃茶。但是那个姓徐的老者，说道琅琊山的寨主名唤王朗。我们这位朋友，惯走北道，与这王寨主很有交情，目今正要打听他的路程。汝等既然晓得，可快快说明，好让我们酒后前去。”小二见他如此赏号，已经喜笑颜开。又见他们说是个保镖的出身，而且如此装束，也就深信不疑。忙笑道：“客官那里要如此费钞？早说是王寨主朋友，敢不招呼码？此去出镇，向南走去约有五里远近，有座吕祖庙，过了庙宇，向左转弯便是一带树林；过去，再走十数里地方，名唤琅琊道，就此一直前去，不过二十里远，远远见那座高山，便是琅琊山了。”说毕，复问长问短，方才定会。天霸道：“路径是问明了，既然今日不去，也该早回馆驿，回明大人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也不住在这里，问明了，谁说不走？”当时酒饭吃毕，到柜上算给了钱文，出了酒馆，仍由旧路回馆驿而去。

到了日落时节，已离馆驿不远。只见贺人杰站在门首两头盼望，一见天霸等回来，连忙迎到面前，向他问道：“黄叔父，你们去了这一日工夫，可知大人向那里去了？”天霸见他说此言，忙道：“我们早间是赶先走的，临行时节，还招呼汝等在家保护。为何大人出去，汝两人不如，此时反来问我？施安可在家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我与金叔父到后园内闲逛，回来时便不见大人。那时就问施安，他说大人招呼，一人出去闲逛，不必人跟随。登时换了便衣，就出去了。施安此时也在这里盼望呢。”众人听了此言，一个

个惊疑不定。天霸道：“这地方非比寻常，设有意外之事，便觉十分碍手。这街坊上面，也非说话之所，且到馆驿内计议。”当时众人走入里面，施安见众人进来，也是这番言语。计全道：“大人此去，必又是暗访去了。稍停上灯，再不回来，必有意外之事。此时且等一等，然后再分头去寻。”内中惟有天霸性急说：“无论有事无事，我等就此寻找一番。若能遇见好了，否则还须另想办法。”说毕，仍留贺人杰与金大力在家等候，自己一人先出门而去。随后，郭起凤与关小西向东寻找，李昆与李七候向北，计全与何路通向南，王殿臣已先随着天霸向西前去。众人分头走后，四面八方，寻找了半夜，那里访得出影响？

但讲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，出了镇口，凡有村庄镇市，无不细细探问，都说不见有此人经过。约有二鼓以后，肚中不免饥饿，心中正是着急，忽见一个村庄，一带树林遮盖在四面。天霸道：“你看这个院庄，倒是个大户人家，咱们且进去询问一声，能在里面最好。不然也与他说明原故，寻点饮食充饥，然后再去寻找。”两人计议停当，迈步向着前而去。不知里面，早已惊觉，犬吠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天霸到了前面，见一带护庄河，甚为宽阔，只得高声喊道：“里面庄上有人吗？”他两人在外面喊问，里面早已来了数人，手执火把，向外答道：“汝等是那里来的？我家庄主问你，欲寻何人？”天霸见有人答应，只答道：“贵庄可有一位学究先生，布衣布履，年纪五旬以外的人吗？”天霸正在这里喊问，忽见里面走出一个苍髯老者，身着布衫，手携竹杖；见天霸过来，将两人上下一望，说道：“汝等可是找漕运总督施大人吗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觉也吃了一惊。又见他气度不俗，知道是个隐士。只得据实说道：“下官实为施大人而来，但不知尊处何以知道。”只见那老者笑道：“施公午前惠临敝地，老夫尚与他杯酒盘桓，本拟屈他暂住一宵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只因他以萍水相逢，不肯久留，已于午后回去了。何以二位此时尚来寻找？”原来这地方并非别外，就是吕云章的庄上。天霸见他如此说，以为施公又向别处耽搁，上灯时节，当可回去。吕云章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真是先后一步。料想此时尚未晚膳，敝庄粗酒残肴，若不嫌弃，就此权请充饥。”天霸道：“叨扰不当，何敢嫌弃？既然老丈命食，下官只得领情了。”当时便随云章到了里面。

顷刻，庄丁端出酒肴。天霸与殿臣谦谢一番，彼此饭罢，已是三更之后。天霸道：“下官冒昧造府，又拢嘉珍，惟有铭诸心版，此时未见大人，总觉放心不下，就此告别。”吕云章见他二人如此忠心，保护着漕督施大人，重复问过姓名，方知是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，又赞叹一回。知他们不可久留，命庄丁送过庄河，自己与天霸一拱而别。不说吕云章回庄而去。单说天霸二人出了庄外，遥想施公早已回去，两人戴着月色，一路向馆驿而来。到了门外，已交四鼓，两人到了里面，只见计全、李昆等人，已经回来，忙问：“大人可曾回来否？”计全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我等寻了这半夜，也不知大人的下落。不得已又回来询问，你忽然问几时回来，难道你送大人回来吗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禁跌足道：“这明是出事了。”当时就将在吕云章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道：“照了此说，这必是回来时节，有了阻隔。但是这地方，很不安静；

设若遇见仇人，那时如何是好了？今日既知琅琊山的路径，惟有明早前去一趟，以便访个实在。”就此众人也不睡觉，等到天明，仍向沂州镇而去。不知此去可访出施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回 听言语天霸追踪 说姓名吴球交手

话说天霸等到天明，一路向沂州镇而来。到了镇口，已是辰牌时候，觉得肚中饥饿，大众仍然到了那酒馆内。小二看见，忙招呼道：“客官说到王寨主山上去逛，为何今日复来此地？”天霸随口应道：“咱此时正要前去，由此经过，特来用了早点心，好去赶路。”小二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现在二进内，正有空桌，客官就此请坐吧。”天霸一心要问他底细，只得依他的言语，走了进来。谁知才走了进去，见上首桌面上，坐了一个黑面大汉，年约四十上下，满脸的杀气。旁边坐着一个少年小子。见天霸进来，将他上下一望，若有惊疑的模样。天霸也将他一望，遂与计全丢了个眼色，彼此心中会意。拣着那个空桌，坐了下来。当时小二送上茶水，去喊点心。只见那个小子向大汉说道：“爷！咱们吃了点心，赶快走吧。听说朱二爷得彩，这也是意外的事情。咱们前去看看。”大汉听了此言，连忙打了个暗号，教他不必多言。天霸等是个绿林的出身，岂有不解之理？暗使何路通在门前守候，自己吃完早点，已见大汉给了茶钱出门而去。天霸连忙起身，便在后面追去。到了门外，向何路通说道：“这厮有几分着眼，汝且进去，命大众前来。”说着，使一直向北跟去。

约走了一二里远近，忽然大汉转身一望。见天霸跟在后面，也就知道不妙。向着少年说道：“你我今日不利，此时仍然回去吧。想他那里，也不能瞒我。”说着，便向东北上岔路走去。天霸听得明白，暗道：“不怕走到天边，要想将大人藏匿，也是万难。”当时仍旧紧紧地跟在后面。复走了四五里路，忽然想道：“我已经为他所识破，此时跟在后面，他越发不露真实了。”想罢，见前面有座树林，赶着抢前一步，隐身入内，远远地望那前面路径。大汉在前走了一会。回头见天霸已不知去向，复向少年道：“你这个小狗头，几乎为你误事；茶坊酒店，乱喊乱叫，就是我一句言语，那厮便跟了这偌远的路程；设诺为他访出来，朱二爷岂不是白白的辛苦？”少年听了这话，乃道：“爷也太多心了，那里会这样巧？此时那厮已去，你我还是前去。听说朱二爷昨日下午时分，将这对头捉住。俺便前去瞧观，究竟这人有多大胆量，偏与咱们作对。”大汉随即骂道：“你这杂种，教你不必多言，你偏要在此乱说。你道他真走了？咱们今天偏不前去。”说着，仍向前面而去。

天霸此时虽在树林，远远听得清楚，见他不肯回去，深恐误了大事。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汝这狗强盗向那里走？俺黄天霸在此。”说着，身躯一纵，如燕子穿帘仿佛，早到大汉前面，将身落定，便想动手。大汉也就吃了一惊，将身倒退了几步，高声骂道：“俺道你是个三头六臂，享这大名，照此看来，也是一个鼠辈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拳。”说

着,举起左手,便向天霸胸前打来。天霸全不在意,身子一转让在右边,也将左手腾出,用了个披刀削掌势,在大汉脉络上打来。大汉知道不好,收回拳头,改作泰山压顶,一拳向天霸顶上打去。天霸将腰一扭,让过一拳,两脚在地上一顿,早蹿到大汉的后面,飞起右腿,向大汉肋下扫去。大汉见一拳打空,知道后面暗算,欲回转身,已来不及。幸中少年看得清楚,见大汉不能招架,赶着迈步上前,用了个海底捞月的架式,将周身的气力,运于右膀,伸开手掌,便想打天霸的右腿。天霸那里在意,遂将腿一缩,脚尖向下一进,认定少年手掌,踢将过去。只听哎呀一声,早已五指断落地下。少年既已受伤,不敢向前再斗,只见没命地奔逃而去。天霸正想去追赶,又见大汉转身过来,拔出腰刀,当头劈下。天霸回向大汉剪去,彼此一来一往,约有数十个照面。若论天霸的本领,早将大汉杀死。无奈他欲访问施公的消息,须得将他生擒过来,方可向个明白。彼此正在恶斗,后面计全、何路通等人,早已追到。李昆见天霸擒他不得,赶着身边取出个弹子,向那大汉的面门,泼溜地打去。大汉见天霸刀法厉害,已是兼顾不及。不提防迎面又来暗器,一刀才架过去,忽然迎面一阵冷风,来了一个石子,晓得不好,向右一偏,耳旁大面早已中了一下。当时鲜血直流,十分疼痛。知道迎面有了帮手,不敢再行恋战,随即向前虚砍一刀逃去。天霸那里肯舍!一声暗号,众人紧紧追来。谁知大汉迅速非常,转眼之间,已被他逃入树林里边,天霸到了此时,只急得三尸冒火,七窍生烟,也就不问什么暗器,不问深浅,蹿入林中,提着朴刀,四下里找寻。谁知找了一会,早已不知去向。只得复行出来,向计全说道:“这不知躲到何处去了!大人的下落,他明明知道。只是寻他不住,如何是好?”计全道:“我看这人,也不过住在此左近。他既到沂州镇酒馆,或者那小二知他的下落,也未可知。贤弟与李贤弟且前去追寻一回,若仍然寻他不着,我等仍在酒馆内聚集便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,复又向前追去。

此时日光已经过午,计全等人,回转镇上,进入馆内。忽见昨日那个老者又在那里,彼此招呼一番,拣了副座头坐下。先把那小二喊来,问道:“方才那个黑脸大汉与一个少年小子,在此吃茶,俺们见他甚是面熟,一时记忆不清,不敢上前招呼,此人可是琅琊山的大王吗?你可晓得他仔细,可说与咱听。”小二见问,笑道:“客官是看错人了,他却也不是大王。此人姓吴名球,绰号叫一溜烟;那个少年小子,便是他的义子,名叫吴洪;此人以砍柴为业。平日王朗也招他来结义,他却不肯前去。说绿林买卖,终无了局。若山上有什么疑难事件,一经招呼,定来帮助。因此王朗知他的秉性,也就不去勉强。所有绿林中朋友,却与他皆有交情。此人离镇十里远近,有座高岗,叫猫儿墩,他就与他义子住在那里。”计全听了此言,乃道:“原来就是吴球,我说有些面善。你且去取几件酒肴,这人我知道了。”小二答应出去,却巧黄天霸与李昆已走进来。计全也不动声色,命他与徐德升打了照面,众人入座,吃饱酒饭,仍然出门而出。走到僻静地方,计全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天霸道:“既有此处,便好寻找了。莫若我等分头前去。”众人齐声道:“好!”就此各人前去,不知天霸果访出施公否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一回 天霸寻黑汉力斗父子 王雄送实信路遇英雄

话说天霸分头寻那吴球，走了有八九里路程，果见前面有一高阜之处。天霸向前远远望去，但见周围一带，多是松林，没有什么房屋。心中暗道：“莫非是计大哥受了那小二的谎骗？这所地方多是树木，连来往客人俱皆没有，纵有吴球那里去寻？”正望之间，忽见林内一闪，好像一人蹿了过去。天霸便大声喝道：“你这狗头！向那里躲避！俺不将你捉住，誓不甘心！”说罢一个蹿身，进入林去，早又不见。天霸此时更加着急，只得穿林越树，提着朴刀，四下张望。忽背后一声响，早有一支冷箭射了过来。天霸知是暗算，赶将身躯往前一俯，弯着腰，用了个毒蛇出洞的身法，向旁蹿去有一丈多远，那支冷箭早落于地下。天霸转身，再向前一望，又是一个少年小子，与那吴洪仿佛模样。只听他向天霸骂道：“你这无义的死囚，俺兄弟的手指为你所伤，爷爷正要寻你报仇，却好自来送死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棍。”

天霸见他说出吴洪，知是他们一类。忽见他一棍打来，也就提起朴刀，举手劈去。用个独手擒王势，右手前去，左手背后，刀尖往前一步，认定少年胸口拼力挑来。少年见这刀来得凶猛，赶将身子一转，复又蹿于林前，将天霸一刀让过。天霸见自己的刀落空，只得也退出林外，与他厮杀。谁知这少年身体异常灵便，等你进去，他便出来。等你出来，他又进去。就此来来往往，把天霸急得大叫连天，做了个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突然想道：“我一个人在此，何必与他胡缠，谅这小子也无什么本领，且将他置之死地，然后再去寻那吴球。”主意打定，故意这次用了足劲，举起朴刀，穿入林内；那人依旧蹿跳出来，天霸在林内也不追赶，随在身边，掏出金镖，对准少年的右腿，一镖打去。那人在林外，不见他追来，心下已是疑惑。赶着回头望去，一镖已到了面前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右腿上已中了一下，哎呀一声，栽倒于地。天霸见一镖已经打中，正欲上前摆布，只听得大吼一声道：“黄天霸休得逞能，连伤我二子，怎肯干休？”天霸吃了一惊，掉转身来一望，原来就是那黑脸大汉，一刀已到了腰间。天霸赶将朴刀招架过去，高声骂道：“吴球你这狗才！汝不识好人，与俺交手。今日不将汝这厮生擒活捉，也不知俺的手段。”吴球听他此言，也就高声骂道：“天霸你休胡言！”两人各举单刀，杀在一处，斗作一团，此往彼来，日光早已落尽。

天霸见天色已晚，想道：“一人在此恶斗，后面又无一人前来；虽然不惧怕这吴球，设若为他逃走，那却又费周折。”到了此时，只得倒退了数步，取出金镖向他打去。谁知吴球眼力甚好，见他手一起，知有利器到来，赶着向左边一让，天霸的金镖已落于地下。吴球哈哈大笑道：“天霸小子！汝这物件能打别人，焉能伤我？不要走，俺的宝贝

也来了。”说着袖口一扬，早有一枝袖箭，向天霸面门射来。天霸也不在意，将朴刀一起，打落一旁，天霸未见打中，只用了个虚张声势，仍然喊道：“吴球！俺金镖又来了！”说着将左手故意一扬。吴球不知是计，也就防备躲让。天霸进前一步，举起朴刀已到肋下。吴球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移动脚跟，向后一纵，退去有一丈远近，近天霸一刀仍未斫到。彼此正在拼力恶斗，却好关小西与何路通已到，远远向天霸喊道：“黄贤弟不要将这厮放走了，愚兄等前来助你。”说罢，扑扑两个都到面前。关小西将倭刀一摆，杀上前来，何路通双拐一提，紧紧地打来。吴球见天霸有了帮助，知道难以取胜，不禁大声喊道：“汝等这班狗头，也非英雄好汉，一人斗俺不过，便添了帮手，俺今日放你去了。”说着撇了众人，复行穿入树林。此时天霸见天已不早，虽然有点月光，究意不比日间，可以躲入里面，俺去寻个火种，将这松林烧着，看他到何处躲避？那时将他捉住，再要他交出大人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在此叫骂。

谁知路旁喘吁吁地走来一人，听见众人说大人二字，连忙问道：“诸位在此何干？方才所说，可是淮安漕督施大人吗？”小西一听此言，赶将那人一望，虽是看不明白，隐约之间，好像是个喽兵装束。忙道：“俺等正是寻找大人，汝是何人前来闻俺？”那人道：“众人且莫问我，究竟大人与你在何处分手的？为何此时寻访？若说明来，大人自有下落。”天霸忙接口道：“大人是昨日早间，由琅琊镇起身的，一夜未曾回去，我等有保护之职，安得不来寻访？偏偏遇着这对头，他知道大人的下落，再也不肯说出，故尔与这厮打半日。现又为他逃入树林去了。汝果晓得，日赶快说来，俺将大人救出，随后自保举于你。”那人听了这言语，不禁失声道：“小人跑得苦了，这也是大人命不该绝，因此得遇众位老爷。但不知这里面有黄总镇吗？”天霸见他问着自己，忙道：“俺便是黄天霸，汝有话赶快说来，大人现在究竟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且到前面小人当告诉明白。”说罢，匆匆地便向前走去，众人见他言语实在，也就一齐在后面跟来。走了约一里多路，见努边有座古庙。那人将庙门推开，让众人进去，然后又将门关上。到了大殿院落，趁着月色，向天霸等人纳头便拜。众人甚是诧异。小西道：“汝这人姓甚名谁？何以知道大人的消息？此时见面，又何以行此重礼？从实说来，好与咱等明白。”

那人道：“黄总镇！小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大人在江都任上时，捉住的那王雄。只因近日在琅琊山上栖身，昨日奉令下山差事，晌午回山听说：二大王朱世雄将漕督施公捉住，现在吊在茅厕里面，使他先受些秽气，然后剖腹挖心，为绿林中朋友泄恨。小人听了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销差已毕，到那厕屋里一看，果见施大人吊在那里，已是个半死的样子。当时欲想救他，又因一人乏力，救他不出。只得想了一法，如此这般，问明了首尾。”说着，就将酒醉喽兵的话，告诉了众人一遍。然后又说道：“黄总镇！这事万不可迟延，今夜大人睡在暗室里面，遥想尚不碍事，但是明早便要杀了。方才那个大汉，与我们山上大王很有交情。但是这大汉何以认得山上的大王？”不知王雄说出么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二回 众好汉回转琅琊驿 三英雄潜入朝舞山

却说天霸见王雄说出施公下落，遂问：“吴球何以与山上大王有交情？朱世雄又从何处捉住大人？”王雄道：“这吴球虽是个砍柴的樵子，心地却是甚好。虽有一身本领，却不肯落草为寇。他此时怀恨恩公，大约也是平时与王朗等说起大人专与绿林中作对，害了多少英雄豪杰，所以他不服这气，听见朱世雄将大人捉住，也就要去看望。为今之计，若能够将话说明，告知大人是为国为民，并非与强人作对，能将他疑心除去，请他同到朝舞山去，大人包管是万无一失。”天霸道：“他今与我杀了半日，此时即便前去，他也未必相信，而况他出没不定，虽知他住在猫儿墩，方才那林中一带，也不见有房屋，教俺到何处寻他？此时不知大人便了，既知大人在这朝舞山，拼着俺这身本领，那怕他有千军万马，皆要将大人救出。你且将路径说明，俺此刻便去了。”

王雄道：“小人岂不想如此？只因那座山头，十分险峻，由此前去，有十数里河道，方可到得山下。上岸之后，尽是小路；就连我们本山的人，黑夜之间尚难出入。昨晚朱二大王，就是在吕家庄前面树林，将大人捉住，从后山河路乘船上山。总镇此时若冒险前去，设若误入他埋伏，那时岂不误了大事？且设法将大人救出，随后自然知道。但是这山头，虽不比琅琊山高大，也是非比寻常；论你三人虽有偌大的本领，这道宽河今晚皆不得进去，若由后山上去，那路更绕远了。我现在信已送到，此时还须赶回山去，惟恐山上查问。”说着，匆匆地就要出去。天霸一把将他揪住道：“你这人好无见识，方才说河面宽得过不去，难道你来去多是飞的吗？”王雄道：“我岂不想带你们进山，只因我来时节，偷了一面腰牌下山；此时回去，喊那渡船，只要将腰牌取去，自然无事。你等又无这凭据，山上查得又紧，何能混得过去？若是明早将木排推下，趁那无人时节，穿了过去，躲在那僻静地方。等到晚间进去，那时我出来接应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将施大人救出，岂不是好？”天霸听他此言，虽似有理，总之一心在施公身上，恨不得立刻救了出来。登时向王雄说道：“你此时快快回去，告知大人，说我等明日定来便了。”说毕，放了王雄，只见他匆匆地开了庙门，回山而去。

此时已交三鼓，三人肚中甚是饥饿。天霸道：“计大哥等人，不知向何处去了。照此看来，今夜是来不及前去，须得将计大哥寻找，找个地方充饱肚子，方好商议干事。”说罢，三人出了庙门，也不问东南西北，顺着月光，一路走去。行不多远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伙人，三人疑惑是吴球的党类。正欲上前去问，对面一个哨子早打了过来；不是别人，正是计全与李昆、贺人杰一众人等。天霸见是自家人，连忙招呼道：“计大哥！你们到那里去的？我今一人杀了这半日，方才将大人的下落问明；这是什么办法？”当

时聚在一处。便将王雄的话说了一遍。计全道：“我们这山东道上，但知道有个琅琊山，谁知道又有朝舞山？但不知这姓朱的又何以与咱们有仇，还是在这山上，大人到此，下山将他捉住？抑是由远处跟随前来，先将大人捉住，然后逃奔上山的？若是由远处跟来，不但大人有了下落，连那个案件也在这人身上。你可曾问明这王雄吗？”天霸道：“小弟也是这般想法，正要问他，怎奈他立脚不定，说此时要赶快上山，惟恐山上查出，那时误事不浅；因此未曾说明，他便去了。但是大哥等在何处会见？为今之计，如何前去？既然王雄如此叮嘱，除却天明，谅难到他的山上。咱们此时又饥饿了，左近一带地方，可有处买点食物？”计全道：“黄贤弟！你因这事，也把方向忘却了。由猫儿墩一路穿小路而来，走过这处树林，不就是琅琊驿吗？无论何处，此时夜半更深，也没有吃物买卖。不如仍到馆驿去吃吧！”天霸向四下一望，果然不差。当时随着大众走过树林，但见前面瓦屋如林，知是到了驿馆。众人进得门来，施安早来询问。天霸又将王雄送信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便命他去做面饭。稍停做好出来，众人饱餐了一顿。然后天霸说道：“今番前去，除小弟与贺贤侄外，须请何老哥同去一趟，方觉妥当。”何路通道：“愚兄本欲前往，贤弟本领虽佳，但那水面的工夫，未曾习过。愚兄此去，正可助一臂之力。”

说着三人带了干粮，天霸命计全等人在河岸一带接应，吩咐已毕，已交四鼓时分。顺着王雄所说的路程，一路飞奔而去。却巧五更的光景，已到了朝舞山下。但听水声潺潺，周围一带，有十数里河面，绕着山根。天霸道：“这样一道宽河，那里有什么木桥？除非摆渡，方可过去。”正说之间，见对面岸上，隐隐约约有两三个喽兵，在那木排上面好象撑篙的模样。天霸连忙问道：“何二哥，你看对面何事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俺知道了，只因这河面宽大，摆渡又费周折，若造木桥又无此工料；必是用篾缆将木头编好，从那边撑转过来，编成了一个极大的浮桥，便人行走，你看前面已到了河中间了。我们在此也不能立足，莫要被他们看见，反为不美。”说着，拖了贺人杰并天霸，到了树林里面，藏着身躯，向对面看去了。不多一会工夫，早见两个喽兵，将一座木排撑过岸来，然后由浮桥上，如飞似地又跑了过去。何路通道：“我们趁此，也可以过去了，再迟，有人过来便不佳妙。”说罢，举步来前。运动提功，顷刻工夫，由那木桥上，跑了过去。天霸见人杰年纪尚幼，深恐他不知厉害，一时粗心失足落水。只得退后一步，命他先行过去，然后自己方才过来。三人到了山前，天色尚未大亮。那里也有个理解说：每天日落时，将浮桥起去，山上的人便不得私下山去闲游，外面进来的人，也就便于稽查。五更时将桥放下，山上物件方可着人到那沂州城内去卖。再说那山上，毫无动静。天霸向着何路通道：“你两人且在那树林背后藏躲一会，俺进去先探个消息，如能会见大人，就此将他背出，也免得惊天动地的，为人知觉。”说罢，一个箭步，早上了树头，以高视下，向山内仔细一望，但见有三个关头，惟有头一座的关头，甚为雄壮。却好把守的喽兵，不在此处。天霸看明路径，即由树林穿入里面。不知天霸进去，救得出施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三回 入山寨窥望雄关 杀仇人邀请好友

话说天霸见关内喽兵不在那里把守，随即一个蹿身，到了里面。只见头关之内，一个大大的兵房，约有四五千喽兵，睡在里面。兵房一带，皆挂着那弓箭之类。当中六扇屏门，门上皆钉着些铁钉，绕过屏门，有一个极大的院落；院落两旁栽了些树木。天霸向前走去，约有两箭远近，复有一座牌楼，周围一带，排列着枪炮。当中一门，将倒刺钩钉得密密层层，关闭在上面；门前一连六层坡台，皆是青石砌就；两边又有两座兵房，无非是喽兵把守的所在。天霸正往前进，见有这个所在，知道是第二座关了。若想由当中进去，门既关闭，自然难入，只得复将身躯一纵，蹿到那牌楼顶上。两脚尚未站稳，忽听喀嚓一声，兵房门里早来了一人。天霸吃了一惊，所幸此时交过五更，天将发白，那个月光正暗下去，猛然向黑里望去，尚辨不清楚。天霸只得将身躯缩小，将牌楼的横额遮着自己。只听下面一个人说道：“王三你也该起来了，今日是你的班期，少顷里面有人出来，见我们还不开关，岂不又是倒运？三位大王连日正喜得不亦乐乎，终日饮酒喝叫。昨日李头目回来迟了，大大王问他在何方耽搁，他说老子开关开迟以致过河不早。大大王就迁怒到老子身上，将差额除去，还打了四十大棍，欲将来治死。幸有智大王说情，保了性命。我看你早些起吧，现在已不早了。”说着，好象小解似的，过了一会，复行进去。

天霸听下面无什么动静，仍就转身向里望去。谁知二关之里，又是三关。里面所有埋伏，迥非头两座可比。一带空地约有一里多许，地下连一草一木都没有，一片平阳，好似铺就的仿佛。顶头一连三座大门，皆用铁皮包就，也是两座兵房。再看里面，灯光雪亮，将一座九层台阶，照得清清楚楚。每层台阶上，皆设着擂木滚石，当中一座大炮，高悬在半空，四面皆置就车轮炮。若有外人进来，只要将车轮一开，四面八方，皆可照打。天霸细细看去，却晓它的厉害；又不知地下如此平稳，下面埋着什么物件。正在为难，突然左边来了一个灯笼，一人在前，两人在后，且说且走。说：“施公在石室里，又饿了一夜，打量不曾死，也有个九分没气了。方才听说大大王下令，命人去看，他如已经要死，便将他拖到聚义厅前，照着智大王所定的，将他开边庭，一人分做两个，把所有的心肝五脏，俱皆取出遥祭那班朋友，为绿林中报仇雪恨。谁知道不但未死，且比上山时精神好，听说他还大骂大王呢。这不是件奇事吗？”后面两人答道：“大哥！在俺看来，施公究竟何如？”三人你言我语，已到关口喊关。

天霸再一细看，原来左边有一条极窄小路，弯弯曲曲，直抵第二座关下。天霸方才省悟，它中间这条路，尽是埋伏，若不知它的路径，定然遭它暗算。当时听了此言，

知施公仍然无恙，看看东方发白，心下急道：“这三个死囚还不出去，再迟俺便不好进去了。”正急之间，只听呼隆一声，关上横闩早已落下。一声响亮，关门大开，三人走了出去。天霸趁着此时，蹿身下来，由那条小路，飞奔而去。到了前面，却是一个小小的铁门。天霸在前正想摇动，忽然里面有人一推。将门开下。天霸吃了一惊，赶着一个箭步，蹿到上面。谁知里面那人，早已看见。低声喊道：“黄总镇你来得正巧，是小人在此。”天霸见有人招呼，低头向下一望，乃是方才送信的王雄，也就飞身下来，向他问道：“大人究竟怎样了？你何故此时出来？”王雄道：“小人幸亏早到山上，不然几乎为大王查出。却好我上山时，已是三鼓以后，到了暗室里面，才将总镇的话回明大人。聚义厅上查问，说大大王立等大人到厅上问罪，幸亏回了一番言语，方才挽回。直至五鼓以后，始行安静。小人怕总镇已到山上，冒险前来，反误了大事。因此随那里的喽兵一同出来，却好在此遇见总镇。就此尚无人知觉，赶快出去。山外左边有五六里地方，有个马房，是从前盖的，现在破坏不堪，久无人到。大众可在那里藏躲一大。到了二鼓以后，再出这一路进来，小人总在这里接应便了。”天霸听他所言，又见天色欲亮，只得说道：“大人在那里，俺便不去了。但是这里面路径不熟，夜间前来，又多一番周折，汝必要到此方好。”说毕，仍由原路出了头两座关头。只见那浮桥上面，已有许多人来往，所幸相离尚远。天霸赶着运动功夫，穿到树林里面，对何路通说了一遍。依着王雄所说的那个马房，一路而来。果然走了六七里路，渐渐离后山不远，却有一所破屋。四面八方，无人来往。天霸道：“想必就是此处了。”说罢，当先到了里面。何路通与贺人杰两人，也就随着进来。但见些朽坏的马槽，余下也别无物件。当时三人便在里面藏躲，专等二鼓以后便去干事。

话休烦絮，单说曹勇自从施公捉至山上，喜得眉飞色舞，更兼智明要报关王庙大仇，更觉十分高兴。一夜之间，叫喽兵到那暗房里去，去了数次，皆见施公精神陡长，毫无受苦的神情。曹勇见喽兵如此回复，向着智明说道：“这施不全究竟是何人转世，便如此强硬？从昨日下午被捉，至此时未进饮食，而且被捆受苦，仍然不觉得伤损。照此看来，虽饿他两三日，也不得就死。咱们此时正在高兴，何必要到那地步方才下刀？此时将他拖来，照着你的法则，由脊背下刀，用那开边庭格式，断送他的性命，岂不爽快？”智有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这赃官既来山上，若是咱们自家处死，即便说与人知道，绿林中朋友，也未必相信。咱们山上的威风，以及朱二哥英名，也不能大振。在小弟看来，莫若等至天明，命喽兵去到琅琊山，将那王朗这一班英雄，请至咱们山上，饮酒杀人，使他们亲眼看见，如此也见觉得咱们公道。便是日后绿林说起，也该称赞。”曹勇听了此言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还是智贤弟言之有理，此时可教这赃官多活几时。”说着便命了一个小头目，等天明开关，由山后小河，到琅琊山去王朗。

再说飞云子得了琥珀夜光杯，自己便匿迹京中，打探事后的消息。到了次日，听见街坊传说，昨日大内里面丢失宝物，现在皇上召见施公，命他捉拿强盗。飞云子听了说道：“施不全你也太糊涂了，天下事，你可奉旨承办，这件事，也要追究，可知我此次前来，也是你种下深仇，用这事来害你。莫说你倚仗的这一个黄天霸，便有十个黄

天霸，能奈我何？既是你为这案出京，我虽不做你的对头，那王朗面前，也不能不去交代。”到了次日，果然施公回任。他又就跟在施公后面，一路由山东而来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四回

献宝杯云鹤说威风 报喜事王朗消仇恨

话说飞云子得了琥珀夜光杯，随着施公到了山东，将宝杯交下，远走高飞。忽见施公在琅琊驿住下，知道他为访这案件，也就自己拣了客店住下，夜间出去，探问消息。你道他为何不就去寨中？只因他并非是杀人放火的强盗，知道施公是个好官，此次进京，也是出于无奈。总因他有这身本领，加之王朗又深交，若不前去，反说他失了义气。此时见施公在此，深恐一到了山上，王朗复将他绊住，请他害施公，所以想暂避一时。不料到第二日，施公就为朝舞山捉去。飞云子得了此信，心下想道：“不趁此还了这事，随后事件，愈加多了。”次日便回到琅琊山上，早有喽兵禀知里面，适值王朗与一班强寇，在聚义厅议事。喽兵说道：“现在云老爷已上山来了。”王朗听了此言，便起身来至山前。早见飞云子到了关口，彼此见面，携手而行，直至厅中坐下。

王朗首先问道：“兄长此去，事件何如？前日曹勇大哥，还着人来问，究竟这件宝物，可曾到手？”飞云子道：“宝物是取来了，不是愚兄夸口，非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不能得此宝物。自从那日离山，到了京中已是正月十四。北道上虽走过数次，京城里面，却未经久住。那大内里，更未去过。那日晚间，先在琉璃胡同，寻了一家客店住下。到了三更以后，蹓出了寓所。那街坊上面，还是来往的行人，加之月色又好，两边的铺面，所有灯球，点得如灯山一般；当时内宫太监，也有出来观灯的。愚兄便随他们混入里面，先路径看熟，以便次日动手。十五这天，由早至夜间，满街闲人，络绎不绝。那些灯球，也说不尽五光十色，天上人间。凡到一段街坊，皆有那武职巡察，愚兄也就在各处游玩了一回。到了三更以后，方渐渐稀游人少。此时见天色不早，也就不回客寓，直向大内而去。到了里面，谁知许多穿宫太监，以及值殿侍卫，仍在那里看守。愚兄那时便伏在屋上，听下面的动静。那时午门外转了四更，这许多人始纷纷退去。末后来了个掌院太监，向那二人说道：‘汝们在此看管一会，少顷五更便可换班，免得此时收去，明日又要费事。’说罢，他也去了。愚兄仍怕下面有人，赶即将瓦揭去两片，向下面一望，那看守的两人，已在那里吃酒。虽然此时尚未走尽，若不趁此下手，便永远不得到手了。只得用了一个缩身法，将身躯钻入里面，蹓到供桌面前，正要动手，无奈皇家宝贝摆满案前，也不知这杯子设在何处，但见那二十四碟果品，全是那些珊瑚翡翠玛瑙水晶雕就的器皿；还有些核桃大的珍珠、酒杯大的猫眼，以及乌金盆、铁珊瑚等类；无不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那时见有许多宝物，其中独无这御杯，要正移步细望，那班看守的人，已站起身来。愚兄彼时急中生计，赶用了个鬼招手，右手一起，将御案前两副烛台，全行熄火。随即由桌上拿到上手，果见正中间有只雪亮的酒杯，杏黄颜

色，润泽非常。就此顺手取杯在手，仍由那原来的瓦屋，钻到上面，回到寓中。刚欲动身，已交五更了。”说罢，将那夜光杯取出，递与王朗。

王朗接杯手中，细细地一看，见是有生以来，目所未睹。这杯子规模，比寻常的酒杯略大一套；现出一种鹅黄的颜色，既薄且静，与鸡蛋壳子相仿。上面绣就的一派山水，再由山水里看去，如吞云吐雾，仿佛两条龙盘聚在里面，头角爪牙，无不活现。王朗夸奖了一番，一面令人摆酒，为飞云子接风。一面向他说道：“这件宝物，非寻常可得，兄长既然取来，也该命人到朝舞山去，将盖世大王曹勇并朱世雄、尹朝贵、智明等人，请到山上，珍玩一番，然后将它送至齐星楼上最高一层，以杜人来盗取。”飞云子尚未答言，只见一个喽兵跑上厅来，向着王朗说道：“禀大王！朝舞山大王，派了头目朱童，前来请大王上山，说有天大的喜事，在明日去做。大王去与不去，还请示下。”王朗笑道：“曹大哥你也太鲁莽，你那里的喜事，总比不得琥珀夜光杯重大。既可将施不全报仇，又得了这件宝物，岂不喜上加喜？”当时向喽兵说道：“汝且命来人进来，咱们有话问他。”喽兵答应下去，顷刻将朝舞山的人带上。王朗问了一遍，不禁拍案大叫道：“这可算一时双绝了。咱们去盗此杯，也不过为施不全这一人，现在人杯两得，真乃意想不到。”随地向飞云子道：“不料兄长去后，曹勇又命朱世雄入京，一路追赶，也不过为施不全这一人。现在仇人见面，正好为众英雄报仇雪恨。曹大哥既来招请，兄长也该前去一趟。”

飞云子听了此言，心下说道：“我当初本与他说明，将杯盗来之后，随我到何他方。他此时却不提此话，现在若遽然说明，反而不得走脱。”当时笑通“朱贤弟此次也吃苦了，贤弟且与来人先去。愚兄稍息征骖，明日定到。这御杯既交与贤弟，愚兄之事已毕，也落得去看一看喜事。”原来飞云子这句话，却暗藏别见，王朗一时正是高兴，全不以此言留意。当即笑道：“这宝贝既到我山上，理当镇压山头，只好等大众前来再看了。”说罢，命喽兵将楼门开下，自己上楼，将那琥珀夜光杯收在顶上一层，那个八门柜内。然后下来，陪飞云子吃了酒，遂与朝舞山的喽兵下山而去。这里飞云子见他去后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将随身物件打了个包裹，也就不辞而别。就此一去，直至大破齐星楼，方有他交代。

且说曹勇打发喽兵去后，直至上灯时候，又向智明说道：“王郎离此也有数十里路程，今日晚间断不会前来，你我此时何不到暗室一走，若施不全可支持，便等客来，再行处治。若已经要死，不如将他剜心剖腹，将个空尸骸留放在此地，以为凭据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”智明道：“俺便与你去，将他数说一番，问他那破关王庙的英雄何在？现在既已到此，世教他知道是自作其孽，不可挽回。看他若何解说，我恐他此时也悔之不及。”说罢，两人哈哈大笑，一同到暗室里。不知施公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五回

贺人杰拼力救施公 黄天霸飞镖伤曹勇

却说曹勇与智明、朱世雄、尹朝贵来到暗室里面，先向那喽兵问道：“你在这里看守了两日，施不全此时究竟怎样了？”喽兵道：“捆在这里面，虽是动弹不得，但有一层，令人可怪！饿了一日两夜。居然毛皮不变，一点伤损没有，终日里仍是骂不绝口，连小人都为他骂厌了。”曹勇大怒，便与尹、朱说道：“不待王郎到来，在我看来，再将他饿十朝半月，恐也不能将他饿死；倘耽延时刻，为他手下知道；不如此时将他治死，免得后患。”朱世雄道：“汝且随我进来，单看这赃官有多大的气力，竟如此难死！”说着与曹勇、智明等人到了里面。

此时施公已知天霸到了此地，放心大胆，向曹勇骂道：“你这班狗强盗，平日横行不法，应该早早伏诛。本院乃朝廷大臣，竟敢拘辱此地，倘能悔心改过，将本院送入府城，或可既往不咎，全其首领；若仍目无法纪，本院今日虽死你手，一旦天兵到此，将你等捣巢灭穴，鸡犬不留。”说罢，仍是大骂不休。曹勇听了大笑道：“汝死在头上，还用这花言巧语哄骗众人。可知你作孽太多，仇人过众，俺倒也想将你活命，但恐那死鬼阴魂不肯甘休。你也休得妄想了。”尹朝贵道：“大哥！你还同他说什么言语，不如就此抬至厅前，三刀两斧将他完了。随后再将那黄天霸等人捉住，碎尸万段，以报大仇。”朱世雄也道：“依咱的意思，昨日上山时，就要将他处死了。智贤弟偏想出许多花样，留在这里，直至今日，仍然未死，反被他千强盗万强盗骂了许多。我等先后皆送他一死，等什么王朗？只要有这赃官的尸腔首级，还怕人不信吗？大哥平时性子最急，今日这件事，反懈怠下来。你道可恼不可恼”曹勇被他二人你言我语，说得气涌上来。又听施公仍是不绝地痛骂，就大怒道：“你这厮也自寻早死，本想让你再活些时，等俺一个朋友到来，慢慢处置，谁知阎王簿上注明在此，不能等到夜间，今晚不令你重重地快活一番，还道强盗认真怕你。两位贤弟！可就此动手，将他送往厅前，听俺动手。”说着，只见朱世雄、尹朝贵两个一声答应，走到里面，早将施公平搭出来，一溜烟来到聚义厅，将施公摔下。早见曹勇教两个喽兵，端一口油锅，一张大凳，所有那麻绳钵头，以及火炉柴炭之类，无不各备齐全。然后曹勇又命那宰坊的喽兵，先将施公捆起，四马攒蹄，并在一处。正要向大凳上推去，忽见两个执刀的哎呀一声，向天一仰，早已栽倒在地，将手上那柄刀，摔去有五六尺远近，一声响，正落在智明身旁。

众人不解何故，反向喽兵骂道：“你这杂种，好不济事！还未开刀，就摔了家伙，还能管这买卖吗？”正说之间，又有第二个上来，谁知尚未起身，厅口噗噗两声，早下来一人，高声喝道“曹勇你这狗头，敢杀朝廷的命官，俺黄天霸来也！”说着，就是一刀，向曹

勇砍下。众人不提防，忽听黄天霸三字，如霹雳一声，所有喽兵，没命逃去。此时智明虽在后面，到了这地步也就不能不去动手。赶即跑到前面，将上面一把虎皮交椅抢在手中，便来与天霸抵敌。谁知天霸一刀，向曹勇砍下，曹勇也是个手无寸铁，仗着身体灵便，便用了个燕子穿帘式，两足往下一顿，早到天霸背后，顺手将腰一弯，在地下把喽兵摔去的刀拾在手内，便想赶到施公面前，一刀结果了性命，然后再与他斗。说进迟，那时快，前面厅口，早已进来一人，双锤一摆，认定曹勇打下。曹勇看得亲切，急架相迎，尹朝贵与朱世雄见来人已为他两人接住，趁此便飞到面前，各取自己的兵刃，一个单拐，一个飞抓，抢在手中，复奔到厅上。高声喊道：“大哥且莫惧怕，俺两人拿着家伙来了。”说着，又直奔天霸。天霸此时见仁人敌他一人，明知贺人杰已到，深恐为众人缠住，不得分身。设若有人将施公结果，那时如何是好。不禁高声叫道“贺贤侄还不将大人保出，在此恋战什么？”这句话，把贺人杰提醒，一手舞动飞锤，把曹勇的刀紧紧逼住，一手便将施公身上的索强，向上一提，往腰间一夹，拼力将曹勇的刀架开，蹿蹦蹦跳，早出了厅前。

曹勇见施公被一个后生救去，这个急非同小可，赶着在后退来，大声喝道：“汝这小娃，胎毛未净，竟敢与俺作对！不将你这厮杀死，也不能占这山头。”说罢，也就赶来，穿房过屋，向他赶去。贺人杰见他来赶，虽无惧怕，只因腰间夹着施公，不能听其自便。还未走出第二座关寨，后面曹勇已到，只听他高声叫道：“前面喽兵，赶快放箭，莫要将这人逃去。”一声招呼，那守关喽兵早已得信，见一人将施公夹住向外奔逃，知是他手下勇士，当时矢如雨点一般，向贺人杰身上射来。此时，前有喽兵，后有曹勇，仗他有通天本领，总不能与这乱箭相敌。贺人杰知事不妙，忽然叱咤一声，掉转身躯，复行杀人里面。黄天霸与尹朝贵、智明仁人战在一处。见人杰已经出去，也就无心恋战，一刀将朱世雄的飞抓架开，撇开众人，撒腿就跑。所幸出了厅外，便见那个铁板腰门开在前面，蹿门过去，已见贺人杰为乱箭逼住，不得上前。黄天霸到了此时，只得将金镖取出，相隔有四五箭远，对定曹勇一镖打去。曹勇此时正与人杰恶斗，见他复转身来与自己拚力，也就大刀一摆，对定锤头招拦隔架。二人正是要你我死，我要你亡，不防着后面暗器前来，一刀将锤头隔开，正要还手砍去，忽觉脑后冷风一阵，一物打来。晓得不好，赶着一个进身，奔到旁边，那知已来不及，哎呀一声，肩头上已着了一镖。天霸见已打中，随即一个箭步到了跟前，便想再砍一刀，送他性命。忽听后面智明喊道：“王大哥！快来助战，莫要为这厮走了。”说着，对面来了一个人，如风驰电掣一般，从关头飞下，手执连环枪，向天霸便刺。贺人杰见曹勇中镖栽倒，便想就此拨箭奔逃。无奈智明等见有人来，将天霸敌住，也就一拥上前，来阻人杰。此时把天霸与贺人杰等团团围住。不知天霸等果否能杀出重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六回

出重围人杰失路 渡宽河王雄驾舟

却说贺人杰见曹勇中镖，正想就此杀出重围。忽见对面又来一人，年约四旬以外，手执连环枪，将天霸敌住。后面智明等人复又拥上。虽然拚力冲突，只是难出重围。危急之间，忽听叱咤一声：“贺贤侄勿得惊惧，俺何路通来也。”言罢，只见朱世雄栽倒地下，眼角上面，流出飞红。何路通双拐并施，早把智明战住。贺人杰见有人帮助，赶着一锤，将尹朝贵开去，转身向外来打喽兵，顷刻之间，已经杀出一条血路，掉转身望着关头，一路飞奔出去。无奈昨夜到此，虽是五更天气，月色微明，从那浮桥而过。谁知此时这一阵恶杀，早已将方向忘却。出了关门，不向原路走去，却向山后而来。一气奔驰，约走八九里地面，看见树林丛杂，不辨东西。心下明知走错路径，想再寻原路，又恐遇见了强寇，厮杀起来，那时复又入重地；只得穿林越树，向后逃奔。又走了二三里路途，方将树木走尽，以为可寻大路；再朝前面一望，不禁失声喊道：“大人！大人！天绝我也！”乃是白茫茫一道大河，横于前面。河内连一舟一筏俱无。再朝那树林望去，所幸敌人未来，不得已只得将施公由腰间放下，喊了两声，方才苏醒。见人杰一人在此，忙问道：“黄贤弟到何处去了？此时离驿馆还有多远？后面可有人追来？设非从人前来，施某久经已没命了。”人杰见施公尚可能言语，乃道：“黄叔父尚在里面，是千总将大人救出的，但是走错了路途，前面这宽河阻住，设若有人追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施公听说，向前一望，也就吓得哑口无言。过了半晌，向人杰问道：“何贤弟也曾到此，何以不见前来？若他能来此，你我便可有命。此时走入绝路，且让我在此少坐，汝可向沿河一带寻看寻看，若有什么渔船，无论何人，先给他些银两，渡过此河。再灭这山寨。”人杰也是没法，只得依着言语，向前寻找。走了半里多近，见那远滩里，出来一只小船，只有一人把舵而驰。

人杰喜出望外，正要向他喊叫，只见那人远远的招呼道：“岸上这人，可是救施大人的吗？前面不能回去，赶快由这里下去。”人杰听了此言，疑惑是山上的喽兵，用这话来哄骗，反而不敢答应。再到前面一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昨日送信的王雄。连忙地答应道：“施公正在此处，汝可将船拢岸，我去请来。”说着，飞奔到了原处，禀明施公，一同到了岸口，搀扶上船坐下，此时天色已将五更。王雄一面撑篙，一面向贺人杰问道：“老爷们昨日五更到此，黄总镇渡河前去，偷看路径，若非小人细心，在那里等着，请众人在马房去躲，日间便立身不住了。及至到了晚间，曹寨主要摆布大人；智明还想等个客来，再来动手。那时小人倒甚欢喜，若能再停一个更次，黄总镇与老爷们便可进去，那时人不知鬼不觉，将大人救出，岂不是好？偏生那该杀的尹朝贵与二大王，

啰啰嗦嗦的说了许多的话，把大人抬出厅前了。小人见刀又拿出，锅又抬出，分明是没命的样子。那时眼泪直向肚内流出，恨不能替大人受罪。欲想去杀曹勇，无如又没有本领。正在无法之时，忽见老爷与黄总镇已到，小人又欢喜。忽然对面来了一帮手，此时小人如淋水一般，浑身乱战，怕老爷敌他不过；急中生计，赶着又由便门出了后山，驾了这小舟，预备过河，奔到馆驿送信，请那几位老爷们前来接应。不期在此遇见，这皆是朝廷的运气，大人的福泽，绝处逢生了。”说着，那船渐渐地已到了对岸，还未撑篙，只见那对面来了数人，一见施公齐声喊道：“大人受惊了！卑职往救来迟，身该万死。”贺人杰再一细望，却是计全、关小西等人。自从天霸走后，昨日一天，未得回信，故此众人齐来探访，黑夜之间，不知路径，特地来到此。大众见了施公，便向人杰问道：“贺贤侄！你何以一人在此将大人救出？黄叔父、何叔父向那里去了？”人杰道：“他两位现今尚在在里面，不知胜负如何。众叔父既来，大人便交代众位了，小侄此时尚要前去接应。”说着，李昆与将施公搀扶上岸，与众人保护回到馆驿。忽见王雄说着：“贺老爷，山上去不得了，小人舍命前来，山上喽兵也有看见，此时小人回去，岂不遭他们毒手。而且黄总镇战了这半会，现在天已大明，他岂有不杀出之理？老爷何必再去？”李七侯听了此话，知道他不敢再去，连忙说道：“汝且随大人前去，这篙子交与我便了。”说着，跳上船头，将篙一撑，早去了一箭之地，直往山前而去。

再说黄天霸将曹勇打伤，正似上前结果他性命，忽然来了一人，手提连环枪，前来帮助。天霸将他一望，知是个绿林好汉，所幸施公已去，又见何路通进来，将朱世雄打伤，心下无所惧怕。当时将刀一起，对定来人，只见刀枪，不见人影。两人杀得不分上下，何路通虽与尹朝贵、智明交手，总不以两人在意。此时见天霸不得脱身，天又渐渐大亮，设若再有人帮助，那时虽杀个对手，何时才得出去？一时性急起来，双拐一起，左右开弓，将尹朝贵的单拐架住，又一面掉转身躯，来助天霸，那人一声叱咤：“该死的贼囚，何人畏汝？这班死囚，俺不将你两人杀死在此，也不知俺的厉害。来得好，吃我一枪。”说着，转身架去天霸的刀，枪尖一进便向何路通刺下，何路通见他来得凶猛，赶将双拐用了个叉字势，拼力将一枪架过。仨人你来我往，战在一处，恨不得你要我死，我要你亡。怎奈那人枪法精通，只见他上下盘旋，把枪杆舞得如雪舞梨花相似，力敌两将，全无惧怯。又战了有一二十回合。天霸虽拚力向前，何路通已只能招架。一人暗道：“天色现已大亮，即便此时出去，那条大宽河也难过去。不如先将这厮治死，随后再行出去。”想罢，双拐一架，跳出圈外。此时天霸一刀，向小腿砍去，那人连忙枪头一缩，枪杆往下来掀这一刀，忽然耳边一阵风声，晓得有了暗器，赶将枪杆往外一送，身子往下一蹬，那个石子由头顶过去。不禁高声骂道：“你这无能的杂种，用暗器也不算英雄好汉。咱们一刀一枪，见个高下，方算得正大光明。这暗器能奈我何？若有石子，尽管打来，爷爷怕你，不算好汉。”说罢，手起一枪，向着何路通便刺。不知路通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七回

助曹勇王朗大施威 救天霸人杰重入寨

话说何路通一石子未能将那人打中，此时反被他一枪刺来，只得复行进前，再来杀住。天霸从昨日到此，虽然带着些干粮，到了向晚时节，已吃得干净，现在战了一夜，已是力尽筋疲，腹中渐渐饥饿。恨不得就此脱身回去，随后再来灭这山寨。无奈山上人并未动手，忽然来了一人，竟至如此厉害，两人杀一，尚不能得胜。此时见何路通一石子又未打中，不禁怒气填胸，连声叱咤：“前面这强盗，本总镇因夜间辛苦，未展神威，汝便如此猖獗，俺便不想出山，看你这强盗奈何俺怎样！”当时将刀一起，跳身到了前面，一个泰山压顶，连肩带背，向那人砍来。那人一枪，正敌路通，忽然后面又来了兵刃，也就呵呵的喊叫，舞动枪，前后左右，直奔他两人的命门刺来。黄天霸不敢怠慢，将刀紧了一紧，觑定他的枪头，也是前后左右，招拦隔架。二人此时正混战在一起，远远一声喊道：“黄叔父休得多虑，小侄复杀来也。”说着，人已入了重围，手起双锤，用了个流星赶月，一连两下将那人的枪打开在旁面；随即举动锤法，如泰山一般，只看那人打下。此时尹朝贵、智明两人复见那个小子杀来，知施公被他救出，吓得摇唇鼓舌，惊骇非常。到了此时，又恐那帮助的人有失。只得复提兵器，赶上前来，仍然为黄天霸敌住。那人见贺人杰锤头厉害，惟恐再杀多时，败战下来，反为两人耻笑。存了这个意见，也就无心厮杀，三十六着，以走为上着。等贺人杰将一路锤法使尽，末了一锤有点破绽，赶着一枪，用了足劲，将锤头隔开过去，反手提枪，穿到关外，仍回本山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却是琅琊山的寨主，镇山太岁王朗。自从曹勇命喽兵去请他上山，当时便趁着月色下山而来，到得这朝舞山前，已是四鼓以后。当时浮桥已去，那个喽兵在对河喊了暗号，守山的人方才放船，将他渡过。才进了关头，但听得喊杀之声，震动山谷。心下正是惊讶，忽然山里跑出两个喽兵，向着众人说道：“不好了！施不全在厅上，正要将他开刀，突然黄天霸与那一个幼年后生，走到厅上，将施不全救去，欲将他带出山去。现在三位大王与智大王，俱赶了出来，在二关里面交手呢。你们这里把守好了，莫要被他逃走。大王招呼进去放箭了。”王朗听了此言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这姓黄的，有多大的胆量，他一人便敢来此。我今不到此地，也就罢；现今既到山下，若让你将人救去，随后那许多大事，何能去做？”因此。也不问情由，便在兵刃架上提了一杆连环枪，纵上关头，前去却敌。不料又来一何路通用弹子打伤了朱世雄，贺人杰依然将施公救去。此时天霸见那人已走，也就招呼一声“贺贤侄！何兄长！你我就此走吧！随后再与这厮算帐。”说罢，二人答应一声，噗噗早已身起半空，跳过了第

二座关寨。接着，何路通、贺人杰亦是跟随出来。仨人来至山下，天霸赶着问道：“大人那里去了？”人杰道：“计叔父已经接去。现在李叔父也在这里。前面那浮桥，走不回去，随我前来！”说着，飞身在前引路，不多一会，已到岸前。李七候见他仨人前来，赶将篙子一撑，靠在岸上，仨人噗噗上了船头，一直向对岸过去。天霸问了人杰，方知这船只是王雄得来。不多一时，乘舟登岸，已是日出东力，一路而来，直至向午时光，到了馆驿。

此时施公诸人，在馆驿中，正拟着人来探问，见他仨人均已回转，方始改忧为喜。早有施安送上茶来，为大众梳洗了一回。进了饮食，然后施公向王雄问道：“汝尚天良不昧，记得前情。本院回任之时，代你保举一言，给你个小小的官职，也不负你这一番美意。但是这朝舞山上情形，以及众人手下名姓，细细道来，本院好命人前去剿灭。”王雄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朝舞山上，并没有什么厉害。所仗的，不过这三座关头，平时虽然打劫客商，却多是在别处动手，便是小人从前为他打劫，也是有一无俩，故一向地方官俱未得悉。大人现在欲灭此山，必先用计，把这宽河，不得使它拦阻。然后命地方封了船只，由水路攻山，方可得计。不然虽有众位一身本领，也敌不地他。而且他手下朋友甚多，一时号召起来，聚集在山上，那时以主待客，听你如何攻打，未民能够取胜。他山上有这大的地亩，一年不下山来，也不至于缺乏。这多是小人身历其境，亲眼看见。大人虽为民除害，也还要三思而行。”

施公听了这番言语，正是踌躇不定。只见黄天霸向他问道：“照你说来，如此难破，方才那个用枪的强盗，难道不是本山的吗？此人姓甚名谁？”王雄道：“这人也是强盗，他却不是本山寨主，乃沂州镇那边，琅琊道过去，琅琊山寨主，姓王名朗，我们寨主，与他至好朋友。从智明到了此间，曹勇也将他请过来了，计议两天，方想出一个主意，令他一个朋友，到京干事。”施公与天霸听到这里，连忙问道：“你知道他这朋友是谁？到京干的何事？”王雄道：“当时小人也曾打听，只因他们甚为机密，只是打探不出。后来曹勇又叫智明到京打听，究竟这事可办成没有。朱世雄又说，他是犯事之人，怕遇见老爷们不大妥便，所以自己下山而去。这皆是去年年底的话，不料前日回来，在半路之间，便将大人捉住，这不是意外之祸吗！大人若灭此山，须要出其不意方好，不然反中了他的诡计了。”天霸听毕，向施公说道“照此看来，那个案件，有几分在这琅琊山上了。但是这王朗十分厉害，手下羽翼人多，一时何能前去？在总兵看来，大人此时权往淮安赴任，然后商议个妙策，破这两座山头，以那件要紧公事。”施公说：“贤弟之言，何尝不是！但是此去淮安，尚有数日路程，虽然本院赴任，脱离这虎口，无如钦限在即，破这山头，也非一天两日之事。那时羽檄往来，诸多不便！本院何能放心得下？不如身在此间，耽搁数月，俟将此事办竣，然后履新，一劳永逸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虽如此说，中知这个馆双，不能防备许多，设若夜半更深，有那意外之事，在总兵看来，那时如何是好！现在如此如此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听了此言，不禁笑道：“这个主风，大可行得。但不过又打扰人家。”此是天霸对施公附耳，施公但笑而已。不知天霸说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八回

王头目倾心献策
施漕督虚己下人

却说施公听了黄天霸之言，随即笑道：“这事也可行得，但不过又要打扰人家。”你道他两人究竟何意？原来天霸见施公不肯先行回任，须俟破了朝舞山，方肯回至淮安。犹恐这馆驿之内，不大稳便。曹勇今番受了这大亏，心下定然不甘，事后又必着人下山打听。若知施公在这琅琊馆驿，夜半更深，前来行刺，纵有人防备，只可防得一时，不能日夜守候。因思吕云章乃是这地方财主，那里房屋又多，欲请施公到他家暂住数日。一则来就近等他下山，二则来可无意外之事。就是他们大众，与强人争斗，也可放心前去。故将这话向施公说了一遍，又将前晚寻找施公到他庄上，并在沂州镇饭馆里面，遇见徐德升，以及争中间座位，并与吴球争斗的话，说了一番。

施公道：“这吴球究是何人？何以也知本院为山上捉去，莫非也是他一类吗？”天霸道：“总兵前日也如此着想，后听王雄所言，方知这人是个樵夫，平日并不做强盗，此人本领也还去得。但不知他这信息从何得来！”施公听说，复向王雄问道：“汝既认得这吴球，可知他这人究竟如何？人如不做强盗，本院为朱世雄捉上山去，他又如何得知呢？”王雄道：“大人倒不必如此疑惑，此人的本性，前夜已与黄总镇说过，至说他得着信息，他每日午后，皆向我们山上打柴，前日定是上山之后，听得人说，将施大人捉住，所以他喜出望外，欲去观一观，莫说此人虽是粗鲁，平生专抱不平，若告知他大仁大义，教他前去，虽赴汤蹈火也不辞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说他如此好法，本院为国家出力，为民间除害，与强盗种下深仇，被强人捉去，他若稍加大义，理合同天霸等人，将本院救出，方是正理。何反为而喜欢呢？”王雄道：“大人有所少知，所以他成了粗人。他但听曹勇他们一面之词，说大人如何贪赃，如何与绿林作对，将人捉去，所有的家财尽行人己，仍要将绿林之家小杀个净绝。因此他听了这话，甚是不平。听朱世雄将大人捉住，他所以要来看望。在小人看来，此人乃一勇之夫，若能待之以恩，便可听我所用。大人能将他说之归顺，命他诈入山中，里应外合，此事无不成之理。不然命人入城，告知沂州府，大人将城中所有兵丁，调来听用，再加诸位老爷这般本领，这座朝舞山，方可破去。这皆是小人的意思，还求大人尊裁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院做官以来。向不肯惊扰地方，秦蔼仁大人，虽是好官，若将兵丁调来，地方上百姓岂不惧怕？汝且不必多虑，本院自有章程。但不知这吴球家中，汝可认得！”王雄道：“他住在猫儿墩地方，前日黄老爷与他还在那里斗的。”施公听罢，向着众人说道：“汝等连日已是辛苦了，此时可去歇息一番，向晚起来，本院有话吩咐。”众人见施公如此，已就猜着八九分，当时天霸命金大力、郭起凤等人，保护着施公，自己与众人，也就前去打盹。

闲言少叙，到了晚间，大众醒来。齐至施公前请示。施公道：“古人言：‘询于刍蕘。’又说：‘匹夫之言，圣人择之。’王雄所说之言，正合本院之意，难得有这吴球，本院相请黄贤弟与王雄，同本院前去一走；如这人尚在家中，望即赶急回来送信，本院预备亲自前去拚着三寸舌，两行齿，说以厉害，晓以大义，命他投往山内，约期里应外合，将一千强盗剿除，除了这沂州大害。不知你等意下如何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总兵等深恐大人不行，岂有不肯先行之理。”说着，王雄也到了里面。天霸便向他言说：“这个吴球，你想必是认得了，大人今想自己前去，将为国为民的话，对他细说一番，使他归顺。意欲你同去，作个引线，你看这事可行得吗？”王雄道：“若果大人前去，小人看来，他必然一心归顺。此时如果前去，他定然在那里面。不过他那地方，不比寻常的所在，恐大人前去，未免褻尊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院也不是到那里住家，不过闻他这人，有这身本领，徒然误听人言，不能上进。故此前去劝他，一则为民除害，二则使他立点功业，随后也多得个前程，不湮没他。”王雄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他住的地方，虽有地方，却无房屋。只因猫儿墩这个所在，从前有个猫精，在那树林里面，窟了极大的窠巢，青天白日，满山地作怪。彼时被吴球父子打死，恐它窠巢内有余孽，因此下去探望，谁知这下面有五间大小的地方，深也有一丈多深，一片平阳，十分齐整。里面堆积了些獐狍鹿兔，皆是这猫精平时拖来的。适值他无处栖身，见有这个地方，便同他义子吴洪，将这物件收拾干净，改为自己的住所。人要前去，须得走尽树林，由那个方洞下去，方可入内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禁说道：“怪不得的日前与他交手，只不见他的房屋，但见他由树林内出来。原来他有这个所在，倒也别致非常。”施公道：“无论是什么地方，本院皆去一走，以表我的诚心。”当时计议妥当，施安做了饮膳，众人吃罢。王雄便在前引路，施公带领着天霸，并关小西、贺人杰数人，一路向猫儿墩而来。

约至二鼓以后，将近三更，已离前面不远。施公止步说道：“我们在此且住一住。王雄可先前去通报一声，说漕运总督施仕纶前来讲活。”王雄见施公如此待下，实是敬服。心中暗道：“朝廷这样好官，天下自然太平。”一面走着，一面乱想。前面到了树林，本来是常到的所在，走到好大树跟前。便高声喊道：“吴大郎，你可在家吗？”一声问毕，果然有人答道：“王头目，你可以此时前来？寨主买卖可好否？听说朱二大王昨日得了件喜，我打柴回头，碰见刘老四，方才晓得。次日到镇上吃酒，预备茶后前去，忽然遇见黄天霸那杂种跟着俺走，恐此去露了风声，误了你山的大事。不意他出言不逊，两人便交手，后来不耐烦与这厮动手，也就退到里面。所恨俺两个儿子，皆为他打伤。你此来干什么？可为我说明！”王雄听了此言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八十九回 施大人求贤枉驾 吴壮士弃暗投明

却说吴球见王雄喊他，便问道：“王头目，你此时到此何干？听说朱二大王得了一件喜事，你不在山上热闹，为何到我这里来？”王雄见他仍问山上的事件，一时不便将施公说出，乃道：“你们寨主虽觉得高兴，在我看来，倒算件喜事，恐随后的忧愁愈觉多了。”吴球听了此言，不禁喝道：“王头目你何出此言？你幸亏在这地方言语，若是在山寨内讲说，几位寨主听见，岂不恼你？”王雄道：“我正为此事，所以向这里前来。我看我们二大王，虽将施不全捉住，可知他乃是朝廷的大臣，平日为国为民，方与他们绿林中结下这仇恨。推他的心迹，也是想地方上安静，杀一儆百，使人不为非作歹，做那杀人放火，打家结舍之事，并非有心要杀那帮朋友。咱们这朝舞山，虽是绿林中一班，施不全又不曾与咱们见过一面，交过一言，理应各做各事。谁知寨主们不知这道理，自从智大王上山以后，偏把个施不全说成个人间恶鬼、世上魔王，恨不得顷刻之间，将他碎尸万段。虽是寨主想出这条妙计，命人进京，朱二大王现已将他捉住，不知皆中了智明的诡计，说是为绿林除害，其实报他的私仇，那里是什么喜事？所以施不全上山之后，次月就出了那祸，依然为人救去了，眼见得不日大祸临身，你老难道不知道？”

吴球听了这番言语，忙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昨日俺想上山去看这施不全，究竟是个什么样，怎么倒被人救去了！难道就是那黄天霸入山的吗？”王雄道：“何尝不是！便是此人。”说着，就将天霸等往救施公的话，告诉了一遍。然后道：“你看这不是大祸吗？”吴球听了此言，也就十分诧异，说道：“俺与黄天霸战了半日，虽觉本领高强，万不料他有这通天本事，你此时前来，莫非曹勇胆怯，请我上山相助吗？”王雄道：“倒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俺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请教。大凡人生在世，皆知道善恶循环，此时山寨上既有了这祸，而且这施公威名大振，是天下之清官，此时又在此间，回想当初实有恩于我，意欲去投他，实是委决不下，因此前来问计于你。”吴球听了他这番言语，忙喝道：“王头目，莫非疯了吗！据你说来，施不全乃天下一个好人，何以绿林中提起他来，是恨如切骨。况且你是个头目，他是个漕督大员，彼此风马牛不相及，焉得说有恩于你？”王雄道：“你老那里知道？其实施不全是屈煞了，小人若不遇他，那还有今日！”当时就将他在江都地方，如何为贼，如何被施公捉住，如何开恩放他，如何赏钱令他买卖，以及施公断案如神，伸冤理枉，虚贤下士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吴球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的吗？”王雄道：“我今日正无主意，特来问你，那里有一句虚言？我若是一派假话，肯说自己做贼吗？”吴球不等他说完，忙道：“曹勇、智明这几个死囚，俺老子几乎被他们误了，天下有这等好人，我还要与他作对，代你们出气，岂不是不知人事？王头目既是施大人待

你有恩，理该投他前去，在这山寨中，终无了局。我吴球恨无此门路，若有这个恩人，虽千山万水，也愿去投他。”

王雄见他这言语，已有投顺之意，忙道：“你老之言，可是真心吗？”吴球道：“谁与你说荒？”吴球即大叫：“曹勇骗得我好苦，将此等好人，说是坏人，叫我吴球岂不被人耻笑！”王雄道：“你老倒不必焦躁，设若施大人到此，你可肯代他出力吗？”吴球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梦话，他是个堂堂大人，我是个砍柴樵子，他如何到我这里来？若有人引路，我去投他，收下做小吏，也是甘心愿意，留个好名。”王雄到了此时，知他是真心归顺了。不禁道：“大郎不必如此，咱实对你说：现在施大人已经来了，还不去迎接？”说看，便将自己如何搭救施公，以及施公前来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吴球听了说道：“王头目，你这话认真吗？”王雄道：“谁同你作耍？我且去请来，好让你相信。”当时便飞身出来，去请施公。

此时施公与天霸等，正在树林盼望。见他前来，忙问道：“吴英雄意下如何？”王雄尚未答言，后面吴球早又跟将出来。一见施公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身该万死。此时如梦初醒，有负大人盛德。若蒙恩赏收留，虽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何敢劳大人驾，小人这地窖里面，万不敢劳玉趾。倘若不弃，此去不远，有座古庙，且请大人与众英雄暂行歇步。小人取灯便来。”说着，爬起身，复向里面去了。施公见他已肯投顺，心下好不欢喜。当时向黄天霸道：“既然吴壮士如此多情，本部堂便到古庙中权行歇足便了。”说毕，仍是王雄在前引路。到了前日那个古庙内。不一会，早见吴球提着个灯台，后面两人拿了些矮凳茶壶之类，到了里面。先请施公坐下，然后向天霸赔罪道：“前日冒犯虎威，多多得罪，还求总镇海涵。”施公道：“不知不罪，本院昨日听见王雄一番言语，方知壮士是个清白英雄，虽与强寇往来，却是毫不沾染。本院十分敬重。即如黄贤弟、关贤弟等人，从前也是做这买卖。初时也不知本院为何人，故江都任上，还前去行刺。后来为本院劝解一番，改为好人，立下多少功劳，做了多少事业，现在身居总镇，耀祖荣宗。莫说本院敬服于他，连当今万岁，也以他为重。那些百姓们更不必说，是歌功颂德的人。凡事在人为，本院一秉至公，上可对天地君亲，下可对阎罗小鬼，以至屡遭不测，遇难呈祥，作为也不必说了。壮士既有这一派人材，又有这两手武艺，虽然打柴自食，不做那强盗事业；可知隐姓埋名，与草木同腐。天地生人，皆要立一番事业，方不愧男子丈夫。而况与曹勇等，尚有往来，设若他后来被擒，扳连壮士，有口难辩。事在可疑，岂不以清白的好人，入于恶党。壮士果能真心向上，弃暗投明，便随本院在馆驿中暂宿一夜。明日到朝舞山中，扮为细作，里应外合，除去强人，为地方上百姓除害。然后随本院上任，商议妙计，去打琅琊山，查访那钦限的案件。不知壮士意下如何？”

这番话，把个吴球说得舒心服意，唯唯无言，伏在地下言道：“大人之言，句句金石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既蒙大人如此提拔，小人虽执鞭随镫，皆是乐从。但今夜静更深，小人还有器具，存在此间。大人如肯相信，小人明日早间与小人两子，定到馆驿便了。”说着，便命两个儿子，来与施公见礼。施公问了名字，方知这个是吴洪，那个是

吴涛,然后又问吴球道:“‘大丈夫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’只要诚心归服,即是明日前来,这亦无妨。但要有负本院的来意便了。”当时王雄说道:“吴壮士决无反齿,此时请大人先行回去,小人还想在此耽搁片时,以便另想主见,报效大人。明早定与壮士前来便了。”施公见王雄说出此言,不再追问。当时起身,又叮嘱一番,然后与天霸由原路回转馆驿。这里吴球将施公送出了庙门,约走了有二三里路,方告别回来。不知他两人计议何事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回 行假计入山相助 说真情回驿陈言

却说施公与大众回转馆驿。吴球与王雄两人仍到林内那地窖中坐下。王雄道：“你主意是一定无疑了，但是施大人如此恩宽收留你我，若无一点寸功，为进见之礼，自己也觉得无味。但不知智明上山之时，曹寨主与王寨主商议那条计策，欲害施大人性命，究竟是何事。未有数日，朱大王便下山去了，直至前日回山，便将施大人在半路捉住，你可知道这个消息吗？”吴球道：“俺虽有所闻，只因此事，与俺无涉，也就未曾访问。你近来在山，可听得琅琊山云鹤的话吗？”王雄听了此言，方才省悟道：“怪不得近来到他山上，不见那个飞云子，莫非他干出什么大事？”吴球道：“便是此人，听说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到京城内盗取什么琥珀夜光杯，来害施公。虽有这个议论，不知可曾盗来。”王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便实在了。我想朱大王进京，也是为的这事，所以随施大人出京，将他拿去。若能将这事访明，禀明大人，岂不是一件大功？而且施大人方才还说回任了后，再来剿灭这琅琊山，想必也为的这事。访明禀知大人，这事要在山上寻找了。我想你老今夜何不上山一走？姑作听喽兵传说，施不全是黄天霸救去，深恐山上另外出事，特来探访。曹勇见你前去，必将细情对你说告，请你助他一臂。那时便将飞云子的话，细问一遍，然后下山，到馆驿而去，岂不是件大功？”吴球听了此言，甚是有理。忙道：“此去虽好，但是明早不定回来；若施大人见我不去，疑我反悔起来，如何解说？”王雄道：“这事不必多虑，咱先同你的儿子前去，将这话说明如何？”吴球道：“如此讲最好，你同他在此收拾，俺就此前往。”说着吩咐了吴洪，吴涛，各将兵刃物件，收拾已毕，随王雄去投施公；然后自己出了树林，直向琅琊山而去。

且说曹勇自天霸救出了施公，腿上中了一镖，已是疼痛难忍；接着见朱世雄又中了一上弹子，不禁怒气填胸，大声骂道：“黄天霸你这死囚，我到手的功名，又被汝抢去，俺与你誓不两立了！”此时尹朝贵与智明两人，见天霸已走，只得向前说道：“大哥二哥暂且回内寨，遥想这施不全，不过在此左近，那怕他再有多人，也经不起王大哥与飞云子两人的本领。为今之计，一面着人到琅琊山，请王大哥再来助一臂之力，顺问飞云子可曾回来。一面着人下山，打听他的下落。两位兄长在此徒骂，也是无益。”说罢，便命人将朱世雄与曹勇两人抬至寨内。尹朝贵又在外边查点一番，上前那班喽兵，被天霸杀伤的，不下有三十人，死者倒有十余人之多，只得命人掩埋，照旧地布了埋伏。三座关头添人把守，怕天霸等再来破寨。这些事布置已毕，方才回转里面。只见曹勇与朱世雄两人哼声不止。智明道：“天霸这枝金镖用药水制就，其毒平常。所幸小弟这里尚存了些末药，敷了上去，只要一复时，便可无事。”当时便到自己房中，将

药取出，向那伤痕敷好，令他睡下，将养精神。朱世雄虽中了一石子，所幸伤痕不大，也用绸子扎好。智明道：“这皆是小弟累得兄长，且今事已至此，不去寻他，他反来寻我。不知二位兄长，意下如何？”曹勇道：“方才贤弟业已说明，惟有着人去请王大哥，他何以半途而去，莫非他回去，约那些朋友吗？”他四人正说之间，只见那个请王朗的喽兵道：“大王有所不知，那个到京里去的云老爷回来了，小人到了那里。王寨主也是着人来请大人，但听什么宝杯，已经到了。”智明听了此言，不禁大乐道：“大哥不必恼恨了，此乃天助我等。飞云子适巧回来，王大哥此去，必是约他去了。此时我们且歇息一番，到了晚间，他必然至此。”曹勇听见如此，也是欢喜非常，安心养息。

谁知到了晚间，依然没有动静，心下实是盼望。乃道：“莫非王大哥惧怕天霸，不敢再来吗？他有那身武艺，平时胆量又大，何以今日如此？莫非在半路又遇见对头吗？或者他也是这个想头，不到我这里来，便知施不全的住处，去他那里行刺吗？”众人你言我语，只是想不出个道理。直至三鼓以后，方见那下山的喽兵，前来回信，说：“小人奉命前往琅琊山请王寨主，那知他日间回山，便想请飞云子前来相助，谁料到房里已是不知去向。再四处寻问，那守山的喽兵说：‘飞云子自王寨主下山之后，便取了自己物件随即下山，临行时向我等说明，寨主回山，多多上复，说我飞云子事情已毕，从此到他方去也。’因此王寨主听了此言，大惊失色。疑惑他将那琥珀夜光杯依旧带去。当时便到齐星楼上，入门柜内去看，所幸这物件尚在里面。王寨主怕天霸等访出这事，到他山上寻事，因此不敢前来，并命小人禀知大王。若怕山上有事，人少难防，就迅速将吴球父子请来，防备数日。打听施不全动身，即便可以无事。”这番话，把曹勇说的没了主意，向智明道：“这两个山头，如何是好？”智明见他惧怕如此，深恐他不肯出力。乃道：“大哥这样烦闷，还能干那事吗？小弟血海冤仇，我们去请吴球，此人本领比我们强胜几倍，何不就去请他？”

正说之间，早有那守关的喽兵，前来禀明：“回寨主，猫儿墩的吴球，现在山前喊关，未敢放他进寨，请示下。”曹勇还未开言，智明忙道：“他此时前来，好极，咱们正想去请，俺同你出去迎接。”说着起身，一路出来，到了头关，赶着将关开了。吴球见是智明，随即问道：“智寨主你们受惊了，小弟傍晚回家，听我儿吴洪道，朱大哥前晚回来，在半路将对头捉住，忽然今早又为黄天霸闯进关来，将他救去，还将两位寨主打伤。若能将飞云子请来，大有神益。”智明听他言语，便将前后的话，以及飞云子盗取夜光杯，现往别处，王朗不能来的话，前后说了一遍。吴球方才明白，故意对智明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这大仇是不能报了。”智明道：“小弟岂不知道？只是无人帮助，也没有别法。你老哥素存义气，本要着人去请；此时大哥既来，尚祈助我一臂，将这大仇报过，生死不忘。”吴球道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？愚兄来此，所为何事？今夜且在此防备一夜，等至天明就回去。将儿子喊来，一同到这山上。即便有人来破山，也多一个争斗。”智明此时，真是千恩万谢，将他领了回寨，与曹勇说明，准备人来厮杀。一夜无话。次日一早，吴球向馆驿来报信。不知施公得着此言，若何施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一回 何路通入水杀巡兵 黄天霸拼力战强寇

却说吴球打听了飞云子的事件，次日一早，便离朝舞山，向琅琊驿而来，到了馆驿，吴洪兄弟与王雄早已到此，将吴球上山打听虚实的话，禀明施公，施公自是喜出望外。现又见吴球到来，连忙问道：“壮士昨夜前去，所访的事，有无消息吗？”吴球道：“这事小人探得，但是那人现已走了，那个琥珀夜光杯，却是在琅琊山上。”这句话尚未完，只见天霸跳身起来，高声问道：“这杯子真在此吗？那飞云子究竟是何人？何以有这身本领？江湖上不知此人，你可知他将杯子存放在何处？现在此人往那里去了？”吴球道：“小人但听智明说这人已走，至于到何处面去，连王朗也不知。现在王朗也就为这事，很为烦恼。日夜与那班众好汉商议妙策，共图大事。”天霸道：“既然这人走了，此事倒还易办，咱们既有这许多人，又有这一身本领，他一人能盗得来，咱们这许多人便不能盗去吗？”复行向施公道：“大人此次出京，多半为这案件，前日到此，因为这琅琊山名声甚大，也不过顺便一访。不意就闹出这大祸。到了此时，还是在这里破案。飞云子他究竟有多大胆量，竟敢做出这天大的事来。钦限在即，朝舞山这班狗盗，也没有什么本领，不怕他逃往别方。但是这琥珀夜光杯，既知道在这地方，不若趁早到琅琊将它盗回，行销了钦限的案件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

王雄听了此言，赶忙问道：“总镇莫小视他，可知这王朗，他一身本领，不比寻常。无率了山上有数十英雄好汉，就是那齐星楼的埋伏，虽有千军万马，也不得进去。听说从前造这楼时，王朗求了飞云子，数月功夫，始肯将这楼图画下。造成之后，也试验过数次，真有神出鬼没，令人不测。想必王朗将这琥珀夜光杯也藏在上面了。总镇若去打这山寨，恐一时万难打下。除却知道飞云的楼图，方可去破。不然也莫生妄想。设若朝舞山再招集好汉，两个联络起来，激成大祸，反为不美。不若仍然前议，先将朝舞山破去，使他失去助臂。然后专打一头，好在这山头有吴壮上内应，还怕不一战而获吗？”计全中旁，听了王雄之言，甚为合理。随即向吴球耳旁如此如此。吴球诺诺连声！当时带着吴洪、吴涛，仍回朝舞山而去。施公见天霸不言语，恐他想出这个主意便要去，当时喊道：“黄贤弟！可恼这智明，关王庙死里逃生，还是不知悔过；复又生出这毒计陷害本院。贤弟今晚不将此人捉来，也不消我这仇恨。”天霸素来以施公为重，今见他发这怒言，只得将王朗的事按下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大人吩咐如此，总兵何敢不从？但是这里也须人保护。总兵的意思，留贺贤侄同金大哥、郭大哥在家防守。咱们与关小西、何大哥、李七哥今晚前去，将这厮结果性命，为百姓除害，以报昨日之仇。”说罢，命施安做了面饭，先与众人安歇了一回。直至上灯之时，各人饱餐了一顿，命贺人杰

等在家,小心保护。自己与众人,带了兵刃,换了夜行的衣服,直奔朝舞山而来。

且说曹勇自吴球去后,果然智明的药效验非常,到了已牌时候,已经止痛,下昼时分,便能行走。向着智明说道:“吴大哥今来助我,真是万分之幸。惟恐天霸昨夜未来,今晚必来寻事。必得打听施不全,是否已经动身,方可无事。”此时吴球与他两个儿子,已经到了山上。听了曹勇之言,乃道:“寨主但放宽心,今有俺父子在此,管他什么三头六臂,也叫他做一团肉饼。我等今晚,但开怀饮酒便了。”当时众人听了此言,甚为欢喜。惟有智明一人闷闷不乐,浑身如坐针尖之上仿佛,坐卧不安。一人暗道:“莫非今晚有什么祸,应在俺身上!不然他们俱不觉得,我何以这样难受?”当时也无心饮酒,便到各处巡视一番。等到上灯以后,仍然不去睡。吴球一心想将智明等人灌醉,直到天霸到来,便上前动手。此时见智明如此防备,疑惑他看出形迹,反而不美,不敢再饮。尹朝贵等人,见智明如此,也就带了喽兵,到各处窥探。谁知智明正从里面出来,黄天霸等人已经到了山下。只因何路通与李七侯俱有水性,到了对河岸口,已交三鼓。知道浮桥已撤,正在钻身下水,将众人渡上岸来。忽听上流头,咿呀的声音远远向来。李七侯眼力正足,随即向前一望,却是一支巡船,顺流向下。三个喽兵立于上面,船当中隐隐地露出点灯光。何路通笑道:“妙也!咱们正怕费事,那知这厮便来。”说罢,扑通一声。便跳下水去。接着七侯也跳下水。两人在水内,将船帮搭住,往下一拖,那三个喽兵,并不提防,只听一声“不好”,咕咚咕咚,一齐栽入水内。两人哈哈大笑。何路通两手一捞,早在水内夹住两个人,其余那个喽兵,又为李七侯揪住。复行穿出水面,跳上了船,举起腰刀早将三人杀死,将尸骸摔下水去;两人一前一后,撑过岸来,渐渐离寨不远。

正拟弃舟登岸,忽然那关寨上面,有人问道:“来者何船?为何不打暗号?”何路通向李七侯道:“咱们做事粗鲁了,早知道他有暗号,应该方才向人问明,然后再结果他性命。此时被他识破,那便如何?”天霸这里急通“咱们已经以了此地,还怕他问什么,由他问,咱们上去便了。”说着提了朴刀,蹿到岸上。此时上面的喽兵,见他们回不出暗号,知道不好,赶着举起铜锣,乱敲了一顿。天霸见他鸣锣报信,赶向众人喊道:“诸位哥!就此去吧。”说罢,关小西、李七侯、王殿臣等人,各举兵刃,到了上面。天霸本是熟路,知道头座山寨无什么埋伏,随即带领众人,在前面引路。山上的喽兵见是天霸,正要举兵来阻,早被一刀一个,杀死数人。其余喽兵,向里面喊道:“黄天霸又来破寨了!二座关上,快点放箭呀!”这派声音,早已惊动里面。天霸也不问他是箭射来,认定前日来的路径,直向里面杀去。此时曹勇与智明,正在各处巡查,听见外面的声音,遂将镗金镜端在手中,复又带了百练飞抓,拚命杀出。智明也将钢刀提在手内,随后赶来。蹿出三关,遇见天霸。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二回 黄天霸大破朝舞山 何路通押犯沂州府

却说黄天霸正赶曹勇，忽见他掉转身躯，左手一始，早把个百练飞抓对他打下。天霸晓得不好，赶用了个倒扳桨的势，两手将刀护定身躯，脚跟向后一起，倒退有五六尺远近，方将这飞抓让过。曹勇见一下未中，复行飞步前进，认定天霸没命的打来。链索声音，不绝于耳。所幸天霸那口刀，十分锋利，招拦隔架，便捷非常。把曹勇两膀，震得酸麻，只是近身不得，不禁失声喊道：“黄天霸！咱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两次三番入我的山寨，今日这一命同你拚死了！”就把飞抓一手执定，一手镗金镜，高起双手，两物并用齐施，直向天霸没命地打下。天霸见他舍命的恶斗，一时杀得兴起，恨不得就此一刀，结果了性命，也就精神陡长，拚力前来抵敌。两个人杀在一团。你好似出海蛟龙，欲兴云雨，他好似离山猛虎，去食犬羊，各显威风，不知是谁要谁命。

两人正敌之际，那边关小西见智明来迎敌，不禁高声骂道：“不怕死的秃贼，关王庙为汝逃走，未得施刑。今又死灰复燃，在此作恶。你认得关爷爷吗？”当时将折铁倭刀一摆，跳上前去交起手来。智明见是小西，提起腰刀，便向他胸前刺下。小西将左边一让，躲过这刀，一个旁势，也就一刀向他肋下砍去。智明见他还手，当时不敢怠慢，用了个秋风扫叶势，把身体向前，手拐向后，勒定刀柄，觑定小西的刀，顶面一拦。响亮一声，火星乱迸。小西见他将刀开去，不禁大怒道：“该死的秃囚，还如此猖獗，偏要看汝这腰刀，有多厉害！”说着将身进前一步，舞动刀法，一路砍来。智明到了此时，已吓得心惊胆战，欲想逃走，也不得脱身。只见他上下盘旋，如刀山相似，直向自己的要害砍来。当时只得将刀握定，前后左右，拚力招拦。那知小西这口刀，却不比寻常，碰在刀背上，还可支持，若遇着刀口，便立时损坏。智明不知它是削铁如泥的宝物，正是舍命地招架，忽然一声响亮，自己的刀被小西兵刃早已削去半段，飞在空中。这一声非同小可，欲想再斗，更是万难。只得大叫一声，转步往寨里跑去。谁知何路通看得清切，飞起一个弹子，直对他左眼打去。智明没命跑来，不提防另有暗器，一个黑影，飞到前面，正欲向旁边让去，早已躲闪不及，大叫连声，鲜血飞出。何路通见石子打中，紧追一步，双拐打来，智明晓得不好，赶着掩住眼眶，复行奔跑。谁知下面有块乱石，未曾看见，一绊一个筋斗，早已栽倒在地下。后面关小西已经追到，手起刀落，一命呜呼。再行一刀，割了首级。

里面尹朝贵与朱宋世雄得了个信，赶着拿了兵刃，飞奔出来。迎面遇见吴洪，连忙说道：“吴贤侄，天霸来了，赶快前来助敌。”吴洪听了此言，也就应声答道：“小侄来也！”说罢单刀一摆，直向尹朝贵劈下。尹朝贵这一惊不小，喊道：“吴洪！你认错人

了,咱叫你去杀天霸,怎么杀起俺来?”吴洪骂道:“你这狗头,谁是你的贤侄?你到现在还在梦中呢!实对你说:俺父亲已投顺施大人了,命我等来灭你山寨,快快将头割下,让俺前去投功。”尹朝贵听了此言,方知中了他计,不禁怒道:“汝这小小匹夫,俺道你父子是个好人,故请上山相助,谁知道反去助敌,真是人面兽心!今日既然负义,不是你死,不是我亡。”说罢,举手提兵,将刀砍去,两人在聚义厅,便大杀起来。此时李七侯、王殿臣等人,早已进入寨中,遇见喽兵,举刀便杀。曹勇在外面与天霸对敌,早已只能招架?不能还手。满眼望吴球前来助战,忽听后面一番喧嚷,如天翻地覆一般,一派红光,照耀得如同白日。早见来一众喽兵,高声喊道:“大王不好了!后寨里面起火了。”说罢,那片哭喊的声音,已震动山谷。

曹勇见大势已去,再见智明已为人杀死了。此时无心恋战,只得虚晃一刀,向前逃去。天霸那里肯舍?朴刀一舞,紧紧追来,出了关头,但见他向左角一钻,忽然不见。天霸知他有什么诡计,也就不敢前行。提转朴刀,杀人里面,正拟寻朱世雄等人,杀个净绝。谁知第三座关上,火绳一亮,随即响亮一声,如春雷仿佛。天霸这一惊不小,知道是车轮炮发作。正是无可躲避,一时失措,两足站立不定,早已跌入那陷人坑内。那知就此一来,反救了他的性命。原来那第三座关门埋伏已久,欲将车轮火炮开放出来,去轰天霸,只因下面曹勇与天霸交手,一时不敢开放,怕伤了自家寨主。此时见曹勇逃走,天霸复又杀人,故此用这埋伏,以便送他的性命。那知天霸一吓,跌入陷人坑内,那许多炮子,皆由上面过去,反而未能伤损。不多一时,炮子放尽。天霸便在下面,一个纵身,复行跳上。喷烟拔雾,杀上前来。早有关小西由里面出来,见天霸在此寻觅,赶着喊道:“黄贤弟!快随我来,尹朝贵已被吴洪活捉了。”说着,只见李七侯、何路通俱皆到了,说道:“咱们到了里面,正寻那朱世雄的踪迹,适巧他迎面出来,咱们就与他交手,打量他也飞不出去,忽听前面大炮声音,深恐这里有失,手头一松,就被他走去,此时再也寻找不着了。”众人聚在这里,喊问,只听那山上的喽兵,哭声震耳。

原来那派火光,是吴球到他那马料房中放了这无情火的,此时天霸见贼首已走,欲想追寻,已来不及。只得高声喊道:“山上喽兵听了,汝等皆地方上百姓,总因这曹勇强寇,诱骗前来,做了这不法的买卖。若能改邪归正,就此将曹勇妻小并强人羽党,活捉前来,皆免汝等的死罪。”这声吩咐,早见那班喽兵,皆跪倒于地,声称情愿改悔。当时众人一声拥起,一齐抢入内寨,将曹勇妻小全行捉出,复又将那几个亲信的头目,俱皆捉住,送到天霸面前。天霸命李七侯、何路通等人押着人犯,自己前去找着了吴球,带了关小西并吴洪弟兄,将山中所有的埋伏,并那三座关寨全行拆毁。此时天已大亮,命喽兵放下浮桥,一路过河,向琅琊驿而去。

此时,施公正在驿馆内盼望,见他们一夜未回,不知若何景象。忽听门外人声喧沸,听见贺人杰跑了进来,说道:“黄叔父与大众皆回来了。关叔父手里还提了个首级,想必就是强人。现在门外招呼地甲,往沂州府投报呢。”施公听罢此言,心下甚为得意。正欲出来瞧看,见天霸与众人进来,将上项的事情禀明了一遍。施公道:“贼首虽走,所幸这智明当场格杀,这也是一件快事矣。沂州府离此尚远。此地地甲何人?”

赶命前去报通报。”天霸道：“总兵已命随同何游出前去告了。”且说何路通押着人犯，随地甲一路向府在而来。此时沂州府秦蔼仁，正在坐堂问案。忽闻值日差上堂禀报道：“大人快去迎钦差，现在朝舞山的强寇，已押解前来了。”秦蔼仁听报此事，吃惊不小。只得命原被告暂退，自己迎接出来。不知如何交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三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黄总兵夜探琅琊山

却说秦蔼仁听说施公押犯人到沂州来，赶着出来迎接。只见许多喽兵，押着一个强人，两个女子，另外五六名少年大汉，纷纷拥拥，到了大堂前推下。早有地甲上前禀道：“小人琅琊驿地甲李坤，日前漕运总督施大人路过本驿，驻马馆中，访闻本境朝舞山强人横行不法，特命现任总兵黄大人，带领众位英雄，前去剿灭。现在人犯俱由何老爷押解到此，请大老爷发落。”秦蔼仁听了此言，赶向着何路通行礼已毕。邀入内厅坐下，何路通开口问道：“贵府在此为一邦太守，境内有这项强人，不能预期剿灭，叫百姓何以安枕？本游击奉施大人之命，与黄总兵前往山头，现获得强寇一名，名叫尹朝贵，当场格杀了关王庙的逃犯智明，贼首曹勇与朱世雄两人现已逃脱，获得曹勇妻小二人，并几个犯事的头目。大人吩咐，赶快申明，就地正法，发往犯事地方，悬头示众。然后到馆复命。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本游击还求销差，不能在此久待了。”秦蔼仁到了此时，已吓得浑身乱战，明知自己的处分，只得诺诺连声，敷衍了一会。何路通也就告辞出来回转馆驿。施公自将吴球父子并天霸等人，夸奖一番。仍想趁此便破琅琊山寨，复取了宝物。惟有吴球同王雄两人，十分苦劝，说请施公先回淮安，然后再来破齐星楼，完那要案。

施公正犹豫不定，到了上灯时分，秦蔼仁早赶了前来，施公当时传他进见，问了一番，知已将尹朝贵与曹勇的妻小正法。其余喽兵头目，俱各具改过切结，恳令归养。施公见所办的尚觉稳妥，当即说道：“本院初到此地，访闻贵府的声名尚好，并将贼巢善后办法，吩咐一番。但是这强人在境，姑息养奸，未免稍耽处分，此后还须整顿方好。但不知那山寨的房屋，可曾理结吗？”秦蔼仁道：“卑府已招呼公正的善役，前去查报。所有房屋，一律拆毁，其余物产，择好归公。余下按名分与那班喽兵，另谋生理。卑府捕务废弛，实具过罪。”施公当下也不过于督责，反而向他问道：“贵府在此，可知这朝舞山外，另有什么强人吗？”秦蔼仁道：“还有一山，有什么镇山大岁王朗，却不十分清楚。”施公便将飞云子盗取琥珀夜光杯，王朗砌造齐星楼的话，对秦蔼仁说了一遍。秦蔼仁回道：“看来此案非急切可破。大人请先回淮安，不然误了任期，反而于事无济。卑府久闻这山有上飞云子，无人可敌。此楼虽王朗本人尚不能破，非将飞云子原图得来，方可有济。此事还望大人三思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知秦蔼仁是个好官，所言谅皆是实。只得命他小心防守城池，自己择定后日起程，先到淮安赴任。

好知其中惟有黄天霸与贺人杰两人不服，说道：“这飞云子，也不过是人，难道他制造这楼，便无人能破！照此说来，设若飞云子原图竟无人晓得，这钦限的案件终久

不破了？好在大人后日方才起程，今夜咱两人便去偷看一番，若取得杯来，也免得往来转折。”两人计议妥当，等施公安息已毕，命李公然与小西两人在家保护施公，自己换了夜行衣服，各带腰刀，出了馆驿，一路奔驰而去。琅琊驿到山头，虽有十里数地面，怎奈他两人夜行功夫十分纯熟，顺着路径，一路而来。约至三鼓之时，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峭壁悬崖，树立在琅琊道前面。远远向前望去，但见半山上面起了一座牌楼，许多苍松将它遮盖。两人又走了数里，已至山麓，隐约一带山坡，倚斜而上，此时暮春天气，风势翻腾，把上松林吼得如万斛银涛相似。天霸向人杰说道：“你看这座山头，好一派气概。俺与你便由此上去吧！”说着二人大踏步上了山坡，只见九曲三弯，甚为险峻。好一会，将山坡走尽，见有一片旷地，当中竖立那个牌楼，磐石砌成，约有五丈宽阔，周围皆悬空，有万笏来朝的花样。顶上有块横额，高耸在半空，细细看来，好象是“独居胜地”四字。天霸看罢，向人杰道：“狗强盗如此无礼，你看这四字，自是至尊无上了。”人杰道：“管他则什？俺但前去，把杯盗来，那时他也就惧怯了。”说着，复向山头望去，只见牌楼前面，有座寨门，约离有半里之遥。寨门一带，皆是粉壁高墙，两扇铁门，关得如水关相似。天霸就此便一个纵步，上了墙头，瞥眼向前看去。乃是一个大大的院落，正中一条甬道，两边有十数间廊房，窗格内放出许多灯光，照在那院内。天霸知是喽兵房屋，随即蹿房越屋，过了二座重门，乃是朝南五开间大厅。上面排列着十八般兵刃，左边有六角月门，月门内是一带曲折廊房，环抱着个抱厦厅屋。对面一个假山石洞，穿过洞去，是一个花园，杨柳画桥，牡丹亭榭，真所谓无美不备。天霸与人杰看了一遍，彼此说道：“这一带地方，皆非正屋，究竟那齐星楼在于何处，必得寻了门径，方好前去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花园东首，有个船厅，厅旁有个石桥，石桥那面，见了两个十数岁的孩童。一人提着个灯笼，一人端个茶托。嘴里说道：“偏生你我晦气？昨日上班，今日便出了这事。他山上的事，与我们何关？我们大王偏如是多事，说替他报仇，将什么黄天霸拿着，碎尸万段。到了此时还未睡觉。一时要茶，一时要酒，我看曹寨主好象个疯子一般，笑一会，哭一会，闹得人不得安稳。这不是倒运吗！”天霸听得清楚，知是曹勇到了这里，赶着将人杰一碰，将身躲入假山后面，等那两个孩子走过，也就提步随后跟来，只见出了船厅，穿过竹院，过了有十数进深房大屋，方到了一个方厅，四面八方，虽有榻扇，那前面有块石板，忽然竖起，里面却现出园门，前面有两层坡台，由此进去，复见铜铃响动，依旧还原。天霸看在眼里，不禁诧异道：“这是他会客地方，便有如此关键，那齐星楼更可想而知了。”当时与人杰侧身蹲下，只听里面许多人讲话，有的说：“曹大哥不须烦恼，但求王大哥大事定后，俺们也不怕不富贵。”有的说：“咱们这齐星楼，也是人间少有，天下无双。将这物放在当中，一日不得出楼，施不全一日不能无事。违了钦限，固然有罪，若来争取，也是死命一条。而况我们这班弟兄，谁人好惹？总之黄天霸再有通天本事，到了齐星楼前，恐也入于死路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只气得两眼圆睁，双眉倒竖，便想趁此杀入里面。无奈见他有这埋伏，又因齐星楼尚不知在何处。因此将怒气按住，复行与人杰穿过方厅。但见无限的房屋，排列面前，只不

知齐星楼在于何处。天霸道：“此时已四鼓了，只不见那个所在，这山势又高，加上这座高楼，岂有不见之理？”说着，两人复蹕到前面，四下看来，不知这齐星楼究在何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四回 入深地问路杀更夫 闯高楼放箭伤人杰

却说黄天霸与人杰两人，到了高步之处，四下一望，只不知齐星楼在于何处，心下正在着急，忽听远远的一派金声，由东北角而来。天霸不知何故，但听那声音，渐来渐近，到了院前，乃是两个更夫，敲着更锣，四处地巡夜。当时天霸怕为人看见，仍然躲在屋上，伏在瓦上，以便躲过这两个人。那知人杰性急，一时见找不到高楼，见此两个更夫，随即蹿步上前，到了他后面，提起右腿，一腿打击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栽倒一个。前面那人不知何事，正欲回身来望。人杰举起左腿，复又打倒。两人见是夜行的强人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便想喊叫起来，人杰早提过一个更夫，刀柄一抽，刀口向上，刀背向下，在那更夫颈上压定。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若喊一声，便送你回去。”说着，天霸也飞身下来，将前面那人揪住，也是如法炮制，不许他出声。更夫见他两人，各执明晃晃的利刀，早已将舌头吓短。连忙说道：“爷、爷爷，饶、饶、饶，饶命！”人杰道：“你要性命，俺有一句话问你，如若说明，便放你回去。你这山上，那座齐星楼，在什么地方？快说明来！你便无事。”更夫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楼、楼、楼……楼不是在前面吗？”人杰道：“你这厮死在头上，还要说谎，你说它在前面，为什么咱两人皆看它不见？”更夫道：“爷爷！从我那来处走去，向那边看去，便看见那座高楼了。”人杰还不相信，忙道：“黄叔父！这厮如此可恶，你老爷偏去一走，究竟看有没有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松开那个更夫，交人杰看着，自己到了前面，果然一座极高的高楼，在那山顶上面，只因前面有些大树，将它遮住，因此在下面看来，反而不见。连忙向人杰道：“贺贤侄！这楼看见了。”人杰听了此言，一刀结果了更夫性命。复又一刀，将前面那人杀死，随着天霸，向齐星楼前来。

原来这座高楼共有五层，但看见雕梁画栋，精美非凡。惟有那各处的花式，实在从未见过。头一层，一带栏杆。每栏杆面前，一支花朵。栏杆里面，虽是走廊檐，却又曲曲弯弯，宽窄不一。大约有五六步的远近，便有小小石墩。墩子上设着一灯，里面便是正屋，却又门径不一，或大或小，不下有一二十门。里面透出灯光，好象有人在里把守。第二层，是个六角式样，每面一个圆门，圆门里又套了一门，门上现出些虎头模样，张牙舞爪，凶猛非常。周围十二个滴水出檐，支在外面，每处瓦角上挂着两个铜铃。就此两层，已有一丈余高。欲想再向上望，只是看不清楚。天霸向人杰打个暗号，见身后那个高树，有二三丈高，无限的树头，由下至上。天霸便想蹿到树上，再看那三四层楼，以便到最顶上去。当时将身躯一转，用个晚雀归林势，两脚一升，蛮想落在树上。那知齐星楼上早已看见，只听灼的一声，顷刻间大树面前早放出一支火

箭。天霸晓得不好，赶着在树头上一垫，一个鱼游送水势，复行落下地来。谁知火箭躲开，只听炮响一声，那一带栏杆，一齐倒下，所有那些花朵，皆变作铁子流星，四下纷纷，直对两人打下。

但听上面喊道：“何处鼠辈？敢偷看俺寨主的禁地！”说着，那石墩上面，灯球忽地一齐燃着，周围照耀如同白昼一般。天霸到了此时，已吓得手足无措。只得将朴刀取在手中，预备人前来厮杀。谁知但听得人言，却不见出来动手，反把个黄天霸弄得惊疑不定。正拟转身出去，只听一人喊道：“黄天霸汝这狗头，今既入我山寨，欲想出去，留下头来。”天霸转身一望，正是镇山太岁王朗，手提连环枪，劈面刺下。天霸赶将朴刀架去，让过一枪，随手一刀，也对命门劈去。王朗哈哈笑道：“黄天霸！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当着我还是在朝舞山上吗？来得好，会我一阵去吧。”说着，枪头在刀口上一隔，身体一掉，蹿到楼前，只见他左手一挥，将那铜铃乱敲，屋中立出有十二个大汉，皆是青黄赤黑白，五色面孔，锤棍斧叉，直向天霸砍杀。此时贺人杰恐天霸有失，只得将双锤一摆，前来助战。那知这十二个才要动手，复又一派喧嚷，齐声喊道：“王大哥！莫被这厮走了，俺兄弟们来也！”只听扑扑扑穿过树林，八九个强人，手执刀枪，前后夹战。天霸与人杰到此地步，只得将性命置之度外，施开手段，抖擞精神，隔架招拦，与众强寇大杀不止。

王朗在上面，看得清楚，只见他两人两般兵器，左冲右突，惧怯毫无，复又望下说道：“天霸！你是好汉，便上楼来，俺与你杀个你死我活。”说罢，跑到第二层楼上。方角门一启，早飞出一件利器，到了树前，顷刻之间，那树响亮一声，哗啦倒下，几乎压在天霸身上。两人吃惊不小，不知这里面暗器从何而来，赶着拼力杀了一回，不敢再行恋占，一声暗号，虚晃一刀，蹿身逃走。王朗见他两人败去，复行一声吆喝，许多强盗紧紧追来。人杰也就且战且走，到了那花园里面，只见一大汉，挥斧砍来，后有人追，前有人阻，不禁连声叱咤，双锤隔过斧头，复又向前而去。谁知向前跑时，忽然又见一支火箭，从旁射来。举起锤头，正欲将它打落，那知第二支火箭复又射到，闪躲不及，肩头上已中了一箭。当时，只得忍痛逃奔，夺路而去，所幸前面尚无阻隔，一直蹿房越屋，穿出山来，四下找寻，只是不见天霸。心下好不作急，只得在牌楼前等候天霸。

那知天霸在里面几乎送了性命。他见人杰敌住众人，心想：“王朗在那楼前，趁此上去，背后一刀，结果了性命，岂不完事？”当时主意想毕，提起刀便蹿身绕过大树，飞上楼来。谁知到了面前，那个滴水廊檐忽然倒下，圆门一转，出来个蓬头使者，手执许多铁索对面飞来，直向天摔下。天霸到了此时，还想向旁躲避，谁知那铁索锋利无比，每圈上面皆挂着倒刺钩儿，早已钩住他短袄。天霸这一惊不小，赶将朴刀将衣襟割去，转身蹿出楼前，直奔院落而去。所幸人杰现已逃走，虽然有人在后追赶，仗着夜行的功夫，胜人一着，也就从正屋蹿到山前。人杰见他出来，连忙喊道：“黄叔父！小侄在此。”说着，依旧聚在一处，过了牌坊，向琅琊道而去。两人一路言语，到了日光东出，已抵馆驿。

关小西见他回来，连忙问道：“齐星楼可易破吗？”天霸道：“俺是绿林出身，英雄好

汉,也不知遇了多少。今日遇见这案件,便不能将此害除去,岂不令人可恼!”说着,就将夜间话,说了一遍。人杰道:“但有一件,小侄不解,姑作这飞云子厉害非常,他也不是神仙,那里便会变化?你记得那大树有三四丈高,顷刻倒下。栏杆上的花朵,就改作流星。六角门内又有圆门,这许多暗门暗器,皆人所未见。虽有通天本领,也不能一刀一枪,两下厮杀。何能同那些暗器争斗。眼见得目前破不下来了。”计全在旁道:“贺贤侄!你有所不知,古人云:‘强中更有强中手。’你道他这齐星楼,是神仙所造吗?不过飞云子用的一套功夫,制就这许多暗器,无非是关捩子生死斗而已。只要知道他妙法,便一点不难破了。据我看,还是不可作急,仍然同大人先回淮安上任。那里朱光祖、褚标等人,皆是老走江湖,见多识广,或者他们知道这破法,亦未可知。不然有人知飞云子的名,然后再大家设法,重破此山。完了那琥珀夜光杯的案件,方是妥当。”人杰道:“叔父之言,固是有理。但小侄肩头中了这火箭,此时疼痛非常,如何是好?”计全道:“此箭不知可有毒药吗,如没有毒药,咱这里尚有药治。”说着,便取药末,在他肩头敷好,令他养息一番。此时施公已经醒来,听得他等所言,知是黄天霸夜间去访山寨。当即将计全喊去,问了一遍,方知这齐星楼的厉害。随即命贺人杰与黄天霸好生歇息,定于次日回转淮安。这个风声传出,早有秦蕙仁率领带来兵丁恭送,施公又将命他以地方为重,平日小心防备,莫为强人肇乱的话,说了一遍。然后命他回城,次日一早起程,众位英雄,各乘马前去。夜宿晓行,奔淮安去了,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五回

施大人谢恩任事 黄天霸远别回衙

却说施公一行，这日早间到了淮安城外，早有漕督衙门差官前来迎接。施公亦不另择公馆，随即乘轿到了衙门。此时护院的总督，却是淮扬道代护。当时出来迎接请了一安，预备交卸。所有黄天霸等人皆到院上，忙忙碌碌闹了一番。到了下昼时分，方有头绪。施公择了次日子时接印。天霸等人虽各有衙门，欲想回去看视一番，无奈见接印的时辰甚早。当时众人计议道：“我等连日车马劳顿，此时回去又有一番讲说，不如在此权住一宵，候大人接印之后再回衙署。”于是命人到厨房里面，备了酒肴，大众到了晚间，吃酒已毕，安歇去了。到了二鼓以后，便起身穿了披风，齐到大堂，两旁侍立。少顷，巡捕官设了香案，三声炮响，鼓乐喧闹，淮扬道差官捧出敕印。施公朝服行拜印礼，然后望门叩头谢恩，升公堂座，用印标封，受僚属贺礼。这些仪制行毕，已是天亮时候。黄天霸候施公退了后堂，众人方来请示，各回衙门。

此时张桂兰久已得信，听说大人回来，连忙着了差官，到院上打听，遂命厨下备了酒席，以便为丈夫接风。所有褚标、朱光祖现在俱在衙门，得了这个信息，也就到里面，向张桂兰说道：“听说你家大人回来了，此时夫荣妻贵，做了夫人，万勿将我这老朽逐出门去。现在预备的何席？赏点我两老吃吃。”桂兰听了，忙道：“老爷子，酒已摆了，你去吃吧。”朱光祖早将褚标拖出。此时天霸到了署内，夫妻见面，自必欢喜非凡。桂兰忙叫道：“贺贤侄那里去？为何不同你前来？”天霸道：“贺贤侄究竟有孩子气，今日一早便同我说，听说关叔父的婶娘，生了个兄弟，他要去望，此时准是去了。”说罢，他的母亲，也就走了出来，与天霸见礼已毕，问了入京以后的话。却巧人杰走了回来，见了张桂兰磕头便拜。然后又问他母亲磕头。此时母亲见他得官回来，自必愈加欢喜。桂兰道：“姐姐真是福气，佳儿佳妇，美玉成双，此时官职虽卑，日后定然重用的。”人杰母亲，也只得称谢一番，说：“承妹妹的提拔。”当时人杰向天霸问道：“黄叔父！那个飞云子，你老曾问过老爷子吗？他们可曾晓得？”天霸道：“我方才回来，那里就要问起这事。总之，这人也非什么大有名人，不过那座山头有点碍手。”张桂兰听了此言，知道又出了事件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们问的是何人？莫非又有什么案件？”天霸道：“何尝不是，不然我们还在京中，那里便可回任。只因皇上内殿的御物，为人盗去，因此大人禀明出京，访此案件。”当时便将元宵佳节，飞云子盗去琥珀夜光杯，沂州府施公被擒，以及劝降吴球，大破朝舞山，杀死智明，并自己偕同贺人杰，夜走琅琊山，人杰中了火箭，逃回馆驿的话说了一遍。张桂兰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这飞云子又不可小看，而且此人必不是歹人，他如与王朗一类，何不便在山中？这总是智明与王朗以义气待他，故此

他去盗此物。见说得来犯禁之事，依然远走高飞。我们虽在江湖多年，可知强人之中，还有好手。且请老爷子等人进来询问，或者他们知道这人。”

当时人杰早已出去，对褚标与朱光祖说知。朱光祖一闻此言，随即到了里面，向天霸道：“这飞云子可是姓云叫云鹤吗？”天霸见他来问，疑惑知道此人，忙答道：“正是此人，你老可知道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人虽未见过，但他这大名，久听万君召说过的。他说陕西五子，惟有这飞云子最狠，其余什么穿云子、吞云子皆不及他。照此看来，必得将这人访明，细问了他的楼图，然后这案方可明白。但不知万君召现可在家，必得命人前去问他，随后寻找飞云子，方有下落，不然则偌大的天下，从何处得知呢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方晓得飞云子本是个能人。当时又谈论些闲言。人杰便将肩头的伤痕褪出，与朱光祖看。朱光祖道：“这必是此人了。不是老汉说大话，凡此道上的利器，无论谁人的物件，到了眼前，未有不知。你这伤痕，却是个云派，所幸入肉未深，不然也没有性命了。”彼此谈论一番，日光已是交午。天霸饭罢，早有何游击、计副将、李参将、关总兵都到了天霸的衙门，与褚标、朱光祖两位老英雄请安。天霸又将朱光祖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计全道：“黄贤弟总是性急，当时王雄前来，说了飞云子这三个字，俺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了。此时万君召既知道此人，且等明日，禀明大人前去，到那里询问。”众人在此议论了半日，复又日光落尽，明月东升，大家便饮酒畅谈，席散回去。

贺人杰虽是新婚，无如殷赛花大破关王庙之后，已随殷龙仍回殷家堡而去，此时到了内堂，母子两人，各叙了些家常的事件。惟有天霸与关太两人，久别闺房，此时张桂兰、郝素玉鱼水寻欢，自说不尽那夫妻之乐。次日，天霸一早起身，同贺人杰到了褚门，见关太等人，已到了里面。当时等施公升堂，堂参已毕。天霸等进入里面，便将朱光祖知道飞云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朱老英雄，本院久经阔别，现在仍住在贵提督衙内，何妨就此去同诸老英雄一齐请来，一叙离悰！”天霸见施公如此，只得命人杰先行回去，说大人相请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六回

说姓名好汉识好汉 谈委曲英雄感英雄

却说褚标、朱光祖两人见人杰回来，说施大人请他前去。当时两人换了衣服，同人杰到了辕门，来至后厅里面，早有差官报了进去。施公当即起身迎到檐前，高声招呼道：“老英雄一向可好？本院久违了！”朱光祖两人见他迎来，赶着抢上一步，口称：“我等山野村夫，何敢劳大人迎迓！”当时进入屋内，彼此行礼坐下。施公先叙了寒暄。褚标等向施公道喜道：“某等前闻差官传说，大人钧驾已抵前路，知是王眷优渥，复莅此邦，真乃万民之福，昨日大人接印，便当前来叩贺，借叩钧颜，只以山野村夫，不知仪节，反恐有扰大典。顷间才拟趋前，面伸阔怀，不料大人不弃葑菲，遣使相传，实深感激。但不知大人自破关王庙后，圣意若何，连日京中是否有新政，我等虽不知时事，但道听途说，聊助谈资，尚祈示教。”

施公见他二人说这闲活，那琅琊山之事，犹同不知道一般，因自想道：“这必是他想我请问了。”乃道：“本院自蒙诸位贤弟及殷老英雄大破关王庙，除去淫僧，谁知漏网一人，复行为祸。虽蒙主上加恩，宠优眷渥。无奈恩光愈重，报效愈难。此次出京，几为逃犯智明丧了性命，皇家宝物，亦为人盗去，虽蒙众贤弟将本院救出，复莅斯邦。无奈这钦限的案件，未能破获。明知这琥珀夜光杯，在琅琊山里面，只是无人破得，徒叹奈何。以上各情，想黄贤弟已与老英雄等说过，但不知这飞云子，众英雄何以能知此人，尚求见救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等生长江湖，绿林中英雄，无不知道。后来与万君召偶然谈论，那时也不过是一句闲言，谁知今日果有此事。若要访飞云子下落，除万君召知道，别无一人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也半忧半喜。喜的万君召尚能知道，忧的万君召非褚朱两人去请，不肯前来。当时向朱光祖说道：“万英雄既知此人，足见是国家鸿福。但他远在海州，本院虽想趋前，屈躬下问，无奈到任伊始，未便擅离。往来案牍，全未披阅，若命别人前去，又恐万英雄见怪，说本院自高声价，不肯屈尊。有此两层，似皆不妥。老英雄与万英雄交情莫逆，拟想求大驾前去一行，将本院下情，务求转达。然后将飞云子下落，细问一番。务请他同老英雄前去寻找，上为国家出力，下为百姓除害。不但本院刻刻不忘，那百万苍生也受德惠的。”

朱光祖听了这番言语，不禁踌躇了半晌。乃道：“某等自蒙知遇，虽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岂有万家注不肯前去之理？但万君召性格，不与人同，自他回转海州，立志再不出来管世间闲事。即如我等在黄贤侄衙内，他还说我等俗尘未尽，贪恋那富贵场中。即便前去，他亦闭门不纳。想要他出来，更是无望了。”施公见他推辞，乃道：“万英雄性格，本院岂有不知，但此时非江湖中绿林可比，为国为民，一举两得。老英雄与

他是莫逆的朋友，前去尚未必行，如黄贤弟等人，皆身有官职，这些人前去，更是火水不入了。”复向褚标道：“褚老英雄与万英雄也是至好，敢求两位同去海州，将本院不得已苦衷，细细转达。万英雄素称爽直，或可鉴本院的诚意，惠然肯来，两位幸勿推却。”朱光祖还是推辞。只见贺人杰走了上来，向朱光祖说道：“老爷子！大人如此言语，你何故总是不去？可知我这肩头上，中了那一箭，虽然未曾伤命，至今还未全口。设若因此伤了性命，我父亲英雄一世，半路之上，只留下我一人继承宗嗣。那时老爷子也不代我报仇吗？你平时疼我，今日我为人伤害，又有大人如此相求，你竟不肯前去，忍令我这无父的孩子，吃人家暗苦，你平时亦是白疼我了。若是我父亲在日，何至如此？”说罢，站立在朱光祖面前，好像要流泪样子。谁知这番话说来，不但施公与黄天霸等人，听了悲惨，反把个朱光祖与褚标说得哑口无言。心想：贺天保在世那样英雄，江湖上谁不知道？现在只有这孤子，即便施大人不令前去，自己看人杰吃人家暗苦也要拔刀相助，为其报仇，方不负义气两字。而况贺天保与大众皆有交情，平时又疼爱这人杰，今日坐视不顾，不独负施大人的这番美意，兼又何以对得起天保？故听了此言，不觉悲感起来，十分惭愧。

褚标在旁看见，知朱光祖甚为作难。乃道：“万君召那人，虽然古怪，但以大义相劝，未必终始不允，你我两人便去一走罢了。”光祖到了此时，也推辞不得，乃道：“非是我明作故意为难，有负大人的盛意，其实此人难解说。既是你老情愿同往，或者两个以情相待，或者前来，我们明日便去是了。”人杰见他已经答应，自是欢喜非凡。当时向他说道：“老爷子！你可要将他请来，不然我这伤痕一天不好，那就不恨王朗同飞云子两人，专与你这老爷子作对了。里外你这胡须太长，爽性将它拔去，同你拚命。”这番话反把朱光祖说得笑起来。本来施公最喜人杰，见他说了此言，虽是戏话，却比自己亲嘱的愈加切实。乃道：“人杰！你也休得无礼。老英雄前去，自会将万英雄请来，何容你在此乱说。”当时便命人摆酒，请朱、褚二人上座，为他送行。两人道：“大人初回此任，我等理合具酒奉敬，为大人洗尘。乃寸意未伸，先叨厚惠，岂不是倒来吗？”当时逊谢一番，大家坐下。朱光祖说道：“此去海州虽不远，但琅琊山一事，非数人可以破得。殷龙老英雄在家，而且他令郎令爱，俱有一身好武艺，出色惊人。若能请他到此，随后借重甚多。不知大人意下何如？”施公道：“本院久有此意，且殷赛花与人杰新婚未久，人杰便随本院赴京。此时正思念人杰前往，一则使殷老英雄与佳婿聚会，二则将赛花接到淮安，使他夫妻完合，好侍奉他母亲。只因各事纷纭，未计及此。且俟老英雄赴海州去后，本院使人同人杰前去便了。”人杰听了此言，自是欢喜不尽。天霸亦甚欢喜。当时，彼此痛饮一番，席散而去。朱光祖向施公说道：“大人可有书信吗？”不知施公意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七回 回衙门激说朱光祖 问路径打倒王大拳

却说朱光祖与褚标席散之后，问施大人可有书信带往海州。施公道：“本院岂可无信，人既不能亲往，简贴复又不周，岂不令万英雄怪我？老英雄且请回衙安歇，本院少顷写就，命黄贤弟带回如何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如此，某等有去，便可措词了，明早动身，不再来本院请示，俟万君召若何回答，再来禀明。”当时与褚标两人，就此告别，带了人杰，一同回总兵衙门，此时张桂兰与贺人杰的母亲，见朱光祖、褚标两人到衙门，一天未曾回来，正在家里盼望。忽见两人一同走了进来，张桂兰连忙问：“老爷子！可是今日吃醉了，睡在施大人那里，胡说连天吗？不然何以此时才回？”朱光祖笑道：“我倒未曾胡说，偏为这小猴猕说了一番，惹下这件事来，叫我如何办法？”张桂兰忙问何事，褚标只得将施大人请他到万家村的话说了一遍。张桂兰道：“这事实是难说，即如我父亲回去之后，至今连信息俱无，把个凤凰岭以为他为养老的所在，听你有何大事，他不但不肯出来，连好歹一句话皆不开口。万君召叔叔，也是如此古怪，此事确是难行。但施大人如此盛情，贺贤侄又是一个年幼孩子，怪可怜的，吃了人家的暗苦，免不得你老下一番说词，将他请出。好在你老口舌便利，虽然这题目难作，尚不致惹人笑话，说你全无用处，连客皆不会请。”朱光祖听了此言，不禁笑道：“仰看你这张利口，先将你父亲说的古怪，同万君召一样性格，不肯出来，露了自己脚步，怕人批驳于你，然后用这派话头来激我，总要将他请来，不然羞也羞煞了。可是你这利口，我也不同你辩，但愿黄贤侄出外十年，终日与那些男子英雄打仗，不回来同你交锋。那时你也就要念佛修行，不说这刻薄话了。”张桂兰听了此言，不禁啐了一声道：“你这老古董，人家说的正经话，你偏用这话缠人，你便去吧。明日要动身呢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就回转房去。却好黄天霸也由院上回来，将书信交与朱光祖，然后取出一包银两，与他两人为路费。当时又说了些话，及请他致意万君召，一同前来的言语。然后回转上房。次日一早起身，朱光祖与褚标两人，每人各带了一个包裹，吃了早点，只向海州而来。

原来海州虽是个直隶州，却与淮安毗连，不过三四日路程，便到万君召的所在，虽在海州的乡下，离城也只有数十里地。这日朱光祖与褚标到了海州，先在城外找了个客店住下，向那小二问道：“这一带有一万家洼，你们可知道吗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个最大的村庄，谁不知道？但是姓万的太多，他们族中，连自己皆认不清楚。不知你云问那一个万家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他村上有个万君召，这人可在家吗？”小二道：“别人或不知道，这个万英雄，却甚有名望。听说淮安漕督施大人羡慕他的武艺，保举他为官，他只是不肯。现在终日在家栽花插柳，种竹养鱼，享那田园之乐。就连这城内也轻易不到。你

老从何处前来？问这傅何故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不过与他朋友，便问一声，看他在家不在。”当时小二送上茶水，问了酒肴，与他两人饮食。当晚与褚标歇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给了房钱，直向万家洼而去。行至晌午时候，见前面有座大大的村镇，镇外一带尽栽着些杨柳，每棵杨柳中间，夹着杏树。遥想二三月之内，真是个绿荫满地，红杏在林。两人到了镇前，见有个杂货铺子。朱光祖道：“你看这个镇市，好一个所在。为什么与我从前来时不对，莫非咱们走错了不成？”褚标道：“咱虽与万君召认识，他这所在，却未到过。既是你有点疑惑，何不到镇上问他一问？”

当时朱光祖只得进了镇门，上首有个杂货铺子，门前站立个少年，约在三十上下年纪，朱光祖走上前来，打了个拱手道：“朋友！借问一声，这里可是万家洼吗？”那个少年将他一望，见是个过路客商，乃道：“你这人，也不是瞎子，这圈门上明明写的是华家镇，为什么要代它改号，说是什么万家洼？还不为我滚去。你这个老杂种，向着你爷爷啰嗦。”朱光祖看了此人，反觉好笑。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厮真是造化，放着俺十年前的性情，早将你这厮一拳打死，俺问你的路，便出口伤人。”当时反笑道：“朋友不必动怒，老朽不认得字，故而动问，既不知道，再问别人何如？”说着便向前去，谁知那少年见他如此说项，疑惑他可以欺吓，当时追了上来，一把将他的肩头揪住，骂道：“老子叫你滚，你便要在镇上胡闹，你要问路出镇门去，这地方不准你到。”此时朱光祖虽然动气，总因自己手辣，不肯轻易动手。反将一肚怒气按捺下来。谁知后面褚标正是忍不下来，当即上前喝道：“汝这少年，如此撒野，俺朋友问你的路，你不知道也就罢了，为何不许他另问别人？难道这镇上是你一家住吗？还不与我松手，象你这模样，也要在俺面前骂人？”少年见褚标前来说他，当时转过脸来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个老乌龟，老子与他说话，谁要你多言？你来我爷爷就与你作对，只要你认得爷爷的拳头，也不打听打听，爷爷在镇上，谁不知道个王大拳，容你这老杀材的多嘴。”

褚标见他竖起拳头，实是又怒又笑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狗头，便叫王大拳吗？你褚爷爷也叫褚大拳，怕你那个大拳遇见俺这大拳，就叫王小拳了。”那个少年听了此言，那里容得下去？当时举起拳，便向褚标的胸前打下。褚标倒也好笑，顺手向外一推，只听咕咚一声，王大拳一个仰面朝天，早跌在地下。当时爬起身来，抱头便跑。嘴里骂道：“你这两个老杂种，在此等着爷爷，总叫你吃苦头便了。”说着出了镇口，飞奔而去。朱光祖笑道：“这人也是倒运，今日遇见你我。但不知他姓什名谁？”旁边那店内说道：“二位爷！这人便是前面万家洼的，此人姓王，你老问万家洼何事？”朱光祖闻了此言，便问他路径。不知那人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八回 见良友入室谈心 命表弟鞠躬陪礼

却说朱光祖听那人说出万家洼来，连忙道：“在下正要向万家洼去，不知走那条路径。方要借问一声，偏遇着这杂种，胡乱了一气。”那人见朱光祖年纪虽大，却是甚有精神，知他两人不是寻常之辈。因指道：“此去转弯向东行去，过了那三岔大路，前面一带树林，便是的了。”朱光祖谢了一声，遂与褚标两人，顺着他指的路径走去，果然到了前面，一派村庄，不下有四五十家户口。朱光祖道：“这地方不错了，他的住宅，还在这庄子后面。”说着，便前引路，绕过大庄，夏何小路走去。远远见一所庄房，排立在对面庄前一道护河，两边也是栽的杨柳，沿堤一带有几只渔船，在那里撒网。当中一道石桥，横卧在水上，两人过了护河，便是个大大的打麦场，锹锄犁耙，无不齐全。门外高积了一个草堆，高过屋脊。大门口外，坐着个小童，石磴上扣着一匹黄犊。看见有客前来，连忙起身问道：“二位客人到此何干？且请说明，好进庄通报。”正说之间，里面早出来两条恶犬，见有生客，不住乱吠起来。接着又走出一个四五十岁中年老者，向朱光祖询问。朱光祖道：“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说淮安府黄总兵衙内，有位姓朱的，同一姓褚的，前来造访。”那小童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可是黄天霸吗？”朱光祖见那个孩子甚是伶俐，也道：“便是此人，你何以知道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家爷爷在家时，常说起什么黄天霸、关小西，我等听熟了。你两老来此有何事件？”褚标道：“稍顷见了你爷，便知道了。你知道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家爷也未说过，我又未与你见过，那里知道？”正说之间，早听里面有人招呼道：“朱老叔！褚老叔！你两老什么风吹得到此？小侄屡次思想，欲着人前去相请，又恐这山野村庄，不比得那富贵场中热闹，因此屡屡中止。既然不远而来，且请里面坐吧。”说着，命小童将将他包裹携着，向里走来。

褚标四下一看，只见大门之内，一个极大的院落，院内皆种绿竹，过了竹院，便是二门，却是三间矮屋，过去一带竹篱，编就些蕓条等类，弯弯曲曲。一条幽径，下面铺着卵石，穿着竹篱，朝南一个方厅。皆是竹子造就，里面摆设，皆不脱个竹字。上面设了一张竹炕，炕上铺了两面竹簟，正中设一个竹几。竹几上摆的竹根帽筒，下面竹椅、竹桌、竹凳、竹帘、竹窗、竹灯，无物非竹子造成。过了方厅，又是一个院落，中间四棵柏树，清风拂拂，音韵欲流。地下栽的绣墩草，旁边有一个六角洞门，进了此门，却是一个花园，里面海棠、兰草、芍药、牡丹，各种齐备。当中一个六角玻璃厅，里面铺设十分幽雅。万君召将他两人邀至里面。朱光祖道：“老朽一别经年，实深怀想，还不知贤侄有如此乐境，较之前次造访，益发幽逸了。”说着，彼此见礼，下榻而坐。小童送上茶来，然后打了面水，为他两人净面，褚标道：“难怪贤侄置身高尚，原来有此幽境，我等

到此，几成俗物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二位老叔前来，经过此地，施大人与诸位兄弟可好？诸位可升官否！侧耳听来，好代他们称贺。”朱光祖见问忙道：“某等特地前来，专诚造谒，不知贤弟可能容纳否！”说着，早有小童送上酒肴，请他两人饮食，彼此方才入座。

忽听外面有人喊道：“这两个杂种，连跌我两个筋头，还未同他算帐，此时到咱这里，哥哥为什么留他，不把他重打一顿，为我报仇，反将这两厮当作客人相待，岂不令我气死？你们这班狗头，为何他来要报知里面，汝等小心是了。早晚令你们认得我的拳头。”朱光祖听了清楚，不禁大笑起来。向万君召道：“听说贤侄武艺越发长进了，两手拳头，长得有水缸大小，不知这话果确与不确。”万君召不解何故，忙笑道：“你两人初来此地，何故拿小侄取笑？人的拳头，那里会如许大法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你说拳头不大，怎么你家有个王大拳呢？没有武艺人，尚称大拳，你这有武艺的拳头，岂不有水缸大吗？”万君召听了，方才明白，忙道：“莫非这厮得罪老叔吗？”光祖道：“他虽得罪于我，我却未与他动手。却是褚老叔气他不过，跌他两个筋头，但不知此人，贤侄可认得吗？”万君召道：“此人便是小侄的表弟，名叫王陶，只因姑母亡故，无处安身，因此将他留在庄内。无奈他不肯上进，教传他武艺，也不经心，学了几趟毛拳，便自生非闯祸。每日里在那镇上与他人争闹。所幸小侄尚有人缘，因人人看小侄面情，不与他较量。今日又得罪老叔，岂不是自寻苦楚吗？”当时只听得他在外乱叫，随即喊道：“王陶你还不进去赔罪，不知这两人是时常我说的，朱光祖与褚标两位老叔，你有眼不识泰山，还在此乱喊乱叫。”说着，便自己出去，将王陶拖来。此时褚标反不好再说什么。

只见王陶到了里面，向朱光祖道：“咱王大拳，听哥哥吩咐，为你老赔礼了！今日你老跌我筋头，为你作揖，明日你老将送我命，哥哥还要磕头呢！”朱光祖见他是个半痴，忙道：“贤侄且请坐下，老夫有一言奉劝，大凡人生世上，皆不可以自满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何能自以为是？譬如咱与你这表兄，本领不在人之下，还以和气为贵。况你本领未经到家，何能与人交手？下次这个性情，千万要戒一戒方好。”王陶听他言词，只得默坐一旁，无言可对。还是褚标将他邀入席中，一同饮酒。彼此饮了数杯，朱光祖道：“某等今番到此，也是喜者喜，愁者愁，不知施大人此时怎样了！”万君召忙问道：“老叔由淮安而来，不过数日，何以便虑及他人？闻得施大人去岁进京的，皇恩高厚，而且大破关王庙，除去淫僧，久已威名大振。此时出京回任，正是喜事重重，那里有什么愁事？”朱光祖便将智明如何在关王庙逃走，投到朝舞山，曹勇等人到琅琊山上，请飞云子计害施公，盗取琥珀夜光杯，起造齐星楼，以及大破朝舞山的话，前后说了一遍。然后道：“某等此来，正为此事。”说着将施公亲笔的手书，由身边取出，递与君召。不知他所说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九十九回

辞委任褚标用激词
感知遇君召勉应命

却说朱光祖将施公的书信取出，万君召看了一遍，方知是欲叫他去寻飞云子的下落。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向朱光祖说道：“这事你两老也空跑了。小侄蒙大人知遇之恩，不究前罪，此恩德没世不忘，理宜为其前去，稍尽微劳。只因其中有两层缘故：一则小侄避居此地，闭门思过，犹恐难周，名利两途，久无此志。此时忽然出去，知道的为宪命所迫，不知的恐笑我无恒。虽承施大人盛意殷殷，屡思保奏，无奈宦途人事，缺然于怀，故小侄不肯从命。如此时可以前去，当日保荐的时节，久已为官。耿耿此心，你两老谅都知道。二则飞云子虽与小侄有旧，他却远在陕西，自从早年路过潼关，与弟兄见面，当时承飞云子盛意，苦留小侄歇马陕西，不必再回此地；那时小侄心高志大，立意回来。临走之时，飞云子言道：‘但愿你老哥此去，大业能成。设有不然，切莫再来此地。’言犹在耳，何日忘之？不料回转此间，大事未成，依然故我，虽蒙施大人宽厚，得以养晦田间；回思飞云子之言，尚自羞惭无地。此时再到面前，恳求此事，岂不令人愧死？而且他行踪无定，或往或来，还不知现在何处。有此两层，小侄万不能前去。还求老叔回禀大人，另派能人前往，方不有负委任，若命小侄，断不能从。”朱光祖听了，说道：“贤侄之意，老夫岂有不知？故动身之前，久向大人告禀；无奈他谆谆劝导，义不容辞，故此前来一走。但人生在世，与其隐姓埋名，与草木同腐，何如为国出力，留此劳名；虽不做官，未为不可。若说飞云子无颜见他，这话殊为费解；未来之事，岂能预知？那时未遇知公，自然独行其是，古人言：‘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明哲者必知机。’既遇贤人，理直从顺。此正是英雄的为作，即令飞云子听见，还道是贤侄不敢去会他。在某看来，总宜前去为是。”万君召仍是一言不发。

褚标道：“朱大哥！那时我说不来，你偏不肯相信，可知他果不出吾所料。我如有这样田园房产，虽死在此地，也是情愿；管他什么大人的知遇，朋友们盼望，旁人耻笑，名声好不好，我只求快活便了。难得生个人来，为什么要奔走劳苦？我看施大人，也不思想思想，有人能行的，有人不能行的，一味的苦心苦意，屈己求人，到此有何用处！万贤侄不肯前去，想必知道这个飞云子，有不敢去的缘故，方才如此，何必苦苦的奉劝呢？可惜我等老朽无能，不知道这飞云子住所，若有一面交情，虽万水千山，也要前去一走。一则蒙大人如此看待；二则为国家出力，替主宣劳；三则为朋友助一臂之力；四则虽不做官，也教人敬重，享个大名；有此四件，虽赴汤蹈火，也可去得。而况访人的下落呢？”褚标这一派激功，把个万君召说得开口不得。过了半晌，言道：“你老之言，人非草木，岂有不知！但不过一出此山，更多事故。小侄右执意不去，两老岂不责我！”

但有一言，先行告禀！此去陕西，有两个月的来往，若到潼关之时，飞云子在家，自是顺事。设或他未曾回去，由琅琊山往别地方，这偌大天涯，尚不知在于何所。既然大人有命，总之将飞云子的楼图得来为度。随后事件，小侄不能过问了。况飞云子之父云逸、其人家法渊源，不可究竟，制造一切，奥妙非常，如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，淮南子飞车等类，无不得其真传。五子之中，长名云龙，次名云虎，三名云鹤，四名云鹏，五名云鹄，飞云子班次行三，凡云逸的真传，他皆学会，所造这个齐星楼，想必另有秘法，俱是他殚心竭虑，始获造成。未必轻易将图取出，这事只好临时再说了。”朱光祖、褚标见他肯去，当时自是欢喜。席终而罢，撤去残肴，彼此又谈论了一回。万君召方将他两人带出庄前，观看了一番村景，直至月色东升，始行人内。晚间席散，便在内花园内安歇一宵。依朱光祖两人，便想次日起行，无奈万君召苦苦相留，耽延了两日，到了第三日，三人方才一齐动身，各带包裹，向淮安进发。

晓行夜宿，一路而来。这一日已到了淮安城内，当时来至辕门，先命差官进去通报。此时施公正与黄天霸等人，在里面议论说：“朱光祖有心推却，虽然勉强前去，尚不知万君召果否肯来？设若决计不行，这飞云子无人去寻，齐星楼何日能破？那时误了钦限，如何是好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大人不必忧虑，朱老英雄不去则已，既往海州，不将万君召请来，他也不能辞责。而况褚老英雄一同前去，即使君召不肯前往，见他两人殷殷劝驾，也觉得不能固执了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差官进来禀报说：“朱老英雄同万壮士，在辕门伺候，请大人示下。”施公一听此言，自是喜出望外，当即命人请见。一面与众人走出后堂，在厅前迎接。一见他三人进来，连忙高声言道：“老英雄回来吗？万壮士一别数年，今始到此，真乃万幸！”说着抢前一步，携手同行，一同到了厅内。君召道：“小人自蒙知遇，片刻不忘，只以山野村夫。不谙世务，虽欲趋前叩谒，不免言与心违。日前接到赐书，复邀驱使，惟恐前途渺渺，报效不周，有负厚望，当即力言推却；无奈朱褚二位老叔之言，言之谆谆，万不敢自外生平，安居乡里，只得趋前请示。但不知大人何以知道这齐星楼是飞云子所造，设若假用其名，虽万某奉命前往，恐亦无济于事。”说着与施公见了一礼，然后与天霸见礼坐下。此时彼此又叙了寒暄，复又提到这齐星楼之事。不知施公与天霸如何方得万君召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回 万君召远赴陕西城 贺人杰三入殷家堡

却说万君召到了淮安，施公接人里面，说那齐星楼，何以知道是飞云子所造，恐有人冒名，为此欺愚外人，施公道：“壮士不必多虑，此楼本院虽未亲见，据黄贤弟说来，甚为险峻，所有的埋伏，皆是目所未暑。况朝舞山头目王雄，现尚在本院衙门，曹勇与王朗所谋之事，无不尽知。非壮士将飞云子下落访明，将原图得来，此楼万难破去。”万君召道：“岂敢推却？但是飞云子远在陕西潼关口外，若他果在家中，自是幸事。设若行踪无定，再往他方，那时再等小人回来，岂不误了钦限？在某愚见，一面到陕西寻访，一面请大人派人前往，另请能人，先破这山寨，万某此去，断不偷安推却的。”施公听他所言甚是有理，当即命人摆了酒席，众人入座谈心。酒至三巡，施公道：“本院除黄贤弟等人，别无能手。且请壮士先行前往，此处再为设法便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某等在海州数日，不知大人果命贺人杰到殷家堡去吗？”施公尚未回言，万君召接着问道：“可是那殷龙老英雄吗？此人本领甚是惊人，何不请他同去？此外如黄贤弟之岳父，老英雄张七，此两人皆与朱老叔、褚老叔是江湖上前辈，见多识广，本领高强；若得此两人，与众位仁兄前去，何愁此山不破！”褚标道：“据你说来，将这个琅琊山，视同儿戏了。可知你我长枪大戟，虽斗个三天五夜，也不惧人。若是摆什么阵图，设什么门径，不知他的法则，何能去破他？贤侄能将原图得来，那时也要随众兄弟稍助一臂。日前命贺人杰去请殷龙，不知大人可有吩咐。”施公道：“贺千总已于昨日动身了。”万君召见众人所言，是专等自己前去，当时道：“既蒙大人委任，何敢自外生平，此地既无别事，君召明日动身便了。”施公见他决不迟延，心下甚是欢喜。当时称赞了一番，席终而散。是晚朱、褚众人，也不回去，一齐在此歇息，以便明日送行。次日绝早，便起身出来，取了二百两碎银，送他作为路费。又给了沿途文凭一道，恐此去日期耽搁，脱了盘川；或另有什么案件，或到地方官那里办事。万君召当时接在手中，用油纸包好，揣在身边。然后穿了短衣，装成那武士的模样，带着两柄腰刀，一个小小的包裹，背在背上，别了众人，直向陕西而去。权且将他摆住。

单说贺人杰从朱光祖到海州去后，次日施公便命一个差官，同他上殷家堡而去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这日到了庄前，却巧殷强在庄前闲游，举头见是人杰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迎面跑来，向他问道：“贺贤弟！你今日来了，老爷连日正是盼望，不知道大人可曾出京。蛮想命大哥到淮安探问，你我快些进去吧。”说着，命庄丁将他包裹接下，自己一人，先跑进去。人杰与差官进了庄院，早听里面许多笑声，跑了出来，齐声笑道：“我们娇客到了，快些进来，教赛花妹妹放心。”人杰抬头一看，乃是赛花的两个表姐，并殷

刚、殷猛等人，接着殷龙也走了出来。人杰赶着上前，请了安。然后到厅前，只见赛花站在厅前，笑容可掬。人杰反不好意思前去招呼。只得向殷龙见礼，然后与殷刚兄弟见礼坐下。殷龙问道：“大人是何时出京？听说又回本任，你此时由何处前来？”人杰道：“小婿从正月十五大内里失去御物，次日皇上命黄叔父擒获此贼，便命施大人回任，一路访获这案。小婿等于十七日，便随大人起程，到日前方抵淮安接印任事。”殷龙忙道：“怪不得久久无信，原来有这些情节，看这钦限的案件又要为难；但不知大内里失去何物，这盗取的人，可曾访出吗？”人杰道：“访是访出了，实有许多碍手，小婿几乎送了性命。”这句话，把个殷赛花吃了一惊，忍不住出声问道：“谁人与你作对？现在怎样了？”殷龙道：“怎么讲？可慢慢讲来，与岳父知道。”人杰道：“一时也说不了这案件，小婿前来，无非是施大人的意思，请岳父同破此山。少顷小婿再为细细告知。”殷龙见他如此，只得命人取面水来，送上茶点，使他进了饮食。人杰方将飞云子盗去琥珀夜光杯，黄天霸大破朝舞山，自己夜探齐星楼，及朱光祖到海州请万君召，前后的话说了一遍。

殷龙明白此事，忙道：“我儿肩上的伤痕可好吗？你母亲精神可好？”人杰道：“家母幸尚康健，命小婿请安道谢，肩上伤痕虽未全好，谅也别无妨碍。但不知这个飞云子，岳父可也知道吗？”殷龙道：“北道上面，虽常听人说及，是什么云家五子，想必就是他人。但是未曾见过，不知他本领怎样。我儿且在此间多住几日，养息伤痕。即使朱光祖到了海州，将万君召请出，既是飞云子远在陕西，非一朝半日之事，便可回来。明日且着人到淮安打听，万君召何日动身的，几时回来，然后你我再行起程也不误事。”贺人杰听了此言，乃道：“岳父之意，虽是爱惜小婿的道理，但大人为这个钦限，日夜焦愁，恨不能立时破去。故命小婿前来，面请岳父助一臂之力。若是在此耽搁，岂不令他盼望？”殷龙道：“他虽着急，你今日才到这里，难道明日便走吗？你岳父自有主见。”当时命人预备酒席，郎舅夫妻，到了晚间，便在后堂畅叙。当时众人酒过数巡，殷龙又问起关王庙之后，皇上升赏如何。人杰更将众人推升，及自己升官的话，告诉一遍。殷龙望着他直笑声不止。向赛花道：“我的儿！人杰居然已升官了。这也是你的命好，八字旺夫。”说着，那胡须皆支开，反把赛花说得面孔飞赤。大家笑谈了一番，然后席散。殷龙向人杰说道：“你连日路途辛苦，今日且早些安歇吧。”说毕，复命殷猛兄弟，各自回上房而去。这里人杰与赛花到了房中，彼此欢爱之情，自是笔难尽述。赛花复问了他别后一番细话后，然后彼此就寝。次日一早，便自起身。要知底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一回 小夫妻逃走殷家堡 贤郎舅约探齐星楼

却说贺人杰要起身。只见殷强走了进来，在房外问道：“贺贤弟！可曾起来？”人杰听是殷强，连忙答道：“小弟起来了，哥哥且坐一会，即刻出来。”说着，披好衣服，到了外面。殷强道：“愚兄此来，非为别事。但是那琅琊山，究竟如何厉害？若能将飞云子访到，自是好事；设若寻不到他，难道这山头便不去破吗？我想王朗等人，也不过是个我辈，只要将他引出山来，把他擒住，这楼自然可破。即便有埋伏在内，有了人，还怕那御杯不得到手吗？因此愚兄前来询问，但不知贤弟与妹子意下如何？”殷赛花听了此言，也知道他的用意，乃道：“哥哥莫非要去破山吗？妹子也有这个意思；只因他初到此地，不知他可情愿。咱们想施大人如此厚恩，设若万君召将飞云子寻不到，误了限期，固是有那处分。江湖上面，谁不知我们这班英雄的大名，今日为一个王朗，造了这齐星楼来，便无一人敢破，还要寻张找李，求人帮助，岂不为人取笑？爹爹的意思，虽是爱惜你我，只不想这个道理。想我等此时若能前去将王朗捉住，破了此楼，无论施大人要重重保举，便是万君召、黄叔父等人，也把我们看得起。而且张桂兰与郝索玉婶婶，从前干了许多大事。咱这本领也不在她之下，为何不能去破山头？因此欲想前去。一则恐爹爹不肯答应，二则怕他初来，贪恋此地。那时逼迫他去，设有他虑，爹爹与母亲岂不说我不贤？故尔未经说出。你今既有此意，只问他便了，妹子无有不可。”贺人杰听了此言，正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“你两人果能如此，岂不是条上策！虽然我肩头上中了一箭，向无大碍。有我仁人这本领，只要王朗下出，那时不怕他走上天去。不过岳父面前，你们开口，方可行得。若是我去同他说，他必说我伤痕未好，且待痊愈，再行回去。那就无可更改了。”殷强道：“贤弟！你说那里话来？若想告知爹爹，一年也走不了。在咱看来，不去则已，去则不辞而别。好在这条路径，你也走过，到了那里，破得齐星楼更好，不然纵有人受伤，或为他擒上山云，那时再赶回来报信。我仁人，皆是爹爹心爱的人。怕他不去解救吗？”他仁人本是个年幼无知，恃着自己的手段无敌，便把琅琊山看得容易。贺人杰听了这话，不禁喜道：“果然哥哥如是妙计，你我今晚便收拾停当，明日午后，便自起身。”殷强同殷赛花也就答应。当时商议停当，仁人到了殷龙的房内，请安已毕。

殷龙见他一对小夫妻，如一双美玉一般，自是欢喜。当时便吃了早点，又到了上房里，与一班舅嫂等人谈说了一会。殷龙见人杰不提淮安之事，疑惑他安心在此，以待消息。谁知到了晚间，赛花先将自己的动用短衣，并两口利剑，打在一个包裹里面，随手带了铁背花装弩，换了小袖衣衫、大脚裤、铁尖快鞋；复行取了二百银子，放在包

裹之内。此时贺人杰已与殷龙吃了晚膳，回转房中。见殷赛花收拾已毕，两人便连衣而卧。安歇了一宵。到了五鼓时分，殷强又过来，肩头上负着一个包裹，身穿玄色短衣，排门密扣，布列胸前，头戴一项英雄盔，滚圆一朵红球，贴在面前，玄色洒花丢裆叉裤，薄底靴儿，手提一柄生铁飞叉，腰刀藏在里面，向着人杰道：“天色现在不早，再迟可有人看见，那时便走不了了。”赛花道：“你我虽然前去，也要留个信下来，使爹爹知道方好。不然岂不说咱等避父而逃？”殷强道：“咱那里已留下字迹，爹爹起来，到我房中，便可看见。你两人不必耽延了。”人杰听了此言，也就催赛花赶快前去。当时仨人到了房外，将窗格倒关起来，出了檐口，噗噗两声，便由屋上出庄而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赶奔前麓。这日已到沂州府界内，殷强道：“贺贤弟！此地离琅琊山还有多远？你我且寻个客店，安歇一天，打听他山上的事件，然后再去破楼，你道我此言如何？”人杰道：“前面离琅琊驿不远；这地方热闹，虽有客店，但是我等前月在此耽搁了许多日期，总有人认得；设若露了风声，王朗逃走，或使人暗来行刺，那时岂不是多事吗？在俺看，还是另寻个坊店为是。”赛花道：“你如此说，就此前去寻找，惟最要便当方好。”人杰答应了一声，当时转过了那驿站，走了有四五里远近，有个小小村镇，里面有十数家户口，其中有个客店。人杰到了门首，只见个老者向他问道：“客人可是寻店吗？这里面地方虽小，一切尚是洁净；现在上首房内，尚无人住，客官共有几人？何不在此歇马？”人杰道：“此地正好，我去找个朋友便来。”当时转身向外，前来告知了赛花，仨人便在这店中住下。

谁知道这地方，乃是上僻静的所在，所有来往客人，大半俱在前面住宿，非到了阴天雨夜，方有人住。这个店中，生意十分淡薄。老者见他仨人，俱是少年，而且又是武士打扮，忙问道：“客官由何处前来？到此何干？”人杰道：“只因咱们这朋友，到此地寻亲，忽然身子不快，故在你店中暂歇两日。”当时问了酒肴，送上茶水，然后走去。殷强道：“无论二百三百，今日既到此地，晚上我是要去的；哪民他是个刀山，我四爷也不惧怕。”当晚，仨人饱餐一顿，在房中养息了一番，到了二鼓以后，每人各带了兵刃蹿出房屋，只向琅琊山而来。行了有十数里路径，又值黑夜之间，到了前面，只见山边上那派风声，如长江大海仿佛，所幸星光之下，尚辨得出东西。人杰前引路，穿林越树，到了半山，那个楼前搭着个更棚，里面点着个灯球，两人在里敲那更鼓。殷强走上前去，将那个更棚一掀，拔出腰刀，一刀砍去，更夫见有人来，赶着起身一望，见是个少年大汉，一刀砍来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让过一刀，向殷强跪下道：“爷爷饶命！”殷强道：“你且将埋伏说明，由此上去，还有没有埋伏？俺便饶你这狗性命。”再寻那一个更夫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殷强疑惑他逃命去了，出了更棚。便与赛花上山去，谁知方上山坡，未到那个楼门前面，忽然脚上一绊，咕咚一声，栽倒地下。接着一阵铃声，早将殷强陷入陷人坑内。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二回 陷深坑险擒小将 中火弹急煞佳人

却说殷强跌下那陷人坑内，赛花正欲前来相救，复听铜铃声响，半山来了一人，手执大刀，飞奔而至，嘴里喊道：“何处的野囚，前来偷探？不要走，爷爷来也！”到了面前，举起一刀便向殷赛花砍下。原来王朗自从黄天霸与贺人杰两人那夜来后，便知道施公那里总有人来，当即命各处埋伏了许多暗器；半山那个更棚，与这陷人坑，是一人看守。殷强杀死一个更夫，那一个见有人来，便出了更棚前去报信。因此铜铃响动，把殷强陷入坑中。此时这人前来，殷赛花双剑一分，用了个二龙出水势，左手一剑，将刀隔去，右手一剑，对定来人的咽喉刺去。那人见是个女子，也不将他放在心上，见自己一刀掀去，剑已前来，赶将身子偏让于左侧，刀头一转，隔在一旁，两人厮杀起来。那二百个喽兵，齐声喊叫，山谷里面，如千军万马一般。

贺人杰赶到面前，见殷强已中埋伏，惟恐山上再来强盗，赶着双锤一摆，杀上前来。谁知殷强跌人坑中，却是个鱼鳞铁网，铜铃一响，早有把守的军士走来擒捉。殷强晓得不好，遂将生铁飞叉双手一举，两脚在铁网上一顿，便想由坑内蹿纵上来。此时山寨里早已得信，王朗听得铃响，遂向朱世雄说道：“朱二哥，你可赶快前去，怕施不全那里又有人来，交手起来，务必将他引到里面来，等俺活捉这狗头。”朱世雄答应一声，也就提了飞抓，前来争敌。见殷强正往上纵，随即高声叫道：“你这杂种，还想上来！不要动，爷爷来请你。”说着举起飞抓，在坑前护定；两边喽兵一声呐喊，挠钩齐下，早将殷强擒捉上来。人杰到了此时，吃惊不小，随即提了兵刃，即赶上来已来不及。当时一声叱咤：“朱世雄休得逞能，俺贺爷爷来也！”双锤飞起，从后顶上打来。世雄抬头一看，见是人杰前来，知道他的厉害，赶将飞抓勒定了，足下拚动开来，嘴里招呼道：“尔等赶将那厮押至寨内，请大王前来厮杀。”说着，并力上前，把锤头开去，人杰知道他武术有限，遂将锤头乱舞，一气打下，早把个朱世雄杀得浑身是汗。殷赛花与那个人战了六七个回合，忽见殷强被人捉去，心头大怒，双剑分开一个二龙出水，早把那人头颅砍下。两足一纵，到了前面，直向那喽兵砍杀。朱世雄见来了一员女将，深恐将殷强救去，只得舍了人杰反奔前来，将赛花敌住。后面人杰又到，锤如雨点，一路打出。所有喽兵杀得天翻地覆。

王朗在里面听得，正派人迎敌，早一人喊道：“大哥把守此楼，让小弟前去。”钢叉一摆，飞下山来。见殷强正要挣扎，赶着一叉。谁知人杰手段飞快，见他来得厉害。将身躯一矮，锤头高起，隔去钢叉，一手将殷强夹在腰间，便想逃走。蒋责那里肯舍？一声吆喝，所有的喽兵围绕上来。殷赛花见救了殷强，也就放胆宽心，与朱世雄厮杀。

两人一来一往，复战有七八合照面，朱世雄只能招架，到难以还手，掉转身材，直向山逃去。赛花此时也不追赶，上前一步将蒋责敌住。遂向人杰喊道：“你将四哥解下，就此杀上山头。”说罢，双剑齐施，早将蒋责的钢叉逼住。人杰听了这句话，来不及解绳索，在殷强肋下，拔出腰刀，将绳索割断，殷强放开手足，飞叉乱舞，杀上前来。蒋责那里是他仨个人的对手，高声叫道：“若是好汉，奔上山来，俺与你斗三百回合。”人杰笑道：“汝这个狗头，也要逞嘴，俺伯你的埋伏，也非好汉。”说罢，仨人各举兵刃奔追上来。谁知王朗见朱世雄败回，知那些寻常埋伏，擒他不住，随即传令让他进来。当时与众人到了楼前，站立台阶，直等人杰。他仨人见无人抵敌，也就蹿跑纵跳，到了花园，离那个大树不远。殷强还要前进。

人杰知道厉害，赶着喊道：“四哥且住，待俺前行。”当时便想绕过那树木，蹿上楼去。王朗早已看见，刀头一指，霹雳一声，火球飞至。人杰知道不好，随即向旁一让，到了左边；谁料殷强随后走来，迎面相逢，正落在肩头上面。登时顿起大泡，痛入骨髓，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飞叉一舞。跳到树前，直向王朗打下。人杰恐他有失，也杀奔前来。王朗也不交锋，复将栏杆一推，花朵中早飞叉流星火弹，前前后后，直向两人打来。殷强到了此时，也就不敢前进，飞叉在手中，舞得如雪片一般，遮挡流星火弹。奈此弹总线发作，火弹过去，无限的火箭，复又射来。殷强身上早已中了数箭。人杰犹恐他再战，赶着喊道：“四哥此时不走，尚待何时？”“俺脸上已中了火箭了。”说着，掉转身躯，便想逃脱。到了琉璃厅口，里面已蹿出数人，锤棍刀枪一齐杀人。当首便是曹勇，高声喝道：“汝这小贼，前番未送汝命，已是万幸，今日复来送死。曹寨主在此，不要走，吃我一镜！”说着，榴金镜一来，连肩带臂，一下打来。人杰此时不敢恋战，只得将双锤一架，夺路而逃。所幸赛花未曾受伤，此时见众人杀到，知道力敌不过。遂将铁背花装弩取出，一声响亮，一弩射出。曹勇冷不提防，见有暗器飞至，赶将身躯一让。后面那人躲避不及，早山射中了命门，哎呀一声，栽倒地下。曹勇一人来厮杀，他仨人趁此漏空，出了花园，复向寨门逃去。

仨人到了山下，方才并在一处，喘息一番。此时殷强脸上已肿得有面盆大小，冷风吹入，疼痛非凡。赛花此时也就着急，只得将殷强背负肩头，回转店中，将原由告知了店主。店内方知他仨人是施大人手下的人。赶着烧了面水，让殷强薰洗了一番，身上箭伤，复行扎好。人杰虽未中火弹，右臂上又中了两枝火箭，两人睡在房中，疼痛非常。到了天明，殷强大叫一声，早已疼昏过去。殷赛花真是手足无措，向着人杰道：“这事如何是好？早知如此，临动身时，将爹爹的末药皆带来了。现在用何药敷治呢？”人杰到了此时，也是哼声不止。见赛花如此着急，便道：“此去十数里，有个村庄，这人家姓吕名叫云章，你到他家，说明缘故，或者有什么解救，亦未可知。不然，就请他儿子来到殷家堡送信，他必然肯的。”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三回 见伤痕英雄痛儿女 探消息豪杰访强人

却说殷龙天明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只不见人杰出来，心下暗道：“这总是他夫妻贪睡，此时尚未起身。我且不必喊他，看强儿在那里何事！”随即信步走出，才到殷强房内，但见案上放了一张纸帖，上面写了数句：“禀父亲安，男与妹夫妹子，同破齐星楼去也。”殷龙见了此字，不觉大惊道：“这三个畜生，好不知事！天霸与朱褚两人尚不敢前去，你们有多大本领，竟自背我而行，岂非是自寻死路吗？”当即跑到赛花房中，那里有个人杰，殷龙这惊不小，遂命殷猛、殷勇两人前去追赶，那里追赶得上？到了上午时分，仍旧回来。这仨人本是殷龙心爱的儿女，此时见他们冒险，只得向殷猛说道：“汝且去此，赶赴淮安，报与施大人知道，说贺人杰带同你妹子仨人，去破琅琊山，惟恐他此去有失，快请黄叔父与朱老英雄一班人众，前去救护。我此时随即动身，在琅琊山左近等候。设若万君召回来得了齐星楼的原图，那时便大众去破这山头，千万莫要误事！”说毕，殷猛只得领命，到淮安而去。

却说殷龙，与殷勇、殷刚带了动用的各件，一路追赶而来。这日到了山东，正访琅琊山的路径，忽见有个老者，喘吁吁的向那人说道：“我昨日店中住下三个客人，谁知是施大人的手下，昨日夜间去破齐星楼，皆受了王朗的重伤，现在问我吕云章的庄子，你们可知道这路径吗？”殷龙听了此言，忙向那人道：“这仨人可是两个男子，一个女子吗？”老者见殷龙询问，忙道：“你老何以知道？问他则甚？”殷龙道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赶快带我前去，那伤痕可致送命吗？”原来此人，就是店内店主。见殷龙问得急迫，指道：“前面过去，东边那个庄上第二家，便是他住的所在。”殷龙听了这话，顺着路径，飞奔前来。到了店前，只见殷赛花站在店前。殷龙不禁怒道：“你这三个畜生，瞒得我好苦。设若伤命此地，教我怎见施公？现在他二人究竟怎样了？”赛花见了父亲前来，如半空中接着日月。忙道：“他虽中了火箭，还支持得住。惟四哥伤痕太重，现在昏在床上呢！”殷龙此时光景，已是怨恨集，欲想再骂他夫妻，又是娇养惯的，实在骂不出来。看着殷强自是着急，忙道：“你且将受伤的原由告诉我来，看我可有敷治的药料！”赛花将昨夜入山，如何中他埋伏，前后说了一遍。殷龙尚未听毕，不禁顿足道：“这事如何是好？这花弹名叫流星弹，内有毒药造成，打在人身，不过七日，便要身死。为父的无救药，只有褚标那里的化热丹，可以解救，但离此甚远，着人前去也来不及，如何是好？”殷勇道：“爹爹且勿着急，孩儿看咱们那个清陈散，也可用得。何不先代他敷上，能将这火气拔去，也就轻松一半了。人杰兄弟已中了火箭，此时先代他将箭药敷上，然后再讲吧！”当时殷龙只得将包裹打开，取出末药。将箭疮敷好。究竟人杰受伤不

重,虽然觉得疼痛,自从敷药之后,那火气已去了几分。惟有殷强只是昏迷不醒,殷龙此时眼望他受罪,恨不能将王朗擒住,一刀报了此仇。焦躁一番,只得出来向赛花埋怨。赛花此刻,也是悔之不及。只望褚标果能到此,两人方可有命。

且说殷猛奉了他父亲之命,去到淮安送信,一路之中,不敢怠慢,昼夜而行,这日已到了漕督的衙署。当时找了巡捕,说明来历,进内报知施公。施公听了此言,也是大惊失色,说道:“贺千总如此冒险,设若有失,如何是好?”随即将殷猛传了进去,问了一遍,方知是殷龙留他在家,恐怕误了限期,因此他仨人暗自去。施公道:“贺千总你太性急了,那样一座高楼,岂是你仨人能破的?”当即将黄天霸、关小西一班人众,并朱光祖等人一起请来。见了殷猛,方知这番事件,无不齐声说道:“仨人前去,必然有失。殷龙虽是赶去,还要请大人示下。”施公道:“本院为这案件,恨不得立时破获,无如飞云子下落未曾访明,因此权且等候。褚老英雄虽然又去探访,不知何日回来。本院此时只好急其所急:黄贤弟、关贤弟同朱老英雄仨人,就此随殷猛连夜而行,赶到沂州;如他仨人未曾受伤,仍然同回来,等飞云子访明,再行前去。设若有意外事件,大众便聚在那里,等万壮士回来,再行定夺。那时能破不能破,皆可知道了。”黄天霸见人杰为齐星楼案件,复又前去冒险,心下甚为着急。见施公如此吩咐,惟恐朱光祖推辞,忙道:“朱老叔,人杰这小孩子,你老怪欢喜他的,设若此去有失,冥冥之下,何以对得起天保?你我就此去了吧。”说着拖了光祖,别了施公,回到自己的衙门。张拦兰与人杰的母亲,也是吃惊不小,当时将天霸朴刀,以及随身的物件,一齐打入包裹,命他连夜而行。光祖此时,也无可推却,带了兵刃,与天霸到了辕门,所有关小西同殷猛两人,已在那里等候。天霸又向计全、何路通叮嘱一番,叫他们小心保护;万君召一经回转,便大众齐来。说毕,别了众人,直向沂州而去。

看官,你道殷猛前来,为何施公道褚标又去探访,只因万君召走后,褚标、朱光祖说道:“我看齐星楼这案件,断非此数人可破。若能将凤凰岭张七请来,便可得个大大助臂。今日万君召虽去,惟恐还不救急,误了限期,为害不浅。”光祖说:“张七那人,倒不必去请,惟有琅琊山的消息,现在如何动静,全不知道,不若且去打听明白,一经万君召回来,那时便可以前去,到了山下,有人接应,也可不至于耽搁。岂不比去请张七较为的当吗?”两人计议停当,褚标也不告知施会,一人便向山东一路走去。后来施公不见褚标,询问起来方才晓得。这也是殷强命不该绝。他仨人未到沂州,褚标已先期住下。殷强这日上山之后受了重伤,次日褚标已打听明白,心下吃了一惊,明知这化热丹可以解救,虽在自己身边,却不知他们的下落。只得在琅琊山左近四处寻访,不知殷强性命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四回

褚标解药救殷强 君召投山寻普润

却说褚标因探听王朗消息，预先到了山东。贺人杰等人受伤，次日他已知道，只不知他三人住在何处，只得在琅琊山一带探访。谁知殷龙见殷强受伤甚重，无法可治，只得自己想出些败毒药件，预备进城制合。却巧走出店来，未有四五里路，正是心中焦急，不防着对面有人招呼道：“殷老英雄何时到此？令郎究竟何如了？现向那里前去？”殷强抬头一看，见是褚标，自是喜不自禁。也就迎了上来。忙道：“褚哥！你何以也在此地？快随我来，救你侄儿性命。”褚标疑惑贺人杰上山，殷龙知道。忙道：“你老也太大意了，怎么在江湖半世，不知这个厉害，令他三个孩子前去冒险。”殷龙见他知道这事，心下也甚疑惑，忙道：“你老哥怪我，我也冤煞，他们三人瞒我到此，教我怎么样？昨日前来，已经如此，正想你到此解救，不知那化热丹可曾带来吗？”褚标道：“这也是他们命不该绝，我由淮安到此，不过因大人走后，此地无人探听，怕王朗乘此起事，故而前来打听打听，那日动身时，并未随带多物，所幸这化热丹，还在这里。你我且前去看了伤痕，再行取药。”殷龙听了此言，自是感激不尽。

随即二人一路转来，到了店内，早有赛花看见，忙道：“老爷子你来了吗？真是巧极了，你的丹药可曾带来？”褚标见他问得急迫，故意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有这身本领，断不会受人的埋伏，因此未曾带来。听说你三人已将齐星楼破去，那琥珀夜光杯现在何处？且取来把老汉一看。”殷赛花见他如此说来，明知是取笑的，回思乃道：“你老也不必说了，现在既已如此，后悔已迟，我哥哥伤痕太重，请你老就此看视吧。”说着，殷龙只得将褚标领到房中，此时人杰见他进来，也是欢喜。只见他到了殷强床前，将那清凉散先行洗去，问殷龙道：“你看他如此仲溃，为什么不将毒水放出？留在里面，岂不更烂吗？”当时取出一根金针，是凡有泡的地方，俱皆挑破，但见那淌出毒水，腥秽非常。褚标便令赛花将房内窗格全行糊好，以免露风，然后出了房门，回转自己寓所而去。

到了上午时分，已转回来，命赛花向店家取了一杯暖酒，先将末药冲入里面，向殷强灌下，然后用净水调了许多，轻轻地敷上。未有一个时辰，只听殷强大叫一声：“疼杀我也！”殷龙等人见他转醒，方才放心。赛花忙上前问道：“哥哥此时怎样了？”殷强将眼睁开，看见了殷龙在此，忙道：“爹爹几时来的？王朗好厉害呀！”殷龙此时正是转忧为喜，看他如此，也是可怜，那里还去抱怨，乃道：“我儿且安心在此，等你伤痕全好，不日大人到来，这齐星楼便不难破了。”当下又复安慰一番出来。褚标又带贺人杰将箭药敷好，然后出来向殷龙说道：“这座山头，万分难破。即便无此埋伏，那负隅之势，

已英勇非常。加上那座高楼，非等万君召回来不能得手。闻说现在有准备，他仨人受伤之处，尚是极小的埋伏。那四五层楼上，连他山上的人，尚不知道，何况我等外人。但贺人杰由淮安动身，为何这般迅速？在殷家堡临走之时，你难道不曾知道？”殷龙此时只得将他仨人约伴逃走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然后又将命殷猛到淮安送信的话，说了一番。褚标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我也不必回去。施大人得了此信，总要命天霸前来，不如大众权歇此间，专等万君召的消息，咱看这个店中，也不妥当，俟殷强伤痕全好，搬至那洪家道镇上泰来店中，与俺住在一处，岂不是好？”殷龙听了此言，也就答应。自此未有数日，殷强的伤良已好有九分，人杰已能行走。

这日打算移守客店，忽见褚标笑脸进来，向殷龙道：“你老放心吧，天霸与朱光祖俱来了，现在到我寓所饮食，稍顷便来。你儿子也来了。”人杰听了此言，随即问了路径去见天霸。接着，殷龙与殷勇、殷刚仨人，也出了店门，一路而来，行至半途，天霸早已遇见。向着殷龙笑道：“老英雄可谓是儿女情长了。设非人杰冒险，你老肯轻易到此吗？现在咱们已经前来。这事究竟怎样说法？连日可曾到那山上吗？”殷龙还未开口，人杰道：“黄叔父此时万不能前去了，小侄两次受了重伤，所幸未曾送命，惟有等万叔父前来再说。但不知你老由淮安动身，可有什么消息。”天霸笑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想得也太容易，难怪吃了此苦。此去陕西有两月路程，那里便如此迅速？现在殷强伤已全好，我等在此住下吧。仍请褚标老叔到凤凰岭去，将这岳父请来，大家聚议，也来助一臂之力。不知你众人意下如何。”殷龙道：“可知你我住在此间，无济于事。张七果能前来，便要他交手方好，不然也是空跑。但是飞云子的下落，不知君召可曾访到。意想今晚我等众人上山，细探一番，看他究竟怎样厉害！”朱光祖见他高兴，也就答应愿往。于是众人进了寓所，约定同探那齐星楼的消息。

且说那万君召别了施公，一路向陕西行来，走了一月有余，离潼关只有十数日的路径，那日向晚，寻店住下。想道：“此地离潼关不远，曾记早年在此有座山头，名叫狮子山，那个铁背头陀普润，此人甚有本领，与飞云子也是朋友，何不到他山上先问一番，便知他下落。”当时主意想定，命小二取上酒肴，一人饮毕，然后问道：“这里到潼关还有多少路程？那个云梦山，你们可知道吗？”小二道：“此去半月光景，方才得到。但听得人讲，老寨主已死，那后辈五个兄弟，也不在山内。因他名望过大，不时有那些好汉会他，因此恐惹出是非，向各处游历游历，每人每年也不过回来两趟。”君召听了此言，以下很不自在。暗道：“我今日远来，设若他不在家中，如何回去复命？施大人那里谆嘱，见我空手而回，岂不说我办事不力？”当时闷闷不已！只得安歇一宵，次日早间，便向狮子山而去，到了山下，正拟向前招呼，忽听一棒锣声，出来了数个喽兵，叫道：“牛子慢去，留下买路钱来。”万君召到了此时，甚为好笑，欲想与他作耍，又恐误了程途，乃道：“汝等喽兵，且勿动手，你家铁背头陀，可在寨内吗？”喽兵听了此言，赶着退了几步，齐声问道：“你问寨主何事？你老从何处而来？且请说明，好进山通报。”万君召道：“俺乃万家汪万某是也。与你家寨主，从前在云梦山相会，今有多载，特来拜谒。”喽兵听是生客，也就不敢怠慢，报上山来。顷刻之间，早来了一位胖大和尚，远远

的喊道：“万大哥！何以到此？僧人久别了。”说着，万君召也上了山头，两下进寨，彼此行礼坐下。普润问道：“闻得大哥回转南方，干那大事，今日何以到此？”君召道：“小弟自愧无能，岂会成事？一向在敝乡闲处，寂寞无聊，故而前来访友。但不知飞云子贤弟还常见面吗？”普润见他问及云鹤，忙答道：“能者多劳这四字，他足当的了。可惜老哥迟来一天，不然在此会见。”这句话，把万君召说得急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五回 出潼关义重普润僧 献楼图得遇飞云子

却说万君召听普润说他来迟，忙问道：“他是几时到此？现在又往何处去了？”普润道：“云龙云虎现自从云老叔父亡故，便与咱们这绿林朋友联为一气，惟有他怕后来多事，便由此处往他方，想脱这个买卖。无奈我辈中朋友，皆闻他的大名，往往恳留下来，请他共图大事。近闻又在山东，干出一件大大的事来，惟恐后来牵连在内，因此仍然回来。在俺寨中，住了有两月工夫。前晚方才辞别，此时大约还未到家。大哥若要会他，非得到潼关不可。但是你轻易不来，今日到此，必有要事，何妨与咱说明。”当时早有人摆上酒肴，两人入席坐下。君召道：“说来也是惭愧，只因小弟无能自立，自从与老哥别后，无处栖身，欲想干这生涯，怎奈善恶到头，终有报应。因此便想自树一帜，以享大名。无奈事业未成，反为黄天霸等人所诱，彼时自知有罪，无可宽容。不料施大人恩德高厚，收留小弟。又见咱有两手武艺，遂至缮本上奏，保举为官。只因俺不悉世情，又恐日后复行恳恳，近数年来，只在敝乡闭门思过，足不出户，所以黄天霸屡次升官，小弟俱不在座。谁知飞云子干出这一件通天大事，累及施公访知小弟，与云家五子有死生之交，特命人前往海州，登门奉请；小弟受恩深重，义不容辞，故此前来探问一番。不料在此不遇，只得再往潼关去找。”

普润听了他这派言词，方知己归顺施公。乃道：“咱闻这施不全专与咱绿林作对，说来乃是我等仇人，大哥何以归顺于他？”君召道：“这也将施公冤煞了。你老虽未至淮安，北道上的英雄无不知道，诸如凤凰岭张七、殷家堡殷龙，以及褚标、朱光祖等人，谁不是江湖上的朋友？现今俱在施公麾下，但这些人皆有大名，那奸盗邪淫，损人利己之事，可皆是从不做的。施公所捉的强人，皆非此辈，果是英雄好汉，他爱才如命，不惮屈己相求，那里肯与他们作对？这皆是奸盗邪淫强盗，见施公威法过严，布这谣言，坏他名声。不然小弟还肯归顺吗？”普润听了此言，乃道：“照你说来，施不全既是好人，飞云子做的这事，是害他不得，你今前来，有何话说？”万君召料他已是知道口气，乃道：“你老既然明白，还不知小弟来意吗？现在钦限在即，皇上的御物，固然要紧，那王朗的作为，你老还不知道吗？那些事情，已把绿林中的脸面丧尽，地方上的人，也不知为他害了多少。这样的人，飞云子竟帮他干事，岂不是助纣为虐吗？小弟前来，无非因那座楼的事件，你老还知道这门径吗？”普润道：“僧人一向不知王朗如此为人，照此情形，莫说是施不全不能容他，俺普润也要杀这狗贼了。但是飞云子有言在先，从此回家，再不出世。惟恐此去，也是空走。也罢，大哥既不远而来，俺与你且同走一走，看他如何！”当时万君召听他此言，正是喜出望外。彼此谈论一番，次日一

早，两人便下山而去。

这日出了潼关，离飞云子山前不远，山上的人，见是普润前来，无不认得，忙道：“普师父你来吗？且请里坐奉茶。”普润道：“我自会理得，你家三爷现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我等方才上山，不知可在里面。你老且在此待着，小人进去看看。”君召见这人言语皆不实在，怕他推辞，遂向普润道：“你老既是常来，咱们就此进去吧。”普润也知他的意思，不等那人回报，便自向里走来。过了厅前，正听那后面回道：“你去说，我前日出门去了，早则半年，迟则一载，方才回来。免得外人知道。以后无论何人，皆是如此回答。”君召在外听得清楚，知是飞云子口音，不禁高声喊道：“云鹤你也太高了，咱由海州到此，数千里路方至山头，难道你一面不见吗？便与我万君召没有这交情，还有朋友在此，为何也一律推辞？”飞云子在后面听得此言，知是回报不去，而且听是万君召，自是又愧又喜。只得走了出来。忙道：“我当何人，原来是大哥到此。现在大事想必干成了！”万君召听了此言，不禁满脸飞红，向他说道：“贤弟何故再言，愚兄已悔之无及了。但是吉凶顺逆，人贵知己，愚兄之大事不成，贤弟干了大事，回转此山，也是一样的意见，何必仍以从前的言语，作为口实呢？”飞云子见他说了这话，已知他的来意，忙道：“小弟既回山中，大哥也不提既往，你我从此隐姓埋名，那外面的是非，彼此皆不必多管吧！”

普润本是个直性人，听飞云子如此言语，乃道：“贤弟之言差矣，要得人不管，除非己莫为。琅琊山你做下那事，累得施大人好苦，今日君召前来，无非问那个齐星楼的门径，这楼既是你造，未有不能破之理。不如与他同至淮安破了这案，改邪归正，留个英名，岂不是个好汉？咱今同他到此，特为相求面来。这派言语，向你说明，你究竟如何定夺？”这番话，把个飞云子说得哑口无言，半晌道：“小弟也一时之误，听了智明的言语，为王朗等人逼迫，看那个义气为重，只得做了此事。事后回想，也是后悔。因此独自回来。但不知天霸等人，如何救出施公，琅琊山可有人前去。”万君召只得将前后的话，并施公命朱光祖到海州，请他前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然后道：“愚兄此来，专为这事，现在钦限在即，大人以下，无不等俺回去，破那个琥珀夜光杯的案件。尚望贤弟看愚兄的薄面，同去一行，不然将原图取来，好令愚兄带回，按图办事。不但愚兄同施大人感激，便是当今皇上，也要喜笑的。”飞云子到了此时，自是情不可却，乃道：“小弟既为王朗造楼，又何能复行去破？此图惟有请老哥带去，他日将御杯取出，入奏朝廷，幸勿株连小弟，那时便感激不尽了。”当时将万君召留在山中，次日将图取出，指示一番，命君召回转淮安，复行到沂州前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六回 说细情虚言允许 动盛怒举手交锋

却说万君召同普润两人，在飞云子山上说了来意，欲请他前去同破齐星楼，或将原图献出，以便召请妙手打破山寨。当时云鹤见万君召说得恳切，又见普润在旁说话，欲不答应，实是自己一时之误，为王朗等人干出这不法事件，此时既连累施公，又为好班英雄耻笑，说他助纣为虐。而君召同普润又是自幼的弟兄，设若却他来意，不说人两人不肯甘休，更是自己也难推却。若欲骤然允许，这齐星楼明是自己所造，除却本人，决无别人能破，将来王朗活捉，决送他性命，那些江湖上的朋友，也是说自己全无义气。出尔以尔。思前想后，正是左右为难，当时只得说了几句虚话道：“此事小弟本来干得鲁莽，既二位兄长到此，敢不将图献出？但是这件琥珀夜光杯，乃是皇家的御物，随后入奏朝廷，将宝物敬献，那时勿株连小弟，便是幸事了。但此图现在后楼收藏，两兄此来，决无就去的道理，而请在此盘桓数日，小弟或可同去，也未可知。”君召见他应允，甚是欢喜非常。乃道：“贤弟美意，足感盛情，既蒙慨允，何不就此前往？目下施大人望眼欲穿，恨不得立破此案，销了钦限。而且贺人杰到殷家堡去后，此人性急如火，必然冒险去破山头。殷龙见他女婿冒险，自必率同儿女飞奔前往，到了彼处，仍然大败；设若再遭了毒手，施大人面前又少了几位英雄。在愚兄看来，在这杯酒盘桓，其事甚小，救人破案的事大，便请即刻下山吧。”飞云子尚未开口。普润在旁路哈哈大笑道：“万贤弟，你也太急了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云兄弟这个地主之情岂能不尽？只要他肯去，便万无一，那在此一二日功夫？便是他肯同你前去，我也要在此耽搁一宵的。”飞云子见普润如此言语，正是合了本意，随即答道：“还是普师父爽快，万大哥可莫再催！”说着便命人到厨下，吩咐酒肴。仨人坐在厅前，谈论些别后之事。君召又将施公及黄天霸等人如何义气，自己不肯做官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当时摆下酒肴，仨人入席畅饮。

酒吃数巡，忽见个孩子匆匆进来，高声叫道：“禀三爷！二爷与大爷回来了。”普润听了此言，赶着起来，向君召说道：“万贤弟，今日是巧极了。他两人前日到我山上说：‘往陇西买卖，早则半年，迟则一载，方可回来。’此时回转山头，岂不是凑巧已极！”君召亲眼一看，早已外面进来两个人，头戴绣花白绒湖绉缠头，当中一朵英雄结，身穿箭视玄色短袄，脚下花脑头战靴，绿洒花丢裆叉裤；身材高大，气宇轩昂。后面跟着一人，面目与此人相仿，身着蓝布短袄，蓝布缠头，玄色丢裆叉裤，绿股梁薄底靴儿。走到厅口，一齐站下。原来这两人便是云龙、云虎。君召与他本是自幼的朋友，虽是阔别多年，未有不认得的道理。慌忙出席喊道：“二位兄长，今日相遇，小弟君召想煞

了。”龙虎二人见是君召？当时不知他的来意，正是惊喜非常，也就齐声答道：“贤弟！何以到此？你我阔别多年，不期先君见背，回思往昔，如在梦中；今日相逢真是出人意外。”说着彼此行礼已毕，便在上横头坐下。云龙本来性急，不等大众开口，遂向君召问道：“万贤弟心大志大，欲想干一番大事，目下自是功成名就了。但是北道上的朋友，屡屡传知，闻你现在万家村稳姓埋名，不问外事，岂不与你当初志相反？”万君召听云龙这番言语，知他是一番热意，欲想将来意说明。无奈他不比云鹤，一经说出缘故，必有一番争论。只得含糊答道：“多承大哥盛意，小弟足感美情。此时大哥回来，谅必车马劳顿了，小弟仍有一番细情，尚须细说。”云虎见他半吞半吐，疑惑他落魄下来，前来投奔，连心插言道：“贤弟何必如此？我弟兄也非那势利之人淡薄贤弟，贤弟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君召听了此言，虽然感他美意，只连连称是。

普润知他的用意，乃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虽是美意，可知万贤弟此来，正是你我出身之路。从前江湖出面皆说漕运总督施不全是是个赃官，专与我们绿林中朋友作对，谁知是个好官，为人冤煞。我等把琅琊山王朗当着了好汉，那道竟是混帐东西，败坏了我们的体面。非万贤弟前来，几误了大事。”云龙听了此言，不禁起身叫道：“普师父，你这派言语从何说来？无论江湖上说来，不知为他害了多少性命！就是那个黄天霸杂种，杀死盟兄，逼死盟嫂，投在他麾下，巴结功名，此人也非人类。施不全如是好官，还肯受用这等人吗？你今说这言语，莫非万贤弟也为他，所以前来骗我不成？”他两人在此言语，把万君召在旁急煞。一人暗道：“照此看来，今日免不得要动手了。”只见普润道：“你二人勿得多疑，可知三弟造那齐星楼，误中王朗的计策，把个施大人冤煞了。万贤弟在家隐姓埋名，不问世事。施公命朱光祖驰赴海州，登门奉请，令他千里而来请问三弟。此时到此，正是为那齐星楼案件。现在三弟已经俯允，将图献出，完了这钦案。俩位贤弟回来，正好就此同愚兄与贤弟两人，助施公一臂之力，也落个弃暗投明，免得为江湖耻笑。”

云龙见普润欲投施公，这一怒非同小可，登时虎眉倒竖，怒眼圆睁，高声叫道：“你这秃驴，口说何言？我云家五子，肯投在这赃官麾下吗？敬重你，喊声，师父，咱反脸过来，那怕你三头六臂，俺云龙也让你不得。咱本欲留万贤弟盘桓数日，以尽愚兄这个地主之情，如此款待，便是绿林中仇敌。三弟既摆酒相酬，且看旧日交情，饶他一次。你这秃驴赶快回去。若有不然，我这两个拳头谅你也知厉害。”说毕，高竖拳头，恶狠狠地望着普润。无如普润也不能受人言语，到了此时，已气得三尸冒火，七窍生烟，大声骂道：“云龙你这狗头，俺劝你一派好言，反而出言不逊，你这拳头，谁人怕汝？若不同去破了山头，欲想我二人下山，也是登天向日。欲斗便斗，难道俺怕你不成？”说着也就出了席位，以便与他们动手。飞云子见他二人动怒起来，赶着起身，居中拦住，忙道：“普师父切勿动气，此事容缓商量，不可伤了和气。”他一人正在调处。忽然云虎跳起身来，向云龙喊道：“大哥哥，且不必向秃驴争论，且将这奸细逐出门去，便安然无事了。”说着提起左脚，一个旋风腿，早将座踢在院落里面。袖口高卷，露出拳头，向万君召面门打来。君召吃了一惊。不知君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七回 飞云子强作解纷人 普润僧翻成和事老

却说云虎举起拳头，对着万君召打来。君召碍于飞云子情面，只得向左边让过。谁知云虎疑惑他惧怯，接着骂道：“你这杂种，也知道你二爷厉害，还不为我滚出。难道因你让去，俺就此无事吗？”说着又是一拳，在左边打来。君召只得又向右边躲去。云虎见自己两拳打去未中，复又一拳，以定胸中打来。君如再想让去，已来不及，只得将脚跟在地下一顿，用了倒板桨的加势向后退，后退了有五六尺远近，方将这一拳躲过。此时君召又恐他再行打来，只得向云鹤说道：“三贤弟亲眼所睹，愚兄被二哥连打三下，皆看昔日交情，未曾还手。若再争斗，非是愚兄无礼了。”云虎听了此言，更是怒不可遏，骂道：“你这无志的杂种，用这花言巧语前来哄谁？俺兄弟为你哄骗，若要他下山，休生妄想！”说着一个蜻蜓点水，到了君召面前，便想用二指想将他乌珠挖出。君召见他来得厉害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被他打下三拳，也就算情理两足，此时再不还手，只道我惧怕于他。”登时举手答道：“云虎你休得猖狂，俺君召手段也不在汝之下，既然苦苦相斗，却就难怪小弟了。”说着竖起两个指头，用了个恶鬼敲门法，在云虎寸关处着力打了一下。只见云虎脸嘴一苦，那只手如不是自己的一般，自指尖直至膀背，一路酸麻，十分难动。登时将左手收缩回来，掉转身躯，将腰刀拔出，仍然向前争斗。君召见他取出兵刃，惟恐彼此皆有失误，登时将身跳在云鹤身后，高声叫道：“三弟救我。”

此时飞云子正拦普润同云龙两人，忽见云虎与君召争斗起来，心中格外着急。正是左右为难，见君召已着身后，赶向普润道：“普师父，你知道俺大哥的性情，且请你老息怒，护庇着万家兄长，俺与二哥说情。”说着便将普润向后一推，同君召站在一处。自己蹿身到了前面，向云虎道：“二哥不可动气，小弟有言奉告！万大哥此来，虽为那齐星楼案件，但此事实系小弟一时之误，干出这尴尬事来。今日万兄长前来，也非苦苦逼我，不过想我等投明弃暗，落个好名，为江湖上朋友生色。去与不去，皆由我等作主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且万大哥乃是我等自幼的弟兄，千里相投，不能尽地主之情，反而送了性命，那时你谈我论，我等气量大小，将他逼死，岂不为外人耻笑？彼时虽万口千言，也难分辩了！在小弟看来，且请二哥住手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”说着一面上前，便将云虎腰刀夺下。此时，云龙见飞云子如此语言，也就气平了一半，站在一旁。君召本是个解人，见他两人没有言语，趁此便转出来，向着云龙道：“小弟一时失言，冒犯虎威，致劳二位兄长动怒，此时海量包涵，蒙恩容纳，实为万幸！小弟这旁有礼了。”说着向他两人深深打了一躬，复向那原座坐下。云龙兄

弟，本是个直性，见他如此服礼，回思从前的交情，十分亲密，现在一言本合，动怒起来，反觉自己无味。只得道：“贤弟既然知过，彼此还自交情，再不许谈施不全这杂种了。”君召只得唯唯答应。

飞云子连忙命人将座头扶起，重整杯盘，重新入席，再不敢提齐星楼的事体。无如君召只为这事前来，深恐飞云子借此反悔，不肯下山，那时便误了事。嘴里虽然谈论，两只眼睛直望着云鹤。飞云子无奈一时不能开口，只得向云龙问道：“大哥自那前月下山，说往陇西买卖，为何此时便尔回来？莫非遇见敌手吗？”云龙道：“不知万贤弟是何日到此，别后在何处栖身，何故又受施不全骗使？”飞云子见云龙复行询问，不等君召开口，便将他如何受施公厚恩，如何保举他不愿为官，如何在万家洼居住，朱光祖登门奉请。如何前来访问，遇见普润，以及到此间请他下山的话，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云龙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施不全倒是个铁面无私的好官了，但是江湖上提起三个字，无不恨如切骨，难道我辈中个个与了为仇吗？此事在愚兄看来，还须三思而行！万贤弟虽是知己的朋友，常言道：‘耳闻不如目见。’我等总未见过这施大人是何如人，不能信一面之词，与我绿林中朋友作以。贤弟既造下此楼，虽是为王朗所赚，也只好全终全始。若是再去破楼，是自己同自己交手了，出尔反尔，岂不为人耻笑？如你定然前去，也觉无妨。此去离山东不过一两月光景，由山东到淮安，再加半月日期，来往三个月功夫，也可转回。且待愚兄前去访问，若果施不全果是个好人，不但贤弟可去，便是愚兄也可助他一臂。”

君召听此语言，心下急道：“现在钦限已过，再等他前去回来，已早误了大事。若再另生他故，将大人在淮安结果了性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正想趁此开言。普润早又说道：“贤弟如此过虑，可知此去淮安，非旦夕的路程，等你回来再去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即使万贤弟所言不实，三弟在北道上面，也时常来往，一路上百姓谁不知施公是个好官，难道他访闻不实，还须你打听吗？在愚兄看来，贤弟既不相信，自然不敢勉强，而万贤弟到此，又不能久持。惟有一法，且请贤弟同我等一齐前往，贤弟到了淮安，访知施公是个好人，那时便万贤弟，禀知大人，我等驰赴山东，将齐星楼破去；如若不实，仍然回家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君召听了此言，不觉喜出望外，忙谢道：“还是普师父语言爽快，他日事成，当重谢！今日暂住一宵，明日二位兄长，同三弟起身如何？至于那一座楼图，仍望三弟取出一观，俾知大概。”飞云子看他要楼贾楼国观看，乃道：“大哥！且勿着急，如能小弟前去，还怕那座楼不破吗？但不知大哥二哥意下如何。”云龙道：“普师父所言也是，咱家明日便同他前往，若是所言不实，不但施不全用不上，惟恐琅琊山又添了几个英雄好汉了。”君召见他已经允许，也就称谢一番，不再言语。那知云虎坐在一旁，却是一言不发，复饮了数杯闷酒，起身向普润说道：“师父在此多饮一杯，小弟一路而来，车马劳顿，此时实支持不住，稍时便来。”当时打了招呼，遂起身向后去了。普润以为他是个真话，也就不向下问。惟有飞云子神情慌乱，见云虎起身前去，知他另有别的意思。赶着出席，随后退去。到了里面，见云虎取出一个小小的包袱，往肩头土一背，便是个出门的样儿。赶紧抢上一步，向云虎问道：“二哥，你我到淮安前去，

无非为这事件。欲走同走，现在一人欲向何方？且请说明，以定行止。”云虎道：“贤弟改邪归正，愚兄尚有何说？这包里乃是方才带回的物件，你问做什？”飞云子见他如此，也就不便再问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八回

佛众意云虎窃楼图 寻宿店君召入古庙

却说飞云子见云虎此言语，当做真言也就不敢再问。但道：“二哥既是如此，也免得遗臭万年，小弟与大哥大约明早便须动身了。因施大人钦限在即，万大哥又远道而来，若大哥不允君召同去则已，此时既已允许，迟早皆要去的，何必在此耽搁？二哥！这包裹可无须再解了，好在明日便要起行，免得临走时，再行收拾。”云虎此时只是糊涂答应，也不说出缘故，竟自挽带着包裹，向旁边书房去了。云鹤当时也就出来，复行饮了数杯。看看天色不早，只得命从人将残肴撤去，安排普润与君召安息。然后回转自己书房，与云龙议论些山上的事情。

且说万君召同普润来到个小方轩内，见西首一个大大的房间，点着琉璃灯球，上下设着两张床铺。两人到里坐下，君召道：“蒙师父大力解了此围，实为万幸！但云二哥匆匆席散，不知明日果否动身，若再迟延，岂不令大人在淮安盼望？”普润道：“俺们不答应则已，既已允你同去，少不了飞云子总要动身，若能此人前去，还怕这事件不成吗？”彼此在内谈论，一面中是和衣而睡了。普润本是个浑人，头落枕边鼾呼睡去。君召恐云子仍有推却，而且云虎在席间忽然走去，情形其为中疑，设有变动，这便是空跑一趟了。一人思前想后，总难睡熟。到了四鼓以后，方觉身上困顿，沉睡下来，未至五更，早有普润起来，高声叫道：“万贤弟，此时不早了，你既有要事在身，还不到前面催促吗？”君召为他惊醒，也就拗起身来，将灯剔亮了，复行将衣服整理了一会。然后来到厅前，天色才微亮。普润便呼么喝六，将孩子们唤了起来，一面命人去打面水，一面招呼到里边催促。停了一会，云龙亦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三弟已起身吗？厨下已招呼置办馒头，稍停出来，我等便可饱餐赶路。”正说之间，飞云子也就走出。当时四人净面漱口，专等云虎前来饮食。等了好一会功夫，只是不见动静。普润着急问道：“二弟昨日在先去睡觉，此时我等俱已起身，难道他还没睡理吗？再不出来，咱便要先吃了。”云龙见普润性急，只得命人到前书房喊叫。谁知过了一会，那人回来说道：“二爷昨晚酒后，回转书房，将那口佩刀带了去，说是下山去了；若有人去问他，便说到淮安访案。看书房的胡德听他说这言语，疑惑他便为施大人之事，前去助他破贼，故而未来禀报。方才小人去问，方知这事，二爷是一夜未回，不知向何处而去，且请你老同万将军先去吧。”君召听了此言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忙向飞云子问道：“二哥与贤弟是不住一处吗？”飞云子道：“这里边本有五个书房，为我弟兄五人所住，因敝眷居住后山，偶来此间，稍觉便当。不料二哥昨晚席散，复然下山，想必他是不愿前去了。所幸大哥与普师父皆在此间，若能同行，非是小弟夸口，这山头定可破下。”普润道：“既是二弟去了，此时说

也无益，我等赶快饮食，下山赶路。”说着便拿了数个馒头，夹着牛肉葱白大嚼起来。云龙也就一同饮食。早有孩子们打好包裹，摆在厅前，只等他四人行路。

众人吃了早点，君召向飞云子道：“多承贤弟盛情，此去定可成事；但不知那幅楼图，对曾带下吗？”飞云子道：“此乃最要之事，何能忘却？大哥在此稍待片刻，小弟取来如何？”说毕，转身到了里面，以便取那物件。谁知走进书房，再向那书柜内一看，早吓得魂飞天外。忙将管书房的孩子喊来问道：“这柜子除你那里有钥匙，旁人决不会开，今日天气尚早，你开这柜子何事？”那个孩子转眼望去，也就如木偶一般。过了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昨夜二爷进来，听见这柜子响动，小的只道是爷招呼他来，故未进去看视，想必就是他开的了，但不知里面携去什么？爷且查它一查，当可知道。”飞云子听了此言，也就猜着八分，只得将抽屉掀开，翻了一会，那个齐星楼的原图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当时心急如火，只得匆匆出来，向云龙说道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！二哥昨晚下山，谁知将楼图窃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万君召听了此言，自是格外焦躁，又恐飞云子借此推却，未必就有此事。当时大笑了一声，向着普润说道：“普师父，我万君召也不是个孩子，只因与云家弟兄非泛泛之交，故允了施大人这差事、此时鹤弟说原图窃去，眼见得这琅琊山不能打破，可知这事尚小，教俺如何回去？知道的，说咱吃空了这趟辛苦，连自幼的兄弟皆不能请来，还说什么义气；不知的，还说小弟躲避艰苦，假意说项。那里有这兄弟的物件，哥哥盗去之理？这不是掩耳盗铃的话吗？”飞云子听他所言，知他是疑惑的意思，不禁急道：“万大哥，你我是相好多年，也不敢如此欺人；今日如小弟谎说，咱云鹤便有凶恶报。大丈夫明去明来，不接应你则已，既已允你同行，岂肯半途推却？也罢，少不得小弟与王朗翻脸，这楼图尚有一副张存在他楼上，等小弟到了山东，将此图盗出，交与大哥办事，那时便知咱云鹤了。”万君召见他如此着急，方才深信不疑。只得说道：“贤弟何必如此？愚兄也是情急了。果能如你所言，不过多一番手脚，随后大人面前，当竭力保举便了。现在天已不早，咱们就此走吧！”说罢，同普润、云龙等人各自带下包裹，一齐下山，向潼关前进。

行了数日，已到了陕西境内。这日大气将晚，满望前面有个村镇，以便借宿一宵，次日再走。谁知一直大路，走了有二三十里，依然不见个村落。众人又走了数里，见前面隐隐地有带廊房，为树林遮住，普润说道：“万贤弟，前面有人家了，你可先行一步，无论这人家是谁，问他要些面饭，让我等充饥，然后再与他借宿。”君召听了，无奈为自己事件，当时不能推却，只得答应前去。到了树林面前，趁着月光将那房屋一望，谁知不是个住宅人家，乃是一座破烂的古庙。当中一块白色的匾额，模模糊糊辨认不出上面的字迹。心下暗急道：“他仨人前来是个勉强之事，到了这荒落地，难得有个人家，谁知又变做古庙，眼见得是没处借宿了。”一人正自踌躇，忽听喀嚓一声，山门大开，里面出一个大汉，嘴里高声喊道：“老大，你在这里稍待着，小弟取些野食来，请你老下酒。”说着，两手将山门一带，直向大路而去。君召此时，好不欢喜。赶紧将身躯向树林内一隐，等那大汉走去，复到了门前，心下想道：“这心是我辈中人，在此做个腰站，他既有酒可饮，自必也是有面饭了。且待我进去观看观看，如果是个软货，或是熟

人,便免得我们动手。”想毕,转身就起。打哨子叫普润等在前面等着,自己将长衣掀着,两脚踏着实地,一个箭步蹿上墙头,展眼向里面看去。只见窗格眼里露出一线灯光,知道有人在内,随即飞身下了墙头,蹶足潜行,到了窗口,偷眼朝里望去。不知里面果有何人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零九回

投王朗巧遇旧宾朋 见李成喜分佳饮食

却说万君召到了窗前面，轻身向里一看，中间神台上面，竖着三座佛像，所有烛台等类，空无一物。上首有一张四扇桌方桌，东倒西歪，尽靠在墙上。上面设着一盏灯，已是半明不灭。君召细细看去，却不见有个人影，只得大着胆量，挤身到了墙面，穿过神台，却有个大大的方门，里面一派笑声，送出大殿。君召暗道：“这必是有了买卖，他们既有多人，料想硬来不得，不若听一听，究是谁人，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一人便靠着门框，侧耳听去。但闻里面说道：“四弟！可知道‘强中还有强中手’？江湖上面，谁不知道贺天保是个英雄好汉，他的儿子，自必也不落人后了！谁知王大哥造下这座高楼，竟无一人破得。贺人杰不知分量，初次与黄天霸前去，受了重伤，二次与殷龙的儿子又去，几乎送了性命。现在听说殷龙赶了前去，与褚标要了救药，救了他两人性命。虽然未身死，可见得这座高楼轻易难破了。”接着一人答道：“二哥！你莫这样说法，我看黄天霸决不肯甘休的。王大哥今日请我等前去，也是他惧怕的意思。准备敌人来破此楼，以便厮杀，但不知施不全在淮安现在如何？”里面你言我语，不料君召早已听见，心下好不欢喜。原来这些人，乃是王朗的朋友，或者那个飞云子与他认识，亦未可知。

当时赶着回转身子，蹿出到了外面，将所听的言语，对飞云子说明。云鹤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大哥同普师父在此稍待，俺与咱哥哥前去便来。”说毕，便同云龙到了门前，高声向里喊道：“那位朋友在里面饮酒？小弟飞云子接待来迟，是兄弟前来相会。”说着，两人早进了大殿。里面众人正是谈论，忽然外面来了两个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赶着到了外面，也就高声答道：“是谁在此？”飞云子道：“原来朋友方才言语，不能清楚，可知飞云子便是在下，此乃家兄云龙。此去正拟前往山东，不期在此得遇足下，但不知里面尚有何人，朋友尊姓大名，宝山何处，与王寨主有何交情？”这番话才说完，只见那人倒身下拜道：“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素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萍水相逢，设非大哥自道姓名，几乎失之交臂！小弟说来，也甚惭愧，先君在日，名叫黄通，绰号火弹子。与云老伯父也是深交，自从到了关西，彼此便绝了音信，后来在五虎山做了响马。生下小弟，名唤黄成，江湖上因俺面黑，为俺起个绰号，叫黑玄坛。里面便是俺的胞兄黄达，绰号叫红毛吼。今日得遇尊颜，实乃三生之幸！”说毕，请飞云子到里面入座。飞云子道：“俺弟兄此来，尚有伙伴，只因赶路错过路头，以致到此借宿，现有朋友在外。”黄成道：“且请进来一同饮食。”

当时飞云子便转身出来，到了外面，早见普润在那里站起，一见云鹤出来，赶着上

来问道：“你在里面言谈些什么？可知我这肚皮都要饿坏了。现在如何说法，无论是朋友是谁，且让我吃他一饱。”飞云子道：“此人说来，谅师父也可知道，他便是火弹子黄通的儿子，名叫黄成。是他弟兄在这里面。只因王朗怕黄天霸攻打，特地命人请他入伙，故而在此耽搁里面。此时正有酒肴了，且请师父同我进去。”普润听了此言，自是喜出望外，大着步子，先到了里面。万君召也就随后跟来，低声向飞云子问道：“贤弟进去，愚兄作何话说？”飞云子道：“这事不必多言，小弟久经遮瞒了。”当时一齐到了里面。大家问了姓名，黄成方才知。正说之间，方才那个大汉才转回庙来，见有众人，便向黄成问道：“这四人何外而来？难道是咱们一伙吗？”这句话反把黄成疑惑起来。忙道：“你是琅琊山之人，为何不相识？莫非他是冒名顶替吗？”飞云子不等他说完，赶将那人一望，不禁哈哈答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李头目呢？”大汉再将他一望，也就惊讶非凡，忙道：“你老为何到此？可怜王寨主自从你去后，如失左手；不知目今要往何处。”飞云子道：“俺正欲投他去，不期在此路遇，真是可喜之至。”普润在旁喊道：“你们既然认识，就不必文绉绉的了，我腹中已饿得老久，里面既有酒肴，快取出来让和尚先饮数杯，方是道理。哪里有饿肚子闲谈的道理？”黄成听了此言，赶着同黄达将酒肴取出。七上人也不谦让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会，然后方才谈论。

飞云子向李头目问道：“自从我下山之后，山上可有别事吗？朝舞山曹勇，何以为人攻破，将施不全救了出去？嗣后有谁人来破楼？目下来请黄成，是何主见？”李头目见他询问，不知他顺了施公，就将以前的话说了一遍，君召细细想道：“这必是我走之后，大人命贺人杰到殷家堡去请殷龙，因此他夫妻郎舅，干出这冒险的事件。”当时只得唯唯否否，不措一词。只见飞云子问道：“汝三人明日可能起身吗？为何在这半路上耽搁？”黄成道：“我等因闻这路上有件买卖。因此做这个露水，若是你老欲去赶路，咱弟兄少不得奉陪。”飞云子听他说尚有耽搁，正是合了己意，乃道：“我等也要到别处访个朋友，多则十天，少则五日，方可向琅琊而去。如二位先到山上，且请将路遇的话禀报一声，好使王寨主知道。”黄成也连连称是。众人谈论了一回，便在殿上和衣睡去。

次日早间，飞云子与君召说道：“小弟此去，正要盗那原图，不期遇见这两人，正是我等引路的机关。俺与俺哥哥同他前去，你同普师父就此奔转淮安，报与大人知道，遂同黄天霸等人前去攻打。那时众人齐到山头，小弟便趁便将图取出，听随众人攻打。以后事件，自也不能过问了。”万君召见他如此，正是喜出望外，随即与普润跳起身，将黄成兄弟喊醒，乃道：“昨晚俺兄弟多承厚爱，本当结伴同去，为他相助，无奈前途有人守候，不便遽行，俟小弟将这事件办完后，再往山头助王寨主一臂之力，此前只得告别了。”黄成不知他是施大人手下的，见他与飞云子同走，也就深信不疑，忙言道：“朋友且请自便，我等后会有期，在琅琊山恭候便了。”说着，便将昨晚所剩的酒肴先让普润等饮食，随后送他两人起行。不知万君召到淮安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赵五行凶

且说施公自从贺人杰去后，日夜望殷龙前来，大家便商议主意，这日见殷猛前来，说：“人杰与赛花同他四弟殷强，私下逃走，前奔琅琊山攻打。今特奉殷龙之命，前来报信，请大人速派能人前去接应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真是万分焦躁，乃道：“贺人杰乃是本院极钟爱的将士，虽是他有一身本领，总不比黄天霸手段高强。他二人前在沂州镇时，尚不能将齐星楼破去，此时虽有赛花，自然也是无济，设若伤了性命，这钦案未曾破获，反失了将士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此时黄天霸、关小西等人，皆得着此信，也是陆续到了辕门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想不出个主见。

施公道：“万壮士此去潼关尚无多日，即使将飞云子请来，也是缓不济急，黄贤弟，关贤弟有何妙策救他三人性命？”天霸道：“在总兵看来，惟有我等赶速前去接应于他，舍此并无别法。幸殷老英雄已先追去。纵然人杰冒险受伤，是他自己的爱婿，决无不设法之理，这事虽险，尚无可虑。惟是我等起行，大人这里无人兼顾，设若王朗暗施毒计前来行刺，甚是可虑！”施公道：“本院自在任以来，民心爱戴，此间断不致有此事。即使王朗命人来谋害，而且何游击、计副将皆在此间，汝两人走后，将这干人传来上宿，也就万无一失了。”黄天霸与小西两人，见施公如此言语，知道他说一不二，也就不敢推倭，只得领命下来，以便次日动身，前往山东救应。谁知“无巧不成书”，黄天霸领命回家，便向计全等人商议妥当，命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李昆等人，二人一班，分夜梭巡，专等万君召由潼关回来，将飞云子请到，便大队人马前往琅琊山而去。

不说黄天霸两人次日起程。单说施公吩咐之后，一人坐在书房思想了一会。人杰虽然冒险，黄天霸说殷龙既然前去，此事是无妨碍。但是钦限已过，虽主恩高厚，未曾加罪，但我既食君禄，当报君恩。倘飞云子不来，这齐星楼何时得破？一人想了一回，闷闷不乐，中得又将日行的公事，翻看了一回，已是上灯时候。只因天霸有言在先，惟恐他放心不下，自己传了李七侯、郭起凤两人进来上宿，自己仍然办那些公事，到了二鼓之后，忽然听前屋上响了一声。郭起凤虽不留心，李七侯甚是细心，随即拗起身来，一肘子将郭起凤一推，登时用了个燕子穿帘，上了房屋。定睛向四面一望，只见花厅后面有个黑影子一晃，顷刻间，便看不见。知道有人暗算，赶紧蹿蹦纵跳，一路追去。正行之间，后面又听有一个哨子，向南边去了。李七侯知道不止一人，也就向南望去，正恐一人难以兼顾，幸郭起凤也上房来，李七侯连忙叫道：“郭贤弟！有刺客了。”说着拔出腰刀，蹿下房来，一路向那人追去，到了大堂外面，但见那人一身皂衣，

头上扎了个青布包儿，当中一个大红绒球，站立在院落中间。见李七侯追出大堂，高声叫道：“俺一朵缨不肯下手，汝尚苦苦追来，不要走，吃俺一刀！”当时如赤练一般，一道红光，早见一口苗刀，对李七侯命门砍下。

李七侯见来得凶猛，知他非是无名之辈，赶急举刀相架，让在一边，两人就此对面交锋，双刀并举，把个大堂院落当着战场一般。谁知郭起凤上了屋檐，见李七侯向南赶去，犹恐下面还有强人，设若趁此杀了施公，此祸不小。随即又下了房屋，向里面叫喊起来。所有那一门差官，以及护军漕队，登前惊醒起来，各执兵器，进来保护。郭起凤见人已来齐，有了防备，后又蹿上墙头，向前赶去，但见大堂外面兵刃声音，在那里恶对。郭起凤不知有多少强人，只得握定大刀，前来助战。到了外面，将那强人一望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赶紧前进一步，举刀在中间了隔。连忙喊道：“李大哥休得动手，赵五哥不得参商，且听小弟一言，彼此息怒。”那人见有人阻隔，疑惑李七得了帮手，正要猛斗。再将郭起凤细细一看，也就吩咐一声道：“将刀绊去。”连忙向起凤言道：“郭老爷，小人知你老在此，再也不敢来了。自从往年别后，那日不思念厚恩？不期在此忽然相见；不知老爷一向如可，何以随大人至此？”起凤听了此言，不禁失声问道：“汝可是那年路过蝌蚪山，那里寨主一朵缨赵五吗？”赵五道：“小人何尝不是？外面便是咱哥哥赵四！老爷若欲问他，咱便叫他下来。”起凤道：“这便奇了，你既知道俺在此，如何前来做这事件？可知施大人乃国家栋梁，今日非俺在此，设若为汝等送了性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赵五道：“老爷且请下来，小人有言奉禀。”说着便打了哨子，一个纵步进了大堂，将刀绊下，接着外面也跳进一人，便是他哥哥赵四。起凤随即也将李七侯招呼下来。

赵五道：“俺弟兄自从蝌蚪山相别，今已相隔多年，早知老爷在这地方，也不答应王朗了。”李七侯听了此言，也不禁吃惊道：“朋友，你说这王朗，可是那山东琅琊山的寨主吗？”赵五道：“便是此人。只因施大人专与我绿林中人作对。因此王朗奉请了飞云子，盗取御杯陷害，不期黄天霸与贺人杰屡次攻山，王朗听曹勇之话，特命我等来到此间，见机行刺。今既遇见二位，反叫小人为难了。”李七侯笑道：“难怪王朗不能成事，他也不知进退，这偌大一座衙门，又复有俺众人人在此，汝两人前来，有何用处？汝今既难回复，且待咱回明大人，自有道理。”说毕，便命众人退去。自己到了里面，见施公已抖战万分，赶着上前说了原委。施公道：“此人来得甚巧，此时黄天霸等未动身，汝可将此人带来盘诘一番。一面到黄贤弟衙门传他说话。”李七侯答应退出，先叫施安去请天霸，自己到了堂口，将赵五弟兄喊了进去。

施公见他进来，随即起身道：“两位英雄尊姓大名？今晤尊颜，实为万幸！但不知英雄与王寨主有何交情，何故舍命至此。设若送了性命，岂不误了自己？”赵五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小人虽是鲁莽，那义气二字，也还知道。只因十数年前，小人未上蝌蚪山聚义，其时小人兄弟万分落魄，投奔于他，始有今日，命小人到此，所谓点水之恩，不可不报。不期在此又遇见郭老爷，反成画饼。今日之事，尚求设有妙计，命小人回转山东，从此弃这生涯，改邪归正。”众人还在此谈论，早有施安率同天霸进来，先向施公行

礼已毕。赵五见了天霸，随即起身问道：“这位果是黄老爷吗？小人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相逢，足慰悬念！”天霸见他如此谦和，也就答道：“在下正是！二位英雄，到此何干？”赵四在旁答道：“俺兄弟已向大人言过，不过是知恩报恩，可知俺弟兄此次前来，琅琊山上已出了大事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明知是贺人杰前去。不禁吃了一惊，连忙下问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一回

得细情天霸赴山东 施手段普润打客店

却说施公见赵氏兄弟说琅琊山出了大事，忙问道：“英雄所言，究是何事？莫非为那齐星楼之事吗？”赵四道：“大人所见不差，小人此来，正因贺人杰同他妻子二人偷探，被王朗拨动机关，用火箭射他，二人受伤，虽然逃走，大约下山之后便要送命。此事在王朗看来，已觉得毫无惧怯，无奈曹勇从旁怂恿说：事由根起，祸不单行，贺人杰上山，皆是大人指使，若不将大人送了性命，这里能人广众，少不得寻觅了好手，报复于他，故命小人兄弟来干这事件。可怜他的山上那个姓殷的，必是送命了。今小人倒有一计在此，黄老爷有这一身本领，何不同我等前往山东，用个里应外合，岂不是好吗？”施公道：“英雄此来，所为何事？此事未成，已令汝兄弟为难，若再命黄贤弟同去，设处事不密，岂不反送却汝二人之性命？”赵五道：“大人且放宽心，常言道：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’大人为国家的栋梁，口碑载道，谁不知之。王朗虽有恩于我，是私恩也！咱们为大人出力，是公恩也！公而忘私，有何不可？但得黄老爷同去，里面消息，自可得知，若能趁此破了此楼，小人也有出头日子了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也觉出于至诚，便向黄天霸道：“贤弟本欲前去一往，难得有他弟兄作为内应，谅无不成之事。本院忠厚待人，他弟兄当可为力。”天霸道：“既然大人吩咐，咱与他同去便了。”说着，施公使命厨下送出酒肴，就在书房一席坐下。赵五又与郭起凤等人。谈论江湖事件，约至四鼓以后，方才散席。众人谢了施公，各回自己的所在。惟有天霸仍回本人的衙，同张桂兰说明此事，命他瞒着人杰的母亲，自己收拾包裹，率同关太，复行到了辕门，拜别众人，与赵氏弟兄，向山东而去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这日到了徐州，已是夕阳西下，远远见前面有个村镇。天霸向着小西说道：“关大哥！咱们走困了，今日在此住一宵，好让俺明日赶路。”赵五道：“俺也饿了，前面这镇上咱有个至好的朋友，名叫独眼龙方刚，在此开设这吃食店面，往来皆在客店中，好酒好看，悉听其便。”天霸道：“既有这座所在，你便前去通知，俺仨人后来便了。”赵五听了此言，随即赶前先去，到了镇上，见方家店前，拥着大大的人群，叫喊之声，络绎不绝，赵五不知何事，只得将长衣抛去，两个拳头用了中分水势，一声叱咤，闯进店中，高声喊道：“佛爷爷，有赵五在此，你我皆江湖上朋友！有话但说不妨，何必彼此较量。”说着，便将方刚推了过去，那和尚忽见来了一人，将自己拦住，也就向赵五道：“朋友！且听我讲明，便知出家人的委屈。咱与个朋友由潼关而来。到了这河南，不期抱病，俺想等他数日，然后同行，谁知一病半月，精力不佳，暂时不能举步。只因要事在身，故命俺先自起行，今早到了这店中，觉得身子不爽，犹恐再去赶路，受了风

寒，反误了事件。见这店中也还洁净，遂取了五六两碎银，命他代办些面饭。上许已过，下昼时分，肚中饥，命他蒸两笼馒头下酒，谁知他早间将银两取去，此时便坏了心肠，这店内许多客人，走进来的，俱皆吃毕，只有俺久久不来，你道恼与不恼？因此俺请教了他几句，反说俺是出家之人，不应吃这牛肉馒头，俺故一时气怒，与他动起手，不期台驾到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赵五还未开口，方刚早已骂道：“你这贼秃，还亏你会撒这谎话，若再开言，便要汝这乌珠去合药，你道俺惧你不成？”赵五知他两人总有不是，因道：“方大哥，你且将原委说来，究竟何以动手。”方刚道：“五哥有所不知，午前这秃厮过来，便蛮唤乱叫，要了这件，复要那件。因为是件生意，只得命小二小心服侍，吃毕之后，计算各帐有八两多银；向他讨时，他说是出家之人，与这里募化顿午饭。咱还道是嬉笑的话头，也就不向下问。方才下昼之时，又要许多酒菜，小二便向他要钱，他便恼羞成怒，敲打起来，以至彼此争议。俺这行业虽小，也是个生意，你今日来闯光蛋，他明日又来白吃，这店门早经关闭了。咱在江湖上也有这一派名声，谁不知俺的毒手？他这秃驴，敢来放肆，俺还能受他的威胁吗？”赵五听他所言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汝这秃驴，在俺爷爷面前，胆敢花言巧语！不要走，吃俺一拳！”说着左手一起，一个独力擒王，劈面打去。和尚见他动手，也就翻过脸来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，用了个关门捉鬼势，五指分开，便向握他这臂膀。赵五一时性急，不分皂白，乱打起来。和尚见了说道：“汝这无用的死囚别走了，四五个来往，便现出这个模样，你佛爷爷便怕你不成吗？”当时叱咤一声，如雷贯耳，两只手将兵刃尽对着赵五的手肘，紧紧隔架。赵五本想乱打一番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谁知这和尚十分勇猛，不但不能取胜，反而支持不来。加之肚内空虚，早已汗流浹背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外面黄天霸等人早已到了。见赵五与和尚动手，也不知道原因。赵四欲上前。只见黄天霸迎面上前大声喊道：“赵五哥权且住手，俺黄天霸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说着袖口一起，取出金镖，便向和尚打去么。和尚正欲摆布赵五，忽听黄天霸三字，不禁吃了一惊。正思住手招呼，犹如闪电一般，一阵冷风，对命门打下。和尚晓得不好，赶急转身一扭，左手一起将那枝镖接着，复向黄天霸笑道：“姓黄的，闻你大名已久，能奈你佛爷怎样！有金镖全数打来，若伤俺片毫毛，也不在北道之上了。”天霸也甚惊讶，忙道：“咱天霸萍水相逢，何肯遽然动手，只因路过至此，见汝这和尚与俺朋友交斗，特恐互有伤损，因此略施一镖，以解此争。咱们皆是久慕，还不知和尚仙山何处，到此何干？”和尚见他如此言语，乃道：“汝问此何干？汝问那个万君召与和尚的来历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心下愈觉疑惑，赶道：“和尚俗家莫非姓云吗？”和尚听了笑道：“汝这言语也就奇了！难道万君召的朋友，只有姓云的一人，此人而外，别无朋友吗？在汝既认识君召，何故又与俺动手呢？”这番言语，反把黄天霸说个疑信参半。只得上前问道：“和尚既言君召，何以他此时不来，抑或途中另有何故，且请说明，俾知底细。”和尚道：“此地非谈心之所，若欲问他事件，且命沽壶酒来，咱们谈论谈论。”天霸欲问君召，只得命赵五退了下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二回

遇僧人欣然叙旧 得良友各述前因

却说天霸听和尚如此言语，只得命赵五退了下去，向着和尚打了个稽首，乃道：“万君召乃俺至好朋友，只因前月奔往潼关，日久来回，正深盼望，你老何以知他的底细？且请与我说明。”和尚道：“说来谅也知道，俺非别人，乃普润是也。自从君召过俺山头，方知为琅玕之事，访那造楼之人，俺与云家兄弟，交非泛泛，故一同驰往潼关，说明原故。”便将路遇黄成的话，前后说了一遍。天霸不禁大喜，乃道：“照此看来，是俺自家朋友了。赵五哥，这店主也是你的朋友，彼此谈起，皆有面熟，今令俺作一小东，大家聚谈一晚，明早各自行路。”方刚听说黄天霸到此，不禁肃然起敬，听他如此言语，随即走了出来，向着普润道：“和尚，俺们不知不罪。既然赵五哥在此，又有黄大人吩咐，你老的房饭的银两，皆小弟代办了。”此时店门外的人，见他们俱已无事，也就各自散去。

方刚将众人带到后面，拣了一座大大的席面，请他众人坐下。普润先行向黄天霸问道：“黄贤弟！汝此时意欲何往？君召现病在河南，特命俺到淮安送信，还是得着琅玕的消息，还是别有他故吗？”天霸将赵五弟兄行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普润道：“飞云子与黄成分路前去，无非为这楼图，非盗取出来不可。今俺既然相遇，何不一同前进，若能里应外合，俱省却许多事件。”关小西在旁言道：“你老虽急欲成事，在俺看来，还是等图到手为是。咱虽未见这齐星楼如何厉害，前在沂州镇时，早已打听明白，目下大人盼望君召，如大旱望雨一般，仍是请兄台赴淮安送了那信，我等仍在沂州守候；候你到来，咱们再行上山攻打。”普润那里肯信？说道：“咱们今日遇见，方知万君召的下落，设若彼此相左，有谁再往淮安。咱不知道这机会便罢，既是赵五哥可以为力，正可相助一臂，何故又往淮安？”天霸道：“既然佛师不去，咱也不便相强。惟君召病在河南，这便如何处置？在俺意见，请你老前去迎接，同至山东聚会。”普润道：“这事又可不必要，遥想此时他病已全好，设若彼此两误，徒然耽搁日期，大人面前自有他回去报信的。”天霸与小西见他执意要同去，不过为勉强。早有方刚命小二取出许多酒肴，掌上灯台，众人入座。普润道：“俺肚中实在饥饿了，上午那样馒头，还要俺十两银子，幸亏俺未带银子，打了一顿，不然吃你的苦处，还能抵赖吗？”方刚听了笑道：“还亏你说得出口，方才与赵五言语，说咱们用你十两，此时又说出真情了，不然为你打了一顿，尚是当这白吃的账目，还无着落呢！怪不得说出家人是茭瓜心，原来你便是这样。”说着众人也大笑起来。彼此开怀畅饮，直至二鼓以后，方才散席。次日早起，赵五便起身，将众人喊醒。此时连普润共是五人，别了方刚，即向沂州进发。

且说王朗自贺人杰二上山头，虽恃着齐星楼埋伏，心下不无有许多畏忌，因此命人各处去请人。这日正在山头，忽见哨兵前来报道：“启寨主，李头目与黄成兄弟，现在山下，飞云子一同前来。”王朗听了这个信，便起身出了方厅，一路奔出山门，早见牌楼前面，远远来了一人，当头一位，便是飞云子。此时如获至宝，不禁大声叫道：“云三哥！久违多日了，小弟接待来迟，尚祈宽恕。”云鹤见王朗出来，就高声答道：“云某前因要事在身，以致不辞而别，抚心自问，感愧万分！今日特来请罪！”王朗道：“三哥说那里话来，从前诸多简慢，夙夜悚愧，自别尊颜，如失左臂。”说着，众人已到了寨口。王朗见黄成弟兄已到，也就周旋了数句，众人向里行来。不到一刻，进了方厅，大家分宾主坐下。王朗向飞云子问道：“三哥一向何处安身？”飞云子道：“某自别后，便往陇西山铁面阎王胡熊山上，适值家胡兄云龙、云虎皆在彼处，弟兄相遇，各道由来，多蒙胡大哥十分钟爱，将愚兄弟留在山中，过了数日。怎奈长安虽好，终非久恋之家。二位家兄，欲回故里，故前月复回潼关，不期道路传闻，言说黄天霸攻打琅琊山，欲将齐星楼拆毁。因思此楼乃小弟所造，虽然机关震动，也须有精熟之人，方有验效。特恐寨主用人不当，误了大事，累及众人，那时反难对了寨主。适值家兄有南行之志，因此邀同前来，相助一臂。”说着，便指着云龙说了名号。

王朗听说是飞云子的长兄，慌忙起身说道：“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大哥光临，未及远近，抱罪之至！”说着，到了云龙面前，彼此行礼。云龙也就将路遇黄成的话，细说了一遍。王朗自是欢喜，随即命厨下摆酒接风，众人人席坐下。王朗便将别后之事，细说一遍。飞云子接着说道：“小弟造下此楼，除却俺兄弟五人，别无一人可破。贺人杰与黄天霸连来两次，也算得个胆大包身，但不知受了重伤，随后曾否送命？”王朗道：“黄天霸来后，现已与施不全回转淮安。贺人杰二次前来又闻殷龙救了他的性命。目下住在左近村镇，行踪无定，迁徙频闻。小弟久想前去，究他下落，先送了此人性命。又恐殷龙非无名之辈，前去不易成事，设若彼此相左，我去寻他，他反上山攻打，那时反误了大事。因此虽有此意，久久未行。若得大哥相助一臂之力，还虑这两人不成路鬼吗？”飞云子听说贺人杰未曾送命，心下安慰了许多，当时也就唯唯。席散之后，已是天晚，早有那旧时的朋友前来会晤，迎来送往，曲尽周旋，无非为飞云子是好手，而且他哥哥初次前来，许多人未曾见的，格外殷勤款待，彼此谈论，直至二鼓之后，方才安静。王朗拣了一所洁净的房屋，请他弟兄居住。

次日，绝早起来，云龙向飞云子道：“普润与万君召驰赴淮安，目下恐未到此。愚兄已久闻殷龙的大名，意欲借此访一访，且可将我的细底，告知与他，命他安心等候，俟淮安众人到此，便破此山，岂不是好？”飞云子道：“大哥所言虽是，但这山下村镇，非止一处，知他现在何处？此时东寻西找，设若露了风声，反为不美。在小弟看来，不若在此权住数日，先为暗探一番，知道住地方，然后暗暗前去岂不完密？”云龙本来性急，不等飞云子说完，便道：“昨晚已经说明。”遂不听飞云子所言，硬行要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三回

用机谋复见王朗 探消息初访殷龙

却说云龙欲去探访殷龙，飞云子虽决意阻拦，全不肯听，当时起身，梳洗完毕，早有王朗前来问道：“两位兄长不远而来，实乃合山之福。但不知三哥有何见教，设使黄天霸等人再来攻打，有何法将他擒获？”飞云子知道云龙阻拦不住，与其随后露出风声，为王朗知道，不若此时见机进言，免得随后疑惑。当时向王朗说：“寨主但放宽心，既有俺兄弟前来，那怕黄天霸怎样。常言道：‘水来土掩，将领兵行’，昨晚寨主曾言殷龙父子并贺人杰夫妻，当在左近，俺大哥欲想就此下山去寻找这班寇仇，若能打死他一人，他等便少一帮手。寨主不来，俺兄弟也想说明前去，”云龙见飞云子言语，也就从旁说道：“俺云龙不到此则已，既上山头，岂能袖手？寨主有何人认他面目，且请同俺一行，代为引路。”王朗听此言语，心下甚是欢喜，乃道：“多承二位兄长的美意，但是借远而来，理合歇息数天，再为奉请，此时前去，心实不安！”云龙道：“吾们以肝胆相照，早迟皆是要前去的，何必如此言语？”当时王朗便命人摆上早点，复请了黄成兄弟吃了饮食。云龙别了众人，带下几个引路的喽兵，下山而去。

且说殷龙自救醒殷强、贺人杰，恨不得将齐星楼立时破去，以报今日之仇。无如万君召前往潼关，不知何日方到，只得等淮安的人来，再为斟酌。这日人杰与赛花两人向他说道：“爹爹你我在此，孤立无援，设若万君召一日不来，难道俺们便不攻打吗？常言道：‘人闲思怨。’你看这王朗如此声势，岂不令人闷煞！意想今日再往山头，杀他几个喽兵，也泄了这口气。咱们在殷家堡独霸一方，也不在人之下，今日为这高楼，便束手无策吗？”殷龙听了此言，连忙拦道：“吾儿有所不知，‘强中还有强中手’，前此一时之忿，便中了他的毒手，此时惟有暂时忍耐，少不得万君召总要前来。等到众人来时，其事方觉妥当。”正说之际，只见殷勇、殷强跑了进来，向着殷龙说道：“方才店内来了两人，向那小二问咱们可曾在此，孩儿看那模样，好象是琅琊山的喽兵，不知此来所为何事？”殷龙还未开言，早有贺人杰跑了出来，高声骂道：“何处杂种，前来探问，俺贺人杰现在此间，难道惧怕这狗头吗？”说着便飞身冲了出来，到了店堂，不分皂白，便叫喊起来。殷龙恐又肇祸，赶即随后追出。只见人杰向小二问道：“你见这两厮向那边去了，赶快说明，饶汝狗命。”小二知道他的性急，欲想说出，又见殷龙追出，知他是阻拦的意思。欲不告知与他，犹恐他动起气来，性命难保。当时只得答道：“爷爷！他已去的远了，小人未曾看见，请你再问他人吧。”贺人杰不由分说，登时骂道：“汝这乌珠，也不是个瞎子，方才他两人明明白白问你，为什么同俺撒谎？”说着，伸开指头，将那小二的左手拖出，按着手缝套了进去，便拼力地一夹，只见小二如牛吼一般，已是疼不可

忍,只得说道:“他二人是向正北去了,爷爷可快撒手!”人杰听毕,顺手一松,只听咕咚一声,早将小二推倒在地下,一溜烟飞奔而去。

跑了有数十里路远近,早见两人在前行走,忽然一个少年回头一望,见了人杰,遂向那人耳边低声说了许多,人杰知他是琅琊山的奸细,走上前去,高声叫道:“汝这两个杂种,前来为谁打探?俺贺人杰来也!不要走,吃俺一拳!”说着,就是一泰山压顶对那人打下。你道此人是谁?正是云龙同那个喽兵二人。云龙看见人杰动手,遂将身子一掀,让在一边,早把喽兵吓得魂飞天外,赶急两手举过头顶,用了个二龙出水势,将人杰一拳让了过去,转过身躯,飞奔逃走。人杰见云龙站在旁边,晓得他是试看武艺。当时冷笑道:“俺贺人杰生在江湖,好汉英雄也不知见了多少,若是不服,何妨战个高下?”说着,立着身躯,望着云龙。云龙也就答道:“朋友!你这话头说谁?若要动手,俺便陪你,若回你半个不字,也不能在潼关行走了。”这句活,原来云龙有心说出,令人杰知道。谁知人杰一心好胜,当时便大怒起来,出言骂道:“汝这狗头,用这潼关吓谁?爷爷怕你,也不敢来。”云龙双拳劈面打来。人杰左脚支在前面,后脚后跟紧靠在股头,将身倒卧。见云龙劈面而来,赶急脚尖站定,右脚一扫,紧对着云龙腰下打来。云龙随即向下蹬,两手对着靴头,便想握住。人杰叫道:“不好!”随即收回腿脚,忙乱了个不心捞月的势,脚头向下。两人在此,你来我往,正是打在一圈,斗在一处,起了有数十个拳势,早把个喽兵看得如木偶一般。

正然难解难分,后面殷龙复又追到,见他两人拼命,赶着上前叫道:“人杰休得无礼!何处英雄前来访问?俺殷龙来也!”云龙见对面又来了一人,听他报出姓名,心下不禁大喜。随即蹿身跳出圈外,就望着殷龙道:“俺云龙此来,正自访汝。来得好,俺两人见个高下!”殷龙听他说云龙两字,不禁疑惑道:“君召曾说过云家五子,此人自说云龙,莫非此人便是那个飞云子一类吗?此时前来,特地访我,莫非其中另有别故?”当时不便问他,忙道:“你既前来会我,莫说是无名小辈,便是潼关以外的名角,若回他半个不字,也不知俺的厉害!”云龙听他已经知觉,连忙笑道:“今日我有事上山,不能在此耽搁,若是好汉,明日在此拼个你死我活。”说着,便撇了众人,于喽兵回山。

这里殷龙开言说道:“汝这畜生全然不知厉害,可知此人前来,并非与我等寻仇,乃是有益与我,汝可知道?”人杰道:“岳父何出此言?他乃琅琊山的强人,岂得于咱们有益,若存好意,还与我等动手吗?”殷龙道:“你方才不听他言,自称是云家五子,居住潼关,见咱说出姓名,便尔回山而去,汝试想来,岂不是飞云子一类吗?”人杰听了,真是如梦初醒,乃道:“孩儿既已与他交手,显见负却他的美意,设若翻过脸来,岂不误了大事?”殷龙答道:“这事倒可无虑,他如不来,又何必约定明日呢?明日到此,汝可勿来,咱与他自有道理。”说着,两人一路而来,到了店内,专等云龙的新闻。

且说云龙回转山中,早月王朗上前问道:“大哥,今日下山,可曾遇见殷龙吗?”云龙道:“咱因日光已午,腹中饥饿,不便交锋,只与贺人杰斗了数十合拳脚。此人在俺看来,也不过是寻常之辈,只须明日将殷龙打死,这许多小辈便可无虑了!”王朗见他言语,不禁欢喜非常,连声称谢。随即命喽兵摆下酒来款待,他兄弟席散之后,飞云子

向他问道：“大哥今日下山，既已会见人杰，但不知黄天霸可曾在此否？”云龙道：“愚兄要询问，只因喽兵在旁，不便启齿，已约定明日相会了。”正说之间，早有黄成进来询问。不知他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四回 浅见识妒忌云鹤 乱交战打死黄成

却说黄成自到山上，见王朗款待他兄弟不十分周到，暗与黄达说道：“我等也是他命人请来，虽然未曾落后，究不比云氏兄弟，如花如火，连这合山的喽兵，皆敬重与他，相形之下，岂不令人可恼？”黄达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你看山下多少英雄，胜我的固多，不如的也有，所有那周旋供应，也是不相上下，推原其故，大约因这齐星楼是飞云子所造，故此十分恭敬。”黄成道：“咱们昨日始到这里，虽未见过，遥想也不甚出奇。据咱看来，飞云子也不过是寻常之辈。今日他哥哥下山，连一贺人杰也敌他不得，还说什么今日明日！遥想殷龙也敌他不过，依愚兄之见，明日禀明寨主，讨令下山，将殷龙送了性命，好令他知俺兄弟也不在他之下，若不在这事上现出本领，在此随声附和，与那班鼠辈一样看待，岂不令人羞煞！”黄达听他所言，也只得唯唯答应。

当时二人便到云龙房内，先向云鹤道：“三哥造下此楼，真乃惊人出色。小弟虽不曾目睹，以众人夸奖而论，便知此楼是厉害的了。但殷龙如此无礼，住在山下，专等人来，见得小觑我辈。若不送了他性命，焉知咱的厉害！小弟不才，明日请大哥暂歇息一日，待小弟前去会他，两脚三拳，打死在地，好代两位兄长出气。”云龙见他抱这愤勇，无非要王朗敬重的道理，心下不禁动怒。正要开言，早有飞云子笑道：“黄大哥若能如此，便是王寨主的造化了！咱看殷龙也不过是我辈，有大哥这身本领，还不能送他性命吗？”云龙见他说此言，甚为着急，乃道：“三弟何出此言？殷家堡这座地方，谁不知他的厉害，非俺说此大话，除去俺兄弟两人，若能有人胜他，俺就肯拜下风了。”黄成听了笑道：“云大哥！你也太说他了，小弟虽不抵你老兄，若以殷友而论，也是个探囊取物。除去你两人，并无一人抵敌。设若为小弟死，那时如何说法？”云龙道：“你如将他送命，俺便誓不在山了。”黄成道：“大哥何出此言？但愿你就应了此言，咱也下山而去。”当下两人各抱奋勇，说定之后，各自分开。黄成专待明日下山动手。这里云龙向飞云子说道：“贤弟！何必‘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’，欲令他下山会敌。”飞云子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。殷龙久著大名，谁不知他手段？这黄成不知进退欲去，得了下风，是你我两人的体面。谅他也非殷龙的对头。待他送了性命，王郎这厮，也少一帮手，借刀杀人，有何不可呢？”云龙道：“贤弟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愚兄明日便同他下山，使他个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两人谈笑了一回，一宿已过。

次日绝早，黄成便起身前来，却巧王朗已到此处。飞云子首先说道：“黄大哥昨日有言，说殷龙住在山前，实为本山之害，俺大哥约他今日相会，惟恐手段有限，输败于他，黄大哥愤勇当先，出身相助，若不将殷龙打死，誓不在此山中，小弟特禀明寨主，请

他施行。”王朗道：“虽承黄贤弟美意，但是此人非无名之辈，万不可小觑于他。俺这山下也不下有数十好汉，皆闻他的大名，不敢轻易交手。非是小弟阻挠，黄大哥且请在此共保山头，小弟便感激不尽了。设若此去，送了性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黄成冷笑一声，向着王朗说道：“寨主既如此惧怕，除却这齐星楼一无可恃了！俺兄弟不到此则已，既在此间，焉能不稍助一臂！”王朗见他执意欲去，只得听其自去。

当时吃了早点，黄成便邀同云龙下山而去。行了有数里远近，却遇殷龙劈面而来。见了云龙高声叫道：“云大哥！信人也，俺殷龙候你多时，今日前来，有何见教？”云龙恐他说出破绽，当时答道：“昨日放你过去，只因日光当午，饥渴万分，姑且全汝性命，今日既不知死活，且请放手过来，比个高下。”黄成恐他先行动手，随即插身说道：“云大哥权请住手，俺黄成在此怕他怎样？”说着，将身一纵，到了殷龙面前，举起拳头，当胸打去。殷龙见他来势凶猛，将身一闪，偏在一边，正想回手打去。那知黄成万分性急，见自己一拳未中，右手一举，肋下捶来。殷龙知他是个冒失的急鬼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汝这拳头，奈何俺怎样？”黄成又将右腿打来。殷龙将功夫一提，黄成那支右腿如坐在棉花上一般，绵软非常，全无痛苦。殷龙见他三下打毕，向他哈哈笑道：“野种由何处而来？在俺爷爷前出丑，不要走，俺也奉敬你一拳！”说着，用了个出水蛟龙，分心打来。黄成见三下未中，已慌得七上八下，着急非常。此时他还手，更是躲避不及，随即掉转身躯，往上边一让。殷龙见他闪躲过去，也是如法炮制，第二次迎面打来。黄成知道他厉害，赶急脚跟倒退，离去七八尺远近，方才让过。殷龙道：“今日休想活命。”说着，两手舞来，如落花相似，左右前后不住地打来。早把黄成打得个只能招架，不能还手。顷刻之间，汗流浹背。这一拳手脚稍慢，只听咕冬一响，一个筋头，早跌下尘埃。殷龙赶上一步，左脚蹦住他小腹，右手上前，将两手握定，向他骂道：“汝这乌龟王八，有眼不识泰山：王朗这和尚不敢小觑于我，汝偏恃才逞勇，自寻死路。今日落在我手，存亡死活，在我一人。若欲全你狗命，只须喊俺三声爷爷，俺便饶汝狗命！”黄成到了此时，不肯放口，得将两眼紧闭，听他处置。

谁知殷龙年纪虽大，性情却甚急躁，他全无言语，便用指头在鼻梁上一点。只听哎呀一声，忽冒出许多鲜血。殷龙复又骂道：“这厮也是个人类，难道是纸扎的货色吗？方才恃狠，此时便如何不济呢？”黄成见他如此，又恐打下来。赶急叫道：“爷爷！咱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你爷爷的厉害，且请你爷息怒，从此便回转本山了。”殷龙听了笑道：“你这无耻的狗头。敢在俺面前说谎，既然到此地步，还能全你性命吗？休得多言，为我回去！”说着，一手将衣领抓住，向下一撕，胸口露出，贯好足力，连皮带肉，披了下去，早把黄成的胸前戳了一个窟窿，顷刻呜呼，死于非命！云龙见他如此布置，当时在旁说道：“殷大哥！你且撒手吧，这个尸骸随他在此，咱们还须谈正事呢！”殷龙听了此话，随即站起身来，将手上血迹抹去。举起左脚，将尸踢过后面去，向云龙招呼道：“朋友到此何干？既由潼关到此，但不知路途上面，果曾遇见个姓万的吗？”云龙道：“此人名叫君召，现已回转淮安，月内定可到此。此处非聚话之所，且请向前一步，咱们再谈。”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五回 抱奋勇兄弟亡身 遇宾朋翁婿得胜

却说云龙说出君召，殷龙一听，正是喜出望外。随他走到前面，有座大大的松林。云龙向他问道：“请问老英雄何时到此？天霸可曾前来？昨与令婿交锋，多多冒犯，致乞恕罪！”殷龙言道：“朋友！莫非是云家五子内一位英雄吗？”云龙道：“咱便排行第一，学名叫个龙字。飞云子乃是俺的三弟。老英雄既到此间，为何在此静坐？英名永震，难道为这座齐星楼，便尔埋没吗？”殷龙见他说这言语，无非是探他口气，乃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。常言道：‘惺惺惜惺惺，好汉惜好汉。’若以拳棒而论，咱殷龙在江湖上面，也不致落在人下，只因这齐星楼另有机关，非咱一人可识。故施大人命黄天霸屡次窥探，皆大败而回。无非为暗兵冷器，防不胜防的道理。目下万君召尚未前来，不知前去潼关，可曾将令弟请至；因此静以待时，专等令弟前来，便可动手。但不知大哥可知令弟的行踪吗？”云龙听了笑道：“老英雄果然名不虚传，肝胆照人，实为确当；既承实言相告，俺三弟现已到此了。万君召与咱们在半途分路，计算日期，久已到了淮安，为何黄天霸等人尚未到此？”当时便将遇见黄成兄弟，以及君召到潼关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殷龙方才知道，便道：“难得令弟仗义前来，既然内里有人，还怕此楼不破吗？咱们离此客寓不远，何不前去略饮数杯，细谈一会？”云龙道：“黄成已为老英雄治死，沿途一带，皆有喽兵，此时必定到山前报信，倘或走漏风声，反为不美。好在尊寓前已去过，一俟天霸到来，或咱三弟将楼图盗出，当去报信便了。”殷龙道：“既蒙谬爱，足感盛情！此时且请自便吧。”说罢，两人约了日期，分别而去。

不说殷龙转回客寓。且说云龙回到山上，来至牌楼前面，早见黄达大哭而来。见着自己放声哭道：“云大哥！俺弟弟死于非命，此仇不得不报，此去不将这殷老狗头拚了此命，也不能泄此仇恨！你老此时回山，命意何在？小弟敢求引路到前面助我一臂！”说着，跌足捶胸，哭跪下去。云龙见他这样，心下暗道：“汝两个狗头，此时方知厉害，咱若助你，也不去访那殷老。”乃道：“黄贤弟！且勿悲伤，此乃令弟自寻死路。俺昨日便早讲过殷龙非无名之辈，若果交手，定难生还。他反向我动怒，此时既已身死，即使贤弟前去，也奈殷龙不得。若说命愚兄相助，如可胜他，方也报仇雪恨了。在俺看来，贤弟且回山中，另想别计。譬如没有这无用的弟弟，你还可以夸口，若再前去送了性命，连尸骸也无人埋葬了。此乃俺金石之言，信与否信，听你作主，愚兄是不能奉陪了。”黄达本想他同去报仇，故尔哭跪在地下。此时听云龙这派言语，明是灭锋于他，直急得三尸火冒，七窍烟生，站起身来，大声骂道：“云龙你这杂种，欺吾大甚。殷龙与你有何交谊，如此助他的威力？俺弟弟同你一起下山死于非命，你若以气为重，

便舍命报复，以雪此仇，方是好汉的作为。现在怕死偷生，回转山寨，已算不得个好汉，还敢这派胡言，代他说话，难道是我弟弟该死，殷龙的仇是不应报的吗？俺且不同你多说，若我弟弟有灵，此去报仇雪恨，那时回的山寨，再至王寨主面前，同你讲论。”说毕，大骂不止。一路嚎啕痛哭，下山而去。直至黄成身死所在，满拟殷龙在此，拼个你死我活。谁知到前面，除却山上的个喽兵，那殷龙的形影，早已不见。黄达早已躁急万分，向着喽兵骂道：“殷龙躲在何处？”那班喽兵见黄达开言如此，只得答道：“黄将军且勿悲苦，殷龙去此不远，你老且去寻他，定可撞见。”黄达一听了此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路飞奔而去。跑了有四五里远近，前面不见一人，直是哭骂不已。

也是黄达合该身死，殷龙与云龙会见之后，回到店中，将此言告知赛花，众人自是贺喜。无奈贺人杰是个火爆将军，听黄成被殷龙打死，更是喜出望外，跳舞如飞。出了店外，一路飞奔而去，以便到了前面，加上两拳，踢上两脚，若有喽兵看守，顺手打死几个，出口鸟气。正走之间，见路上一人哭骂，嘴里说长道短大骂殷龙。贺人杰那里忍耐得住，走到面前，高声喝道：“汝这杂种在此寻谁？俺便是殷龙的女婿，贺人杰是也！”说毕，就举手向前，便是个泰山压顶，当头打下。黄达正然嚎哭，忽听贺人杰，正个开言，见顶上一拳打下，不禁吃了一惊。赶着将身躯一偏，一拳让过，随即骂道：“汝这不怕死的野种，两次上山，命在危急，今日还敢来送死！若不将殷龙交出，代我弟弟泄恨，欲想有命，转世为人！”当时提起左腿，对定人杰的裆下一脚踢来，人杰便用了那运气的工夫，将两个卵泡夹在胯下处，将小肚一挺，两腿撑开，蹬在下面。黄达见他并不闪躲，疑惑他不识这腿法，拼力向前送去。谁知踢在裆下，如棉花一般。见人杰全无苦色，晓得不好，赶即将腿收回，那知已容他不得。只见人杰将两腿一并，自己的腿脚如入火坑一般，既麻且木，非凡烫人。人杰当时笑道：“汝这杂种，还有什么本领？”此时还不现丑？你既想你弟弟，且请你到阴间相会吧！”说道，举手将他脚跟抓住，用了个开门拨水势，顺手向前一劈，咕咚一声，将黄达送去有四五尺远近。随即一个箭步，到了前面，举脚将他踏住。黄达此时为他摔这筋斗，已是人魂出窍，不省人事。人杰疑他装腔作势，一时性急起来，对定他鼻头一拳打下，登时血流满面，白沫直流，复行一拳，送了性命。那几个看守喽兵，见黄达去寻殷龙，多时不见他回来，知道不是好事。当下穿杨越榆，才到前面去看动静。谁知众人来时，黄达已死于非命。贺人杰打得性起，再想寻几个好活活手脚；却好抬头见树林内一个人影，随即穿到面前，追奔而来。可怜那个喽兵，毫无半点胆量，见人杰追来，早吓得浑身发软，两脚提走不得，直得跪在尘埃，高喊“饶命！”人杰那里听见？三拳两脚，早送他去见阎王。还有几个喽兵，早已飞奔上山，进寨报信。

此时王朗已在聚义厅上，向那班强寇说道：“愚兄这座山头，幸得诸位相助，也算得人马极盛了！若非施不全与俺作对，命黄天霸众人攻打，就此领带兵马，杀奔下山，还怕不成大业吗？无奈天不从愿，遇见这个对头，岂不令人恼恨！今日黄氏兄弟，与云大哥比胜，欲想将殷龙送命，在俺看来，恐其无益。但不知此时胜败如何，那位贤弟前去探听？”话犹未了，早见巡山的喽兵，飞奔而至。到了檐口，单落膝报道：“禀大王！

大事不好！黄寨主与云寨主下山，被殷龙打死山下，现在云寨主回山报信，黄达已前去报仇，不知此去如何，快请寨主定夺！”王郎听了此言，叹道：“黄贤弟也太为自满了，殷龙非等闲之辈，愚兄昨日劝你，全然不听我言，今日死于山前，令我又失一臂助，岂不令人可恼！”话犹未了，早已见云龙走来，向王朗言话。不知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六回 听谗言王朗怠慢 负怒气云龙下山

却说王朗见喽兵报信，知黄成为殷龙打死，正在厅前叹息。直见云龙到了里面，向着自己说道：“黄贤弟不听我言，致有身死之祸，愚兄自愧无能代他报仇泄恨，此罪难恕！但不知黄达下山胜负如何，快请寨主定夺！”王朗见云龙如此言语，急忙道：“此非大哥之过，乃黄成不听人言，致有今日。殷龙武艺本是高强，大哥尚不能胜他，还有何人敢去？”正说之间，又有喽兵来报说：“黄达为贺人杰打死。”王朗听了此言，不禁滔滔泪下，大声骂道：“汝这死囚！咱与你有何仇恨？两次三番与我作对，今日又将他二人打死，此恨此仇，何时可泄？”遂向云鹤言道：“咱从贤弟造下此楼，本拟共图大事，不意贺人杰这班小辈，如此英雄，若不除却此人，老弟英名岂不挫灭？目下楼已造就，所有机关，皆按图行事，贤弟能再助一臂之力，就此下山，将殷龙治死，这山上威名，便可大振了！”飞云子听了此言，正是合了意见。当时乘机说道：“寨主不必焦急！常言道‘欲速不达。’又言：‘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’黄成身死，虽是可恨，若以一朝之忿，就此下山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损。假若胜不得殷龙，这座高楼谁人可守？在俺想来，仍然静以待动。今晚同寨主上楼，复将原图取出，将各处理埋伏细看一番。咱想施不全必不肯甘休，旦暮之间，定有人来攻打。那时等众人上山，将埋伏发出，一战而获，送了他性命，岂非上策！”王朗本是个草寇，听飞云子这番言语，犹如至宝一般，连声说“是”，只得命人下山，先将黄成兄弟尸体抬回，买棺收殓。

不表飞云子骗取楼图。单说赵五与天霸等人，在方刚店内遇见普润，后又路过虾蟆山，杀死了作恶多端，强占民女的寨主秦明，天霸晓以大义，说服了准备应王朗之邀入伙琅琊山的二寨主王杰，一路向沂州而来。在路非止一日。这日离琅琊山不远，王杰开言说道：“咱就此投往琅琊山，诸位兄长若有下落，务必设法报信山中，好让小弟知道他底细，送信前来。”天霸道：“俺们此时也不能预定，等到将殷老英雄寻到，各事便易商办了。”不说黄天霸与赵五等前去。单说王杰别了天霸，走到琅琊山下，早有巡山的喽兵，高声问道：“汝这大汉从何处而来？快将来历说明，好禀明寨主知道，不然俺便放箭了。”王杰道：“俺乃虾蟆山寨主王杰是也！王寨主屡次相邀，请俺入伙，今日特地到此，汝可进去禀明，以便彼此相见。”喽兵听说是王杰，连忙道：“王寨主！你老且在此待着，小人进去禀明，好请咱们寨主出来迎接。”说毕，命人看守着山寨，自己转身奔上山去。

此时王朗正因黄达弟兄为殷龙翁婿杀死，请飞云子各处理埋伏，整顿高楼。日前云鹤命他将楼图取出，当时并无疑惑，到了晚间，早有曹勇到他房内言道：“寨主以黄达

弟兄死在殷龙之手，抑死在云龙之手呢？”王朗道：“此言是何说法？黄成先为殷龙打，后来黄达前去报仇，遇着贺人杰，因此两人先后身死，怎么说是云龙呢？”曹勇道：“寨主无须执见，明是云龙置之死地，咱若不说明出来，寨主亦未必深信。先是云龙初次下山，遇见殷龙，他若帮助寨主，理合便与动手。那时不敢交锋，反说他武艺高强，敌他不过，以免寨主命他出战，此是第一破绽。黄成心抱不平，欲与殷龙厮杀，他又故意拦阻他去，又出激词与他赌胜，是第二个破绽。黄成为殷龙杀死，自亲眼看见，不与他报仇；黄达前去，他反回来，此是第三个破绽。有此三层，回想飞云子临行之时，不辞而别。前日又无因而至，这不是他心存别见么？这楼是他所造，图又是他绘成，岂有忘却之理？此时寨主请他整顿，他应一望而知，何必取图查看。咱恐他兄弟不怀好意，欲想将楼图骗出，乘隙逃走，除了这个干系，那时回往潼关尚是小事。设若投顺殷龙与黄天霸等人，联为一气，里应外合，攻破此山，那时悔之无及！咱见他事有可疑，因此与寨主说明，那个楼图千万不能取出，等咱们各处的朋友齐请上山，然后再将这高楼大家整顿，彼时众目昭彰，飞云子方不能更变呢！”王朗听了此言，真乃如梦初醒，忙道：“设非贤弟看破，几乎为他所卖。方才已允将原图取出，现在如何回答他？他若真个改变，真个如何是好呢？”曹勇道：“寨主不必多虑，且待飞云子明日如何。他果有心计算，自必催寨主取出，临时便就如此这般向他回答，如若不催，等各朋友到齐，再行兴办。”王朗本是个无谋强盗，便信曹勇之言。到了次日，不将此事提起。

飞云子见他怠慢，也知有了变局，心下虽急，想取此图，恐说出为他疑惑，也就不去催促。谁知云龙等待不得。当时向王朗说道：“大哥造下此楼本想共图大事，外有殷龙窥探，内无十分埋伏之功，倘黄天霸一旦而来攻打山寨，那时恐不比初次，何不趁此时精益求精，置下埋伏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昨晚与俺三弟已经说明，难道今日忘却吗？还不趁此时将图取出，更造一番，岂不完美？”王朗听了，笑道：“云大哥！你不远而来，理合歇息数日，再行办事，方是正理。咱这山中，虽不能如铜墙铁壁一般，也不致轻易攻破，虽有一两个奸细，恐也不能成事，此乃咱一人之事大哥能屈留数日，便请稍助一臂，如若不能，天下名山，何止倍蓰，请大哥另行别路便了。”云龙一闻此言，明知有人进了谗言，不禁大声怒道：“王朗你这狗头！这派言语，前来吓谁？俺三弟为你这强徒造下这铜墙铁壁的楼，大事未成，便尔相弃，还有什么义气？你若是好汉，同你斗个你死我活。”说着便是一拳当胸打去。王朗见他翻脸，又恐飞云子动了真怒，兄弟两人难以制服。登时向左边一闪，让过一拳，向飞云子喊道：“三弟救我！愚兄一言之误，冒犯了大哥，自知理屈，三弟可为我劝解。”说着便跳到飞云子身后，躲避云龙，飞云子也只得故还拦阻道：“大哥不必动怒，咱们义气，不可为人笑话，且请住手！”说着，跳到前面将云龙拦着，曹勇听见，也就上前请云龙坐下。谁知云龙蹿到外面，携了自己包裹，便向王朗骂道：“汝这狗头，不知进退，咱云龙再见便了。”说着负气蹿出，一路下山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七回 恶曹勇献计请名人 妙赛花当场施毒手

却说云龙见王朗说他是奸细，登时大怒起来，便想动手。此时被曹勇劝解下来，一路下山而去。这里飞云子恨不得将王朗结果性命，无如楼图未得，此图乃是家传宝物，奈他生死各门，以及八卦五行之类，稍一错误，便坏了大事。虽因自己起造，到了用关键时节，仍然按图行事。若因一时之误，绝了交情，王朗自格外防备，那图依旧取不出来。当时见云龙带怒下山，也就向王朗说道：“王大哥，你我金石同心，肝胆相照。咱若有三心二意，初时为何造下此楼，此时与俺哥哥前来，难道另有别意吗？非俺出大言，这合山之中，如有人与我打中照面，破一门路，也是英雄好汉，在俺看来，也不过是无名之辈拨弄是非，是他的技艺。你乃是一山之主，用人好坏，尚不知道，尚能成什么大事？今日与你说明，这里俺在山中，这楼上事件，须凭俺专主，不能由你牵制，如若不能，俺也自走他路，莫说俺有始无终。俺哥哥此去山下，不知又奔赴何处，此非是汝自寻烦恼吗！”这番话只说得王朗哑口无言。曹勇在旁，只是面红耳赤。当时只得答道：“云三哥！幸勿多疑，寨主想你上山，如鱼得水，岂有反听人言之理？这楼上制度，请你摆布便了。但是各处朋友，尚未齐集，且等众人上山，再兴工役。那时施不全无人来，咱们也能奔赴淮安杀个尽绝。此时三哥权请息怒，小弟明日下山追请大哥便了。”飞云子到了此时，身后，躲避云龙，飞云子也只得趁此下楼，回转书房而去。

这里王朗为飞云子一顿抢白，也是将信将疑，只得仍将曹勇请来，暗下计较。曹勇道：“这情形早已露出，目下惟有开列山名，派人星夜到各处敦请，若将众英雄齐集，山下虽再有黄天霸等人，也无济于事。”说毕，便开了一单，写了名姓，并珍珠宝贝聘请之物，命人分路而去，约定下月初一到山，两人分拨已定，拣来几个亲信的头目，带着喽兵分头而去。次日，王朗恐飞云子疑惑，就出来赔礼，请他上楼，商量各事。飞云子也耳有所闻，也就不动声色。光阴倏忽，未有半月光景，这许多强盗皆陆续而至。到了初一，王朗便命合山杀牛宰马，重新聚集。内中惟有黑阎罗同蛮和尚最为凶恶。黑阎罗头戴一顶豹子冠，身穿一件鱼鳞袄，铜裹铁尖膝鞋，脚下丢裆叉裤，另有一种绝技，那鱼鳞甲内暗藏着四百七十个铁弹子，到了争斗之时，遇见敌手，即使用此暗器伤人，听你再眼明手快，也要伤损。蛮和尚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着衲衫，手持铁禅杖，十八粒菩提珠，百发百中。当时向王朗言道：“大哥这山中，也有这许多人马，一个施不全尚摆布他不得，还想什么天下呢？非俺出大言，今日就此下山，奔赴淮安，除去这狗官，共图大事，也如探囊取物，何至一个殷龙便各俱法？”黑阎罗道：“殷龙这杂种，也只能在殷家堡独霸一方，见了俺两人，恐那个盖世英名一朝丧尽。”两人你言我语，豪

兴登时勃发，便要下山寻殷龙断杀。王朗知道不能拦住，只得命人送他下山，向殷龙店内而去。

怎奈云龙下山之后，便先寻了殷龙，与殷龙说了一遍，乃道：“俺家三弟与俺性情不同，此时未得楼图，断不肯半途而去。但是普润到淮安送信，至今不知如何，万君召与天霸皆不见前来，你们翁婿二人，久久在此，也是无益。咱既与他翻脸，此处安身不得，不若此时奔淮安，催促众人到此，那时里应外合，一鼓可破。”殷龙也知道人少力薄，于事无济。见他自己要去，自是喜出望外。当时便写了信，禀明施公，速请天霸前来相助。云龙就此前去。

这日，殷龙与赛花在店前闲谈所做的事件，忽见前面有个少年，在门前望了一眼。殷龙知道是巡风的喽兵，登时向赛花说道：“我儿你曾看见吗？”赛花道：“与爹爹就此前去，看有谁在此探窥！”说着，两人离了客店，约走了二里多路，前面一带树林，早见方才的喽兵站在林外。后面一个束发金箍的和尚，手执了禅杖，高声叫道：“殷龙这狗头，既在此地，俺去试他一试。”说着，连蹿带蹦，跳出林外。赛花那里忍耐得住？腰间拔出利刀，两个足尖向前一顿，早到了树林之下，向着和尚叫道：“秃驴休得猖狂，奶奶乃殷龙之女殷赛花是也，汝是何人？敢来送死！”蛮和尚见来一个女子，那里放在心上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佛爷爷菩萨心肠，不肯犯色戒，要你这贱货无用，看你娇嫩的女子，也难挨一禅杖。今日开莫大之恩，饶汝狗命，从速回转，命殷龙前来，好好送死！”赛花听他这言语，不由得举刀来砍，说声：“秃驴！休得逞嘴，看刀！”说着早往那秃头上一下。蛮和尚毫不介意，将禅杖往上一迎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但听当啷一声，早将那口刀撇在边旁，接着一禅杖，也就拦头打来。赛花见他来得厉害，也就不敢怠慢，两手贯了足劲，用了古字势，将刀架住。殷龙见女儿吃力，恐败在这秃驴手内，赶着到了面前，喝道：“秃狗头！与这女子交手，尚算英雄好汉吗？要会殷龙，殷龙在此！马上步下，听汝前来。”和尚见殷龙出面，随即收回禅杖，将殷龙上下一望，笑道：“俺道你是个人间恶鬼，天上邪神，不能奈何汝怎样，在俺看来，也不过寻常之辈。不要走，看俺家伙！”说着，用了个拜佛听经的势，身躯向上一提，禅杖头在上，铁柄在下，左手向前，右手提杖，由上面下，拚力地在头顶打来。

殷龙看了，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贼秃驴，好一派交手，幸得俺与他，若是别人，这一杖便难躲过。”当时赶将利刀握在手内，一个鹞子翻身，翻去圈外，用个四两拨千斤的刀法，对上禅杖，擒力向上一隔，方才掀了过去。和尚不等他还手，复又一下，拦腰扫来。殷龙反前进一步，到了和尚面前，举起利刃，便向他手脉上一下。和尚吃了一惊，随即骂道：“好杂种，汝这诡计，前来吓谁？”说着，拖着兵器，两足向后一退，方将一刀让过。殷龙恐他又来还手，遂用了雪舞梨花的刀法，前后上下，如刀山一般，直向和尚砍去。和尚见了笑道：“殷龙汝享了半世大名，今日英名何在？俺只杀了两下，汝便现出这模样，难道佛爷爷便怕汝这刀法吗？”当时也就将禅杖飞舞起来，对定刀头一路掀去，招架上下盘旋，毫无半点漏空。殷龙一路刀法舞毕，末了一刀，稍有破绽，被和尚一禅杖，掀落在下面。然后将禅杖高起，四十八路一齐打来。殷龙幸知道他这门路，

赶将利刀护着周身，对定那禅杖头儿紧紧的隔去。一来一往，约战了二三十合，彼此不分胜负。赛花见必不能取胜，便从那袖内取出金镖，向着和尚一镖打来。蛮和尚正打之间，忽然一道白光，向命门飞下，知道有人暗算。但将头颅一偏，两指头当中一夹，却巧那支金镖夹在手内。赛花见一镖未中，复又一镖放出，正对咽喉。蛮和尚将头向下，张开大口，随即咬住。此时赛花心下着急，一连发了两支金镖，已到前面，仍然用手接住。接着第二枝，又将才接的金镖放下，赛花连发四镖，俱未打中。忽见蛮和尚袖口一起，放出一物。欲知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八回 喜相逢击走黑阎罗 诉离情恨煞恶强盗

却说殷赛花连发四镖，未能将蛮和尚打中，心下正然着急。忽见他袖口一起，飞来一物，有酒杯口大小，此便是这和尚的十八菩铁弹。赛花也眼明手快，弃了利刀，拔出双剑，舞得如天花堕地相似，早把个铁弹个打落在下。殷龙见女儿也不能取胜，一时大怒起来，舞动朴刀，当头乱砍。那边黑阎罗孙勇见和尚力敌两人，恐有损伤，也就摇动铜锤当先争斗。早有赛花接着厮杀。四人在树林外面，真个是你要我死，我要你亡。四件兵刃，杀得日色无光，尘烟四起。

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前面远远来了四人，当首一个出色英雄，手提单刀，到了前面，见殷龙在此厮杀，赶着高声道：“殷老英雄权请住手，俺黄天霸来也！”叱咤一声，飞入圈内。原来天霸与普润等人自虾蟆山收服了王杰，次日便一齐动身，向沂州进发。这日离琅琊不远，王杰向天霸道：“小弟多蒙兄长提拔，把给功名，本拟随兄长共破山寨。无奈王朗人多粮足，山中事件不得而知，现在离山还远，难得王朗与俺有约，此去投他做个内应，岂不是条妙计？惟恐兄长未能相信，故尔将这事禀明行止，请兄长定夺！”天霸听了笑道：“这皆是贤弟多疑，咱们肝胆相照，凡事但求有济，何必著于形迹，贤弟自便吧！咱们明日在山前会晤，如何？”王杰见天霸答应，当即便分路投奔琅琊山而去。这里天霸与普润、赵氏兄弟，到各处村镇，去寻殷龙的下落。走了十数里地面，不说人已走，便说搬移别处去了。行了半日，皆未访实，心下正然着急，忽听喊杀之声，震动山谷，赶急顺着声音前去，却巧殷龙正与个和尚厮杀，因此跳入圈内，拔出单刀，向黑阎罗便砍。殷龙与赛花正斗斗两人不过，忽听天霸二字喊叫而来，抬头一看，已到前面，心下好不欢喜。就高声叫道：“黄贤弟！来得正好，万勿让这厮走了！”普润见天霸说出殷龙，知已寻着朋友，也就应声言道：“俺普润寻觅多时，不期在此相会，这秃厮且留下与俺吧！”说着，两柄利刀一齐砍下，将蛮和尚的禅杖掀去。接着赵四、赵五各取兵刃，两面杀来。赛花见来了多人，愈加忿勇几倍。六个人八件兵器，如走马灯相似，将黑阎罗蛮和尚夹在中间，四下八方，全无漏空。此时他两人虽有十二分本领，怎禁得他六人，皆是个有名好手，到了此时，已是只能招架，不能还兵。杀了有半个时辰，黑阎罗恐有伤损，虚晃一锤，冲开门路，直向山前败走。蛮和尚见他逃走，也就随后而逃。

普润还要追赶，还是天霸叫道：“咱们不必追了，老英雄方才寻着，正有要话面谈；这两个强徒，明日还不结果吗？”赵五道：“他山中埋伏甚多，胜他一阵，已是幸事，此去若中了埋伏，反为不便。”普润听了此言，当时回转身来。早有殷龙向天霸问道：“贤弟

何时到此？何日由淮安动身？大人面前该安静！为何万君召与殷勇未曾回来？贤弟请快说明，与俺知道！”天霸道：“咱们一言难尽。这地方非言谈之地，你老现住在何处？咱们歇息下来，再行谈论。”赛花听说，便在前引路。却巧殷强与人杰坐在店内，闻殷龙与赛花与人交战，也就前来助战，不期在路又遇见众人，正是喜出望外。人杰首向天霸喊叫了一声“叔父！”一路到了客店，殷强先命小二收拾面水，备下酒肴，众人净面漱口，将包裹取下，送至里面。然后天霸便将殷勇送信，说人杰与赛花私自逃走，冒险攻山后，正想命人打听，却巧赵五弟兄入衙行刺，收服两人，方说出人杰受伤，褚标救了他们性命，因此大人命俺前来，在路遇见普润，方知君召在河南有病。虾蟆山又收服王杰，此时去投王朗，做了内应的话，前后说了一遍。殷龙方知道。又把飞云子弟兄已到此处，杀死黄成，云龙气走，现在邀约强人的话，复又告知天霸。天霸道：“咱们现已到此，少不得要上山一走，但飞云子不知果能一会吗！”殷龙道：“此人虽归顺咱们，无奈曹勇这狗头心怀不善，专门窥探他的破绽，现在楼图又未到手，故他不肯轻易出来，连咱们至今日尚未见过。”普润道：“咱们既晓得这缘故，若再耽延时日，此山何日能破？今晚咱们同上山头，先看一番动静，明日再设法攻山。”众人计议妥当，当时吃了饮食。到了二鼓时分，早有普润、黄天霸、贺人杰三人，换了黑夜的装束，各带家伙飞奔而去。

且说黑阎罗孙勇，与醉菩提蛮和尚为天霸等人败走，当时到了山中，向着王朗说道：“咱们今日下山，不期便遇殷龙与他女儿，一同厮杀，满拟将他结果了性命。谁知交手之时，忽然黄天霸与一个和尚，共计四人前来助战。天霸的本领高强，真乃名不虚传，他那一口单刀，实是惊人出色，因此将殷龙救了回去。咱想殷龙父女在此，尚无妨碍，今又添了这许多人，眼见得不日便要攻山，还须请寨主加意防备才好。”王朗听了此言道：“咱便请云家兄弟，整顿高楼，现在两位贤弟杀败，而目下惟有紧守山寨，盘拿奸细，惟恐天霸等夜间窥探。”黑阎罗道：“俺们今夜轮班上宿，若天霸大胆前来，务必将他擒住。施不全除了此人，也便没有妙手了。”王朗道：“这事须告知那云家兄弟，请他防备一宵，专司楼上的埋伏。其余飞叉将军郭天保、急三构龚得广，又枪将邓龙，以及穿山甲刘飞虎等人，务宜齐上高楼，各守一面，方才无隙可入。”三人计议已定，随即将众人请到聚义厅上，向着飞云子道：“今晚黄天霸必然上山，三弟乃齐星楼之主，故求上楼专司埋伏，余下八门，及第二三层的关键，愚兄皆派人分守。总期将来人置之死地，方知道咱们的厉害呢！”飞云子听了此言，心下甚是踌躇，不能言话。曹勇在旁言道：“云三哥！你莫非有退志吗？大丈夫始终如一，不能半途而废。今晚天霸前来，正是绝好机会，何故半晌不发一言呢？”飞云子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惧怕于他吗？只因此楼非一朝一夕可成，自从那日去后，以为黄天霸等人来过数次，不知可有损伤，今晚便想开了机关，将敌人拿获，设误触机关，不但不能擒人，反伤了自己的性命。日前王大哥将楼图取出，至今未曾交来，欲想修理一番又不能听俺专主；以若冒昧应允上楼办事，那时误了大事，岂不将盖世英名一朝丧尽！有此一番情节，故此目下踌躇！汝今谓俺有退志，俺道王大哥与汝反疑心于俺了。在俺看来，今夜但防守一夜，只须将

他败走，随后等埋伏步位齐全，再行与他厮杀。王大哥若定要在今晚发动，那时误了大事，与俺无涉。”王朗听了此言，又恐飞云子因此动恼，乃道：“三哥何出此言！咱们义气相投，已非一日，咱不过为黄天霸屡上山，擒他不得，欲想趁此送他性命。三哥既如此用意，咱便遵命是了。”当时便命厨下备了酒席，大众开怀畅饮，直至二鼓以后。王朗向众人言道：“从前方厅里面，皆是众人埋伏之所，自黄天霸追来之后，便换了他处。今晚齐星楼下，必须分了地段，谁人愿守何处，各人自己说明，此不过权且之事。等到云三哥功成圆满，然后听咱调度！”飞云子当时说道：“寨主如此吩咐，极为妥当。”不知王朗如何守候天霸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十九回 普润僧再上琅琊山 黄天霸三探齐星楼

却说飞云子回转到自己房内。王朗便向众人说着：“那黄天霸非寻常之辈，云三哥虽不上楼，敌人前来，也要施放埋伏。咱们各人各守一路，大家以金声为号，无论何处见有人来，便将机关关下，然后传信各处，四面兜拿，方可万无一失！”黑阎罗日间为黄天霸败下，恨不得将他捉住，以享大名。当时言道：“咱们在这山中，虽不能居一居二，那平常的小事，俺也不做；乃做毛遂自荐，楼台上面，头道铁栏杆，为俺把守。栏杆里面，皆有火箭，这里埋伏甚是厉害，非俺有这身本领，也不能当此重任。王大哥可将此事让俺吧！”说着也不等他回答，便向楼前而去。接着蛮和尚言道：“俺闻方厅外面那块石板底下，是个陷人的大坑，欲至楼上，非过此不可，这个小差使可以让我。咱想那楼上的事，须要耐心等守，这地方是天霸必由之路，只要他前来，便可厮杀，岂不是件快事？”说着，提了禅杖，也就走了。这里王朗言道：“他两人所守的地方虽是要害，尚还有躲避地方。惟有第二层埋伏最多，所有那乌鸦嘴、长蛇头、金龙爪、蜂蛰刺、壁虎尾、恶狗沫这六件毒器，都在那前后左右上下六门，非得六位好汉把守不可。第三层乃是，昼夜六时，按着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；第三层乃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埋伏，黑阎罗守的那火气的兵器，便是火门；所有总头，皆在第三层上面。此层楼面最高，非将一二层破去，方能到得三层。此时人不敷用，天霸虽然凶勇，也未必如此易破，尚可不必要防守。咱拟郭天保把守乌鸦嘴的前门，小阎王管理长蛇头后门，邓得仁防护金龙爪的右门，一撮毛看守蜂蛰刺的左门，穿山甲把壁虎尾的上门，何福坤司理恶狗沫的下门。”这六门分拨已定，还有那龚得广、邓龙这班强盗。在第一层及二三层按着金木水火土五门巡缉。分派已毕，早是三鼓时分，每人饱餐一顿，各带兵刃短衣结束分头而去。王朗与曹勇仍然在第三层防备。还有许多小头目在山前山后四面巡风，更鼓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且说黄天霸与普润、贺人杰、赵四、赵五出了店门，直向山前进发。天霸与人杰虽是熟路，无奈前几次上山，皆是黑夜到此，临走之时，又受了重伤，加之隔了数月，此时前去，反记忆不清。所幸赵氏弟兄本在山内，此时便在前引路。到了山下，穿过牌楼，低声向天霸说道：“俺们且蹿上牌楼，看个动静，恐咱们走后，山上来了能人，另有什么埋伏。”天霸道：“不差，咱也上去一看。”说着，扑扑扑如飞燕人巢一般，五个人齐到了上面。赵五举眼向里面看去，但见高楼上面隐隐出现灯光，或明或灭，第二层杀气腾腾，已是有了防备了。普润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此楼除却云鹤无人会用这埋伏。飞云子既归顺了咱们，何至再为他用？但不知飞云子住在里面何处！若能探出真情，俺便下

去,先将他找着通个消息,随后再去攻打。”赵五道:“这事倒也不难,里面地方俺尚认得,只顾飞身进去,就可将他地着。但有一层,即使他肯说实情,这四五人如何敷用?且到里面对面杀死几个强盗,削去他的羽翼,然后再见机攻打。若徒一味逞能,这便是自速其死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,正拟命他下去。赵五道:“咱们趁此便进了去如何?”说着,在前引路,进了寨门,顺着那无埋伏的地方,暗暗走来。人杰是个急火性子,走了两重门,到了假山前面。知道内中好样厉害,又不敢冒失上前,只得回头向赵五打了个暗号。赵五本是里面强人,路径未有不熟,当即踹着石板,先让人要等过去,进了花园,来至方厅下面,倒着身躯,暗暗细听。

谁知王朗在第三层楼上照着个千里灯球,由下而下,看得十分清楚。此时四面巡来,忽见方厅外有个黑影,赶着将金钟敲了数下,急将灯球向方厅前面而来。所有楼上各俱已知道,随即你传与我,我传与你,四面八方,无限金钟敲起。顷刻工夫,许多火球向方厅前面照来。只听高声叫道:“不要放走了奸细!黄天霸进了山寨,咱们快来兜拿呀!”赵五这一惊不小,惟恐自己被众人看见,知他顺了施公,愈加不妙。所幸路径尚熟,掉转身躯,赶急躲入假山背后。黄天霸此时也顾不得存亡死活,叱咤一声,向人杰叫道:“贺人杰!咱们就此杀上吧!”说毕,舞动单刀,逢人便砍。贺人杰双锤并举,一上一下,杀得如雨点一般。顷刻间,早把那巡夜喽兵打死了数个。蛮和尚听外面喊叫,犹如火上烧油,禅杖一提,寻人厮杀。却巧当头便遇着普润,对定秃头一杖打去。普润举刀来架,掀在一旁,随手还了他一刀,蛮和尚那里放在心中,喝道:“来的好,代我去吧!”登时禅杖一起,响亮一声,火星乱冒,早把普润的刀开去。普润见来的凶猛,也去得厉害。蛮和尚见他用了刀法,随即招架,杀在一团。

两人正在混杀,天霸早又到楼前,见那一喧带铁栏杆,不禁高声大骂道:“王朗汝这该死的强盗,前次在此为汝暗算,能奈我何?今日前来,定伤汝命!”说着,一个箭步,蹿到面前,便上了栏杆垛上,就此穿上楼梯,取回宝物。王朗看得真切,早把关键握定手内,正拟来开,忽见黑阎罗孙勇不动声色,王朗不解何意,只道他惧怕天霸躲在别处,深恐将关键开来,下面无人答应,反触了别项关键。谁知孙勇也是刁顽的强盗,听说天霸屡次前来,皆被他逃走,此时见他上楼,反而随他入内,等他到了里面,然后再开关键,将他治死。天霸不知有人,正拟上楼,忽听有人蹿了出去,举起双锤拦腰打来。天霸知道不好,掉转了身躯,将身让过一边,一个顺手推门势,一刀便向后砍去。黑阎罗见一锤让去,已早知他厉害,接着一刀砍来,赶将双锤高起,左手来隔单刀,右手将锤磕下。天霸恐放出暗器,拼力砍了数下,让出左手,取出金镖,对定黑阎罗打去。孙勇久闻他大名,也防着放出暗器,举头金镖打来,已是闪躲不及,只得身躯向外一偏,那金镖从肩头插过;接着使个猛虎归山的形势,蹿身穿进栏杆,高声叫道:“黄天霸俺战汝不过,休得前来!”说毕,便向里一钻,早已不见人影,天霸知道不好,只得转身就走。无奈非常快利,顷刻工夫,如同白昼,一声响亮,栏杆垛上早放出许多火箭,向天霸扑来。不知天霸性命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回 启埋伏八方受敌 逞英雄众将施威

却说黄天霸用镖正打孙勇，忽见他向里面一钻，顷刻工夫如同白昼一般，栏杆上面早放出许多火箭。天霸防不胜防，当时四下一看，见栏杆左边有块石头台阶，当中有个门路。天霸便拨着火箭，到了阶前，身上已伤了两处。只见台阶上站着一人，手执红旗，见天霸上来，也不阻隔。天霸也道他是个真人，谁知他动也不动。但听噗咚一声，如天翻地覆一般，顷刻倒了下去。再细一着乃是个木偶人物造就机关，在此摆舞，此时为天霸一刀砍跌下去，只见它左手膀上套着一个铁绳，由下往上一抽，将那两扇铁门顷刻开下，里面早出来一人，手执双锤，望天霸便打。天霸举眼一看，便是黑阎罗孙勇。不禁怒气冲天，高声喊道：“狗强盗！大丈夫明来明去，岂可暗箭伤人！汝这样或藏或现，咱天霸便俱于汝吗？来得好，代我去吧！”说着拼力向前，将锤掀去。接着一连几刀，向他要害砍下。此时孙勇也无心力战，但想将他进门来，置之死地。当时双锤高起，将天霸的刀隔在一边，高声叫道：“黄天霸汝死在目前，尚然猖獗，若是好汉，进来与俺战三百合。”说毕，握定了双锤，转身入内。天霸只道他战他不过，舞刀前进，冲入门来。忽然响亮一声，那门依然关闭。天霸这一惊不小，正待回转，那门如同铜墙铁壁一般，再也开它不下，里面黑漆漆灯影全无，但听孙勇叫道：“黄天霸！俺在东边屋门，汝敢前来吗？”天霸此时不敢向前，但四面八方，不分皂白，心下想到，“俺便在此等个通夜，说进了他这门径，料想也难出去，他在里面喊叫，想必总有路径，不如向东而去，寻着路追击，或可得出此楼。”当时主意想定，认定直向东走来，乃是一条黑暗的小巷。穿过巷头，向外一望，乃是一个绝大的火门，红光四起，原来是个火箭总头。下面排着许多铁子，烧得如闪电一般噗噗的声音，在外响亮。天霸知道中了埋伏，正要转身就走，左边现出个楼梯，只得钻身上去。谁知到了上面，宽大非常，一带平楼，空无一物，当中悬着个灯球，两边现出六个门径。天霸也不论好歹，钻上楼来，待要寻条生路。忽见那灯球一动，左边门内走出一人，手执长枪，高声骂道：“黄天霸狗头贼，与俺击三枪，郑得仁在此！”举手一枪，对着咽喉刺来。天霸见有人来，正是怒不可遏，登时气冲中斗，单刀一起，隔去长枪。此时天霸已将命置之度外，提起刀来，便向何福坤头顶砍下。何福坤见来得厉害，赶将铁棍横开，架住兵刃，顺手用了那泰山压顶的门路，拚力一棍，向头顶盖下。天霸自受了金龙一爪，已是疼不可言，忽见一棍到了面前，深恐打着伤痕性命不保。把那口刀也就同鹞子翻身相似，靠上铁棍，掀在一边。两人一来一往，约有五六个照面。天霸究竟带伤，站立不住。

只听贺人杰也与那边一人恶斗。你道人杰何故也中了埋伏？只因他同天霸前

来，见普润在方厅外面，已与秃头厮杀，晓得这里面知觉，欲想回头，所来何事？心想：“赵五兄弟必知里面门径，出入死生，当可了然。”转头想寻他同去，那知赵五已经躲避。见天霸一人到了楼下，早把那栏杆触动，放出火箭。心下怒道：“大丈夫死得其所，虽死犹生。咱非黄叔父竭力提携，安有今日，他此时负气而去，大半是凶多吉少，咱若是不走去助战，不只自己心中不安，便是上天也不原宥！”想罢舞动两锤，飞身上去。彼时小阎王与天霸交战，当时无人拦阻，随即蹿上二层，正拟寻个生门，进内攻打。谁知王朗在上面早已看见，赶将灯球一起，下面掌楼强寇，放出暗器。不知贺人杰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一回 临危地赵五救人杰 道其名天霸遇云鹤

却说贺人杰上了二层楼来，王朗早经看见，赶将灯球一起。守门将士飞叉将军郭天保在前门正然防备，忽见灯球打着本门暗号，随即舞动飞叉，到了楼上，果见一个少年孩子，手提双锤在那里乱闯。郭天保首先喝道：“汝这无知的黄牙，乳臭未除，胎毛未干，有何本领，前来送死！俺郭天保一生无子，看汝这小畜牲，尚有人形，不忍送汝的狗命。汝要顾全性命，在此喊三声义父，俺便高抬贵手，送汝过去，唤那殷龙前来会俺。如再在此耽搁，这飞叉上面，便是汝送命之处。”贺人杰那里忍耐得住，喝声：“狗强盗，休得胡言，且吃小爷一锤！”说着，一个流星赶月，双锤一连打下。

郭天保只道是个乳臭小孩子，全不放在心上，见他双锤打来，将飞叉向上一架，蛮想就此开去。谁知人杰天生的膂力，两锤堆在叉上，犹如泰山一般。天保的气力又未全行使出，只听哎呀一声，几乎将飞叉打脱。当时连开数次，带拖带架，让过两锤，那虎口早经震裂。人杰见他难以招架，锤头起处，不住地打来。郭天保早杀得汗流浹背，赶将飞叉虚刺一下，拨转身躯，向前逃走。嘴里高声叫道：“汝这小畜，俺杀你不过，若有本领，就此追来。”人杰知道他又施诡计，到了此时，但想结果他性命，也顾不得这前面的厉害。喝声：“强寇那里逃走？俺贺人杰爷爷来也！”说着摆动双锤接踵追去。天保见他紧紧追去，心下大喜，顺手拨动机关，前面早露出门户，身躯一转走入进去。人杰也不分皂白，一气追到了里面。正寻天保厮杀。但听喳喳声音，飞出一群乌鸦，向着自己乱啄。人杰疑是个羽毛鸟雀，无什么厉害，但将双锤向前打去。谁知一只乌鸦飞到人杰面前，对定着头啄了一下，犹如铁锥千般，真正痛杀。再想提那柄铁锤，竟提不起。人杰只得带痛四下寻路，谁知铜墙铁壁，无处可逃，黑暗之中，辨不出个东西南北。肩头上伤痕，又十分疼痛，因此大叫连天。乱喊天霸。天霸为恶狗咬了一下，也是痛不可支，彼此但听见言语，欲想见面，并无门路。他两人困在楼上，暂且按下。

但说赵五两人，躲入假山后面虽然王朗未曾看见，无奈藏躲的地方，与那厅的前一气砌成，方石一起，这假山便要下去。当时躲在那里，但见普润与蛮和尚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天霸、人杰早上楼去，心下这一惊不小。赵五忙向赵四说道：“普润师与醉菩提战斗，咱们素不认识，还可上前相救，惟有他两人上楼，多半凶多吉少，不幸伤命在内，这夜光杯取不出来，尚是小事；设若因此下山谋反，争争城池，大人面前，除去天霸，尚有何人除这恶寇？”赵四道：“咱们两人欲想救他，惟有奔赴飞云子面前，请他设法相救舍此就别无他策了。”赵五听了忙言道：“咱就此前去，汝仍在这地方暗助普

润。”说着，转过假山，一路向里面走去。谁知那灯球火把，照得如白昼一般。正走之时，劈面来了一人，正是王朗的兄弟王彬。一见着赵五高声叫道：“赵五哥汝赴淮安，何以夤夜回来，施不全可曾结果吗？”赵五见是王彬，即应道：“这狗官已经摆布了。方才到山前，听说天霸上山攻打，因此赶上山头，以便助战，现在寨主可在楼上吗？咱同你去杀他一阵。”王彬只道他是好意，乃道：“黄天霸中了埋伏，此刻命在须臾，咱同你就此前去。”说着在前引路，向楼上而来。赵五见他同行，正是中他妙计，拔出腰刀，对定肩头，就是一下。王彬不曾防备，转身向后，见赵五一刀砍来，知他有了反变，正要喊叫，又是一刀，结果性命。赵五随即飞奔前进，到了飞云子房内。谁知飞云子因王朗、曹勇有心疑惑，惟恐露出破绽，正拟私下送信给殷龙，如若天霸前来，暂缓上山动手。后来听得人言，王朗自行分派多人，分中各处。接着听见杀声，知是天霸到此，心下正然着急。无奈那楼图未经到手，一经翻脸去救天霸，再后大破此楼，就费了许多周折。只得出了房门，向前观望。

但见第二层楼上，黑雾迷天，下面火光腾腾直上，知已中了埋伏。不禁大声喊道：“咱飞云子不去搭救，更待何时？”掀去长衫，一路飞奔而去。因此赵五前来，已不见面，彼时不知飞云子在何处，眼见得上球灯乱起，也就奋不顾身，拔刀而去，一路砍到楼上，早杀死许多喽兵。但听下面喊道：“不好了！杀上来了。”王朗在上面正命人去捉天霸，忽见下面人喊马嘶，正要命人查看。早有喽兵到来，说飞云子手执宝剑，由生门上楼助战。王朗听了喜道：“咱道此楼是他所执，他如上去，这两人便能擒获了。”飞云子到了楼上，孙勇劈面遇见，连忙叫道：“云三哥！来得正好，黄天霸同一个乳臭的孩子，俱围在下面门内，此时前去，正可擒他。”飞云子道：“这上面有俺动手，方厅外面，那个胖大和尚，十分厉害，赶快去助战。”孙勇不知是计，双锤提起，匆匆下楼而去。飞云子不敢怠慢，入了生门，先到长头蛇那个门径，按定机关，踹了上去。想道：“这两个想必定是天霸了，俺与他虽未见过，且救出门来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不禁高声大叫道：“里面何人，可是黄天霸与贺人杰吗？俺飞云子前来救汝，速通名姓，早早下楼。”人杰与天霸正在猜疑，忽听“飞云子”三字，天霸便大声叫道：“云三哥！俺天霸已受重伤，不分门径，若蒙搭救，真国家之福也！”飞云子听说是天霸，赶即开了门户，绕过乌鸦嘴，穿到恶狗沫，到了前门，转身进去，只见天霸正睡在地下，举手将他提起，伏上肩头，便想出去，天霸道：“云三哥且缓，那边还有贺贤侄受伤甚重，不知从何而去，可快前去将他救出！”云鹤道：“可是贺天保之子贺人杰吗？”天霸道：“正是此人，是俺盟侄。”云鹤道：“那边虽隔了一层，说此前去，又人死地，咱先同汝下楼，然后再来相救。”说着，飞步到楼口，所幸孙勇不在栏杆的前面，一个箭步飞下楼来，便向花园内奔走，正恐无人保护天霸，却好赵五到了楼口，但见火光高起对着楼上，自己不敢上去，只得转身去助普润。一路走来，只见飞云子背着天霸，当即上前将他接下，飞云子复去救人杰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二回

贺人杰绝处逢生 王寨主难中改悔

却说飞云子背到花园，赵五劈面遇见，当时喊道：“云三哥肩上，可是天霸吗？咱们正寻他不着，三哥既将他救出，此时意欲何往？”飞云子见是赵五，不觉喜道：“天霸受伤甚重，此时虽到此间，尚不能径自出去。贺人杰仍在楼上，必得将他救出，一同走出，方可无虑，汝来得正好，且将他交付与你。”说着将天霸放下，复行抱上赵五的肩头，转身又入生门，到了里面，将人杰挟在身边，回身就走。不意惠龚得广在外面巡风，劈面撞见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向着飞云子喊道：“云三哥，此人已困在楼上，此时将他负出，意欲何为？王寨主现在上面，一经看破，又何回答？那不是出尔反尔，私通敌人吗？”云鹤见他不住的喊叫，犹恐再有人来，当时并不回答。举头向第一层楼上观看，见王朗手执令旗，各处招展，命人去捉普润。飞云子见他来，自己掉着头，向龚得广言道：“汝来得正好，汝道俺此时出去吗？只因天霸受伤甚重，无人进去将他捆绑，咱们方才下楼，见这乳臭的孩子，凶恶异常，因此拨动机关，令他中了埋伏，将送与寨主发落，汝既前来，且将他交付与汝，俺去捆天霸去了。”龚得广不知是诈，便将兵刃丢下，来接人杰，早被飞云子一刀砍中咽喉，噗通一声，栽倒在地，接着又是一剑，结果了性命。人杰虽受了伤，心下明白，见一人将他救出，虽未与飞云子见过，料想必是此人，见他将来人杀死。带着疼痛，拼力地拗起身来问道：“救我者莫非飞云子吗？”云鹤道：“休得多言，须防耳目，俺便是云鹤也！黄天霸现在前面，且随我来。”当时便抱着人杰，一路到了花园。赵五早令赵四前来迎接。飞云子向两人言道：“此时楼图未得，俺不能随汝出去，天霸伤痕，非消除万毒丸不能相救，切记切记！”正说毕，将人杰放下，转身就走。

这里天霸早已抬身不得。赵氏兄弟各自负在背上，各拔出利刃，大喝一声：“俺赵五、赵四顺了官兵，汝等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；王朗乃无名草寇，恶贯满盈，改日必有杀身之祸。黄天霸、贺人杰，已为咱们救出了！”说罢，不分皂白，一路杀去。那些喽兵，听说是赵五救出天霸，犹如天翻地覆一般，无不各大声喊叫：“不好了！赵五到淮安，顺了施不全，现在楼上将黄天霸救出，在楼前杀人。”无数喽兵同声呐喊，早惊动了王朗，赶即传令，将寨门紧闭。赵五到了门前，但见守山头目，排列两行，枪棍交叉，迎面砍下。他两人到了此时，也只得拚命的厮杀。赵五在前，赵四在后，两柄刀犹如砍瓜切菜一般，逢人便砍，遇贼即斩，蛮想大杀一阵，夺来一条血路，谁知里面山前无什

么能人，王朗特命黑阎罗孙勇前来追赶。孙勇本在那栏杆前面施放火箭，忽听王朗调度，带双锤到了山下，见赵五肩上背着天霸，暗道：“这狗头既有反心，与他交手起来，总是不肯相让，不如先将天霸这厮打死，然后与他争斗，便是万无一失了。”当时便在鱼鳞甲内，摸出个铁弹子，向前喊道：“赵五，俺孙勇宝贝来也！”说着放出弹子，便向天霸的后心打去。赵五夺路而走，也不防着孙勇赶来，谁知天霸命不该绝，铁弹子正然放出，忽然间喽兵队里冲出一人，手中将铁弹接住，袖口一起，放出一枚冷箭，向孙勇左眼射去。孙勇见一弹未中，忽然一箭射来，已是吃惊不小，赶着将头一偏，那箭射在豹子冠上，不禁怒气冲天，飞起一锤对来人打下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正是虾蟆山王杰。与天霸等人同到沂州分手之后，便到这山上投来，方才听说紧闭寨门，莫放天霸，正是焦急万分，无可搭救，只得同李兴一同前来看个动静。不意进了寨门，见赵五背着天霸，后面赵四也负着一人，一个大汉拼身追赶。忽见孙勇一弹打来，只得蹿身到前面，将弹子接住。此时孙勇一锤打来，只得将护身佩刀拔出，将一锤开去，复行一刀阻住去路。一面招呼赵五：“俺王杰在此厮杀，赵五哥快下山，勿再耽搁了。”赵四背了人杰见王杰出来救应，胆大了数倍，奋步当先，举刀乱舞。顷刻之间，两人早冲下山去，行至到牌楼前，却巧赛花与殷龙前来接应。赛花见人杰又受了重伤，心下好不难受，只得在赵四肩上将人杰扶下，人杰此时尚是清楚，遂向殷龙说道：“俺与黄叔父虽受伤，所幸脱离山寨，此时普和尚在山内厮杀，里边好手甚多，一人恐难抵敌，岳父可前去将他救出，与王杰一同前来，再作计议。”说罢，一声大叫：“疼煞我也！”几乎昏坠下去。

殷龙听了此言，只得命赛花同赵家弟兄，送他两人回店。自己提着朴刀，一路而去。进了寨门，果见一人勇力厮杀，便知道是同来的王杰。当即蹿身上去，就是一刀，对孙勇肩头劈下。孙勇见王杰放走人杰，已是虎眉倒竖，怒发冲冠，两个锤头，不住的打下。殷龙跳入圈内，忽然一刀砍来，孙勇更是怒不可遏，骂道：“汝这两个狗头，若有本领，尽行放出，若要想逃去，转世为人。”左手一锤，将刀掀上，右手一锤，向胸打来。殷龙也是个英雄好汉，彼此一来一往，杀在一团，斗在一处。王杰见有人敌住孙勇，即抽身到了里面，见蛮和尚正与普润作斗，还有许多强盗围在核心，普润已是招架不得。王杰将刀一摆，杀入重围，大声叫道：“普润和尚，俺王杰前来救汝，快随俺杀下山去！”一声叱咤，普润见有了帮手，也就放心厮杀，戒刀起处，人头滚滚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与王杰下山而去。

蛮和尚杀了一夜，虽然未曾输败，两膀也举动不得。当时只得回转方厅，命人上楼打听。早有王朗走上前来，不禁长叹一声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不料俺们这山中，竟有许多奸细，天霸、人杰已是身临死地了，乃竟为赵五两个狗头将他救出，从此又成后患！虾蟆山乃俺邀他人伙，他反顺了敌人，上山厮杀，这不是意想不到吗？此次虽获胜仗，无奈楼上的关键，损去七八，又非修理不可。云三哥昨日言语之间，早有退志，昨夜之事，未必不怒于我，若再袖手旁观，不肯出力，岂不是进退两难？”说罢进入大厅，众人闷闷不乐。但见孙勇首先说道：“寨主何出此言，胜败兵家的常事，咱们大杀一夜，天

霸虽然未死，那伤痕也不久人世，还敢上山报仇吗？飞云子今夜未曾出来，正是他避嫌之意。寨主此时何不自面请他，若将满楼复行整顿，岂不是依然照旧吗？”这番话说得王朗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三回 寻救药王杰送急信 述下情桂兰覲父面

却说孙勇让王朗去请飞云子，当时蛮和尚就言道：“寨主何必以此为虑，咱们山上有这许多好汉，还怕殷龙怎样！即使飞云子有了他意，俺这刀枪头上，也不致落在人后。”王朗道：“多谢诸位仁兄竭力帮助，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，纵有能人总不比这座高楼可静以待动。”说罢，便命人到飞云子房内，请他前来商议。飞云子自救了天霸，深恐被人看见，进入房内，先将自己的宝剑，许多暗器藏在身边，准备厮杀。到了天亮时候，外面杀声渐渐地散去，忽见一个喽兵，匆匆进来说道：“王寨主在方厅的内守候，请寨主速去议事。”飞云子只得起身，随那人走入厅内，见众人闲坐，里面并无防备之意，心下方才坦然。只见王朗起身言道：“云三哥！这也是小弟薄命，难得你老造下此楼，蛮望共成大事，不料天霸两次三番，被他逃脱。今日上楼，期其必死，谁知王杰与赵五兄弟顺了官府，救了众人，又不是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吗？因此请三哥前来，为俺划个良策。”飞云子听了此言，不禁大喜：“也是他气数该绝了。他既请俺划策，不趁此时将原图骗出，更待何时？”想罢，乃道：“这事请寨主无须多虑，但能信实待俺，不听谗言，这座小楼凭在小弟身上。莫说黄天霸受伤甚重，性命尚且不保，便是转死还生，前来攻破，也不过是自寻苦恼。但此非一朝一夕的事件。现在楼下杀死众人不计其数，且命人前去埋殓，然后命人下山访天霸消息。一面山上置下埋伏，整顿高楼，再图机会，还怕什么官兵攻打？”王朗听了言道：“三哥如此用心，真乃合山之福，小弟敢不深信？但是这楼图尚在楼顶上面，与夜光杯收在一处，一时尚难取下。”飞云子见他不肯取出，当时也不催促，乃道：“此乃不急之务，从缓整顿便了？但是山寨前面，非严加把守不可，恐殷龙见女婿受伤，前来报仇。”王朗，只得依言办理。

不说飞云子守候楼图。再说赵五将天霸救出，一路到了客店，早已不省人事。赶将人杰放将下来，赛花见丈夫命在垂危，不禁放声大哭。赵五道：“人杰虽然受伤，一时尚不致命危，天霸头足皆肿，神志糊涂，恐其性命不保。飞云子临行之时，说是消除万毒丸方得救性命。但不知此丸在何处购买。现在且不必痛哭，打算主意，救人为重。”殷龙想了一回，道：“从前人杰伤痕，幸得褚标前来救了性命，此时这消除万毒丸是何人所造，绝非市镇花铺购买，咱们一面将那万功散，先为他敷上，一面命人奔赴淮安送信，或者张桂兰与众人知道这个药名，也未可知。”殷龙正然吩咐各事，忽见人杰睁开二目，向殷龙说道：“岳父不必焦虑，前在淮安，每闻张婶母谈及，说他父亲张七自制炼成一丸，名为消除万毒丸，无论跌打刀伤，虫蛇恶毒，将此丸服下，不到一夜工夫，便可起死回生，上场交战。孩儿的伤痕，尚无大碍，岳父可从速命人向淮安而去。”殷

龙听了此言,虽是有了出处,但是天霸受伤甚重,往来有个月日路程,设若辗转不及,送了性命,如何是好?心下正自踌躇。王杰道:“此去淮安非俺不可。咱这两条铁腿?一日可行二三百里,约有半月工夫,便可回转,不能耽搁。你老如有书信,从速写成,就此便去。”殷龙道:“此乃汝亲眼所见,前往淮安见了大人,但将这细情说明,自有人去请桂兰前来解救。”说毕,王杰就带了包裹,出门而去。

且说万君召自与飞云子弟兄别后,与普润到了河南,一病不起,只得命普润先去送信,自己在店内养病,一月有余,方才痊愈。然后动身往淮安,不意路遇王杰,二人结伙同行。这日到了施公衙门,把一切情形向施公禀明,施公命快传桂兰,命他还速前往凤凰岭父亲处求药,以救天霸。桂兰带着两个亲随,一个丫头,跨上鞍鞦,飞马而去。

话休絮烦,三日后,张桂兰到了凤凰岭,跳下马,拔出刀上了山坡,早有个喽兵对面而至,桂兰上前同道:“孩子听了,咱们老爷子可在山上”喽兵抬头一看,见是桂兰前来,登时笑言答道:“姑奶奶从何到此?咱们老爷子正在山上,你老但上山便了。”桂兰只得迈步上前,过了山寨,再向西望,与从前的景象大不相同。当初这凤凰岭前一带树林,皆按着九曲三弯的埋伏,现在一片空地,改作田园,现出了隐士的气象。当即到了寨门,直向内而去。走了两重厅屋,到了东花园内,见许多孩子拿着鱼竿,张七坐在墩子上面,看着众人钓鱼。桂兰不敢遽然上去,轻移莲步,到了前面,正拟上前行礼,早被那几个喽兵看见,齐声叫道:“老爷子!你昨日思念着姑奶奶,这不是桂姑娘回来了”桂兰见众人喊叫,趁此便跪了下去,说道:“爹爹在上,女儿桂兰这旁有礼。”张七转身一看,果然是桂兰前来,不觉大惊失色,连忙问道:“我儿权且起来,有话问汝。前闻天霸升任总兵,汝为何不在衙门来此何干?”桂兰道:“爹爹有所不知。只因琅琊山王朗造下高楼,盗取琥珀夜光杯,藏了皇家的宝物。因此施大人三打琅琊山,未能将楼攻破。日前天霸与人杰,复上山头,中了齐星楼的埋伏,奄奄一息,困在沂州。因此女儿求见爹爹拯救!”张七听了,半晌言道:“这事非为父的推托,自从施大人命我为官,那时便矢口不移,回转山头,不问外事。天霸虽紧要,但是穷通得失,听之于天。即是汝此时前去,他若寿算短折,已早亡故;若是他命不该绝,为父不必前去。他也是救星的。此去山东非一朝一夕,咱实不能前往。而且王朗的埋伏,不知所用何物。俺不知道,即使前去,也不过空跑一趟,无济于事。”桂兰不等他说完,复又跪了下来,忙道:“爹爹膝下只有女儿一人,天霸辛苦半生,至今尚无子嗣,设若因此送了性命,女儿靠着何人?父亲盖世英名,亲生的女婿死在恶人之手,知道的说爹爹高尚,不知道的反道是欺善怕恶,徒有虚名,为人唾骂。若能救了他性命,皇天保佑,生下孩儿,两姓兼祧,接了爹爹的后代,香烟接续,万代流传,岂不是受享不尽。爹爹若不去,反贪一时快乐,误我终身,夫若有差池,女儿这性命也就不要了!”说罢,跪在地下,只是痛哭。张七乃道:“飞云子既是知道这消除万毒丸,当时何不给他服下。此去沂州偌远的路径,为父的何能得去?而且这丸药早经用尽,非修合半年不能成,教俺一时从何置办”桂兰道:“爹爹不必推辞,若无丸药,那末药便无用吗?女儿千里而来,爹爹竟不看这

情面，女儿又尚有何望呢”说罢，大哭连天。张七为他缠得无法，不禁长叹一声，开言说道：“俺道是看破世情，一尘不染，在这山中做个隐士，谁知天不由人，出了这事，叫我怎生说法。也罢，且与汝前去一行。但是救活天霸，仍然独自回山，所有琅琊事件，是不能过问的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四回 大英雄负气往沂州 女将军妙手伤强寇

却说张七将事物安排妥当，便取了药料，带上盘川，拿了朴刀，向桂兰说道：“天霸命在垂危，早一日到了沂州，便少一日灾难。俺此时便独自前往，汝带着亲兵，随后前去便了。”桂兰知道他的用意，深恐救了天霸，众人将他不肯放走，先到了前途，只要将天霸救了过来，他便乘隙逃走。若自己一同前去，便留心在他身上，逃走不得。桂兰心下虽不愿意，无奈是自己的父亲，违拗不得，当时只得应道：“爹爹前去，路上一人，如何是好？孩儿看来，虽不与我同行，带个喽兵一路也可照应。”张七道：“为父的自己晓得，汝等随后赶来便了。”说着，便背着包裹，一路下山而去。这里桂兰未有半个时辰，也就起行。

不说他二人向沂州进发。且说殷龙自天霸受伤之后，只是闷闷不乐，所幸万功散敷在上面，虽不见有何效验，却无什么坏处。惟是日夜提防，派人看守，这却比交锋打仗辛苦数倍。殷龙、殷赛花见贺人杰受了重伤，一时不能全好，咬牙切齿，只恨王朗。怎奈飞云子楼图未得到手，即便上山，也是无益。只得急盼望王杰回来，好知道张七的消息。

谁知王朗自得胜之后，次日杀牛宰马，大犒三军。当晚饮酒之间，孙勇向王朗言道：“咱有一言，与寨主商议，不知可能曲从吗？”王朗道：“贤弟有言，但说不妨，何故这半吞半吐？”孙勇道：“咱闻兵贵神速，又云：‘先声夺人。’昨夜一战，已教那殷龙丧气。咱想趁天霸受伤之时，前去将他结果了性命。此人乃施不全第一个助臂，若将此人伤命，余者便可无惧了。”王朗道：“咱们久有此心，只因昨晚辛苦万分，一时万难开口，因此聊备杯酌，以庆功劳。贤弟若肯相帮，这便是愚兄的造化了。”孙勇道：“受人之托，要忠人之事。小弟明早定下山头，先将那殷龙结果了性命，然后再杀那人杰。”蛮和尚听了此言，高声叫道：“喜逢双人，祸不单行。昨晚那秃头和尚，咱们与他杀了有十个回合，未能将他送命，俺明日也下山一走，决个死战。”飞叉将军郭天保也应声答道：“俺也前去走走，杀了他两人，开个利市。”三人一时商议妥当。次日一早，各带家伙，向殷龙的寓所进发。殷龙连日打了败仗，正是加意提防，深恐琅琊山上趁此来人，不时的请普润在门前打听。普润暗自说道：“殷龙是个有名的老辈，为何杀了一阵，便如此心惊胆战？在俺看来，也是有名无实。”正说间，早有那店小二走了进来，匆匆说道：“普和尚不好了！琅琊山又来了强人，现在离店前不远了！”普润听了此言，那里忍耐得住？一声叱咤，提了朴刀，与殷龙前去。赛花等他两人走后，向着赵五说道：“汝弟兄二人在这，俺不将来人送了性命，我不泄心头之恨。”说着，将那双剑佩在腰间，带了

铁背花装弩，招呼一声，出门而去。

且说普润出了店来，拣了一个宽大的地方，当中站下，果见那个交手和尚，远远面来。彼此见面，并不搭话，两人就此争杀起来。彼此战了有三四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孙勇在后面看得火起，舞动双锤，前来助战。这边殷龙当时闯了前去，就是一刀，对孙勇肩头劈下。孙勇见是殷龙，知道他的厉害，双锤高起，急架相迎。四个人杀在一团，战在一处。赛花在后观战，见普润虽是英雄，只是战个平手，不趁此时送他性命，尚待何时？想罢，便在肩头上面，将铁背花装弩取下，扣上好弦，一箭射去。蛮和尚正与普润战个平手，急想获胜。看普润举刀来隔，忽听得索然一声，犹如电闪一般，一箭向命门射去。蛮和尚说声不好。赶紧将头一扭，肩头上面早中了一箭，抬头一看，正是赛花，那里忍耐得住！骂道：“汝这贱妇，敢来暗施毒计！不要走，留下命来！俺来会汝。”说着，撇下普润，直奔赛花。赛花深恐不与他厮杀，此时见和尚奔来，两脚尖轻轻向上一蹿，早到了蛮和尚的身后，对定后心，一剑刺去。蛮和尚晓得不好，掉转身躯，已来不及，只得将两足向前一纵，约有十数步远近，方将一剑让去。转身回来，还了禅杖。赛花将双剑高起，用了个古翦字势，将那禅杖架住。骂道：“来得好，代我去吧！”两膀用了十二分力，向前一送，蛮和尚不过是个肉头和尚，他这禅杖能奈宝剑何？因道：“汝这秃驴，俺道汝是个三头六臂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怕。”蛮和尚见他推开，也就拼力地下坠。赛花见他不肯相让，心想道：“叫这厮受些苦恼。”想罢，两足在地立定，两支宝剑向身边一缩，随即向后一退，早把蛮和尚那条禅杖落空在地下。只见他向前一个筋斗，跌在下面。赛花见他中了妙计，当时抢上一步，举起宝剑，当头砍下，后面飞叉将军见蛮和尚要丢性命，赶即抢上一步，大声喝道：“汝这贱妇，勿得伤人，俺郭天保来也！”只见钢叉一起，早把赛花的宝剑隔在一旁，两人便就此交手。郭天保道她是个无用的女子，全不放在他心上，或而在前，或而在后，随便向身上刺来。赛花见他这样，知道是小觑于她，心下正是欢喜，暗道：“难得汝这厮如此猖狂，不若先将汝送了狗命，使他们知俺的手段。”当战数合，随即虚晃一剑，转身就走。郭天保见她败了下去，举动飞叉，在后紧紧地追去。赛花见他正合己意，只得转回向来，复又战了数合。此时一面招架，铁背花装弩箭已放了出去。郭天保只道他长枪大戟，来不及施放那弩箭，谁料他一下早已射来，正对左眼角上。当时这一惊不小，赶着向左边一让，耳门外面，早是个通心直过，登时血流满面。疼痛非常，一柄飞叉直奔赛花刺下。赛花两口宝剑，也是如游龙仿佛，前后左右，认定他兵刃招架，杀了有二三十合，郭天保也是胜他不得，飞叉起处，一路的叉法，四面杀来。男女二人只分不出个胜负。孙勇与殷龙杀了一会，也不见有个胜负。当时孙勇那一柄锤头，直对殷龙的要害打下。不知殷龙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五回

施公兵发琅琊山 云虎义献星楼图

却说孙勇因战殷龙不过，不禁怒发冲冠，大声喝道：“殷龙，俺与汝誓不两立了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”两个铁锤，尽对他肩头打下。殷龙虽心下作急，只得将朴刀舞起，上下遮拦。战了有十数个照面，殷龙渐渐的招架不住。赛花虽与郭天保交手，所幸她一双宝剑，快舞如飞，上下盘旋，毫无半点破绽。远远见父亲欲败了下去，赶将剑法便紧紧逼住天保的飞叉，一手将铁背花装弩搭上弓弦，说声：“孙勇休得逞能，俺姑奶奶宝贝来也！”说罢，一箭飞到前面，正对孙勇的太阳中了下去，啊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殷龙见孙勇栽倒了筋斗，赶着上前，便想一刀结果了性命。谁知蛮和尚甚是眼快，正将普润的戒刀隔去，转身一步，赶到面前，将殷龙的朴刀架住。孙勇拗起身来，不敢恋战，只得转身回山而去。这里郭天保与蛮和尚两人，早已脱了圈子，就各回山去。

不说殷龙回转店内。再表施公自张桂兰走后，一连三日将地方上公事连夜办清。这日早间，便将淮扬道传见，将所有要件，交付于他，一切寻常事件，命他代拆代行。然后择了日期，将计全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。金大力这一干将士皆传了进来，每人带漕标亲兵，可约有一千余人，分作五队，按队而行。所有褚标、朱光祖等人，皆约在沂州相会。到了行期前一日，先将印册送与淮扬道，到了吉期，放炮三声。拔队前进。直向沂州进发。单说张七当日下了山头，提了朴刀，直向沂州进发。他本是单身独马，适值夜色又好，他便连夜赶行。忽然后面一声响亮，灯球一显，四百儿郎排于两面，挠钩火把向前扑来。张七见了好生笑道：“老爷是强盗祖宗，并不知是这样规矩，难怪当日劫掠客商，一经手便可得利，原来如此凶勇。”当时四下围裹上来，只是不敢动手，命一个头目，匆匆地去飞报上山。

隔了一会，只见一人，单身舞动单刀飞奔而来，到了山下，劈面见了张七，骂道：“汝这该死的匹夫，还不丢黄金买路。”张七将他一望，也知他是个会角，登时怒道：“无知强寇，敢出此言！不要走看刀！”说着举手一刀，对面砍去。那人见张七来得凶勇，赶将单刀架任，用了个丹凤朝阳势，还手一刀，咽喉刺下。张七毫不在意，顺手开了过去。你来我往，杀了有十数个回合。张七一心在赶路，虚砍一刀，转身就走，口内说道：“俺张七往沂州去有事，改日回来，与汝战个你死我活。”那人见他收兵要走，赶急上前拦道：“汝这人到沂州何干？莫非也投那琅琊山王朗吗？”张七听他说出王朗二字，其中显有别故，也就止步答道：“俺乃捉王郎之人，岂肯前去投他？”那人下诧异，忙道：“汝这人姓什名谁？为何欲捉王朗？”张七见他来问，不禁笑道：“汝问俺的名姓，说来也该知道，俺乃绿林的老辈，凤凰岭张七是也！”那人听了此言，不禁大惊失色，忙

道：“咱道是谁，原来老英雄到此，小可多多得罪。但是前往沂州，还因有人拜请，抑是与王朗有隙？且请说明，俾小可知道。”张七见他细问根由，只得止步答道：“汝问俺则甚？且将汝名姓道来，老夫自可相告。”那人听了此言，只得向张七言道：“王朗此楼，乃某等之过也！在下姓云名虎，排行第二，那飞云子就是俺的兄弟。只因万君召奔赴潼关请俺三弟，彼时因施不全是个赃官，不肯随去，一时之愤，竟将楼图窃去，奔走四方，满意到了淮安，将施不全结果了性命。谁知一路而来，口碑载道，沿途百姓无不歌功颂德，说他是个清官。咱反追悔从前不当如此，这明是王朗这强盗，暗害他性命可知。琥珀夜光杯，乃是皇家的宝物，过了钦限，赃贼两无，岂不获了重咎？而且他这齐星楼，只有俺三弟照着楼图，可以前去攻破。现在此图既在俺身上，虽然有心交付三弟，奈因无颜见面；又恐万君召等人笑俺反复，以至欲行不果，故在此胡混。老英雄既来此地，敢烦将此楼图带去，交与普润和尚，好与三弟人破此楼，为国家出力，俺就此便回转潼关了。”张七听了此言，自是喜出望外。当即同云虎上了山头，一同入寨。到了聚义厅，云虎便请他上座。命喽兵取过面水，奉了清茶。厨下已备下酒馔，当时摆了筵席，为张七接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六回

张老七解囊施药 黄天霸起死回生

却说张七被云虎请到山上，酒席之间，各言衷曲。张七将天霸受伤，此去解救，说了一遍。便想约云虎一同前去，攻山之时，多一帮手。无奈云虎执意不从，只得随他去了。一宿无话，次日天明，张七便起身赶路，早有云虎送出个小小拜匣，外面一个红布包裹，裹在当中，里面一幅楼图，卷藏在里面，当时交付张七，复送了许多盘费。张七也不肯受，只携了拜匣，别了云虎，下山而去。

复走七日路程。这日离沂州不远，一路上但听说道：“琅琊山上王朗建造高楼，以便争取天下，现在黄天霸身受重伤，命在旦夕，报马到了淮安，施大人亲自前来破敌，昨日沂州府得了施大人公事，命他备一所行辕，择地下寨。听说带的兵马，不过一千上下，惟有那麾下的将士，无不飞墙走壁，出色惊人。这一路而来，破了许多无头案件。眼见得沂州这界内要做战场了。”张七听在耳内，所幸天霸尚未送命。当向那人问道：“汝可知施大人麾下，那个老英雄殷龙现在何所？连日王朗曾命人与他厮杀？”那人道：“此人谁不知道，此去二三十里，有个盘龙镇，镇内那个床成客寓，就是他住居的所在。时常飞叉将军郭天保同黑阎罗，屡次与他交战，所幸殷赛花有那个铁背花装弩，射人百发百中，到了临斗之时，战他不过，便用这暗器伤人，因此战了数日，并无胜败。”张七想道：“此去二三十里路径，咱何不就此前行？今晚就可救天霸了。”主意打定，即在酒店里打了一角暖酒，牛肉馒头，吃个顶饱，趁有月色，飞奔而多。

行了二十余里，只听远远的杀声，料想是王朗山上前来厮杀，随即将包裹紧了一紧，拔出单刀，一路前进，到了前面，果见一个黑汉，舞动双刀，与一个年少的妇人在那里交战。张七知是赛花，叫道：“赛花侄女，休得慌忙，俺张七前来助你。”说着一个箭步蹿到面前，手起刀落，那个黑汉的锤几乎脱离手腕；随即一刀对孙勇马头砍下。孙勇与赛花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然来了一个年老的英雄，约在六旬以外，身背包裹，手执单刀，拚力杀至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赶将锤头紧了一紧，招拦隔架，一路提防。约战有七八个照面，孙勇撇了一刀，回山便去。张七也不追赶。只见殷赛花站立在后面，见了张七前来，自是喜出望外，赶即上前喊道：“老爷子！你到今日才来，咱们想得好苦！黄叔父与俺的丈夫伤痕未愈，连日言语皆不能启口了！咱爹爹现在店内，你老快随我来！”说着，便在前引路。过了一会，早见赵氏弟兄同普润迎来，见了赛花忙忙的说道：“天霸的妻子同那个郝索玉俱皆到了，说他父亲张七已在前动身，想必不日也可到此。”赛花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和尚当面错过，这不是老爷子张七吗？适才非他助战，与孙勇尚不知战到何时。”张七也就问了姓名，一路而来。到了客店，殷赛花首先进内，

高声叫道：“爹爹赶快出来，老爷子来了。”这一声，早惊动了里面。但见殷龙匆匆出来，见了张七问道：“俺的哥！为何今日才到？这两个侄女已到了半日，为何有意在路耽搁呢？你看你女婿那样英雄，到了如此地步，你见着岂不心疼？”当时便挽着张七入内，早有张桂兰两眼通红，出来迎接，唤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不止盈盈泪下。

当时张七到了里面，先将包裹放下。向着殷龙说道：“咱虽在路耽搁了一日，不但未曾误事，反有件大功。说了出来，真算得是走遍天涯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了。”当即将那个拜匣，取了出来，命桂兰收好。殷龙道：“你女婿如此重伤，不说便去解救，还在此说这样的闲话，岂不令人急杀？”张七道：“咱女儿必是放了夜站，连夜而来，故走得如此飞快，俺若不破站行，此时尚在半途，那时又便怎样？且俺这方药，非按时敷上，不能收效。非俺在此夸口，便是普润和尚偌远而来，比不得俺的机会。”殷龙急道：“咱们皆是绿林的汉子，虽不干这买卖，也未曾逢场应考，但这文文乎乎，有话但说不妨，何必令人猜问。”张七道：“俺实对你讲，那个齐星楼原因，为俺得着了，岂不是件喜事？”普润不等他说完，连忙问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莫非遇着云虎吗？”张七道：“正是此人，岂非喜事？”当时便将云虎剪径，彼此交手，以及送出楼图，他回转潼关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众人听见，自是喜出望外。殷赛花见众人出神问话，并未吩咐小兵取水进来，赶着出去招呼了一番，备酒肴请他饮食。

张七净面漱口，奉上茶来，然后执灯台到了天霸面前，看了一会，不禁叹道：“此乃金龙爪抓伤头角，以致如此肿溃，再过三日，肿到胸前，那就解救不得了。”便命桂兰取过一个茶杯，自己在身边取出一个葫芦，将塞子拔去，复命人取了火炉烧开热水，茶杯，放在水壶里面，烫了温热，然后将药末放了少许。复取出个药瓶，约有三寸多长，里面许多黑线。张七抽出一条，放入水壶里面，登时那线长大了数倍，明亮非常。乃是个琉璃的药管。将茶杯内末药，灌入里面。复取了一盆冷水在内浸了一会，拣起之后，又在火盆里熏了一会。如是七次，方将那末药茶杯灌下。其时已有三鼓时分，张七先用白布手巾，将天霸将伤痕抹了一回，取了一根鸡毛，将末药慢慢地扫在天霸伤痕上。只见那个颜色或红或紫，或青或黑，顷刻工夫，露出几个颜色，那伤痕上面如火烧一般热辣辣的冒出青烟。张七到了此时，赶将方才的凉水洒了一次，火气方才冒出。如是到了天明，天霸忽然大叫一声：“疼杀我也！”翻身复又睡去。众人听他已能喊叫，方觉转悲为喜。张七道：“汝等且勿多言，所幸来得甚巧，咱这药料，轻则半个时辰，重则两个时辰，便可轻转。他自三更以后，直至此时，方才苏醒，也算得是病入膏肓了。”遂又用药在他腿脚之上敷去。然后方将人杰推转过来，如法炮制，敷在脸上，等到日色上升，阳光当头，两人方可言语。张桂兰与殷赛花两人，见丈夫安然无事，自是喜不自胜。遂命人煎了两碗粥汤，慢慢地为他两人灌下。

只见那人杰睁眼骂道：“这个瘟贼的王朗，竟敢下此毒手，闷得小爷好苦！心下虽明，只是说不出来。你老既到了此地，又不怕他的埋伏，何不与岳父今晚上山破了山头？打他个防备不及。”张七听了笑道：“汝这小狗头，倒是个真种。汝父亲在日，也是急不及待，谁知汝也是一般性格，无怪汝易于伤损。咱既至了此间，还能让他逃过？

而且大人的亲兵纷纷而来，汝还不去迎接。此事理合，等大人来再行定夺。汝与天霸养息数日，专待厮杀便了。”说着，早有飞马到来，知大人离镇不远。不知此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七回

施漕督临镇沂州 陆知府弥逢巨盗

却说贺人杰正请张七同上琅琊山，忽然报马到来，说大人离镇不远。殷龙向张七说道：“咱们赶快去先见了大人，将天霸苏醒的话先行禀明，然后看大众在何处下落，大家好前去参见。”张七道：“此时大人自必到了城内，一时间忙忙碌碌，即便前去，也不能细说，待他营寨扎定，沂州知府晓得俺们在此，自必令人寻找。”殷龙见他推辞，只得且先坐下，与大众在店候信。

且说赵五出了店门，直向沂州城而来。行了有一二十里路，远远见雄扇高撑，墙头远立，前面有一个帐篷，知是大人的行寨。赶即抢步到了前面，却好王殿臣也奉了大人的钧命，各处找他众人的下处。你道是何缘故？只因王杰由淮安动身，但说在沂州界内，未曾将所在叫何地名说明。施公到了沂州定了，沂州府知府早已知道，出来问知。这知府姓陆名平，甚是糊涂。当时见了施公，问知此事，反说：“卑府界内，甚是安静。”施公听了此言，不禁怒道：“照此讲来，全有虚言。本院已经访出了强盗王朗，将皇上琥珀夜光的宝物盗去，造下一座齐星楼，招集四方强寇，准备共图大事。本院与黄天霸等人，这次前来攻打山寨，此乃天霸等奉身廉洁，不肯抄扰地方，故此当地官未曾供应。还说没有此事，岂不是昏愤糊涂。本院此次到此，访闻汝之劣迹，有了形迹，本院定即时详参，此时先将汝摘去顶戴。”陆平听了这派官话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当时请罪施恩，自己将顶戴摘去。施公遂命他让出衙门。只得命王殿臣出城寻找，迎面遇见了赵五回来，禀见了施公，将张桂兰请动张七救活天霸与人杰，并路遇云虎，得了楼图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甚是欢喜。当时命赵五先行回店，次早所有的人众，全行进衙居住，俾得呼唤灵通。赵五便领命，回来将此事禀明天霸。天霸此时虽然活了性命，但精神疲困，还在店内。殷龙在店言道：“咱们明早定行前去，惟有桂兰与赛花在此，仍要稍住数日。”张七哑口无言，一词不赞。彼此并不在意，惟有桂兰心下明白。攻山之时，欲派他前去，断然不肯出面，又恐临时情义待他，告辞不得。心中急欲先行回去，免却许多烦恼，因此一人闷口无言。桂兰到了面前，向他言道：“施大人偌远而来，爹爹与他久未会面，现在天霸已无事，何不与殷老爷子同去一见，慰他渴想。”张七道：“为父自有道理，汝等且勿多言。”桂兰当时不敢再说。殷龙在旁也看出缘故，恐他就此走了，攻山时节又少了一人。且这齐星楼十分险恶，设若有人再受重伤，非他解救不可。心下主意想定，当时并不开口。出了店门，将郝素玉喊到面前，叫她就要进城，将此言与关小西说明，回禀施公，请命定夺。素玉随即领命而去。

到了次早，殷龙与众人正要收拾进城。谁知小西已飞马前来，到里面说道：“大人

间张老英雄偕远而来，救了两人性命，且喜且敬，特命咱先来通报，大人随后即到。”张七听了此言，心下虽不愿意，无奈他十分恭敬，只得起来说道：“咱乃村野之人，何劳大人下问。”正说之间，外面人喊马嘶，说大人已经下轿，众人只得迎了出来。施公首先见张七道：“老英雄别来无恙？自别尊颜，倏经数载，不期今日在此相遇，真乃国家之福，令婿之造化也！施某不才，得劳老英雄相助，喜乐何如！”说着，便携张七的手，进了里面坐下，此时殷龙、殷强、殷赛花、贺人杰、王杰、赵五等大众，俱来见礼。施公先问了人杰的伤痕。见天霸未曾前来，想必伤痕未愈。便即起身向人杰说道：“你黄叔父住在那里？幸亏老英雄救了性命，真也难得。”人杰只得领他到了天霸的榻前。天霸拗起身来，尚要行礼。施公遂将他止住，问了山上的蹊径，并埋伏上有何毒物。天霸当时回答了一遍，然后在施公耳边说了许多言语，施大人只是点头，随后出来向张七说道：“王朗造了齐星楼，此图既为老英雄所得，其中生死门户，恐不能一望而知，非将飞云子请到城内，命他指示一番，方可知道，此事非老英雄助我一臂不可！咱们且快叙数日，等令婿伤痕痊愈，择日破山，尊意如何？”张七为施公这番言语，早经推辞不得，只得答道：“某乃村野愚民，不知经略，大人若有差遣，愿效驰驱，何敢有劳枉顾！”施公见他并不推辞，心下不胜喜悦。就此同众人一齐入城，单留天霸与人杰在内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王朗自获胜仗之后，请飞云子整顿高楼，复加埋伏。每日命人下山，打听天霸与人杰的伤痕如何。这日正与郭天保等人商议发兵之策，忽有楼兵急忙报上山来，向着王朗说道：“寨主！不好了！殷龙那里来了什么张七，用消除万毒丸，将天霸与人杰救活回来了。两员女将厉害非常，不日便要上山攻打了，”王朗听了，真个是惊恐无地。向飞云子道：“云三哥！这消除万毒丸，他何以知道此药，莫非有奸细露了消息？”飞云子听说，知有人前来，既有如此妙药，必不是等闲之辈。今晚倒要乘间下山，访问消息。当时对王朗道：“寨主不必多虑，凡事成败，皆有一定；咱山上有许多好汉，即使那天霸死而复生，到了山中，也是个死命。明日可命人会战，若这人厉害，俺使用毒物伤他。此时寨主不必多虑！”王朗听他这言语，自是欢喜非常，命人复去打听。飞云子到了晚间，正欲飞身出外，忽听窗上有弹指声音，随即开齿问道：“那位朋友在此？若有要话，何不面言？”话犹未完，赵五早蹿入里面，转身将窗格关起。飞云子见他前来，忙问道：“五哥到此，有何见教？莫非张七与天霸复然上山吗？”赵五道：“小弟前来，特报佳信，令兄云虎、张老英雄路途相遇，已将齐星楼原图带回，因此施大人命俺前来通个信息，请三哥与俺同进城，指点楼图，如何布置！”飞云子不待他说完，自是喜不可遏，忙道：“俺哥在何处遇见？咱们因在山上，不过为这件图样，咱既有了原图，咱何必久困在这里面！汝此时且回去，明日晚间便前来相见。”说罢，便催赵五下山而去。不知明晚飞云子如何下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八回 逞威风独临战阵 筹计策欲阅楼图

却说飞云子命赵五回转城中，次日早间，便到王朗那里言道：“昨日打听施不全亲自前来，他手下能人甚多，虽这座高楼无人破得，惟恐今日来战，明日来攻，带领众人将四面围定；咱们这山上粮草虽多，总不能吃食不尽，一年半载，困于此地，咱们山上不能外山打粮借草，断了咽喉，即是他以逸待劳，以静待动。等到山上食尽，那时拚力破山，一鼓而下，咱们这番心血，岂不是空用吗？咱倒有一条妙计，山上各人，分作三寨，前寨在牌楼面前，后寨在山后小路，中寨仍然不动。外面如此布置，里面却联为一气，三个寨头立下暗号，金敲则退，鼓发则进；设有敌人，巡防较易。但不知寨主意下如何？”王朗听道：“三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但山上虽有多人，这座高楼中下三层，尚不敷调度，若再分为三处，如何分派得来？”飞云子道：“寨主何必拘泥？常言道：‘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’咱们内里本联为一气，等到敌人进了中寨，那时寨主放了号炮，众人赶奔楼前，各守门户，岂不是首尾相顾？”王朗本是个无谋的强寇，但听他说得周到，那个“用兵之下，心如风火”这两句话，久经忘却了。飞云子见他不再多问，犹恐他犹豫未决，忙道：“咱们趁此下山，与殷龙打个照面，他若恃而不恐，闻俺自己前去，定命人与俺对敌，一经交手，高下分明，随后有把握了。”王朗尚未开言，早有郭天保陆续到来，听飞云子这派言语，一个个齐声说道：“三哥何能出去？设有人趁隙破楼，寨主一人，岂能如此灵便？如要探访他消息，小可不才，愿代三哥一往。”当时孙勇便提动双锤，一路下山，向沂州城下而来。

此时施公正与张七等人将云虎的楼图取出，尚未观看，忽有探事进来，说：“琅琊山的强寇在外讨战。”施公听了怒道：“王朗汝这强徒，真乃目无王法，本院亲身到此，不知将御物献出，俯首乞怜，饶全狗命，还敢如此无理，命人讨战！本院今番不将此人擒获，这偌大的山头，何时得破？”当即命人取出衣冠，自己率领众人。到了城外。孙勇正在那里观望，忽见城门大开，纷纷地出来许多壮士，后面一人，手足脸嘴无一全美，那种丑陋的样子，出生以来，实未见过。孙勇见了笑道：“人说施不全不是他名号，看来他这种嘴脸，必是外人取笑，说他不全两字。咱们既与他对面，倒要显个威风，使他晓得。”当抢上数步，将鱼鳞甲在身上一抖，然后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，莫非施不全这狗官吗？老爷在此，快来纳命！”普润见他猖獗，手执戒刀，跳上前去，一刀便对孙勇砍去。孙勇见是普润，手提双锤，将一刀掀去，劈面用了个一龙出水势，一上一下，顶上打来。普润见他甚是凶勇，头向左边一闪，戒刀向上，隔过两锤，扭动身躯，早到了孙勇的背后，一刀刺去。孙勇晓得不好，欲待转身，已来不及，只得用了一个调虎离山

的身法，两足动了气力，脚尖在下垫了垫，前去有十数步远近。孙勇一锤打个落空，一时动气，双锤并舞，追上前来，对着普润上下乱打。普润本是个浑人，见他拚力前来，也就急架相迎。一场混战，他两人各不相让；你来我去，刀砍锤迎，约斗了三十个照面。

施公在上看得清切，向着殷龙说道：“这个强徒便如此恶斗，无怪这齐星楼更十分难破了。今日初次交手，若果失利，岂不为王朗耻笑！”殷龙尚未开言，早见关太穿到面前，高声叫道：“大人不必多虑，咱去将这厮拿来！”说罢，折铁倭刀提在手内，就此一个猛虎擒羊蹿到圈内，说道：“和尚快速让开，咱关太来擒此贼！”倭刀一摆，掀起锤头，便尔厮杀。孙勇正在混战，忽见来了一人，换去和尚，赶将那锤头紧了一紧，叮当一声，将倭刀开去，顺手就一锤在他后心打下。关太毫不在意，兜回箭步，打了个照面，一刀早铁锤开去。孙勇见他刀法厉害，恐一时胜他不得，便将双锤握定手内，虚砍一锤，转身就走。关太不知是诈，随后紧紧迫来，喝道：“狗强盗！向那里走？留下头来！”孙勇见他来追赶，将双锤并在手内，鱼鳞甲向前一散，犹如撒网一般，早飞下十数个铁弹子，七零八落，向关太身上打来。关太见他放出暗器，晓得不好，仗着自己的倭刀，可以斩钉削铁，随即舞动刀法，前三后四，左五右六，舞得如天雨飞花相似。只见刀来，不见人身。孙勇的铁弹，早已被他的刀风打滚在地。再看关太身上，全无半点伤痕。孙勇此时也就吃惊不小，暗说：“怪道绿林中传说施不全的麾下能人甚多，以此一人，便知众人手段了。但见前面许多将士，皆不是无名之辈，自己一人拚力攻打，也是徒然。不如且回山上，然后约众下山，战个胜败。”只得上前，再与关太又战了数合，锤头一摆，拚力逃出，直向山上而去。

这里施公见他败走，向着众人言道：“今日非关贤弟刀法厉害，几乎失去了锐气，此害如不再除，如何是好？”当时只得四转城内，施公进了官衙，便将殷龙、计全、小西仨人，请到书房里面，令人备了酒肴，四人入席。酒过数巡，将云虎交还楼图随即命人取出，向着计全说道：“计副将，汝看他一幅图，便贻下如此大害，今日咱四人且细瞧一瞧，若能得明其故，就此派人前去盗出御杯，岂不为美？”计全道，“据俺看来，非飞云子指示，这楼图不能明白。此楼图是他所造，若里面无什么精奥，飞云子既然投顺，何不能破？以他而言，尚不敢离图做事。咱们是门外的汉子，这里面的门户生死机关，一时岂能明白？看来非等飞云子不可。”施公虽以他话为然，只因案情重大，不知飞云子可一定前来，只得对众说道：“咱们大众且细瞧一番，如若不知，再等他来问。”当时起身到了签桌上，将零星物件全行搬过，然后打开包裹取出拜匣，拜匣上面锁着一柄铜锁。施公道：“这不是有意诓人吗？即将拜匣送去，何以没有钥匙，怎便如何开法？”计全听了笑道：“大人不必焦灼，在计某看来，钥匙必在这拜匣外面，云虎既献楼图，断无忘却钥匙的道理。咱们再细细地瞧看瞧瞧！”施公听此言语，只得又将拜匣端起，四下望了一会，仍然空无一物，复递在计全道：“计贤弟！这也不是刺绣的细针，一时瞧它不见，你看它四面金漆造就，那有钥匙在内？”计全接在手中，先四面一望，果然没有一物。心下思想了一回，暗道：“他这铜锁，造就的套锁吗？”见丝纹横在两头。计全遂取

了一根牙签，用刀削得针尖一般，对定丝纹里面，轻轻向外一推，忽然露出一根网丝，约有半寸长的。计全向施公说道：“既露出这个物件，其余便可下手了。”便即将牙签放下，两个指头将钢丝拈定，向外一抽，复然当啷一声，锁壳下面，早落了一块铜片。计全将铜片拾起，细为一望，边框上制造凸棱，再将铜片翻身一望，里面却另一铜锁铺在当中！计全如何开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二十九回 开金锁巧样精工 击铁箱楼图毕露

却说施公看了那铜锁，仍然不知开处。计全说：“这钥匙必在铜壳里面了。”随将那铜片取在手中，将边框上的凸边，折入铜夹缝里面，却巧不多不少，一气将三块铜片拨完，上面只看见不动。计全甚是疑惑，暗道：“这金锁虽是贵重，三面开来，这一面无开它不下的道理，究竟是何机巧，想它不出。”顺手便将那铜片一推，谁知这三块并在一处，却是三层槽缝，再内壳子上面望去，也是一连三四个缝。计全不禁喜道：“这钥匙必在这上面。”登时将那铜片并作一块，对定原缝投了进去，早已响亮一声，应手而下，一柄金钥匙约半寸多长，端端正正摆在金锁上面，顶头一个金圈，将它套住。

施公见了喜道：“无怪这齐星楼如此险要，但看这金锁，便知其他了。”计全随即取下钥匙，将锁开了，复行将外面锁壳仍然套好，放在施公案上抽屉里面。然后将拜匣开下，递与施公。施公取在手内，里面有一个黄绸包裹，紧紧结扣，打在上面。当时将包裹取出，放在桌上，将结打开。只看见一方锦裱的册页，叠成四叠，装在里面。施公命计全将拜匣取过，搬着一张金漆方桌，将楼图轻轻的打开。四人看了，但见五色争光，填写明白，却是三层楼角。第一层一带栏杆，围于四面，周围共有四门，按着东南西北；东边方位写着甲门，甲门里面三个台阶，上写着“天地人”三字，台阶一带旁，画着半截短墙，墙上布列着铁网，铁网总线穿在墙内，里面一根铁杆，将总头扣在竿上，下面一条矾石路径，注明一丈五尺，顶面一道围门，围门里面，画了许多榆柳枣杏树木，上面铺着一层铁板，便是第一层楼面，左边望去，便是南边方位，上写着内门，里面一个极大圈子，上写“圆坑”二字。坑外一个小门，周围堆了许多煤铁，当中一个六角方亭，中间站立一人，手执一柄火叉。亭内许多箭头堆在一。穿过亭子，三间房屋，檐前一个生铁照壁。过了照壁，一条石路前去，也到了楼面。向西看去，便是庚门；门内画着许多金甲神人，手执利器，围绕在一所四角厅上，厅前排列着四面大架，架上写的是“春夏秋冬”四字。过去有条生铁绳索，上系着个铜铃，却又穿到后面木柱子上，柱子登立当中，周围一带有杂木栏杆，防护在四面。过去仍然是一条石路，直至楼底。北方写着壬门，里面尽是一派黑气，凸凸凹凹许多土堆横排在里面。再向前看，辨不出里面什么物件。众人看了一会，但知他按着四面方位，不知那生死门于何处分别。第二层楼梯，即在第一屋楼梯上面，顺着东边上楼，四面八方尽是矮屋，每间屋内或写着龙蛇鸡狗，或画着走兽飞禽，种种不提，笔难尽述。但见那房屋尽是比邻，彼此可通，亦彼此阻隔。要想知何处进出，实是寻找不着。顶上便是第三层楼面，四下八个门户，上写着“休生伤杜景死惊开”，每面各有铁门。里面一带设着许多铁柜，顶上铁

梁铁瓦,当中梁上系着一个铁箱子。众人看毕,只不知从何处破起。计全道:“这图既已得到,少不得有破山之日,咱们且等天霸痊愈,飞云子到来,自有个主见。”当时仍将楼图叠起,议论了一会,方才酒散。

且说孙勇败回山上,见了王朗,说道:“施不全名不虚传,手下能人十分厉害。今日咱与关太交手,几乎送了性命,设若众人皆如此手段,虽有这座高楼,未必全行得胜。云三哥既在山头,何故不谋一策呢?”飞云子听了,心下暗道:“汝这狗头自恃凶勇,此时也杀败回来,不趁此时下山,尚待何日?”遂言道:“孙大哥你也太为无礼,这高楼是俺所造,几次要取楼图,寨主皆犹豫未决。连日闻施不全亲身到此,某欲自己下山,看他动静,又为汝等阻挠。此次汝大败回来,不说汝本领平常,反说俺不谋一策,是何道理!非是俺自满说口,这山寨里面,除得俺飞云子造下此楼,将黄天霸败了数次,何人能在俺之上?不说俺尽心竭力,武艺出众,反道俺有了外心。为这样寨主、这样帮手、这班无能无谋无见识的种子干下这通天的大事,此非俺不识人之过吗?汝说我不谋一策,你的妙计何在?莫说汝这班匹夫不能献一谋,便是汝这糊涂寨主也是听人谗言,不分好歹,今日俺先说明,非是俺有始无终,半途而去;如此不分贤愚,明日俺可回潼关了。”这番话说得孙勇与王朗哑口无言,羞惭无地,半晌不能言语。郭天保见他如此决裂,赶忙说道:“云三哥!咱们乃至好的朋友,孙大哥有口无心,何能这样计较?你若负气而去,岂不为绿林中耻笑吗?”飞云子也不开口,当时一人回到房内。郭天保又让王郎前去赔礼。到了晚间,正欲置酒款待。只见喽兵前来说道:“云寨主方才下山,有个字帖,命咱们送与寨主,且请寨主电阅。”王朗接在手中,拆开一望,乃是:“愧不知人,妄为汝用;留下高楼,听汝更动,自去潼关,消息早送。”看毕,王朗惊道:“云三哥半途弃我,这何如何是好?你看他末了一句,想必是去投施不全了。此楼乃他所造,岂有不能攻破之理?此去敌营,如何是好?”孙勇道:“不必多虑,他楼图未能取去,即使投顺敌人,也奈何咱们不得。此时惟有分派各人,紧守山寨,专等他前来破寨。此次交战,所谓骑虎之势,两不相下,非是俺们获胜,即是俺们大败,成败在此一举,请寨主定夺便了!”王朗此时也就无法,全凭众人你言我语,各守门户,以便厮杀。

且说飞云子回到自己房中,将双刀插在身边,打了小小的包裹,一路而来。先到殷龙店内,却巧普润由城内到此,见飞云子到来,心中大喜。忙道:“汝何就此便来,莫非山上有什么消息吗?大人方才将楼图看了一遍,听说不知这底细,专等你进城择日行事,俺与你就此前去吧!”殷龙见是飞云子到此,即向前见礼道:“咱殷某无才无能,致令小婿身受重伤,不能设法解救,非英雄慷慨,大力提携,焉能出得山寨?如此厚谊,铭感不忘!”说着便又奉了一揖。天霸当时也起身相谢。飞云子谦逊一番,然后与普润别了众人,进城而去。到了府衙,普润命他在外守候,自己先到里面,与王殿臣等人说明,进来通报。施公听说飞云子到了,连忙与计全、张七迎了出来,说声有请。王殿臣传了钧命,早有普润领着飞云子到了里面,只见施公在前说道:“施某久仰大名,如雷贯耳,自万壮士登门奉请,每饭不忘,何幸惠然肯临,在此相遇,实为万幸!”飞云子也就答道:“云某不知时事,误入迷途,身负大罪,多蒙大人不咎既往,今日到此,尚

乞恕罪！”当时施公便将飞云子让人里面，与张七、计全行礼，坐下通了姓名。施公遂命摆酒接风，饮了数巡，便说起王朗之事。飞云子道：“此人无智无谋，不难剿灭。推原祸根，皆云某之罪，若非误听人言，造下齐星楼，盗取御杯，这强盗也不敢如此胆大。现在山上惟有孙勇谋划拨弄，能将此人擒获，枭首示众，则王朗不足破矣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三十回 飞云子初次识施公 众英雄更番战王朗

却说施公听飞云子一番话头，当时喜出望外，乃道：“施某得遇英雄，可谓相见恨晚！但是所绘那座楼图，何以看它不出，此时英雄既到，敢求指示一二！”飞云子道：“此中变化，言之不尽，便是云某说来，也是略言大概。总之，它按个东西南北中的五行，由五行按八卦，分了生死门户，临时破敌，在先将众人派定，某人破何处，某人在那个方位，指示明白，随后方能前去。且这楼图非某所绘，乃是祖代流传。诸如东边甲门，乃按东方甲乙木，木能生火，故里面栽着许多榆柳枣杏引火之物，矾石路径通于南方。南方丙门，即丙丁火之说，六角方形堆许多箭头，箭必有矢，矢乃属金。故南方虽是火门，里面与西方却又相遇。西方庚门，庚者，庚辛金，金盔金甲神人，手执利器，虽是本位埋伏，其实金能生水，故铁索穿到后面本位之上，直达北方。北方壬癸，又是属水，那派黑水皆水之致，许多土堆通于中央。中央为戊己的方位，戊己皆是属土。故外面看来，分为四门，里面却有生生不穷之意。木能生火，火能生金，金能生水，水又能生木，木又能克土，水又有克火。火又能克金。其中或生或克，非临时细心的审认不可。第二层即由五行中生出八卦，外面是‘休生伤杜景死惊开’八字，其实内里是‘乾坎艮震巽离坤兑’，所有那走兽飞禽，皆铜铁造就，按着方位，运动机关。由生门进去，处处得生，由死门进去，则步步逢殃。云某今日到此，不知大人麾下有多少能人，此去破山，云某愿在前引路，使各人上去，皆入生门，将那许多关键闭住，便可横行无阻，毁折此楼。此时且请大人将麾下众人的姓名开出，云某好量材委用。”施公听了这番言语，不禁喜笑颜开，忙道：“承蒙指示，如醉方醒。欲取花名，此事甚易，明早大堂传令，请壮士择人从事如何？”当时便命备了盛席，将万君召、赵五、赵四这仨人传来相陪。

一宿无话，次早黄天霸与贺人杰早领着桂兰、赛花进城而来。他四人本在店中养病，昨晚中军传出信来，说明早大人大堂传令。深恐上山时节，没有他四人的差使，因此带病前来，准备厮杀。少顷，施公具了衣冠，所有漕标的将士概行站在两旁。先将花名册铺在公案面前，点名已毕。飞云子先将众人观看一回，拣那有名将士派了方位。过了一会，自己在公案前写了一个名单，递与施公观看。乃是：引路赵五、赵四，守牌楼郭起凤、王殿臣，寨门金大力、何路通，巡防李七侯、李昆、方刚、关太。第一层栏杆，张桂兰、殷赛花。东门黄天霸，南门贺人杰，西门普润，北门郝其鸾。第一层楼面，金龙爪万君召，长蛇头褚标，蜂蛰刺朱光祖，恶狗沫张七，乌鸦嘴郝素玉，壁虎尾王杰。所有殷勇、殷猛、殷刚、殷强，皆跟着殷龙在各处接应。施公将人名单看毕，向着

飞云子道：“壮士如此分派，足见井井有条，但是第三层，乃紧要的地方，那琥珀夜光杯，必然在这上面，何故这地方并为派人。”飞云子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。此处乃王朗拨关键的所在，等到下面破去，再行上楼。那机关一转，开闭死门，这就大为不利。因此云某不才，在这上面稍助一臂，以俺一人敌一王朗，将那总关键抢到手内，开动生门，百无一失了。但云某年幼无知，将许多老英雄分派前去，其罪甚深，还祈诸位见谅！”说着，两眼直望着张七，施公会意，答道：“壮士何必过谦？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何况众英雄也曾受国家恩典。张老英雄此次前来，更属公私两尽，岂有不愿出力之理？壮士但请放心，协力相助便了！”当时分派妥当，传命众人勿得走漏了消息。

是日到了晚间，施公大摆筵宴，犒赏三军，预备上山破敌。二鼓之后，一个个结束停当，各带兵器，飞步出城。到了琅琊山上，早有赵四、赵五在前引路，转过牌楼，飞身上了寨门，到得里面，听山上毫无动静，悄悄无一人声音，心下疑惑。暗道：“王朗莫非已得了信息，就此逃走不成。”正疑之际，早见飞云子运动身子，黑布包脑，皂衣皂裤，手执短刀，一路向楼前而去。少顷，天霸、贺人杰也过了方厅，在假山前守候。其余众人也就陆续到此会齐了。栏杆前面，早见张桂兰与殷赛花在那里混杀，孙勇见是个女子，全不放在心上，双锤一起，左右开弓，每人一下打去。张桂兰见他来得凶勇，双刀将锤隔去，高声骂道：“狗强盗！姑奶奶的丈夫两次三番，皆为汝这狗头用了埋伏，几乎送了性命，今日特来寻汝，以报前仇！”说罢，双刀还未砍去，殷赛花的宝剑早已刺来。孙勇仗着自己武艺，奋勇当先，力将他战，毫无半点惧怯。这里正杀在一处，那东南西北四个门户，早有人前去攻杀。只见飞云子高声叫道：“汝等均由东门进去，到了里面，再分方位。”正走之时，忽见邓龙、郭天保一路迎来，见了众人，赶即敲动金声，传了号令。

上面王朗在第一层楼上听见金声，早已魂飞天外，赶将机关拨动，只见栏杆外面火焰当空，许多火箭由里面发出。天霸、赛花正杀得性起，忽见火箭乱飞，晓得它的厉害，只得转身向外逃去。谁知火光到了半空，忽然一阵风来，倒转到里面而去，栏杆里的喽兵，直烧得焦头烂额，喊叫连天，赛花见埋伏无用，复舞动双剑，对孙勇上下砍来。孙勇此时更加诧异，暗道：“寨主在楼专司拨那关键，何以这埋伏忽而更变，烧入里面去了？”当时只得拚力上前，力敌两员女将。邓龙与天保在那里正阻天霸，满想金声一动，火箭射来，接着上面的铁板突下。谁知敲了一会，呼应不灵。天霸的单刀早到了前面，郭天保知他的厉害，飞叉一起，急架相迎。接着贺人杰锤头又到，邓龙正举刀相助，早被普润的戒刀在肩头砍了一下，已是动弹不得。郭天保知有了奸细，赶即上楼开动埋伏。那万君召、褚标二人，早已上了二层楼面，与郑得仁、一撮毛两人杀得难解难分。郑得仁舞动枪头，分心刺去。万君召早是一刀隔在旁面，随手一下砍来，用了个丹凤朝阳的式，得仁向后一退，枪头舞起，架在一步。战了三四回合，知是战他不过，忙将金龙爪的关键拨了一下。果然响亮一声，一条金龙张牙舞爪，向君召面前横下。君召吃了一惊，正待举刀挡，但听一声喀嚓，那龙爪断折在下面，嘹然一声，全行突下。郑得仁这一惊不小，见自己的门户为人破去，随即拖动枪头，便想逃走。早被

万君召上前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转身向北行去，见一个小小方门，顺手一推，早见一撮毛、褚标两人杀在一处。褚标朴刀，遇着一撮毛的手段，却也不相上下。君召大吼一声：“逆贼还敢如此猖獗！王朗的埋伏已为俺破去，汝看金龙爪还在那所在吗？”一撮毛见君召进来助战，已是出乎意外，听他说金龙爪无用，更是优俱非常。不知此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三十一回

临大敌埋伏齐开 得御杯英雄出色

却说一撮毛见长头蛇关键拨开不动，知是埋伏破去，一声叱咤，拚刀上前，那柄刀紧对君召与褚标砍来。褚标见他杀得性起，反将身子一让，眼见一撮毛一刀落空，立刻即上前一刀砍去，早砍中肋下。君召接上又是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朱光祖与张七，正在那蜂蛰刺、恶狗沫两个门户里面，何坤福与小阎王各提兵刃向前面来。张七本是英雄老辈，那口单刀犹如游龙一般，前后盘旋。直对何坤福砍下。何坤福与小阎王各提兵刃向上，杀得四五个照面，已只能招架，不能还兵，何坤福只得让过一刀，来开恶狗沫的门户，未及动手，早被张七一腿打倒，举起刀来，结果性命。刘飞虎与小阎王两人，正与郝素玉、王杰厮杀，听得外面喊杀之声不绝于耳。但见黄天霸、贺人杰一千众人纷纷拥入，杀上楼来，声称破了埋伏，赶着撇了他两人前去逃命。

王朗此时见埋伏无用，真是气冲牛斗，大骂道：“云鹤云鹤！汝这狗头，俺待汝不薄，为何一言不合，遽尔逃去？弄得俺弃山不得，逃避无门，这座齐星楼反害了咱的性命，岂不是白用机关，将俺暗害吗？”说着怒气冲天，举起铜鞭，到正梁下面，便想一鞭将铁锤打下，谁知一下未能打中，再行向上一看，那个柜子早已不知去向。到了此时，晓得大势已去。连忙双鞭一舞，窜到楼前，便想逃走。谁知背后早有一人，大声喝道：“王朗汝这狗头，俺飞云子在此。只因投顺施公，关来破这山寨，汝若一心改过，就此自己束缚，同俺去见施公，或者可饶全性命；不然，要想逃出此楼，也是登天向日。”这番话，说得王朗切齿咬牙，大声骂道：“飞云子！你原是个有始无终的畜类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欲我投降。也是梦想！”说着，双鞭乱向飞云子打来。飞云子到了此时，便想结果他的性命。忽然暗道：“此楼乃俺所造，推原祸始，乃是曹勇这狗头的主意，俺若将他擒获，日的为人议论，岂不说咱得新弃旧，见利忘义，杀害旧时朋友吗？现在御杯既到俺手，不若趁此回转城内献与施公，让他逃走，不幸被别人擒获，便不在俺名下了。”原来飞云子上楼之时，王朗未曾看见，便先将各处关键往里拨开，所有死门一律闭起。大众人在下面就拨动埋伏，不是翻身打了自己，便是猛然突下，触坏机关。王朗见火箭倒射回来，更手足无措，两手上下不时乱动。正在仓皇之际，飞云子便趁此纵上正梁，将铁柜取下，把琥珀夜光杯端在手中，揣入怀内。此时与王朗拚力厮杀，当时不肯伤命于他。

王朗见飞云子已经走出，赶将又鞭一摆，走到了下面，向外逃走。谁知巧遇见李

七侯巡防到此，当即上前向他拦阻，喝道：“王朗留下命来，七爷守候已久。”王朗道：“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，从速闪开，饶汝狗命！”说罢，双鞭在肩头打下。李七侯回上，恨不能就此将他擒获！彼此一来一往，战了有十多个回合，李七侯只战个平等，彼此不能取胜。王朗只得舞动双鞭，夺路而走。谁知道恶贯满盈，罪有应得，报应来了，天霸见他正在逃走，大声喝道：“汝该死的狗强盗，向那里逃走？俺黄天霸饶汝不得，赶快前来束手就擒。”王朗到了此时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向着天霸道：“追人不可追急，咱王朗大事不成，也是天不容我。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一刀一枪为汝杀死，岂可容汝擒获？”说罢，一双钢鞭，犹如天翻地覆一般，不住地向他两人打下。天霸与李七侯各将兵刃紧了一紧，前后夹攻，将他裹在中间，左右抵敌，直战了二十个照面，王朗早两膀酸疲，动弹不得，周身汗如雨下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只见殷赛花远远而来。高声叫道：“李叔父黄叔父暂住手，这强贼待侄媳擒获。”当时如飞燕一般，蹿身到了面前，双剑砍下。王朗一人岂能力敌三将，忽然孙勇远远赶来，说道：“休得惊慌，俺孙勇前来助你。”原来张桂兰与赛花两人在栏杆前敌孙勇。孙勇见火箭已破，惟恐楼上有失，随即舍了桂兰来到楼上。不其褚标等人早将埋伏破去。到得顶层，见王朗已经逃走，一路问了喽兵，知他向后园而去。因此飞赶前来，举锤就打。赛花见孙勇又来助战，虽是毫无惧怯，惟恐王朗趁此逃走，赶将铁背花装弩取下，唳然一声，对孙勇射去，喝道：“恶贼休得逞能，俺宝贝来也！”孙勇正然争斗，不期对面来了一物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将身子一让，左肩头早已中了一下，哎哟一声，栽倒在地。王朗见孙勇受伤，更是心慌。手头一软，双鞭便舞动不得。天霸一刀砍来，已是招架不住。李七侯抢上一步，提起左腿一下扫来，早将王朗打倒在地。若在别人，就此一刀，便结果了命，无奈他是个钦犯，随后审明，奏知天子，要将他解京施刑。因此李七侯赶上前来，将他按住，腰下解开丝鸾带，将紧紧王朗缚住。背上肩头。天霸在前，赛花在后，转身一路杀出，真是个逢刀必死，遇剑即亡。到了楼前，高声叫道：“山上恶贼听了！罪魁王朗，已为俺天霸擒获，汝等众人即早归降，饶汝死命！若再恃强逞狠，顷刻放火烧山，焚个殆尽！”一声叫喊，那山喽兵以及大小头目，见寨主已经被擒，那片杀喊声音震动山谷，深恨少生两只脚，鸦飞雀乱，各自逃命去了！

且说飞云子弃了王朗，将夜光杯揣入怀中，独路下山向城中而去，不一刻进了官衙。施公正在大堂听候消息，见飞云子匆匆而来，起身问道：“壮士此来，想必是那琅琊山已破了。”飞云子答道：“托大人洪福，王朗已困在楼前，料想好汉英雄十分广众，一时断难逃去。只因琥珀夜光杯乃皇上御物，既已取来，岂能再失？因此将这宝物送上，然后再去接应。”说着，在大堂上面，将夜光杯怀中取出，供奉在桌上。施公起身一看，自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“英雄立此大功，改日申奏朝廷，定加升赏。”飞云子道：“云某何敢妄想恩赏，但求大人将云某之罪，减等施刑。那就衔恩不尽了！”说着转身向外，复又前去迎敌。未到头门，只见普润与李昆早抬来一个和尚，满身鲜血淋漓，到了公堂，噗咚一声，将秃囚掷下，飞云子见是醉菩提蛮和尚，遂向普润问道：“一路而来，王朗可曾擒获吗？”李昆道：“咱们为这秃禅，早已费尽无穷的气力，几乎为那块方砖突下

了去，到了进城时节，遂将绳索绷开，那知道王朗事件呢？”飞云子只得又转身前去。施公命普润将蛮和尚推在一边，等人犯到齐，然后勘问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三十二回 飞云子计破齐星楼 黄天霸威震沂州府

却说飞云子轻身复上山头，行至半路，早见山上火起，赤焰当空，光芒四起，那片哭喊声音，令人不忍听闻。再向前走了数里，朱光祖、褚标等人，已命人将一撮毛、郭天保等人尸骸抬至楼前，接后黄天霸押着王朗已到城下。飞云子见山寨已破，前去扑灭了余火，直至日光高照，方才同进城来。施公命人将所有的要犯先行下监，自己便领天霸等人到山前追勘。此时虽烧得七零八落，那山势依然险峻。施公命人查了仓谷，记算军装，送入城内。然后将大寨烧去，自己同众人进城，已是午牌时候，备了酒席，为众人庆功。

午后将王朗提到堂前，先为审讯。当时具了衣冠，升堂入座，两边皂役列排左右，堂上一声：“传钦犯王朗提到。”只见王朗大吼一声，向上骂道：“施不全，你若要问俺的实情，大逆不道之事，皆王朗一人所为，与众人毫不干涉。俺一人送了性命，死也瞑目。若将俺朋友定了死罪，那时咱虽死在地下，生不能食汝之肉，死当追汝之魂！要杀快杀，有何多问！”施公见他如此强硬，仍就命上了大刑，收入监内。所有一撮毛、孙勇、蛮和尚这干人众，皆是枭首示众，悬挂城门，诸事粗定。施公到了里面，先将夜光杯赃盗并获的奏折写好，穿上朝服，在大堂望阙谢恩，拜了奏折，飞马进京，升奏皇上。所有钦犯或是解京审问，或是就地正法，等批折回来，便可定夺。次日，施公将殷龙、计全、黄天霸等人传进书房，言道：“本院初到此间，方知这沂州府知府名叫陆平。郡下有强盗大案，乃全然不知，平日吏治废弛，已可概见。本院想就撤任，因不知在这地方与百姓是宽是酷，汝等且出去打听打听，回来禀明，以定去留。”殷龙答应出了书房，向着天霸说道：“只因咱有了这女婿，便生这许多事件，破了强盗，又访赃官，真是他不借劳苦，若待不去，又是殷殷劝驾，一时何时推却？咱们今日也快乐一天，然后再去访案。”黄天霸因他年老，凡事皆推尊于他，当时到了外面，便在中军房内打了床铺，命人在厨下要了许多酒肴，众人就此痛饮起来。

殷龙说起贺人杰夫妻私上逃走，几乎伤了性命，当时便甚为恨怒。即说到人杰武世超群，便又眉开眼笑，彼此杯来盏往。到了二鼓时分，忽然大堂屋上，轻轻地响了一声，殷龙是个内行，岂有不听见的道理？忙将天霸推了一推。天霸也就会意，踢着步走到檐前，抬头向上一看，见一个黑影逃去。天霸复又入了坐头，对殷龙打了个暗号，也就会意，彼此久留心细听。只见贺人杰由里面而来。天霸问道：“大人现在书房没有动静吗？”人杰道：“正与飞云子在那里说话，叔父问他则甚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是里面事件，赶问殷龙道：“这必是王朗的伙伴了，设若就此脱逃，那就误事，咱倒要前去观

看。”这话说罢，就运动身子，蹿到屋上，也就向东看去，谁知官禁的内监，却在东边明巷里，天霸到了面前，举眼见屋脊上伏着一人，蹲然不动，知是等候稍静，天霸看准人来，举手在袖内取出金镖，喝道：“何处强徒，敢来劫狱！俺老爷宝贝来了！”说着，一镖向那人打去，但听哎哟一声，早中了那人腿上。只见其人竭力起身，急忙逃走。天霸又追了前去，接着一镖将那人打倒。里面殷龙等人听见天霸动手，也就随后追来，见那人已经栽倒，赶着上前捆在一旁。天霸命人推倒在大堂，自己到了后面禀报。施公随即升堂，自己到了后面审问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他同命该逢绝，自寻死路。便是那琅琊山的强盗，把守壁虎尾的刘飞虎。自从飞云子破了埋伏，见大势已去，晓得王朗皆被遭擒，抽身便躲入方厅陷入坑下，等到施公踏勘之后，烧去山寨，他便下山在森林躲避。眼见黄天霸等人将王朗解进城内，明知凶多吉少，若欲就此邀劫，明知这众人杀他们不过。只得等他过去，远远地进城，来在衙门口一带打听，知道了王朗未曾送命，收下监牢，等批折回来，再行定夺。刘飞虎便想了这劫狱的主意，前来相救。谁知又为天霸擒住，只见推倒堂前，教他跪下。施公问出真情，推出门前，枭首示众。

复行过了一夜，殷龙与天霸现了衙门，扮作个买卖客人，向前走去，到了个浴堂里面。殷龙道：“咱进去，且沐浴一会，若能打听消息，便可免了许多周折。”两人就此便到了里面，早有堂馆上前问道：“二位爷可是沐浴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俺们正是沐浴而来，又何必多问？”堂馆道：“非是小人多话，只因这地方有个规矩，凡是沐浴之人，皆要自己挂号。”天霸道：“这也不是旅店客房，要问本人的来历？”小二道：“老爷们有所不知，从前沂州府内，没有这个规矩，自从前年来了这个姓陆的知府，便立下许多名目。初到任时节，真个是一清如水，一明如镜，一到三更半夜，皆是亲自巡查，不论大小案件，一切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是非曲直，剖得明明白白，地方上百姓感他的思，称他陆青天，谁知二三月之后，白天变作上一个黑天，一味糊涂，不分皂白，当时原告翻作被告，不应打的，不是一千，就是五百，如此颠倒错乱。若他但是糊涂也就罢了，谁知他生出许多名目，如咱们浴堂，剃头店，饭店，酒店，皆用那个循环的簿子，名为查匪，其实每人每日皆须送他钱文。就此一来，变作一个赃官了。”又骂道：“若非赃官在此，那里有这累害？”说罢，恨恨不已。又有一人插言叙说。不知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三十三回 递公禀百姓呼冤 施薄惩知府撤任

却说黄天霸正听那小二说陆平的坏规，又有一人插言道：“王三！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狗官一日不走，咱们一日不得安静。日前北门街朱大武家被劫，失去有五六金家产，人家出了这件横事，理应进城禀案。在先他是下乡踏勘，出了赏格，待他捕获。不知未到数日，竟将朱大武提案，说是有人密告他，乃是诬盗做赃，有心诬告，反将朱大武打下四十大棍，勒令他堂上具结。这朱大武虽不是缙绅人家，也是个秀士，那里忍耐得下，其时在堂上顶撞了几句，不肯具结。谁知这狗官买盗诬良，硬要监禁，报他同谋作案，他恐为人察出，故意来报案，反将朱大武钉镣铐，收下监牢，将他定成死罪。”天霸道：“这又奇了，难道朱大武遭如此大难，他家竟无别人，不会上宪衙门上控？”那人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老爷是外方人氏，不知这狗官的厉害。从前有一家人大同小异，命人到臬台衙门控告，他接有这个消息，一面令人上省里外花费，一面五十银子买个盗，在半路将这人杀死，朱家知道这个事件，不敢再踏此辙。”天霸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这沂州府缺分，每年可得多少银两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在别的官府做来，真是刻苦非常，自他到任之后，各处设法搜罗，贪财害民，每年可得二三十万。便是朱大武这个案件，外人传说，正盗已获，送他一万银子，即将真盗放去，翻过脸来与朱大武为难，这不是有冤无处伸吗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已是按捺不住，忙道：“若是俺家在此间，明不能奈他怎样，暗地里将他结果了性命。”殷龙恐他使出怒气，连忙拦道：“黄贤弟！咱们乃过路之人，何必作此闲气？少不得有恶贯满盈的日期，彼时总要现报。”天霸道：“咱们前日到此贵地，听说漕运总督施大人在此剿贼，不知这强盗是何姓名，平日陆知府何以不知道呢？”那人道：“说来也是可恨，他与王朗结拜的弟兄，三节两寿，王朗皆有孝敬，故此不肯详报。听说施大人昨日已将王朗擒获，尚未审出这段情节，能将这狗官定罪，那便是地方上的洪福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随即沐浴了一会，回转衙门，禀明施公。

次日清早，施公升坐大堂，发出告示，如有贪官污吏剥削贫民，准其据实控告。这个风声传开之后，次日早间，便有许多百姓焚香跪道，来衙喊告。施公命中军将呈词细细的看阅一遍，无非皆是受陆平冤屈。当即传命出去，三日后来衙听讯。百姓听了这话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到第三日，纷纷前来。只见施公升坐大堂，传命到沂州府陆平，两面传话出去。不多一刻，陆平进来，堂参已毕，此时见了许多人告他，自己开话不得，当即将自己顶戴摘去，到了案前站下。施公向他冷笑道：“贵府身居五马，为一郡太守的分位，不为不重了。受国厚恩，理合为民理事，何以这无知的百姓前来控告？本院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且将众人呈状，听汝理结。”说罢，将所有的呈词，递与陆平一

看。陆平见施公这番言语，早已魂不附体了，只得接得手中，翻开一望，都是平时害民的案件，当时哑口无言，半晌不能言语。施公见了怒道：“汝这狗官，皇上待汝不薄，厚食俸禄，取之於民，何意不思报上之恩，反贪害百姓，岂不是伤心灭理吗？汝也是个一榜出身，读圣贤书，辜负苦功十载了！”当将那百姓的案件，是非曲直，断得清清楚楚。将陆平撤任，将本县升署府缺，复行查了仓库，所有欠缺，皆令陆平赔补。诸事已毕，到了晚间，书房具了奏折，将陆平劣迹奏知皇上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三十四回 除奸贼满朝清正 降御旨众将回封

且说当今皇上，自命施公出京访那琥珀夜光杯案件，务要人赃并获。每有施公奏折进京，皆是请皇上治罪，皇上知他是个清官，平日勤劳久著，明知这案个难办，也就不去究办。这日上朝，黄门官上前奏道：“今有漕运总督施不全，移节山东沂州府界内，将盗取琥珀夜光杯的要犯、琅琊山强盗王朗擒获，大破山头，得了御物。”皇上闻了此言，正是喜出望外，命值殿官将奏折呈上，展开观看，即传旨驰往沂州，命施不全带领各官押解钦犯来京治罪。这日，旨意到了沂州，早有报马先进府衙禀明。施公随即具了朝服，大堂设着公案，三跪九叩，行了朝礼，然后俯伏在下面，命人开读毕，施公望阙谢恩，将圣旨便供在堂上，然后告知众人，择日进京，论功行赏，大家无不欢喜，惟有张七、殷龙、褚标、朱光祖、万君召五人，不发一言。施公进了签押房，便择了第五日起程，命人打造囚车，押送要犯。行期前两日，早有地方上百姓焚香，为施公饯行。到了晚间，张七首先进来向施公说：“咱野外村夫，不知荣辱，为官作宰，俱非咱们的本领。大人此去京城，自必受国厚恩，开府内阁。女婿天霸，自随大人前去，咱便明早就此告别。”施公未开言，接着朱光祖、万君召、褚标、殷龙异口同声，皆来告别。施公知他五人不肯，只得说：“此番有劳大驾，为国宣劳，指日进京，若有佳音，定当登门奉请。”即命备酒肴，为他五人饯行。次日，张七等别了施公，各自回去。施公亦于第五日升坐大堂，将王朗提出当堂钉铐镣，穿上红衣，打入囚车里面。先命黄天霸、关太二人，率领众人作为头站。然后将所有行装，陆续扛抬出去，自己方才起身。

施公回转京中，先择个大寺改做行辕，不敢先回府第。当晚先往起发处投到，到了五鼓，穿了朝服，来至朝房。许多旧好同僚，见施公回至京中，无不前来动问。少顷，景阳钟响，皇上受百官朝见。文武官员两旁排立，早有值殿官出班说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文班中早有施公出班奏道：“臣施某愿皇上万岁！前因奉旨回任淮安，当即衔命出京，择期赴任。旋蒙御旨，以掳琥珀夜光杯于元宵夜为贼窃去，查拿务必人赃两获。数月以来，有碍钦限，抱罪实深！曾当具折申明，自请处分。蒙恩免咎，感戴无涯！月前打破山头，拿获钦犯，奉旨押解来京解交刑部，所有那琥珀夜光杯御物，臣已随身敬谨带来，进呈御览。”遂将御杯取出，双手捧过头顶，递与值殿官，转呈御案上面。皇上听他奏毕，不禁龙颜大悦，说道：“卿家忠心保主，为国勤劳，将御物取回，是深可喜！”即将夜光杯取在手中，观看了一会，果然是御物。随即赐了一柄如意，命施公先行出朝。所有在事出力之人，开列姓名，论功行赏。施公见了这道旨意，俯伏阶前谢恩。只见皇上已卷帘退朝，文武百官皆散。施公到了行辕，公事

办毕，退回私第。此时施公府内早已得信，一见施公到了，自必喜之不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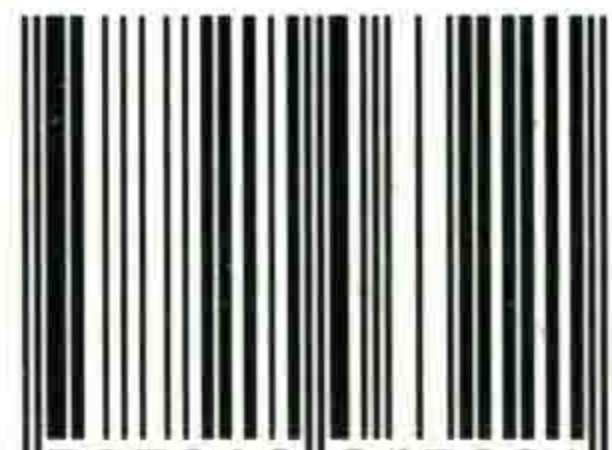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佛爷随发圣旨一道，明日午时三刻，将钦犯王朗梟首示众，仍命施不全监斩。施公领旨，谢恩出朝回府。早有黄天霸、贺人杰接着这个消息，一个个欢喜非常。说：“大人宠眷优隆，虽有奸贼诬害，一言之下，便尔分明，皇上便将他治罪，这不是‘善恶到头终有报应’吗？”到次日早间，施公上朝已毕，先到刑部将王朗提出，略问数句，验明正身，然后命武士绑好了。此时护杀场的将士，如黄天霸、关小西及贺人杰等人，无不顶束戎装，威风凛凛，先在杀场等候，所有京城里百姓，听说施不全监斩那盗取夜光杯的要犯，你传我，我传你，顷刻的工夫，站下许多的人，来看王朗临刑。少顷，喊呐之声，远远而来，知是人犯已到，天霸等先让出一条路径。三下炮响，施公已到了杀场，在公案坐下。中军官将王朗跪在一块土堆上面，一人将头发倒拖到前面，一个行刑的刽子手，手执明晃晃的大刀，专等阴阳生报了时辰，便一刀身首异处。此时破锣破鼓的声音闹成一片。许多百姓见阴阳生手执红旗到了法场中间，向着施公面前案下一舞，高叫一声：“午时三刻！”只听一声炮响，王朗的头早落在地下。百姓一声呐喊，四下飞奔，各自散去。施公随进朝复命，奉旨将该犯首级，发往出事的地方示众。然后命施公将在事人员开单御览。施公谢恩出来，自己回到府中，将各人所出力的功劳，细推一遍，然后挨次开了人数，次早入朝恭呈御览。

天子展开龙目，看了一遍，即朱批了一道圣旨，将在事各官衔名列于后：提督黄天霸赏穿黄马褂，并加官保衔，妻张桂兰赏给正一品夫人；总兵关太升授提督，并赏果巴哈噜，妻郝素玉加封勇静夫人；计全升授总兵，并加提督衔，李昆升授副将，并加总兵衔；李七候升授游击，并加参将衔；金大力升补都司，并加游击衔；王殿臣、郭起凤升授守备，并加都司衔；贺人杰着免补都司，以游击参将补用，妻殷赛花每次破敌有功，赏给四品恭人；郝其鸾、王杰封为守备；殷勇、殷猛、殷刚、殷强四人，均着以守备；云鹤以参将用；云龙以守备用。殷龙、张七、褚标、朱光祖、万君召五人，不愿为官，均赏给“豪迈英雄”匾额。施公公忠体国，加恩赏给太子太保衔，紫禁城骑马，南书房行走；曾祖父三代以原官加一级封典。施公接到这道旨意，随即入朝谢恩，赐官授职，从此清平世界，共享太平；君明臣良，国家永固矣！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《施公案》，晚清小说，亦称《施公案传》《施案奇闻》《百断奇观》。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，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。小说从施仕纶做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，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。所做之事，不外“审案”和“剿寇”。情节较曲折，断案之外，又有私访遇险之事。书中大小案件大都靠托梦显灵、鬼神鉴察来解决，灵怪色彩很浓。

ISBN 978-7-212-06322-1



9 787212 063221 >

定价：129.80元(全3册)